小说月報

XIAOSHUOYUEBAO

原创版

2008年精品集

《小说月报·原创版》编辑部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8
原创精品集

短篇小说

中篇小说



ISBN 978-7-5306-5088-2
定价：58.00元

《小说月报·原创版》编辑部编

小说月報

XIAOSHUOYUEBAO

原创版

2008年精品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月报原创版2008精品集/《小说月报原创版2008精品集》编辑部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1（2009.3重印）
ISBN 978-7-5306-5088-2

Ⅰ.小… Ⅱ.小… Ⅲ.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86264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e－mail：bhpubl@ 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37 插页2 字数550千字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10001－15000册 定价：58.00元

小说月报原创版
二零零八年精品集



【短篇小说】

小说月报原创版
二零零八年精品集



小说月报原创版

二零零八年精品集



小说月报原创版
二零零八年精品集



短篇小说

duanpianxiaoshuo





陈丹燕小传

陈丹燕，女，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88年出版第一部中篇小说集《女中学生三部曲》。从1990年至今先后发表长篇小说《一个女孩》《心动如水》《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欧洲游历系列《今晚去哪里》《咖啡苦不苦》；纪实作品《独生子女宣言》等。



X在外滩

□ 陈丹燕

M生得高大壮实，喜爱用鲜红的唇膏，喜欢穿靴子，即使常年生活在闷热的亚热带，她也穿着齐膝的皮靴在老榕树下走。

她是个大厨。

她最推崇土耳其一带的食物，因为它们来历甚是复杂，菜谱很精致，吃的形式也成熟了。她有时从香港到大陆，沿着古老的东方丝绸之路，一路旅行到中东，到西亚，一路寻着各城精致的本地馆子吃过去。旅行回来，就给自己馆子里的菜谱增加几个西亚或者北非的新菜，但她不肯说那些菜是混搭的菜式，只说它们现代而不混搭，经过精心准备而不过分修饰。在表白她的菜式时，M表现得清高倔强，就像表白她自己。

M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离开墨尔本，来到香港。她没什么澳大利亚口音。1989年，她在香港旧牛奶公司冷库的楼上开了一家小西餐馆，餐馆的名字叫：M on the fringe。看上去像法国新感觉小说的名字。她身上的什么地方，就是有种新感觉小说的气味，一种颠覆什么的凉飕飕的气味。

M认识上海，是来找朋友玩。那时，上海的大街小巷里到处散发着被遗弃的感伤。梧桐树叶掩映着多年失修的深受装饰艺术影响的小楼，和平饭店里的老侍应生说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英语，外滩大楼的外面挂着成串二十瓦的灯泡，在夜晚勾勒出外滩1940年形成的天际线轮廓。她到处闲逛，没有顾忌。可以在小馆子里吃阳春面，也可以和她的朋友去海鸥饭店喝上海咖啡。隔着没有用玻璃清洗剂清洗过的白蒙蒙的玻璃，她眺望外滩。灰蒙蒙的楼群像一条冻僵的大蛇。幸好有屋顶上的红旗，那一小块一

小块翻飞的红色，使外滩生动起来。

M对那些漫天飞舞的红旗印象深刻。她喜欢它们。

她香港的朋友听说了，都轻呼一声："上海！"好像她竟去了爱丽丝故事中的兔子洞。M听人这么叫一声，心中有些自豪。

1996年，M得到一个机会，到和平饭店扒房做了两星期客座大厨。在M看来，那里什么都不对。倦怠松懈的厨房，处处将就的中国厨子，老掉牙的海事时代口味，塌着腰走路的侍应生，甚至佐餐的法国长棍面包，什么都不对，什么都过于陈旧。M见识了外滩唯一一家西餐馆，从前上海最重要的传奇和骄傲。它激起了她的愤怒和激情，于是，她起了在外滩再开一家西餐馆的念头。

地址就选在和平饭店与东风饭店底楼的肯德基炸鸡店当中，一栋老大楼的顶层。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外滩大楼翻修时做的加层，曾经是海运局的海事电台。M看到它的时候，里面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连电都没有。她在一大堆垃圾里蛇行向前，来到一扇门前。她推开门，看到了一个荒凉的大露台，只有红旗猎猎作响。对面的浦东还是世界最大的工地，塔吊在阴霾的天空下林立。金茂大厦尚未完工，但它已经在脚手架里闪闪发光。笨拙的东方明珠赫然在目。M觉得它很丑，但她并不反对它直直戳在眼前。她旁边的海关大钟正沉默地走着。香港回归那天，大钟的西敏寺报时曲便被废止，不再报时。不过她熟悉它的英国钟面。大风扑面而来，M站在开阔的露台上，在心里点头："好吧，就是这里。"

就这样，M on the bund开张了，它是1949年后出现在外滩的第一家由外国人独立经营的西餐馆。

从前在外滩，晚上只有和平饭店的楼顶灯火通明，漂浮在一大片昏暗的屋顶之上，像夜航在海上的大船。南楼的那个，是外滩最早的屋顶花园，曾是二十年代美国海军军官的妻子们消磨等待军舰进港，与丈夫相会时光的好地方。北楼的那个，在三十年代时，客人站在那里吹风，曾感到自己是站在整个世界的中央。那时，站在和平饭店的屋顶花园向四下望去，都是夜色。如今再望，经过桂林大楼屋顶下的裸体雕塑，经过浦发银行的罗马圆顶，就看到远远一处明亮的露台从灰白的夜雾中浮起，白色桌布的一角如海鸥的翅膀一样低垂着，人影晃动，闪光灯闪电般地亮了一下，又亮

了一下。即使隔了那么远,都能看到那些身影里的自命不凡,特别是端着托盘的侍应生。那便是M on the bund——1999年全外滩最时髦,最昂贵的西餐馆。

屋顶上的M on the bund立刻就成了上海的时髦去处,这是自从华懋饭店的考夫曼和他的时髦客人们离开华懋饭店屋顶花园四十多年后,外滩再次出现的外国时髦。去往加层的电梯门一打开,就有种花团锦簇的昏暗围了上来。然后,能看到珠帘,黄色的直筒灯,天花板上的纹饰,曲线,处处都是四十年代在上海大行其道的装饰艺术。当年建筑里的装饰艺术,如今都已深深沉入油污,灰尘,年久失修和八十年代初对捷克式轻快的东欧风格的模仿中,在此地再见这全无伤痕的装饰艺术风格,打扮出一个似曾相识的新天地,上海人只有从心中涌出无尽的惊喜与嗒然若丧。然后,再看见启蒙主义时代的东方象征:一只装着飞檐顶的木头鸟笼。这东方情调点缀在装饰艺术里,一只精心整理过的中国条案,一片针法精美的绣片,黑发女子温婉顺从的笑容,异国情调散发着沉甸甸的异香。但是,它不过分。转眼就能看到窗外飞舞的红旗和近在咫尺的老英国钟,以及东方明珠和金茂大厦。后来,海关大钟恢复报时曲,采用的是《东方红》旋律。当钟声每一刻钟响彻整个餐馆时,这里便成了后殖民戏剧的舞台,充满了令人玩味的戏剧冲突。欧洲游客最喜欢来这里,法国人在这里消磨好几个小时,与其说因为那些酒,不如说是包围他们的风景。

它再也不是简陋加层上堆满杂物的破房子以及荒芜的屋顶了。

东方主义者在这里看到了通商口岸时代的遗迹,而后殖民主义者则看到红旗和大钟。时髦追逐者终于在这里吃到了外国杂志里提及的冰得恰到好处的葡萄酒、烤羊腿以及澳大利亚点心,终于心中有了四海一家的感受。怀旧者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未曾毁灭的过去,珠帘,曲线,既紧张又舒适的华洋杂处,空气里的咖啡气味。穿着漂亮的女机会主义者捕捉到外国商人眼底里的寂寞和跃跃欲试,她们常有种进退自如的幽默态度,还有对奢侈直白的渴望。她们最喜欢起身离开自己的桌子去洗手间,她们在店堂里摇曳而过,像金鱼一样自重。好事者在这里看人和被看,加上一份地中海食物。大多数中国人想不到要尝试M提供的中东食物,那不是上海式的时髦。上海永远想要与巴罗克相关的一切,要华丽与正宗。思乡者找到了

礼拜天下午侨民聚在一起唱圣诗的机会，在上海的外国人总能在这家餐馆里碰见，即使是来自菲律宾的加尔文教派的信徒，也有机会在这里相遇。

M on the bund是外滩的一盏明灯。

M在她的餐馆里不怎么张罗,她穿黑色衫裙,棕色皮靴,抱着双臂,像个严肃的小说家那样四下打量,没什么烟火气,也不亲和,但很自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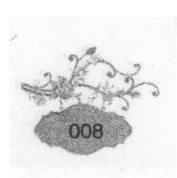
中国各地的报纸杂志开始谈论M on the bund,记者们,编辑们,美食专栏的作家们,散文作家们,纷纷造访这里,各国的过埠名人也来这里吃饭。澳大利亚领事馆里的年轻官员喜欢这里,渐渐将一些领事馆的文化活动安排在这里。于是,M成立了媒体联络部,由从新加坡来的印度女子蒂娜负责这方面的事。

很快,这里开始举行英语国家的作家朗读会,开始参与香港的英语文学节,每年三月,这里都是香港文学界的上海分会场。M邀请汤亭亭来朗读《女勇士》,澳大利亚汉学家来朗读中国背景的小说,上海籍的美国小说家裘小龙来朗读《红英之死》里描写蟹宴的片段。后来,M on the bund有了自己餐馆的文学节。这里成了上海的英语文学沙龙。侨民们第一次在上海纪念乔伊斯,举行上海布鲁姆日漫步,就从M on the bund出发。北京的侨民圣诗合唱团到上海,也在这里演出。圣诞节前夕的阴霾下午,基督徒们带着孩子和老人来到酒吧,举行了一次音乐崇拜。文化方面的事由从澳大利亚回上海居住的欧亚混血儿简妮负责。简妮的爷爷在海关工作,爸爸是汇丰银行的职员,她的奶奶却是个中国人,妈妈是个英国人。他们家在太平洋战争时离开上海，直到她从墨尔本的一个剧院里退休，回到上海居住。

在外滩的餐馆有这样多的文学活动，这样多的文学活动都不说一句中文,这是不寻常的。M对此的解释有些含糊不清,有时她说她对开餐馆挣钱没什么兴趣,对文化活动更有兴趣。有时,她又说自己只能做自己能做的事,对一切中文的事物都不那么有兴趣。有时被逼急了,M便冲出一句:“我只做我相信的事。”

那又是什么呢?

M觉得,那就是一间她觉得好的餐馆。



此时，她再说起自己去上海，在上海开餐馆，她的朋友们再次轻呼："上海。"这次却是因为上海的光芒。大家都知道她在上海成功了。

M是一个对致富没太大野心却很讲究形式的大厨，有人抱怨她的菜太贵，这让她觉得受了轻慢。

她觉得好的餐馆，就是M on the bund这样的。

但M觉得，比起上海，她更属于香港。当她回到香港，沿着中环起伏的坡路，向旧牛奶公司冷库走去，那里与兰桂坊一街之隔。她在狭窄的坡路上走着，经过FCC古旧的大门，到了她在香港的餐馆M on the fringe。门面不大，灰绿色的墙壁，黑色铸铁的楼梯扶手弯曲出夸张的曲线，缱绻的曲线是M的标志，非常年轻和女性化，带着一点点女性的阴郁。那里到处都是曲线，椅背，烛台，细碎的镜子拼贴，古旧的宽条地板，墙壁上古典的女人侧影的素描。与M on the bund的装饰风格相比，这里更能体会M自身的喜好。甚至香港的菜式与上海的都不同，更加轻松和国际化，而没有架子。这也是一座香港有名的老建筑，常有访古的游客拿着书寻来。M就是喜欢将自己的餐馆开在当地的老建筑里。

阴郁潮湿的傍晚，穿白衫黑裤子的侍应生们正在整理桌子，点亮桌上红色烛台里的蜡烛，经理伊丽莎白·哈布斯迎上来，她穿着与餐厅的绿墙十分般配的绿碎花长裙，她温暖地微笑着，告诉她桌子全都预订出去了。

M的长裙和皮靴与这里也很般配。她看着烛光闪烁中那些静静伫立的，带有突出的曲卷长柄的椅背，觉得自己更属于此地。

回到花团锦簇的昏暗门庭里，从条案上拿起一张餐馆的卡片，屋顶的追光灯照亮卡片上的一抹蓝色，理想主义的黄浦江。蓝色水波之上，外滩大楼起伏着。像1860年丰泰洋行发行的外滩招贴画中那样，用一支小小的箭头指向广东路口的房子，在箭头旁边标明M on the bund。那样子，让人想起多年前的丰泰洋行。而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M在外滩。

M没有沿用中山东一路的地址，而是重拾BUND。在1999年，这是个许多出生在1949年以后的上海人都不晓得的老词。在帕西语里，BUND是堤岸的意思，当年在印度，英国人跟着印度人这样称呼堤岸。渐渐的，它就成了一个英文词，用来称呼通商口岸城市中由堤岸形成的带有码头的主街。随着英国快帆船步步逼到东方海岸线的深处，一个新英语单词，一种相似

的水边风景，也一路在通商口岸城市的海岸或者河岸上落地生根。

M也没沿用上海人几十年来印在成千上万个上海产人造革包上的外滩天际线图案，而用了当年殖民者看外滩的角度：从海平面上隔水平视。从这个角度，外滩呈现出十九世纪亚洲各地通商口岸城市堤岸符号般的形象。

从那个角度看加尔各答，澳门，新加坡，广州，香港，上海这些通商口岸城市，它们就是孪生兄弟。有一样的堤岸码头，一样的建筑，一样的英国飞剪船，那是殖民时代东方通商口岸的标志。英国带有枪炮的商船一路停在东方靠近水边的泥滩上。先是在孟买，英国人下船，上岸，在泥滩上建房子，一楼放船上卸下的货物，二楼住人。就将船停靠在不远的锚地里。印度很热，他们在水边建的房子通常附加了一个宽大的外廊，用来遮阳，通风，使房间尽量阴凉些。殖民地的工作时间通常是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商人们有很多闲暇。下午，他们将下午茶摆在外廊里。然后就一路向东亚的腹地深入。

要是忽略夹杂在房子中的树，和被房子挡住的山冈这样地理上的细节，几乎难以断定它是广州，还是新加坡。或者是上海。但无论将它们单独地放在哪里，它们都是他者。于是，那房子，被称为东印度公司式，那堤岸，被称为BU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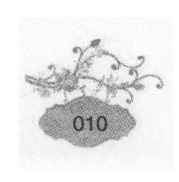
那从水面上遥遥眺望BUND的角度，出现在从十九世纪出现在亚洲最早的油画里。那些古董油画，现在已只能在春秋两季的拍卖会上看到，但类似的画面，却先在被挖掘出来的汇丰银行壁画上看见，然后，在M的订座卡片上再见。

M将外滩的老底翻出来，印在自己餐馆的卡片上。

凭着这些，M身上就是有殖民符号的。

不过，她不承认。她来亚洲生活，也没有前赴后继殖民的意思。她只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M喜欢的，恰好是在亚洲旧通商口岸城市的百年殖民老房子里开西餐馆。M喜欢有文化气息的餐馆，而M on the x，恰好就在这样敏感的文化气息里。

中国报纸上的文章，只要提到她的餐馆，就会顺带提起在那里感受到的英语至上的压力，也总提及那里自命不凡的侍应生，提到自己没有金发



碧眼的客人显得重要,被忽略的感受。提到殖民气息。写文章的人流露出反感。

M反唇相讥,那样的感受,才是出于对过去的耿耿于怀与念念不忘。是这些人仍旧活在殖民时代,所以处处体会到殖民。

她不喜欢他们这样写她,不喜欢难缠的本地客人。她也不辩解,不改变。有时站在鸟笼旁边,轻轻挂着一张长脸,鲜红的嘴角向上挑起,挑着一些讥讽,看本地女孩亮闪闪地望着她外国男朋友的眼睛,看本地人打开菜单时狐疑又努力镇定自己的表情。她那样子,比一个餐馆老板娘,更像喜欢钻牛角尖的女知识分子。不过,她做得不过分。只是为了不服气。不服气这样的人转脸就数落她这里的殖民气息。

有一次,一对中国年轻人在店堂里与侍应生吵了起来,他们指责侍应生故意怠慢他们。他们指名要见M。M回话说,手里正忙着,等会再说。她的态度火上浇油,于是,她听到他们在骂白色垃圾。

"中国人可以在我的店里,叫骂我们是白色垃圾。"M轻轻说,"骂出这种老掉牙的词来,到底是谁满心想着殖民的过去?"

无论如何,M使外滩成了一种时髦,一种将过去的历史,外来的趣味和现代的西方混合在一起的新口味。让人想到M对自己菜式的解释:现代而不混搭,经过精心准备而不过分修饰。这种有些古怪和唐突,但强有力的时髦正是外滩才能提供的。

外滩在M那里,看到了自己的前途。于是,3 on the bund,Bund18,Bund 6,Bund 5相继出现。都用历史做底色,用世界奢侈品做招牌,用生活方式做号召,最后,中山东一路的路牌渐渐不为人知,满耳都是X on the bund,个个都有一个面向浦东的大露台。但说三道四的媒体却没人再说他们的殖民情调。

M坐在露台上,面对东方明珠的那些笨拙的大珠小珠,她仍旧穿着皮靴,用鲜红的唇膏。如今已是X on the bund的浮华时代,外滩有满目的欧洲奢侈品,家家屋顶花园里都可以彻夜喝到法国葡萄酒,又全都冰得恰到好处。东方明珠的丑,却在她眼里变成了一种带有怀旧意味和颠覆意味的美。





王祥夫小传

王祥夫，辽宁省抚顺市人，现居山西大同。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乱世蝴蝶》《生活年代》《种子》《百姓歌谣》《屠夫》，小说集《永不回归的姑母》、《西牛界旧事》、《城南诗篇》，散文集《杂七杂八》《子夜随笔》等。有多部作品被译为英、美、法、日、韩文在域外出版。现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小品文选刊》主编。



桥

□ 王祥夫

1

县里，怎么说呢？把那连个栏杆都没有的水泥桥叫做“卡桑德拉大桥”，这原是一部外国电影的名字，这部片子在小镇里演了又演，人们便把它叫做了“卡桑德拉大桥”，“卡、桑、德、拉、大、桥——”，因为绕口，人们便又叫它“德拉桥”。桥实在是太老了，原先是两边都有整齐的栏杆，但现在那栏杆早已像老人的牙齿一样一个一个都掉光了，桥没栏杆可以吗？当然不可以，镇子里的人整天在上边走来走去，车也过，人也过，挑担的也过，东跳一下西跳一下的小孩子也过，所以这里是年年出事，年年都要淹死人，桥下的水很深，站在桥上往下看，那水却是又平又稳，那平稳实际上只说明它的深，古人说的“深水不波”真是有道理。水再深，危险再大，人们也照样要从桥上过，桥两边的生活不会因此而有一天的间断，而且，人们往往还会忘了河的深，忘了它的危险，该下来推着车子走几步的，照样骑着车子过，对面有一辆车过来了，“突突突突、突突突突”是摩托车，这边恰也有一辆摩托车也要过去，也“突突突突、突突突突”，两辆车谁也不停，谁也不让谁，是两个做生意的青皮后生，车上都驮着鼓鼓的蛇皮袋子，就那么，风风火火互相擦肩而过，因为是擦了一下，两辆车都那么晃了晃，仄斜了一下，但还是开走了，把河边人看得直吓出一身汗。就这样一座危桥，常年出事，每出一回事，镇子里的人就都说怎么不修一修呢？这话是对谁说呢？谁也不知道，这话说了有多长时间了，人们也不知道。因为总是说总是说，

倒好像失去了意义，常常被人们挂在嘴边的话往往会被人们忽略了它的意义。于是，又有个小伙子掉在了水里，他没骑车子，他是附近工地上的民工，他吃力地挑着两筐从河里挖来的沙，脸红红的和对面过来的人笑着，点着头，有人看见他已经吃力地走到了桥中间了，有人看见他突然像是一脚踩到了什么东西，两条腿连连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他想停下来，但那两筐沙硬是不肯让他停下来，人就一下子重重从桥上掉了下去。那掉在河里的小伙子叫宋建设，现在，他就静静躺在河边那株老槭树下，既不会再去挑河沙也不会再感到疲累，他现在被一条很薄的棉被从头到脚盖着。

建设的父亲老宋从老家赶了来，他只说有什么事要去一下城里，他先不敢把儿子的事告诉他女人，他独自坐了火车，然后又换了汽车，下了汽车他几乎是一路跑着，满头满脸的汗，出汗的脸什么样子?就像是抹了满脸的清油，给太阳一照，是，满脸的紧张。县城里街上的人都很吃惊地看着这个奔跑的老宋，以为县城里又出了什么新鲜的疯子。老宋从县城的东门一直跌跌撞撞跑到了河边，有人远远把躺在树下盖着被子的建设指给老宋，老宋这才停住，并且连连往后退了几步，退了几步，停下，然后又连连往后退，不知要退到什么地方去。直到和建设一起打工的老乡们赶过来，老宋才猛地朝前扑过去，跌跌撞撞伸着两条胳膊朝他的儿子猛扑过去。老宋看到儿子那一刹间，脸色比他死去的儿子还要白还要难看，但老宋没有哭，却不停地用手抚摸儿子冰凉的脸。建设和老宋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细眉毛，细眼睛，高挺的鼻子。儿子此刻的嘴微微张着，像是想要对他讲什么话，却永远不会再有那种可能。老宋一直没哭，身子却一直在抖，手也在抖。围在一边的人说这种事要哭哭才好，要不会憋坏的，应该劝他哭哭。“让他哭，放开声哭。”有人在旁边说。但老宋还是没哭，只是当人们把河上那座破破烂烂的桥指给老宋看，老宋才转过脸猛地哭了起来，老宋这一哭，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这是一声极其短暂的哭，一下子又停掉了。

老宋突然跳起身朝小桥奔去，和建设一起打工的老乡也跟着跑，怕他出事。

老宋上了桥，站在建设掉下河的地方，才又放开声哭了起来。

河水无声地流着，老宋站在那里哭，小桥的交通很快就被堵塞了。

卖菜的说：“这就是那个后生的父亲?”

卖豆腐的说:“恐怕是那后生的哥哥吧?这样年轻?”

卖砂锅的说:“这次淹死的比上次淹死的那个岁数还小。”

卖鱼的说:“年纪轻轻多可惜。”

坐在那里的人说:“才二十多吧?”

“才十八。”和建设一起打工的小声纠正了一下。

“建设……建设……”

“建设……建设……”

“建设啊……”

老宋对着河面悲怆地大喊了起来。

“建设啊,我的儿啊……”

“建设你个小王八蛋啊……建设、建设、建设……”

这时桥上围的人更多了,不知谁在那里小声地说:“恐怕要淹死九百九十九个人,县里才肯想起修这个桥。”又有一个人,走过来,拨开众人,拍拍老宋的肩头:“兄弟,你儿子已经去了,你也不要哭了,你只和县里去要赔偿,他们是应该赔偿的,上一次死了人他们也赔偿过,只不过你要连着去,一天不落地连着去,让你老婆也去!让你们全家都去!县里会给的,人心都是肉长的,当官的心也是肉长的,是人的心就没有用水泥做的,你也去,他也去,凡是出过事的都去也许就会引起县里的注意了,也许就会修桥了。”

老宋看着这个人,忽然又跺着脚大哭了起来,像个孩子。

和建设一起打工的老乡忙把老宋从后边抱住了,怕他往河里跳。

“别拉我,别拉我,我要和我儿子多待一会儿,建设啊……”

“先打发你儿子吧。”那个人又说,说做什么事都要一步一步来,这人又对那几个和建设一同打工的人说:“你们快把人搀走,这河一掉下去就没救了,总不能再来一个!”

“建设啊……”

老宋悲怆地喊着,被人前拉后抱弄下了桥。

“建设啊……”

下了桥,老宋又挣脱了众人往桥上跑,又给人们拦了下来。

“建设啊……”

桥下的水流着，因为深，让人听不到“哗哗哗哗”的声音，而是“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桥下的水是太深了。

2

日子像桥下的流水一样一刻不停。

建设的父亲老宋再次出现在德拉桥边是一个星期后的事。

县城里的人们说：“什么是来者不善，这就是来者不善，这个外乡人是来跟县里要儿子来了！”跟老宋一起来的还有建设的母亲，白天的时候，人多，老宋不便带自己女人过来，是晚上，老宋带着自己女人到了桥上，有人看见桥上忽然有了火光，是建设的母亲在给儿子烧纸，桥上闪烁的火光映在了水里，燃烧的纸钱一片一片落在了河里随水漂远了。建设母亲哀哀地哭声从桥上传向了四方，她一哭，老宋就又跟上放声大哭，老宋一哭，老宋的女人反倒不哭了，她转过脸来，劝自己的丈夫不要哭，“再哭儿子也听不到，倒是把自己哭坏了，儿子在那个世界知道了不得安生。”建设的母亲比他父亲大几岁，但看样子要比建设的父亲大得多，头发染过，但白头发又从下边钻了出来，站在一起，仿佛就是老宋的母亲，儿子一出事，她好像一下子更老了。陪着建设的父亲和母亲的还有他们的亲戚，他们都静悄悄住在县城里的一家小旅馆里一起商量事。那家小旅馆就在桥边不远的地方，小旅馆的下边那一层开了澡堂，向南的房子又开了饺子馆，小旅馆东边的那株树上现在挂着一个白牌子，上边用红漆写着“迎宾旅馆　钟点房十元一小时可以洗澡”。旅馆里的服务员都知道了住在他们旅馆里的这些人就是前些日子掉在河里淹死的那个年轻人的亲人，怎么说呢？好像是，县城里的这条河把那年轻人一淹死，就像是这个小县城都欠了这一家人什么，小旅馆的服务员对老宋一家特别周到，又特别客气。县城小，人跟人就特别的亲，一个外来的人，又那么年轻，一下子死在这里，怎么说，让人心里难受不难受？人家的亲人都来了，个个都哭得眼睛通红，还有那个姑娘，小旅馆的人都说那姑娘是建设的同学，还说他们两个恐怕是已经好上了，哭得跟什么似的。其实不是，那姑娘叫刘书花，她家里特别穷，读到高三眼看就要考大学了，家里却怎么也供不起她了，是建设把自己打工的钱拿来给

了她，让她继续上。哭是会传染的，尤其是会传染女人，小旅馆的女服务员跟着哭完了还不行，还觉着应该再做些什么。做什么呢?她们自己掏钱从旁边的饺子馆给建设的亲人们买了些饺子，让他们吃，吃不下也要吃。这种感人的古风在别处已经相当少见了。

“身体要紧，为了让你们儿子放心，你们也要吃几个。”小旅馆的女服务员说。这么一来呢，好像是建设真是睁着眼在另一个世界里看着他们，而且建设无端端的好像就在云端上边朝下看着，老宋和他女人都各自吃了几个饺子，但味同嚼蜡。

“你再吃几个，你不吃，你儿子不会放心。”建设的母亲对建设的父亲说，你再为建设吃几个?为咱们的建设。

老宋又吃了几个，再让他吃，他说什么再也咽不下去了。

“是该让县里赔。”小旅馆里的人这时都一齐向着老宋一家，说那座水泥桥早就该修了，可县里就是不修就是不修！有什么道理不修呢?说修桥期间人们怎么过河?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这难道也算是个道理?他们还给老宋出主意，要他们一家人马上就去找李县长，他们的道理是：“人长到十八岁容易吗?十八岁得吃多少粮食?一火车皮！朝他要！”

但让小旅馆的人们吃惊的是，那天下午，别人都不见了，独独只剩下了一个老宋，其他的人呢，都悄悄走了，怎么来的又怎么走了。建设的亲人什么多余话都没有说。小旅馆的人还猜测说是不是县里重新给他们安排了住处?在欢乐路门前有棵大槐树的那个招待所?是不是要解决他们的事了?但等了一天，没见人影，又等了一天，还是没见人影，天偏偏又下起雨来，雨绵绵不绝，也不见那些人回来，人们这才知道建设的那些亲戚已经走了，而建设的父亲老宋却留了下来。到这时，人们也都知道了是这个老宋要他的家人都先回去，他要留下来做一件事。什么事呢?人们又都猜不出。但最后也有了答案，那就是，老宋要和他的儿子多待几天，他怕他儿子寂寞!人死了还会寂寞吗?这话让人听了心酸!老宋的话让他的家人都吃了一惊，他们觉着老宋是不是脑子出了毛病?是不是急坏了?亲戚们不同意，怕他出事。可老宋是个说了就要做的人，一向不相信迷信的老宋说我儿子的魂灵就在那桥下，我就是要和他多待几天！他这么斩钉截铁地一说，他的家人就都没了话，只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旅馆里的人们还知道了什么

呢?还知道这一家人那天下午在旅馆的房间里还起了一阵子争执。建设的亲戚都是河北大平原出小麦的地方的人,那里有大片大片的麦田,是一眼望不到边,人走在里边就像是行走在海里,这里的人性就来得特别的质朴厚实,他们即使有了争执,也是低声细语,再加上出了这种事,谁还肯大声说话呢?老宋的另一个意思是儿子已经死了,他不会像别人那样为了儿子的死皮着一张老脸找人家县城要钱!他说建设活着的时候还把自己打工挣来的钱拿出来扶助村里的刘书花还有刘书文,再说,要回来的钱一是花着难受,每一张票子到时候都会让他想到儿子的死,二是钱再多还能花一辈子?他这么一说,他的亲戚们你看我我看你,都认为老宋是不是真是给急坏了?脑子是不是已经给急出了毛病?怎么连钱都不要?

“多少也得要啊!他们的桥要了建设的一条命,他们应该给!”建设的舅舅说。

“不要。”老宋说他不花儿子的这个钱。

“咱不要,那咱回去?”老宋的女人最知道老宋。

“我不回,我要多守几天。”老宋说。

“那我跟你一起守。”老宋女人说。

“不用。”老宋说,让我一个人待待,要不我心里会疯了。

老宋的话说到了这个份儿上,他的家人便不再说什么,这是一家心地十分亮堂的人家,就像在心里点了灯,即使是出了这种事他们也心地亮堂知情知理。他们的身上有某种植物的气息,浩荡而阔大!无论碰到什么事都来得清清爽爽,毫不混浊腌臜。

老宋没走,老宋没走他能做什么?天还很热,人们看到老宋独自在桥上一坐就是大半夜,人坐在那里,两只眼呆呆地望着桥下,老宋的两只手是从来都没这样闲过,所以是,两只手下意识地互相搓着,这只手搓那只手,那只手搓这只手,这是两只粗糙的大手,两只手搓起来的时候“沙沙”响,手搓手的时候老宋的眼就呆呆地看着河里,河里有什么呢?就是水,黑沉沉的水,有时候会猛地翻起一个白白的浪,然后又是什么也没有了。老宋在桥上一坐就是大半夜,人们不放心,劝他回去,不一会儿他又出现在桥上。和建设一起出来打工的老乡对老宋说你光这么坐着有什么用?喂河里的蚊子?你就是坐一百年,河还是河,桥还是桥,不信你就能把河水坐得

朝北边倒流?不信你还能把这烂桥坐成一座新桥?人们这么说那么说,就是不敢说“你这么坐着就不信能把建设给坐活?”

“你在这儿坐迷糊了摔下去怎么办?”说话的人名叫周向东。

周向东和老宋的岁数差不多,他对老宋说好好想想怎么向县里要几个钱才是正经事,你要是不张嘴他们怎么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钱这东西不可能会自动飞到你的口袋里!”

“我不要钱。”老宋开口说了话。

“那你要什么?”周向东说又不可能给建设立个烈士?

“我不要钱。”老宋说建设是自己不小心掉下去的。

周向东不明白了,他看着老宋,说老宋你是怎么了?你怎么这么说话,那你来这里是为什么?那你不走是为什么?要是别人,赖也赖上了。桥是谁的?桥是他们县里的,所以他们就该负责,你不要建设就算是白死了,这种事就是到了美国也是要给钱的!

老宋不说话了,老半天,摇摇头,说:“不要。”

“那你要什么?”周向东说你已经待了两天了。

周向东的意思是,老宋既然不准备跟县里要钱,干脆回去好了,麦子也快收了,回去忙忙麦收也许心情会好些,人一忙就顾不上伤心了,人一累就只知道睡觉了,人一睡觉就什么都会忘了。

“你回去忙麦收吧!”

“我要修桥。”老宋忽然开了口,他抬起脸看着周向东。

周向东以为自己听错了,“修桥?”

老宋又说了一句,“我要修桥。”

和建设一起出来打工的老乡们一致认为老宋的脑子是出了什么问题,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个老宋,一不向县里闹着要钱,二还要修桥,是不可理喻了,是疯了,桥是谁的,桥是县里的,你修的是什么桥?

“我问你怎么修?”周向东蹲下来,看着老宋。

老宋说你们别管,我是想和我儿子在一起多待会儿。

和建设一起出来打工的老乡们说老宋一会儿说要修桥一会儿又说要和建设多待一会儿,是不是脑子真出了问题。工地那边的工头也很关心建设的父亲,怕他出什么事,已经派了一个人专门跟着老宋,并且把话也传

了过来，说准备把建设半年多的工钱马上给他结了，而且还要多给一些丧葬费。

“我只要工钱。”老宋说建设不是那种人，建设在桥上看着呢。

周向东往桥那边看看，桥上有人在骑车，骑得飞快。

“要不，让工地派几个人跟着你修？县里不修，咱们替他们修，只要你说怎么修？”

老宋又说不用，老宋说他就要一个人修，为的是要和儿子多在一起待待。

周向东眼睁得老大，说那好，那就让工地把水泥沙子给你送来，还有砖。

周向东说完这话马上就又愣在了那里，因为他听见老宋又说了一句：“不用，我自己出钱买，不用工地的沙子和水泥。”

“你何必！”周向东说。

“我自己修，修给我儿子看！”老宋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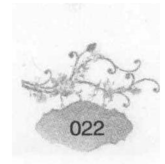
周向东不再说话，周围的人也不再说话，都看着老宋。

周向东吩咐厨房里的人给老宋的饭里放了两粒安眠药。老宋整整睡了一天。

“睡睡就好了，神智就会清楚了，然后让他回去忙麦收，人一忙就什么都忘了，人一见麦子就什么都忘了。”周向东说今年的麦子不错，让麦子去收拾他，收拾得他什么也不再想，别看麦子不会说话，麦子最会收拾人。

3

谁也说不上县城这座烂水泥桥到底有多少年了，这烂水泥桥重要吗？那还不重要！你要是想去县城东边的开发区或是去华兴县、区里县、大同县、左云县、右玉县、张北县，许多的县吧，你就不能不走这座德拉桥。而你想从东边的开发区进县城也必须走它，要不就绕路，从马莲庄那里走，绕路远且不说，路又不好走。多少年了，县里也不说不修这座桥，一是顾不上，二是要想修这座桥就必得要搭建临时性的桥，修桥的事就这样一搁再搁。好了，这时候有个新闻在县城里传开了，有人在那里修桥了，修桥的人



是谁呢？也传开了，就是前不久刚刚被淹死的那个青年民工宋建设的父亲。这事一传出来，报社马上也就采取了行动，他们发现了新闻点。

事实上，不是老宋一个人在那里修，而是两个人，另外那个人是谁呢？是建设的母亲，她又从老家赶了来，她不放心老宋。她和老宋两个人出现在了桥头，在那里又是拉沙子又是拉水泥，最后还拉来了砖，这种事，其实都是老宋的女人来做，在家里，主要的活儿也都是靠老宋的女人来做，只要老宋一出来做老宋女人就会马上把活儿抢过来，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他们就是这样过来了。这两个人在桥上做事，不知怎么让旁边的人看着就觉得十分的悲怆。老宋的女人在前边拉车，是一车沙子，老宋在后边推。老宋的女人在前边拉砖，老宋在后边推。白天桥上人多是不能做这种事的，是要影响交通的，这种事只能在晚上人少了的时候做，这时候，上班下班的人少了，出来走动的都是些吃过了晚饭没事的闲人，人们没事干，没事干就出来站在桥头看这两个刚刚死了儿子的外乡人做事。他们也看出来了，这两个死了儿子的外乡人是要在桥的两边砌两道桥栏，他们不可能把料一下子都运到桥上，他们也不可能像施工单位那样设个禁止车辆通行的标志，他们能做什么呢，是修一段，再修一段，一点一点修。所以水泥沙子和砖也是一点一点往桥上拉。因为，到了白天这桥上的行人一刻不停，是车水马龙，是络绎不绝。

人们发现，就这个老宋，干几下，把手里的砖码一层，就要对着桥下低声说句什么。

说什么呢？人们都说这个外乡人对着桥下说什么呢？这个人是不是精神出了毛病？

而很快，人们听到了老宋在说什么。老宋码几块砖，停下，就要对桥下说："建设，爸给你修桥了，你看着，爸给你修桥了。"要不就是，"建设，你原谅爸没给你买那个小灵通，你原谅爸吧。"老宋码几块砖，又停下来，对着桥下又小声说："建设，爸给你修桥了，爸就在这里，爸和你在一起。"有人从桥上过来了，虽然是晚上，但是夏天的晚上人们睡得晚，有人一来，老宋就停了嘴，继续砌他的砖。而那来人呢，是住在桥边的人，他们过来做什么？他们给老宋拿过来半个西瓜，他们要老宋吃，他们要老宋不要太伤心了，他们都说要不叫几个人来帮着修？大家一起动手，很快就会修好了。老

宋却急了，摇摇手，连说“不要不要”，倒好像怕别人把他的什么东西抢了去似的。老宋已经砌了一段了，然后是砌下一段，晚上砌，到了白天他就不能再砌了，白天的时候他就坐在那里守着晚上砌好的那一段，老宋的女人，不知戴了一顶谁给的草帽，戴着，就坐在老宋的旁边，两个伤心的人，一动不动坐在那里让别人也看着伤心。老宋的女人忽然有了动作，那就是，抬起手来给老宋擦脖子上的汗，然后又不动了。其实更加难受的是周围看他们的人，他们都是住在周围一带的本地人，他们想帮忙，但让老宋一个一个都拒绝了。他们看着这一对正向老年迈进的夫妇——刚刚死掉儿子的夫妇，他们不知道说什么话来安慰他们，所以，他们给老宋他们送水，送瓜。小旅馆那边到了时候还会把饭送过来，因为老宋他们一家子在他们小旅馆住过，现在呢，老宋和他女人又住在了他们的小旅馆里，所以他们好像觉得她们和老宋夫妇关系不一般了。有一个老头儿，也是县城里的，却不在小桥附近住，住在离小桥很远的地方，也天天过来，过来就坐在那里，好像坐在那里是为了陪陪老宋夫妇，也不说话，也只是坐在那里看，到了中午吃饭这个老人会慢慢慢慢走回去，到了人们上班的时候他就又来了，还是坐在那里，手里拄着一节竹棍，看着老宋夫妇。小旅馆那边来人送绿豆汤给老宋夫妇还会劝老头儿也喝一碗。

“您也喝一碗?天太热。”

“修桥补路，修桥补路。”老头儿点点头，什么意思呢?

老宋的工程也就是做了十个晚上，桥两边的两道短短的桥栏就出现了，而现在的桥栏看起来更像是两堵十分矮的矮墙，因为上边还没有抹水泥，所以是没有最后完工。老宋还是在夜里做，一边做一边用很小的声音和他儿子建设说话，他儿子在什么地方呢?他儿子建设现在是无处不在。在桥上，在桥下，在身前，在身后。现在老宋说起话来不再是对着桥下，他是一边干一边说。比如：“建设，递块砖。”比如：“建设，来铲子水泥。”比如：“建设，再往这边来点儿水泥。”比如：“建设，你站开点儿，让爸来。”比如：“建设，你看看，结实了吧。”比如：“建设，你看看，再有人站不稳往后退就给挡住了吧?”老宋现在说话也不再避人。老宋的砖砌得不怎么好，一块这样，一块那样，但谁还在意这些呢?人们感动还来不及呢！一到了晚上，小桥四周就有不少人，他们站在远远的地方看，怕影响了老宋，怕影响了老

宋和他的儿子交谈,这真是让人既感动又伤心的事！这期间,报社记者把老宋的事在报纸上介绍了两次,而且还登了老宋的照片,但老宋一句话都不说,他要说,就只是说着自己的话,对儿子建设说的话。

“建设,你喝碗绿豆汤。”老宋说,对着一片虚空举举碗。

老宋快要把桥栏修好了,最后一道工序也已经做完了,那就是在桥上的两道护栏上抹了水泥,抹了水泥之后桥栏就更像是桥栏了,老宋在桥上又守了一天,他要等着水泥干好,老宋坐在那里,老宋女人也坐在那里,他俩儿都一动不动,要动,就是老宋的嘴,他又在那里和他的儿子建设交谈。老宋的女人忽然也动了一下,她抬起手,给老宋又擦了一下脖子上的汗。他们不再动的时候,坐在另一边的那个老头儿却动了起来,老头儿慢慢站起来,慢慢朝这边走了过来,老头儿走得很慢,他的岁数也只能慢,他走过来了,让老宋吃了一惊,老头儿把手向他伸了过来,老头儿的手里呢,是三张一百元的票子。

“你拿着。”老头儿说。

“不要不要。”老宋马上站起来。

“你拿着。”老头儿又说,是长辈命令晚辈的口气。

“不行不行。”老宋往后退。

老头儿不说话了,把钱往老宋手里一塞。

“你拿着,我八十五了。”老头儿把手朝老宋伸出来,做了个“八”字的手势说:“我八十五了,我什么没见过！”老头儿用手里的拐杖敲敲老宋修的桥栏,又敲敲,又敲敲,慢慢走远了,已经走到桥头了,又在那边用拐杖敲敲桥栏,又说了句什么,老头儿说什么呢?老宋在这边当然听不清,老头儿在那边说:“我八十五了,我什么没见过！”

也就是在这天,县里也来了人,来人看桥,那是几个在县里办公的公家人,他们没和老宋说话,他们站在那里说桥的事,他们指指画画。他们还上了桥,从这头儿往那头儿走,再从那头儿往这头儿走。他们没有一个人和老宋说话。其中的一个人,还抬起脚来蹬在老宋修的水泥桥栏上使劲儿,用力蹬了蹬,水泥已经干得差不多了。他们在一起说话,他们说什么?老宋在这边当然听不清,他们说,“看,看那边,那戴草帽的是母亲,她旁边那一个,是死者的父亲。”他们还说什么?他们说:“说不清,谁也说不

清，这两个外乡人，一不闹着要钱，二又要自己修桥，唉，那么大的儿子说没就没了。"他们真是说不清，他们后来得出一个结论，当然也不能说是一个结论，应该说只能是一种猜测，他们猜测建设的父亲和母亲是受的刺激太大了，精神出了毛病。

"那男的，一边干活儿一边总是不停地跟他儿子说话。"一个说。

"他儿子不是死了吗?"另一个说。

"所以说可能是这地方受刺激太大了。"一个说。

"和他儿子说话?"

"和他儿子不停地说话。"

"一边干一边说?"

"一边干一边说。"

"可他儿子已经去了那边!"

"所以说他受刺激太大了。"

"那女的说不说?"

"女的不说。"

"女的有时候比男的坚强!"

"他们住什么地方?"

"喏，就那边，迎宾旅馆。"

"东西就送到迎宾旅馆?"

"我看是送给神经病了。"

"你这话可不好听!"

说"神经病"的这个人马上用最小的声音说，不过现在许多许多神经病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人，有什么办法呢?报社把事情弄这么大，县里不准备修桥还能说什么?"再不修，说不过去!"

老宋望着这边，老宋朝这边望着的时候老宋女人也调过脸望着这边，他们不知道那几个人在说什么，但他们马上给眼前的突发事件吓了一跳，老宋和他女人都一下子站了起来，有两个骑摩托的在桥上撞了，他们不是对着骑，他们都是朝着一个方向，他们的摩托车上都带着很大很鼓的蛇皮袋子，里边装着什么?还能是什么?小商品?衣服?毛线?鞋子?帽子?或者就是专门给孩子们吃的那种膨化食品? 他们把这些东西从东关接到手然后

再用另一个价送到另一个地方去，这就是商业!这就是生活!他们的摩托车后边的袋子也实在是太大了，骑到并排的时候互相碰了一下，虽然只是轻轻一碰，但摩托车的惯力让他们一下子就朝着各自不同的方向把车子射了出去，但车子马上又被往回弹了一下，是什么把车子反弹了一下?就是老宋刚刚修好的水泥桥栏。那两个摩托车倒地的时候发出“哧啦哧啦”的摩擦声，但由于后边鼓鼓的蛇皮袋的支撑，所以骑摩托车的人没有被摔坏，并且，他们马上就爬了起来，一个，手上受了伤，一个，是脸上让车挂了一下，但都不严重。这个县城，怎么说，太小，人跟人就特别亲，这两个骑摩托的没吵，但他们都吓得够呛，他们看看桥下，桥下有什么呢，是河水，很深的河水，宏大而深沉的河水。

“也许，也许，也许……”其中的一个说，“前不几天刚刚淹死过一个年轻人。”

“咱们也许就掉到河里了，如果不是这两道桥栏。”另一个说。

老宋站在另一边，他没过去，好多人都跑过去了。

老宋没到摩托车相碰的那边去，老宋的嘴张得老大，声音却很小：“建设，建设，爸告诉你……”

老宋要告诉他儿子建设什么呢?没人知道。

4

怎么说呢，连老宋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修桥的事在这个小县城里弄出了多么大的动静。老宋准备走了，乡下无边无际的麦子在等着他，也等着他的女人。一个人在心里能盛放多少悲伤呢?这还真不好说。但这悲伤会影响太多的人。老宋一边修桥一边可以对他的儿子建设絮絮叨叨地说话，但县里做事就不是这样了，现在是，县里什么话都没说就行动开了。老宋准备走的那天上午，德拉桥这边忽然开来了两辆铲车，那铲车一开来就开始铲那年久失修的德拉桥，老宋刚刚修好没两天的矮矮的水泥桥栏被铲了起来，那一段一段的砖头水泥桥栏，一节一节被铲了起来，那水泥桥栏，外边的水泥干了，可里边呢，居然还没有干透。老宋这时候才看到桥头两边早已拉了绳网，还立了牌子，让人们不要再从桥上过，这都是夜里做的，

县里终于要修桥了,修一座更大更结实的新桥。铲车的声音很大,“轰隆轰隆”的。所以,没几个人能够听到老宋的说话声,老宋朝着桥下小声说:

“建设,建设,建设……”

“建设,建设……”

“建设……”

老宋想说什么呢，人们不知道，因为老宋忽然一下子捂着脸哭了起来。老宋的手很大,两只大手把一张脸给捂得严严实实,但老宋的泪水还是从老宋的手指缝里流了出来,流了出来。



何玉茹小传

何玉茹，女，河北省石家庄人。1986年毕业于廊坊师专中文系，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1997年到河北省作协创研室。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已发表长、中、短篇小说三百多万字。



一 无 所 有

□ 何玉茹

米六儿手拿铁锹，一脸凶相地追在老婆身后。

老婆头发乱蓬蓬的，两手沾满了白面，像是刚从厨房里跑出来。

老婆跑出院子，米六儿也跑出院子。老婆跳上院外的猪棚，米六儿也跳上猪棚。老婆从猪棚一跃跳到了当街，米六儿也紧追不舍跳到了当街。老婆在前面尖声地叫着，杀人了，杀人了啊！米六儿则也在后面喊，就是要杀你，杀死你这败家的老婆！

太阳刚刚升出来，俩人的影子在当街拉得老长，一整条街，仿佛哪儿哪儿都是他们俩了。

村子只有这一条街，土路，硬得硌脚，有人在当街一跑，全村的人都能听见。

出来看热闹的人，倚在自个儿家门口，袖了手，只看，不靠前。

米六儿的那把铁锹在阳光下亮闪闪的，锹刃薄得就像杀猪刀一样，有人曾在那刃上削过山药皮子，刷刷的，没有一点儿顿挫。人们却毫不担心，米六儿打老婆不是头回，拿铁锹也不是头回，有一回还真拿了把杀猪刀呢，他老婆不还好好地活在世上？

看热闹的大多是女人、孩子，男人们进城打工去了，城里的热闹看不上，村里的热闹是一定不能错过的。

米六儿住在街的西头，每回挨打米六儿的老婆总是从西头往东头跑，跑着跑着，住在东头的一个人就闻声赶出来了。

这个人一出现，就像裁判的哨子响起一样，两个人立刻就不打了。

这也是其他人只看不靠前的原因,事情自有它的归处,别人靠前也不管用的。

这个裁判一样的人生得高大粗壮,上身长,下身短,走起路来胳膊甩在身前,上身稍向前倾,像是随时要扑倒一样。每天晚上,他都这么要扑倒着一样在街上来来回回地走上几趟。遇上熟人,他的一张长脸便绽开来,露出一排不大齐整的牙齿。他的样子有些丑,还有些笨,却给人留下了和蔼可亲的印象,村里所有的人都不怕他,连小孩子都敢追在他的身后喊,老耗子!老耗子!

他姓陈名浩,是村里唯一一个陈姓人。村里的米姓人居多,米六儿敢打老婆,也是仗了有数不清的叔叔、伯伯、堂兄、堂弟什么的。有一回,米六儿还真动用了这群人,跑到老婆的娘家打了一架。老婆的娘家也有叔、伯、兄、弟的一群,但为了一个嫁出去的闺女,他们有些不大上心,还没待交手就先告投降,把逃回娘家的闺女交出来了。当然那还是不兴农民进城的时候,如今能进城的都进城去了,米六儿想动用也动用不起来了。他曾想过动用陈浩,他跟陈浩是多年的拜把兄弟,但陈浩这个人,求他干活儿行,求他打架他会把脑袋摇得拨浪鼓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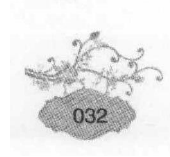
米六儿生就的矮个子,瘦身板,上小学时除了陈浩所有的男生都打过他,为此他才认了陈浩这个干哥。上学下学的路上,他们一高一矮,一胖一瘦,每天每天地形影不离,有想欺侮他的男生,一看陈浩的个头先就退却了。

这一回,米六儿的老婆跑的仍是陈浩家的方向,她不停地喊着,杀人了!杀人了啊!她的声音有些嘶哑,眼睛红红的,一张圆脸因惊恐而变了形。她的一双沾满了白面的手,高高地举过头顶,就像被淹在水里的人在向人呼救一样。那面有湿的有干的,落在头发上,花花点点的,老远地看,像是块黑地白花布蒙在头上。

后面的米六儿,样子也很可怕,眼睛里燃烧的尽是仇恨的火焰,脸上胡子拉碴黑不溜秋的,就像被那火焰烧焦了,再也没办法洗干净了。

他们这样子人们都看惯了,也不去多想什么,只是盼着,村东头的那个陈浩能从家里及时地走出来。

但今天的陈浩,似有一点异样,眼看米六儿老婆都到他的门口了,眼



看那门口都要被越过去了，陈浩的身影仍然没有出现。

就见米六儿的老婆，越过陈浩家门口大约两三步的光景，忽然慢了下来，而后一个转身，径直就朝了陈浩家那扇紧闭的铁门去了。铁门显然是没插，女人瞬间就没了踪影。待米六儿赶到跟前，铁门又一次关闭起来，任他怎样地推也推不开了。米六儿像是被这从没有过的情景气疯了，陈浩的家，老婆能进，自个儿倒不能进了？他拿脚踹，拿锨把儿杵，拿身体撞，咚咚哐哐，哐哐咚咚，惊得一村的鸟儿都飞起来了。

米六儿老婆进到院儿里，又沿了一条长长的甬路进到屋里，里屋外屋寻了个遍，也没见到陈浩的影子。抬头望时，就见房檐处有两条腿耷拉下来，一双船一样的大脚，两条柱子一样的腿。脚上的棉鞋，腿上的棉裤，还都是她一针一线缝做的呢。

米六儿老婆站到可以望见这人的脸的角度，问道，浩哥，你没听见吗？

陈浩的目光望着天空，没有答话。

咚咚哐哐的声音响得愈发猛烈了。

米六儿老婆就又问了一遍。

陈浩说，听见了。

米六儿老婆说，那今儿是咋了？

陈浩又不答话了。

米六儿老婆说，以为你上了房就有理由不管我吗？

米六儿老婆的口气有些赌气，又有些儿撒娇。

陈浩低下目光，看了米六儿老婆一眼，说，你们的事，我不能再管了。

米六儿老婆说，为什么？

陈浩说，管也没用，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呢？

米六儿老婆说，他把我杀了就是头儿了。

陈浩说，他不会杀你的，他是喊给我听的。

米六儿老婆说，你怎么知道？

陈浩说，他曾问过我，他打老婆的时候我心里向着哪个。

米六儿老婆说，你怎么说？

陈浩说，我说我同情弱者。

米六儿老婆说，说得没错呀，这跟他喊要杀死我有什么关系？

陈浩说，他以为我说的弱者是你。

米六儿老婆说，那你说的是谁？不是我难道还是他吗？

陈浩说，是你，也是他，打人骂人是无能的表现，无能的人都应该算弱者。

米六儿老婆不由得冷笑了一声，说，你可真是个书呆子，照你的说法，打的被打的都是弱者，那谁是强者呢？

陈浩觉出了她的不快，便不再吱声。

外面的敲门声更巨大了，像是锨头儿都用上了，铁与铁碰撞在一起，响起震耳的回音。

米六儿老婆说，听听这声儿，弱者能这么样敲门吗？

外面的人声也更杂乱了，小孩子的欢闹，女人们的七嘴八舌，像是一村的人都在门外面了。

伴着敲门声，还有米六儿声嘶力竭地叫喊，滚出来！你们给我滚出来！李素青，我要杀了你！陈浩，我也要杀了你！

陈浩听了，脸上显得有些慌乱，米六儿这还是头一回把他牵扯进来。他把腿收回房上，站起身来来回回走了两趟，说，弟妹，你还是把门打开，跟他回去吧。

在米六儿老婆的视线里，站起身来的陈浩仿佛更拉大了与她的距离，她说，原来你是怕了他了，老耗子还真没白叫你呢！

陈浩说，不是怕……

米六儿老婆说，你怕他我不怕他，我这就开门去，反正早晚是个死，不如今儿就让他杀死算了！

说着米六儿老婆就往院门口走。

陈浩家的院子很大，米六儿老婆的背影在陈浩的视线里很是晃了一会儿，她穿了件蓝花棉袄，一条旧得看不出颜色的棉裤，她的肩膀很宽，屁股很大，个头儿比她的丈夫米六儿还高。陈浩觉得，这个身躯里似储藏了难以估量的能量，每走一步，这能量似都在跃跃欲试。你看她的头，高高地仰着，她的两只脚，踏在地上像男人一样地咚咚响，她的一整个身体，气势汹汹的就像要去堵枪眼一样。她的两只手臂有力地甩动着，时而一只手臂

会停下来伸向上衣口袋，就像要掏什么东西一样。还好，手臂落下来时手上仍是空空的。

陈浩看着，不知为什么心还是提了起来，在米六儿老婆就要走近院门口时，他忽然喊道，弟妹你等等！

米六儿老婆回过头来，望了他等待着。

陈浩三步两步爬下房梯，跑到院门跟前，先米六儿老婆一步拉开门闩，打开了铁门。

陈浩知道，米六儿这个人打老婆是改不掉了，他曾无数次地劝说过米六儿，米六儿却总说，老婆就像一条狗，得听话，不听话不打怎么行？他说是这样说，陈浩却觉得是由于他的个头儿，他的个头儿比老婆还矮，他心里不踏实呢。他不肯出去打工，懒惰是一样，丢下老婆不踏实也是一样。他不出去，也不放他陈浩出去，他说，陈浩除了你我还有谁呢，你走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陈浩说，不是还有弟妹还有孩子吗？他说，孩子还小，老婆不算，老婆终究是靠不住的。陈浩知道，由于米六儿的打老婆，不但老婆不喜欢他，街坊四邻也不喜欢他，出去串门儿，除了他陈浩这儿，的确已没有一处他可去的地儿了。但他求他留下来，也许还为了他承包的十几亩地，他力气小，人又懒，没人帮他是做不下来的。而帮他的人，除了他陈浩，他是找不到第二个人了。好在他老婆李素青还算勤快，干完家务就往地里去，十几亩地里，干活儿的常常是李素青和陈浩，米六儿倒总推说这事那事，懒在家里不肯出来了。

陈浩自个儿也不知为什么，米六儿求他留下来他就留下来了。他其实是不大喜欢米六儿的，但相处的时间太长了，从小到大，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的，有些像同胞兄弟一样，不亲也有几分亲了。还有李素青，这些年自个儿身上的针脚全是人家的，都够得上一家人一样了。开始是米六儿催了李素青为他缝缝补补，后来不用米六儿催李素青就找上门来了。对李素青，他是不会有一点非分之想的，一是他的样子不招女人喜欢，多少回相亲的失败就是证明，二是李素青也不是他向往的女人。他是个喜欢读书的人，书给了他向往和做人的道理，凡事他喜欢按书里说的去遵守。所以，米六儿对李素青不踏实，对陈浩却是一万个踏实的。

可是，近些日子……

近些日子，米六儿有时会问陈浩，你一没老婆二没孩子，为什么不去城里挣钱，反要留下来帮我呢？陈浩奇怪道，不是你求我留下来的？米六儿说，噢，瞧我这记性，还以为是你弟妹求的你呢。有时，米六儿还会问陈浩，你说实话，我打老婆的时候，你心里向着哪个？陈浩说，你说呢？米六儿说，我觉得你向的是李素青。陈浩说，我同情弱者。米六儿说，看看，我说的没错吧，不过你向她也是白向，这辈子她都是我的了，变不了了。陈浩说，我同情的还有你。米六儿说，同情我什么？陈浩说，你有女人不如我没有女人，你心里不踏实。米六儿说，你心里才不踏实吧，我就不信你钻在被窝里没想过李素青！

米六儿的怀疑让陈浩懊恼，更懊恼的，是他还真让米六儿说中了，钻在被窝里，他的确是想过李素青的。不过他的想多半是李素青招惹的，在一块地里干活儿，李素青解手从不背他，他给她个背身，她还笑他说，真没见识，活在世上谁不拉屎撒尿啊。她还常常向他哭诉米六儿的暴虐，哭着哭着就摇摇晃晃要昏倒的样子，他只好将她抱住，她便愈发紧紧靠在他的怀里，半天也不肯离开。她的身体不算柔软，却有一种令他兴奋的味道，他努力抑制着兴奋，每一次都能成功地将她推开。

可是，今天成功了，明天成功了，他能保证永远成功吗？就算他能成功，米六儿能相信他的成功吗？这些日子，米六儿打李素青打得更勤了，就像要打给他陈浩看似的。不仅打，还要问他，我打老婆你向着哪一个？而李素青那边也不放过他，有一天竟然问他，假如我跟米六儿离了婚，你肯不肯娶我？他被吓了一跳，说，怎么可能？李素青说，是不可能离婚还是不可能娶我？他说，都不可能。李素青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把剪刀，展开刀锋说，我是看透了，如今，我是什么都没有了，也就只剩了它了。他以为她要寻短见，正想夺下那剪刀，却见她又将刀锋轻轻合起，放回了上衣口袋。他记得她给他缝补衣服的时候，也是拿的这剪刀，银白色，比一般家用的大剪刀小一号，正好能装进口袋里。当时他看她绝望的样子，心里也有过些许的冲动，但手还没伸出去，另一个自己就把这冲动阻止了，这个自己告诫他说，他们的事，再不能管下去了。

铁门打开了，出现在陈浩面前的米六儿，手舞着铁锹，两腿不住地跳起来，就如同一头暴烈的难以控制的野牛。他后面是黑压压的一群村人，他们有的在笑，有的在皱眉头，有的在交头接耳，陈浩仿佛听到一群小孩子又在喊“老耗子、老耗子”的。特别是，米六儿见到他，铁锹并没有放下来，反而攥得更紧了，目光凶狠狠的，随时都要将铁锹拍过来一样。以往见到他陈浩时的那份安静，是休想再找回来了。

陈浩感到，那铁锹所以没很快地拍过来，是由于米六儿的目光同时在他与李素青之间变换着，他像是拿不准先拍哪一个，又像是在积蓄更大的力量，以向他们发起致命的一击。

米六儿一步一步地逼近着，陈浩和李素青则一步一步地后退着。李素青原本就靠后一步，这时更和陈浩拉开了距离，她看着米六儿的眼睛，浑身有些颤抖，就像被猫锁定的老鼠一样。有一刻，她的眼睛离开米六儿的眼睛，忽然就撒腿往院儿里跑去。

李素青不跑还罢，这一跑，反使米六儿确定了目标，就见他闪过陈浩，举了铁锹就追了过去。

李素青和米六儿，一个跑一个追，环绕在了陈浩家的院子里。

街上看热闹的人，也纷纷拥进来，将院门口堵了个水泄不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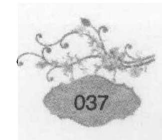
这一回的追赶，比街上可惊险了许多，因为院子再大也太有限了，俩人的距离愈拉愈近，好几次，米六儿的铁锹眼看都要拍到李素青的后脑勺上了！在人们一次次的惊呼声中，李素青喊都顾不上了，只是拼命地跑啊跑。

陈浩呢，站在院子中央的甬路上，惊慌失措地看着俩人在他的周围旋转。他也不知自个儿怎么站到中央去的，仿佛真成了个裁判似的，可现在这个裁判，已远没有能力控制打斗的局面了。

陈浩听到有人在喊，拦住他，要出人命了啊！陈浩想，自个儿何尝不想拦住，可得拦得住啊。他觉得他让他们转得有些头昏眼花的，哪个是米六儿哪个是李素青有时都分不清了。

这时，就见他们中的一个忽然脱开了旋转的路线，径直朝陈浩奔来，嘴里喊着，浩哥救我！

还没待陈浩反应过来，这人已躲到陈浩的身后。紧接着，手执铁锹的



人也冲了上来。

这时的陈浩，是再不能犹豫了，他伸出熊掌一般的一双大手，牢牢抓住了冲上前来的铁锨。

手执铁锨的米六儿拼命挣扎着，人高马大的陈浩没有让他气馁，反使他愈发地暴怒了，他说，你果然是向着她的，你他妈的不是人，不是人!

陈浩手上的力量仿佛很是鼓舞了自己，他说，随你怎么想吧，反正是不能出人命的!

俩人僵持着，铁锨把儿被他们扯来扯去，谁的手也不肯松开。

看热闹的有人在喊，米六儿家的，快跑啊，还等什么?

躲在陈浩身后的李素青听到喊声，醒悟了似的撒腿就朝院门口跑。刚跑几步，忽然想起什么似的，一只手伸进上衣口袋，拿出了一件银光闪闪的东西。

人们看得清楚，那是一把剪刀，阳光照上去，晃得人眼睛直发花。

一个常做针线的女人，身上带把剪刀并不奇怪，可这时候拿出来，人们就有些胆战心惊。只见这个持了剪刀的女人，脸色有些惨白，她反转回身，一步一步地朝了米六儿的身后走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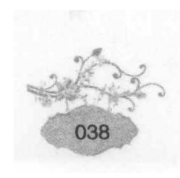
人们看得都有些傻，没有一个人阻止她，也没有一个人提醒米六儿。而米六儿，这时仍以全部的注意力对着陈浩。

就见米六儿家的，没有任何障碍地来到米六儿身后，举起剪刀，颤抖着向米六儿的脖颈刺去……

米六儿被送进医院的当天，陈浩和李素青也被一辆警车带走了。

这是所有村人都没想到的结果。这个结果把许多进城打工的村人都惊动了，至少米六儿的叔、伯、兄、弟从城里赶了回来。他们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奄奄一息的米六儿，原本要去找那对狗男女算账的，可听说他们已被关起来，只好带了一腔怒气去了法院。他们状告陈浩和李素青，通奸合谋，故意杀人。这意思其实也是米六儿的意思，米六儿躺在病床上，艰难地一字一字将这意思说了出来。

在看守所里，陈浩和李素青分别受到了审讯，审讯员那时并不知道起诉的事，但他们的思路，也和起诉书的思路十分一致。



问:你和陈浩是什么关系?

李素青:……他是米六儿的干哥。

问:你们两家常来往吗?

李素青:常来往。

问:你和陈浩单独在过一起吗?

李素青:在过。

问:在一起干什么?

李素青:干农活儿。

问:还干过什么?比如,男女方面的事?

李素青:没有。

问:那你丈夫为什么打你?

李素青:他……他脾气不好。

问:说具体点。

李素青:做的饭不顺心,孩子哭闹,话说得不对他的心思,哪件东西没经他同意借了人……他都打。

问:为陈浩打过你吗?

李素青:没有。

问:这一次是为什么?

李素青:他想吃面条,我蒸的米饭。

问:你为什么不做面条?

李素青:因为孩子们想吃米饭,也因为他没说想吃面条。

问:为什么打了你你要往陈浩家跑呢?

李素青:因为陈浩能制止他。

问:为什么?

李素青:不知道。

问:你们打架,陈浩向着哪边呢?

李素青:他……他同情弱者。

问:那就是向着你了?

李素青:他说,弱者也包括米六儿。

问:陈浩一个单身汉,就没打过你的主意?

李素青:没有。

问:你呢,喜欢不喜欢他?

李素青:喜欢,也不喜欢。

问:什么意思?

李素青:村里唯有他对我好,可他……太丑了,还有点呆笨。

问:你丈夫和陈浩,你更喜欢哪个?

李素青:陈浩。陈浩至少是个人,米六儿连人也算不上。

问:你丈夫什么时候开始打你的?

李素青:结婚第一年就打。

问:头一次打是为什么?

李素青:……记不清了,他这个人,大事小事都得听他的,不听就打,手边有什么就拿什么打,有一回拿的是三角带,打得我头上缝了八针。

问:你没想过离婚吗?

李素青:想过,他不答应,他说,我生是米家的人,死是米家的鬼,一辈子也甭想离开米家。

问:你没想过起诉他吗?

李素青:没想过,不知道起诉这回事。

问:那把剪子,你经常带在身上吗?

李素青:经常。做活儿用的。

问:刺他的时候你怎么想?

李素青:就是想杀死他。

问:现在呢?现在他躺在医院里,你还想让他死吗?

李素青:……不知道。

问:米六儿要是死了,你会嫁给陈浩吗?

李素青:不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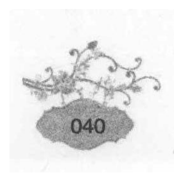
问:为什么?

李素青:我知道他,他不会的。

问:你对他提出来过吗?

李素青:……

问:提出来,他怎么说?



李素青:他说不可能。

问:所以,你的剪子,说起来是做活儿用,其实是在等待时机,杀死自己,或者杀死米六儿,对不对?

李素青听了,不知该怎样回答,那把剪子的确不单是做活儿用的,用它杀死自己或杀死米六儿的念头也有过,但带在身上不是等待时机,更多地是因为害怕米六儿,就像一个怕狗的人,出门要拿块砖头一样,砖头拿在手里,心里是踏实的。至于那时候为什么会有杀死他的冲动,她自个儿也说不清。唉,反正事已经做了,随他们怎么说吧,就算你说不是等待时机,他们会相信吗?

在看守所的另一个房间里,审讯陈浩的过程是这样的:

问:你和李素青是什么关系?

陈浩:……我是米六儿的干哥,我叫她弟妹。

问:你们两家常来往吗?

陈浩:常来往。

问:你和李素青单独在过一起吗?

陈浩:在过。

问:在一起干什么?

陈浩:干农活儿。

问:还干过什么?比如,男女方面的事?

陈浩:没有。

问:那米六儿为什么打老婆?

陈浩:他说,老婆就像一条狗,得听话,不听话就得打。

问:他老婆挨了打,为什么要往你家跑呢?

陈浩:我一出面,米六儿就不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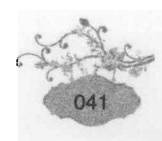
问:为什么?

陈浩:不知道。也许就像米六儿说的,除了我他什么也没有了。

问:他不是还有老婆孩子吗?

陈浩:我也这么问过他,他说,孩子还小,老婆终究是靠不住的。

问:他们打架,你向着哪边呢?



陈浩:我这个人一向同情弱者。

问:那你就是向着李素青了?

陈浩:也不全是。

问:不全是什么意思?

陈浩,打人骂人是无能的表现,无能的人都是弱者。

问:你一个单身汉,就没打过李素青的主意?

陈浩:没有。我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

问:喜欢读书的人就不想女人吗?

陈浩:……

问:你都读什么书?

陈浩:圣经,佛经,孔子,老子,都读过一点。

问:那你,喜欢不喜欢李素青?

陈浩:……她,不是我喜欢的那种女人。

问:你喜欢的是哪种女人?

陈浩:我……我喜欢的女人还没遇到。

问:李素青身上常带把剪刀,你知道吗?

陈浩:知道。

问:她到米六儿身后的时候,你看见了吗?

陈浩:看见了。

问:看见了为什么不制止?

陈浩:我不知道她要干什么,等醒悟过来也晚了。

问:米六儿要是死了,你会跟李素青结婚吗?

陈浩:不会。

问:米六儿要是没死呢?

陈浩:要是没死,他会杀死李素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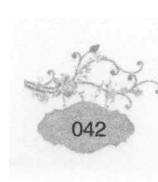
问:会杀你吗?

陈浩:不知道,也许会吧。我……

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陈浩:我真后悔。

问:后悔什么?



陈浩:后悔没进城打工。米六儿说他什么也没有了,李素青说她只剩下一把剪刀了,我心里还可怜人家,其实我自个儿才最可怜,因为我本来应该走另一条路的,走了另一条路说不定米六儿和李素青的路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等于害了三个人,我的书真是白读了!

一个月后,米六儿伤口全部愈合,从医院回到了家里。他在村里放出话来,李素青和陈浩这对狗男女,早晚会成为他的刀下鬼的,他挨的这一剪子,全都因为他心太软了,没早早地把他们收拾掉!

有一天,这话传到了陈浩和李素青的耳朵里,他们都苦笑了一下,并没多么惊慌,因为,看守所的门口被持枪的警官把守着,米六儿是绝对伤不到他们的。他们甚至想着,这回若能在监狱里待上一辈子,倒也省心了,再不必去想路该怎么走、日子该怎么过的事了。

因此,在等待判决的日子里,陈浩和李素青都显得格外平静,平静得让看管他们的警官都感到了惊奇。





范小青小传

范小青，女，江苏苏州人，1974年高中毕业到农村插队，1977年考入江苏师院（现为苏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调入省作协从事专业创作。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裤裆巷风流记》、《城市表情》、《女同志》、《赤脚医生万泉河》等17部，中短篇小说集9部，散文随笔集6部，电视剧百余集。短篇小说《城乡简史》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现在江苏省作家协会任职，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

村 前 村 后

□ 范小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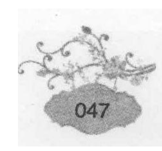
向贵小时候，家里来了一个城里的亲戚，亲戚带来一个小妹妹，住了几天，跟向贵处熟了，向贵到哪里，小妹妹就跟到哪里，追在后面喊哥哥哥哥。向贵一高兴，就说，妹妹，我带你去玩吧。小妹妹说，玩什么呢？向贵说，玩最好玩的东西。

向贵所说的最好玩的东西，也是村里调皮的男孩子们最喜欢玩的东西。这种玩法，要有特定的地理环境，还要有特定的风俗习惯，那就是关于死人和人死以后大家所做的一些事情。

死人以及人死以后的事情，这是一套程序。从向贵懂事起，他就一直在看着这一套程序。

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人老了，或者一个人病了。接着，他越来越老，或者病得越来越严重，就快要死了。他的家人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有人忍不住就提前哭起来。但只要他一哭，就会有人骂他：还没到时候，你就号啦，你咒他早死啊。这么一骂，这个人就不敢哭了，如果一时收不住哭，就改成低低的抽泣，然后渐渐地停止。

但无论有没有人哭在前面，那个人总是要死的。后来他果然就死了。这时候大家就一起哭了，声音齐齐的，高低尖粗浑然一气，听不出什么分别了，哭得昏天黑地，哭得惊天动地，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哭声有了变化，有人声音低了一点，有人停了下来，有人还在哭。声音不那么整齐了。然而先前已经停止了哭的人，不知为什么，也许回头想想还是伤心，还没哭够，也许是被还在哭的人重新又感染了，所以他们又回头重新哭起来。



这样一来，哭声就更不整齐了，七高八低，有的气长，有的气短。但这无所谓，一点也不影响整个程序往前走。

接下来就是擦干净死人的身体，再穿上新衣服。穿了新衣服的死人躺得笔笔整整，看起来很精神。有人会在死人的嘴里放几粒米。那几粒米总是一半在嘴外一半在嘴里，短短的，翘在那里，看起来不像是塞进嘴里的米，倒像是他要从嘴里吐出来。

向贵有一次从死人家回去后问妈妈，他会吃吗？妈妈说，怎么不会，不会吃放在他嘴里干什么？但是向贵不相信。人死了怎么还会吃？向贵的想法是简单而直接的，一点也不迷信。再接下来，就用到棺材了。棺材已经在他们家搁了好多年，上面落满了灰，盖子也一直盖着。因为它一直没有派上用场，平时它显得很孤单，难得有人会关心它一下。现在它终于要派上用场了，它的个头也显得大而粗壮起来。向贵从前来他们家玩的时候，见过它，没觉得它有那么大的个头，现在感觉不一样了，可能因为它也知道自己要派用场了，就神气起来了。棺材上的灰尘被掸干净了，盖子也打开了，有人朝里看看，里边是干净的，就先垫一块新的被单在棺材底下，然后几个人合力，既是用了死劲的，又是轻手轻脚的，把死人从搁在堂屋中央的木门板上抬起来，抬到棺材边上，就放下去了。

盖上棺材盖，再钉洋钉。洋钉很长，平时像向贵这样的小孩，一般看不到这样长的洋钉，只有在造房子和钉棺材的时候才有。但村里造房子的人家很少，死人的事情倒是经常有，所以，向贵对长洋钉的记忆总是和死人连在一起的。

然后会有一支队伍来，吹吹打打，有的人家队伍人多一点，有的人家队伍人少一点，但过程是差不多的，这些人一路吹吹打打，另一些人就抬着棺材跟在后面，这时候又有人哭几声，但多半是几个女的，男的都不再哭了，已经在死人死的那时候哭过了，哭够了。女人的哭总是要比男人多一点，也来得容易一点，所以她们还要再哭一下。她们走在队伍最后面，哭哭啼啼，但是因为前面的队伍吹吹打打，把她们的哭声湮没了。

把棺材抬到地头上，吹打声停止了，棺材就搁在那个地头上。棺材很重，里边还躺着死人，就更重了，抬棺材的人这时候已经很累了，到了地方就赶紧卸下扛棒。因为卸得匆忙，棺材搁得有点歪有点偏，不够端正。死人

家的人央求抬棺材的人，再挪一挪，再起一起，把位子放正了，否则，他心里会不安逸的。抬棺材的人已经歇了一会，又有力气了，照着死人家的人的指点，重新抬起棺材，头朝南脚朝北地放正了。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但向贵始终是不明白的。他说，他怎么会知道放得正不正，他怎么会心里不安逸。没有人理睬他的问题，都觉得他问得多余，不必回答。

吹打的队伍和别的人都散走了，向贵还站在这地方。这地方是死人家自己的田地，在自家的地头上放一口棺材，别人是不好说话的。向贵家城里有亲戚，他们来乡下的时候，看到地头上有棺材就这么直白白赤裸裸地搁在地头上，也不挖个坑埋下去，都觉得奇怪。但是村里的人不觉得奇怪，这就是他们的习惯，许许多多年，许许多多代，传下来的就是这样，如果谁不这样做，那就奇怪了，还会被别人指责。

向贵站在这里不走，是有原因的，他等人散走之后，趴到棺材上听听里边有没有声音，因为他们老是说死人怎么怎么，比如说棺材搁得不正，他会不安逸，比如说，往他嘴里塞米他也会吃下去，既然是这样，可能说明他还没有死，至少是没有死透，向贵趴上去，想听听他还有没有动静。但他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动静。向贵说，哼，瞎说，他根本就不知道。

过程还没有结束，事情还要往下发展，还要再过一段时间。这一段到底是多长多短的时间，说不准，这要看棺材的木质，还要看这段时间的天气，雨水多不多，太阳辣不辣，等等。总之，还要有一个等待的过程，到那时候，棺材腐烂掉了，里边的死人的肉也腐烂掉了。死人家的人来到地头上，把腐烂的棺材板扒掉，但还舍不得扔掉，捆捆扎扎带回去烧火，把死人的没有了皮肉的骨头拿出来，装进一个甏。这种甏叫骨甏，是专门放死人骨头的。但甏总是不够深，死人身上有两根最长的骨头放不进去，有一半是交叉着露出骨甏外面的。那时候向贵还不知道这两块最长的骨头叫股骨，他只知道那是人大腿上的骨头。而大人们则直接说腿，不说骨头，好像他们没看到它们已经变成了两块白花花的骨头，他们觉得那仍然是两条活生生的人腿呢。骨甏不仅不够深，还总是不够大，甏口也不够大，死人的骷髅头是放不进去的，就架在那两根支出来的腿骨上。

这套程序，到这里才基本算是完成了。骨甏仍然放在自家的地头上，

就在原来放棺材的那地方。这个地方并不特殊，也不隐蔽，就在地头路边。村里人走路或者下田干活的时候，随时都会和骨甏相遇，就像从前他们和棺材相遇一样。大人们是熟视无睹的，看见等于没看见，从来就只当这些骨甏和骨头不存在，或者就只当它们是一块泥巴，一棵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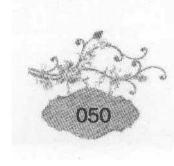
但村里也有不是大人的人，那就是孩子们。孩子和大人是不一样的。尤其像向贵这样的调皮的男孩子，把这些骨甏和骨头，当成了游乐的玩具。

他们把那两根长长的股骨拿出来，这是他们游戏中的武器，是剑，是刀，是棍棒，打来打去，那个骷髅头，就当个皮球踢来踢去。他们甚至胆大到把从来没有人敢尝试的恐怖的传说进行实践，他们往死人骷髅头里放了七颗黄豆，又对着它撒了一泡尿，然后拔腿就跑。结果死人骷髅头根本就没有追上来。撒尿的就是向贵，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恐怖传说的荒谬。

大人知道了，是要骂死他们的。大人说，小死人胆子也忒大了，你们这样玩死人，死人是知道的，他们要来捉你们去。向贵说，死人怎么会知道，死都死了，烂都烂掉了，才不会知道呢。大人就咒他们，说，你没有死你怎么知道死了以后不知道，你去死吧，你死了就知道死人知道不知道。说这么毒的话，咒向贵去死的，就是向贵的妈妈爸爸或者爷爷奶奶。其实，他们并不要向贵死，他们都很喜欢向贵，向贵是他们心肝宝贝，他们心里，天天在求死去的祖宗保佑向贵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呢。但他们说起话来就是这样的。向贵也不会跟他们客气，向贵说，我才不去死呢，要死你去死好了，你死了你就知道死人知道不知道。

好在他们的游戏，并不是每次都会被发现，因为搁棺材或搁骨甏的地，都是在村后的，从来不会放在村前的地上，这也是一个风俗。如果搁在村前，开门见了坟，会坏风水，会给活着的人带来霉运。这是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过的东西。即使没有历史的事实，只要有这样的传说，大家都会被传说所控制，没有人敢去冒这个险。所以，有些人家村后没有地，他们也会想方设法在村后弄一块地搁置死人，他们不想因为一个死人，给活着的家人带来霉气。

村后，就是向贵要带城里的小妹妹来玩游戏的地方。村里人一般不习



惯回头朝后张望，他们总是顾着眼前的事情，眼前的事情还让他们愁不过来呢，后面的事情就不去管他了。尤其是死人，既然已经按规按矩做了所有该做的程序，一切就都结束了。现在向贵带着小妹妹，走在村里人的屁股后面，走到地头上，一眼就看见了骨甏和那两根长骨头架着一个死人骷髅头。小妹妹吓得捂住了眼睛，但又不甘心地偷偷地从手指缝里往外看，她看到哥哥把死人的骨头拿在手里舞来舞去舞出很好看的动作。小妹妹说，你拿他的骨头，他知道了怎么办？向贵说，他不会知道的。他怕小妹妹不相信，就对着骨头说，喂，你知道吗？你知道吗？骨头不说话。向贵跟小妹妹说，你看，他不知道的吧，问他他都不回答。小妹妹在向贵的鼓动下，胆子慢慢大了，她也捡了一块骨头玩起来。

后来向贵长大了。他当民兵连长的时候，开始破四旧了，移风易俗，他带着村里的民兵，把地头上还没烂的棺材扒掉，把暴露在外面的骨甏埋到地底下去，折腾来折腾去，村里的老人说，你们这样乱弄，他们要生气的。但这一回向贵更生气，说，谁敢说死人会生气？

他是民兵连长，他的问话凶一点，人家就不敢回答了，但是他的妈妈不怕他，他妈妈站出来说，我说的，我说死人要生气的。向贵不能跟自己的妈妈计较，就说大话，让他生气好了，让他生了气来找我好了，我无所谓的。他妈妈说，你等着，你要有报应的。可是向贵一直没有遭到报应，他一直活得好好的，身体也好好的，甚至还有官运财运，当过民兵连长，后来他又当了村长。

向贵当村长的那几年，正是改土葬为火葬的一个过程。向贵也知道这个事情不好办，从古到今，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世界上最惨的事情莫过于死了没有棺材睡，他们骂人骂得最凶的也是这句，咒人咒得最毒的也是这句。现在向贵竟要让所有的人都死了没有棺材睡，向贵被村里所有的人咒骂，你做这样的事情，你死了没有棺材睡。向贵说，你们跟我一样，死了都没有棺材睡。那一阵，关于死人，村子里稀奇古怪，什么事都会发生，有的人家偷偷摸摸，有的人家公然抵抗，有的人家移花接木，有的人家转移目标，总之，为了土葬一个死人，村里总是兴师动众，一方面是向贵代表的正确的前进方向，一方面是死人家属代表的落后反动势力，吵吵闹闹，来来回回，拉锯战战了很长一段日子，但到最后，谁也敌不过时间，时间到了一

定的阶段，谁也不再提土葬了，谁家里死了人，都自自觉觉地往火葬场送。

虽然土葬改成了火葬，但程序仍然是那一套，先是人老了，或者病了，然后就是死了，然后是哭、穿新衣服、嘴里塞几粒米，不同的是，最后不是放进了早就准备好的棺材，而是推进火炉子，烧了，一眨眼工夫，他就变成一蓬烟冒走了。主要程序没变，但中间也省却了一些细节，比如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吹吹打打的队伍不再来了。要想请也不知道到哪里去请，他们好像都消失了。当然，又过了许多年以后，他们又出现了，就像当初他们突然消失一样，后来他们也是突然就冒出来了，规模和阵势，比从前更大更红火，而且许多人家以后还要借着死人互相攀比，会搞得排场越来越大。这是后话。

我们先回到现在。现在，死人都火葬了，留下来的是一把灰，灰装在盒子里。这个盒子也不好得罪，要在家里供三年，放在每个人都能看得见、都要经过的堂屋正中，每天还要给它盛一碗饭吃。三年以后，再把骨灰盒埋到地下，比过去那样骨髭和骨头露在外面的样子确实文明多了。埋仍然是埋在自留地上，虽然不再裸露，但在地面上要拱起一堆土，竖起一块石碑，上面刻上死人的名字。这就是一个坟。村里人叫它坟墩头。

整个程序就这样走完了。以后就不用每天给它吃饭了，到清明的时候，到坟墩头来送点吃的，过鬼节的时候，再烧一点锡箔纸钱给他就行了，也有学得洋气一点的，放一束花。

这个过程的变化，花去了向贵几十年岁月。这时候，向贵也老了，也病了，就像这么多年来，他看着村上一个一个死去的人一样，这一回，他开始看自己了。

向贵确实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自己的这个过程，后来他更老更病，最后，他死了。

忽然间向贵就尖叫起来，他惊喜得晕头转向了，死了以后竟然真的能够看见，能够听见，一切的一切，他什么都知道。向贵激动地对替他的死忙碌着的活人说，果然知道的，果然知道的，你们做的一切，我都知道。可是活人不理睬他，他们不把他当人了。他很生气，想去揍他们一顿，至少要踢几脚。可他们仍然不在乎他，有一个小辈竟然还不恭地说，死尸怎么这么重，活的时候太贪吃了。另一个小辈也同样不恭地说，人家死人都会缩小

一点，轻一点，怎么我们家的老人死了反而更重更胖。还有一个更不像话了，还嘿嘿地笑，说，他又不是淹死的，淹死的人，吃了一肚皮的水，倒是可能又胖又重的。一个老人听到他们这么说话，在一边皱了皱眉，嘀咕说，在死人面前你们不要乱说话。那几个小辈朝他头颈一横，翻翻白眼，其中一个说，怎么啦，我怕他听见啊？老人说，你以为他听不见？我告诉你，他听得见，他知道的。小辈笑了起来，他的笑充满了轻视和狂妄。小辈说，啊哈哈，他会知道，啊哈哈，他会知道。向贵气得说，你死，你死，你死了就知道知道不知道。

向贵经历了整个过程，很完整。他的老太婆和小辈们一起哭，然后替他擦身子，穿新衣裳，女儿往他嘴里塞米，可是他的嘴很僵硬，怎么也张不开。女儿说，爸爸，带一点去吧，这样你到那边就不会饿了。他不想到那边挨饿，嘴竟然就松开了一点，米粒就塞进来了，一半在嘴外，一半在嘴里。

他的小孙子觉得好玩，嘻嘻笑着过来动一动他嘴里的米，说，爷爷爷爷，米好吃吗？被儿媳妇“啪”地拍了一下头皮。向贵心疼了，说，他又没有犯错，你打他干什么？他又和颜悦色地对小孙子说，米还是生的呢，没有烧熟，不好吃。小孙子没有听见他说什么，手里拿了一根树枝，一下，一下，吧嗒，吧嗒，敲打着他躺着的那块门板。向贵的媳妇又来骂他了，走远点，在这里乱敲，把他敲醒了怎么办？小孙子说，敲醒了，爷爷就醒了哎。继续要敲。被儿媳妇一把拎了开去，又一搡，推了老远。小孙子也不生气，就拖着那根树枝走开了。向贵心里有点遗憾，他看着小孙子小小的离去的背影，暗暗地叹了一口气。

家里的事情忙过了，就上火葬场了，车子是火葬场派来的，派一趟车要花几百块钱，不过向贵家在村里算是有钱的，他自己当过村长，他的小辈里，也有当干部的。钱是肯定要出的，即使拿不出来，借也要借来，这是一个过程，也是面子。

如同向贵亲眼看见过的其他死人一样，向贵最后被推进了火化炉，然后他又变成了一堆灰回来了。又和村里的其他人家一样，他被供在堂屋中央的供桌上，每天老太婆给他盛一碗饭放在那儿，说，你吃吧，没有什么菜，不要嫌弃啊。老太婆每天都说同样的话，一重复就重复了快三年，向贵终于嫌烦了，说，你不能说点新鲜的？老太婆仍朝他笑笑，点点头，好像是

听到了他说的话。但是她每天仍然说那句老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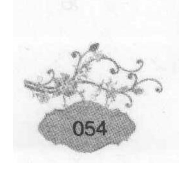
三年很快就过去了，然后就是安葬，也一样的按规矩立了碑。向贵拿自己的碑和别人的比了比，觉得自己的碑稍大些，这是应该的，他本来是村长，村长在村里是最大的嘛。碑立在自己家的地头上，这块地他太熟悉了，他的去处安在这里，心里很踏实，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走。碑上请石匠刻了他的名字，向贵也认真地看了看，他觉得字不大好看，笔画都不讲究。但向贵也没多说什么，他从前也不是个计较的人，就马马虎虎吧，反正死都已经死了，还讲究什么呢。

一下子安静空荡了，平时也没人来看他，他原以为老太婆在家里没什么事的时候，会到地头上来看看他的。谁知老太婆也不来，她宁可坐在家门口看着外面发呆，也不来看看他。他也没有怪她。大家都这样，死人有什么好看的，只要该来的时候来一下就行了。

该来的时候，他们倒都是来的，没有一次漏掉过。不过向贵也知道，他们来看他，是为了让他保佑他们自己活着的日子过得好好的，而不是惦记他过得好不好。这也不能怪他们，他从前也是以这样的心情去看望去世的人的。再说了，他们怎么知道他死了还可以探讨过得好不好呢。

小辈们来的时候，总是先说一说自己怎么怎么忙，平时没空来看，一年只能来一次，请他原谅，等等，然后就说，请他保佑他们一家老小平平安安，身体健康，招财进宝，等等。只有老太婆来的时候，不说自己怎样怎样，也不求他保佑她怎样怎样，她跟他嘀咕的是小辈们的事情和村里的事情，比如县里的公路修到村口了，要进城办事，方便多了，走到村口就能搭上车。但是老太婆又说，她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到县城去，所以也不要到村口去乘车，她现在就是天天数着日子，但不知道还有多长的日子到他那里去。向贵说，你是想晚一点来呢，还是想早一点来？老太婆不回答他，只是笑眯眯地看着石碑上他的名字。向贵觉得她的笑不怀好意，他以为她在嘲笑他的名字刻得不好，但后来才想到，她根本就不认得字，字好字坏，她怎么会知道。他想，人死了就比活着的时候糊涂一点了，差一点冤枉了老太婆。

当活人嘀嘀咕咕跟死人说话、告诉他一点新鲜事情的时候，向贵总是觉得很好笑。他天天在看着他们呢，他们的任何事情他都能知道，他们却



以为他什么都不知道呢。这是一种很好玩的感觉，有点像猫捉老鼠的游戏。猫掌控着一切，冷眼看着老鼠，老鼠却不知道，还忙得欢呢。向贵想到这儿，就笑了起来，就像回到了小时候，玩死人骨头时那样开心。

这样的日子过了很久，向贵已经记不清到底过了多久。有一天他从梦里醒来，听到老鸹叫了几声，忽然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心神不宁起来，好像觉得要出什么大事了。他先慌慌张张到自己家去看了看，听了听他们说话，没听出什么来。又赶紧到村长家去，他在村长家看到了王守财的孙子，他好像是叫王中旺。这个名字好，叫得快一点，或者咬字差一点，听起来就是王中王。王中旺现在是个远近闻名的大商人了，财大气粗，颈子里链子粗得像牵牛的绳子。向贵想听听他和村长在说什么，忽然就看到村长仰天抬头，翻着白眼，愣在那里。向贵还以为村长看到他了，有点兴奋，正考虑要不要和村长打个招呼。哪知村长并不是因为看到他，村长是要打喷嚏，这个喷嚏很大很深，村长年老力衰，一时竟打不动它。喷嚏出不来，就僵在那里了。向贵知道打不出喷嚏来有多难受，知道村长被喷嚏憋住了，脸都憋青了，朝上仰了半天，又吸鼻子，又扭嘴巴，还是打不出来。向贵很同情村长，愿意帮他一把，就在他的脸上吹了一口气，帮助村长把喷嚏打了出来。

好大的一个喷嚏，连口水带鼻涕，一大摊，喷到了王中旺的脸上。王中旺急得跳了起来，掏出餐巾纸拼命擦，嘴里不停地说，脏死了，脏死了！村长打出了喷嚏，浑身轻松，感觉好极了，笑说，脏什么呀，是嘴里出来的，又不是屁眼里出来的。王中旺说，什么话，什么话，嘴里出来的就不脏吗？村长又笑笑，说，那倒也是，有些人嘴里出来的东西也很脏。王中旺愣了愣，他听出了村长的言外之意，是在骂他呢。王中旺恼了，说，不管你怎么说，不管你怎么看，也不管你反对还是赞同，这事情已经定局了。他拿了一张纸头，朝村长晃了晃，说，上面的批文都下来了，这是我的一份，给村里的那一份，很快你就会拿到的。

村长又要打喷嚏了，他的头又仰了起来，王中旺赶紧避开一点，说，我不跟你谈了，不相信你就自己看吧。把手里那张纸拍到村长面前。村长的脸扭开了，不要看，向贵却乘机凑过去看了看，原来王中旺要把他们村的一大片土地做成公墓，卖给城里人。王中旺见村长不看，就小心地收起了

纸条，说，我们这地方青山绿水，是埋死人最理想的地方，能够卖出最好的价钱。向贵一直以为自己虽然死了却什么都知道，但这一回他的消息不灵通，他还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呢。他只是看得出村长不乐意，而王中旺在做村长的工作。王中旺说，多好的事情，你坐在家里就能赚大钱。村长说，我要钱干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王中旺说，你自己不要钱，村里要不要钱？你是为村里挣钱，村里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啦，不说别的，村里这么多老人，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都还没办呢，别的村都办了，你不丢脸？你当村长这么多年，做过什么事，对得起谁？还不如向贵村长那时候呢。向贵听王中旺提到他，心里“怦”地一跳。可他并不高兴，王中旺说“还不如他”，口气里，对他的评价也不高。向贵心里有点不快，说，哼，还有脸说我呢，你那老地主爷爷，要不是我，早被弄死了。说完后又发现自己说错了。人死了以后许多事情确实容易犯糊涂，比如生和死的事情就常常搞混，王中旺的爷爷王守财早已经死了。向贵想到的是多年前的事情，那是红卫兵来打王守财的事情。

王中旺当然不会理睬一个死人的说话，他继续和村长说，现成的升官发财的机会，送到你面前你都不要，你脑子不会转弯了？村长说，我都这把年纪了，还升什么官啊，要升你升吧。王中旺说，我不当官的，我是经商的。你年纪大，升不了官，但你把村子搞富裕了，有了政绩，你儿子孙子都能升官嘛。村长不吭声了。王中旺穷追猛打说，你想通了没有？你想通了没有？村长说，你催命啊，我问你，这么大片的田，从我们的祖宗到我们自己，种了多少年？几百年？还是几千年？忽然就不种了，要拿去做坟墩头，你叫我怎么想得通？王中旺说，我知道你会说这样的话，但是你想想，现在到处发生的事情，都是巨大的变化，比如前湾村一夜之间把田都挖成了水塘养鱼养虾，你想得通吗？但是人家赚到钱了。还有许许多多的新事物，都是等大家想通了再做的吗？等大家想通了，钱都给别人赚去了。

村长还是没有表态，沉吟着，王中旺继续做村长的思想工作，村长，你到底怎么说，你表个态呀——大概他没想到思想工作这么难做，有点不耐烦了，话又不太好听了，说，其实，你点不点头都无所谓，我有上头的批文，完全可以不征求你的意见，我是对你客气，才跟你商量的。村长说，那你就不用对我客气，也不用跟我商量。王中旺忍了忍脾气，语言又重新和善一

点，继续说，唉，毕竟是一个村的，抬头不见低头见，何况今后，我的公墓——说到这儿，他做了一个很大的手势，意思是说，他的公墓，很大——我的公墓还在你的地盘上，所以我是好言好语跟你商量的。王中旺的语气和善了，村长的心思也就活动了，口气也活动了，说，我又没有反对，我只是在思考嘛——对了，你的坟墩头，哦，你不叫它坟墩头，是叫公墓吧，你的公墓叫什么名字呢？王中旺说，王中王公墓。村长听岔了，奇怪道，怎么拿你自己的名字做坟墩头的名字，不晦气吗？王中旺说，不是我的名字，不是王中旺，是王中王，多有气派，多威风啊！村长说，气派是气派，威风是威风，只不过是个埋死人的地方。王中旺百无禁忌说，埋死人有什么不好，只要能挣钱，埋什么都好。向贵觉得他说得不好听，忍不住责问他，难道埋活人也好吗？但是王中旺耳朵聋了，听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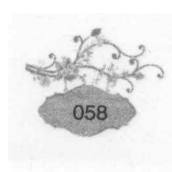
村长也不要听死人说话，他要和王中旺说话，他的心思一直在王中旺身上，只不过他采取的是欲擒故纵的方法，现在村长开始要擒了，话多起来，口气也有了变化，不再是铁板钉钉，绵软多了，他说，王老板，照你这么说，这还真是件好事情喽，他说得模棱两可，像是肯定，又像是讽刺挖苦，一般的人是判断不出他的真实态度的，可向贵知道村长已经基本同意了，因为他看到村长的脑门心子里冒出一股青气，就知道村长的心思活了。这股青气王中旺是看不见的，因为他还活着呢。但王中旺很聪明，他虽然看不见村长脑门心子里的青气，却从村长的口气中一下子听到了明确的答案，顿时喜形于色说，就是的，就是的，这是双赢，是功德无量的好事啊。村长微微一笑。向贵以为这事情就算谈成了，但他很快就发现，村长其实还没有被搞定呢，微微一笑，只是个开始。向贵接着听下去，也才知道，现在的村长跟他那时候当村长比，眼光和水平都不一样了，他是不得不服的。村长微笑着跟王中旺说，王老板，你是我们村的人，你知道我们村的风俗，坟地怎么能建在村前呢，你这个方案，用的地，可都是南边的地。向贵以为王中旺被难倒了，但是王中旺和村长一样都大大地超出了他的估计，王中旺说，说出来，什么风俗，只是个迷信而已，但这一点，我早考虑在其中了，经济补偿，一次性的，只要涉及开门见坟地的人家，我一次性支付——他声音忽然低了，而且凑到了村长耳边，说了个什么，大概就是那个数字。向贵是猝不及防，没来得及及时凑过去，没听清。但向贵觉得奇怪，周边也没

有别人，就村长和王中旺，他为什么要凑到村长耳朵边上说，难道他知道向贵在偷听他们谈话吗？

村长听了王中旺咬的耳朵，身上一颤，脸上绯红起来，眼睛里也有疑问。向贵就猜这个数字是非同一般的，要不就是很小，要不就是很大。接着，王中旺得意地跷了跷拇指，说，怎么样，够意思吧？向贵就知道，这个数字小不了。果然村长是被这个数字打倒了，他愣了愣说，你说话算数？王中旺说，说话算数不算数，口说无凭的，我给你们立字据，签合同。王中旺说完，双手一交叉，抱在胸前，等着村长表态。村长开始是点了点头，后来又摇了摇头，说，不对呀，还是有问题，你把我们村南边的好田都弄去了，我们没地方种粮，交公粮怎么办，口粮怎么办？王中旺说，你村后还有那么多田呢。村长说，那都是自留地，宅基地，何况那里都有各家的私坟，年长日久的，多少代传下来了，私坟已经很多了，怎么办？不能扒掉它们种粮食吧？王中旺再一次把嘴巴凑到村长耳边，这次向贵有了准备，迅速地凑了上去，就听到王中旺对村长说，我一次性给村里一笔补偿金，下面的工作，请他们迁坟，都迁到我的公墓去，这个事情，就交给村长你做，换这么多钱，你不合算吗？你太合算了！他做了个手势，表示给村里的补偿金是多少，向贵看不懂，但村长看懂了，他的脸再一次绯红起来，比刚才还红，身体也不由自主地扭动起来，最后，村长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又闭上了，他把王中旺的话和所有的意思一起吃了进去。

一直到这时候，向贵才突然惊醒过来，他顿时惊出一身冷汗。起先他只不过在听他们讲事情，看他们斗智斗勇，他完全是个局外人，与己无关的，但在感情上，他是略偏向村长这一边的，他希望村长坚持住，不要让王中旺的生意做成，为什么呢？他也没多想为什么，也许只是有点小心眼而已。过去许多年，王中旺的爷爷王守财跟向贵关系不好，一直不对付，他其实帮过他很多，但王守财从来不领情，一直对他小心眼，何况王守财的孙子要靠死人发财，向贵的心眼再大也不可能大过他。可是向贵的反应比较慢，何况他已经死了，他自己也知道，死人总是会犯一点糊涂的，一直等到村长和王中旺达成协议了，向贵才意识到出了什么问题，就是说，刻着他的名字的墓碑，就要迁移了，要迁到王中旺的公墓里去了。

向贵跳了起来，他现在的能力比活着时候大多了，轻轻一跳就能弹到



半空中，何况这一回他是急了，用了力的，一跳就跳到了很高很高的空中，朝下一望，村子里早已经在动工了，大片绿油油的庄稼，已经被活生生地锄掉了，有几条他熟悉的小道，也已经改了向。向贵虽然只看了一眼，但他已经看出来了，一切都在为王中旺的公墓做准备了。向贵急得大声叫喊，你们要搬你们搬，我不搬，我死也不搬！喊了几声，发现自己又喊错了，我已经死了，怎么说死也不搬呢，那么该怎么说呢，真是的，人死了，真是犯糊涂，应该倒过来说，我不搬，我活也不搬！他就又把话倒过来喊了一遍。当然他也知道，他们是不会理睬他的，不会受他的影响的。这么多年了，从他活着到他死了，他从来没有见过活人受死人影响的事情。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要喊出自己的心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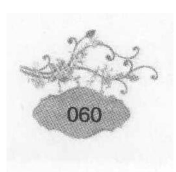
就在向贵不服气大喊大叫的时候，他又看到王中旺拿出了第二张纸，向贵赶紧凑过去又看，发现这是一张私墓迁移的协议，向贵也看不懂，只是听王中旺对村长说，每个私墓给0.5平米的地皮。向贵对这个0.5平米有点疑惑，他不知道0.5是个什么概念，到底有多大。他当村长的时候，说地皮从来都是用亩来说的，小一点就用分，从来不说平米。但向贵至少有一个印象，平米要比亩小得多，但到底小多少，向贵没有折算过，他算不来。其实，也不用他算了，因为村长已经跳了起来，说，0.5平米，你开玩笑，你以为是一只老鼠还是一只小猴狲？村长急，王中旺不急，他还笑眯眯的，说，那你以为是什么呢，你以为还是一个人啊？那只是一把灰。他做了个手势，抓了一下，意思是说，他用手都能抓住的一小堆灰。向贵生气地说，王中旺，你睁大眼睛看看，我是一把灰吗？告诉你，我是一个人，一个死人！王中旺根本不把他的话听在耳朵里，更不放在心上，他只是对村长说，够了够了，足够了，立一块石碑而已，要占多大地方啊？村长说，什么叫而已，万一村上有人嫌小呢——我告诉你，不是万一有人嫌小，肯定个个都嫌小，你这0.5是凭什么规定出来的？王中旺说，我没说只有0.5，要想大一点，睡得舒服一点，完全可以，再增加面积就是了。村长的眼色一亮，但他瞧了王中旺一眼，立刻就明白了，眼色也随之黯淡下去。果然，王中旺说，要增长面积很容易，我的公墓有的就是面积，要多大有多大——村长打断了他，说，那是要钱买的吧。王中旺说，那当然，不要钱的事情这世界哪里去找，你又不是不知道，弄这个公墓，我的成本，可以说出来的成本和不可以说

出来的成本，加起来有多高，我不说，说出来怕吓坏你。村长说，所以，你要在死人头上抠回来。王中旺说，什么死人头上，说得多难听啊，我可不是发死人财的，你见过哪个死人会给别人掏钱？还不都是活人掏的，所以我的生意，跟别人的生意是一样的，活人生意，不缺德的。村长哼了哼，可能是对他说的不缺德不能同意，又不好意思拉下脸皮直接反对，只能哼哼了。王中旺又说，村长你放心，对村里的私墓，如果要增加面积，我有特别的优惠。村长说，怎么个优惠？王中旺说，村长你知道的，公墓的地，寸土寸金，比城里的别墅还卖得贵，何况我的公墓，山清水秀。村长不高兴了，说，山清水秀是我们的村子。王中旺说，一样的，一样的，现在我们的村子就是我的公墓，都是一家人，所以，一律打七折。村长说，七折是多少？王中旺说，三万五千块一平米。稍一停顿又说，对外是五万二，这样算起来，七折还不到一点。村长吓了一跳，他瞪大了眼睛，但是他的大眼睛很无力。向贵不由想起从前自己家养的一头老黄牛，劳累了一辈子，最后老死了。老黄牛临死的眼神，就是这种眼神，是想活却活不下去的感受，很让人心酸。村长无力的大眼睛并没有打动王中旺，他给村长递了一根烟，站起来，拍了拍屁股，其实他是坐在凳子上，屁股上并没有灰，但他还是习惯地拍了拍屁股，走了。

村长拿着王中旺给他的那根烟，呆呆地看着王中旺远去的背影，自言自语说，就这么走了，就这么样了？停了停，又说，不这么样，还能怎么样？说着就掏了火柴，点了烟，吸了一口，吐出长长的烟雾，再说，唉，真是好烟啊。

王中王公墓就这么被搞定了，向贵的叫喊抗议都没有用，他不搬也得搬，当然也不是他一个人，村子多年来死去的人，都和他的遭遇一样。所不同的是，他们的墓大小不一。小辈有钱的，会给老死人再增加一点面积，家里穷的，或者小辈小气的，就不增加了，让老死人就住0.5了。向贵的小辈，发展得没有向贵好，他们家是气数往下走的，掏不出钱来，就让向贵住了0.5。向贵倒也不计较，他活着的时候，就不是个计较的人，死了还计较什么呢？王中旺说得不错，0.5也足够了，要那么大干什么呢。

公墓迅速而顺利地建起来了，村里也热闹起来，来安葬死人的，来看墓地买墓地的，还有来买了墓地再倒卖的，总之是人来人往，还带动了村



里的商业，村里人纷纷在家里开了小店，随便卖点给死人用的纸钱供品和给活人用的饮料食品，挣的钱都比种田多得多，谁还愿意种田呢。

向贵搬家后不几天，王守财也搬进来了，他就在向贵的紧隔壁。也算有缘，他和王守财，从活人到死人，都做邻居。他活着时候，是帮过王守财的忙，可是王守财不领他的情，看到他总是低低头，避开，一个笑脸也没给过他。一直到不再斗地主的时候，他仍然夹着尾巴，看见向贵还是鬼鬼祟祟心术不正的样子，好在向贵心胸比较豁达，不怎么跟他计较。

他们都已经去世好多年了，这么多年来，他们各自住在自家的地头上，离得远，也不来往。没想到许多年过去，他们又搬到一起了。王守财来后，向贵主动上前跟他打了照面，发现王守财和活着的时候不大一样了，也不躲避他，也不鬼鬼祟祟了，还大大方方和向贵打招呼。向贵奇怪地说，王守财，你变了。王守财说，你废话呀，我死了，当然变了。向贵也笑了，说，你是人的时候，总是鬼鬼祟祟，你当了鬼，反倒人模人样了。王守财看了看向贵的墓地，摇了摇头，哀其不幸地说，怎么你的房子这么小，我的房子这么大？向贵说，这就叫六十年风水轮流转。王守财说，是呀，想当年，你是民兵连长，我是地富反坏，你们家的房子多大，我们家的房子多小，而且，你们家的大房子本来还是我们家的。向贵说，不过那也不是我抢你的，是乡政府分配的。王守财说，我不跟你说过去了，人老了才喜欢说过去呢，我们已经死了，就不说过去了，看看现在吧。向贵说，现在又倒过来了，我是0.5，你是豪宅呀。王守财又是摇头，又是哀叹，说，怎么说呢，这话叫人怎么说呢？向贵说，从前老是听老人说，生死无常，生死无常。

他们一起停顿下来，不说话了，朝远远近近的墓碑看看。住在这里的人，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不认得的、陌生的人比熟人多，他们的墓也是有大有小，墓碑的石材质地也不一样，坟前供给他们吃的和用的东西，更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他们看了看，就笑起来，笑着笑着，又说话了。王守财说，其实，住这么大的地方，我不舒服，空荡荡的，太浪费了。向贵说，人家都喜欢大房子。王守财说，我就不喜欢，王中旺非要这样。向贵说，你孙子孝顺你呢。王守财说，才不是呢，别以为我不知道他，我听见他跟他老婆说，都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他的面子，为了他的生意，为了他们活人的事情，跟我们没关系的。我活着的时候，早已经习惯住小地方，我死了，他

们就不把我当人了，也不问问我的意见，自作主张就把我搬过来。向贵说，多少人羡慕你的坟墩头呢。王守财说，虽然你当民兵连长和当村长的时候对我还算客气，但我一直不喜欢你。我死的时候，好开心，因为从此以后可以不和你做邻居了，可现在又不得不和你做邻居了。向贵说，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他们和和气气地说话，相处，习惯了重新做邻居的生活。

有一天向贵醒来听到喜鹊叫，向贵不知道今天会有什么好事，他和王守财一起坐在自己的坟前，看着来来往往的死人和活人，后来向贵就被一个身影吸引了，这是一个妇女，向贵觉得有点熟悉，但一时又想不起来哪里见过的，把他村子里的妇女挨个想了一遍，又把远亲们也想了一遍，都不对。向贵正费思量呢，妇女转过身来了，她面对了向贵，向贵仔细一看，认出来了，竟然是小妹妹！

真的就是小妹妹，她点着头说，哥哥你早。向贵惊讶地说，真的是你呀，小妹妹？小妹妹说，我刚来的时候，也不知道这是在哪里，后来时间长了，就慢慢地发现了，这地方原来就是你家的村子呀。这么漂亮，青山绿水，真是葬死人的好地方。向贵说，那你怎么会到这里的呢？我好像听说，你后来到外地去工作了。小妹妹说，是呀，后来我就死在外地、葬在外地了。可是我死了以后我家的小辈生活老是不安逸，老是有问题，不是老大离婚，就是老二遭贼，三病两灾也不断。后来他们就请人算了算，结果算出来，说是我的原因，说我在他乡不安心，又说我要是不安，他们就永远不得安逸，完全是胡说八道。我自己的小辈，我疼他们、保佑他们还来不及，怎么会折腾他们，这完全是迷信。但他们就相信，于是就把我迁回来了，也不跟我商量。不过，他们给我找的这个公墓倒是不差，他们帮我搬家的时候，告诉我这是最贵的了，是希望我住得好一点，好让他们的日子太平安逸一点，嘻，没想到让我遇见了故人，哦，不对，是故死人。

小妹妹说着笑了起来，王守财也笑了，向贵却没有笑，他还是有点疑惑，有点奇怪，忍不住说，怎么会呢，怎么会呢，你那时候比我小不了多少呀，最多小一两岁吧，怎么现在我这么老了，你还这么年轻，还不到四十吧？小妹妹笑了，说，这有什么奇怪，你连这个都想不到？向贵的脑筋一直是直的，转不过弯去。小妹妹说，我早死罢了。向贵说，你怎么会早死？是

生病，还是出了什么事故？小妹妹说，你别管我怎么会早死，那时候我跟着你，拿死人骨头玩的时候，你妈妈咒我要早死，我就早死了，是你妈妈咒的嘛。向贵急了，说，不是的，不是的，不可能，不可能，我妈妈总共只骂过你一次，她骂过我许多许多次，骂了十几年，我也没早死呀，再说了，我们村上的小孩，都被骂了十几年，也没有早死呀。不信你问王守财，他小时候也玩死人骨头的。小妹妹说，你急什么呀，我跟你开开玩笑的，人都死了，还追究怎么死的有什么意思，不说了。

王守财在一边半天没搭上话，吃醋了，说，当年我也跟你一起玩的，你现在只跟他说话，眼睛里就没有我，你还嫌弃我是地主成分？我虽然是地主成分，可我自己不是地主，再说了，现在早就不讲究成分了嘛。小妹妹就抿着嘴笑。王守财说，幸亏在这里遇见了你，心里舒服些，否则我烦也要烦死了。这么多人挤在一起，我不喜欢。我喜欢安静，本来一个人在自家地头上，多自在，多逍遥。向贵本来是比较好说话的，但是受了王守财的影响，就赞同他的说法说，我也不喜欢太吵闹，活着的时候没办法，死了还不让人清静。王守财说，王中旺，我认得你，你只顾自己挣黑心钱，连规矩都不要了，连人情都得罪了，连死人都不顾了。向贵说，是呀，给我们搬家，也不征求我们的意见，说搬就搬，对我们死人太不尊重了。小妹妹劝他们说，哎呀，算了吧，什么对死人不尊重，总比我们小时候拿人家的骨头当玩具好一点吧。向贵和王守财两个互相看看，想了想，觉得小妹妹说得也对，就不吭声了。小妹妹又朝村子的方向指了指，说，再说了，现在村里最好的地盘都给我们死人占了，现在已经不是活人对死人尊重不尊重了，现在是死人挤走活人了。

他们听了小妹妹的话，就到高处朝村里看了看，果然发现，整个村子北移了。尽管现在村子离公墓远了许多，但还是有许多人家将房子改了向，不再朝南，而是朝东或者朝西，甚至有的人家宁可将房子朝北，也不愿意开门见坟。向贵说，他们动作蛮快的。王守财说，这是必然的。向贵说，当初你孙子决定建公墓的时候，大家都已经想到了，我看到村长跟他讨价还价了好半天。王守财说，你别说他是我的孙子，我没有这样的孙子，从古到今，哪有坟墩头建在村子前面的，这么大的坟墩头，不仅埋了自己村上的死人，还埋了更多的外人，生人，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也不知道是怎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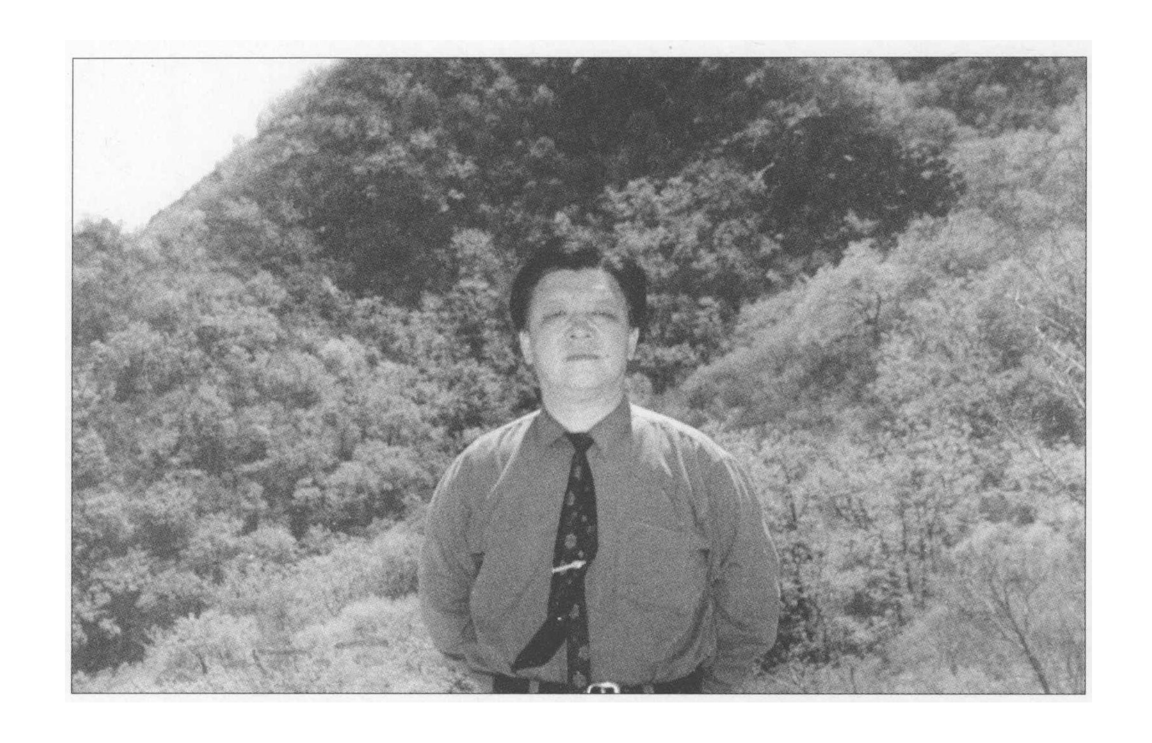
死的人，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死人待在一起，村里人还能有好日子过吗？听王守财这么说了，他们都沉默了一会，后来小妹妹又说，我听说，本来有一条高速公路要通这里的，就因为有这个公墓，结果高速公路就避开改道了。王守财说，是呀，谁不怕被鬼索命呢，公路从坟墩头穿过去，开车的和坐车的心里肯定寒丝丝的，就容易出车祸。向贵说，其实这是迷信。小妹妹和王守财同声说，虽然是迷信，但他们就是这样想的。向贵说，你们两个说话，怎么口气和句子都一样，好像商量好了的。轮到他口气里有点醋意了。

本来应该住在村后背阴里的死人们，现在仗了王中王公墓的势，堂而皇之地住到村前来了，他们在村前灿烂的阳光下、在最美丽的山青水秀的地方，过着亮堂堂的舒适的美好日子，而村里活着的人却越住越远，住到北边的背阴里去了，太阳只能照到他们的屁股。

中篇小说

zhongpianxiaoshuo





孙春平小传

孙春平，男，满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江心无岛》、《蟹之谣》、《阡陌风》，中短篇小说集《路劫》、《老天有眼》、《怕羞的木头》等，作品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东北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人民文学奖、小小说“金麻雀奖”等奖项。

一路划拳

□ 孙春平

斟满杯

如果跟你说，有这么一个人，几十年走南闯北东去西行，坐火车不仅刻意不买票，还把逃票当成了一种刺激、一种兴致，甚至当成了一种瘾头，你信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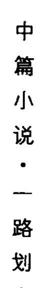
如果我再说，这个人近些年非但不贫穷，腰包里还多有余资闲银，并时常有些大大方方的扶贫济困之举，他所供职的单位也从来不在他的差旅票据上刁难，而且他在铁路上还不乏手握实权的朋友，在车票最难搞的客流高峰时段也只需一两个电话，便有人将原始股一样的车票送到他的手上，可他仍要独自品尝那种无票乘车的兴奋与刺激，这你还信吗？

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

我信的理由很霸道，因为我就是那个人。

而且，除了我，还有我至深至厚的一个朋友。

我的逃票生涯是从十岁开始的。那年是1960年。1960年像一块烧得通红的烙铁，压在像我这岁数人的心头上(当然，还包括所有比我年长的中国人)，那印记可就相当深刻啦。因为天灾，也因为人祸，中国人连续挨了三年的饥饿，当时我家住在城市里的平房，我妈在南窗下圈出一个小栏子，在里面养了六只鸡。对，你问得不错，人都饿得眼儿蓝，哪还有粮食喂鸡？可鸡比人好将就啊，草籽野菜啥都吃，薅野菜撸草籽正是当年我这么



大的孩子力所能及的活计，还有上山捕蚂蚱下河抓蛤蟆也正是孩子们乐此不疲的游戏。须知，蚂蚱和蛤蟆可都是禽类绝好的美味佳肴啊。

养鸡盼下蛋，可鸡蛋却很难进入我们的嘴巴，甚至一家之主的老爸都难享得这份待遇。我妈对鸡蛋的处理是卖掉，再用卖鸡蛋的钱去黑市上买来高价的粮食，好让锅里的菜粥变得稠一些。我家共有姐弟六人，加上爸妈就是八口，外加年节还要孝敬乡下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仅靠爸爸一人的工资休想再买回一粒黑市的粮食，因此一家人对家庭主妇的战略决策都无异议。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主，不经那个年月，哪会有如此深切的理解。

别人无异议，我却有委屈，因为卖鸡蛋的任务只能责无旁贷地落在我的头上。爸爸要上班，妈妈要操持家务，有无时间且不论，若大人们卖鸡蛋的事一旦被单位和街道知晓，轻则上会检讨，重则开除公职甚至送去劳教，那叫走资本主义回头路，满世界都在喊"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还了得？而我的两个姐姐则正在读初中，除了功课紧，女孩子脸皮薄，也是妈妈不舍得对她们实行高压政策的重要原因。三个弟弟或还穿着开裆裤，或正七岁八岁讨狗嫌，又岂能担此保家卫腹的重任？我是家里男孩的大头顶(长子)，在经过无数次的好言抚慰恶语咒骂以致笤帚疙瘩鸡毛掸子劈头盖脸的思想工作之后，便只能噙着眼泪屈服于慈祥母亲深谋远虑的遣将安排了。

星期天，妈妈将十五个煮熟的鸡蛋塞进我的衣袋和裤袋。熟鸡蛋虽在水龙头下冲洗过，但还没凉透，很快便将热乎乎的温度隔着裤子传递到我的腿上。还没到冬天，那温度不诱人，诱人的是那温度传达给一个饥饿少年的美味信息。我使劲咽了一下唾沫，妈妈便变戏法似的又摸出一个鸡蛋，说我这儿给你留了一个，你卖完回来，再给你吃。记住，十五个，你回家交我十元钱就行，多卖的你去买笔买本看电影，我不管，随你便。

多年以后，我不时在想，妈妈真是个出色的民间经济学家和企业管理者，她无师自通地最先在家庭内部实行了销售包干制和奖优罚劣的激励机制。须知，当年熟鸡蛋的价码一般可卖七角钱一个，十五个便是十元零五角，给我的盈余空间留下了，却极有限，若有人包圆儿买去，你总要给人家打些折扣，那底限便只能是十元了。妈妈没上过学，算盘却打得如此精

细，不服不行啊！

十岁少年手里握着鸡蛋，去车站候车大厅的人群里穿行，嘴里小声问着谁买熟鸡蛋，眼睛却叽里咕噜地四下张望，只怕警察叔叔天兵突降。有人问，两元钱三个卖吗？我早算计过，如果按这个价码，我正好可以给妈妈拿回十元钱，但我跑腿练嘴外加胆战心惊的报酬呢？我能仅仅满足回家后只吃一个鸡蛋吗？十岁的少年多么盼望有一天能自己拿着入场券，挺着胸脯大模大样走进电影院，而不再像以前那样每次都躲在父亲腋下，还要故意弯腿缩头装作还是小孩子的样子。记得有一次，爸爸带我去看电影，临进影院门，我突然从爸爸手里抢过电影票说我拿着。爸爸没在意，却不防我哧溜一下钻到前面去，交了票就站在厅里往外看。无票的爸爸被坚决地阻挡在门外，他气得又恨又恼却无可奈何，指着我摇头苦笑，说你自己看吧，散场后出来找我。

为了体己钱，我摇头说，三元钱四个我就卖。那人笑，说你个小屁孩，挺会算计呀，把我当成不识数的二百五啦！

终于碰到了财主，是个中年汉子，他问，你身上一共带了多少个？都是熟的吧？我如实答了，并补充说我还带了精盐末。汉子说，中了，十五个我都要了，十元钱，没亏了你吧？我在心里算计了一下，点头了。十元钱十五个，和两元钱三个，虽说总额一样，但过程却大有区别。一勺烩的结果是我可以马上轻松地走出候车大厅，随意去玩去乐；而两元钱三个则需要我继续逗留在人群中像只怕人追打的耗子。须知，那个年月，舍得拿两元钱买三个鸡蛋的人并不多，碰上一次性甩出十元票子吃鸡蛋的则堪称大款，十元钱足可支付大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用。我接过票子，忙着给他掏鸡蛋，他却按住我的手，率先蹲下，对我说，你也蹲下给我剥，你不是说带着精盐吗，也拿出来，咱们就地解决，中吧？

下面的事就是我剥鸡蛋他来吃。鸡蛋煮熟后妈妈曾立刻丢进凉水里拔，所以就很好剥，这里有个热胀冷缩的原理。我剥得快，他吃得也快，一个去了皮的熟蛋送到手上，他先对半掰开，分别在精盐上蘸一蘸就进了嘴巴，再见他嘴巴抿了抿便没了。十年后，我去乡下插队，曾亲眼见过一次蛇偷吃鸡蛋的情景，那蛇有一米多长，大嘴一张，一个鸡蛋便囫囫囵囵吞进了肚子。农家的那个鸡窝里有五只蛋，眨眼之间，便变成了蛇腹间五个圆

鼓鼓的大疙瘩。我胆小,虽心疼,却不敢上前蛇口夺食,只能远远地看新奇。那蛇偷吃完了,再爬到碗口粗的树干旁,缠绕上去,用力一勒,那五个疙瘩立刻都消失了。那一刻,不知为什么我想到了这个吃鸡蛋的中年汉子。我还叹服妈妈的未雨绸缪,记得妈妈送我出家门时,特意将一个小纸包塞进我衣袋,我问是什么,妈妈说是精盐,我本不情愿出来做小贩,赌气地说,你是让我卖鸡蛋还是让我卖精盐?妈妈说,带上,不沉,有人要当场吃,你就把它拿出来。妈妈还特意叮嘱,人家要不用,你可把精盐带回来呀,家里炒菜还能用呢。由此,十岁的少年可推理判断,在遣派我出来执行任务前,妈妈肯定亲自来候车大厅做过市场调查,甚至身体力行地卖过鸡蛋也未可知,不然,她何以安排得如此周密细致呢。

旅客们围得越来越多,像街上人看耍猴。我看到有人的喉结在颏下耸动,甚至听得到那一声声吞咽口水的咕咚声,也许,那就包括我自己没出息的吞咽。我还听到有小孩子在怯怯地请求,“妈,我也吃鸡蛋。”但随即就是巴掌落到小孩屁股上的重重一击,再接着就是孩子放声地哭号。汉子不为所动,十五个鸡蛋风卷残云,只是从我手里接下最后一个剥好的鸡蛋时,才开始变得有些斯文,掰下蛋白和蛋黄,一块块地放进口里慢慢地咀嚼。

这天的买卖还算顺利,没发生什么意外之事。我听妈妈说,时常有饿急的人看别人吃食物,忍耐不住,便会突然蹿扑上去,夺下就往口里塞,也不管被抢的人怎样拳打脚踢,就是染着血水也要把那食物都塞进嘴巴。我要是摊上这样的事可怎么办呢?我豆芽菜一样的小体格抢得过疯狂的莽汉吗?那个损失是应该算我的还是算买主的呢?

我拨开人群的缝隙往外走,就迎到了那双熟悉的眼睛,那双眼睛很大,却有些发黄,眼里含着讥嘲的笑意。他抓住我的胳膊往外走,说:“你小子,行啊,没想也会干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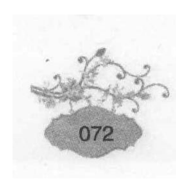
我感觉脸上烧起来,吭吭哧哧地说:“是我妈……让我来的。”

“你妈咋?你妈也是三天爬不到河沿,笨鳖一个。”

我恼了,甩开他的手:“你妈才笨鳖呢!”

他却嘿嘿笑了:“我是跟你说这个意思,还急眼啦?”

跟我说话的是我同一班级的同学,叫黄建国,因长着惹人注目的黄眼



珠，同学们都叫他黄眼儿。黄眼儿只比我大几个月，个子却比我高半头，但学习没我好，考试时常央求我给他递纸条。

到底是卖鸡蛋被人家堵住了现行，怕他传出去便觉理亏，我的口气缓下来："那你是啥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你的鸡蛋要是拿到火车上去卖，就能卖到一元钱一个，十五个就是十五元，比你这么卖多卖五元呢。五元钱干啥不好？"

我愣愣神，反驳他："可火车票呢？有去就有回，来回的车票钱一扔，还能落下五元吗？"

黄眼儿嘿嘿地鬼笑："咱俩的爹都吃铁路这碗饭，坐车还花钱？靠山吃山懂不懂？"

我又吭哧了："我可……不敢。"

"那你下回再干这事，就喊上我。我带你上火车，有那么两回，你就知道啥叫蹭车板啦。"

"能行？"我犹犹豫豫地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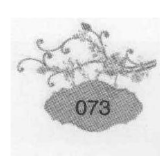
"行不行，你试一回就知道了。可有一宗，千万别跟你妈你爸说，跟谁也别说，戏法灵不灵，全靠布来蒙，明白不？"

我点头了，为那五元钱的诱惑，更为那无票乘车的刺激。十岁的少年，什么事不想尝试一下呢？

哥　俩　好

我的逃票生涯就这样开始了。又一个星期天，我怀揣着十五个熟鸡蛋，在站前广场与黄眼儿集合。黄眼儿提着一个饭盒，那饭盒用网袋兜着，原来他带了饭，难道他还想在火车上跑一天吗？我心里疑惑着却没问。他带我穿过广场，从西侧货场大门进去，又顺着铁道上了站台。后来我知道，想上站台除了走检票口，还有许多路线可畅通无阻。作为铁路家的孩子，我为这迟知的常识感到羞愧。

站台上已停了一列待发的列车。上车时，列车员阿姨拦住我们让出示车票。黄眼儿扬了扬手中的饭盒，说我爸让我给他送饭。列车员问你爸是谁，干什么的？黄眼儿指了指车尾，说我爸是晃旗的车长。他还信口说出一



个名字，但那名字不姓黄，肯定是他顺口胡编的。列车员说运转车长都在尾部，你直接送去就行了，还上什么车？黄眼儿说，我爸手上没粮票了，他让我直接把饭送到八家子，他跑零担小运转，不在这趟车上。列车员又说送饭一个人足够了，你还带上一个人干什么？黄眼儿委屈地叫起来，还能总叫我一个人送啊？他是我弟弟，先带他见习一趟，下回就轮到他了。

黄眼儿应答这些话时，从容而镇定，不带一丝的慌乱。所谓零担小运转，是那种见站就停的短途货运列车，卸下一些货物，再装上一些货物，开开停停的，很难保证正点运行。不像后来公路运输发达起来，这种零担发送的业务，铁路部门就基本放弃了。可能就因黄眼儿嘴巴上熟练地挂着这些铁路上的专业术语，列车员阿姨不再深究，摆摆手，让我们上车了。

开车了。黄眼儿小声对我说，咱们在八家子下车，这一段不过一个来钟头。你快去卖鸡蛋，能都卖了最好，卖不了也别着急，回来的车上还能卖。我起身就走，他又一把扯住我，说给我留几个，我帮你卖。我想给他留五个，但他只抓了四个。我不知道五个和四个的区别究竟有多大，但既是人家说帮忙，我也就不好计较了。

在火车上卖鸡蛋的确就好出手多了，而且是一元钱一个，基本不用讲价。小有不同的是，在火车上很难再碰到一次性包圆儿的大主顾，买主都是带着老人或孩子的旅客，一般都是三两个，好在我手上的鸡蛋并不多，在车上走了两遭，裤袋与衣袋都彻底空瘪了下去。

八家子本是个不大的集镇，但因有两条铁路在这里交汇，小集镇便渐渐发展起来了。时光的隧道回溯得久远一些，这里肯定有过只有八户人家的历史。黄眼儿带我走出车站，便见了一处集市，虽没有熙熙攘攘人声鼎沸的热闹，但也让城里来的人有了别开生面的新奇。令人可气的是，黄眼儿并不带我去集市上看热闹，却偏领我往集市边上的小胡同里钻。胡同里不时可见有黑紫脸膛的农民站在路边，手里搓捻着几粒粮食，不过是高粱玉米之类，也有搓着黄豆的。很快，黄眼儿在一个搓捻玉米的农民身边站定，接过那人的玉米粒看了看，小声问，我想要五斤，有吧？农民说，巧了，我也就这么多。黄眼儿问，大叔给个价？农民说，两块五，便宜到家了。黄眼儿笑，大叔真敢要，这可是耗子嗑过的，你欺负我是小孩子吧？农民咧出一口黄黄的牙齿，也笑，哪吒小，敢闹龙宫。你这大侄，我一搭眼就看出了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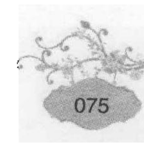
一般，人小鬼大。你要是想买没经过耗子嘴巴的，再往里找，他要是低于三块，我这些东西都白给了你。黄眼儿坚决地说，那就两元一斤，我要五斤，十元。有你站在这儿等的工夫，兴许就又挖到一个耗子洞啦。

因两个人都在说耗子，我便生了好奇，从黄眼儿手里接过玉米粒看。原来那玉米粒都没了芯子，按书本上的说法，就是没了胚胎。在回去的火车上，黄眼儿给我进一步说明，说老鼠那东西别看小却极精，它也懂藏在洞里的粮食怕潮，一潮就要发芽，所以在将玉米藏进洞后，先将发芽的胚胎部位吃掉。饿急了的农民去田野里找鼠洞，撞了大运的一下就能挖出三五斤粮食，挖出更多的也有。我说，你不怕吃了经过耗子嘴巴的粮食得鼠疫呀?黄眼儿说，所以我才又换了苞米楂，蒙谁也不能蒙自个儿，对不?

黄眼儿讨价还价的能耐让我对他刮目相看并为之惊异，他把经过鼠口的玉米粒换了苞米楂的过程更令我叹服。他跟那位农民议好价后，便打开一直提在手上的饭盒，里面原来是空的，只团放着一只小布袋。农民接过袋子，闪身进了胡同深处，返身回来时，便将已有了些分量的袋子交到黄眼儿的手上。黄眼儿抓出一把玉米看了看，又掂了掂袋子的分量，才将十元的票子递过去。握钱在手的农民笑出一脸的灿烂，摩挲黄眼儿的脑袋，喜爱地说，这孩子，粘身毛，就是个孙猴子，精到家啦!

黄眼儿不理会农民的夸奖，拉上我又往胡同里钻，很快又用五斤玉米从一农妇手上换回四斤苞米楂。特别值得记叙一笔的是，那农妇抓了玉米看过后，就摇头了，说这是耗子洞里挖出来的，不换了不换了，要换也只能换三斤。黄眼儿说，大姨你不傻吧?把苞米轧成苞米楂，你还能不去芯子呀?耗子先替你把芯子嗑了去，大姨你少说也白捡了半斤的分量，偷着乐去吧。农妇仍摇头，那我也不换，和耗子同吃一口食，恶心不恶心人?黄眼儿放低了声音说，大姨，这苞米轧成苞米楂，你不一定非得自家吃吧?像今儿似的，你还可以卖呀。说到这里，黄眼儿特意抓过一把农妇的苞米楂，送到眼前仔细地看，说我可得看仔细喽，小心你这苞米楂跟我的是一路货。那农妇愣愣神，便笑了，问，小子，你今年多大啦?黄眼儿答虚岁十一。农妇叹息说，跟你这孩子比，我家里的那个货，就知下死力气土里刨食，白活四十多啦!

远方传来火车汽笛的鸣叫，黄眼儿说车来了，拉着我往火车站飞跑。



我一路跑一路想，十元钱若直接买苞米楂，也许只能买三斤，可让黄眼儿这么一倒手就变成了四斤，还让两个卖主都对他好一番夸奖，他的便宜真是占大啦！别看他平时对什么是乘数除数商啊积的整不明白，可在这路事上，他的精明若打100分，我就连及格都难啊！

黄眼儿此行占的便宜并没有就此打住。他又用与来时大同小异的办法哄得列车员让我们上了返程的火车。车上的旅客不少，不像来时是始发车，没座，我们就面对面站在了车门旁。我想起了他怀里还揣着我的四个熟鸡蛋，便问他卖没卖，没卖我好抓紧时间完成任务。没想他问我，跑了这半天，你饿没饿？我说早饿了，恨不能生嚼了你的苞米楂。黄眼儿笑，从衣袋里摸出两个熟鸡蛋，说那还等啥，一人一个，先垫垫肚子。我问，不卖啦？他嘻嘻笑，说还卖个屁，都碎成这样了，还能卖吗？确实，经过刚才的那一阵疯跑和上车时的挤撞，鸡蛋早已磕碰得没了模样，想卖也要打折了。看我无言，他又说，你手里不是已经有十一元钱了吗？十元交账，一元归你，这两个鸡蛋咱俩一人一个吃掉，就算充饥了，这叫按劳取酬，对不？我问，你手里的那两个呢？黄眼儿又鬼鬼地笑，却不将那两个鸡蛋拿出来，只是说，那两个也不能卖。你想啊，你今天要是交出去十二元钱，你妈就要问你怎么卖得这么多，你说不说实话？而且，你今天交了十二，往后交多少？再交不出这么多可就自讨挨骂啦。谁家的大人都这样，都不讲理。所以我的意思，那两个也留咱俩吃，但要等明天，行不？

我想明白了，黄眼儿事先特意从我手里要去四个鸡蛋，那是经过处心积虑的策划和周密细致的算计。我为这种策划和算计心里很不舒服。但细想想，我也并没吃亏，不仅可如数向妈妈交上十元钱，自己还落下一元私房钱，而且，又可有两枚熟鸡蛋入腹。他呢，似乎也应该得到这份酬谢，毕竟是他给我出的主意，又是他带我不买票坐火车，一路上还长了这么多的见识。我虽心里疙瘩着，也只好眼看着他将鸡蛋香香甜甜地送到嘴巴里去了。

第二天放学，黄眼儿拉我一块回家。铁路住宅多沿铁道而建，他拉我在道肩上走。那是一条调车线路，用时少，闲时多，他看看前后无人，便一屁股坐在钢轨上，让我也坐。我心里还惦着那两个鸡蛋，便一切听他吩咐。黄眼儿果然从书包里摸出鸡蛋，同时摸出的还有一个装止咳糖浆的小玻

璃瓶。我问你病啦?他不答,却拔去塞子,送到我鼻下。那浓烈的味道让我大惊,你还要喝酒呀?黄眼儿笑,说不喝点酒,就白瞎了这么好吃的鸡蛋了。这酒是我从我爸酒瓶子里偷倒出来的,只一点点。我摇头,不不不,我不喝。黄眼儿说,我教你划拳,谁输了,喝两滴,行不?听说学划拳,我的兴致来了,问你会呀?黄眼儿说,我也是刚从我爸那儿偷学来的,还没真比划过呢,咱哥儿俩都学会了,往后就有伴儿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那是我今生第一次喝酒,也是第一次划拳。哥儿俩好啊,三星照啊……五魁首啊,六六顺啊……这套酒令很上口也喜兴,两个稚嫩的声音先还是压抑的小声,后来就放开了喊,惹得身边经过的人不住地回头看,有人撇嘴还有人远远地甩石渣,说这么点小屁孩,怎不学好?我们才不管呢,越发呼喊得激情热烈。

那天,为怕回家让妈妈闻到嘴里的酒味,我和黄眼儿在铁道边撅了好几棵玉米当甜秆,嚼了,谁还管那味道是酸甜还是苦涩呀。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那以后,我就有意避让,不与黄眼儿同去火车上卖鸡蛋了。避让也是铁路上的一个术语,就是同向行驶的列车,为给后面的列车让出线路,而停在车站避让线上。事情不过如此,奥妙我也都看明白了,我犯不上再像尾巴似的跟在他的后面并且让他分享我的利润与快乐。当然,有时我们也会在火车或八家子集市上不期而遇,我就学着大人们的样子表现出格外的惊喜和亲热,并想法编造出一些未能和他同行的理由。粘上毛就是猴的黄眼儿也不说破,只是越来越少主动约我同行了。

慢慢的,我由在火车上卖鸡蛋悟出了门道,并进一步拓展了借蛋生财的门路。我发现八家子集市也有农民在偷偷地卖鸡蛋,但基本都是生的,而且比城里黑市上的便宜,五角钱便可买一个。我将来时在车上刚刚挣到手的十五元钱拿出十四元,一下买了二十八个鸡蛋,再用余下的那一元钱求集市上的住户煮熟,我再带这几乎翻了一番的鸡蛋到返程的火车上去卖,到家时手里的票子便几乎翻了一番。毕竟熟蛋的数量骤增,我就有意压低价格见利就走。有时实在卖不净,我便将蛋藏在一个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然后每天一个人慢慢享用。那个年月,县处级干部每月才有一斤蛋一斤黄豆的特供待遇,俗称"蛋豆干部",而市地级则是"肉鱼干部",每月

一斤肉一斤鱼。这么比起来，我暗中享受到的待遇已经远远超过“蛋豆干部”啦！经过这么一段往来不空手的实践，我开始体会到挣钱也会上瘾，就像有些人抽烟和喝酒，那瘾头会越来越大。我手里的私房钱已有几十元，大富翁啦！

我牢记黄眼儿的叮嘱，卖鸡蛋的新招法一直在对妈妈保密，因此妈妈的激励政策不变，每次仍是奖励我一个鸡蛋。可毕竟手里已握着几十元钱，我的秘密仓库里也时常藏有鸡蛋，所以再从妈妈手里接过鸡蛋时，我便觉烫手，吃进嘴里也觉有愧疚的味道夹在了里面。我把熟蛋用菜刀像切西瓜样劈成几瓣，分给弟弟们吃，也给姐姐吃，妈妈便欣慰地夸我“带才，有大头顶的样”。带才是北方话，是说兄长宽厚豁达的意思。可妈妈越这样夸我，我越觉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把我的秘密说给妈妈听。可犹豫来犹豫去，我还是闭紧了嘴巴，就像时下久禁难止的有些部门的小金库，那种可随意支配的诱惑毕竟太强大了。

有天夜里，爸爸和妈妈吵架了，也不是大吵大闹，妈妈只是捂着脸呜呜地哭，爸爸也只是坐在那里垂头丧气一脸无奈。我被妈妈的哭声惊醒，见此情景，又紧紧地闭上了眼睛装睡。原来老家的叔叔饿得实在受不了，吃了淀粉。可那哪是真正意义的淀粉啊，不过是将玉米秸高粱秸用烧碱那么搅和一下变成了粉沫状，烧碱的烈性犹在，入了人的肚腹就要闹腾，叔叔被烧成了胃穿孔，急送医院做手术。可手术费欠着呢，术后的恢复与保养也缺钱，爷爷打发人来急求爸爸雪中送炭。妈妈是家里的财政总管，狠狠心拿出了二十元钱。爸爸说这哪够，这是救一条人命呢。妈妈说，一家子人的命你就不管了？你能把大人孩子的脖子都扎起来？爸爸说，哪儿急先从哪儿来嘛，先跟街坊邻居借借看。妈妈说，这年月，谁家还有闲钱？但凡有一元，也要去黑市上捧回几两苞米面呢。有本事你去借借看！爸爸仍坚持要尽全力，妈妈便将家里仅有的二三十元钱都摔出来，说这就是全力，包括我从鸡屁股里抠出来的，明天我就要去粮站买粮，一家人一个月的口粮钱都在这儿呢！爸爸不管妈妈的眼泪和脸色，拿起钱就走，只留了几张零票子在炕上。

妈妈伏在炕上整整哭了一夜，天亮时，两眼都哭成伏天里的烂桃子。我等姐姐和弟弟们都上学走后，将自己的几十元私房钱都拿出来，说，妈

别哭了，我手上还有钱，都给你。妈妈见了那些钱，哭肿的眼睛瞪得比鸡蛋还大，问，你哪来的这么多钱？我再不能隐瞒，便原原本本将这一阵卖鸡蛋的事都说给她。我注意了，并将那一幕久久地铭印在我的记忆里，妈妈握钱的手在颤抖，一双眼睛久久地盯牢了我，喃喃地说，你这孩子，你这孩子……我听不出这话里含着的是赞许还是责怪。

几天后，爸爸跟我进行了一次异常严肃的谈话。在我的人生记忆里，爸爸如此严肃地跟我谈话的次数并不多，况且当时我只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少年，那是第一次，绝对是第一次，但爸爸把我当成了大人。当成大人的佐证之一就是妈妈一直坐在他旁边，虽然从始至终未有一言，但我知道那是表示她对爸爸的支持，就像有些单位的领导在发表重要的讲话时，左右要坐着众多的班子成员，那是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展示。

爸爸说："家里遇到了难处，你能帮大人分担忧愁，我和你妈妈都深感欣慰和感谢。身为一个刚刚十岁的长子，这很难得。但是，凡事都有限度，帮你妈妈将家里养鸡生的蛋卖掉，再贴补一些紧缺的粮食，这似乎可以勉强说得过去；若是再买了蛋去卖，国家的政策就不准许了，那叫投机倒把，一旦被人发现惹出事来，别说你，只怕我和你妈妈都承担不起这份罪过。所以，从今往后，你还是只按你妈妈吩咐的去办，至于别的招法，就是能赚再多的钱，也绝不许再干了。"

投机倒把的词一出口，令我大感震惊。那个年月，这个罪名，在我的心目中几乎同于杀人放火。爸爸在铁路局机关当干部，开的会多，读的书看的报也多，他的话不会有错。

妈妈没说一句话，却一直在抹泪。以我的猜测，也许那是妈妈在表达她对我的感激和歉疚吧，因为这个事，毕竟是她告诉给爸爸的，虽然爸爸并没打我骂我，但那番批评放在今日，就有了戒勉或严重警告的意思。

三 星 照

我的跑车板卖鸡蛋的生涯只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后来国家的经济形势好了一些，家里的粮食也不那么紧张了，加之报纸和广播中打击与取缔黑市交易的声音一日强似一日，已经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所以家

里养鸡生蛋的直接效益就是变为隔几天饭桌上可有一小盆鸡蛋羹了，生酱也炸了鸡蛋酱。坦率地说，就是因为有了这一年的经历，困难时期留给我的最深刻记忆是辛苦而不是艰涩，因为我每周至少可得到一个鸡蛋的营养补偿，如果在火车上卖得好，那就几乎是每天都可吃到一个鸡蛋！最明显的外在效果就是我的个子迅猛蹿长，几乎可以跟黄眼儿齐肩平头了，在班级的站队已从前几名撤到后几名。可能也跟跑车板有关，黄建国的眼珠子在不知不觉间竟不那么黄了，可同学们还是黄眼儿黄眼儿地叫，他也毫无办法。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他当时可能是因为营养不良患上了黄疸性肝炎，那种病是因为血液中胆红素增高引起的，病人的皮肤、黏膜和眼球的巩膜随之发黄，所以被人通称黄病。两个瘦弱少年在人民列车的铿锵声中悄然成长，就好像万亩贫瘠土地上的两棵秧苗，因获得了根须下不易让人察觉的丰富肥料，那枝那叶便茁壮得很扎人们的眼了。

虽然不再卖鸡蛋，但我和黄建国无票乘车的生涯却只是起步。仅靠父亲一人工资的家庭经济仍是窘促不堪，城市里的粮食和副食供应虽有好转但也仍是凭票供应，一人一个月三两油，逢年过节半斤肉，人们身体里缺少的营养太多太多。怀里揣着妈妈塞给的有限的钱，春天，我们去乡下买回豆子，秋天，我们背回了刚从地里刨出的红薯，春节前，我们甚至用破麻袋拖回家硕大的牛头和乱七八糟的猪下水，让邻居的婶婶大娘们生出许多惊叹。用同样多的钱，办回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都远远高出别人家一截的事，我们的暗器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不买票坐火车，到相对僻远的乡间去。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时期，我和黄建国不再像以前那样单兵作战，而是像两匹孤独的马驹，只要出了厩门，就自觉不自觉地凑到了一起。因为我们要远行，仅靠一匹马驹的能力很难找到茂盛的草场，更难抵御随时可能遭遇的风雪雷暴虎豹豺狼。我们需要鼓劲，需要安慰，更需要彼此的支持与协助，就像势单力薄的单干户终要合成互助组，就像两根小竹棍并在一起才是可夹鱼夹肉的筷子。八家子那样的集市我们已不屑去了。信心随着经验一起积累增长，因为我们发现，火车上无票乘车的队伍其实很庞大，但主要是那些休班在家的铁路员工，他们故意将油渍麻花的工装服披挂在身，横冲直撞于大大小小车站的出入口。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靠铁路

吃铁路，这似乎是早就通行于所有行业的公理。当然，像我们这样的半大孩子是少数。但这也正是我们的优势，我们没票也没钱，我们是铁路职工的孩子，我们可以信口编造出许多让人同情的理由，我们死猪虽小但不怕开水烫，那些车站或火车上的工作人员便只好睁只眼闭只眼，顶多吆喝上一声“小心让我下回再看到你们！”我们心里笑，脸上却做出老实沮丧样，哼，不信下回还能碰上你，也不信你下回还能认出我们！你就别敲铜盆吓唬耗子了，我们这两只小耗子已经成精作怪，早就不怕这种小把戏啦！

突然的一夜之间，无票乘车成了普及全民震撼世界的大风景，那就是红卫兵大串联。在此期间，我和黄建国，还有班级的其他同学去过北京、上海、杭州、南昌、广州、武汉、成都、西安等等等等，凡是能通火车的省会城市差不多都被我们“视察”了一遍。作为早已成了精怪的这些铁路中学的学生，傲视于那些像无头苍蝇一样乱飞乱撞的红卫兵们的优越之处就是，不管列车上挤成什么样子，我们总能安然地各守临窗的一个座位。办法嘛，说出来其实极简单，始发列车进站前总要经过入库检修，我们不过多跑几步路，抢在列车出库前钻进车厢，然后就怡然自得地守在窗前等着观看如涌潮扑向车门的人群了。

我和黄建国插队下乡的那一年是十八岁，去的地方离家不远，而且通火车，也就两三个小时的行程。这似乎跟按学校按班级的统一调派有关，铁路职工子弟中学嘛，总得找个离铁道线近能听到火车叫的地方。听说为争取到这一点，铁路局尽了极大的努力，包括答应给安置知青的县城和公社优先调派车皮。这一近，就给铁路知青经常往家里跑提供了便利之路，十天半月的，我们总要跑回城里去住两天，给肚里增加一点油水，松解松解疲惫的筋骨。至于火车票嘛，没有文件规定，更没人在大会小会上宣布，但在家长和知青们的心目中却达成了惊人的共识，铁路职工家的孩子嘛，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去大有作为，还买什么票呢，就好像进了自家房门还敲门，岂不显得外道吗?这个共识还影响到大多数铁路上的工作人员，只要让他们承认了你姓“铁”，那就绿灯放行，一路畅通了。

但这“共产主义”的好日子并没维持多久。铁路局来了军代表，军代表是个老八路，在部队里当着副军长，以严治军著称，据说对为时尚不久远的红卫兵运动深恶痛绝。他坐火车亲自巡察一番后拍了桌子，“这叫牛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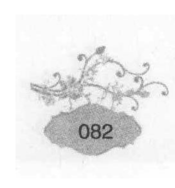
子拉车，乱套！半军事化的企业就要实行军事化的管理，以严治路，就要先从这无票乘车抓起！奶奶的，一帮小毛崽子，还没王法了呢，我看谁再敢跟我造反有理！”为严格推行此令，他从部队调来大批官兵，开进沿线车站登上所有列车，他不能让他的命令变成一纸空文。

这些背景资料我是从爸爸口里知道的，我所亲身感受到的气氛则是壁垒森严如临大敌。那晚，暮色垂临，我和黄建国跨下车门。下车的旅客不少，多数是知青，男男女女足有上百人。三等小站嘛，几组线路，不长的站台，没有地道，横空却架着一道看起来很单薄的天桥，要想出站，那是必经之路。但当过红卫兵的知青们谁守这个规矩，跨下车门，东南西北，便直奔了广阔天地。可那天的情况很特殊，站台对面停了一列货车，与刚停靠的客车正好夹成一条狭长的走廊，凝目细看，站台的前方和后方站满了身穿草绿色军装的士兵，一个个笔挺威严，密匝匝封堵了昔日可自由来往的去路。天桥登梯处已站了两位车站工作人员，正放声地喊，“下车的旅客不要拥挤，请经由天桥按顺序出站。没买车票的旅客请抓紧补票。”

这叫瓮中捉鳖，四面团团围紧，只留了那么一个出口，插翅难逃了。少数买了车票的旅客往天桥走，大批的知青们则挤在站台上不动，低声的议论与咒骂声嗡嗡嘤嘤。我对黄建国说，今天要倒霉了。黄建国问，怎么说？我说，老老实实补票呗。黄建国冷笑说，老爹成天跟着大轱辘转，窝囊不窝囊？我说，看来今天就得认了。黄建国说，愿认你认，顺着腚沟子流大汗，一天挣不到三毛钱，显你趁啊？他说的是实情，别看我们插队的地方交通还算便利，但分值却很低，出工一天也就挣两角多钱，年终还很难兑现。我咕哝说，那可咋好？黄建国前后看了看，又望定我，低声说，把你大棉袄脱下来给我。我问，啥意思？黄建国说，先别问，快脱，别让当兵的看见。

站台上乱乱糟糟，高挑的几盏灯也昏昏不明，想不让当兵的看到我脱衣很容易。我身上的棉大衣是爸爸前些年在车辆段工作时发的，后来他进了路局机关，这棉衣便给了我，左胸上还显赫地印着路徽和安全生产几个字。这一点，黄建国就没法跟我比了，他爸爸是运转车长，要跑车，工装难下身，所以就享受不到我这父衣子袭的待遇了。

黄建国穿上铁路棉工装，将黄书包塞给我，低声吩咐：“听着，跟大溜儿行动。”



我没听明白他的话，更不知大溜儿将怎么行动，却眼见着黄建国已拨开身边的人，大步向着列车尾部走去，还扯开嗓门喊："还发什么呆！赶快经天桥出站，都给我听好了，今天谁也别想捡国家的便宜！"

我惊呆了，黄建国要干什么?疯啦?可站台上的那些知青插友们却以为他是车站上的工作人员，避瘟神般地纷纷避闪，任由他迈着八字步一路直冲冲地往前走去。

黄建国继续高声亮嗓地喊："不许钻车！听到没有？知不知道钻车危险?敢钻车的加倍罚款！"

知青们怔了一下，立即就明白了，这响彻站台的吆喝等于提醒，眼下的唯一逃脱之路就是钻车，从对面的货车或身旁的客车下面钻过去，咫尺之外就是可扑展翅膀的自由天地。人们好像炸了群的羔羊，呼地一声扑散开，各寻了遁身的去处。执勤士兵的哨子尖厉地叫起来，随即就是奔跑而来的脚步声。那一刻，我呆了一下，就在一个士兵要抓住胳膊时，我一缩身，便闪到了客车厢下，由于慌急，脑袋还被车厢底梁重重地撞了一下。其实底梁距离地面足有桌子高，低低头缩缩身，谁都可以钻过去，尤其对于铁路职工家的孩子，孩提时几乎都玩过这种既刺激又可图近便的把戏。

顾不上疼不疼了，钻过列车我就顺着铁道往插队的方向跑，身前身后还跑着几个人。我一边跑一边往后看，不知黄建国是不是也跑出来了。没想，黄建国突然从铁道边一棵大树后闪出来，哈哈地笑：

"还跑什么，一帮惊枪的兔子！"

我喘息着，问："你、你也跑出来啦?"

黄建国得意地笑："我可没跑，咱哥们儿是从他们眼皮子底下走出来的。"

我说："他们没问你呀?"

黄建国说："问我什么？就咱，正经八百的铁路工作人员，《铁道游击队》白看啦?"

看他那得意的样子，可以想见他经过那些执勤官兵身旁时大摇大摆走出车站的样子，不能不在心底生出钦佩。这个黄建国，真是生错年代啦！

四 喜 财

我在乡下干了五年，然后选调回城，去的是市木材公司下属的一家大型储备库兼木材加工厂。木材储备库占地面积大，建在了市郊。那个地方叫冯家，离城二十多公里，坐火车要跑上两个区间。区间也是铁路上的专业术语，就是从一小站到另一小站的距离。

从此我就是通勤职工了。木材公司给住在城里的职工每人发了一张通勤票，全年定期，上面有个人的照片。有了这张票就了不得啦，进出车站掏出来晃一晃，一路放行没人细看。就因这没人细看，我周日再为家里去乡下买农副产品，就愈发浑身是胆雄赳赳，去乡下看那些尚留在农村的插友时也好亮出通勤票张扬显摆。可别小看这张不起眼的票，我怀揣了它，利用假日或串休日还去过不少旅游胜地，比如北戴河，比如泰山，最远到过山西，爬了五台山。有时遇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仔细验票，人家问，冯家在哪儿？我还以一副不以为然的痞相，反问，那你说在哪儿？工作人员翻起眼皮看看我，把票一退，就算放行了。一个区区不挂名的郊区小站，他当然难以确定在中华大版图上的具体方位，这便是他的虚处。我以虚避虚，做出理直气壮的样子，此一招屡试不爽。细想想，经验与诀窍还是来自黄建国，跟了忽悠的会哄哄，随了唱的会哼哼啊。

可我的逃票师傅黄建国却远没有我的这份幸运了，他留在了乡下，而且极可能还要永久地留下去，究其原因，则是因他自己，怪不得别人了。就在我选调回城的头一年初秋，他回家看生病的母亲，独自跑回了城里。按以往的习惯，知青点的人从城里回乡，常常是午后上车，傍晚下车，赶回青年点是在入夜时分。可那次，黄建国回来时我们已在吃早饭，而且他落汤鸡一般浑身精湿，还不住地打喷嚏，钻进屋子忙着换衣服。我扔下饭碗去问他，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一夜没睡呀？黄建国答，他前半夜就回来了，可正赶上下雨，就躲进了路边的一个窝棚，那窝棚四面漏雨，就把他浇成了这个德行。我心里疑惑，昨夜确是下过雨，还挺大，雷雨交加，雨前我们还跑到场院苫盖了一阵粮食，但雨来时是在子夜前，那个时候他早应该跑回青年点了。见我这样问，黄建国便显得有些不耐烦，说隔道有雨你懂不懂？这儿半夜下雨，火车站那边也得等到半夜啊？我再问，反正也浇湿了，你就

抓紧跑回来呗,还傻了巴叽地守在窝棚里沐浴天霖啊?黄建国越发焦躁,说你烦不烦,看我浇成这样你看着高兴是不是?阿——嚏——

可我的疑惑半月后就得到了证实。那天,青年点突然来了一个乡下姑娘,说是来找黄建国。留守做饭的女同学问你是谁?姑娘坦率地说我是他对象。女同学大惊,黄建国有对象啦?这是新闻啊!便解下围裙急奔了村东高粱地。正在挥镰的黄建国一听女同学吵儿巴火地叫他快回青年点见对象,脸刷地就白了,又瞪眼呵斥,什么对象,少胡说八道!女同学哈哈地笑,人家自己说是你对象嘛,好事,挺漂亮的,就是脸黑点,别掉进煤堆里就行,小心不好找。说得正割地的知青和社员们笑翻了天。

听说那天黄建国一回到青年点就把那个姑娘扯进了男知青的房间,不仅关了门,还上了闩。中午我们回去吃饭时,做饭的女同学挤眉弄眼地指着房门,示意大家快去看,可房门推不开,我们只好扒窗户。

姑娘背对着窗户坐在炕沿上,垂着头,看不太清楚,但从侧影看,浑浑圆圆的挺丰满结实,虽说脸庞确是黑些,也还清秀。姑娘可能在哭,不住地抹眼睛。黄建国则站在地心,不住地挥手让我们快滚蛋,看情景真是和搞对象有关了。

姑娘是过晌我们又下地时离去的。傍晚,黄建国坐在我旁边不说话,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

我问:“你真搞对象啦?”

黄建国嘟哝说:“那天,我也就是随口说说,没想她还认真了。”

我追问:“哪天?”

“就是我坐车没赶回青年点,被雨浇了那天。”

我再问:“原来那天你没赶回来,是去搞对象啦?”

黄建国再嘟哝:“不是大小季儿,正巧赶到那儿了嘛。”

原来那天黄建国仍是按老习惯乘坐傍晚的列车返回青年点,但快到站时,车上突然验票,并将没票的旅客都推搡到餐车上。来铁路局军管的副军长调派官兵执行过一段任务后,因考虑到部队要拉练,而且总派官兵执勤对车站的形象也有负面影响,便另起炉灶,机动灵活地搞起了“掺沙子”。“掺沙子”是当年很流行的一种政治手段。副军长的具体做法就是从铁路抽调一部分工人去地方上当工宣队,再从地方企业抽调工人来铁路

上执行任务。这批地方上的工人早对福利待遇相对优厚的铁老大又嫉又怨,这次派他们上了火车,首当其冲的目标便是对准了我们这些经常无票乘车的铁路子弟,出手凶狠,可比老猫戏鼠,又可比傻子抓蛤蟆,不攥出尿不罢休。黄建国一看火车已进站,执勤的那些人又横眉立目不肯通融,便史无前例地主动从腰包里摸出票子,说快给我补票,我要下车。站在一旁的黑脸姑娘也急将钱递上去,说我也到站了,先给我补吧。没想那工人竟嘿嘿一笑,说你们不是好占国家的便宜吗?你们不是人民铁路的孝子贤孙吗?还补什么票啊,好好坐车吧,今天我让你们把便宜占个够! 说完又大声对守着车门的人吆喝,把门给我看紧喽,没有票的谁也不许下车!

车停了,又开了,轰隆隆越驶越快。姑娘看着窗外,急得直跺脚,眼泪都哗哗流下来了。黄建国安慰说,哭管什么用,大不了从下站再走回来。姑娘说,我妈正病在床上,看我天黑不回家,还不急死呀。黄建国问,你不是知青?姑娘摇头,说我妈病了,让我进城去找我舅借钱买药,我还是头一次自个儿坐火车出远门呢。我舅在铁路上开火车,他送我上的车,还说不用买票,有人问提他就好使。黄建国叹息说,以前好使,今儿就不好使啦。姑娘问,大哥,你是哪个青年点的?黄建国报了地名,那姑娘立刻说,我家在六里桥,与你们那儿就隔一道河,我一会儿下车跟你一块往回走,行不?

没想两人的这番低声对话都被一旁正戏弄老鼠的猫听进耳里,未等黄建国回答,猫已转身粗声大气地奚落姑娘:“我说你挺大不小的姑娘还知道个寒碜不?没见过男人啊?眼看天就黑成锅底样了,你跟他搭帮走,就不怕他是个臭流氓把你拖进高粱地开了苞呀!”

猫的话音未落,脸颊已挨了黄建国重重一拳。众猫见状,急扑向这只胆大包天的耗子。耗子的双臂被按住了,脸上也挨了几拳,但腿脚却还在踢蹬反抗,直踢得餐桌上的调味瓶子四处翻飞。怒不可遏的黄建国扯嗓大骂:“我操你妈,你们才是臭流氓!当众侮辱妇女不是流氓是什么!爷今天就不下车了,我要去铁道部告你们,我就不信天下没有说理的地方!”

被圈赶到餐车里的无票乘客多是血气方刚的知识青年,见有人挑头,立即同仇敌忾,摩拳擦掌,骂声震天。无票乘车固然缺理,但认了错补了票后,顶多再加些罚款;但执行公务人员不懂规章,将无票乘客强拉过站,又当众欺辱妇女,便过分了,孰重孰轻,一目了然。心中早对路外人员上车胡

为怀有不满的列车长急忙从前面赶过来，先是对黄建国和那姑娘赔礼道歉，又对怒目而视的众人亲切安抚，见列车又缓缓进站，便不失时机地急令打开车门，请大家赶快下车，闭口再不提补票的事了。

黄建国带着那位姑娘进了候车室，才知夜间返程的都是直达快车，能在我们下乡的那个小站停车的只能等到第二天早晨。依黄建国的意思，那就等吧，两个区间，少说也是四五十里路呢。可姑娘央求黄建国，大哥还是带我回去吧，早到家一分钟也让家里人早一分安心，咱俩快步赶，估计过了半夜总能到家了。

黄建国心软了。姑娘的话总有着以柔克刚的威力，尤其是对黄建国这样还没谈过女朋友的小伙子。两人上路了，顺着道肩一路疾行，一路说笑，先是笑骂火车上那些虚张声势的东西，接着就聊起彼此家里的情况。黄建国知道了姑娘叫于金霞，初中没念完，见学校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教室里连块完整的玻璃都不剩，便绝意不念了。黄建国还知道于金霞家里是下中农，五口人，姐姐出嫁了，除了爸妈家里还有个弟弟读小学。

夜色浓黑，秋风飒飒。当头顶响起隆隆的雷声掠过刺眼的闪电，带着浓浓雨意的凉风也扑面而来时，两人才有些慌了。正是漫荒野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好像黑夜中的茫茫大海，闪电的乍亮中，那随风起伏的秋庄稼便成了汹涌的波涛。于金霞吓得又要哭，夜色中也不再怕羞，拉住黄建国的胳膊一再地问，大哥，这可咋整啊？黄建国强作镇静，借着闪电的光亮，发现了铁道旁不远处有一个高高耸立的窝棚，那窝棚有点像江南的吊脚楼，四根粗柱将人字型的草寮高挑在秋庄稼上空，那里夏天时肯定开过瓜园，窝棚便是种瓜人守卫果实的岗楼与哨所。黄建国拉着于金霞往窝棚跑，安慰说，不怕，咱们先找地方避避雨，这季节的雨长不了，雨一停咱们就接着赶路。

两人刚刚跑进窝棚，粗大密集的雨鞭便横扫而来。比雨更凶猛的是狂风，那窝棚本已多日无人栖身，狂风一起，棚顶的油毡纸和茅草霎时翻飞而去。雨水如注，劈头盖脸，黄建国和于金霞急蜷躲到窝棚一角。比风雨更可怕的是炸雷，那一天的雷响得邪乎，又焦又脆，一声声震耳劈响，似耀眼的金蛇在头顶不断地盘旋狂舞。黄建国和于金霞都是读过书有些自然常识的人，知道在无遮无掩的田野高阜之处遭遇雷电的危险，劈击毙命不过

是瞬息之间的事情。尤其是于金霞更是大惊大骇,一月前,就是在她家的那个村子,有一男孩就是在荒野被雷击死的,浑身炭黑,面目全非,惨不忍睹。于金霞亲眼见过那个孩子的死状,所以哪还顾得羞涩,在一声接一声惊天动地的霹雳声中,吓得抱了脑袋往黄建国怀里钻,浑身都抖起来了。

随着雷雨来的还有冰雹。若说四面临风的窝棚还能遮挡一些风雨的话,对砸落而下的冰雹几乎就丝毫不起作用了。冰雹足有秋后的枣子般大小,如碎石溅飞,如弹雨横扫,劈头盖脸,密密层层。于金霞抱头惊叫,喊疼喊怕。那一刻,黄建国一下将于金霞推翻在窝棚一角,然后伏身掩压在她身上,就像战场上掩护炮火中的战友。

雷电远去,冰雹渐息,秋风秋雨却仍在飒飒不休,天地间的温度陡然下降十几度。于金霞想推开黄建国,但黄建国却伏在她身上不动,那健壮的身子竟烧灼起来,呼吸也变得粗重。于金霞以为他病了,发烧了,便再推,还不住地问,黄大哥,你怎么了?黄建国的手却突然伸向于金霞丰满的胸部。于金霞怔了怔,明白了,身子也腾地烧起来,并下死力地推他,嘴里喊,你! 你干什么! 你流氓! 可这种时刻,一个女孩子哪里是一个健硕男子的对手,且已被压在人家身下。黄建国越发昏头涨脑肆无忌惮,一把扯开了于金霞的裤带。于金霞哭了,大声求告,黄大哥,求求你,别,可别呀! 我日后还要嫁人呢!黄建国气喘吁吁地说,那你就嫁我,咱俩搞对象。于金霞推拒说,想搞对象也得以后说,你今天说的话不算数! 黄建国吼,谁他妈的说话不算数,就打雷劈死他!

一切就那么发生了。事毕,于金霞蜷坐在那里痛哭,黄建国赤裸着身子抱着她,用自己的身体为她挡雨取暖。天亮前,雨住风停,两人上路,一路都无话。黄建国将于金霞一直送到六里桥村口,然后回到青年点。

但那天,黄建国只跟我说了因逃票被多拉出几站,回来时跟于金霞同行并遭遇雷雨的事,关键环节他则避而不谈。上面我描述的那些细节是他后来才断断续续跟我说的。当时,我对于金霞以对象的身份专程跑到青年点的事起疑,便追问,你是不是跟人家……整了什么事?黄建国瞪眼否认,没有,绝对没有! 我追问,你没跟人家“打架”?黄建国怔了怔,竟哧地笑了,还伸手打了我一拳,去你的,你懂什么叫“打架”?我再问,没“打架”人家大姑娘家家的能跑来说是你对象?黄建国吭哧了一下说,我当时只说想跟她

搞对象,她也……没说同意不同意……

关于“打架”,是我们刚下乡时闹出的笑话。一个女知青看两只狗在交配,动作挺怪异,便好奇地问身边的农村大嫂,它们在干什么?大嫂不好直说,便说狗打架呢。正好一个乡下汉子走过,听后不由大笑。大嫂气得瞪他。汉子问,你瞪什么瞪,想打架呀?这个笑话流传甚广,演绎的版本也很多,直到前些日子我看到一个手机段子,也是这个笑话老树新枝的翻版。当年知青下乡,闹出的这类笑话多啦!

半月后,于金霞再次光临青年点。那天是傍晚,来的却不只是她一个人,还跟了她的父亲和两个乡下小伙子,都铁塔般精壮,每人手里还都提着锹镐,那锹板更磨得光洁雪亮宛若镜面,在晚霞中映出血一样的光彩。黄建国一见来人这般模样,脸立刻变了颜色,连说话都结巴了,急拉于金霞进了青年点。那几个乡下汉子不说话, 只是横成一排站在青年点院子里,手里拄着锹镐,死盯着房门的眼睛里却透着鱼死网破的杀气。我看大事不好,慌忙召集所有男知青,每人也抓了锹镐,都蹲在房门前,装作刮擦锹镐上泥巴的样子。而女同学们则远远地躲着看,一个个花容失色,连话都不敢说了。

足足有两顿饭的工夫,于金霞独自走出来,脸上还挂着泪痕。她走到父亲跟前,低声说,爸,回去吧,建国答应一个月后结婚。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院子里的人都听到了。她父亲闻言,用鼻子哼了一声,把镐往肩上一搭,转身就走,两个小伙子也紧跟上。走到院门时,于金霞的父亲又扭过脸,脸上换了装出来的笑模样,大声说,同学们,金霞和建国结婚时,你们都来喝喜酒,我就不一一请啦!

那夜,我陪黄建国坐在村外的高冈上,仰望夜空中的繁密星斗,他不说话,我也闷着。时值深秋,夜已很凉,草窠里的秋虫叫得有气无力半死不活。两人带的老旱烟都卷光了抽没了,他总算憋出了一个臭屁:“妈的,只一回就种上了,哪曾想啊。”

这就等于把一切都承认都交代了。我深深地叹口气,说:“是啊,只指望坐火车不买票能省俩小钱儿,哪曾想还让你白捡了这么大的便宜!”

黄建国起身往回走,扔下话:“中了哥们儿,你别埋汰我了,我知道我这亏吃大啦!”

黄建国和于金霞的婚礼是在青年点举行的，实际上却是于家操办。于家杀了一口留待过年的猪，那猪才半大，百十斤，正长骨架，没多少肉，当地俗称克郎。于家还杀了几只鸡，鸡却挺肥，肉汤里浮了厚厚一层黄油，抢了秋膘嘛。黄建国家里谁也没来，只说都在忙，婚礼上宣读了他爸他妈寄来的贺信，写得热情洋溢，祝贺儿子儿媳幸福美满，在革命的道路上携手互勉，共同进步。只有我知道黄建国根本没敢把结婚的事告诉他爸他妈，因为那封信是由我代笔操刀，再塞进城市里的邮箱寄过来，遮遮人眼目而已。

为了支持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干革命，生产队特意将一处库房腾出来，修修补补，再抹上一层大泥，刷了石灰，给黄建国做新房。队长说等来年向上级申请下木材指标和宅基地，再给他们盖新的宅院。结婚后，黄建国就搬出去单过了，青年点每月将他的粮食称出去。说句厚脸皮的话，那一阵，我刻意注意的是于金霞的肚皮有没有变化。从小的光腚哥们儿，这么一扎根，就等于把招工回城的念想彻底掐断了，乡下的女孩子哪个不想和城里来的男知青搞对象啊！我几次问黄建国，不是人家变着法儿的讹你吧？黄建国肯定地说，没讹，她这两个月真没来。我傻乎乎地再问，她没来什么？黄建国踢了我一脚，说你个生犊子，不懂别问。

入冬的时候，于金霞的肚子果然挺起来，显然怀了。看来黄建国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挺到位，先把住了种子这一关，早播早种还保了苗。那八字宪法是水、肥、土、种、密、保、管、收，据说是经毛主席御笔钦定的。我们这些男知青私下里忙着替黄建国给孩子起名字，大家一致叫好的是“六月”，不管男孩女孩都可叫，还挺别致上口，但深层次含义却透着无聊知青的刻薄。当地有一个玉米品种叫六月鲜，早熟却低产，因秧棵矮，乡下人又叫老母猪跷脚，意思是猪一扬头一跷脚就能吃到棒子。每年阴历六月，乡间青黄不接最害粮荒，这六月鲜正可救一时的紧急，所以农民们还是要在房前屋后种一些，况且收下它，腾出地还可抢种萝卜白菜，也算复种了。

家里有了孕妇后，黄建国不再好好在生产队里挣工分，时常天不亮就不见了身影，入夜后才回家，不是说老爸心口痛，就是老妈扭了腰，都等着他这个大孝子回去照顾。可每次黄建国一回到家，他的小屋子就飘出煮肉的香气，招惹得连猫狗都去他家门外撕咬徘徊。有时我忍不住口水，也溜

过去，每次总能分享一顿口福。须知，那年月，要想荤腥落肚，只有过年啊。黄建国给人们的说法是，老爸老妈听说儿媳有了身孕，攒下副食票买的。可我却知黄建国必是故伎重演重操旧业了，他跑车板，窜市场，从甲地去乙地，再从乙地奔丙地，省的是车票钱，赚的是价差。一个人要顾三张嘴，谁知要颠簸出多少辛苦啊。

第二年春天，于金霞生了一个女孩。听说，为给孩子起名字，两口子没少吵架，最后，黄建国一跺脚，自己跑到公社给孩子落下了户口。回来时，他抱着孩子来到青年点，手里还拿着户口本，笑哈哈地说，叔叔姑姑们快来看看你们的小六月，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啦。我心里一惊，急抓过户口本，那孩子的名字不是黄六月又是什么?同学们一时都哑了嘴巴，窘促得不知说什么好。我捅了一下黄建国，低声说，你何苦嘛，同学们不过是开开玩笑。黄建国仍哈哈地笑，我真心实意地感谢大家赐名，六月，不错，真的不错，有纪念意义嘛。可大家都看到了，笑哈哈的黄建国的眼睛里，已漩动了苦涩的泪意。

那年秋天，我选调回城。那次选调的幅度很大，我们青年点一下就走了六个。按黄建国的家庭成分(那个年月很讲究这个)和表现，本来他是有足够竞争力的，可就因为结了婚扎了根，什么也别说，一票否决。几次知青评议和贫下中农推选，他连面都没露。我们走的那天，生产队特意套了一挂大车送站，很多社员和同学来送别，黄建国仍没来。在人欢马叫的热闹中，我特意跑去他家，可门上挂着铁锁，一家三口都躲出去了。我猜想得到黄建国的心情，那些天，于金霞的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包括他们还不懂事的孩子。

五　魁　首

刚回城的头两年，我每隔一两个月，总要利用星期天跑回插队的地方去，看看乡亲，看看同学，主要还是惦念老朋友黄建国。说句心里话，除了那份心情，腰里揣了通勤票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前些年尽做无票乘车的鬼祟事，冷不丁有票在手，便如同穷汉子捡了狗头金，不显摆烧得慌，不用活用足更觉亏得慌啊。

先回去的那几次，我总是要买些糖果糕点或小衣小裤之类带给六月，有时没买什么，就塞给于金霞三五元钱，让她替我给小侄女买。可一来二去的，黄建国不让了，他把我从青年点的饭桌上拉下来，一直拉进他家去，进屋就喊上酒上菜。那酒菜可比一穷二白的青年点好多啦，有鱼有肉，有时还有大对虾，六个头一斤的，绝对野生的，按时下的行市看，那就是海中极品啦!

黄建国一边斟酒一边说："兄弟，你的心意我和你嫂子领啦，可你一月挣那俩工资也不容易，千万就别再勒肠刮肚啦。我跟你碌碡砸碾盘，石(实)打石(实)地说，我眼下想方设法划拉到手里的钱，一个月盘点一下，比你们回城的六个人加在一块还多呢，这你不能不信吧?"

于金霞打了他一下："咋没等喝就吹起来了?"

黄建国说："我吹了吗?我一个礼拜出去两趟，哪次回家交你手上的少了二十啦?你问问他们的工资是多少，一月也就一百九十大毛，学徒工，都是这价，过一年涨两块，三年后才是三十八块六，这没错吧?"

也许是借着酒力，也许确是想说服我以后再不要往小六月身上花钱，黄建国把我回城后他的一些想法和光辉业绩都说了。看到同学们一拨又一拨地回到城里去，他痛苦过也绝望过，甚至和于金霞商量过离婚，等他选调回城后再复婚。但后来咨询过政策，说只要是结过婚的，尤其已有子女的知青，选调时都不在范畴，这事也就罢了。黄建国找到的心理平衡点就是赚钱，你们回城当工人老大哥有政治地位，那我这屯老二就留在乡下争取吃饱喝好吧，我不能没了政治地位再让老婆孩子挨冻受饿是不是?他不再指望挣生产队的工分，他把时间与精力基本都用在跑车板上。比如他发现一个靠海的小镇虾皮很便宜，一元钱一斤，他买上十斤二十斤，背到火车上，再用废报纸分成小包，每包二两，窜到车厢里卖，五毛钱一包。虾皮那东西腥咸适度，老少皆宜，在火车上可随口下饭，带回家还可做调味品，况且他分成小包后出手便宜，一元钱就可买两包，所以每次都轻松出手。至于坐火车，他当然还是不买票，能蒙就蒙，能躲就躲，实在蒙躲不开，那虾皮足可做糖衣炮弹，乘务人员得些好处，面对的又是正宗的铁路子弟，也就枪口抬高一寸，放他一马了。别看这虾皮一包只挣两三毛钱，可利润大，几近百分之百，集腋成裘，他的腰包就迅速鼓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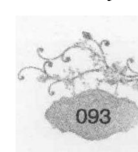
黄建国再一项倒卖的重点是肥猪肉。他跑乡间的集市，专买那种白亮亮状如豆腐的肥膘肉，坐车带到城市去，街道里的婶婶大娘们非常欢迎。那是个缺少油脂的年代，我们所在的这个省份，城市居民每月每人只供应三两油，逢年过节凭票每人也才可买到半斤或一斤肉，家庭主妇们急需补充油脂的不足。黄建国对症下药，“贼”不走空，利润也相当可观。

那年冬天，我再去青年点。刚进屯，就有蹲在墙根晒眵眯糊的老大爷告诉我，哟，你来啦。赶得早不如赶得巧，你哥们儿正挨批判呢。我忙问是谁。老大爷说，张口闭口喊最铁的还有谁，快去看看吧。

我急忙跑到生产队部，见已满登登挤了一屋人，炕上坐满的是爷们儿，地心站满的是半拉子(半大不小的小伙子)，窗外还围着抱孩子看热闹的妇女。黄建国背靠北墙而立，墙上贴着横标语，“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打击投机倒把”，是用废报纸写的。我估计这标语肯定出自我们哪个插友之笔，没直接将老同学的名字张扬上去，算是留了一点情面。再看黄建国的表情，我绷紧的心弦登时松弛下来。他一副嬉皮笑脸，很没当回事的样子。有老农问，建国，你给大伙好好说说，你在外面是怎么把别人的钱绕到你腰包里的?黄建国说，这话不对，咱一没偷，二没抢，更没绕，咱是专把屎壳郎往秃脑门子上摆，明明晃晃，一清二楚。在乡下有人愿低价卖，咱买了；进了城，又有人愿意高价买，咱呢，也就卖了。彼此都愿意，两好见一好，就像丫头小子搞对象，摇头不算点头算，还绕个什么呀?又一老农说，你既有这本事，何苦做贼似的自个儿在外面这么偷着整呢，干脆，大伙选你当个副队长，专管副业生产，往后你就带着大伙一块干，大家多少都挣点，总比一个个都憋得登登的强吧?

人们轰地笑起来，笑得窗外的妇女羞红了脸，有泼辣大嫂骂，开会呢，不许胡说八道，回家跟你老婆登登去! 人们便笑得更响。这里也有个乡村的典故，说一个农妇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想跟邻居借点钱买粮，又知邻居也不宽绰，便委婉地说，大哥，我这两天紧得嘎嘎的。那大哥回答说，我也正憋得登登的呢。乡间的笑话，多涉点黄，意到为止，不可多想。穷苦的年代，不这般自讨一些乐子，又怎么活呢。

等笑声落下，黄建国扭头问生产队长：“队长，这可是贫下中农的呼声，你要是让我当了副队长，我一定使出牛马之力，多少能让大家的腰包



鼓溜起一些，一年之内见效果，行不?”

队长绷着脸说:“这个批判会可是公社要求开的，你严肃点，别嘴巴唧唧的好不好(东北方言，嘴上不严肃，巧辩诡辩)? 这回你跑城里去投机倒把，让人家派出所抓住，又叫公社把你领回来，够丢脸的了，还是深刻谈谈你的认识吧，不然公社也不能让你过了这道关。”

黄建国立时垂下头，还瘟鸡似的耷拉下两个膀子，做沉痛反思状：“是，我错了，我放松了阶级斗争这根弦，我对不起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我死有余辜，但我不能辜负了大家的期望就死，我想在死之前再为广大贫下中农做点啥，哪怕咱队上一人手里多揣进一元票子呢;我罪该万死，但眼下也不能去死，因为家里还有老婆和孩子，我那败家娘们儿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我那孩子也小，还不能跟社员们一起改天换地挣工分，所以我还得死皮赖脸地活着，总不能再把那娘儿俩拖累给大家吧。为了表达我真诚悔过的决心，我给诸位叔叔大爷大哥大嫂大妹子大兄弟敬一根烟吧。”

黄建国说着，便从衣袋里摸出两盒香烟，那烟盒红亮亮，里面还裹着白亮亮的锡箔纸，是牡丹牌。他撕开烟盒，一人一根递送。老农们接烟在手，舍不得抽，横在鼻子下使劲地嗅，又拿在眼前仔细地瞧。有人喊，省中华，市牡丹，工人阶级大生产，咱老农只配卷旱烟，建国你牛×啊，这可是州官的水平啦!

黄建国应话说:“我牛粪吧。这是准备在外面给能熊住咱的人打溜须用的，今儿个就溜须老少爷们儿，拜托大伙说一声黄建国检讨得挺深刻，就中啦! ”

黄建国散烟散到门口，与我四目相碰。他怔了一怔，随即给了我当胸一拳，笑骂:“你小子，大伙吃只蚂蚱也落不下给你一条腿儿! 好，你来的正是时候，快去替我写上一份深刻检讨，这回可不愁过不了公社那道关了! ”

那天，挨完批斗的黄建国拉我回家，进了屋就喊于金霞快备酒菜，还从炕橱里摸出一瓶酒。我的天，国酒，贵州茅台呀!一瓶足顶我半月的工资!我急按建国开瓶的手，说留着留着，留过年带回家给大叔喝，可能老爷子这辈子还没享过这个口头福呢。建国说，过年的我已提前送回家，这一瓶专是等你来喝的。美酒滴滴饮下肚，斗私批修话无数，这酒你一定得喝。我

说，不喝这酒我也替你写检讨。建国的嘴巴啧啧起来，翻眼瞪我，说看你说的，好像我真想拿这酒换你几个破字儿似的。实话跟你说，就是你写出天花来，我也不会交那个狗屁检讨书，谁愿咋着咋着，咱哥们儿大嘎秃子打立正，一手擎着啦！人家南方早就不提投机倒把这个词儿了，自由交易的事比咱们这边做的也大得多，哼，也就咱东北吧，还抱着死教条当经书呢！

那是我今生第一次喝茅台。美酒下肚，神采飞扬，建国又嚷着要划拳。我阻止，说可别顶风上，人家刚批判过你，你就在家里山呼海叫地喝大酒，还整封资修“四旧”这一套，你自找着让人家再把你拉回去弯腰撅腚啊？建国说，咱压点声，酒令也玩时髦的，我看哪个犊子还敢跟咱们扯哩哏儿楞！我问，划拳还有啥时髦的？建国比划着起来喊，一元化呀，两分法呀，三结合呀，四伟大呀，五洲同呀。我故意说，地球上七大洲四大洋，那两个洲就不同啦？建国说，那两个洲冰天雪地，除了企鹅和北极熊，连个人影都见不着，你跟谁同去？连毛主席都说五洲震荡风雷激，你小子敢说毛主席说的不对？我们两人哈哈大笑，齐齐将杯里的酒干下去。

应该特别说明的是，这是1978年的冬天，“四人帮”已经粉碎两年多，极“左”的阴霾还弥漫在祖国的天空，但毕竟，劲风在吹，乌云在散，云朵的缝隙间已不时闪射出一道耀眼的光芒了。

六　六　顺

我在市郊那个叫冯家的地方干了四年。头两年，我心满意足脚踏实地，将粗大的圆木加工成有棱有角的方材板材，但很快我就厌倦了，疲沓了，站着这山望着那山高了。我不能起五更睡半夜总跑通勤把大好青春都扔在车轱辘上啊，我不能满足于手抱肚顶满身树油子只认个红松白松硬杂木，我也应该有更远大的理想追求啊。思来想去左右权衡的结果，我把目标盯在了市报社，我要当记者或编辑，我的内在依仗是读初中时作文写得好，而且这些年我一直爱读书爱看报，只要坚持练好这份内功，我不信没有出人头地之日。

人生的目标确定后，我的业余时间除了吃饭睡觉，基本就伏在了家里的小桌上，像一只雨后的蜗牛，在稿纸的格子间坚韧而顽强地向着既定的

目标蠕爬。我这人智商不高，但有一个优点，就是韧性较强，俗话说就是一根筋，顺着一条道能够跑到黑。报社的编辑对我说，你的文字基础不错，但这么无头苍蝇似的乱飞乱撞不行，要多注意有价值的新闻线索，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我挠头说，我整天在木材公司的大院里转，哪有那么多的线索呀？编辑说，我这里倒不缺线索，可报社人手紧，记者们又不愿跑那些穷乡僻壤，不知你愿不愿去？我忙表态，说只要不影响我正常上下班，让我去哪儿都行。编辑说，有句丑话要说在前面，因为你是业余通讯员，报社不会支付差旅费用，这也得委屈你了。我再表态，说这不成问题，咱好歹也算出自铁路世家，就是你给了差旅费，我还懒得去排队买票呢。这话把编辑说笑了，还伸出巴掌在我肩头拍了两下。多年以后，再想起说过的这番话，我便感到脸热，当时还是年轻呀，连起码的矜持都不懂。你有什么可显摆的呢，不过像娄阿鼠似的鬼祟祟惶惶然逃票乘车，那也值得张扬吗？

客观地说，以我的韧性和吃苦精神，那两年我接连在市报发表了一些新闻通讯稿，而且篇幅越来越大，发表的位置也越来越显著，有的还被省报加了按语转载并获得了年度优秀新闻奖。因有了这些硬性条件，我先被报社借调当了见习记者，后来便彻底结束了跑通勤的艰辛，衣袋里揣进了正经八百的记者证。用黄建国的话说，你小子出人头地啦！

那一年我三十岁，不光可算晚婚模范，还被人称为快乐王老五了。也不是我歪瓜裂枣愁销路，此前给我介绍女朋友的也不少，但就是因为单位在远郊，又是个连工匠都不如的锯材工，择偶条件便大打了折扣。我心里发狠立誓，洒家若是调不回城里，那就宁肯要单独练了！

“五一”放假，黄建国对我说，反正你光棍汉在家也闲得挠墙，跟我去沈阳玩两天如何？正好我有个生意上的朋友，欠着我一个人情，早就邀我去呢。我跟黄建国去了沈阳，游故宫，逛北陵，吃的挺生猛，喝的也挺欢畅。实话实说，去沈阳的时候，我们二人还是没买车票，玩的就是心跳嘛。但回来时，建国的那个朋友便把事先买好的票塞过来，而且是软席。建国笑嘻嘻地说，你看你，整这个干啥，纯粹是浪费呀！

开车的时候是傍晚，快到家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广播里突然说，不知哪位旅客将孩子丢在了车上，请丢失孩子的旅客马上到餐车认领。软席车厢紧挨着餐车，作为记者的新闻敏感，我立刻起身，问黄建国不一块去

看看热闹?黄建国慵懒地说,今儿真喝高了,肚里的酒到现在还没过劲呢,愿凑热闹你自个儿去吧。

去餐车看稀奇的旅客不少。据列车工作人员说,孩子是放在一个柳条筐里,柳条筐塞到了车座底下,因孩子哭,才被列车员发现,可能是被人有意遗弃,从柳条筐和包孩子的小被子看,遗弃孩子的是乡下人。我挤到前面看,那只柳条筐正放在餐桌上,孩子则抱在列车长怀里。列车长是个女的,挺年轻也挺漂亮,显然还没做过母亲,抱孩子的姿势很笨拙。

我看了一会儿,返回软席车厢,对黄建国说:"这爹妈也够狠心的了,还是个男孩呢。"

没想一声男孩,黄建国立刻来了精神:"我操,真是个带把儿的?"

我说:"没错,刚才孩子尿了,给换褯子时,我亲眼见了。"

黄建国问:"多大?"

我说:"也就一两个月,刚出月窠吧。"

黄建国再问:"缺啥零件不?"

我说:"五官齐整,四肢健全,别的可看不出了。"

黄建国起身,拉我:"走,跟我再看看去。"

我坐着不动,问:"咋,你还想抱回去当儿子呀?"

黄建国说:"那得我亲眼见了再说。"

我说:"那你也得回家跟嫂子商量商量再说吧。想要儿子,嫂子不会给你生啊?"

黄建国说:"她还生个屁!上头喊独生,一对夫妻一个孩,生过的都得做结扎,她早叫乡里抓了去,挨过那一刀啦。"

我和黄建国再去餐车。可此时,孩子已抱在了一位农村大嫂怀里,旁边还站着一个粗黑的汉子。那大嫂正拿着从柳条筐里找出的奶瓶喂孩子,一边喂还一边高兴地说:"这趟门出得值,白捡了个大胖儿子,俺还寻思这辈子就得当绝户了呢。"

汉子问:"俺打听过,眼下收养孩子也不能想咋就咋,你们车上还给出个手续不?"

女车长说:"我可以先给你们出份临时证明,等我回到单位后,再办正式手续。后天,还是这趟车,你说在哪站等都行,我再把正式材料换给你。

至于你们夫妇能否争取下来领养的批准，那就得看当地民政部门啦。不批准，还得把孩子交给福利院。”

汉子连点头："这好办，后天俺上车找你就是了。俺家先前的那个丫头是上学时，叫塌下来的房梁砸死的，乡里早说让我们可以再想办法。可我想个球办法，败家老娘们儿心脏有毛病，是我替她挨过的那一刀。种儿都没了，还种个什么地?"

人们哈哈笑起来。人一高兴，顺嘴胡勒，啥话都敢说，也不在意场合了。

黄建国凑到大嫂跟前去，仔细看孩子，还伸手在孩子腮帮上爱惜地摸了摸，然后拨了拨汉子，示意他去人少的地方说话。汉子大咧咧地说，有啥话你就说，好事不背人，背人没好话。黄建国附耳嘀咕了几句什么，没想汉子立刻把脑袋摇成了拨浪鼓，直声亮嗓地喊，不行不行，别说你给一千，就是一万，咱也不能干那种缺德事。那不成人贩子了?犯法呀!

两口子抱着孩子离去了。黄建国很是沮丧地坐在餐桌旁，对我说："脚前脚后，就差这一步。要是你第一次过来时，我也跟过来就好了。"

我安慰他说："该你的就是你的，不该是你的，煮熟的鸭子也得飞。"

黄建国说："飞不飞是鸭子的事，总得让咱下锅煮一煮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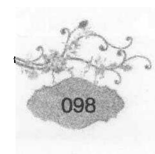
我不想为这事跟他争辩，拉他回去。黄建国却摸出烟，往我嘴里塞了一根，自己也叼上，说："软席不让抽烟，这儿正好有烟缸，坐哪儿不是坐呢。"

说话间，那汉子和大嫂又回来了。这次孩子不是抱在大嫂怀里，而是又放进了柳条筐。汉子对女车长说："车长你看好，孩子我们可全须全尾地送回来了，一根汗毛都不少。你们愿咋处理咋处理，往后可不关我们的事了。这是你刚才出的手续，也还给你。"

人们把奇怪的目光齐刷刷地投过去。女车长问："刚才还欢天喜地的，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

大嫂嘟哝说："我们庄稼人，拉扯一个孩子不难，可要接到手就给孩子治病，可就抓瞎了。大家都看看，这孩子的爹妈留下了条子，俺们也是刚见的。"

女车长把孩子从筐子里重又抱出来，放在餐桌上，打开襁褓，果然在



小被缝子里发现了一张纸条，是黄色的牛皮纸，巴掌长，两指宽，折叠着，还用别针别在被子上，看样子那狠心又细心的父母是怕纸条被揉碎或丢失，才特意选了牛皮纸并用了这种方式。纸条上的字是用圆珠笔写的，下笔笨拙，上面除了注明孩子出生的年月日，特别强调"孩子天生衣脏有病，只盼好心人给他一生平安。"我猜"衣脏"应是"胰脏"，也是难为这对儿没多少文化的父母了。

我和黄建国对视了一眼，一时无言。

女车长叹息了一声，重把孩子包好，问黄建国："这位大哥，不知您还有什么想法?"

黄建国苦笑着摇头，拉上我就往软席车厢走。走到车门口时，停下脚步，扭头看了看，突然又转身回去，对女车长说："那就把孩子给我吧。"

女车长说了声："我替孩子的父母谢谢您了"，再将孩子往柳条筐里放。我重重捅了一下黄建国的腰眼儿，使眼色制止他的草率。黄建国低声对我说："先抱回去找医院看看再说，大不了再送到福利院去，反正正式手续也没办。"

这个猴精鬼怪的黄建国呀!

我们离开餐车时，年轻漂亮的女列车长对我一笑，轻声说："我读过你的文章，你是记者。"

女车长的话让我熨帖，尤其那一笑，竟让我的心悠悠一动。

黄建国已在城里租了房子，乡下的房子也还留着，他媳妇于金霞带女儿有时来城里住，住腻了便回乡下去。从沈阳回来后，我几次给建国打电话，主要是问那个孩子的事。建国说已去医院看过了，大夫说孩子还小，可定期注射一些药剂补助胰脏功能，待孩子大些再做手术，看样子问题不是很大。听建国和于金霞的口气，我挺感动，一个被父母遗弃的病孩子，落到他们两口子手上，真就算掉进了福窝，黄建国会挣钱，于金霞有抚养小六月的经验，用时下的话说，硬件软件都不缺，全啦。

心里感动，我便写出一篇通讯，《列车载着爱心飞驰》，足有三四千字。文章在市报社会版发出后反响不错，报社收到不少读者来信，有读者还主动问眼下那个病孩子需不需要什么帮助，还有人介绍医院和药物。说心里话，我写那篇文章的最初动力，存有一份褒扬哥们儿的私心，我当然不会

在文章里把黄建国夫妇没有儿子的遗憾写出来，我只写他面对被遗弃病婴的同情与大义，他要为社会承担一点责任。此外，不便对人言的是，只要我一想起这件事，那个年轻漂亮的女车长的音容笑貌就在我眼前浮动，尤其是那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下笔写文章时，也好似那女车长就站在我面前，她的那一声深切的叹息，她抱孩子时怜爱的目光，都在我的笔下有了淋漓酣畅的抒情与议论。后来文章被转载了，尊敬的总编同志拍拍我肩膀说，文章能被转载，说明社会反响不错，不要骄傲，继续努力吧。人家根本没接招儿，我也就只好讪讪而退了。

那是1980年，政治气候就是如此，乍暖还寒，无可奈何呀。

待从拙文发表又被转载的兴奋中冷静下来，我才猝然意识到自己的疏漏，到底还是年轻，出马一条枪啊，只以为是好心做好事，怎么就没想到抱养孩子的人家往往最怕的就是被别人知道孩子的身世，待孩子长大后，真要追问起自己的身世，岂不是因我才铸成如此大错？我急打电话给黄建国，说了自己的顾忌并深表歉意。没想建国哈哈大笑，说屁大的事，你想多了吧。我和你嫂子住的是租房，附近邻居谁知黄建国是哪路神仙呀，大不了日后再换租几个地方，那份报纸用不上半年也成了擦腚的纸，十年八年后，谁还想起问这事。只是你老兄日后别再替我忽悠就行了。我说，要是早想到这一层，这一次我也不会写。建国仍哈哈笑，说这一次可是歪打正着，多亏你写了这么篇文章。我去民政部门给孩子办领养手续时，起初人家将信将疑，还找过铁路上的人调查，等我拿出报纸，事情立刻就一顺百顺了。哪天我还得请你喝酒呢。

后来黄建国果然又在城里换租了两处房子。等那个孩子五六岁时，他又在我们城市新建的住宅小区买了楼房，让我帮他找关系买户口，将媳妇和女儿、儿子都办回了城里。庆贺乔迁燎锅底那天，他把昔日的知青插友都请了去，那面积，嗬，二百来平方米，那装修，我的妈，金碧辉煌，惊得我们这些老同学只会说，人比人得活着，货比货不能扔呀(民谚原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又慨叹塞翁失马，安知祸福。黄建国还特意将儿子推到众人面前，郑重介绍叫十月，引得同学们一阵大笑。他儿子嘟囔说，我是三月生的，其实我应该叫三月。众人便笑得更加响亮。

还是说1980年的故事。那年夏天正热的一天，我在报社编稿，门卫打

电话说有人找我，我说请他进来，门卫说人家请你出来。我急赶出去，心头不由怦然一动。找我的人正是那位年轻漂亮的女车长，只是那天她没穿职业装，改穿的是一袭淡绿色的连衣裙，因此更显出了女孩子的窈窕俊秀。她先向我伸过手来，自我介绍说：

“还记得我吧？我叫单婕。”

我问：“是不是你们车班又有了什么动人的事迹？”

单婕脸一红，笑了：“如果确实有呢？”

我说：“等日后有机会再乘坐你们的车，我一定认真采访。”

单婕说：“日后也许很遥远，今天我先跟您谈谈好不好？”

我看看腕上的表，犹豫说：“今天都快下班了。”

单婕说：“下班后的时间正好自由支配。前面不远就有一家冷饮店，我先去那里等，你下班后就来，可好？”

一个我早心仪的漂亮女士相邀，我没再推脱。我们相对坐进冷饮店，面前摆上了冰淇淋，我将采访本和钢笔掏出来。

单婕脸又红了，说：“收起你的家什儿吧。我今天要说的话，你可能一句不差都会记在心里，也可能你认为一个字都没用，那就彻底忘掉算了。”

我怔住了，不知此话何来，一时又猜不透此话的具体指向。但单婕的笑因羞涩而更显妩媚，不由又让我心动。

单婕低着头，长睫毛遮着眸子，不看我，手里的小匙却在不停地搅着碟里的冰淇淋。她说：“今天我休班，专程来找你，不是为了车班的事。我来只想跟你说一句话，我想跟你谈朋友。”

我因毫无思想准备而大惊，只觉突然气短。“这……你知道……我现在有没有女朋友呀？”

单婕抬起了头，黑亮的杏眼直盯了我：“你没有，肯定没有。咱们铁路住宅区也就巴掌大的那么一片地方，在大都市里的人看来，不过是个大堡子，谁家的那点事还能瞒住人啊。我早知道你发过誓愿，不调回城里不处理个人问题，我还听很多婶子大娘夸你从小仁义能干，挨饿的年月连你妈偷偷给你的鸡蛋你都舍不得吃，而是分给弟弟……”

我只觉脸上烧起来，真是哪壶不开专提哪壶啊。我打断她，问：“如果我调不回来，像新四军似的，就那么在冯家浜扎下去呢？”我用的是当时还

在流行的样板戏《沙家浜》里的一句台词，并稍稍做了一点改造，严肃对话里便不自觉地揉进了一些轻松调侃的成分。

单婕笑了："那我就等。郭建光有话，等到那云开日出，家家都把那红旗挂，再来探望你这革命的老妈妈。我来找你之前也发过誓，此行如果不能如愿，那就一直等到你结婚，我再把自己处理掉。我还不至于连处理掉自己都困难吧？"

单婕显露出来的机智与幽默让我惊喜，她用的也是《沙家浜》里的台词，而且话里已隐含了海誓山盟非你不嫁的意思。据我所知，铁路上选拔女列车长时，除了业务能力、外交能力(请不要误会，不是国与国之间的那种外交。此处似应用交际二字更准确，因事涉我的夫人，我觉得用交际二字心里不舒服。)之外，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相貌要端庄秀丽，体态也要挺拔匀称。这有点像选空姐，但人家航空公司是把话说在明处，选拔也做在明处，而铁路上选车长则像眼下一些地区或单位实施某项发展策略，是只做不说。我这样说，读者诸君一定会信服，因为凡是坐过火车的人，都可眼见为实，那些身着笔挺的铁路员工装，佩带绿色菱形臂章的女列车长确实不失为巾帼中的精英。具体落实到坐到我对面的这位单婕女士，大家一定也可猜想到她是怎样一个人了吧?年轻，漂亮，帅气，干练，而且不失机智与幽默。

我问："就是因为我从小学会了跑车板，把鸡蛋给了弟弟们吃吗?"

单婕说："当然也不全是。你写在列车上捡孩子的那篇文章我看了，看了好多遍。其中我最感动的部分是你对我的理解。你怎么只从我的眼神和一声叹息中，就那么知道了我的心呀?"

我调侃说："好在你不是沙奶奶，那就差辈儿了。但愿我不会让你失望终身，"然后便丢下了小匙，把手放到了桌面上。单婕立刻也丢掉小匙，我们两人的手便匆匆地进行了历史性地一握。

那年夏秋之交的一天，黄建国回到城里的家，给我送来整整一麻袋青苞米，是大马牙，老品种，肉厚味甜，特别适合烀着吃。黄建国说，是你嫂子在菜园种的，特意让我给你带一些来。我问，你咋没给我带来点六月鲜?我记着你种那个最拿手。黄建国笑骂，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我跟他说了一阵话，心里默默掐算，问，我明天有个外出采访的任务，想不想跟我一块出

去走走?黄建国问了我要去的地方,点头说我也正好有笔买卖,本来是想在家待两天再去的,既同路,就提前行动。

那天,上车后,我拉着黄建国直奔餐车。餐车工作人员早认识了我,点头一笑,便安排我们坐下了。开车后,忙完迎送旅客的单婕赶过来,见了面先埋怨我,怎么也不先打声招呼?我说,常来常往的,还打什么招呼。这位大哥你不认识啦?单婕这才注意到黄建国,急后退半步,敬礼:“黄先生好。”我纠正说,别先生先生的,太生分,叫黄大哥。单婕便又和黄建国握手,问我,还是去软席车厢吧,今天旅客不多,挺清静的。我说,不去了,我们都没吃早饭,你叫后厨弄两个下酒菜,再开一瓶酒。我们坐车说话喝酒三不误。

单婕应声去了,黄建国把脑袋凑到我跟前,低声问:“没想到,你小子都混到这个份儿上啦?都说记者是无冕之王,不过几篇破文章,可整的比铁路局长都牛啦!”

我故作淡然一笑:“别瞎说,我请你喝酒,虽不自掏腰包,也是有人要花钱的。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这位女车长还行吧?”

黄建国怔了怔,扭头看在后厨门口安排伙食的单婕,问:“啥意思?”

我说:“大哥要是看着没啥意见,年底前我可就把她娶进家门当媳妇啦。我今天拉你来,就是请大哥参谋参谋。”

黄建国眼睛瞪得有鸡蛋大,拍了一下餐桌,随口就整出“我操”俩字。我的筷头子迅即出击,重重落在他的手背上。笑骂:“你往后可是大伯哥了,嘴巴可得干净点。”

黄建国做掌嘴状:“兄弟教训得好,不知者不怪,往后不敢,再不敢了。”又凑到我跟前低声说,“‘五一’出的那一趟门,我捡了个儿子,你捞了个媳妇,收获都不小吧?”

单婕返身再回来时,黄建国规规矩矩起身,还端起了酒杯,称呼也很有前瞻性地做了改变道:“弟妹,我知你正当班,今天就不敢敬酒了,只是提前祝福吧。我们哥儿俩,从小就像两只蚂蚱,都在草窠里蹦,可蹦到今天,人家变成了一只会唱歌的金翅大蝈蝈,我却成了到处啃庄稼的大蝗虫。等你休班在家,大哥我再另请你们畅饮。”

那天,黄建国喝多了。我知他的酒量,号称一瓶不倒,他那天不过半斤

落肚，不知怎么就两腿没根地飘晃起来。扶他出站时，他半坠在我的身上，吵儿巴火地喊："兄弟呀，要是把你媳妇比成树上的金丝猴，我家的那娘们儿整个儿就是荒山沟里的老野猪一个！"惹得身边的人不住地回头看，还有坏小子哈哈笑。

七 个 巧

国家政策大调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黄建国像一条窜游在山涧小溪里的草鱼，随波而去迅速游进了江河湖泊。他的胃口大了，体态也雄壮了，动作越发敏捷而勇猛。他开始把大卡车带进村里去收购粮食收购肉蛋收购纯绿色的山野货，先还是一辆车，后来就是三辆五辆，收了全村收全乡。很快，他不倒卖这些盈利不大的东西了，开始倒运服装，倒运钢材，倒运煤炭。有一段时间，听说铁路分局的机车燃油出现紧张，他甚至把这事都承包了下来，听了让人咋舌，不敢相信。

黄建国的全部"事业"其实只是一个皮包，而且他的资金也很少立账走银行，他只是"对缝"，就是国家对此明令禁止后，他也仍在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找了买主，再找卖主，一手交钱，一手接货，他从中赚差价，名曰中介费。有一天，他突然自己开了一辆日本原装的尼桑轿车去我家，我说，你的无票乘车的历史终于可以结束了。他说，黄鼠狼骑兔子，一码(马)是一码(马)。这东西，只图个心理平衡，给别人装个样子，当道具。出门嘛，我还是愿坐火车。我再问，大款坐车总得买票了吧?他哈哈一笑，反问我，那你呢?这是钱的事吗?

在这事上，可以说我和他息息相通。到报社工作这些年，领导上从没让我在外出采访费用上犯过难，时常还有接受采访的人主动问我，有没有条子让我们为新闻事业做做贡献?出家人不打诳语，饭条子我让人家处理过，出租车条子我也小有腐败，但就是没掏出过火车票。咱是铁路子弟甚至还是铁路家属，这是一种骄傲，如果再掏出火车票让人家处理，岂不自打了嘴巴?请问问电业局的职工，让他家花钱用电，他心里舒服吗?再问问航空公司的家属，他们出门乘飞机打几折?甚至每年总有那么一两回，可享受零折的待遇吧?行业特权或曰内部福利，据说可对内部职工产生凝聚

力，此话社会上多有分歧和争议，一时讨论不明白。

我对黄建国这么当二道贩子很有些想法，并郑重向他建议，手里既不缺钱，与其当候鸟，哪儿有吃的往哪儿奔，不如建起一家什么工厂搞实业，一家人也能常聚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黄建国不以为然，反问我，那你说除了国家垄断的行业，还有什么实业能稳赚不赔？鸡蛋今年两元八一斤，明年就兴许一块九；钢铁厂风一阵雨一阵，也有赔得咧嘴活号的时候吧？要说老太太擤大鼻涕手拿把掐的事，我看也就这做买卖了，啥俏咱整啥，啥挣钱咱琢磨啥，纵观市场经济的风云，就没有啥也不赚的时候。也许过两年，有人说新鲜屁能治癌，那就连狗屁都有人收购，你信不？我无言以对，自知难以说服他。黄建国在做生意上绝对是个精灵，这些年他赚了多少钱我不知道，但他肯定赚了，而且赚得盆满钵满腰包溜圆，人家抓住了耗子，那就得承认人家是只好猫。

让我为黄建国产生深深忧虑的完全是缘于一次偶然的机会。那次我去大连采访，入夜时由接待单位的宣传干事作陪进了一家酒店，在大厅里找了一个双人座席。举杯相碰间，我突然发现右前方靠厅角席位的一位客人背影很熟，凝眸细看不是黄建国又是谁。黄建国坐的也是双人餐位，对面是一个很年轻很漂亮的女郎。若按常规，我会惊喜地冲过去，并邀他们一起同餐对饮。但就因为有这女郎，又不知女郎是一种什么样的身份，我只好暂且按下他乡遇故知的冲动。当然，冲动暂按好奇却持续着。很快，我发现了不正常，甚至很暧昧了。黄建国不时伸出手去，将女郎的手拉住，好一阵不松开；更为甚者，两人对饮过酒，黄建国还伸手在对方粉红的脸蛋上拍了拍。女郎似躲非躲，还闪动明眸往四下看了看却不恼，黄建国则哈哈地笑，笑得肩头都在颤动。这些年，我在社会上也算经多见广，知道一些买卖人在外面跑生意，或自带女秘书，或应酬于公关小姐之间，对世间许多事已见惯不怪。这女郎是他的什么人？不会是女秘书吧？因为黄建国早跟我说过，他是独行侠，并要将独行的生意进行到底，他说买卖上的事越隐秘越好，许多事坏就坏在知情者身上。公关小姐？似乎也不像，因为我看他的主动性更强一些，连埋单都是他掏的腰包。

那顿饭我吃得不好，连宣传干事特意给我要的鲜海蛎子都吃得没滋没味。看黄建国拉女郎起身，我也跟宣传干事告辞，推说晚上还要另会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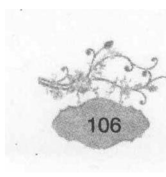
友。出了酒店，我眼见两人奔了一辆橘黄色小轿车，女郎开了车门。我心里暗暗吃惊，两人都喝了酒呀，她还敢开车?可能黄建国也想到了这一点，他急跨两步，从女郎手里抢下钥匙，抢先坐在了驾驶位置上。这是英雄救美，还是要同归于尽?落到他肚里的八加一难道就不是酒(九)了吗?

橘黄色的小轿车在滨海的街道上行驶，我坐在出租车上一路紧紧跟随。车窗开着，清凉的海风迎面扑来，播放器里唱的是邓丽君软绵绵的歌曲“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都说男人有钱就学坏，我的从小撒尿和泥的朋友真就这样滑入下坡道了吗?

小轿车开进一个高档小区，还缩进了一楼的车库里，然后黄建国便揽着女郎的腰进了楼门，五楼的一个窗口很快亮了。那一刻，我的心情格外沉重，坐在出租车里好一阵发呆。这是我情同骨肉的弟兄啊，我该怎么办?跟上去，那是自寻尴尬，显然不合时宜;那就只好另找机会，只有我们两人在一起时，或好说或强劝或者干脆臭骂他一顿，反正总不能眼看着同患过难的弟兄从悬崖上滑落还不伸把手吧。记得当年我由见习记者转正时，报社社长迟迟不肯签字，原因就是报社给编采人员都下了任务，每人必须完成拉进二十万元的广告任务。建国听说我的壳卡在这里，当时就拍了胸脯，不就二十万吗?稍等半个月，中不?后来我知道，他替我拉的那份广告，是他从自己已谈妥的生意中少要了老大一块利润才拿下的。可如今，眼见着仗义疏财的弟兄在堕落，我将怎么办?民间早有话，“劝赌莫劝嫖，劝嫖两不瞧。”我若简单劝诫不仅于事无补，极可能还要从此丢了朋友。可我若故作不知，哪还对得起哥们儿，对得起金霞嫂子、六月侄女和十月侄子吗?

那些日子，我犹豫着如何劝谏，却迟迟没有行动。不久后的一天，金霞嫂子突然找到我家来。那天，我在家急赶一篇稿子，她说是先打了报社的电话，知我在家才找上门的。自从搬进城里高档小区，风吹不着，日晒不着，吃穿上又富富有余，于金霞保养得挺滋润，胖嘟嘟的脸有红似白，连手背上都出现了酒窝窝，腰身圆滚滚，若再长了高鼻梁深眼窝，就是典型的俄罗斯大嫂啦!

于金霞擦着汗，进门就急吼吼地说:“你快帮我找找十月吧，那个败家崽子，都三天没回家了，急死我了!”



我在电脑上点击了文件保存，问："他没去上学吗？"

于金霞说："电话我都不知打多少遍了，老师说三天没见他的影儿了，学校也急着呢。"

那年，十月应该是十五岁。我再问："听建国说，那孩子恋上网。你没去网吧找找？"

于金霞说："全城都找遍了，六月现在还打出租车满城转呢，光打车钱就花了好几百，可哪见他的人影呀！看他回来，我不打断他的腿！"

"建国知不知这个事？"

"他出去半个多月了，手机也关着。谁知他又钻进哪个耗子洞去了！"

我设想着十月可能去的地方，甚至想到了孩子可能遭遇的不测，不由自言自语地嘀咕道："这孩子……可像谁呢？"

于金霞接我的话："还像谁，像黄建国呗。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会打洞。整天鬼魔眼障的，一屁仨谎，跟他爹一模一样，窜不了种！"

我撩起眼皮，直直地望定于金霞。她的记性再不济，也不至于把十月的来路忘掉了吧？

于金霞说："你不用那样看我，我知道你啥意思。反正事情也过去这么多年了，我和建国也从来没把你当外人，今儿我就跟你兜底说，十月就是我和黄建国的亲生儿子。当年，我怀孕后，建国先找人做了B超，知是儿子后，就铁心要生下来。但又怕乡里不让生，生了也难落户口，就先带我去北边山里亲戚家猫了几个月。等十月出了满月，他就整了那么一出，把孩子送到火车上，再把自己装成一个领养了病孩子的大善人。十月身子骨啥毛病都没有，说胰脏如何如何，那都是扯淡，怕别人捡了不撒手蒙人眼的。那天，我就在火车上，你们坐软席，我把孩子放到一个座位底下，就提前下车，另坐大客车回家去了。铁路上给作证，你给写文章，这就齐了，他合情合法地白捡了个大儿子，不光一分钱不受罚，还落了一个好名声。"

我听着于金霞的这番叙述，目瞪口呆，恍若梦中。这可说是个弥天大谎，而且设计、编导、表演得可谓天衣无缝独有新意。黄建国既是编剧又是导演，还出色地出任主演，而我和单婕，则傻乎乎地被他拉来客串，自然也就有了很本色的表演。如果把这事比作喝酒划拳，人家清醒我大醉，好在天公作美，在这个事件中成全了我和单婕的好姻缘，也算闹了个一比一的

平局吧。

但我心里仍不舒服，非常不舒服。黄建国这是在玩皮影戏，耍人呢，根本没把我当成他亲如骨肉的好兄弟。他若是事先就把真实想法告诉我，我难道不会尽心尽力相佐相助吗？记得半年前，我和单婕一起去黄家串门，回家后，单婕就把一大摞照片簿都翻出来，我问她找什么，她指着我小学毕业时几个要好同学的合影说，这就是黄建国吧？我怎觉得十月跟黄建国小时候长得那么像？我不以为然，说这就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天意如此，听说同在屋檐下，时间长了，连两口子都越长越像呢。单婕捧着相簿，看了好一阵，说也许不那么简单吧？

原来真不简单，黄建国玩了个绝版的弯弯绕！

那次，一天后，小十月回到家里，原来是去外地会网友。一个嘴巴没毛的小犊子，竟练起了这一套，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呀！

又半月，黄建国怀里揣了瓶"道光廿五"来找我，据说这酒是因辽西锦州的一家酒厂在动迁时，在地下挖出了一瓮道光年间深藏的老酒而得名。他看我脸色不阴不阳的，先主动提起当年捡孩子的事，说事先没跟你揭盖，不是不想，而是不敢，更不是存心想蒙你。你想啊，计划生育可是基本国策，演砸了，我一个无业游民怕个球，大不了认个罚。你可就不同了，你是报社的大记者，你端着国家的铁饭碗呢，那可是丁点闪失也不敢出呀。就是穿了帮漏了馅，你既不知情，顶多算警惕性不高受骗上当，挨几句批评写份检讨了事。要是真让领导知道你是瞪着眼睛踩稀屎同谋做案，你还不得吃不了兜着走啊？我家的那个败家娘们儿也是狗肚子，装不下二两香油，这事跟你说什么！

听黄建国这般说，想想也在情理，心里多少熨帖了些。但过后再想，你既然怕我沾上责任抖落不清，又何苦非得拉上我去给你一路配戏？你自拉自唱不就得了？有了这些想法，我就觉心里隔了一层膜，想揭都揭不下去了。

那天，我们还是坐进小酒店，建国拧开那瓶"道光廿五"，说这酒不比茅台、五粮液口感差，非得要和我一醉方休。老板娘提醒说不可自带酒水，他摆着手说，我出开瓶费行不？我心里有事，便有意少喝。建国端着酒杯问，你咋还装上秀咪啦？要不咱哥儿俩划两拳？

酒过三巡，我不想再绕，虚枪晃过，直指要害："我再问你一件事，你在大连泡崖小区的那户房子，不知还想对我做出怎样的解释？"

黄建国一怔，问："你……还知道些什么？"

"房子里还住着一个女人，挺年轻，可能比我的六月侄女还年轻。她开着一辆橘黄色的小轿车。"

"你怎么知道的？"

"莫问。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黄建国垂下了头，直直地望着眼前的酒杯，那杯是二两装，满着。他突然抓起杯一仰脖，便将满杯酒都倒进喉咙里去。他重重地蹾下杯，红着眼睛说："这事不假，有。你想说什么骂什么，只管来！"

黄建国的回答，让我的心像被钳子钳住，又狠狠地拧了两下。我说："手里有了钱，这不是错，关键是怎样把握住自己。古人早有话，威武不屈，富贵不淫。金霞嫂子是在你人生最困苦的时候跟的你，为你养儿生女，操持家务，你这么胡闹别说对不起谁，只怕连自己的良心都对不住。咱哥儿俩活到这个岁数，也算过了多半辈子，扑腾到最后总还得回到老婆孩子身边安度晚年。还是悬崖勒马，好自为之吧。"

黄建国又抓酒瓶，被我坚决地按住了。他说："你说的这些大道理，我都懂。所以我才没学陈世美休妻弃子，我养着她们，养她们这辈子，可能还得养她们的下辈子。可兄弟你咋就站着说话不腰痛？咱哥儿俩从小一块撒尿和泥，论脑子和腿脚也没差到哪里去，可到后来你娶的媳妇如花似玉知书达理，我娶进门的就非得是老母猪它二姨？要不是她娘家人提着锹镐逼成亲，我也不至于一辈子非咽下这口泥汤水吧？我一想起这些破烂事，就心灰意冷，啥念想也没有啦。人来世上，只走一遭，既没念想，那就别再亏了自己，趁着还没七老八十走不动爬不动，那就得乐且乐吧，可别临闭眼时回头想，一辈子啥也没落下，都亏了，那才大不值呀！"

我的心在往下沉。真没想到，他的症结原来是在这里！我的妻子贤淑漂亮，竟对他的争强好胜之心形成了重大伤害，并成了他甘心堕落的助推力。我们曾一路同行，人生分歧的路口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我们还有可能重新走到一起吗？我真不知再跟他说什么好了。

八　匹　马

那次喝酒之后，我和黄建国见面的机会明显少了。他回市里，除了逢年过节，很少再主动来我家一坐，我也有意回避不见他，也不见金霞嫂子。道不同，不可与谋啊。

几年后的秋天，我为采访又去大连，乘的是夜车。按惯例，我们城市的始发列车都安排在第一站台，不必走地道。但那天很奇怪，检票口电子牌上却写在第三站台上车。我随人流走地道到了第三站台，又见有工作人员拿着电子喇叭喊，请去大连方向的旅客经出站地道，去第一站台上车。这是搞的什么名堂?故意遛旅客的腿儿吗?我听身旁的旅客也在一路跑一路骂，比我心里的骂词难听多了。

我手忙脚乱地绕上第一站台，又急向车厢门口的列车员打听列车长在哪里，我手上没车票，要请列车长给我安排卧铺。可公鸡下蛋的怪事仍在继续，列车员不告诉我列车长在哪里，却大声喊大张。乘警闻声赶过来，警惕地看着我，问什么事。我把路风监督员的证件掏出来让他看，乘警口气友好了些，说开车前车长一定会过来，你等着吧。

利用等车长的那片刻，我发现了站台上列车前部的非比往日之处，那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都是警察或身着铁路员工服的人，正好将前部紧靠行李车的两个车厢警戒得连只苍蝇也难靠近。哦，原来今天车上有大领导或重要客人，难怪!

车长终于赶过来，很抱歉地说:“知道是姐夫大驾光临，等急了吧?”

我小声问:“是哪路神仙驾到，这般兴师动众啊?”

车长说:“单姐回家没跟您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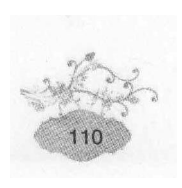
单婕年纪大了，不再适合跑车，调回列车段当了车队长。因有了这层关系，许多年轻一代的列车长都认识我，对我姐夫长姐夫短地叫，透着亲切，当然，也有对我妻子的敬重与巴结在里面。

我说:“工作上的事，她回家很少跟我说，我也不问。”

“人大代表视察，先到咱市，又要去外地，正巧赶上乘咱车，荣幸呗。”

“今天是不是……要让你为难了?”我问。

“临时摘下两节硬卧，换挂了软卧，今天确实是紧张些。不过软卧上还



有个包厢是给前方站预留的,您先坐,如果前方站不上客人,那就最好了;要是上了呢,我再想办法。我只怕折腾来折腾去的,影响姐夫休息。”

我停下脚步:“那我今天就……不走了吧?人大代表要休息,壁垒森严的,我别添乱了。”

“看姐夫想哪儿去了。今天别说是您,谁来,我也不敢往那两节软卧上领啊,铁路局早有命令。我是说车上原来的那节软卧。”

说话间,我们已上了软卧车厢。临拉开包厢的门,列车长又小声对我说:“还有个特殊情况,这个包厢里已先坐进一个人,是铁路局的稽查。您进去后只管坐,尽量少跟那人说话,我的意思您明白吧?”

我点头。我手上没车票,她心知肚明。把我与稽查安排进一个软包,有点猫鼠同笼的意思,铁路稽查可是专管无票乘车的,冤家路窄,狭路相逢了。

我做梦都不会想到,软包门打开,与我迎面相视的会是黄建国!我怔了怔,他也发了一下呆,随即就起身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喊怎么会是你。我笑应道,我也没想到会是你呀。列车长见此情景,抿嘴一笑,掩上包厢门,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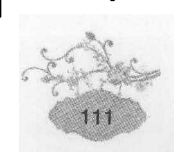
软包里的空间本来就有限,门一关,越发显得乌烟瘴气,原来茶几上的不锈钢垃圾盘里已按熄了两个烟头。全国列车早已实行禁烟,旅客实在忍不住,也只能去两节车厢的接头处去过君子之瘾,敢堂而皇之坐在软包里吞云吐雾的,可能也就是铁路上的特权人物了。显示着黄建国特权的还有茶几上的两听啤酒,是青岛易拉罐,还有两个果盘,一盘荔枝,一盘五颜六色的果脯,都用保鲜膜罩着,还没开封。

我和黄建国已有半年多没见了。我问:“听说坐进这包厢的是个稽查,没进门我先胆突突腿转筋。你老兄的胆子可真够肥的了,晒干了也足有倭瓜大。”

黄建国做了个鬼脸,嘻嘻地坏笑,透着得意:“这撒谎,也得像你们写文章,要做大做强,在头版头条登出来,那就没人敢不信了。”

我望着茶几上的啤酒和果盘,问:“这是溜须你大稽查的吧?”

黄建国拉过手提包,从里面摸出一瓶五粮液,说:“咱哥儿俩难得相逢,还是整这个。”



我问:“你不嫌沉啊,出门还带这个?”

黄建国说:“怕夜里睡不着,临睡前闷一口。”

列车在夜的原野上疾行。我们以高挑的塑料瓶盖做杯子,他一杯,我一杯,没滋没味地喝,说些不咸不淡的话,两人都刻意地回避着一些话题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就像铁路上行下行的两条线路,尽管让人看着贴得很近,但两列相向疾驰的列车擦身而过时,是绝不会有什么刮碰的。想到这一点,我心里生出很沉重的痛楚,昔日淘气包同在火车上蹭车板卖鸡蛋的少年,又在乡村的同一口大铁锅里搅过马勺的弟兄,彼此并没有因为切身利害发生过任何冲突,两颗心为什么就离得这么远了呢?

黄建国说:“别这么喝了,没意思。咱哥儿俩还是划划拳吧。我有最新潮的酒令。”

也好,比划上,吆喝起来了,心里就不必搜肠刮肚找话题或加着小心防踩雷了。我装作饶有兴趣的样子:“说说看。”

黄建国比划着说:“一中心啊,两把抓呀,三要讲呀……”

“打住打住。”我急忙制止,“门外听去不严肃。还是来传统的,哥儿俩好,六六顺,轻车熟路,也上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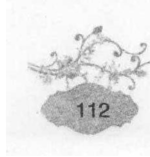
我们开始划拳,划得挺认真。在列车舒适的轻轻摇晃中,我只觉有一股酸酸热热的东西从心窝深处往上翻,先是涟漪后是浪潮,竟越来越汹涌。童年时坐在铁路边,青年时坐在农家的热炕头,我们就这么划过拳,如果时光能够倒流那该多好。谁会想到人到中年,我们在软卧包厢里重操此道,却是借以打发尴尬与无聊呢!

有人敲门。我起身打开,门外站着一位身着笔挺铁路员工服的中年人,我特别注意了他头上的大盖帽,是三道红杠。这红杠杠有些像部队军官的肩章,不同级别的军衔便有不同的杠和星。这么看,他肯定是有些来头的大领导,因为列车长的杠杠只是一道,我的夫人也不过两道。而此时,列车长正站在三道杠的身后,神色显得有些惊慌,还给我使了一个眼色。

我主动出击:“是不是声音大了?请放心,我们注意。”

三道杠行了举手礼,表情严肃地说:“对不起,影响了二位先生休息。请出示一下车票好吗?”

原来是领导亲自验票。我将路风监督卡送到三道杠手上。那卡上盖着



铁路局的钢印，是路局宣传部的朋友帮我办的，名曰特邀路风监督员，据说聘请范围极有限，因此到了车站和列车上，就充分享受到了远接近送的热情。

三道杠认真看过监督卡，还到我手上，再一次郑重敬礼："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我刚要客气两句什么，没想他又说，"可是，恕我冒昧，路风监督卡并不能代替有效乘车票据，不知我还可以看看您的车票吗?"

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我的心紧了紧，丢人啦!站在三道杠身后的列车长急忙接话说："这位先生上车前，已经向我申明无票，并主动要求补票。"

三道杠冷冷地说："那为什么不抓紧派人过来补？还要领导亲自去吗?"

列车长说："车上眼下已无任何铺位可补，这个包厢是预留，这位领导只是暂时在这里休息。至于怎么补票，要通过前方站后才能确定。"

列车长嘛，百里挑一，久经考验，个个不缺阿庆嫂般的机敏。在家里，我就从来不敢跟我的夫人打嘴巴官司。

三道杠再次将手伸向黄建国："这位先生，您的票我可以看看吗?"

在我们对话的这一刻，黄建国一直大大咧咧地坐在那里看热闹，还剥了荔枝往嘴里送，见问，便顺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证件。我估计那便是稽查证，上面注着有效区间和时间，那区间极宽泛，几乎可抵达大半个中国。有效时间一般情况下则为全年定期。黄建国有言在先，撒谎也要做大做强。他的这个稽查证是从哪里搞来的?是真是假?但愿别惹出祸来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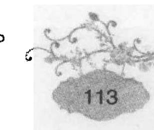
三道杠看黄建国的证件比看我的还认真，看完还审视地望了望黄建国，然后才恭恭敬敬地将证件呈还："影响二位休息了，非常抱歉。"

软包门重又关严。我们一时都难重新捡起划拳喝酒的兴致。黄建国仰在行李上，抚着头发嘟哝说："操，生孩子不叫生孩子，下(吓)人，吓出我一脑袋头发。"

黄建国在乡下比我多待了几年，加上又娶了乡间的媳妇，这些年荤荤素素的，张嘴就是疙疙瘩瘩的俗言俚语俏皮话，听来倒也鲜活生动。

我问："你那个什么证是从哪儿搞的?"

黄建国说："我又没有你那样有能耐的太太，穷得就剩钱了，花钱呗。



大街墙面上到处都有办证的电话,只要肯出票子,进联合国大楼的证件都有人给你造。”

我把玩着茶几上的酒瓶,说:“这是何苦。不喝这五粮液,去大连你能坐两个来回了。”

黄建国哼了一声:“大舌头说话,肥(谁)也别说肥(谁)。你买车票也不是没人给你报销,又何苦让人家小车长替你编白儿(东北话,撒谎)?也是今天火烧冰窖,该着。往常,只要一亮这证件,咱哥儿们绝对是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

我苦笑笑说:“今天车上有人大代表,铁路上自然加强了管理力度。”

黄建国说:“那就是一脚踢出个屁来,正赶裆(当儿)上,谁也别怪了。”

应该说,这是那天我和黄建国巧遇,交流得最知心的几句话了,后来我甚至无数次揣想,那会不会是我们之间此生的最后一次交谈呢?

黄建国弯腰从铺位下拉出一只拖箱,又塞进我的铺下,说:“一会儿我若是中途下车,拜托你把这个箱子带上,先放在你家里,日后我去取。记住,千万别给我老婆,也别跟她说。”

我奇怪,问:“怎么抽冷子就想起了下车?”

黄建国淡淡一笑,说:“也不是我想下,再说吧。”

这话说得有点让人犯迷糊,是谁让他下车呢?

列车减速,车身因过道岔在摇晃,进站了。我拂开窗帘往外看,企盼这个站最好没有手持软卧票上车的旅客。包厢门笃笃响起,随即就被从外面拉开。这次站在前面的不是三道杠,而是两名威严的乘警,三道杠表情冷峻地站在门外。

乘警冷硬地对黄建国指令:“请你收拾好东西,马上随我们下车。”

黄建国故作镇静地问:“怎么个意思?”

乘警说:“怎么个意思,你下车后去跟派出所说。”

黄建国坐着不动:“总得有个理由吧?”

乘警冷笑:“这你自己应该清楚。”

作为昔日的同学和朋友,此时我不能不说句话了:“如果认为他的证件有问题,补票行不行?据我所知,他去大连确有急事,必要的话,还可以罚款嘛。”

三道杠说："这跟补票与罚款无关。事涉司法调查，现在我不好当面向领导同志详细汇报，请多谅解。"他又面向黄建国催促道，"最好不要让警察动用强制性手段，列车在本站停车时间不长。"

黄建国扭头看了我一眼，目光里透着无奈，然后往手提袋里塞东西。他起身往门外走时，又特意叮嘱我："刚才说的那个事，拜托了。"

事后，列车长告诉我，那个三道杠是铁路局的稽查，因有人大代表乘车，所以奉命随乘。他先怀疑黄建国所持证件有假，又用手机请示路局稽查处的领导确认，才做出了将此人送交车站派出所的决定。之所以没在停车前采取行动，主要是怕在执行过程中出现意外，惊扰了人大代表休息。听此一讲，我摇头叹息，原来是假李鬼碰上了真李逵，那就真是火烧冰窖，该着啦！列车长问，姐夫好像跟他挺熟，什么关系呀？我掩饰说，老同学，也是多年没见，正巧碰上了。列车长想了想，放低声音说，我跟稽查和乘警也是这么说，不然，人家还打算请您一块下车接受调查呢。我坚决反对了，并给您打了保票。以后公安部门也许会找您取证，您有些心理准备才好。

我只有喟然长叹。还说什么呢？

大 碗 酒

从大连回来，我让妻子打听到，黄建国被送交铁路公安部门后，因认罪态度较好，所持证件确是花钱买的，排除了参与伪造嫌疑，加之也没有持证上车冒充执法的证据，便没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只是罚了他一笔款，并送到铁路上的一家采石场劳动教养，时间是半个月。那些日子，我几次想去采石场看望他，但左思右想始终没去。那种场合，建国又是那种身份，见面难免难堪，好在时间不长，等等吧。

算计着到了黄建国结束劳教的日子，我借了一辆车，特意带了一瓶白酒和烧鸡熏猪蹄，肚里还装了一火车抚慰他的话，专程去接他。可到了采石场才知道，黄建国只在那里待了几天，就走了。理由极简单，他看采石场输送石渣的设备太陈旧落后，主动出资捐买了一台新的。这是实打实的立功表现，提前结束劳教，劳教所有这个权力。我当即给他家打去电话，问建国是否回到了家里，于金霞大惊，竟连建国被教养的事都一无所知，还说

他既出来了，怎么连个信儿都不告诉家里一声？他不要我可以，可闺女儿子是亲生的，他也一甩手都不要了呀？

黄建国的拖箱在我手里，他说要来取的，我只好等。但黄建国从此如黄鹤一别，杳无音信。我无数次打过他的手机，里面都说对方关机，但没说这个号码已取消，这很意味深长。我甚至想过专程去大连，到泡崖小区找找看，但前思后想还是作罢了。

两三个月过去了，黄建国仍是没有消息。这期间，市里有家大型企业组团去欧洲考察并签订合作项目，因此前我多次采访报道过这家企业，出于答谢，也考虑对这次活动的后续报道，总经理便把我的名字也纳入了随团名单。活了半辈子，我还从没走出过国门呢，这个机会可说是千载难逢。我兴奋着，拿了签证申请去找社长签字，可社长迟迟不肯动笔，看我的眼神也怪怪的，说以后还有机会，这次就派别人去吧。我想不通，真的想不通，这事不用报社花一分钱，我多年不休假，时间上单位也欠着我呢，要论工作态度和人际关系，不敢说在报社无可挑剔，但总算没有什么大的过失吧。这是怎么了？我一次次去找社长，单位说不通，就去他家里，甚至手上还提了些礼品，可社长仍是嘻嘻哈哈的老一套。要求交付出国护照的时日已在一天天逼近，我再也忍受不住，都立眼跟社长拍了桌子。社长被逼无奈，总算说出一句话："并不是我的这支笔如何管用，就是我签了字，公安局那边也不会给你办呀。"

我傻了，听出了弦外之音，我这是被纳入了公安局的内控名单啊！这问题可严重了，比让不让我出国随团采访严重百倍千倍！若不赶快把事情搞清楚，谁知这口黑锅我还得背多久？我通过朋友，一直找到市公安局局长，我的目的只有一个，按电影《秋菊打官司》里的话说，就是一定要讨个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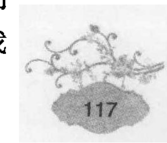
那天，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亲自跟我谈话，坐在他旁边的竟然还有缉毒大队长，这个人物和这种身份更让我吃惊。

副局长说："你向局里申诉的情况，局领导很重视。我们今天既找你，那就开门见山，实话实说。市局缉毒大队近几个月在侦破一个案子，嫌疑人外号叫黄眼儿，本名黄建国。据我们所知，他跟你以前是老同学，还是个来往比较密切的朋友，而且在被送铁路采石场劳动教养之前，他跟外界近

距离接触的最后一个人也是你。再具体点说，在他没被送去劳教之前，并没进入我们警方的视线，待南方警方请我们协助捕捉这个人时，他已经提前出了教养所，此后就石沉大海，下落不明。据我们所知，这个人脑子很灵，警惕性很高，据有相当强的反侦察能力，所以一进劳教所，他就不惜花钱，以赞助的名义取得管教人员好感，得以提前逃脱。你去采石场接他，理所当然受到警方的怀疑，并希望能从你这里获得他的线索。事到如今，我们也不必再瞒你，这几个月，你一直处于我们警方的严密监视之下。通讯工具也处于我们警方的监听状态之下。但现在，我们也可以明确告诉你，经过多方调查和了解，公安机关已确信你和黄建国仅仅是同学和朋友关系，没有介入或者说没有主观故意介入贩毒犯罪活动。我们不同意你办理签证出国，完全是出于案件侦破的考虑，希望你能理解，也希望你能协助公安机关，尽快将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你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我们也相信你有这个觉悟。"

我从副局长面前的烟盒里抠出一支烟，点燃，一口接一口地吸起来。我平时很少抽烟，但心绪难平时，还是觉出了抽烟镇静的好处。黄建国，你这个东西！少年时，你空手套白狼，用我手里的鸡蛋换你口中的美味，那时你就让我吃惊；青年时，你在漫荒野地的风雨时捞回一个媳妇，你又让我吃惊；人近中年，你为躲超生惩罚，跑到火车上将亲生子当遗弃儿抱回家，更让我吃惊；而今天，你制造出的新事端彻底让我瞠目结舌了。黄建国，你个姥姥的，你就耍你的小聪明，你作，这回你要作到头了吧！你凭着对铁路上的熟悉，机巧地躲开行李安全检查，竟把列车当成了你携毒的工具；你知道铁路稽查位虽不高权却挺重，你还知软卧车厢轻易不受检查，你就弄张假稽查证坐进软卧包厢去；特别的超人之举是你明明知道那趟列车坐着人大代表，是铁路上的重点列车，你偏玩了个灯下黑，就好像当知青时你迎着众多军管士兵故意大呼大嚷，装成铁路工作人员横冲直撞。你的超群拔类的精明若是用在正地方，肯定是众多同窗友人的骄傲，可你偏往邪道上耍，而且一次比一次用力狠重，这回你终于要到悬崖边上去了吧，贩毒五十克便是杀头死罪，鬼知道你是否还有勒马回头的余地呢？

接下来便是我和缉毒大队长的谈话了，主要是他问，我答。大队长问黄建国家人的情况，问和社会上哪些人交往，他常去的是哪些地方，据我



所知，秉实回答。大队长还问到除了城里的这个家，黄建国是否在外地还有住处，我便将黄建国在大连的那处房子说出来。大队长说，那处房子我们已经做过调查，早在几年前他就卖了。我心里感叹，看来警方的工作做得真是很细，我所回答的那些问题也许人家早就知晓了。

大队长突然又问："不知黄建国是否寄放过你手中什么东西？"

我立刻想起了那只拖箱，谈话结束后就带缉毒大队长和两位干警去了我家。那个拖箱用密码锁锁着，放在书房里一直没动。公安干警是行家，当着我的面，三下五除二，很快就将锁打开了。拖箱里除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再就是一袋饼干，用塑料袋包着，还有两袋萨琪玛，印制精良的包装袋还没开封。大队长拿起萨琪玛掂了掂，指示干警打开。包装袋很容易就撕开了，萨琪玛表面还裹着一层玻璃纸，也是原装状态。干警用目光请示，大队长点头，那层玻璃纸也被撕掉，再将萨琪玛掰开，真实的内容便暴露在众人面前，原来萨琪玛被从里面挖出凹位，一个黄纸包正好藏在里面。大队长说，这是海洛因，五百克，那一包萨琪玛就不用打开了，带回局里。

我不再吃惊，心里的感觉只是恐惧。这是一千克毒品，足够掉二十回脑袋的了，从我的家里起出去，而且是我从毒贩黄建国手里接过来，一直存放在我的家里。黄建国，你口口声声是我哥们儿呢，你坑人不浅啊！

大队长看出了我的脸色不对，安慰说："你不必想那么多。我们局长已明确说明，你没有主观故意，法律上是不会追究你的责任的。其实，这两包东西，我们早料到黄建国会转移到你手里。我们迟迟没找你，就是想以此为钓饵，诱使黄建国回来自投罗网。至于今后你该怎么做，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吧。"

我问："如果黄建国投案自首，有没有可能免于死罪？"

大队长说："但愿他能有立功表现，法院量刑时应该会有所考虑。"

我恨黄建国。如果说数年前知晓了他捡孩子的真相，我心生的是怨气，那这次就是恨，很恨，极恨！他万不该在落入警方之前，将足以致人于罹难的罪证转移藏匿到我手里。如果不是公安机关明察秋毫，我岂不是将长久地陷于难见尽头的巨大黑洞之中？这一圈"划拳"，他输惨了，亡命天涯，有家难回，也把我灌得大醉，被蒙在鼓里懵懂晕眩。

但是，我仍真诚盼望我的这位昔日的朋友不致因获重罪命丧黄泉，哪

怕被判个死缓。如此结局的前提眼下只有一个，黄建国赶快自首归案，并戴罪立功，争取法律的从宽处理。如果我能得知他的联系方式或在归案前见他一面，我一定在第一时间告诉他：自首，立功。

于金霞又一次找到我。迎着探询的目光，我知道她想问什么，只能以摇头作答。我问，家里的生活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于金霞黯然地说，那倒没有，他留下的钱，足够我们娘儿几个花的了。我只是想知道他的下落，哪怕打回家一个电话……

全　喝　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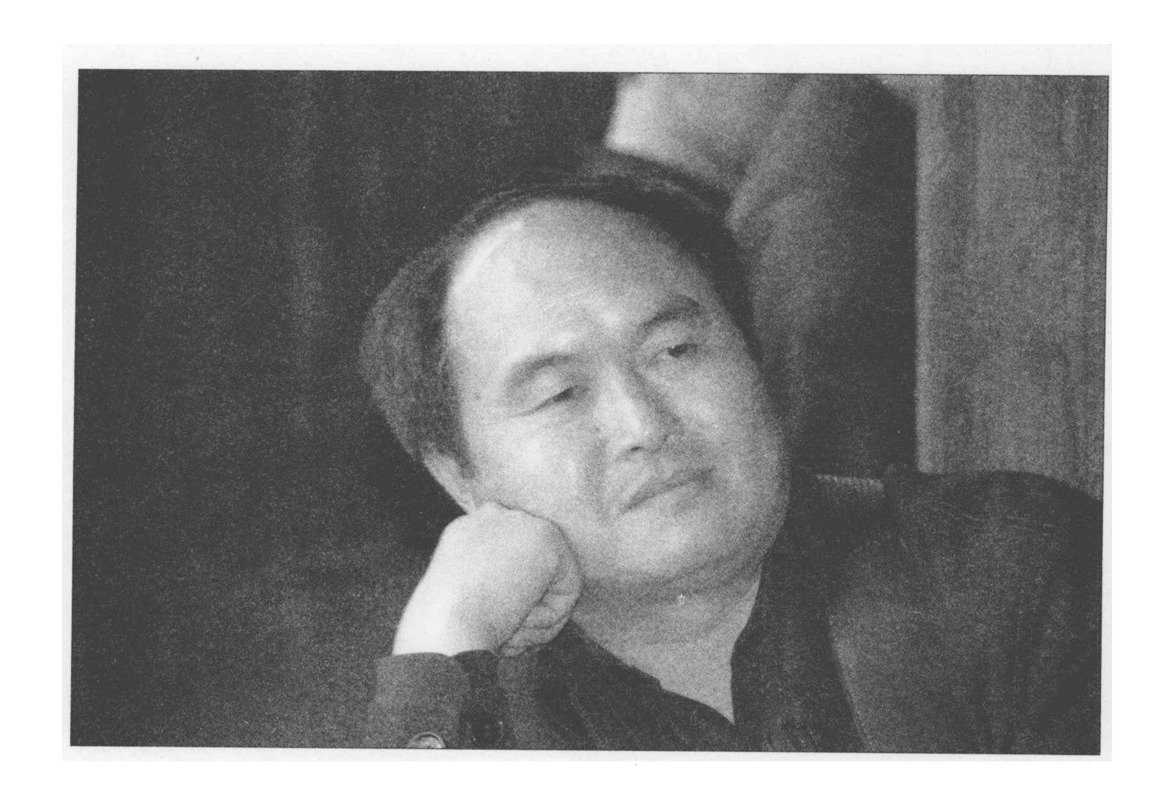
我家附近有一条铁路专用线，荒草蔓延，锈迹斑斑，直通一家化工厂，三两天才有几节油罐车被送进或拉出。傍晚，我常和妻子去那条专用线上散步，或踏着枕木，或漫步道肩。那天，我看到两个十多岁的小男孩各抱着一瓶啤酒，面对面骑坐在钢轨上，正笨笨拙拙地划拳唱令，不由站在那里呆住了。

“哥儿俩好啊，三星照啊……五魁首啊，六六顺啊……”

一个妇女顺着铁道跑过来，远远地就喊就骂：“你个不着调的东西，屁大点儿就跟你爸学这个，你不怕火车开过来把你轧死呀……”

两个小男孩跳起身，飞逃而去，很快就没了踪影。而我则仍站在那里发呆，很久，很久……





吴国恩小传

吴国恩，男，苗族，1966年生于湘西一个边远苗寨。8岁始习汉语，识汉字。1992年以来，在《民族文学》、《联合文学》(台湾)、《海峡》、《飞天》、《黄河文学》等发表中短篇小说四十多万字，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寻找诗人夏天》，著有长篇小说《巫乡》。有作品入选各种选本。湖南省作协会员，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作协理事。



开花的土地

□ 吴国恩

一

门前是一个不太高的突起，比坡平缓一点，可以有大量的风吹过，乡下人叫峁的土山。峁是黄红色的，是黄中的红，像泥腿子的脸，很健康那种。残阳泼血般泼洒到峁上的时候，泥腿根子蹲在自己家的院坝里，用雾一样的目光看着对面的峁上，他望了很久才看见老泥腿根发像一只蠕动着的蜗牛似的慢吞吞爬到峁的半腰。根子每天的这时候都要这样蹲着看根发老汉爬上那黄土峁，他从老汉那弓得像虾公一样的腰上就能够想象得出老人向上爬的样子，老汉一只手拄着烟杆一只手撑着膝盖，踩着自己的影子向上爬，喉咙里呼哧呼哧地响着痰音。自打新城区开始修建，根发老汉每天黄昏都要去爬那峁子，怎么都劝不住，像爬上了瘾似的。一开始时根子总要劝他，说舅，你天天爬那峁做什么，你七老八十的，万一脚下打个歪撇怎么办。根发老汉就没好气地回答，做什么?我要看城市怎么埋我呢，那狗日的城市。根发老汉一提起城市就显得很激愤，他咒骂那狗日的城市的时候，一边还要挥舞着手中的烟杆，好像城市就在他前面似的，用烟杆一扒拉就可以扫平了。根子劝了好些天都没有效果，根子就不劝了，随他去，根子想这人老了老了，就变得一根筋了，心思怎么也转不过弯来，对一个一根筋的老人，你能把他怎么样?一个时辰后，根发老汉终于爬上了峁顶，面朝着根子这边蹴了下来，远远看去，就像一只蹲在树杈上的猫头鹰。根子没来由地感觉老汉蹲在那儿就像一只猫头鹰，自己就像一只被

猫头鹰守住了洞口的老鼠,不知为什么根子会有这样奇怪的感觉。

根子就那么蹲着,两只手从大腿根伸下去,小心地护着秤砣一样沉的卵蛋,小腹一阵儿一阵儿地胀痛。根子刚从妮那儿回来,根子每次从妮那儿回来两个卵蛋都要炸开似的疼痛，这规律根子是经过好多次才总结出来的。根子蹲得腿都酸麻了,却不想站起来,俩蛋像刚从锅子里捞出的熟鸭蛋,滑溜溜地压手,传递着炙手的热量。根子龇着牙,目光更阴郁了,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吸得连卵蛋都凉飕飕的,才仰着头向着峁上喊,舅,舅。

根发老汉缓缓地直起腰来,若有所思地站了一会儿,磕磕绊绊地往回走。老汉伛偻的身子好一会儿才下到半中,被寨子的房屋挡住了,好半晌,才像突然从地下冒出来一样走到了坪场上。

那城市又过来一些啦。根发老汉像报告一件新闻似的说。

嗯。

狗日的。根发老汉又说,不知是骂城市或是在骂根子。

根子站了起来,卵蛋子吊下来,擦在裆上,痛得他咧了嘴。根子叉着腿说,舅,老歪又来啦。

老头一怔,还是为那地?

是。

日他娘,那是我的坟地。根发老汉怒气冲冲地说。你答应啦?

没,根子说。我说这事儿该您做主,他说他还会来找您的。

根发老汉不再说话了,歪着头看着天空,天空有点灰,太阳掉窟窿了,几只鸟从峁上一冲一冲地飞过来,一直飞到城市的边缘,仿佛吃了一惊似的,一下子盘旋着折了回来,刷的一声从村子上空飞过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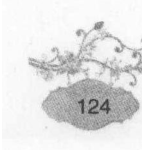
舅,根子又说,期期艾艾的。老歪说补偿费的事还可以商量。

你动心啦?

……我寻思着,凡事儿总得有个边。根子又说,喉咙里像塞了把稻草,含含糊糊的。妮家那地也答应征了。

根发老汉的脸雾了起来,抄着手从根子身边走了过去,绵羊皮袄扇起一股羊膻风逼得根子连连后退。

给我块金子也不卖,根发老汉闷闷地嘟哝着扔下一句话,像扔下一块石头。你莫有那个想头,根子,谁家愿卖谁自家卖去,我不卖。明天,你赶牛



把地犁了。

二

根子肩上扛着犁头，手上摇着一根竹刷条赶着那头骚牯向那块地走。骚牯的卵蛋拍打着双腿，根子的卵蛋也拍打着双腿。根子和骚牯子一前一后地走着，边走边打量着一天天变得陌生的坝子。坝子上到处是推土机翻出来的新土，红惨惨的，像刀割的伤口，刀割得深，土地皮肉翻卷着，流了好多的血。根子觉出了土地的疼痛，根子想伤天理呢，好好的土地被割成这样。骚牯子没有这些想法，骚牯边走边翕动着粗大的牛鼻子嗅着新土，呼呼的鼻息吹得一些细小的土粒四散开来。

日娘的，你嗅什么，这里又没有母牛。根子骂，用手捧一下裆。根子边捧着裆边四下里看，一看就看见妮在她家那块地上刨红薯，妮也在朝这边看，一只手扶着腰，一只手撑着锄头，向后仰着，大奶子挺得像座山。根子觉得妮的目光有些忧郁，妮的目光总是那么忧郁，像浸了水。根子便猜想妮一定是很失望了，妮一直劝根子卖了这地，妮说根子，你把地卖了我们一起进城去做生意去。根子是答应了妮的，可根子现在却来犁地，这不是自己嚼了自己舌头是什么?根子不敢再朝妮那边看，低着头，卵蛋子又隐隐胀痛起来。

骚牯幸灾乐祸地回过头来，翘着嘴唇对根子笑。根子狠狠给了他一刷条。骚牯委屈地低下了头。根子又可怜起他来，根子想城市来了，全寨子都没有一头母牛啦，这骚牯也难受得很。根子便有了一种同病相怜的味儿。根子对骚牯抱歉地笑了笑，骚牯，骚牯，别难受，等这城市建起来了，把你卖到更远的乡里去，卖到城市到不了的乡里去，那儿什么样的母牛都有，够你骚。根子想着想着就来到了自家的那块地里，开始套牛轭，地呈凹形，四周码着红惨惨的新土，那是推土机推的，准备填方。可是根发老汉横竖不让填，任谁来做工作都不行。根发老汉说日娘的我什么都被你们城里人盘剥光了，就剩下这养命土啦，给个金山都不卖，卖了我喝西北风去?这土就留了下来，留在一大片新翻的红土中间，像一个坚守阵地的碉堡。

套成牛轭后根子就扬起了竹刷条，没情没绪地犁起地来，骚牯也没情

没绪的，东张西望地四处找母牛，惨红惨红的泥土色浸透了他们的眼，像趟了一地血。犁着犁着骚牯没望到母牛，根子却望到了妮，妮像从地里冒出来似的一下子出现在凹地上。根子放了犁，跑过去，骚牯嫉妒地看着他。

还犁呀?妮问。

犁哩。根子答。

你没跟你舅商量?

我不敢，我舅也不得答应。根子说，俩卵蛋又胀痛起来了，根子左看看右看看，然后就猛然出手，把妮摁在后坎上了。根子的两只手在大奶子上使劲揉，两只泥手顿时把妮的前襟染成了红泥色。妮不挣扎，由他揉。妮从来都是这样，一见面就由他揉任他摸，可就是不肯褪下裤带，常折磨得根子胀痛难忍。

你真是个草鬼婆。根子痛得忍不住了，就骂妮。

我是草鬼婆，妮承认，不是草鬼婆还轮得到你摸?

你放蛊呀。

我放啦?

放吧。

真的放啦?

真的放。

妮就低下头来，把肥厚的嘴唇堵住他的嘴，把口水渡过去。根子就死命吞，吞得咕噜咕噜直响。

真甜。根子闭着眼说，很陶醉的样子。根子这时就想一寨人都他妈的瞎了眼，这么好的一个女人怎么就认做草鬼婆没人要呢?根子于是就觉得自己很幸运，如果不是草鬼婆，自己也挨不上边。根子像一个贪吃的孩子一样，总是没有个完，越没完根子就越难受，俩蛋又沉甸甸地像秤砣一样吊着了。

给我。根子哀求道。

不。

给我。

不!

根子就没办法了，根子晓得动硬的他不行，妮轻轻一摔就能把他扔出

三里远。根子实在忍不住了，就把裤子剐下来，掏出俩蛋给妮看。你看你害我呢。妮就蒙了眼，很害羞的样子，可根子晓得妮在看，妮从指缝里看。根子俩蛋胀得像一个熟透的柿子，蛋皮像薄肠一样透明，看得见网状的紫色血管。你看你看，你害得我难受。妮就心软了，妮掀起衣服，把根子的头搂在怀里。根子你别急，迟早都是你的呢，根子，等你舅答应把地让政府征了，得了钱，我们到城里去合伙租个门面做生意，到时你哪时要我哪时给你。说到这儿根子便痿了。根子一听妮说这事儿就准痿下来，试了好多遍都不曾错过。

根子说妮你就不能不讲城里么？

为什么不讲，全寨人都让步了，这城市建起来谁也拦挡不住。妮说。

根子就不再说话了，使劲用嘴往妮怀里拱，像猪崽吃奶。

根子你得想办法说服你舅。妮又说，妮背靠着土坎，看着根子乱蓬蓬的头在衣襟里使劲儿拱来拱去。

我不敢。

你不敢我把红薯挖完了就进城去了，我不留你的，我给了城里人。

你在气我，你不会。根子说。

妮就不声响了，妮叹了一口气，根子你怎么就那么留恋这地呢，这地有什么好？根子说地里长苞米养人。妮说谁见过饿死人啦？根子说那是有地，没有地就难说不饿死人。根子说妮你就是我的地，有你我就不会挨饿。根子又说我不求天天吃大米白面，有苞米就饱足了。妮就无比地感动，用手摩挲着根子的背。根子，傻根子，我这地留给你的，不叫城里人种，留着你种，给你长苞米。根子沉醉了，像一个听话的孩子，把嘴贴着妮的奶子上轻轻地舔，舔得充满柔情蜜意。不提防骚牯拖着犁过来，伸长舌头嗞啦嗞啦地舔他的光屁股。

根子，牛。妮说。

让他舔好啦。根子大度地说，仍然抱着妮不放。可妮不肯让牛舔她的根子，妮从根子的头上弯下腰来，两只手从他的背后伸下去把他的裤子提上来。好啦根子，我该去刨红薯了。

根子恋恋不舍地把脑袋从妮怀里拱出来。妮，你莫害我，你莫害我忍×成痨，我成了痨病你就见好了吗？草草她害我够了，你还害我吗？

妮问，草草怎么害你啦？

草草让我摸让我亲却不让我干，根子说，把我憋出病了，要不我咋会得这怪病呢？

妮就信了，我不会害你，根子，别急，迟早都是你的。妮用厚嘴唇亲了下根子，就往坎上爬去。推土机推的土很松，抓不牢，妮爬上一半又逡了下来。根子就从下面用脑袋顶着妮的屁股，妮爬上去，不见了。

根子赶着牛回到家时，根发老汉脸沉沉地坐在门槛上。

犁完了，舅。根子报告说，把牛系了，往屋后抱一捆干苞米秆，洒上盐水喂牛。

这么快就犁完啦？根发老汉说，混浊的眼睛盯着根子。根子，土地是搪不得的，你搪它一天，它搪你一年，根子，莫信别人的话，要把地当爹娘侍候。

我没有搪。根子辩解说。

你搪没搪你自己晓得，根子。根发老汉又说，根子一回来根发老汉就盯上了骚牯，骚牯的肩峰会告诉他根子犁得细不细。

这块地，往日我要犁三天。根发老汉又说。

根子就不做声了，根子说了假话，根子隔了犁呢，三犁当一犁，翻过来的土盖满地就行了。根子想这地反正是要给征了去的，犁那么细做什么。根子见根发老汉看出来了，就噤了口，勾着脑袋喂牛。

喂了牛以后根子就准备去灶上煮饭，却见灶房里冒着烟。舅，你煮饭啦？根子问。根发老汉不答，偏着身子让根子进屋。在根子一脚门内一脚门外时，老人才突然答话。是草草在煮饭。草草？根子愣了一下，叉着腿站住了。草草回来了？

草草让城里人骗啦。根发老汉说。

根子的脸没来由地抽搐了一下，装着没事般地从侧门进了灶房。草草坐在灶门口边，正一把一把地把苞米秆折断喂进灶里。

草草，根子喊。草草抖了一下，站了起来。草草你坐着，你是客，怎么能让你做呢？根子说着就去抢草草手上的活计。草草脸寡白寡白的，根子哥我回来了，我又回来给爹做女了。草草那样子就像流水中的一茎无助的水草，根子就觉得嗓子眼一阵发痒，硬硬的心就软了，耷拉下来，最后快要融

化了。草草你莫伤心，回来了就好了。根子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草草，就不断地嘟哝着。草草的泪水流了下来。根子哥，我是自讨的苦，不怨谁也不怪谁。

吃夜饭时一家三口人都闷着，根发老汉板着脸，草草勾着头，把泪水和饭一起咽。根子看草草瘦了好多，头发乱得像老鸦窠，心里就觉得难受。吃着饭，根发就骂了起来，草草你回来做什么？怎么又回家做女来了？你不是出去当城里人去了么？你还回来，你的田呢？你的地呢？政府送你的征地款呢？草草就低下头流泪。根子不忍，可又不便劝他父女俩。舅，舅，别说了，草草回来就好。说着他就回到自己房里，在臭烘烘的铺上躺下来。根子这时的思想乱成了一团麻，怎么都理不清，草草回来了，根子就得面对两个女人了。

草草是根子的婆娘，从小都是，从根子随着舅走进这个家起就是。根子还记得好多年前那个下午，娘把他托给舅的那个情形。哥，妹子没地方求，妹子求你，把我的伢捎着。根子仿佛又听见娘这么说。我捎着，妹子，舅说。妹子你闭眼了吧，我把根子当儿待。盘他长大。娘说。盘他长大，舅说。给他娶亲。给他娶亲。……根发哥，妹子对不起你……根子，过来，拜了干爹。别……别叫干爹，叫舅吧，根子，叫舅，我把草草给你当媳妇。根发哥……难为你，妹子生没得服侍你，来世再嫁你……哥，抱紧我……娘死了，根子就认了舅，根子别了自己的寨子，来到这城郊，成了舅的郎，成了草草的男人。可是草草像一块肥沃的地，草草让城里人种了。自从这地方圈成了新城开发区以后，草草的心就野了，草草被城里的花花世界迷了心。为了征地的事儿，草草和她爹吵了一架，草草说爹我们家的田土我有一份，我签我那一份，你干涉不了。草草当真就瞒着他和她爹把征地合同签了，得了三万多块钱。草草带着三万多块钱进了城，租一间门面做服装生意，没多久，一个城里的生意人带走了她。对草草的出走，根子没话说，草草乖，草草是朵鲜鲜灵灵的野花儿，不该插在他这堆牛粪上。根子甚至为草草找上一个有钱的城里人高兴。可是城里人不懂得珍惜，城里人放犁在这块地上翻了一遭，种了一季，地里什么都没长就走人了，地却瘦了。根子想着，心里就有种说不出的滋味。这时，根子听到村委那个高音喇叭喊了起来，根子，根子，吃夜饭后到村委来一趟有事。根子就急忙跳下床，晃悠着

两只脚去摸鞋子，踢踢踏踏趿着走出房来。草草已经不在火炕边了，舅坐着，用一双苍老的眼看着他。

莫去，根子。舅说，去了他们就要逼你签合同，那纸条一签地就没了。

根子顿了一下，迟迟疑疑地说，村里叫，不敢不去的。

根发老汉就哑了口，把烟杆插进热灰里，吧嗒出一股呛人的烟来。去了也不签，根子。老人说。给多少钱都不签，地长苞米，钱不长苞米，钱花完就完了。根子嗯了一声，勾着头，从门框里一钻就出来了。

三

根子一走进村委会那栋砖楼就觉得气氛有点特别。村委会里电灯亮着刺眼的光，灯下，一桌人正忙着围着桌子吃饭，酒味儿浓浓地飘出来，熏得根子打了一个喷嚏。根子看见村主任老歪正提着一瓶酒，围着桌子劝酒。根子认出了镇政府的吴书记、李镇长，还有镇国土所的人、司法所的人。根子心里有点打鼓，轰隆轰隆的听不清鼓点子，根子是第一次和这么多的领导打交道，腿肚子不由自主地就软了。根子想别人正吃着呢，哪么好打扰别人，于是就准备到门外阴暗处找一个地方坐下等着。正在腿脚打旋的时候老歪一眼就看见他了。根子你来啦，一起吃点吧。根子忙说吃饱了吃饱了，并拍了拍肚子表示自己不是撒谎，是真的一点也装不下了。根子你面子大哩，今天为你家的事儿连县长都来了，这是我们主管城建的麻副县长。老歪说，指着一个正埋头吱酒的人。根子正想说一句什么好听的话，麻县长就把油光发亮的脑袋转了过来，对他看了一眼。根子听见县长用拖得很长的调子说，我以为是什么三头六臂的呢。然后县长就全力对付他的酒去了。其他的人都说，没事儿，县长，这些钉子户对于您老来说是小菜一碟，谁不知道您老做思想工作是全县头一个扣子啊，别的不说，就凭您老的威望，还有哪一颗钉子拔不掉，哪一个堡垒攻不破?

麻县长哈哈一笑，又回过头瞟了根子一眼，这一眼瞟得根子腰杆打晃直冒虚汗。吃饱饭后麻县长就开始做思想工作，麻县长用牙签剔着牙，你就是根子?是是。根子急忙答应。县里的公开信看了吗?根子连忙应承说读了。县长说那你该清楚城镇建设的重要性了，开发新城区是我们县里发展

经济的一个大举措，征你们的地也按国家规定给你们征地费，把你们转成居民，咋就不同意呢？根子嗫嗫嚅嚅地说没了地我们怎么活，话刚一说出来就让麻县长驳了。小农意识！没了地活得更好，你可以做生意嘛，可以去打工嘛，现在是市场经济了嘛。再说，全村人都想得通，你怎么就通不了？

不是我通不了，根子咕哝着说。是我舅。

你舅是个老树蔸，剁都剁不烂，根子。老歪接过话头说。可是你也该掌家了啊。告诉你，妮已经签征地合同了，等下就来领征地款，现在全村就差你一家啦。俗话讲，枪打出头鸟，你可别当个反面典型。

要适应形势嘛。麻县长又说。要拗你拗得过政府？告诉你，我们今天是最后一次找你，你愿签合同更好，征地费呢我表个态，还可比别人多一点。签不签这个合同都没有关系，你不签这个合同，你那块地也要填。现在不是有一种说法叫逼民致富吗，我们就逼你致富，逼你致富不犯法。

签了吧，根子。镇里吴书记站起来说。别个村想让县城扩到他们那儿去还得不到呢，你们怎么就脑袋蒙了呢？靠地吃饭，你不看城里那么多居民没田没地的谁不过得滋滋润润的。吴书记说着就叫人拿合同来，国土所的干部就把一张合同递了过来。根子惶惶地看着那张合同，犹豫着，不知怎么办好。根子觉得全身都在冒汗，就偷偷擦了一下说，老歪哥，你让我好生想一想。

你还想什么，别人钱都拿到手了。老歪说。

根子就有点心动了，根子想领导们说的在理呢，城里那么多的居民没田没土的哪家不过得比乡里人强。根子正要答应签字时突然想起了草草，心里一激灵又冷了。

签吧，根子。老歪说，把印泥递了过来。可是根子把他的手推开了。

村长，草草回来了。

老歪一愣，不明白根子说这干什么。

草草让人骗了，征地的那三万多块钱全被骗走了，根子又说。

大家仍没听懂根子在说什么，瞪着眼睛。

这合同我不敢签。根子说。我只会种地，我要是没了地，我怎么活人？草草就是例子，草草把地卖了，钱也被人骗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根子这么说大家就哑了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道要怎么讲好。

还是麻县长水平高，麻县长说根子你怎么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呢，市场经济嘛，风险是肯定要有的，看问题要看主流，看全面。草草一个人的失败你看到了，可千百万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迎风搏浪发家致富你怎么就看不到呢？大家附和着说县长说得对，根子你就莫犹豫了，平时你想下海还没本钱呢，这次征地可是一次千载难遇的机遇，你要抓住，可别错过了。

大家正在七嘴八舌地劝着根子时，妮走了进来。老歪有点喜出望外，说妮你来领征地款吗？你来得正好，帮着劝劝根子，这榆木脑袋还真难开窍。妮就红了脸，说我一不当头二不当脑，他又不是我什么人，我怎么劝？我来领征地补偿，领了就走，今晚可领得么？领得领得，怎么领不得呢。镇财政所的一个年轻人就打开黑皮包，掏出一大沓新扎扎的钞票来，向着根子摇了摇，蘸着口水数了起来。钞票声哗哗地响着，直钻进根子的耳鼓，根子就莫名地激动起来。根子想钞票这东西狗日的硬是邪门，就是你铁石心肠也能让你心动。根子觉得这种激动和秋收时看到满堂屋黄澄澄的苞米的那种激动一样，而且有过之无不及。

根子正想着时吴书记就接了那把钞票，说根子你爱不爱？根子被看透了心思，顿时红了脸。根子你只要签合同就可以领到钱，比这还多。吴书记说，你的思想怎么就转不过弯呢？你就不算算账，如今这地有什么种头，一斤苞米八毛钱，一亩地产四百斤干籽，也就320块钱，除去种子、化肥、人工，你还有什么？

根子点了点头，觉得吴书记这账算得实在，想想确实是这样。

有了几万块钱，到城里做生意，一天几十块钱雷打不动，妮，你说是不？吴书记又对着妮问。妮点了点头。妮捏着那沓钱，脸儿红红的像刚喝了二两酒，根子晓得妮的脸是让钱给烧红的，妮从来没有拿过这么多钱。妮抖抖索索地数着钱，也不知数没数清就塞在怀里。我走了呀，你们坐。她说着就出门去了，可是跟着她就打转回来了。

根子，你出来一下，我给你说一件事。妮看着根子，说。

根子站了起来，老歪说妮你好生开导开导他，我们等着呢。妮不好意思地说我是和他说其他的事。根子低着头跟在妮后面就出了村委会，在一个阴暗的地方站了下来。天完全断黑了，寨子里灯光闪闪烁烁的，谁家的大门敞开着，刺眼的电灯光射出来，被树子割成一条一条的，映在村委会

的墙上。根子，签了吧，妮说。领导们讲得在理，如今这田土是没什么盘头了。根子张张口，喉咙里叽咕了一声，却什么都没有说出来。根子我联系好了，到城里开一家饭馆，可我钱不够，你把合同签了，我俩合伙儿开。

我不是不想签，妮，根子说，我心里翻腾得厉害，这可是几辈人的事，你晓得不，草草回来了，草草让人骗了，血本无归，我们乡里人，做生意精不过城里人的。

妮就误解了，低下了头。根子难怪你不愿跟我一起做生意，原来是草草回来了。根子连忙解释说不是那样的，妮你想到哪儿去了，草草已不是我的婆娘了，一点都不是的，我们又没有拜过堂。草草是落难了，回来做女做妹子。

妮叹了口气，根子你就签了吧，全村几百家人呢，人家都签了，你不能不签，我听说不签县里也要强行搞，到时候还不给补偿费呢。

根子想了想，正要说什么，老歪就从村委会门口伸出头来喊，根子，根子，说好了吗?根子说妮你等着我，我跟着就来。

根子再进村委会时满桌的饭菜已经收了，桌上摊着那张合同和揭了盖的印泥盒子。吴书记一见他进来就问根子你想好了吗，签吧。根子脸红起来，根子还有点犹豫，说，我担心把地卖了我就讨不到吃了，再说我舅他也有一份……根子还没说完麻县长就不耐烦地说不签算啦，他不签地球也不会停转，下个星期叫公安局的来维护秩序，强制征地。老歪急得在一边低声直抱怨，根子你怎么不听话呢，看把县长都得罪了。根子一言不发就往外走，走出门时听见麻县长气愤的声音，简直是刁民，刁民。

根子没走出多远就看妮站在路坎边等他。

签啦?妮问，见他不做声，妮就明白了。妮幽幽地说根子你怎么这么拗劲呢，不就一块地吗，再说你家草草的地征用去了后光靠这块地也不够吃。妮说着牵着他的手直往村外走，在一垛稻草垛下面坐了下来，稻草堆散发着淡淡的香味。直到这时根子才放松下来，一放松就感觉到下面簌的一下有个东西从腹部钻出来，用手一摸，是俩蛋。根子笑了起来。你笑什么?根子笑得更厉害了，日娘的，根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那些当官的真厉害，把我的蛋都吓得缩到肚子里去了。妮也笑了起来，边笑边喘，根子你个痞子，你个大痞子。根子就更来劲了，把妮一下子掀翻在稻草上。妮我要好

好痞一下，妮就不动作了，任他在上面揉。根子揉着揉着就摸到妮的裤腰，说我真痞了呀。妮还不做声。我真痞了呀。根子又说，可妮的裤带绾了死结。根子泄了气，妮你的心真硬，妮你怕我肿得不够大呀，你要整死我的。根子，你答应我把地卖了，拿钱和我合伙开一个店，我今夜就给你。根子就瘫软下来，根子想妮怎么老把那事儿和这事儿连在一起呢。根子坐起来后就看着不远处的县城，城市的灯火像星星一样繁多，眨巴着，县城本来和这里隔着一座土山，可是土山仿佛一夜间给搬掉了，城市就展现出来，显出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根子想那每盏灯后面都有一家城里人，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呢，他们没有地，可他们活得滋滋润润。

根子，妮喊。妮躺在稻草堆上，被根子掀起的衣服盖住了脸，白生生的身体暴露在星光下。根子替妮把衣服放下来，才发现妮已经泪流满面了。根子，妮喊着他的名字，那话音就像要把每一个字都嚼烂吞到肚子里去。我明天就要进城了，你要保重，好根子。

四

草草回来没几天又走了。草草走的那天根子正在地里翻二道犁，根子和骚牯都把一身的气全发在地上，勾着头拼命奔，牛稍微走得慢了一点根子就毫不客气地举起竹刷条。根子见牛怨恨地盯了他一眼，把驼峰耸了耸，狠拉起来。牛说根子你狗日的心里有气你拿我开刷条，我比你还惨呢我拿谁出气？根子想骚牯一定是这样骂他的娘，牛也和人一样受不得委屈。骚牯你狗日的想骂你就骂吧，你是畜生，你懂得什么？根子想这世界全乱啦，村子里如今没一块地了，一眨眼全成了城里人啦。可是这新城里人不像别人老城里人，老城里人有单位，有工资本本，病了痛了有医疗保险，退休了有退休工资。新城里人什么都没有，只有紧紧地攥在手心的那点卖命根子地的钞票，这些新城里人什么都不懂，在城里四处游荡着，寻找着发财的机会，可是机会总是在躲着他们，直到他们的那一点子钱这里那里的像阳光下的雪娃子一样蚀光，他们才安静下来，发觉自己原来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于是他们当城里人的那点兴奋一点点冷下来，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去，看到的却是高耸入云的高楼大厦和笔直的街道，……然后他们到

县政府，到地区，到省里去做无谓的上访，最后不得不拿起铁锹或其他生锈了的农具，到街头上站成一排。等待着城里人雇他们去做工。那时，他们已经不叫做农民了，也不叫做工人，他们叫铲子，他们的名字就是他们手上拿的家伙。

妮走后，根子就再没有见到她，根子想妮现在做得怎样了呢，妮会不会像草草那样被城里人骗了呢?妮的大奶子会不会让城里人揉了呢?他又想起那天妮说的话，根子你再不劝动你舅，我就不等你啦，我领了补偿款就进城做生意去了。你去呀。我真去，根子，我到城里就找一个城里相好，我送城里人，不给你留着。根子想到这里就觉得心里不踏实，女人是块肥地，你不能占着不种，你不种别人就种了，世上没有好田好地留着搁荒的道理。

根子想着不提防犁铧插得太深了，骚牯勾下腰拼命一奔，犁断成了两截。骚牯蹿了出去，冲出好远才稳住了步子，骚牯有点惶惑地看着根子，你怎么啦?根子不好意思起来。旁边一个开着推土机的人笑了，伙计，别犁啦，你犁也是白犁。去你妈的。根子低声说，有点恼羞成怒，有点迁怒于人。根子弯下腰拾起断成两截的犁，沮丧地站了一会儿，对牛说，牛，牛，你站在这儿别动，我回去换了把犁再来，我们接着犁。看到牛允许了，才放心地回家换犁去了。

根子回到家里时没看到根发老汉，老头儿这段时间还是总往高处峁子上爬，爬上了瘾。根子推开门看见草草正在急急忙忙地收拾着东西，把一件件衣服往旅行包里塞。草草不提防他会突然回来，显得有些慌乱。

犁完啦，根子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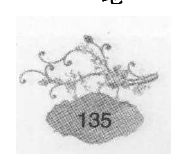
没，犁断了，根子说。你要到哪里去，草草?

我回城里去。

根子说草草，你已经被人掳过一次了，还想上二次当?就在家里住着吧，有地就不会饿着。根子还要说什么，草草打断了他，草草说我就不相信光城里人能骗我们，我不能骗城里人。

草草又说，根子哥，你们抗不了好久的，那块地终究要给征掉，你最后还是要成一个城里人。

我不会当城里人。



那由不得你，草草说，我跟你讲，根子哥，日后有一天没了地，到城里讨吃可不能太老实，能吃你就吃，能骗你就骗。

我不会骗，也不想骗，根子说。

你得学会骗，学会心肠狠毒，根子。草草又说了一遍，你骗人时别认他是亲戚朋友，你顾着这个你就会给人吃掉。根子盯着草草，像看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人，根子想草草这是怎么了？可是草草脸上的神色却是那么认真，根子就沉默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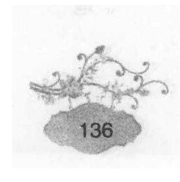
根子没有再挽留草草，根子想草草已经没地了，一个人没了地就像树子没了根，没了根的树子活不成，没了地的草草也不可能在这儿活下去。根子只是说，草草你要当心点，别再让城里人给搪了。草草眉眼里就有了泪光，草草说根子哥你放心从现在起再没有人能搪得了我，我已经成了一个骗子，没有人能够搪得了一个骗子。根子就不再说什么，默默地帮着草草收拾。

一切都收拾好后，根子帮着草草提起了旅行袋。

走吧，草草。

可是草草却不动了，草草突然走进他的房间里去，好半天不出来。根子不晓得她要做什么，提着包愣在堂屋里。根子哥，草草喊，你进来。根子就走了进去，一走进房就让一双嫩藕似的手臂搂住了。根子哥……根子哥……草草在他耳朵边喃喃地说，把热乎乎的气哈在他的颈根上。根子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了。别这样，草草，根子虚弱地说。根子哥……我要走了，我把我给了你吧。草草喘着气。我对不起你，根子哥，让你空担了好多年空名，却没给你，要是你不嫌我让城里人种了，我现在就给你，哥。根子就觉得俩蛋又隐隐胀痛起来，本能地抱紧了草草。……给了你，我会痛快一些。草草还在说。根子变得僵硬起来的身子却开始瘫软了。别这样草草，你还是给我当妹吧。根子说，用力掰开草草的手，出了房门，为草草提起旅行袋，站着等待草草。草草出门时眼睛红红的，一言不发就往头里走了。根子把她送出村，在村口的公路上等车，根子看见草草无力地倚着一棵老槐树，目光空洞而茫然，根子心里就像要融化掉了。

草草，如果在外面混不下去就回来，根子说，屋还是你的屋，我给你守着。可是草草没有回答他，草草是不想回来了。远远地，一辆汽车驶过来，



草草突然急急地说，哥，妹对不起你和我爹。

别这样说，草草。

妹对不起你，根子哥。草草又说，根子以为草草说的是他俩的婚事，根子就脸红起来。根子一点都没有往别处想。

根子哥……草草又说，你那个……是病，你得赶着上医院。

嗯。

妮姐是个好女人……

我知道。

…………

草草走了，看着汽车绝尘而去，根子突然有了一种难受得钻心的感觉，根子想，几天时间，他最爱的两个女人都走了，这城市究竟有什么样的吸力，把她们都从他身边吸走了呢？

傍晚时候根发老汉从峁子上下来，见根子蹲在阶沿下发呆。根子，你发什么呆。草草又走了，舅。让她走，根发说。心野了，哪个拴得住。是这样。根子说，用手护着裆。根子，莫伤心。根发突然说，脸上露出一脸的歉意。根子你就当舅没养这个女，就当舅以前没讲过那句话。我没伤心，舅。根子，我会再帮你找一个的，天底下好女人多着呢。根发老汉说，我怎么就养了这么个不听教的女呢？根发老汉伤心起来，扑扑拍打着腿，就有灰尘腾开来，在夕阳的光下像稻虱子一样飞舞。

太阳从西山上哧溜一下滑下去了，天色倏然暗了下来，根子蹲着，觉得腿有点酸了，站了起来，把腰晃了两下，让俩蛋掉正了。

舅，全村就光剩着我们一家啦。

这几天老歪又找你了？

没。

他们还会来的。根发老汉雾着脸，忧心地说。

他们一定还会来的，不达到目的他们不会罢休，根发老汉又说。

根子沉默了，夜渐渐地深了起来，远处传来城里歌厅那嘭嘭嘭的打击乐声。

进屋吧，舅，天凉。

根发老汉晃着那身破羊皮袄钻进门，皮袄挂着了门框，嘶的一声挂破

了。

根子，我的皮袄破了。

破了再买新的，舅。

我陪侍不过一件新皮袄了，根子，我的日子不多了。根发老汉有点伤感地说。根子我告诉你，这羊皮袄是你娘给我缝的。

我知道。

我穿了几十年，可是它今晚破了，我知道我要找你娘去了，舅又说。根子你不晓得这衣服是你娘出嫁时给我做的，老汉继续说，自己沉浸在回忆之中，微笑了。你娘是个好女人，可好女人没好命，你娘和我好了十多年，可最后还是嫁了别人，没能嫁给我。根发老汉咳了一会儿，又说。你娘出嫁时给我这件衣服，她说哥，妹子没福气服侍你，就让这件衣服陪侍你吧，你娘那夜想哭，可我不让她哭，新嫁娘哭不吉利。你娘说哥白天你把它穿在身上晚上你把它盖在被上，准如是妹子在陪侍你，根子我原想把草草嫁给你，算是续了我和你娘的缘分，可草草跑了，女大不由爹。

根子觉得心口里堵得慌，说舅我去抱点苞米秆来烧。根子说着出了门到屋后檐下抱了一捆苞米秆，在火炕边折断点燃，暗淡的屋里就有了一点恍恍惚惚的光。根子又爬上箭竹地楼，用撮箕撮了一撮苞米棒子，倒在火上，火光顿时暗下来，好一会儿才嘭的一声燃着了。

根子，你坐下。根发老汉说，声音有点沙哑，你坐下我和你讲话。根子就坐下了。

根子要不你就答应了他们吧，根发老汉说。

根子就愣了，根子说舅你莫多想，我不会签那张合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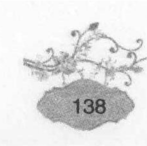
你还是签了吧，根子，我知道你心里很想签那张合同。根发老汉咳嗽起来，好一会儿才平复了。草草离开我了，你也会离开我的。

我不会离开你，舅。

你会，根发老汉坚持说。你搪不了我，根子，我老几十岁的人了，你搪不了我。

我不会，舅，根子发誓般地说，可是根子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

没了地，你就没牵扯了，根发老汉又说，然后站起来，走出门外，解开裤子站在门槛边向外撒了泡尿。从门口向外望去，城那边的上空被一层白



光笼罩着，他望了一会儿，才提着裤子走进屋来，对屋里说，人是风筝地是线，没了地，线就断了，风筝就牵不住了。

根子伸手拉过一把凳子，让根发老汉坐下来。根子突然有点心怯，吭哧了一会儿才说，舅我跟你商量一下，我想下一趟城里。

根子原来以为根发老汉会反对，可是根老汉却没有反对。

去吧。老人说，明天牛我守了，你放心去。

根子说我去城里看病，根子这么说着就觉得脸上发热，根子想我也开始搪人了，而且搪的是舅。根子其实是想去城里看一下妮，妮去了一段时间，也不知怎么样了。当然根子也想到城里去看一看城里人怎么个活法，根子和根发老汉一样都知道城市要过来，这是不可阻挡的，可是他们都不愿去承认。根子想这地如果被征收了以后做什么好呢，舅他的日子不多了，可以不考虑，可根子不能不考虑，根子想光靠那几万块钱是过不得一辈子的。

根子睡在床上一夜都在想着这件事，第二天天一亮就起了床，把自己绑扎利索了，就到舅房里去，根发老汉也醒着，倚在床头上吧嗒着竹烟杆。

舅我下城去啦，根子说。

下吧。

我走了呀。

走吧。

两个人就这么拉锯一样地一递一地说着，根发老汉不动，根子也不走，但最后还是根子妥协了，根子快快地走出房来，捏着空拳头直奔老歪家去。根子想舅反对自己下城呢，舅答应着去吧去吧可是没有掏出钱来，舅知道他身上没有一分钱，平常买一袋盐都得和舅要。根子走到老歪家时天还没有透亮，老歪家里灯火通明，隔老远就听见哗哗啦啦的搓麻将的声音，不用说这麻将是打了一个通宵了。自从村里人把地卖出去后，谁家都有个万把几万块的，城里就有一些赌棍像蚂蟥闻到血腥一样每晚都到村子里来，老歪顺应潮流买了几副麻将，在自己家里开上了麻将铺，门上挂着一块青年娱乐中心的牌子，名正言顺地开起赌馆来。一晚抽几十块的头钿，一个月下来也是笔可观的收入。根子走到门边就看见老歪正靠在一个红家身边，啧啧地称赞着那人的牌运，大冷的天头上却冒着细细的汗珠

子。

大卵泡，快来搭档。老歪见根子，喊了起来。老歪在领导面前喊根子的名字，平常就喊根子的外号。

我不搭档的，根子站在门边说，老歪哥你出来一下，我找你说个事。

什么事呀。老歪不满地说，站起来边走边回头对那人说莽哥你这牌要自摸，放炮不要和。

我……想找你借点钱。

老歪脸就变了，根子不是我没钱，也不是我不肯借钱给你，我在打牌，打牌人借别人钱会把手气搞痞的。

只借十来块钱，我明天回来就还你。根子怯怯地说。

老歪说你怎么不和你舅要呢，他拿着几万块钱放在身上做什么，买棺材呀，买棺材也不用那么多嘛。根子就想，我舅哪么会有几万多块钱呢。还没等他说话，老歪说大卵泡你也该掌家了，省得要一分钱也要向你那老蔸蔸伸手讨。老歪说着递了二十块钱给他，根子你可要记着还我的，日娘的好多人没有时向我借，借了就不记得还啦。根子接过钱，逃跑一般地走了出来，边走边想老歪怎么没有问着征地的事儿呢？

五

根子没有坐车，甩着两条腿就去了城里。

根子上路时根发老汉赶着骚牯上了村子后面的山，根发老汉站在峁上看见根子走在一片被推土机推得纷乱的血红色包围着的公路上，公路通着县城。根发老汉觉得根子走在路上就像一只匆匆赶回家的蚂蚁，根子明明是走向陌生的城市，可怎么看着都像回家的样子，根发老汉叹息起来。骚牯三心二意地啃着峁上的草，啃几口又抬起头来向四周张望一会儿，用耳朵听一会儿。根发老汉就骂，骚牯，骚牯，你狗日的骚什么？没有母牛就能把你憋死呀。可是骚牯不听他的，骚牯撒开四条腿，在峁上峁下不屈不挠地疯跑起来，一边跑一边用鼻子嗅，根发老汉只得喘着胸口里的大风箱在后面跟。骚牯不屈不挠地疯跑了一阵，终于失望地安静下来了，安静下来的牛和老汉做一排站在峁上，用仇根的目光直盯着县城，仿佛要把

那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城市看溶似的。小北风噼噼啪啪抽着鞭子，抽得脸生疼，可根发老汉不觉得，他远远地望着那一坝被推得红惨惨的土，看着还在轰隆轰隆像屎壳郎一样在土坝子里忙活的推土机。宽宽的一个土坝子全给推了，只剩下他家的那一块，在一片血惨惨的红地中像一块化了脓的伤疤。

就剩这块保命的地了，老汉难过起来。要早知道这地要给城里人占去，当年还不如让他毁了呢。

这地本来是一块淌水地，年年汛期一到，下场雨就让洪水刮一次，几十年来就没有什么地了，只剩光光的像肋巴骨一样的老本土。承包到户后，他要了这地，二十个年头年年都要码坎开沟，终于伺弄得像了一块地，畦平埂直的好种，城市却又来了。乡里干部隔三差五地往家里跑，又是做思想工作又是动员，村委会那几个岔口大喇叭日里夜里吵得人睡不安稳，城里人不就为着那几块地吗？乡下人离了地咋活，没人给考虑，从来乡里人和城里人打交道都是乡里人吃亏，这理儿千古如此。可是年轻人们不懂得这个理，一听说县里要把地征了，兴奋得像吃了癫药，一亩地两三万块钱就贱卖了，然后甩开膀子进城。

当城里人，要命受呢。他自言自语起来，心里愤愤不平。根子到城里去了，他不愿意，可他晓得拦不住，也不拦。那地是保不住了，虽然嘴里不说，心里明白，自古来民强不过官，水跳不过岩，政府要农民的地，谁能强着不给。可是就这么给了，心里怎么也不好受。

根发老汉正在胡思乱想着时，就见峁下一台推土机像屎壳郎似的往他那地推土，接着四边各有一台推土机也把推在地边的高高的土堆往地里推。根发老汉呻吟了一声，狗日的，真的来啦。他把牵在手上的牛绳往牛背上一扔，跌跌撞撞地向峁下跑去。

根发老汉从峁上跑下去的时候很凶，可是还没到半路就变成了走路了。呼哧呼哧的痰音更响亮起来，呼吸好像随时都要中断，腿肚子都开始抽筋了。他好不容易赶到地里，扬了扬手，却什么都喊不出来。推土机仍然轰轰隆隆地响着，把一堆一堆的红土往地里填。根发老汉歪歪斜斜地走过去，一下子躺倒在推土机的大铲前面。推土机受惊了似的抖了一下，停下来了。机手打开车门跳了下来，说大伯你怎么啦？

根发老汉躺在润润的松蓬的土上，温暖潮湿的地气升上来，像奶水那样的气味漫过来，钻进他的鼻孔。老人乜斜着一双老眼看着机手，说，小伢崽，你怎么不开啦，我还等着你埋我呢。

你说什么话呢，埋活人？我可没这胆儿。机手说，有点看出蹊跷来了。大伯你有什么话你给当官的说去，我们是做工的，领导叫推哪就推哪，你也别叫我们为难。这时其余的三台推土机也一齐停下来了，机手们都从驾驶台上跳下来，围着根发老汉。大家七嘴八舌地劝着他，人越围越多，一些人赶紧跑回去叫村委会主任老歪。老歪听说是根发老汉在插横杠，晓得自己弄不好，就要了个滑头，打电话给镇里。不一会儿，两台车从镇里飞驰而来，在开发区边停住了。车门打开，吴书记、李镇长、派出所张所长和一个年轻警察、司法所所长等一帮人走了下来。老歪一直在村委会等着，见镇里的车子来了，才紧赶慢赶地过来，一起在那地里会合。见有那么多政府领导在场，老歪表现积极起来，用手去拉根发老汉，大叔，你这是做什么？你年纪这么大了，躺在这湿地上，当心得了病，可不是玩儿的。话没说完，根发老汉就接了过去，说老歪侄儿，难得你好孝心，你好孝心，今天就下命令把我埋在这儿，我早就不想活啦。

老歪怔了一下说，大叔，什么事都要看开一点，这征地，又不光是征你一家的，全村都这样，地是集体的嘛，你看我家的地还不全让征啦？

根发老汉就发狠地说，是呀老歪，你家的地也给征了，你盼着征地呢，不征地你老歪怎么发财呢？镇政府吃肉，你总得有根骨头啃。老歪的脸一下子红了，对着吴书记、李镇长他们说这是怎么说呢，我是一番好心，你却当了驴肝肺，这事儿我也不管了，镇政府该怎么还怎么吧，反正你家的合同也签了。吴书记接过话头，问道，老歪，他家真的已经签了？签了，大章大印的哪个敢讹赖哪个，补偿费也领了，这还有假。镇国土所所长也说领了领了。根发老汉的头就嗡的响了一下，说谁签了谁签了？老子可从没签过。老歪回答说你家草草给签的，钱也是她代领的。国土所所长就打开皮包，翻出一张合同来，递给根发老汉说合同还在这儿哩，白纸黑字红印章，可不是你的印章是什么。根发老汉就怔了，挨过去一看，差一点就怄死了，虽然他不识字，可那印章他可是认得的，当年要工分领粮票布票借贷款的不少用私章。根发老汉怔了半天后说那不准数，不是我签的不准数，草草她

那份地早已经征了，余下这地是我和根子的。但已经没人听他的了，吴书记挥了一下手说推，坚决推！几个机手就跳上车，推土机又轰轰隆隆地发动起来，把一堆堆小山一般的红土往地里推。

天哪，你们轧死我吧，你们埋了我吧。根发老汉无可奈何地哭喊起来，一下子冲过去蹶在推土机跟前，躺倒下来，任谁劝也劝不动了。机手没办法，把机器熄了火，坐在驾驶台上看热闹。吴书记和李镇长他们的眉头就皱了起来，说这个刁民，可是没有王法了，不整治整治这新城还造不造？吴书记就对派出所所长说，张所长，去两个人，把他搀着，莫影响了施工。张所长和那个年轻警察就走过去，一个人一边把根发老汉架起来，根发老汉吊着身子，两只脚踢腾着，把黄土踢得乱飞，可还是给拖了过来，裤子都给刮脱了，露出黑漆漆的屁股来，大家就忍不住地笑。推土机又隆隆地发动起来，在他的沙哑的哭喊声中突突地开始了作业。

根子没有在城里找到妮，根子在城里毫无目的地逛着，一个馆子一个馆子地寻找都没有找到妮。根子想妮会到哪里去了呢？根子想可能妮还没有凑齐那承包馆子的钱，想到这里他就后悔起来，根子想为什么我那晚上不答应签合同呢，其实我是准备签的，可是那狗日的县长却发气了，他发气老子偏就不签，到后来才不肯签了。根子想如果当时签了合同，说不定他就和妮一起在城里开着一家馆子了。

根子正在一家馆子门口愣着神的时候，两个涂胭抹脂的妹子就走了出来，一个拉着根子的一只手，把根子往馆子里推。大哥吃饭吧，我们店里什么菜都有。根子忙说我吃过啦我吃过啦。妹子又说大哥你吃过了老二还饿着呢，是不？为人可要讲良心，不能亏着老二。妹子说着就哧哧笑了起来。老二是谁？根子茫然地问。两个妹子笑得更厉害了，笑得腰杆乱抖，边笑还边搓揉着根子，好运气，今天碰到的还是只嫩仔鸡呢。根子茫然地看着她们笑，突然就有点明白了，俩蛋又猛然地胀痛起来，他慌慌张张地逃了出来，逃出好远了才敢回头张望，两个妹子还在那儿大笑不止。

接下来根子就不敢再在馆子前面久停，只能在街上随处走，边走边想妮如果开馆子也会这样吗，妮会出来拉客吗？根子想着那天妮的话，根子你不签我就进城里去了，我给了城里人，不给你留了。根子的心就提了起

来，悬悬着的难受。

根子找不到妮就漫无目的地走着，走到三岔路时碰见了本村的八哥佬，八哥佬隔老远就喊，大卵泡你上街来做什么？根子说玩玩，你呢?我来看拍卖会，八哥佬说。啥拍卖会?根子问。土地拍卖会，八哥佬说，我们一起去看吧。根子想反正自己也没有地方走，就和八哥佬一起向大礼堂走去，大礼堂人真多，都挤炸了。大礼堂正中挂着红纸幅，根子认得上面写着新城开发区土地公开拍卖会几个字。根子他们挤进去不久拍卖会就开始了，拍卖人在台上公布说第一号地，面积一亩，起底价二十万元。听到这里根子倒吸了一口冷气，他听见八哥佬也倒吸了一口气，咝咝地像毒蛇吐信子。他们相互看了一眼，就专心去看拍卖会。只见场上好多人举起了手上的小黑板，二十一万，二十二万，二十五万，三十万，拍卖人不停地报着数字，最后报到了八十万，就敲了一下锣，拖长声音说，成交！以后的地都是五六十万元成交，最差的也卖了四十万元。

日他娘。根子突然说。

日他娘。八哥佬也说。

他们说得很大声，人们纷纷转过头来，像盯着一双怪物似的盯着他们。他们也恶狠狠地盯着那些人，日他娘，他们更响地说，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出了大礼堂。一走出来，根子就觉得一阵晕眩，稳了好一阵子才站稳了。

狗日的真歹毒，八哥佬说。吃乡里人呢。

他们只给我们每亩两三万块，却卖了几十万。根子说，但随即他就庆幸起来，他想起自己还有一块地，有两亩呢。根子于是就感激起舅来，要不是舅，那地也早给征去了呢。根子想这地无论如何他都得自己卖，有了几十万，做什么也讨得吃了。接下来他们就沉默了，勾着头走，八哥佬不停地吐着口水，呸，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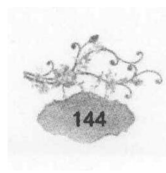
八哥佬，你嘴里是含有沙子怎么的?根子说。

呸，呸！八哥佬还在吐。

走了好久，他们来到一座立交桥上，四顾茫然了。

走哪里去?八哥佬问。

我也没处走，根子说，我们回家吧。八哥佬答应说回吧，两个人就相跟着往回走，一边走一边谈论拍卖会。八哥佬说大卵泡我们上当了呢，狗日



的骗我们乡里人呢。

谁叫我们傻呢，根子说。

我们是傻，我们乡里人真他妈傻卵，八哥佬说。日娘的我们还以为一亩地两三万块钱是到了价呢，可是人家一转手就是八十万，我们是把饭碗婆娘儿女还有祖宗什么都卖了，才几万块钱，进城里买一个门面要几十万，租一间门面一个月也得两三千块。你说我们怎么过生活。

根子不晓得该怎么回答他，就问八哥佬你以后怎么办？八哥佬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日娘的实在逼到那一天老子就当抢犯，当三只手，根子你信不信？

根子想了想，说我信，可是我不想这样，我得想办法过生活，过正当生活。根子想到自己家那块地，好像看到几十万块钱放在兜里一样支撑着他的自信。

八哥佬还在呸呸地吐着，根子又说，八哥佬，我们还是靠力气吃汗水过日子稳当，当扒老二当棒棒客都是吃罪孽饭，短命饭，我劝你莫有那个想法。

八哥佬笑了笑，笑得根子心都难受得抽了起来。八哥佬说，大卵泡，你莫担心，我也不过是说说气话，你还当我真去当棒棒客和扒老二？

他们一边走一边说着话，没多久就回到了新城区了。根子一眼就看见他家的地里围着许多人，四台推土机正在隆隆地向地里推土。根子觉得脑袋里嗡的响了一下，愣着在原地站了很久才清醒过来，一清醒过来根子就听到了根发老汉声嘶力竭地叫骂，他冲了过去，看见两个人架着舅的两只胳膊，死命地架着。舅的鞋子蹬掉了，衣服也给撕开了几个地方，裤子脱下来，露出黑漆漆的屁股。根子觉得一股气直冲向脑袋，骂着娘，像一只松鼠似的跳起来，在一个架着舅的高个子脸上打了一记耳光。

根子正要第二次跳起来时，几个人扑了过来，把他摁在地上，一阵拳脚重重地落在他的身上，随后一副冰凉的手铐铐住了他的双手，几个人拖着他，想把他扔进小车里去，根子狠命地挣扎着，用两只脚踩在车门边上，拼命向后蹬，几个人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他塞了进去。根子被架着塞在小车里，拼命地挣扎，两只脚把车踢得哐哐响。一个人在他的脑袋上狠狠给了一下子，他才安静下来。

而刚才还气势汹汹地号着的根发老汉这时却吓傻了，他目瞪口呆地注视着这一切，突然朝着镇里的几个人跪了下来，你们抓走我吧，这不关他的事，求你们放了他，把我抓走吧。

可是他的声音却让推土机隆隆的声音给盖住了。

六

大铁门哐当一声，根子给塞进一个黑洞洞的房里。

根子一进这个黑暗潮湿的房间，眼睛好一会儿适应不过来，思维也好像停止了。根子想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怎么到这里来了呢?这是什么地方?根子细细地回忆着发生过的一切，模模糊糊地记起了几个小时前发生的事，根子记得自己只打了那个人一记耳光，却挨了别人无数的揍，揍得他的蛋都缩回了肚子，最后还被关进这小黑屋里来了。

根子费了好大的劲才想明白过来，明白过来根子就想到了刚才在派出所的事，被车子拖到派出所时，根子想到了舅，根子一想到舅就变得温顺起来，根子只盼着讯问完，把事情弄清楚了就赶快回家，舅还在家等着呢，舅老了，老得煮不动饭了，如果他被关进牢里，谁给舅煮饭呢?没有人给舅煮饭，舅要饿死的呢。根子又想自己也有不对呢，毕竟自己事情没有弄清楚就先动手打了别人一记耳光，都是爷娘父母养呢，怎么能打呢?而且自己打的是别人的脸，人的脸树的皮呢，打人莫打脸，自己却打了干部的脸，那被打了一个耳光的干部，日后还有什么脸活人，还怎么去当干部?根子这么想着，就歉疚起来，懊悔得肠子都青了。当派出所所长对他进行讯问时，这种歉疚和懊悔达到了顶点，所长要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说，可是说完后他却给送到了拘留所，他被送来时听见张所长对镇政府的人说你们派一个人通知一下他的家属，叫他们把他的铺盖送到县拘留所去，还要交一千块罚款。根子心里就咯噔了一下，根子想舅怎么拿得出一千块钱呢，可是根子不敢再说了，根子打着哆嗦，缩着身子上了警车。

根子蹲在冰凉的地上，一切都像做梦一样，只有身上的痛是真实的。黑房里有一架铁床，铺着脏兮兮的棕片，根子走过去躺倒在上面，缩作一团。冷静下来后，根子觉得比起心里的痛，身上的伤痛简直不算什么了。根

子没有想到草草已经把合同签了，草草是什么时候签的合同呢？草草为什么要骗他们，包括骗她自己的父亲？根子又想起草草走的那天说的话。根子哥，日后有一天没了地，到城里讨吃可不能太老实。能吃你就吃，能骗你就骗，草草说，别认他是亲戚朋友，你顾着这个你就会给人吃掉。草草是说心里话呢，他妈的城市还没建成呢，咋人都不像人，倒像野兽了呢？根子又想起草草当时对他说她已经是一个骗子了，可是他当时没有听出味来，当草草说根子哥我对不起你时，他还以为草草是为了他们之间的婚事呢。

草草搪了他和舅，草草从自己的亲人开始了自己的行骗的实践，这是一个让根子心痛的地方。再一个就是根子想自己把镇里的干部打了，而且给关了起来，罚了款，这些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出去后怎么做人呢？根子想起来在押往派出所时，有多少人在看着他，向他指指点点啊，一个人吃了官司，被政府给抓了，他还是个正正当当的人吗，日后他还怎么做人?! 根子愣怔着坐了许久，眼泪就下来了，根子挨了打的时候都没有流泪，可现在他开始流泪了。边哭边四处张望，房间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根子摸了摸自己的裤带，裤带也给搜走了，他哭了一会儿，开始解衣服，然后把衣服撕成条条，接好。根子心里说舅，我先走了，我这一辈子做不成人了，根子哭着把布条条往窗子的铁栏杆上挂，正挂着铁门哐的一声打开了。看守冲进来，狗日的你做什么？根子喊大哥你行行好，让我去死吧，让我去死吧，我做不成人了啦。但他立即不喊了，因为看守的胶皮警棍已经重重地落在他的身上，火辣辣的疼痛立即传遍了全身。根子蜷缩在地上，看守就笑了，狗日的，你死都不怕还怕打啊。然后看守就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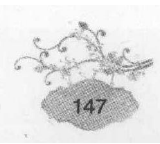
根子试了两次都没有死成，倒是挨了两顿打，打得他寻死的念头和俩蛋一起缩回肚子里去。

第二天中午时候，大铁门上的铁窗打开了，发出一声尖厉的金属摩擦声。根子从铁窗看，就看见了八哥佬那尖瘦的脸孔。根子，八哥佬说，根子我来给你送饭，送铺盖，铺盖看守的正在检查，等下他们给你送来。

我舅呢？根子问。

你舅病倒了，起不来床。八哥佬说，你舅叫老歪给你送饭送铺盖，老歪不肯，我就给你送来啦。

根子接过饭盒来，说八哥佬你回去跟我舅说，我没事的，几天后就回



来，叫他别担心。说着根子的眼眶就红了，根子想自己是外来人，舅家又没个亲戚六眷的，连牢饭都没得人送。

牛我家也给看着，反正我家里有几只羊，老头子守羊也是守，加头牛没什么。八哥佬又说。吃饭吧根子，这么远的路，饭也冷了，再不吃就不好吃了。

根子就坐到床架子上去，低下头刨了几口饭，喉咙里哽咽着再也吃不下去，把饭盒递还了八哥佬。八哥佬，你回去吧，根子说，麻烦你们照顾一下我舅，我出来后做牛做马报答你。根子你说这些做什么，乡里乡亲的。不过我也要出门去了，我寻思着找到草草，让她给你送饭……他的话没说完，根子就说八哥佬你别去找她，我不要她送饭。可你没人送饭。我宁愿挨饿。八哥佬就不作声了，沉默了好久说要不我就先不忙着出去打工，等你出来再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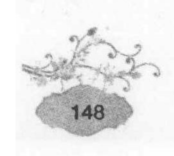
根子泪就下来了，哽咽着说八哥佬，我求你件事，你帮我找找妮吧，她一定在城里的，你告诉她我遭难了，让她给我送饭。八哥佬点点头，把饭盒和剩下的饭一起装进薄膜袋里去，根子你还有什么事要交代的，没事我就走啦。根子点点头，看着八哥佬走上那些台阶，转过弯不见了。

根子蹲在地上低声抽泣起来。

当天下午妮就来了，妮送来了一个盒饭。妮从铁窗里看着根子，眼睛红红的。根子没吃上一半就不吃了，根子一看见妮就有一种想哭的感觉，根子想告诉妮，他本来想和她一起开饭馆的，根子还想告诉妮，他被草草骗了，现在连一万块钱和她合伙都没有了。根子想说的太多了，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妮流着眼泪说根子快吃饭吧，我都知道了，以后我天天来给你送饭，你放心落肠吧，半个月一眨眼就过了。根子就不再说话，扒着窗子和妮泪眼相对。

以后妮每天都来给根子送饭，她趴在铁门的窗边，默默地看根子吃饭。根子数着日子，算算得六七天了，根子心想再熬七八天就可以回去了，根子对出去又向往又害怕，出去以后怎么见人呢?可是没有等到根子再熬八天，第二天上午铁门就打开了，看守冰冷冷的声音响了起来，根子，出来！根子就跟着看守走了出来，到拘留所办公室去。

走进办公室根子一眼就看到了妮，妮的眼睛还湿着。



根子，我来接你回去，妮说。

根子怕听错了，看了一眼看守。看守说根子根据拘留所和派出所研究的意见，减了你八天的拘留期，让你回去办丧事。根子的头就一下子大了起来，用疑惑的眼光看着妮。妮说根子，你舅死了，今天早上落气的。根子像没听见似的，妮你说什么?你舅死了。妮又说。根子这次是听明白了，根子听明白了以后反而没有哭，直愣着眼机械地按照看守的指示在一张纸上签了字。拘留所所长板着面孔说根子你回去后要认真认识自己的错误，接受当地派出所的监督，如果你表现不好你还会回到这里来的。根子就连声答应着，然后和妮走了出来，到黑房子里去把铺盖叠了，抱出来出了拘留所。根子出来时拘留所的人说根子你回去后要积极主动地把那一千块钱治安罚款缴了，要不然再关你十五天拘留。根子一言不发地看了那人一眼，穿过拘留所门口的那一排葡萄架，走出了铁门。

根子和妮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时一句话都没有说，根子的脸惨白得没有一点血色，眼睛都不懂得转了，这让妮觉得害怕。

根子，你想哭就哭吧。妮说。

根子就看了妮一眼，哭什么呢?我舅他死了好呢。妮就直愣愣地看着他。死了比活在这世上好，妮，根子又说，我越来越觉得这世上没什么活头。妮擦开了眼泪，忍不住号啕起来。

七

根子回到家时已经正午了，阴晦的天空仿佛是为了安慰人心，开始放晴。可是细细的不易看见的雪还在飘，新城开发区里，远远看去红色的土上蒙了一层白茫茫的早霜，早霜上飘着若有若无的氤气。根子家的坪场上坐满了人，几堆藕煤燃得红通通的。六扇木门全部打开了，从外面就能看见支在堂屋里的灵床。大伙儿见根子回来了，就让了一条路，回啦，根子。根子就点头，回啦。根子一直走到灵床前面，眼光木木地看着舅的尸体，尸体被一块白布包着，像一捆干柴。

根子就在舅旁边坐了下来，揭开盖在舅脸上的黄纸。舅眼睛闭着，这让根子心里稍稍有了一丝安慰。根子盯着舅的脸，心想就这个人呢，十天

前还上了瘾似的在峁上爬来爬去，像报告新闻一样地向他报告着城市的进展情况，说死就死去了，人这一生真没有个什么奔头。

根子在灵床前呆站了好一会儿，才走出来，乡亲们也站了起来，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人说根子，全村大都在这里了，你分派吧。

根子就开始分派，棺材是现成有的，不用去操心了。可草草还不知道舅去世的消息，要派人去找她，叫她回来；分派了人去城里面的店子里赊白布做孝帕，又借了钱去叫人去买菜，又分派了人去请道士做道场，从乡亲们中间点了几个人主厨。一切分派完后，根子就觉得无比的累，无比的瞌睡，就去房里睡了。

照当地的规矩把棺材压了五个早上，就到下葬时候了，草草没有回来，草草不知道到哪个地方去了。到了墓地，根子看着棺材被缓缓地放到土井里，按照道士的吩咐把招魂的幡丢进井里去了。根子，挖坟头吧，一个年纪大点的人说，有一个把挖锄递给根子，根子接了，一只脚跪在井边的地上，一只脚跪在棺材上，向土壁上挖了三锄，喊了三声舅，挖完就站了起来。年轻人们围了上来，准备壅土，根子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说等一下，我替草草挖三锄。大家就说应该的根子，你舅一辈子养了你和草草，草草不在，你该替她挖三锄。根子又像刚才那样跪了下去，挖了三锄，喊了三声爹，仍然把挖锄递给别人，自己头也不回地往回去。根子回到家时，灵堂的一切摆设都已经让帮忙的人撤掉了，屋子里空荡荡的，根子环顾四下，这时才从心底生出一种浓酽不可化解的孤独感，他瘫软在地上，抱着一根柱子无声地抽泣起来。他哭着，痛不欲生，他为死去的舅哭，为草草哭，为已经失去的土地和名声哭，为自己不可知的将来哭。

雪又开始下起来了，这日子是该下雪了。屋里更加晦暗起来，根子呆坐着，哭过一场之后，他觉得心里好受了许多，他在锅子里就着剩下的饭胡乱吃了一点儿，就爬到床上去睡，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才醒来。醒来后根子就出了门，在村子里瞎转悠，昨晚的雪不大，只铺了薄薄的一层，根子勾着头，听着自己的脚步踩在薄雪上咯吱咯吱的声音，不知不觉地，他也走到了那峁上去，在根发老汉每天蹴着的地方蹴下来，风很硬，鞭子一样地抽在脸上，根子把手袖在怀里，放眼看面前的村子和村子外的新城区，有一些已经施工了的建筑因天冷暂时停工了，支支棱棱的钢筋像被冷风

吹秃了头似的从混凝土柱子伸出来，还没有动工的地方被雪盖着，残缺得让人无故生出伤心来。根子蹴了一会儿，又抱着双手往峁下走，一直走到村委会那栋房子前，村委会那儿仍然很热闹，麻将声噼里啪啦地响，得了点征地补偿费的人们正在这儿被精明的城里人从牌桌上一点点地剥光，直到两手空空。根子走进去找老歪，把没用着的二十块钱还给他。根子走出来时老歪撵了上来，大卵泡，老歪喊。根子就站住了。你有一个通知，派出所的。老歪说，递给他一张治安罚款通知书。根子接了那张通知，不说话，用手揉着，往被人踩得脏兮兮的雪地上一扔，啐了一口，转过身走了。

根子就这样瞎转着，自己都不知道要走到哪儿去，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中午时分，根子就转到了妮家门口，这时他才发觉自己其实是想见妮，根子拖着两只脚往妮家走，一只毛佅佅的狗跑出来，朝着根子汪汪了两声，不作声了，它熟悉根子。根子走进去时只有妮的老娘在家，老娘蜷缩在火炕边，抬起眼屎糊满了的眼睛。是根子呀，老娘说，快坐着吧。我找妮。根子说，她在家吗?她进城去啦，老娘说，根子你来得好，来陪我说说话。可是根子没有心思陪老娘说话，根子拖着沉沉的两只腿退了出来，后面传来老娘喃喃的抱怨，咋就不肯陪我坐一下呢，都走啦，都走啦，现在这世道没人再讲孝心了，唉……

根子又回到了家里。根子刚坐下，就听到牛栏里骚牯哞哞的叫声，他才想起自己忘记喂牛了。根子就爬到地楼上去，用竹背篓装了一背苞谷壳，用盐水洒了，端着去喂牛。骚牯饿坏了，低下头用舌头绞着苞谷壳，牙齿像铡刀一样咔嚓咔嚓地响着。根子看着它，十多天时间，它已经很瘦了，毛佅佅的，背脊凸出来像一把刀子。牛掉膘了，样子也难看，根子用发直的眼睛对他看着，想了想，回到房里从桶里舀了几木碗谷子，在盒子里和上水，端着去喂牛，然后回到床上睡了。

这夜根子起来了好几次，给牛喂草。天一亮，他就爬起来，把牛牵出来，系在坪场前的一棵桃树下，然后取了一把牛梳，细细地梳理起来，把他凌乱的毛梳齐展了。根子解牛绳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什么，回到家把一副新的箩筐索下来，把那根沾满了牛粪的牛绳换了，才慢慢地牵着牛出去。

牛市离根子的村有十多里的路，根子赶着骚牯赶到牛市时，已是人们吃早饭的时候了。根子还没有进入牛市就已经有人向根子打听牛的价格，

根子知道那些人是牛贩子，根子没有理他们，牛贩子买牛是给冻库买的，买去的牛没一头有好下场。根子厌恶地瞪了他们一眼，杀牛和杀人有什么区别呢？可是那些牛贩子不死心，一直跟着根子从场头跟到场尾。根子牵着骚牯进了牛市后，才发现这场上的牛真是多极了，一排排的黄牛系在砖柱子上，有几百头。还有一个牛贩子跟着根子，那是一个精明的牛贩子，看出根子的牛是一时间掉膘了，只要好生侍弄几天，那膘就会很快地长起来。八百块，卖不卖？那人死缠着根子，别咬着了，兄弟，你这牛要样没样儿，要膘没膘，出八百块钱我还亏了呢。根子有点愤愤地瞪了那人一眼，死硬死硬地说，我这牛不卖！那人碰了个钉子，骂骂咧咧地走开了。接着又来了几个买主，看了一下无精打采的骚牯，价都不问就走开了。根子走到场的一头，孤零零地站着，拿着牛绳，牛鼓着红红的眼睛瞪着他，根子心里就有一股歉意，心里说骚牯你别怨我，我也是没有办法，地没了，留不住你，骚牯你放心，我不会把你卖给那些伤天理的牛贩子，我给你找一家好人家，你去给别人犁田耙地，还给你找有母牛的地方。

可是根子那儿却总没有人光顾，眼看着牛市里牛一头头少了，根子袖着手，用眼睛看着那些东看西看买牛的人，估摸着哪个是买牛做工的。他看上了一个老头，那个老头正在一头牛前打量着，用手翻一下牛的嘴唇看牛口，一会儿又量着牛的肩峰，打量牛的腿。根子就断定老头是买牛回去犁田的。他踌躇了一下，走过去。老伯，根子说，他感到那好像不是自己的声音了。老伯你要买什么牛。老人看了他一眼，想买头耐劳的牛，家里那头牛太老啦。根子就说老伯你看看我那头牛，我要价不高的。老人就跟过来了，抓住牛绳。骚牯感觉到了什么，不安地扭动着四条腿。老人在它背上拍了两下，它就安静了。是头好牛，老头说，年纪也轻，正登钢(意为发情)，只是有点掉膘。根子忙说这牛膘好着呢，这十多天家里出了点事，没照顾好它，是掉了点膘。老头就点点头，你要好多钱才卖，小伙子？根子嗫嚅了一会才吭哧着说您给一千二吧。值得，老头说，你这牛是值得，可惜我没得那么多钱，我是准备买头一般的牛将就着用的。说着老头就站直了身子，准备走了。老伯你带了多少钱，根子急急地问。我只带了九百多块钱来，老头儿遗憾地说。卖给您啦，根子说，毫不犹豫地把牛绳塞在老人手里，卖给你啦。老头不相信地看着根子，摇了摇头。根子就说老伯你把它买走吧，你放

心，我就住在城边，新开发的那个寨子，家里没地啦，这牛来路正，是我自己家的牛，我不想让它到冻库里去。老人就停下来了，把牛绳接过去踩在脚下，伸手到怀里掏出一沓钱来，数都不数就递给根子，我就这钱啦，小伙子，占了你的便宜了。根子接过钱数了数，不多不少正好九百块。

骚牯可能意识到要分别了，突然仰起头来哞地喊了一声。根子心酸酸的，伸手过去摩挲着骚牯的背，骚牯骚牯，我的好兄弟，我的好人，我给你找了家好人家，你享福去吧，有田耕有地犁就是福，骚牯。根子的眼里闪着泪光，看着老人把牛牵到了牛市门口，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跑过去，把老人拦住了。

老伯。

老人站了下来。

你们那儿有母牛吗？

有呀，老人奇怪地看着他，怎么了？

没……没什么。

老人摇着头，牵着牛走远了。根子呆呆地站着，直到税务人员向他出示票据，他机械地交了税，才懒懒地走出了牛市大门。

八

年前，根子又下了一趟县城，把赊的白布钱付清了。付清了别人的账后，根子就沿着一个小巷走，一直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走进了一个叫好又来的饭馆。这是妮开的馆子，根子听村里的人说的。

根子走进来时，妮正在抹一张桌子，不经意地一抬头就看见了根子。根子，妮说，根子你来啦。根子嗯了声说来啦。妮说根子你等一下我再和你说话，根子就坐在靠门边的一个位子上等，看着妮麻利地打扫地方，抹桌子，妮的脸消瘦了不少，眼眶黑黑的，显得有些憔悴。正厅里只有几个人围着桌子吃饭，两个荤两个素外加一个汤。根子就晓得妮的生意不好，这地方远离大街，食客不多，而且又都是乡下客。

妮把地扫好，把桌子抹好后说根子我们到楼上去说，根子就跟在她后面上了楼，进了一个窄窄的包厢，妮叫根子坐下后说根子你坐坐，我去叫

他们炒两个菜来，我们一起吃饭。根子也不推辞，由她去了。一会儿妮端着两个荤菜进来，还带了一瓶沱牌酒，把菜放好后妮又出去拿了两个杯子和两个碗，在根子身边坐了下来。根子我们吃吧，妮说，熟练地在两个杯子内倒满酒。

根子惶惑起来。妮，你也学吃酒了？

妮笑，平常有客人来要陪着吃点酒，一来二去的就会了。根子就想起那次让那个馆子的两个妹子扯着的事来，心里面很不是滋味。妮说根子我们吃一杯，根子就端起来吱地一口干了，酒烧得喉咙火辣辣的，心里也火辣辣的。妮又满上了一杯，根子，你能来看我我真高兴，我们再吃一杯。根子又一口干了。两杯酒下肚根子就觉得脑壳晕乎起来，妮也脸红红的，像刚烤过火那样。根子说妮，妮。做什么根子？妮，根子又喊。扑过去抱着妮了，妮不动，由他抱。根子抱着妮，就觉得一切忧苦都没有了，根子抱着妮就把妮的衣服向上捋，两个奶子像鸽子一样扑棱棱地飞出来。根子觉得妮的身子硬挺着，没有以前的柔和，妮的手也没有抱着他。妮，根子低低地喊，发自内心地喊道，把脸朝着两座玉一样的山峰伏去。妮开始反应了。妮用手搂着根子，叹着气。根子，根子，妮说，根子你为什么那时不听我的话呢，根子啊。

根子继续着，酒烧着他心。根子觉得俩蛋又胀痛起来了，那种痛真好，真妙。根子摸索着找到妮的裤腰，腰带没有绾成死结，根子把妮推倒在沙发上，可是妮又叹气了。根子觉得郁积的情绪一点点地泄了出去，就把妮放开了。妮，你不肯？妮就不说话了。妮你说话呀。妮还是不说话，突然捂着脸哭了起来。

我不值，根子。妮哭着说，抽泣声越来越响了。

你说什么？根子问。

妮哭得更伤心了，妮突然疯了一般地捶打着根子，我恨你我恨你，根子，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

根子云里雾里的，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了？你说呀，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了？妮泪汪汪的，把脸捂得更紧了。根子，你走吧，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我真悔，我真悔呀，以前为什么我不给了你呢。根子就好像有点明白了，根子觉得嗓子眼里堵得慌，妮……妮你……他突然用拳头捶打着自己

的头，我真混……

根子不再说了，一杯杯地灌着酒，妮也一杯杯地灌着酒。一瓶酒很快就见底了。

为什么?根说，无头无脑的。

为钱。妮说，我没有钱，做生意要门面，我等着你把地出了，可你不出。根子就把头勾进裤裆里去。我混呢，根子说。妮像没听到一样，继续说，我没办法，就去找老歪借，你知道，老歪他一直在打我的主意，一直在打，他得不到我，就说我是草鬼婆，老歪给了我钱，借的，不要利息。根子就打断她说妮你别说了，妮我求你别再说了。根子说着就站起来，摇摇晃晃地往楼下走，妮也站起来，可是根子不要她送。妮，根子说，妮你其实不必这样，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妮说我一个女人家我有什么办法，妮又哭了。妮说根子你忘记我吧，我不是一个好女人。

你是个好女人，妮，根子说。

妮，你要等着我，过完年我就要出门了，你一定要等着我。根子又说。

到哪儿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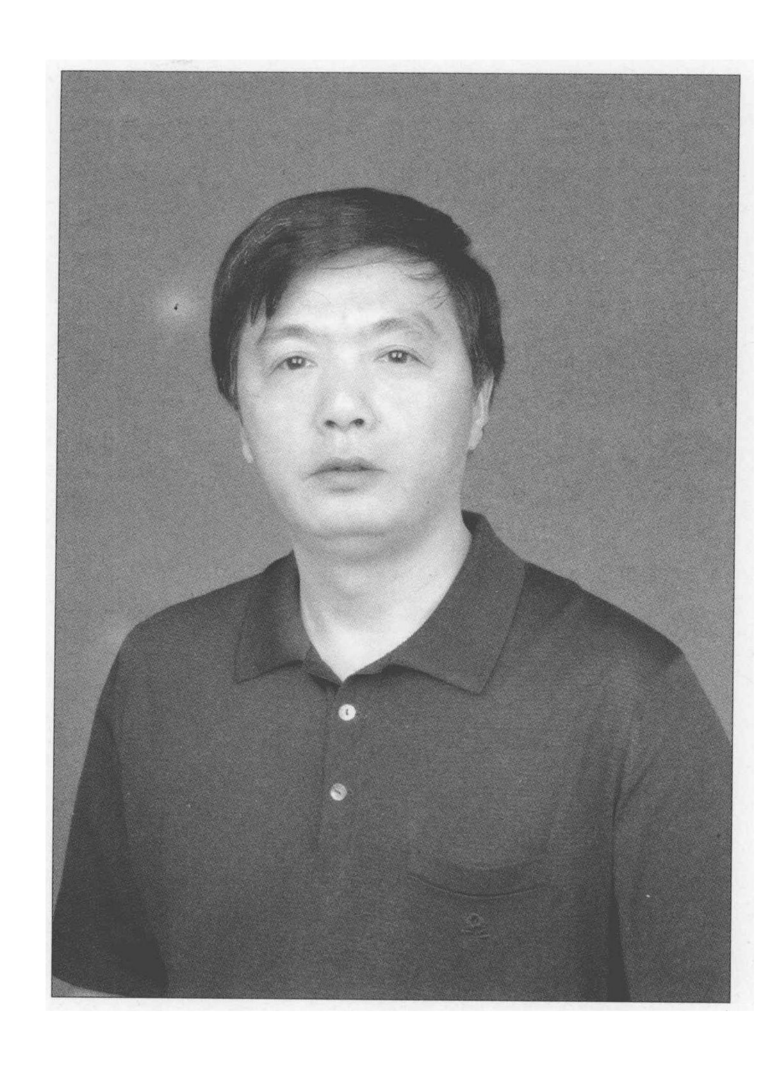
我过年后就要到广州打工去了，妮。

妮不再作声。根子抱了妮一下，说，妮，我要走了。根子边走边擦着眼泪，到门口时已经擦干了。妮，你要保重，我如果在广州做好了就来接你，我们远远离开这个地方。

妮拼命点着头，哽咽着什么也说不出来。

根子摇摇晃晃地走出去，走出好远了才回过头来。妮还在倚在门边看着他，根子的眼泪就出来了，他急急地走过一个拐弯，蹲在地上呜咽起来。他哭着，仿佛要把一辈子的眼泪都倾泻出来，仿佛要把生命的汁液都倾泻出来，他孩子那样地哭着，痛不欲生。他又怎么不哭呢，他的土地，他的亲人，他的爱情，他的农民的梦想，曾经像花儿一样，盛开在那片土地上，鲜艳着他的生命。而今，一切都没有了，即将远离故土去那完全陌生的城市，面对即将到来的不可知的未来，他感到无与伦比的孤独和茫然……

爱情》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有多部小说被改编为影视剧。



张子雨小传

张子雨，安徽霍邱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小说集《打死我也不信爱情》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有多部小说被改编为影视剧。



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

□ 张子雨

一

当初杨槐树买房子的时候就是看中了窗外的那棵老槐树。他不知道，这样的小区怎么会让一棵槐树孤零零地戳在那，像姚明。它的旁边是泛滥的冬青树和恶俗的广玉兰。槐树确实不小，应该有五十多岁。槐树用胳膊一围就知道和他小时候门口那棵树年龄差不多。

槐树主干向他的窗户倾斜，几簇新叶几乎挨到他的主阳台和窗户。看起来十分的亲切。

槐树一下子喜欢上它。售楼小姐也没费什么口舌就让他签了合同，得一便宜。这套房子一直没卖出去就是因为这棵树，嫌它影响采光。售楼小姐看到合同上他的签名笑了，敢情他叫杨槐树。据说开发商没砍这棵槐树，是风水先生一句话，说“槐树”音通“怀墅”。小区南边就是等待开发的别墅区，他是讲口彩的。

杨槐树买的房在三层，二室一厅，花去他所有的积蓄还要搭上他将来十几年的收入，当然还有狗屁爱情。他在这个城市算有个“窝”了。在“窝”里不要穿西服打领带，不要把皮鞋擦得锃亮，不要装作优雅地笑和说话，不要盯着对方的眼睛做聆听状，特别是不要举着木槌喊：十万元一次，一百万元一次……在“窝”里可以清晰地听自己放屁，憋足了劲放。而且总有一天他会当着米兰的面肆无忌惮地放屁。

他带着恶意地笑了。米兰当然也有“窝”，而且比他的“窝”不知大多少，可米兰敢在“窝”里使劲放屁吗？她不过是拿她的年龄和身体换个

"窝"。现在两个人都有了"窝",但都没有了爱情。

从阳台上看过去,槐树叶在微风中朝他眨眼。他朝着树叶深吸了几口气,槐树放出来的氧气一定比其他树养人。那叶子绿得让他伤心。

后来他发现,槐树深处居然还有个鸟巢,一个做得近乎完美的鸟巢。用细细的树枝编成一个椭圆,每根细枝没有疤痕没有分枝没有树皮,是鸟嘴加工出来的。这是只追求完美的鸟。

他一直没见过这只爱美的鸟,只在清晨或者深夜听过它的叫声。清晨的声音悠扬、舒展,深夜的短促、焦虑。他不知道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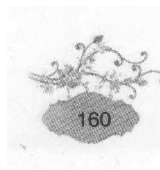
入住后不久,就有业主动议把树砍了,说与小区风格不统一,落叶影响卫生等。杨槐树坚决反对,差不多要和动议的人打架。物业也说在城市里砍树要经过园林处批准,不然警察要抓的。杨槐树找到了市园林处,居然从那里讨了块牌子挂在树上。"古树保护　编号1987　市园林处"。

杨槐树是一家小拍卖公司的经理。这个市里的拍卖公司多得他自己都不记得,拍卖公司卖出一件物品拿佣金,东西是人家的,所以是无本生意。生意场如抢劫场,抢的方法主要是钱或者人或者钱加人。你找局长我可以找副市长,你找到市长我可以找书记,你在市里找我到省里找,你给十万我给二十万。杨槐树哪有人家大公司的势力,而且在这个城市立足不久,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就拾一些"边角料",比如法院扣押的旧摩托车,偏远地点的房产,一些过时的衣服,往往是赔本赚吆喝。但这已是不易了,毕竟他是一个乡下的孩子挤入城市,毕竟这片天下是他和米兰共同打造出来的,只是米兰有了更好的天下。

他知道迟早有一天米兰会离开他。米兰走的是一级级向上的阶梯,她踏上一级阶梯时眼光就已经在寻找更上一级阶梯。自己只是她向上阶梯的一级,而且是最基础的一级。当然自己也不傻,所以米兰常常说两个精明的人在一起"窝工"。患难时可以拧成一股绳,成功后就会抵耗能量,反目成仇。为什么不开辟出两重不一样的天呢?

当初俩人走到一起,是因为在公司里杨槐树是老总。在当时,杨槐树也可以算是这个异乡女子的靠山,尽管这"山"其实只是个土堆。这一点他非常清楚。

米兰做业务精,记忆超常,往往一次接触后再遇,就能准确地记住这



个人的名字、职业、职务和电话号码，让对方很感动也很吃惊。杨槐树和米兰白手起家经营了这家拍卖公司，而且杨槐树通过了国家拍卖师资格考试，自我觉得也应该是个很优秀的人。但他知道米兰只是公司的过客，也会成为他生命中的过客。

有段时间，他非常想让米兰成为主人，但米兰不干。她说这样会害了两个人。

米兰有自己的想法。比如她说："等我们完成了资本积累，也该退休了。那有什么意义呢?我不会这样长久地等待的。"

"我完全有条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为什么不呢?"

"如果有个梯子，为什么不用呢?只有傻子才会放着现成的梯子不用，自己踮着脚呢。"

"你说我们现在这叫'业务'吗?和卖笑没什么区别。赔笑陪唱陪吃还赔钱，就差陪睡了。我的巨人啊，你在哪里?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女人的一生如股票。订娃娃亲是'原始股'，自由恋爱是'自选股'，嫁不出去只能'配送'；二十岁以后是'牛市'，三十岁以后就是'熊市'；二十岁以后三十岁之前不抛出去就被'套牢'；要'解套'只能'放血'……"

有时说急了，杨槐树就和她辩论。"你说的'巨人的肩膀'也许只是站在楼上看月亮，和我们这些站在平地上的有什么两样呢?微乎其微。"

"对月亮是微乎其微，但对看月亮的人不是。"米兰认真地对他说。

"这个巨人你找到了吗?"杨槐树竭力微笑着问。

"心若在，梦就在。我会找到的。"米兰依然认真。

"槐树，将来我们可能成为朋友，也许成为对手，但不会成为敌人。"在一次依然高亢的做爱后，米兰说。

杨槐树这时比较疲惫，不想和她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就唔了一声。

"你说是吗?"米兰不容他回避。

"是朋友，床上的朋友。"杨槐树被逼急了，有些恶毒地笑。

"放屁，不许你玷污我的爱情。"米兰举起粉拳打他。

"为什么你不说'我们'的爱情?你只是在意你自己，你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杨槐树终于逮住她的一句话，发起了攻击。他们往往这样，攻其一点不计其余。

"因为我的第一次是给了你！"米兰说这话时显得有些忧郁。"女人就是这样，总会对第一次的男人铭记在心，哪怕那男人是猫是狗是虎。"

那是在米兰已进入公司半个月后，米兰谈成了第一笔生意，为公司拉到一批麻袋的拍卖业务，公司挣了三万元佣金。杨槐树请她喝酒，当然只是她一个。米兰让自己喝醉了，理所当然地跟杨槐树进了他租来的房间。事后杨槐树看见了床单上的红，淡淡水印般的红，他不相信这是她的第一次。他同时看见了她的泪。他觉得歉疚，对两个女子歉疚。那时杨槐树有女朋友。后来女朋友知道了他和米兰的事，他们分手了。杨槐树觉得千里之外的女朋友是水中花镜中月，所以也没觉得特别伤心。

"那我是猫是虎?"杨槐树有些心不在焉地问。她雄心勃勃，可惜错生为女人。有心计的女人要大大减少女人味，米兰除外。被这样一个女人早晚抛弃，杨槐树有些不甘。不过自己现在也没有精力和资本找一个替代品，而且超过米兰的替代品不好找。米兰漂亮得有内涵，不是那种第一眼看漂亮，但除了漂亮之外没有其他可读性的女子。另外让杨槐树欲罢不能的是，米兰是个懂得享受床上生活的女子。她总有很多奇思妙想让杨槐树新鲜。比如她想做了，就问我们"拉风箱"好不好?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把做爱称为"拉风箱"，让他欲望倍增。

"你是虎，而且是只不甘心的虎。等你具备了力量，你会吃了我或者把我赶出你的领地。你这样的一只老虎，是不会在意爱情的。"米兰给自己也给杨槐树披了件衣服，这样谈起话来显得严肃一些。

"但你是只圈养在笼子里的虎，有虎的外形却少了虎的野性。你的奋斗精神远不如我。"米兰又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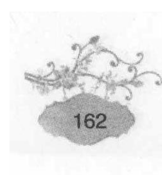
杨槐树不得不佩服米兰的读人。"你就这么了解我?没有野性是因为缺乏山林让我长啸。"他徒劳地挣扎了一句。

"你已经没有寻找'山林'的向往。我比你更了解你。如果我们俩成为对手，那将是你的悲剧。"米兰有些得意。

"或许是两个人的悲剧。你是什么呢?"

"我是龙，龙归大海，虎归山林。"米兰嫣然一笑。

"那我们刚才……"杨槐树用嘴一努床。他开始转移话题，这样继续下去只会让她更得意。



“那是‘龙虎斗’！”米兰笑着又把杨槐树扑倒。

二

那只鸟的鸣叫声有时让杨槐树高兴，有时让他伤心。

鸟是有情绪的。他第一次发现。高亢、低沉、婉转、呜咽、欢快、忧郁、悲伤、短促、悠长，鸟儿有自己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被杨槐树破解后，他被自己感动了。

偶尔有一次，他似乎看见了它。一只全身长着绿色羽毛头顶红冠的鸟，小巧灵活，倏忽不见。他并不识鸟，觉得只有这样的鸟才配这样的叫声。他用纸盒做了间小房子，房子里用棉花和布做了一个小窝，里面放上了瓜子、米、花生米、水果，过两天把小房子收回来看看，似乎没有任何改变。只有一次，他看见了几只鸟爪印。显然它来过，但它没有接受他的任何食物。

那些鸟爪印有的清晰，有的虚化，完全是国画的笔法。又像竹叶，有的纤细，有的厚重。它来过，这让杨槐树很感动。

一只聪明的鸟，一只孤傲的鸟，一只从不相信天上掉馅饼的鸟。像他。

在人类或许已经找不到知音，但他在鸟界有。它来看他了，它们的表达方式更直接，从不掩饰。

米兰找到了自己的巨人，她坚决不透露对方的姓名，但杨槐树知道那男人一定很有钱，否则不会进入米兰的视野，不会成为她的猎物。

杨槐树尽管有些愤怒和伤心，但他必须装出很男人。不装也不行，米兰逼着自己要装，分手时给对方一个高大的身影，远比哭丧着脸、死乞白赖强百倍。

是米兰约他吃的分手饭。吃饭的地点定在一家叫“阳光水岸”的餐厅。餐厅不大，临水，装修典雅，价格不菲。

“哎呀，真应该把吃饭的钱折现，省我一个月房租。”刚落座，杨槐树就故作幽默。这时总不能悲伤缠绵抱头痛哭。

“槐树，你是该有一间自己的房了。说实话，每次去你那我最怕的就是

上厕所。地面的马赛克支离破碎，马桶锈渍斑斑，水龙头一开水都是黄的，老觉得自己洗不净。”米兰说。她把菜单递给杨槐树。

“但床还是结实的……给我来份爆炒鱿鱼。”杨槐树没看菜单，低头点了支烟。

米兰劈手夺下。“你不是不吸烟吗?别故意做给我看，其实心底不知怎么偷着乐呢——我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甩了那个傻女人了！”

杨槐树脸一红，倒不知说什么好。说心里不难受那是假，说难受他丢不下那份面子。米兰给他找了面子，不让自己尴尬。尽管彼此心里都有数，可戏总要演完。既然我很男人，男人也应有悲伤的一面啊。无论是真是假，过程总要演完。要你找台阶吗?聪明的傻女人。杨槐树在心里说。

“说说你的‘巨人’情况，也好让我艳羡一番呀。”杨槐树主动问。其实他本来决定吃饭自始至终坚决不问那个男人的情况，以淡漠来表明自己并不在意她的去留。但米兰这样了，自己也要主动一些。来而不往，非礼也。

“钱多头发少，权大胆子小。这不都是这些人的通病吗?中年男人的恐慌，或者是性恐慌。他们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找一个年轻的女人去证明自己的能力，呵护她宠着她证明自己的伟大。呵呵，以后你也会的。”米兰轻轻抿一小口红酒。

“什么条件?”杨槐树问。

“先给我买套房，三年之内如果解决不了‘转正’问题，六十万。”米兰不紧不慢地说，仿佛在说一桩生意或者别人的事。

“是‘转正’优先还是钱优先?”

“根据情况吧。‘转正’也是考虑范畴，毕竟他有很多中年人的优点，而且事业也大。我也想先有个稳定期。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米兰像是在征求知心朋友的意见。

“十六字方针：占领阵地，扩大战果。纵横驰骋，实现抱负。”

“哥哥果然厉害，出口成章，逻辑严密，严丝合缝。”米兰笑着说。但杨槐树明显看出她笑得不自然了。心里一软：有必要这样对待和自己睡了一年的女人吗?你能给她什么呢，能给她想要的吗?觉得自己有些刻薄。用刻薄来掩饰情场失意，还是不是男人?

"你为什么叫槐树啊?"米兰问。

"我们那里到处都是老槐树。我妈是在一棵老槐树下生的我,乡下人起名字简单。"

"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越简单就越有道理。槐树生命力强,材质好,花香可入药可食,但也有刺,扎人。"米兰把一块爆炒鱿鱼夹进他的碟子里。

"谢谢。也祝福你。"杨槐树真诚地说。

"谢谢。"米兰头低下来,眼红了。"你也买间房子吧,毕竟有自己的房子是件很重要的事。目前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这样。"

"我也在考虑。可你一走我就买房,似乎觉得挺不地道的。"杨槐树笑了。他不想把气氛搞成生离死别似的。其实自己心里有数,如果去除她应得的工资,首付都很难完成。穷人是最知道自己有多少钱的。

"槐树,如果将来我穷途末路了,你愿意收留我吗?你如果不买房,我连避风的地方都没有啊。你不会让我内心不安吧?"米兰说。

"我可以做你避风的港湾,如果你愿意。尽管我这个港湾不一定能遮风避雨。买房的事将来再说吧。我其实现在挺怕下班的,下班我就不知去哪了。心里空了。明天我让会计把你应得的工资算给你。对不起,我没能让你获得更多。"他声音沉下去。

"槐树,求你件事:工资的事别忙着算,算你欠我的。我想让你欠我的,否则我们以后真什么关系都没有了。"米兰看着他眼睛说。她的眼此时清澈见底,杨槐树无法拒绝。

"好吧。我们就此别过。"他站起来。

"再见。"米兰伸出手。杨槐树轻轻一握,米兰拥抱了他。杨槐树木然地拍拍她的后背。从此别后,山高水长。

第二天,他就买了房,而且是现房。其中一部分是米兰未结算的提成和工资。他的窗前有了一棵槐树——一个植物的自己。而且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

这个世界也是一棵树,自己也是一只鸟栖息在树上。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只什么鸟。但,是鸟就要有窝。

在整理米兰留下的办公桌时,一张遗留在抽屉夹缝中的发票引起了

杨槐树的注意。这是一张医院的手术发票，四百多元，是米兰的手术费用。她什么时候动手术了?不可能是流产。他们在一起时尽管很疯狂，也是确保安全的疯狂。他从网上一查资料，发现这个医院最出名的还是处女膜修复术，价廉物美。

呵呵，真滑稽。他捅破的不过是一个人工谎言。

他把发票仔细折叠好放进柜子。也算是一个纪念吧，纪念当时可笑的感动。他想起为什么那天米兰显得伤感，因为伤感可以冲淡仇恨。

米兰走后，业务量大跌。杨槐树都有放弃公司的准备了，他只留下一名业务员苏红，值班接电话，接待来访。他自己在外面疯跑，见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名片送到不同的手中，粗粝的、纤细的，傲慢的、和气的。目标只有一个：你有东西给我卖吗?

晚上疲惫地进家(现在他把自己的房子称之为家)。灯光里，窗前槐树暗影憧憧。那只鸟现在也睡了，他没有听见它的叫声。他熄了灯，怕吵醒它。窗前，月光下，槐树微微摇动，似摇篮。

米兰，现在你站在“巨人”的床上吗?

是啊。站在床上是为了将来能站在他肩上。槐树深处的米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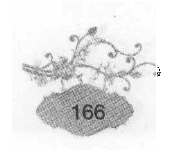
手机有“滴滴”的短信声。这个时候会是谁呢?米兰吗?他们分手后，他一直没有给她打过电话，甚至一个短信问候都没有。她也没有打过来，仿佛是拔河，无声地对抗着。谁先松劲谁就输。

是个陌生号码。“黄总，有一内部消息：市轻纺局有一部分资产要处置(原纺织厂)，估计有三千万以上。目前事情尚未明朗，先期工作跟上。事成后老规矩。鹏弟。”

是谁发错的。他正准备删除，突然呆住了。“黄总”一定是万利拍卖公司的黄风，总经理。米兰喊他黄蜂。他抢业务像黄蜂一样蜇人，叮上就不松口。米兰用词一向精辟、准确。

一个叫“鹏弟”的人为黄风提供了一个信息：轻纺局要处置一部分资产，价值三千万元。如果拿到标底拍卖成功，佣金至少可以收到一百五十万元。这对杨槐树来说是一块大大的肥肉，一个足可以让他翻身的资本!这样的“肥肉”难得一遇，但遇到了，任何猎人都不会轻易放手。

难怪万利公司生意那么好，原来他暗地里花钱买一帮“线人”。这些线



人就是黄风放出去的苍蝇，只要有一点血腥味，立刻就“嗡嗡”叫。

现在的问题是，黄风放出去的“苍蝇”报信报错了，而且报到了同样寻找“血腥”的杨槐树手中。

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个大胆的计划在几分钟之内形成。

天无绝人之路。

“鹏弟，谢谢你的信息。事成后当然是老规矩，但轻纺局长我不熟，老弟可否提供一些信息?风哥。”对方是弟，自己肯定是哥。

“局长叫梅林，女性，年龄在四十五岁左右(虎狼之年，呵呵)。不烟不酒不收钱，几乎没有爱好，可能刀枪不入。就看兄的手段了！是人就有缺点。亲兄弟明算账，给多少点数?鹏弟。”

这把杨槐树难住了。他不知道黄风和他们是怎么做的，索性试探了再说。

“鹏弟，风哥最近不景气，十个点如何?风哥。”

“哥，怎么这次小气了，二奶花钱太大了?可不敢重色轻友啊。呵呵。鹏弟。”

“好，加五个点。哥主要考虑这事可能投资大，费事。事成后我们弟兄们还不好说！如何?风哥。”

“这还像兄弟。明晚有时间没?兄弟聚聚。鹏弟。”

见面岂不露馅儿了。赶忙回短信。“哥出差在外，明晚不一定能赶回，改天我约你如何?风哥。”

“好吧。好像那女人喜欢菊花，家里除了这花没别的。其他再探再报。鹏弟。”

“好，哥先谢了。只是这消息千万别再泄了。晚安。风哥。”不能说多了，惹出其他问题来不好解决。所以尽管局长的消息寥寥，但还是需要尽快结束沟通。

“放心吧，风哥。这事目前还在局长心中酝酿阶段，不可能泄密。祝哥好运气。鹏弟。”

倒在床上他再也睡不着觉了，翻来覆去考虑一个问题：怎样不动声色地接近这个刀枪不入的女局长。杨槐树对自己最满意的是，越是复杂、艰难的问题越能引起他的兴奋。好，咱唱一出李代桃僵的好戏！

窗外那只鸟开始唱歌了，悠长、婉转。突然，他似乎听到还有一种不同的唱腔在和，声音嘶哑、短促、淫亵。他走到阳台上用手电往树上晃了两下，一只黑色大鸟“嘎嘎”两声遁入黑色天幕。

它不应该在这树上。

三

杨槐树站在一间办公室门口。办公室门开着，一个坐在办公桌后的女子正在对一个人说着什么。女子对面的男人不停地点头。女子表情平静，说话低沉，上身笔挺。

终于，男子拿着几页纸匆匆离开，让杨槐树完全留在女子视线之内。

“您好。是梅局长吗？”杨槐树让脸上的肌肉完全放松，微笑在一种自然的状态下展开。

“你是？”女子年龄四十多岁，五官清朗，微胖。如果仔细看，眉眼搭配合理，目光睿智、尖利。桌上一杯白开水。

“我叫杨槐树。您的一个朋友让我来看看您，说了很长时间。今天才有空，所以就……”杨槐树站着说。梅局长没有让座。

“哪个朋友？”女人眼光早已把杨槐树上下打量完，抬眼问询。

“您在省城的朋友，叫李汉民。有次开会你们在一起，他对您印象很深。我和李汉民是朋友，认识有几年了。”名字当然是编出来的，梅局长不可能认定有这个人或者没有这个人。他们这样的局长每年要接待多少人啊，对自己的记忆不可能那么自信。

果然，女人眼睛睁大了不少。“李汉民？在哪次会议上？”

“有次在省里开市场经济研讨会，他和您坐在一起。”研讨会每年都有，目的当然不是研讨，是找乐子是旅游是为他们这个级别的人提供一个认识的平台。

“哦……对。你是说省经贸委的李汉民吗？他好吗？”再问下去显然就不礼貌了，人家那么热情你都不知道他是谁，当然不合礼节。所以女局长终止了调查。

“是。他现在到下面挂职去了。三年时间，主要是解决级别问题。”下

去“挂职”当然是杨槐树安排的，万一女局长真要和所谓的李汉民联系起来当然费事。同时也暗示，这个人也许将来前途无量。

“哦，那很好。你坐呀。”梅局长指了指沙发。

杨槐树坐下来。没坐下来之前，他把手里拎的东西放在沙发的茶几上。女局长面前的文件摆放整齐，桌面反光明亮。他到过很多办公室，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烟蒂乱扔，桌面布满灰尘，报纸架上永远只是几年前的报纸。

女局长站起来用一次性杯子给他倒茶。“别，我自己来。”杨槐树忙接过杯子，自己去饮水机那接水。女局长也就回到座位上。

“你叫杨槐树?这名字挺奇特的。做什么工作?”梅局长问了几个问题，似乎也并不等着回答，低头看一份文件。

“是，我叫杨槐树。我做一个小生意。梅局长您忙我就不打搅了。临来我也不知道您喜欢什么，就带一块石头，不值钱却很有味道的。正适合放您办公桌上。”杨槐树站起来，打开包。

“哦。”梅局长很奇怪。“带石头给我做什么。你太客气了，带回吧。”女局长摆手要送客。

“是一块菊花石。”杨槐树一字一顿说。

“菊花石?是什么样的石头?”梅局长好奇了，眼睛盯着杨槐树慢慢打开的纸包。

一块巴掌大的石头呈现在茶几上。石头是自然状态下的样式，没有任何人工雕琢，外观看不出有任何特点，只有一些凸凹的斑点。梅局长走上前来看。

“这怎么叫菊花石呢，有什么说法吗?”梅局长显然有兴趣，却没看出门道。

“这是浏阳河里正宗的菊花石。你看这一块纹路，白色的，呈菊花瓣状，这下面还有一块小的。梅局长，你这里有盆有水吗?”杨槐树准备把关子卖足。

“有。我拿给你。”梅局长把盆里装上水拿给杨槐树。

杨槐树把石头放进水里，石头颜色变深，两朵乳白色的菊花慢慢在水里显现。一朵大些，还有一朵小的，似乎还没有完全绽放。

“哎呀，这太奇怪了。是天然的吗?”梅局长声调高起来。

“当然是天然的。浏阳市有很多这样的石头，山里有河里也有。那里有很多经过加工的菊花石，但我更喜欢原生态下的菊花石。”杨槐树说。

“石头里居然长菊花，真没想到，真没想到。为什么单单是菊花呢?”梅局长把石头从水里拿出来，仔细翻看着。

“这个我也不懂。就觉得大自然造化万千。孤芳自赏的菊花配天然的石头，天地日月之精华，是神来之笔啊。”杨槐树感叹。他知道，每一句感叹都是往女局长心里发送的炮弹。

这几天他一直在苦思怎样接近她，进而成为朋友。这非常难。唯一的线索就是“鹏弟”提供的，这个局长喜欢菊花。可这个季节哪里找鲜菊花呢?送菊花茶，人家只喝白开水。就是有菊花季节，也不好捧着一大盆菊花去人家办公室呀。他想起自己去浏阳出差时候，浏阳同学送的两块菊花石，一大一小。对，就送菊花石。雅致不俗，说到底也只是块石头而已。

“小杨，这个很贵重，我不能要。君子不夺人所好。”梅局长恋恋不舍地把石头又放回水里。称呼中已改为“小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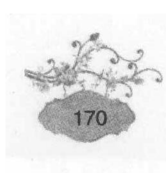
“梅局长，您这样一说我倒不好意思了，像是行贿似的。我的朋友李汉民说您是个非常正派的人，可我空着手来也不好啊，所以我就只给您带一块石头。要是其他局长，我也不敢呀，还不给我丢垃圾堆里了。他们喜欢的不是这个东西。”杨槐树脸恰到好处地红了。他知道，梅局长一定动心了，不然她不会把石头又放回水里。

“那……多不好……”女局长让杨槐树这样一说，倒不知怎么办才好了。

“梅局长，您要是喜欢就留下;您要是不喜欢，我就带走。我今天主要是完成我答应朋友的一个承诺。今天见到您了，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回头我打电话告诉汉民一声就行了。石头我带走，以后我们如果成为朋友我再送您。我家里两块呢，那块大些我没好带。说实话，这石头不是我买的，是浏阳的同学送我的。”杨槐树站起身收拾东西要走。

“好好，我收下，我交你这个朋友。不然以后见到李汉民……难为他也难为你一片心意。你坐，我们聊聊。”梅局长用手虚按了按。杨槐树又坐下。

“你刚才说你在本市做一个小生意，什么生意啊?”梅局长问。



“与你们系统没有什么业务关系。我开一家拍卖公司,主要帮法院拍卖一些强制执行的物品。”杨槐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

“有名片给我一张,也许以后我们会有业务联系。”

“不好意思。今天不是联系业务,就没带名片。要不我给您手写一个吧。”杨槐树说。戏要演,就要演彻底。而且这样的人给名片没用,你人一走她就不知道会放在哪。找不到又不好问,反耽误事。他就遇到过自己还没出门就看见主人把名片往废纸篓里扔的事情。

梅局长说:“不用。你说我存到手机上。”

杨槐树说:“我打给您吧,您不用接就行。”

梅局长就把自己手机号码报给杨槐树,杨槐树按了拨出键,一会儿梅局长的手机就响了。她用手按了几下,把手机放在桌上。

“你哪年工作的?”梅局长把手收在桌前,认真地问起来。

“我大学毕业都五年了。学的经济管理专业,找工作时人家一听这个专业立刻摆手。考律师,没考取,太难了;又去考会计师,更难。最后才考的拍卖师,比那两个容易多了。所以就开了家拍卖公司。”俩人都笑了。

“没想过去考公务员?”

“年龄超了,都要二十五岁以下的。再说,我性格也不适合做公务员,自由散漫惯了。”杨槐树笑着说。

“你年龄不大呀,有三十岁吗?”梅局长说话渐渐放松起来。

“过年就三十了。而立,可‘立’不起来。”

“住在哪?”梅局长看来是要和杨槐树聊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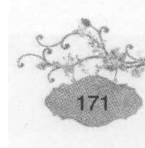
“玉泉小区。搬进去时间不长。有意思的是,我买的房前就有一棵老槐树,槐树枝叶伸到我的窗前和阳台上。售楼小姐看我的名字笑了,又给我打了一个点的折。”

“哦,是吗?”梅局长脸上掠过一丝异样,很快就恢复微笑状。

杨槐树知道今天不能谈得太多,不能让人家下逐客令,就主动站起来。“梅局长,我要走了,另外约了朋友去喝酒。改天我请您吧。”

“你要走?那好,今天我们算认识了。改天我请你吃饭。”梅局长站起来,显然她没想到杨槐树就要走了。

“不用。其实我喝酒也不行,就是个心情。我改天再来,给这石头配个



底座儿，这样您就可以放在桌上。”杨槐树说。其实这菊花石有底座儿，他没带。

“那更好。我还就想呢，就这样放桌上委屈它了。”梅局长很开心，站起来把手递给杨槐树。俩人握手告别。

走在路上，杨槐树仔细检查自己是否有不当的地方。那块石头真帮了自己的忙，不然今天有什么话题呢。今天是个很好的开端。自己表现得太热情了吗？梅林会不会冷静下来思考：这李汉民是谁？如果根本不存在这个李汉民，那么这个杨槐树是什么企图？为什么说到玉泉小区时她脸色陡变了一下？下次去间隔多长时间为好？

那么“鹏弟”是谁呢？他能知道梅林喜欢菊花，一定与她有比较近的接触。会不会是谁在挖坑给黄总跳？如果是，自己岂不是替死鬼？不会，他明确要回扣，还会挖坑吗？“鹏弟”既然不是和黄风第一次有这样的交易，为什么会把黄风的电话号码搞错了呢？而且恰恰错在一个同行的手机上，有这么巧的事吗？

“你拾到钱了吗？”前面一个黑影堵住了他的路。抬头一看，是经贸委的一个朋友。

“拾什么钱？”杨槐树一下没反应过来。

“不拾钱干吗低着头走路？仰头老婆低头汉，一定在琢磨着算计谁呢，是不是公司里的小女孩儿？”

“嘿，这两天不是揭不开锅嘛，低着头躲债主呢。走，去喝一杯。”杨槐树拉住他。这些人和他很随意的，也是杨槐树潜在的人际资源。

“不行，改天吧。穷人命薄，吃饭赶一坨。”经贸委的朋友放开他继续往前走。杨槐树也就没再客气。反正自己也是随意一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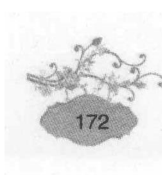
突然他想起什么，转身追上“经贸委”。

“老弟，问句话。轻纺系统归不归你们管？”

“从大口子来说，归经贸委。你小子有什么屁快放。”

“我外地一同学是做纺织的，想找一家纺织厂合作，我记得我们市有个纺织厂吧？”

“别害你同学了。那是个无底洞，招几个商来都跑了，工人多设备旧，负担太重。都停产两年了，你同学是慈善会的？”



"哦,谢了,只有哥们儿才说真话。让他想别的辙吧。"

既然停工两年了,机器一定老化、落后,纺织行业又不景气,复工的可能就很小。那片场地是繁华地段,作为商业用地开发完全有可能。现在很多特困企业都在卖地,政府没有其他办法只能给政策,把土地出让金返还企业用于安置工人,买养老保险。梅林不会不想这样的路子的,这是个利好消息。

他现在担心的是,在这几天"鹏弟"会不会和黄风见面。如果一见面,岂不露馅儿了?

"鹏弟,最近几天是否有空,请你坐坐?风哥。"他主动发个信息,他没有说今天也没有说明天,只说"最近几天",这样自己就可以掌握主动权。

没有回音。

转个弯儿,是一个花鸟市场。里面人很多,他想绕过去,想起树上那只鸟,就走进花鸟市场闲逛。生意人热情,都把他往屋里让,他也不说话,不停地打量笼子中的鸟,看有没有和他记忆中相似的。

没有,一直走到头了都没有。那些鸟颜色失真,嗓音沙哑,身体肥胖,绝唱不出那只鸟儿的声音。他在一家小店停下来,把鸟食一样儿买了一点,有小米、谷子、小麦、小青菜甚至还有小蚜虫。他准备把这些鸟食放在他糊的房子里,看它的食性。他不急,他有时间。

回到家才发现有一个未读信息,是"鹏弟"的。"风哥,我这几天在外地出差,回去再说。事情有无进展?鹏弟。"

"鹏弟,资料太少,下手很难。哥将继续努力。风哥。"

"好。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向你通报。鹏弟。"

他走到阳台。它今天似乎不在家。他用晒衣服的挑子把小房子收到阳台上。小房子里依然只有几只脚印,原来他放进去的东西有的已经变质。他用抹布打扫干净,把新买的食物每样儿放了一些,又挂回去。

小房子离鸟窝隔了好几根树枝,杨槐树担心茂密的树叶会阻断鸟的视线。后来一想又暗自发笑:这就是它的家,每个角落它都可以栖息,都会打扫。他知道它一定会发现的。它是他的朋友,是邻居。

手机响了,是苏红的。"杨总,法院来电话了,让您过去一趟,说一个是上次的标底款要结算,另外又扣了一部货车,要委托我们拍卖。"

杨槐树一看都快十一点半了，就说："知道了，下午去。你怎么还没下班啊？"

"哦，十一点半才下班呀，现在还差五分钟。"苏红说。这个女孩儿让杨槐树放心。

现在去一定又要请个饭局，尽管花不了多少钱，他也不在乎，可他现在完全没有了心思。他要静一静，他要挖到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

他把菊花石的底座儿找出来清理干净。这是一块用实木做的底座儿，正好可以托住石头，简单不俗。他在想用什么办法送给她，而又让她察觉不出自己的刻意。

他小时候在田里逮过斑鸠。冬季，撒一些谷子在稻场，然后蹲下不动。斑鸠开始只在上空盘旋，很快饥饿战胜了它的警觉。它觉得下面蹲着的物体是安全的，或许就是一块石头，一架风车，一只石鹿。斑鸠小心地落下，顺着谷子往前吃，渐渐地忘记了他的存在。当斑鸠还没明白怎么回事时，就被一只疾如风的手抓住了翅膀。

现在他要逮一只大"斑鸠"，但这只大"斑鸠"不贪吃，她像树上的那只鸟，深藏不露。偶尔的鸣叫只是证明它的存在。

猎物不知道猎人的存在，这就是猎人的优势。

只是这样对梅局长公平吗？反过来想其实也不损害她和她代表的轻纺局的利益，我们只是抢着为她卖东西，把东西卖出好价钱。而且只要她不是非要钱不可，他完全可以让她不触及法律。目的是善意的，手段可以忽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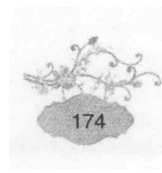
当所有人都在疯一样抢夺食物的时候，"宁停三分不抢一秒"的人就只能饿死。圣人孔夫子的书流传百世，可他周游列国宣传他的理论的时候不也像"丧家犬"一样吗？

想到这他坦然了许多。自己是好人坏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努力地活着。

两天后，他发了短信给梅局长。

"梅局长您好。我是杨槐树，您在办公室吗？如果方便的话，我给您送菊花石的底座儿。"

很快短信过来了。"你来吧，我在。谢谢你了。"



好，只要你让我去，我们就可以成为朋友。他走出门了，又回头把那块大些的菊花石带上，视情而定。

四

“风哥，建议后天晚上在‘百花洲酒店’的‘菊花厅’请她吃饭。她喜欢那里的菊花羹和清水豆腐。鹏弟。”

“谢谢鹏弟。另，知道她家庭的一些情况吗?或许有用。风哥。”

“千万不要涉及她家里情况，她从来不和别人说也忌讳别人问。切切。鹏弟。”

这短信让杨槐树警觉。“鹏弟”究竟是谁?从语言使用上看，应该是个读过书的人。比黄风小，应该在三十多岁。为什么他对梅林的习惯、爱好如此熟悉? 只有梅林身边的人才可能观察到这样的细节。会不会是她的政敌?如果是，那梅林就面临着一个潜在的危险。也许，他正在暗处等着杨槐树把她拖下水；如果仅仅只是争夺这笔生意，似乎“鹏弟”比他还着急。

“鹏弟”是敌人还是朋友?或者什么都不是，仅仅只是一场由于短信错发的误会?但事已至此，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身边埋伏着一个时刻窥视自己的人，想起来都让人恐怖。黄风难道是“中美合作所”的出身?收集情报如此细密。

他从移动公司又买了一个卡，买了部“一机双卡”手机。联系工作用新号，旧卡只和“鹏弟”单线联系。他要为自己想一个退路，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抽身。

他告诉梅林，自己那部手机被偷了，新换了号码。她当然不会想到是什么原因。

他现在既不能在梅林面前暴露自己的目的，又不能让“鹏弟”发现自己是个冒名者。情节简直就像敌特影片里的故事，惊险、刺激，又令人回味。

他想起树上那只鸟。

小房子里的小青菜没了，其他的没动。他又去花市，问卖鸟食的老板。老板说吃青菜的鸟?没听说过。难道它也有糖尿病?或者是人工养殖的，后

来逃走了。想知道是什么鸟，把它抓住不就行了！

他向杨槐树出示了一个捕鸟的笼子，鸟进去后触动机关，那道小闸门就可以放下。杨槐树没有要。这个办法很管用却很蠢，它把人的智商降成了动物。他不需要用这样的办法，他只想知道这是只什么鸟。他们可以成为朋友，它会唱最好听的歌给他听。如果他累了，鸟儿会栖息在他的肩头、掌心，鸟的眼神和人类的眼神应该是可以沟通的。

应该是可以的。美国不是放出去一颗宇宙卫星嘛，上面搭载了人类的语言和音乐、图像，希望被外星智慧生命截获。或许外星生命可以读懂，或者我们宁愿相信它们可以读懂。

自己或许也是别人要逮的“鸟”，什么地方是触动闸门的机关呢?他后背发凉。

“梅姐，晚上有空吗?我请你来‘百花洲’喝‘菊花羹’。槐树。”

他现在可以喊她姐了，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用一句与时俱进的话叫“取得阶段性成果”。

“好啊，我很能吃的。”几分钟后答复来了。杨槐树一笑。

他第二次去的时候，梅局长满面笑容地迎他，而且茶几上有泡好的茶。

“小杨，你是个很有意思的年轻人。年轻人想法就是奇特，怎么想起来送我一块石头。说实话，你送金条我都不喜欢，送这我高兴。”梅局长也坐在对面的沙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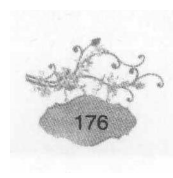
她已经从办公桌上走下来了。

“我也没刻意地选石头，听汉民一说，就是想梅局长一定是个非常淡泊的人。没想到您这么喜欢。”杨槐树也很高兴。

“以后说话别老是‘您’了，听着挺费事的。就直接说‘你’就可以了。”梅局长说。

“其实我早就想改了。我们这里的口音介于南方口音和北方口音之间，说‘您’的时候总觉得舌头伸不直，挺别扭的。你这样说我现在就改。”杨槐树笑着说。

本地人说“您”的时候需要把舌头后缩，顶住上颚说。所以杨槐树这样



一说，梅局长也笑起来。

“那我以后就喊你梅局长吧。”杨槐树说。

“这样也别扭，什么局长不局长。我比你大，以后喊我姐也可以。”梅局长今天不知什么原因这么开心。

“好。在办公室还是喊梅局长。八小时以外喊梅姐。”杨槐树当然知道分寸。

梅局长点头。显然她赞同这样的叫法。

杨槐树把菊花石的底座儿拿出来。梅局长把菊花石从书柜里拿出来。杨槐树注意到，菊花石洗刷得很干净，上面原来沾的一些土或者杂物全部清理干净了，特别是菊花的花瓣是用小刷子仔细描出来的，好一朵白菊花。底座儿放上，正好。

“小杨，你心真细。这么正好的呀。”梅局长根本没想到这就是按照石头做的。

“这说明认识梅局长也是我的缘分啊。”杨槐树试探着把这句话说出来，观察她的脸色。如果生气，就说是菊花石的缘分。但梅局长没反对。

“小杨，我查了菊花石的资料，还真有说法呢。”

“是吗?说我听听，也长长见识。”杨槐树很感兴趣的样子。

“这石头有两亿多年的历史。那时浏阳一带是浅海，火山爆发沧海桑田，白色的方解石慢慢形成菊花瓣状，中间的花蕊是燧石构成。菊花石是地球岁月的记载，历经苦难方成正果。知道什么是燧石吗?”梅局长望着他。

“是古人钻燧取火的‘燧’吗?”

“正是它。火是给人类带来突破性革命的物质，用它组成的菊花花瓣当然是生命力的象征。‘我花开后百花杀’是菊花的孤傲；‘宁抱枝头死，不坠秋风中’是菊花的气节；菊花入药清凉解毒，是它对人类的造福……”梅局长如数家珍。倒让杨槐树吃惊不小。没想到一块小石头让她这样大发感慨。

“梅局长把它上升到这个高度我可没想到，我看它不过就是一块石头。既然你这么喜欢，下次我把那块也送你了，省得在我那寂寞。”

“石头是有灵性的。自然界只有菊花石，没有牡丹石、兰花石、梅花石，

不是很有意思吗?只能用‘神奇’两个字来概括了。”梅局长在擦柜子玻璃。

杨槐树只有点头的份。

“我让办公室安排饭,你中午在我这吃吧。”梅局长说。

“不要。我来又不是联系工作,吃着也别扭。以后我请你,或者你请我。都是自己的,不要发票的。”杨槐树笑着说。

“那当然好,我也不喜欢应酬的场面。好,我答应你。”

后来他送另一块菊花石的时候,梅林请他在办公室隔壁的快餐店吃的快餐,五元的那种。梅林说她平时也就吃这个。杨槐树差一点问你怎么不回家吃?话刚要出口忙用饭噎下去。那天他吃了两份,撑得晚饭都没吃。梅林很高兴。

百花洲酒店不在闹市,在一个偏僻的小巷里。梅林一个人来的,今天她穿了短袖的白T恤、蓝裤子,头发随意地往后一扎,朴实干净。刚落座她就问:“你是怎么知道这地方的?”

杨槐树说:“我们搞这个业务就是到处请人吃,那天偶尔在这地方觉得很不错,淡雅素净,‘菊花羹’和‘清水豆腐’很好吃,就想梅姐一定也喜欢。所以今天就订了这个位子。”

“还真让你说对了,我还就喜欢这两道菜。如果不是新朋友不了解我的喜好,我倒是认为你在刻意讨好我呢。”梅林笑了。在这里,她说话放松得多。

“呵呵,真是巧……梅姐,就是讨好姐姐也是对的呀。只是我请你可没有任何功利色彩。”杨槐树装着认真地说。

“你有功利色彩我也不来呀。”梅林说。

汤和菜很快都上来了。杨槐树点了瓶红酒,梅林不喝,杨槐树也就没勉强,自己斟一杯慢慢品。清水豆腐保持了豆腐原有的醇正,汤是鲜汤,清爽可口回味悠长。菊花羹有些药味,杨槐树不怎么喜欢,皱着眉头却也边喝边赞叹。

“我一直想问梅姐一个问题呢,当局长累不累呀?我觉得我这个小经理当得都焦头烂额了。”杨槐树放下杯子,给梅林舀汤。

“官场上的事不好说,说了你也没兴趣。累不累不还是你期望值的问题嘛,期望值高,你当然累。比如你,想当百万富翁你就累。”

“哎呀，梅姐让我无地自容。看来我还是心不净。”杨槐树顺着她的话说。

“不过我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吃财政饭和你们自己养活自己也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机关里只养懒人。”梅林认真地说。

“为梅姐的理解干杯。”杨槐树一饮而尽，“不过，我正练习知足常乐呢。”

“你年纪轻轻倒不需要这么消沉，干一番事业是对的。”

“我有时傻想：如果我手里有权我一定干点实事，我治不了国总能治一个小单位。所以我见了报纸上报道的那些贪官就生气。你就是贪，也该干点实事吧！这个想法有点幼稚吧？梅姐。”杨槐树喝了酒有些兴奋。

“是有点幼稚，你不在其中不知其味。不过现在想干点实事是很难的，比如我们系统的纺织厂，唉。……有女朋友了吗？”梅林岔开话题。

“有啊。”

“在哪？”

“在我老岳父家呢。他们说你现在穷我帮你养着。等我混好了就给我送过来。”杨槐树调皮地笑。“在本市吗？”梅林问。

“不知道。谁女儿嫁给我，谁就是我岳父。”完全是弟弟对姐姐的顽皮。

“你呀，和老姐开这个玩笑……”梅林也嫣然。

“我原来有过两个女朋友。一个是大学的，毕业后两地工作自然劳燕分飞。第二个是前不久分手的，她说她等不到我成功的时候，她需要寻找一个‘巨人’的肩膀。她说女子的美好年华就那几年，她不能白白陪我耗在蚂蚁搬家似的资本原始积累中。信息时代实际上是浮躁时代，没有人能耐得住守候。可人是什么？他不是一只鸟，想飞就飞，想飞多高就飞多高。人能像杜鹃那样把蛋产在别人的窝里吗？……”杨槐树看上去有些微醺。

“槐树，别说这些伤心的话了。”梅林拍拍他的手，站起来给他倒杯水，“说说你的业务。我对你们这个行当还真有些陌生呢。你们业务程序是怎样的？给我介绍介绍。”梅林两眼盯着杨槐树。

杨槐树坐直了身体。“梅姐，你问这我就清醒了，我是个敬业的人。我们主要是接受当事人的委托进行拍卖。比如你有一块菊花石要委托我卖掉……”

“我不卖菊花石。那不是我的。”梅林说。

“我是说比如。你当然不能卖，那是弟弟送你的。你要和我签订一份委托书，如果你希望卖到什么价，我们行话叫‘保底价’，也可以写进合同里。我们帮你卖，你要给我们佣金。拍卖法规定的一般是收取成交价5%的佣金，双方都收。我们拿到你的物品以后就要发布公告，说有一块菊花石在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点要拍卖。如果有人想买，要来登记，签订合同，交纳保证金。我们会展示拍卖品。拍卖会现场由拍卖师主持，实行‘叫价’制度，遵循一个最基本最公平的原则：‘价高者得之’。”杨槐树一口气把情况介绍完，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他觉得猎物已经慢慢靠近了。

“真正公平吗？你们就没有猫腻？”梅林端起水杯没喝，看着他。

杨槐树迟疑了一会儿说：“世界上没有绝对公平的事，只有相对的公平。我不知道他们那里有没有猫腻，我只能保证我没做过。”

“一般猫腻在哪呢？”梅林笑着问。

“姐，你不是挖坑让我跳吧？我说我没有，如果说出猫腻了，我就是有了？”杨槐树哈哈笑起来。“不过，一般猫腻在承揽业务上。比如你有物品要拍卖，是交给甲公司还是乙公司？甲公司可能给你行贿，乙公司可能找市领导给你打招呼等等，像我的公司没有后台也没有钱，所以只能接一些大公司不愿意干的活儿。另外一点，我也不愿意那么做，做事先做人，做人就要有原则。我能做的一般就是牺牲自己的利益，比如应该收委托人的5%我只收4%或者更低。仅此而已。”

“你做得对，做人是要有原则的。无论是做事还是做官先要做人！我也赞同你这个观点。为你这个观点，姐敬你一杯。”梅林用汤敬了杨槐树。

“梅姐，说这些没意思，很无聊吧？我给你说说我的老家吧。我老家叫槐树庄……”

梅林悄然地坐着，灯影里的她像记忆中的米兰。

五

杨槐树被热醒了。又停电了。

进入夏季以来，由于空调负荷太重，常常造成电线短路，供电局只好

拉闸限电。人类的抵抗力越来越弱，越来越经不起热。大量的空调又让城市成了大火炉，恶性循环。

杨槐树搬了躺椅到阳台上。因为槐树，他没有封闭阳台。阳台上睡前杨槐树冲刷过，有了丝丝凉风。月光洒在脸上、胳膊上，斑斑点点。那棵槐树静静地伫立着，看着杨槐树。那只鸟一定熟睡着，它才不管有电没电呢。

多悠闲自在呀。做人不如做鸟。杨槐树想。

他现在和鸟有了默契。每天早晨，他在小房子里放一些青菜，晚上打扫残余，第二天再放上去新的。他不敢多放，暴食对人不好对鸟也一定有害。鸟始终没有露出真面目。

从百花洲酒店出来，梅林一个人打的走了。杨槐树慢慢散步，一个人可以想一些心思。他有些兴奋，今天梅林提到了纺织厂，显然她确实对这个厂有点想法，但还未着手实施。他现在的作用就是能促成她下决心实施；如果实施了，要确保拿到这单生意。

手机有短信来。"风哥在哪？我在'花好月圆'茶楼等你一叙，十分钟后见。鹏弟。"

杨槐树一惊。这短信来得也太是时候了。和梅林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把"鹏弟"这个人都忘了。说实话，他对梅林印象很不错的，一个不贪财慎交友的女官员是不多的。他接触到很多人，都长着一张鳄鱼嘴。"鹏弟"要见自己怎么办？如果暴露，业务倒是小事，圈子里的人还不笑死？梅林会怎样看自己？

黄风有黄蜂的蜂尾，蜇住会致命。

"鹏弟，真对不起。我现在有事过不去，明天再约可好？有事吗？风哥。"

"也可。没什么大事。就是老弟最近在买房，保证金还差一点，想从哥处借一些，可以吗？鹏弟。"

杨槐树长出一口气。原来是他不放心自己了，怕以后不兑现。看来他确实只是想从这笔买卖中得到一些利益。

"好说。要多少？风哥。"发出去就后悔了。如果他要多了，不仅自己拿不出，而且万一生意成不了，他往哪里找这个"鹏弟"去？

"借一万吧。打我账户上。鹏弟。"

"好说。只是我在外记不住你账号了，你发给我，我安排会计去办。风

哥。"这个"鹏弟"倒是一个不给别人出难题的人。说实话,就这一万,他也要想办法。当时赌气把公司一点流动资金都买房子了,自己口袋那点钱总要吃饭。

账号很快发过来。杨槐树回信说明天上午就办。"鹏弟"没说到收据的事,看来他和黄风之间也还是讲诚信的。

只要是要钱,就没有其他风险。

九点多钟,梅林给他发了一条短信。"杨弟,我到家了。今天很开心,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谢谢你。梅姐。"

杨槐树吃了一惊。忙回短信。"真对不起,我不知道。你现在可以出来吗?给你补个蛋糕。"

"不需要。刻意反而不好。姐姐谢你好意。你和他们确实不一样。"

"真诚地祝你生日快乐。"

难怪"鹏弟"要在指定的时间、地点请她呢,原来是有缘由的。但梅林短信中那句话"你和他们确实不一样"是什么意思?"他们"是谁?

第二天他去办公室,苏红轻步迎上来,端来一杯绿茶。他看看办公室,几天没来仍然井井有条,窗明几净。看来当初留苏红是对的。坐下就问苏红账上有没有钱。其实不问也知道。苏红说没有了,还有点标的款都结算给法院了。杨槐树叹了口气。

"有什么难题吗?杨总。"苏红悄然走到他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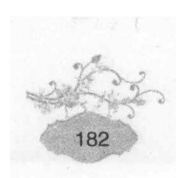
"没什么,你忙你的吧。"杨槐树说。

"是不是为钱愁?要不从我这里周转一下。"苏红轻声说。

"那不行。公司还欠你几个月工资呢。我想其他的辙吧。"杨槐树有些感激地看着她。苏红素净得像一棵竹子,脸上几点小雀斑微微泛红。

"杨总,公司现在是困难时期,我是公司一员也有责任啊。我看你成天在外跑,心里很难过,总想能帮你,可我……我原来很自卑的一个人,你辞退了那几个人单单留下我,我现在觉得生活阳光得很呢。你是个好人,我相信公司今后一定能发展起来,成为大公司。"苏红平时不怎么说话,今天说出这一番话来让杨槐树很意外。

杨槐树沉吟了一下,说:"好的,谢谢你。你按这个账号汇一万元钱,算公司欠你的。以后连本带息还你。"



苏红办汇款去了。杨槐树看着她欢快的背影，心里一动，一股暖流流过五脏六腑。

办公室电话响了，是行业协会通知下午开会的。说是协会，其实就是利益联盟，怕彼此拼杀伤了自己。协会对会员没有约束力，只是凑在一起喊要团结一致，公平竞争。但谁都没把口号当回事。杨槐树知道，越是喊团结越不团结，越是喊公平越不公平。

平时杨槐树不怎么参加这样的会，这样的会是大公司表演的舞台。但这次他去了。他想见一下黄风。黄风是协会副会长。

开会结束是酒宴，这是常规。敬酒的时候，杨槐树随口问了一句："黄会长，最近见到鹏弟没有？"

"哪个鹏弟？"黄风端起酒杯问。杨槐树一愣。"我有好几个鹏弟呢，你说哪个？"

正在这时有其他人过来敬酒，黄风丢下他和其他人碰杯。杨槐树趁机走开。

黄风有好几个鹏弟，这让他没想到。亏着来人敬酒，不然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圆场。黄风是何等人，圆不了场就有可能引起他的注意。只要挨个问过去，自然就暴露出来问题。好在自己现在已经和梅林连上了线，而且这根"线"会越来越粗，越来越牢固。

他现在确信"鹏弟"不是骗子，他确实给自己提供了一份重要的信息。第一，"鹏弟"应该认识黄风；第二，梅林绝非贪婪之人，性格孤傲如菊；第三，梅林局长确有处置纺织厂的想法；第四，鹏弟几次要求面谈，而且要了"定金"。他相信鹏弟绝不是手头紧，而是对合作伙伴的试探。目前的问题是，如何促成梅林局长下决心处置这块资产，用他们行话叫"提前介入，先期服务"。

钱汇出去后，下午就接到"鹏弟"短信，说收到了，谢谢黄总，我会竭尽全力。杨槐树问他是怎么知道梅林的这些习惯的。"鹏弟"说鱼蟹各自有道，说出来反而不好。

"鹏弟"只能是梅林身边的人。他确信。

他突然同情起梅林来。有人在算计她，而她全然不知。等事情完成后，他应该采取适当的方式告诉梅林，警惕身边的"鹏弟"。

鸟儿的鸣叫把杨槐树吵醒。又是一个夏天的早晨，东边的太阳已经预示今天将会继续闷热。他将小房子从树上摘下，放进洗过后晾了一夜的小青菜。今天有些奇怪，似乎鸟巢里不止一种声音。难道它找到了同类?

鸟巢的枝条细密，根本看不清里面的情况，就像现在的住宅，越来越密实。人们恨不得把自己全部披上盔甲。不会是那只恶鸟又回来了吧?

他往里多加了一些菜。

早晨上班路过移动公司就拐进去交手机费。服务小姐让报号码，然后核实是杨槐树先生吗。交了钱他突然想起来，对服务小姐说:“我帮朋友交一个，他在外出差呢，短信通知他信用额度满了。”

“报一下号码。”服务小姐职业化的表情。

杨槐树报了“鹏弟”的手机号码。“这是‘神州行’卡，预存话费使用的。现在账户余额还有一百多呢。”小姐说。

“那怎么会呢?他说接到你们短信通知了呀。”杨槐树装着疑问。

“是电脑群发的，可能错了。”服务小姐关闭了这户的窗口。

公司里苏红正在静静地看书，杨槐树走近了才看清她读的是拍卖业务方面的书。他轻微咳嗽一声。苏红吓了一跳，站起来看是杨槐树，脸红起来。

“这么入神啊?嗯，一定有效果。”杨槐树放下包。办公室地才拖过，让人神清心爽。

“哎呀，就是走神呢，没看见你进来。我给你倒水去。”苏红仿佛才缓过来神。杨槐树有些纳闷。

“杨总，有件事我不敢瞒你。一早米兰打电话来了……”苏红小心地看着他脸色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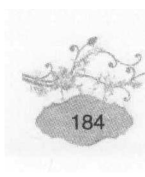
“她打电话来做什么?什么也别告诉她。”杨槐树一愣。

“她也就是问候问候，没问公司的事。问了我也不告诉她。她只是让我别告诉你她打电话来了。我不喜欢她!”

“为什么?”杨槐树有些奇怪。他很少和她沟通，平时苏红没有什么话的。

“公司最困难的时候她离开了公司离开了你。”苏红说。

“人各有志。”杨槐树翻看当天的报纸。



“抛弃朋友的人，早晚也会被别人抛弃！”苏红语气快速，似乎米兰就在对面。

杨槐树没接她的茬。她说的话却让他很意外，他一直以为这样的女孩子到哪都是风不响水不动的，平平庸庸，没想到偶尔说出话来也掷地有声。

那么按照苏红的说法，算计别人的人早晚不也会被别人算计？

“鹏弟”为什么用“神州行”卡呢？正常情况下，如果是公司老板、政府职员甚至稍微有头有脸的人不会用“预存话费消费”的卡，这是消费心理问题。因为移动公司设计这样的卡，似乎专门是对付恶意透支话费的。难道他也是两张卡？

自己这张卡是真名实姓，以后“鹏弟”或者黄风会找自己麻烦吗？现在换号，会给“鹏弟”造成不信任的感觉。真找上来，就说这卡丢了。反正自己对外用的都是新号码，名片就是证据。而且，真撕开脸了，这样的方式也是不能摊到桌面上说的，麻秆儿打狼——两头怕。

他站起来对苏红说要出去转转。苏红“哦”了一声，表情似乎有些失望。她失望什么？

他打的去了纺织厂。纺织厂停工了，铁栏杆门上挂一把大锁，门上、锁上锈迹斑斑。从门向里望去，厂房里黑洞洞的，有的大门已经倒在地上，有的窗页在随风摇摆。院子里有一些草，路上树叶和垃圾混在一起。一些孩子在门前的空阔地带玩儿，门两旁有一些小商店，有杂货店、饭店、自行车修理铺，一看就知道下岗职工开的。

纺织厂后门紧挨着农贸市场。如果将来开发，可以把后门变前门，升值空间巨大。这些，都是将来要在拍卖会上介绍的。拍卖品的周边环境当然会影响竞买人的竞买心态。

他顺着东西南北的路线绕场一周，察看了边边角角，心里已经算出了土地面积。应该说当初在这里建纺织厂就是错误，工厂建于市民集中居住地，搬迁或者破产也只是迟早的事。也许不能怪当初决策的领导，没有人能预测十年或者二十年后会是什么状况。

走累了，也到了中午饭时间。他拣了一家比较干净的小饭店坐下来，和店主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生意怎么样?老板。”

“比原来差多了。”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人,腰里扎个围裙,浑身透着小生意人的精明。

“什么原因呢?”杨槐树问。其实他知道答案。

“纺织厂不景气了,我们能怎样呢。做的都是业务员生意。先生是来讨债的吧?”老板问。

“你怎么知道?”

“看你一脸愁容,一定是纺织厂欠你钱。小伙子,喝杯酒回去吧,讨债肯定讨不到了。现在厂子你也看到了,指望什么呢?我们是厂子里的职工都没指望了。”

“这厂子位置不错呀,你们不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吗?”杨槐树不急着点菜。

“谁说不是呢。我们也组织了职工联名写信,要求把厂子卖了,解决下岗职工的后顾之忧呢。”老板也在杨槐树对面坐下来,似乎已经习惯了像杨槐树这样讨债的人。

“有希望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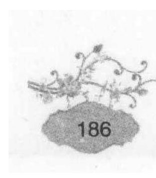
“希望是有的。梅局长是个难得的好局长,我们几次去上访,都认真听。她知道我们的难处。她说了,当初你们为国家做出了贡献,把青春和精力都奉献给了纺织厂,组织上绝对不会在你们困难的时候袖手旁观,别说是当干部了,就是做人也不能那样。你说这话听着多鼓劲。问题是现在想干实事的人不一定能当了家。梅局长也难。有那么多小鬼缠着她呢。”

“她姓什么来着……哦,梅。既然是局长来着,怎么不当家呢?”杨槐树问。

“你不是本地人,和你说了也没用。你点菜吗,几个人?”老板看来不想就这个问题多费口舌。

“两个人。稍等。”杨槐树其实想拖一些时间多聊一会儿。从这些人嘴里听到的消息应该是最原始的。临时去哪里找另外一个人呢?看来只有让苏红过来了。

“其实也可以引进外资呀,联合搞开发。这块地段多好啊,一定可以赚到钱。”杨槐树说。



“谁说不是呢。但人一多了,就尿不到一个壶里。再说,我们怎么能斗得过那些老板们,他们头毛都是空的。干脆,我们集体给轻纺局写了申请,要求把厂子卖了交养老保险、失业保险,都安泰。现在人,只要肯干饿不死的。有钱日子过好一些,没钱过差一些。我就不相信富人就比我们穷人多活一辈子。”老板用抹布把杨槐树面前桌子擦得锃亮。

苏红来了。换了一身纯白的连衣裙,让杨槐树意外。他记得在办公室见到她是一套蓝职业装。苏红也意外,杨总怎么在这个地点请吃饭,而且请的是她。

杨槐树没和她说原因,苏红就坐一边听他和老板说话。他点了一个红烧鲫鱼,一盘白菜豆腐,一碟子卤拼,一个紫菜汤。老板很麻利地把菜拿出来做。他知道苏红喜欢吃鱼。点过菜一回头,苏红的眼神让他一怔:似曾相识。

“老板,你这小青菜很不错,临走给我一些吧,算钱就是。”杨槐树突然指着篮子说。

“你只管拿,也值不了多少钱。”

杨槐树看苏红奇怪地看着他,就说自己喂的鸟喜欢吃小青菜。苏红很好奇。“你还养鸟?什么鸟,好看吗?”

“不知道叫什么鸟,我也没正儿八经地看过它。”杨槐树笑着说。

“为什么?”苏红眼睛大了。

“是在我窗前槐树上的。叫得好听,我就每天给它一些小青菜。其他的似乎它不吃。”

“哦,我能看看吗?我和鸟特别有缘。”苏红兴致上来了。

“看不到的。等我明儿和它混熟了,成朋友了,你再去看。它现在还怕羞。”一席话把几个人都说笑了。老板说喂鸟啊,你以后只管来拿。在城市里,鸟可不多了,都是养在笼子里的,那还是鸟吗?

午饭苏红陪他喝了一瓶啤酒。苏红吃得很慢。杨槐树觉得她最近对自己有些怪异。顾不上了,他现在有大事。而且米兰让他受伤了,他需要时间来疗养。

结账的时候只要了三十元。杨槐树问老板是不是算错了。老板一笑,说纺织厂的人都不黑心。包括我们的局长。人穷不能穷良心。

杨槐树赶往省城。接到短信他就去车站坐车，临走他把钥匙交给苏红，让她照顾一下小鸟。苏红很兴奋，让他放心。

“鹏弟”短信里告诉他，梅局长上午去了省城，下午向省轻纺厅汇报纺织厂处置方案，晚上请他们吃饭，估计要明天才能回来。

杨槐树奇怪，问处置纺织厂资产与轻纺厅有什么关系呢？“鹏弟”短信里告诉他，两年前轻纺厅对纺织厂有投入，尽管是政策性的扶植，也没想到要收回，但市里要求她去汇报一下，走个程序。而且说市里已经基本上批准了纺织厂对外公开拍卖的方案。

杨槐树激动起来。他等待的就是这一天。坐在车上，他为怎样和梅林在省城见面冥思苦想。一个个方法出现又一个个被否决。他没有告诉“鹏弟”自己也在往省城撵。他希望在第一时间里梅林能承诺把资产交给他拍卖。“他乡遇故知”人生一大喜。她心情一好，自然事情好办。

他找了家宾馆住下来。晚上他让自己喝了三两白酒，他决定冒一次险。三两酒可以让自己亢奋，但绝不是极限。

九点多钟，估计饭局已经结束，他拨通了号码。

“梅姐，你，好。知道我在哪吗？在省城喝茶，我一个人。要是想梅姐这时也在这多好……”

“你喝酒了？”梅姐平静地问。

“是，梅姐。晚上，我们大学同学聚会，很高兴。他们都比我有出息。他们去唱歌，我一个人在茶楼喝茶。菊花茶，想起梅姐来了，如果你在我也给你上一杯菊花茶。”

“你没事吧？”

“没事。等，我回去给姐带菊花茶。梅姐，我就是觉得做人啊，真难。我打算出来打工，我有同学现在是老板。嘿嘿，我给他做秘书，同学是女的，嘻嘻。”

“你醉了，回去睡觉吧。时间不早了。”

“好的。我回去。不，不过，他们一会儿还要来和我，喝酒。我听姐的，回去睡觉。”他用胳膊捶了一下桌子，“扑通”一声。他相信声音可以通过话筒传过去。

“你怎么了?”电话那边很焦急。

“没事,我摔了一下。现在起来了。姐,你那么坚强,我也想学。其实男人有时……是很软弱的。我没事你睡觉吧,姐,认识你,我很高兴。小姐给我上醒酒汤了。”

“你在省城什么地方?”

“长江路上一个茶楼,嘿嘿,名字真好叫‘等……你’。其实我等谁,我只是在等一个期待。‘树上停着一只,一只什么鸟,如今变得静悄悄。’我不知道自己是只什么鸟,是乌鸦还是喜鹊。嘿嘿。”

“我一会儿到。手机别关。”

“别逗我,梅姐我酒醒多了,没事了。明儿回去我检讨。‘我醉欲眠姐且去。’”

“在那别动。”梅林声调高了许多。

十分钟后,包厢的门被推开。杨槐树趴在茶几上。

“槐树。”一只手在推他。杨槐树一下跳起来。

梅林出现在眼前。她穿一件白色半袖衫,直筒长裤,白色中跟凉鞋。

“梅姐,真是你?你坐直升机来的?太意外了吧?”杨槐树上前拉住了她的手。他觉察出她微微地颤抖。

“我正好在省城办事。茶喝完了?喝完了我送你回宾馆。”梅林轻轻推开他的手,转而用手扶他肩膀。

“你坐下,我给你上杯菊花茶……”杨槐树手忙脚乱地擦桌子。他把水杯碰倒了。

“不喝了,天不早了。我送你回去也要回宾馆休息了。槐树,我不喜欢年轻人喝酒解愁。你有什么愁?你的生活才开始,前景多好啊。”梅林按住他,不让他去喊服务员。

“是,也就是一时软弱。现在的年轻人都……矫情,不像梅姐你们那时……”

“是啊,你们何尝经历过我们那个年代。该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该恋爱的时候就结婚了,该有孩子的时候又遇到计划生育,可以放开手脚干事业的时候,年龄又快到了。但怨天尤人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只要活着一天就要努力,因为你有责任,除了家庭之外,还有社会的。酒醒了吗?”

“梅姐一来也吓醒了。”杨槐树笑了。

“那走吧。宾馆在哪?”

“就在旁边。你回去吧,我不要你送,你来了,我好高兴啊……”杨槐树站起来,一个踉跄。

“别和我客气了,走吧。这包是你的吧?瞧你呀。”

电梯只有他俩,狭小的空间让人的距离一下变近了。杨槐树脸红了,呼吸也急促起来。梅林显然注意到了,她仰头看跳动的楼梯数。

终于到了。打开门,杨槐树让梅林先进去,门“咔嗒”一声响起的时候,他从后面温柔地抱住了她。

她没动。她的身体滚烫,她在发抖。杨槐树一时不知要不要采取下一步动作。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梅林轻轻掰开了他在胸前的手。

“槐树,我是你姐。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我们……是朋友,是姐弟。你睡觉吧,睡一觉明天太阳就是新的。”梅林把他拉在椅子上坐下。

“对不起,梅姐。我没有过分吧?其实我刚才像是在拥抱妈妈。我觉得自己是脆弱的,太在意自己的成功了。常常想不平衡的是:我不像他们那样做,我就生存不了,而他们那样做法又让我不齿。这也许就是我痛苦的根源。谢谢你,梅姐。你今天让我知道了自己的心态的卑微……梅姐,我会渐渐坚强起来,相信我。”杨槐树低下了头。

“我相信你,而且我也愿意帮你。知道我为什么愿意帮你吗?”梅林用手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发。

“不知道。姐看我可怜。”杨槐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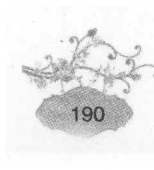
“不是。你不可怜。可怜的人很多,有些是可以帮的,有些是应该拒绝的。以后再告诉你吧。永远不要对生活失去信心,永远不要以为抓住机会就抓住了一切,就抓住了人生。”

杨槐树抓住了她的手。“谢谢梅姐。有你这句话就够了。我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感谢你,我只有更努力。”

梅林站起来。“我就喜欢听你这句话。我走了,你睡觉吧。”

“我送你。”杨槐树也站起来。

“你送我,我送你,送到什么时候,而且……你睡觉吧。”梅林笑着说,



但态度坚决。

“那，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杨槐树说。

“什么事?”梅林站下来。

杨槐树上前，轻轻地吻了吻她的脸颊。他很认真，很虔诚。

“谢谢。”梅林说。杨槐树看见她的两眼熠熠发光。

六

杨槐树回去后的第三天，梅林让办公室主任通知他去轻纺局。纺织厂资产包括土地正式对外拍卖，相关批准文件和评估报告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

杨槐树去的时候，轻纺局领导班子都在。显然在他没来之前已经开过会。办公室主任面前放着单位公章。梅林正准备说话，手机响了。她没有出去接，当着大家面说对不起副书记，合同已经签了……我们会用最小的成本处置资产……您知道我做事的原则，我对组织负责不对某个人负责。

梅林表情平静地放下电话。

几个副局长都没说话。杨槐树似乎被电击一下。

杨槐树主动提出全部免收轻纺局的佣金。他说这些钱能解决我一个人的问题，但更能解决一些困难职工更多的问题。他让自己动情地说这些话，而且眼睛湿润。

十天后，纺织厂以三千五百万元的价格被福建一房地产商竞买成功。杨槐树主持的拍卖，当叫价到三千万元场面不动的时候，杨槐树详细地介绍了纺织厂的周边环境、商业价值、升值空间，他还说到了纺织厂曾经对国家做出的贡献，如今职工艰难的生活状态。他说的很客观，很动情。场面又重新热烈起来，价格开始松动，每举起一张号牌都有热烈的掌声，最终价格落在了三千五百万。杨槐树落槌定音，鞠躬致谢竞买人。他说我代表纺织厂五百名下岗职工感谢你们。

台下梅林和其他副局长以及旁听拍卖会的纺织厂职工，给了杨槐树和福建商人热烈的掌声。梅林笑得特别灿烂。

杨槐树顺利地拿到了一百七十五万元的佣金。

拍卖会结束后第二天。梅林给他发了短信。“晚上我在‘阳光水岸’为你庆贺,有空吗?”

“当然有空。我请梅姐。”杨槐树十分开心。

梅姐准时到了。“说好今天我请你,如果你不同意我就回去。”梅姐说。口气不容置疑。

杨槐树心里一跳。梅姐今天怎么了?从来没用这个口气和自己这样说过。现在这个时候请自己吃饭,一定是有她的目的。对,事前不要钱,事后给也一样。

他安排苏红办了一张三十万元的卡。这是梅姐应该得的。他把卡装进口袋的时候还想:什么“刀枪不入”啊,不过是“入”的方式和时间。他在心里嘿嘿一笑。

她让服务员拿了瓶红酒,先给自己倒了一杯。

“梅姐,你是不喝酒的呀。”杨槐树有些奇怪。

“今天姐高兴啊。来,为你成功干杯。”梅姐一饮而尽。

杨槐树有些惶恐。他觉得今天梅姐让他紧张。

梅林从随身带的挎包里拿出一包东西,用报纸包着的。打开,是杨槐树送她的两块菊花石。

“槐树。物归原主。”梅林平静地说。

“怎么了?怎么了?小弟什么地方做得不对吗?梅姐。您可以批评我呀。我是诚心诚意送给您的。”杨槐树一急,又用起了“您”。

梅林淡淡一笑。“槐树,我不能收你的东西,无论是贵是贱,是钱是物,甚至是……这违反我的原则,尽管我非常喜欢这两块菊花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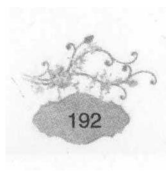
“那你?不就是两块石头嘛。”杨槐树站起来。手心把卡都捂出了汗。

“槐树,你坐下,我们姐弟俩说说话。你告诉我,有李汉民这个人吗?”梅林直视着他。

“没,没有。”杨槐树脸上汗下来了。

梅林点点头。“还算诚实。其实你第一次去我就知道,你是来运作纺织厂那笔拍卖业务的,所以你编了一个你自己都不认识的李汉民。我问你是不是省经贸委的李汉民,你说是。其实那是我胡乱说的一个单位。”

“那,那你怎么没戳破我?”杨槐树坐不住了。



“说实话，我们刚准备动议处置纺织厂资产，我的身边就围了一大堆——怎么说呢，苍蝇吧——既有拍卖公司的，也有希望直接协议低价获取的。有的找领导打招呼，有的送钱，有的送房子，有的送金条，有的许诺我将来的位置，手段司空见惯……我很烦。他们把我当什么了?看上去他们对你毕恭毕敬，送钱送权，实际上他们是在对人的蔑视。他们以为，所有的人都和他们一样，是可以用钱买的。他们买的是我的权力，而完全忽略了掌握权力的人的品格。

“你去了以后没有递名片没有谈业务让我有些意外。但你说了李汉民，送菊花石让我有了警觉。你是怎么知道我喜欢什么的?为什么编一个李汉民来?我很想知道。我收了菊花石观察你下一步举措：你在生日那天请我吃饭，请的地点又是我喜欢的餐厅，点的是我喜欢的‘菊花羹’和‘清水豆腐’，这让我警惕。你说你也喜欢‘菊花羹’我不相信，我看到了你喝汤时的眉头。在省城你喝酒后给我打电话，因为你知道我在省城。显然有人在给你通风报信，这是一个什么人，我很想知道。你在靠近我，我也在走近你。你没有想到吧?你想拿到这笔业务，我想知道是谁让你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变得如此世故，如此‘看破红尘’的。而且我也必须设防，尽管失去这个位子我并不在乎，但至少我要变得聪明一些。人必须要具备两大素质：善良和聪明。

“我去过你们公司，一位姓苏的小姐接待了我。她不知道我是谁，来干什么，但她却真诚地向我介绍了你和你的公司，她说到你很敬业，太阳下步行丈量纺织厂，查看周边环境，这些让我很欣慰。她是个很好的女孩儿，好女孩儿也许不聪明，但好女孩儿真诚。我想如果资产拍卖真的能让纺织厂最大范围内增值，最大范围内减少开支，也是双赢的事。我真怕拍卖公司和竞买人恶意串通损害纺织厂工人的利益啊，他们非常值得同情和关注。纺织厂资产是只羚羊，四周围着一群饿狼。我必须用妥善的办法来保护它，最终解决问题。于是我想到你了。或许你可以让我实现目标。

“你没有送钱给我，证明你不是完全相信钱的人或者是暂时不相信钱的人。我帮你一下，也许会改变你的世界观，至少是工作方法和态度。槐树，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可以用钱来解决，但也有很多东西是钱解决不了的。很多东西可以卖，但原则不能卖，对普通人来说就是做人的底线。你女

朋友为钱抛弃了你，但一定会有女孩儿因为爱情而对你不离不弃。你说对吗？”

杨槐树通身汗透，无地自容。只有点头的份。

“如果我喜欢钱或者权，这单生意你能获得吗？不能。但我要钱做什么？我今年四十五岁，我每年的工资有三万多元，还有十年退休，可以有三十多万的收入。退休后我有工资，足够我生活，而且我可以充分地享受内心的坦然。权当然好，但权如果用不好，与凶器有什么区别呢？一个贪钱的人手上有权，等于歹徒有了凶器，不仅伤了别人同样也会伤了自己。”

梅林把菊花石往杨槐树面前推推。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是谁给你提供我的相关信息的吗？”

他哆嗦着把手机拿出来，调出储存在手机里和“鹏弟”的全部短信。梅林接过去一条一条看下去。时间在凝固。

“看来你并不知道‘鹏弟’是谁？”梅林问。

“是。我是个冒名者。”桌上饭菜已凉，杨槐树心比饭菜还冷。

“你是个不错的‘冒名者’。”梅林一笑。“你让我们纺织厂在这次拍卖中资产增值不少，又减少了开支。开始错误，结局完美。”

“梅局长，您这样说我无地自容。”杨槐树说。

“我们有约呀。在办公室以外喊我梅姐，而且不许用‘您’。”梅林笑着把杨槐树拉坐下。

“‘鹏弟’找你要回扣了吗？我很想知道他是谁。”梅林表情凝重起来。

“放心吧，梅姐。我会找出这个人，他不会放弃这笔回扣的。”杨槐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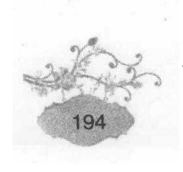
“那好，谢谢你。”梅林喊服务员埋单。

“梅姐，我们以后还可以是朋友吗？”杨槐树小心地问。

“当然是啊。你取得成就姐会高兴的。”梅林伸出手，杨槐树紧紧握住。手心满是汗。

杨槐树坐在马路牙子上。今天太让他震动了。自以为自己聪明绝顶机智过人，在梅姐宽容的注视下，自己所谓的“演技”滑稽可笑，不堪一击。

孔雀开屏展示美丽的时候，站在后面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丑陋的屁股。



他不知坐了多长时间，直到苏红找到他。路灯下的苏红楚楚动人。

我一定要帮梅姐找出那个“鹏弟”来。他想。

可奇怪的是，“鹏弟”并没有发短信跟他提回扣的事。杨槐树试探性地发了几个短信，他没回。有几次杨槐树用公用电话打这个号码，居然总是在关机。

这真怪了。但他感觉不好，犹如平静的大海在孕育着一场风暴。

因为这场拍卖有些影响，更主要的是公司有了运作的资本，杨槐树公司的业务渐渐多起来。杨槐树又忙得脚不沾地了。有的同行公司欣赏杨槐树的拍卖方式和技巧，专门请他去主持拍卖会。

他任命了苏红为副经理，把原来辞退的几个人又请回来。

但再忙，他都记得给梅姐发短信问候。

有天在酒店遇到轻纺局的一个副局长。拍卖会结束后他给这个副局长送了一箱子“五粮液”酒和两条“中华”烟。副局长非常高兴，觉得杨槐树这个人不错，知道承情。

副局长见到杨槐树拉住他，聊了几句话。杨槐树问梅局长最近好吗，副局长问你不知道，杨槐树很意外，说我知道什么。

副局长把他拉到一角。“梅局长最近日子过得不开心，她老公正和她闹离婚呢。本来他们的婚姻也就名存实亡的，但真要是离了，也是一桩新闻呢。”

“她老公是谁啊?”杨槐树问。

“你不认识?本市有名的房地产商啊。原来在政府机关的，下海了。对了，玉泉小区就是他开发的。”副局长很奇怪杨槐树居然连这个都不知道。

“我知道他，但我真不知道他是梅局长的老公。他们为什么离婚?”

“据说——可不能对外传——她老公抓到了她和另外一个男子的约会证据，在一个叫‘百花洲’的酒店里，在省城出差时也有，有照片。”

杨槐树一惊，巨大的恐慌压在心头。“那男的是谁?”

他听出了自己声音有些干涩、发抖。

“不知道。据说提供照片的人把男子图像打上马赛克了，但从身材看，只能看出是个年轻人。但女的绝对是梅局长。真没想到啊，梅局长居然养‘小白脸’。”副局长摇着头叹气，嘴咧如瓢，表情和语气完全相反。

“谁提供的照片?”杨槐树紧紧抓住副局长的胳膊。

“那我哪知道呀。哎呀,疼死我了……”

副局长怎么走的,杨槐树没有印象了。恐惧、内疚、愤怒、吃惊让他思绪像乱麻,捋不出起始点。

梅姐没有告诉他。她选择的是回避和隐瞒,用隐忍抵御攻击。而自己至今没有找到那个给梅姐泼污的“鹏弟”。

如果把几种情绪排列一下,应该是内疚、恐惧、愤怒、吃惊。他觉得对不起梅姐,是他下的“套”且授人以柄。谁能在他和梅姐吃饭时偷拍?只能是“鹏弟”。地点、时间都是“鹏弟”安排的,人家挖好了坑就等着你往里跳,自己居然毫不犹豫地跳下去了,而且把梅姐也带进坑里。自己还是聪明人呢。聪明过头了就是愚蠢!

现在回头来看,事情完全明了。“鹏弟”故意把短信错发到杨槐树手机上,他竟然算准了自己一定会抓住这次机会,然后假装要回扣来解除自己的戒备,主动要和自己见面,但自己真要试探约他见面,他又在借口外地出差。当时自己还担心,“鹏弟”似乎抓住了自己怕见面的软肋,原来他自己也怕见杨槐树。

“鹏弟”应该是非常熟悉自己的,知道自己的底细和性格。当他和梅姐去“百花洲”的时候,对方早在包厢里安装上了微型摄像头。

把自己的形象打上马赛克,是不想让别人认出自己。认出自己对拍照者有害吗?应该是有的。既不让别人认出自己,又能充分证明梅姐在和一个男人约会。他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就是想让梅姐夫妻离婚吗?

谁是受益者,谁就是拍照者,谁就是“鹏弟”!

让他上当的是轻纺局真有拍卖纺织厂资产的打算。谁能钻进梅姐心里去看呢?这个人一定是和梅姐生活很近的人,或者就是梅姐家人。也许“鹏弟”就是梅姐老公。

突然他想起“鹏弟”曾经有过一个短信提醒他,千万不要问及、谈及梅姐的家庭情况,对方是在刻意回避一些情况。因为如果杨槐树知道了梅姐的老公,就会打退堂鼓。梅姐老公就是做房地产的。自己一定会提出疑问:这样一块好地,为什么她老公不能直接或者间接地接手?至少也要和他这个拍卖公司联系。

他作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也许帮不了梅姐，但他不能让“鹏弟”得逞，或者至少他要知道这个“鹏弟”是谁。他不能这样不明不白被人耍了，居然耍他的人连面都没见过。

他对苏红说家里有急事，需要请一个星期假。他走了，公司的一切经营由她当家。他手机也关了。苏红没问，只是点头。又要他家里的钥匙。杨槐树一愣，要我钥匙干吗?苏红说树上有只鸟。

是的，树上还有只鸟，自己和它已经有了默契。尽管还不知它是一只什么鸟。像他和“鹏弟”。他苦笑起来。真滑稽!

他决定跟踪梅姐老公。

梅姐老公原来是建设局的一个副局长，经商热潮时下海的。当时还作为典型宣传。他下海后搞过贸易公司，经营过种子和白酒，后来搞了房地产开发。这些，杨槐树当然不知道，那时他大学没毕业。这是在查他资料后知道的。

是狐狸总会露出尾巴。

每天上班、下班、应酬，杨槐树基本上掌握了他的规律。头几天没有任何收获，一切正常。星期五下午，他自己开着宝马下班了。杨槐树知道，一定有情况。往常都是驾驶员开的。他忙打的跟上。果然，宝马在城内绕了几个弯后向郊区开去，宝马车速快，的士哪里跟得上。杨槐树把几张百元大票往驾驶台上一放:跟上都是你的。出租车慢但司机技术好，远远地跟着宝马。大约十分钟后，车驶入一个别墅区。他知道这是梅姐老公新开发的小区。宝马缓缓停在八号别墅门口，把车往车库里倒。男人技术显然不算过关，车倒了几次方向才打正。这为杨槐树争取了时间。他翻围墙进去隐藏时，男人开了铁栏杆院门进去了。

男人进院门的时候，杨槐树已经拍下了几组照片。

没有女人迎出来。难道男人一个人到这里来反思?他决定蹲守。

别墅很新，四周用黑色铁艺栏杆做院墙。院子里有一些花草树木，叫不出名但一定很贵。小区零星已经有人入住，都是有车一族。小区道路上有女子在遛狗，女子都很年轻、漂亮。天完全黑下来。八号别墅开始亮灯。灯光很柔和，后来柔和到了二楼。

藏在树丛里真不好受，蚊子仿佛过年了，成群结队地来聚餐。他脸上、

胳膊上很快起了一些包，奇痒难忍，只好不停地抓。后来他居然找到了一个小工棚，是施工队还没来得及拆除的。里面居然有蚊帐。

肚子开始咕噜。这里哪里找得到吃的呢，忍吧。想到也许明天一早可以知道答案，他又非常兴奋。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杨槐树就走出了工棚。八号别墅静静的，别墅和人都在安睡，他等。

终于，别墅门开了。一个女子开门走出来，她把狗放到院子里遛。杨槐树拿相机的手定格了。

果然是她!

七

他把照片和那张医院发票的复印件装进信封写上男人的名字，思索了一下，又在外面套了个信封，写了米兰的名字寄了出去。

槐树叶依然浓密，槐树荚一串串垂下来像风铃。有时，苏红会避着他来看鸟。他知道，但他不说破。鸟儿似乎比原来安静了许多。

苏红问要不要换房子，他摇头。他要等那只鸟出来，停在他肩头。

米兰走了。临走前给杨槐树发了短信。用的是"鹏弟"号码。

"槐树，谢谢你没有把信直接寄给他，这样我可以体面地主动离开。放心吧，我走了，所有的问题都会解决。米兰。"

"一路走好。槐树。"

杨槐树兴奋地打电话给梅姐。梅姐告诉他，在男人撤回离婚请求后，她已经提出离婚。

"为什么呀，梅姐?所有的乌云都散了。"杨槐树在电话里喊。

"槐树，我和他生活在两种意识形态里。有些事你现在不懂，以后你会懂的。我说过，我唯一不能改变的就是'原则'。在感情世界里也同样存在。"梅姐说。

杨槐树很少见到梅姐。他很忙，梅姐也忙。后来杨槐树了解到，纺织厂有个职工的女儿是白血病，梅林带领轻纺局班子到处为她募捐。杨槐树把卡交给苏红，要她把卡上的三十万元全部捐给那女孩儿。他告诉苏红，不

要留下姓名，不要对任何人提及此事。

苏红脸上的小雀斑红了，眼光如水。

杨槐树提前一天结束了在省城的培训。

第二天，他在鸟儿熟悉的鸣叫声中醒来。他听到开门声，脚步声。脚步显然对房间非常熟悉，这会是谁呢？

他走到阳台上。一个纤细的背影，是苏红，正吹口哨逗鸟。见到他，苏红一愣，少时，脸红了起来。他也一愣：这女子居然会吹口哨。

那只鸟站在枝头望着他们。他完全看清了它，绿色羽毛融入树叶，难怪难以发觉。唯一醒目的就是它转动的红冠。

"早晨好。"杨槐树说。

"早晨好。"苏红说。

"问它'早晨好'，怎么说？"

苏红吹了个悠扬的滑音。鸟儿也叫起来。

"树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鸟？"杨槐树有些不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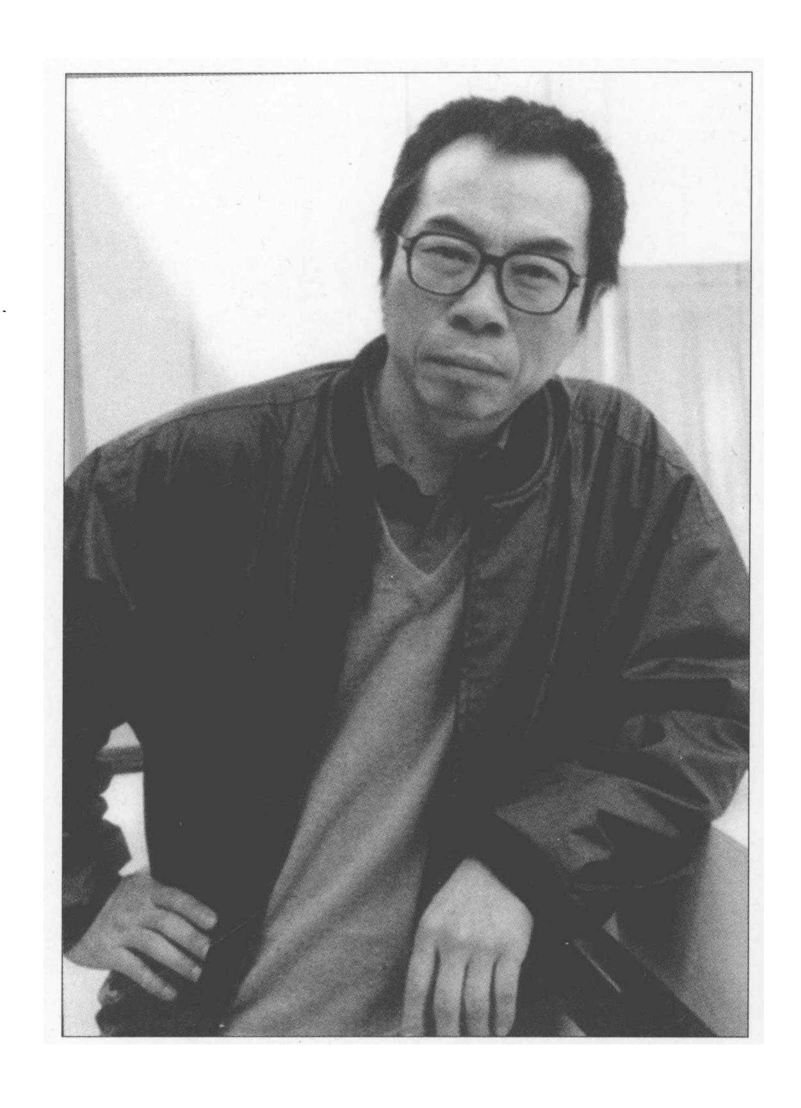
"它们的栖息地不在这里，它们是被好心的人们放生的。"苏红说。

"这是什么鸟？"杨槐树问。

"牡丹鹦鹉，又叫'爱情鸟'。"苏红说。

俩人的眼光聚焦在鸟身上，鸟儿似乎有所感觉，冲天而去。





谈歌小传

谈歌，河北顺平人。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城市守望》、《家园笔记》、《黑风白日》、《认识你真好》等，小说集《大厂》、《城市热风》、《我曾让你傻半天》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升国旗奏国歌

□ 谈歌

1

“表哥啊,你真的找人了吗?”

乔国盛问王光荣这话时,下意识地眯缝着眼睛,不是他不礼貌,而是他站在西边,正对着东边的太阳,明晃晃的阳光太刺眼了。乔国盛感觉,升起一人高的太阳,就像一块烧赤了烧透了的铁饼,只是悬在他乔国盛一个人的头顶。是啊,刚刚进五月,城市里的太阳就毒辣得让人头晕目眩啦。乔国盛小心翼翼地弓着腰,站在太阳底下,感觉自己像一只快要晒成干儿的大虾。他感觉自己发出的声音无力极了,就像快被晒成干儿的虾的身上发出的声音。他没有听到过一只虾发出的应该是一种什么声音,但是他感觉自己快被晒干的声音,就像从一只奄奄一息的虾的身体上发出来的。微弱、低沉,散发着一种接近死亡的气味。

在乔国盛能够展开的想象力中,他自己只能是一只虾。乔国盛在村子里养过鱼,他知道鱼塘里的虾是鱼的饲料,乔国盛想象自己这只大虾,当然不会是河里的那种游来游去自由自在的虾,而是鱼塘里就要被鱼吃掉的虾。而王光荣就是那条爱吃虾的鱼。王光荣已经吃掉了他五千多块钱了,这五千多块钱,都是王光荣以要请客、要送礼、要打点这种借口拿走的。这五千多块钱,就是乔国盛身上的肉啊!乔国盛早就感觉到了被王光荣吃肉的疼痛。乔国盛也当过屠户卖过肉,他常常想象那五千块钱,应该就是五千片肉,就被王光荣一刀一刀割下,一口又一口地吃掉了。自己应

该是一只被鱼吃掉的虾呢,还应该是一条钩在肉架上,任人割的肉呢?乔国盛一时想不明白了。

王光荣皱起一双细眉毛,苦巴着脸说:“国盛啊,你怎么能不相信我呢?我怎么能不找人呢?现在的事儿你也知道,现在的事儿,是啊,什么事儿不找人也不行啊!什么事儿不得请人吃饭呢?吃饭就得花钱啊!国盛啊,不是我不给你办这事儿,咱们是亲戚嘛,你家的读书,也就是我家的孩子啊……”

乔国盛赶紧点头:“是啊,是啊,亲戚嘛,读书这孩子你是看着长大的嘛,你看,这钱也花了不少,客也请了不少,总得让孩子上学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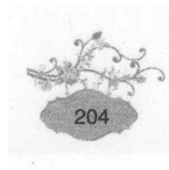
王光荣摇了摇头:“是啊,是啊,我知道的,可这事儿不好办啊。我找过教委的李主任,也找过刘主任,给他们送过烟,也请他们吃过酒的,可他们都为难嘛,这孩子上学是有规定的。咱们这小城市比不得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这些大城市哟。大城市对农民工子女上学的事儿,关心着呢,解决的好着呢。唉,你看咱们这种小城市,让人生气啊,市长也不知道是干什么吃的。不说这生气的话了。现在的问题是,读书没有城市户口嘛,国盛啊,你能不能先把读书的户口上了再说这件事啊……”

乔国盛突然间有些走神儿了,耳朵里什么也听不到了,他只看着王光荣的嘴在太阳底下一张一合,像一条鱼吃饱了之后,正在喘气儿。乔国盛知道鱼儿这种动作,就是缺氧。他听不到王光荣在说什么。他的神态,似乎是专心致志地研究王光荣的口型。研究王光荣如何缺氧了,研究王光荣到底吃多少才能吃饱。

王光荣发现乔国盛走神儿了,他急忙问:“国盛啊,你听清楚了吗?你得想办法先把读书的户口上上啊。”

乔国盛猛醒过来,他为难地说:“哦,您说上户口啊?表哥啊,我不是不上户口,是人家不给上户口嘛。市里规定了,要有二十万的存款才能上户口,我这二十万挣不下来嘛。”是啊,二十万!吹气儿呢?别说是二十万块钱了,就是二十万只苍蝇蚊子,我乔国盛上哪儿给你抓来呢?你他娘的王光荣哟,你他娘的心里想什么呢?乔国盛心里恶毒地骂着。脸上却是一副委屈的表情恭恭敬敬地看着王光荣。

王光荣嘬了嘬牙花子,挺替乔国盛发愁的样子,他皱了皱眉头说:“哎



呀，国盛啊，如果你一时半会儿上不了户口，这就真不好办了，教委就是这样规定的嘛。”他一边心不在焉地说着话，一边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匆匆地抬起手腕看看表，果断地说：“就这样吧，国盛啊，我还有个会，咱们下来再说？好不好？”

乔国盛能说什么？他只能点头：“好，好，那你先忙，下来再说。”

王光荣转身走了。他走得很急，似乎像摆脱了一个要账的。

乔国盛心里深深地叹了口气，他每次找来，王光荣都说不了几句话，要么就说要开会，要么就说领导找他有事儿。其实，他王光荣能有什么屁会要开呢？领导找他有蛋的事儿啊？他不就是一个他娘的办事员吗？总假装忙得跟教育局长似的。乔国盛知道，王光荣是在敷衍他乔国盛，欺骗他乔国盛。

王光荣是乔国盛一个远房姑姑的孩子，按照辈分，乔国盛应该叫王光荣表弟，两个人同岁，乔国盛比王光荣大几个月。可是，乔国盛一直叫王光荣表哥。王光荣也一直理直气壮地当着表哥。乔国盛知道，表弟这称呼，他不应该叫，尽管是这么个事儿，他没有资格叫人家王光荣表弟。他只能叫人家表哥，全保定市的人，都应该是乔国盛的表哥。以致是表叔，乃至表大爷。

乔国盛眼睁睁地看着他娘的王光荣走进了教委的办公楼。乔国盛不知道这座神秘的办公楼里，能是一种什么样子，他一次也没有进去过，王光荣从来不让他进去。他来找过王光荣十几次，每次王光荣都是让他在外边等。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决定，从此再也不会在这里等他娘的王光荣了，他心里已经把这个表哥，从他的人生名单里抹去了。乔国盛真切地感觉到，这个表哥真是太操蛋了。

乔国盛沮丧地上了三轮车，骑到了街上，他有些茫然不知所措，有吃有喝的城市街道，车水马龙，都不理睬他乔国盛。花花绿绿的男男女女，来来往往，都不会认识他乔国盛。他想起父亲常常说起的一句老话：穷在闹市无人问。正在感慨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起来，哦？是谁“问”他乔国盛呢？他赶忙停住车，掏出手机接听，哦，是赵小月打来的。

赵小月是陕西人，乔国盛开始不认识赵小月，乔国盛只认识赵小月的哥哥赵小仓，乔国盛跟赵小仓一起在建筑工地当过小工，那一天收了工，

乔国盛、赵小仓还有赵小仓的两个老乡，进了一家小饭馆儿，屁股刚刚坐下，还没有点菜呢，赵小仓突然皱眉，干呕了几口，就开始吐血，吓人！得赶紧送医院啊，乔国盛当下背起赵小仓，跑到了街上，拦了一辆出租车，就送赵小仓去了医院。乔国盛当下掏出了身上所有的钱，钱还不够。赵小仓的两个老乡都磨磨蹭蹭地掏钱，意意思思地掏了半天也掏不出来。乔国盛就当下打电话从黄爱香那里借了钱，交齐了住院费，赵小仓才得以及时抢救。医院后来说，赵小仓是胃出血，如果不是送来的及时，赵小仓的命就没有了(是啊，赵小仓能有多少血啊?能禁住他这样吐啊)。于是，乔国盛就成了赵小仓的救命恩人。后来，乔国盛也就认识了赵小仓的妹妹赵小月。赵小月是跟着哥哥一起来保定打工的。赵小月经人介绍给城里的大款蔡建社老板家当保姆。

赵小月开始只是很感谢乔国盛救了她哥哥，慢慢交往多了，赵小月就爱上了豪爽的乔国盛，她想嫁给乔国盛，赵小仓也同意这门亲事，赵小仓认为乔国盛是个好人，讲义气，将来对赵小月肯定也错不了。可是乔国盛不同意，他的理由很简单，他说赵小月比他小八岁，而且他还是结过婚的人，而且还带着一个九岁的孩子，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呢?他觉得这样干，就有了坑人的味道。他乔国盛已经爽爽气气地活了三十年了，他从没有做过占人家便宜不爽气的事。话虽这样爽气地说出去了，他心里却还是丝丝痒痒的，有点儿割舍不下赵小月。是啊，如果一个男人被一个年轻而且漂亮的女人爱着，当然是很美好的一件事儿啊。

赵小月问："乔大哥，孩子上学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赵小月问得很小心，好像恐怕碰碎了什么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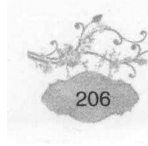
乔国盛泄气地说："唉，没办成呢。这不，刚刚撞了一个钉子嘛。"

赵小月发愁地说："乔大哥，你可得快些办啊，再有一个月学校就开学了，开了学就更不好办了呀。"

乔国盛说："是啊，是啊，我知道的。我如果是教委主任他爹，就好办了。"

赵小月就笑了："乔大哥，你就是教委主任他爹也不行，这年头，不孝顺的太多了。"

乔国盛也笑了："你说得对啊。现在亲爹不管用，干爹管用。干爹都是



当大官的。”

赵小月停顿了一下:“乔大哥,不行的话,就找找蔡建社?”赵小月是一种商量的口气。

乔国盛怀疑地说:“行吗?人家能管这件事吗?”

赵小月肯定地说:“蔡老板是个好人。”

乔国盛警惕地说:“他怎么好了?小月啊,你可小心些。”

赵小月嘻嘻哈哈地说:“乔大哥,你说什么了?别乱想啊。蔡老板真是个好人呢。”

乔国盛说:“行了,小月啊,这城市里的人,水太深,咱们总也看不透,你还是小心点儿吧。行了,没有别的事儿吧。我放电话了,这电话费贵着呢。”乔国盛收了线。

乔国盛跟着赵小仓去找过赵小月几次,见过两次蔡建社,那是一个挺和气的有钱人。乔国盛对蔡老板没有恶感。可是如果由赵小月嘴里说出来蔡建社是个好人,乔国盛听着就很是不舒服了。他放了电话,突然挺别扭自己了,是啊,人家蔡建社怎么了?人家凭什么就不是好人了?

乔国盛骑着三轮车拐进了一条小巷,这条小巷是他常常来的地方。里边有几个住户跟他很熟,家里的废报纸什么的,总是给他留着。乔国盛收废品,从来不亏人家的秤。乔国盛知道一个道理,不管穷人富人,也不用管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谁也不愿意让人家坑了。哪怕是一分钱呢。也曾有两个收废品的来这里,跟乔国盛争生意,可是这条巷子里的人,就认定了乔国盛一个。那两个收废品的十分仇恨乔国盛,好几回想跟乔国盛打架,可是看到乔国盛人高马大的样子,便没有将矛盾升级,悄悄地离开了这个地盘。

2

黄爱香没想到自己今天能够压不住火气,她很奇怪自己还能够发火,城市不是乡下,这可不是自己能发火的地方啊。她进城快五年了,感觉自己当年的庄稼火气,早就被城里的空气泡得稀泥一样松软了。但是今天,她竟然发火了,因为这个卖菜的太气人了。

卖菜的姓李，叫李什么？名字挺拗口，黄爱香一直没记住。李什么长着一张板凳脸儿，鼻子眼睛和嘴，都不太合理地分布着，仿佛是被人马马虎虎地安错了位置。猛一眼看上去，挺滑稽。黄爱香来买菜的时候，李什么正兴高采烈地跟旁边那个女菜贩子扯着闲淡，那个女菜贩子是这个菜场的老资格了，人们都称她“赵姐”。李什么眉飞色舞，似乎在说一个很黄色很下流的笑话，赵姐笑得很上劲儿，很淫荡，还伸出手来，在李什么身上乱捅乱摸，李什么很舒服很享受地哈哈傻笑着，假装躲闪着，他一扭头，就见到黄爱香走到了他的菜摊子前，他急忙丢下赵姐，满脸堆着坏笑迎过来：“黄老板，今天打扮得真漂亮啊，想买什么？都是新鲜的。你怎么想起买菜来了？我记得你一直是吃自家腌菜的主儿啊。”

黄爱香想买几斤黄瓜，她知道乔国盛爱吃拌黄瓜，放些姜汁蒜末，放些醋，挺顺口，非常下酒。黄爱香问了问价钱，感觉价钱太贵了，她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声：“太贵了。”转身就走。李什么却在后边说上闲话了：“嫌贵？你自家腌菜不贵。大白菜大萝卜喷儿的时候，你腌上一回，吃上十年。只要不怕齁死就行啊。”

黄爱香听到了，转过身来，瞪着李什么，皱眉问：“哎，我说你这人，怎么说话呢？”

李什么用一种怪怪的腔调干干地笑了：“哎哟，我没说什么啊，我是说啊，像你黄老板这样的，应该一下子腌上一辈子的咸菜，省钱啊。”李什么盯着黄爱香的脸，他的脑子突然走神儿了，他觉得黄爱香长得其实挺好看的，用句卖菜的行话说，赵姐属于粗菜类，黄爱香就是细菜。跟这样好看的“细菜女人”调调情，也的确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李什么一时有些莫名的兴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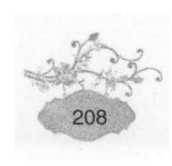
黄爱香恼了，讽刺了李什么一句：“老李啊，你不就是个卖菜的吗？”

李什么冷笑一声：“黄老板，你不也就是一个买菜的嘛。”

旁边的赵姐也嚷嚷起来：“什么，卖菜怎么了？黄大老板，你有本事别买啊。”

黄爱香瞪了赵姐一眼：“姓赵的，这里边没有你什么事儿，你插什么嘴呀？”

赵姐眉毛立了起来：“哎哟，我说姓黄的，这不是你们家，这是菜市场，



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不想听啊，回家去，关上门，什么也听不见了。还真是的了。你想买菜啊?我还不卖给你呢。”

李什么讥讽地嚷道：“赵姐啊，算了，算了，这乡下人啊，就是难打发啊。”

黄爱香也讥讽地嚷道：“是啊，你们是城里人嘛。”

这一吵嚷，就引来了许多人围上来观看，李什么更来劲了，扯着嗓子嚷道：“大家看啊，吃不起鲜菜，还捣乱，这是什么女人呀?”

黄爱香跟李什么有矛盾，大概有三个多月了。过去，李什么对黄爱香还是很照顾的，黄爱香的报亭就在菜市场的路口，距离李什么的菜摊不远。李什么知道黄爱香是孤身一人带着一个孩子，黄爱香买菜，李什么从来不多收账，有时还饶上一把菜。矛盾的起因是去年菜市场修路，菜贩儿们的生意都受到了影响。李什么想借用一下黄爱香的地段，支一个菜摊子。李什么答应出租金，给的价钱也够义气。黄爱香的摊位是工商局特批的。黄爱香不是不愿意借，她是不敢借。她这个地段，当年是人家陈局长给她跑下来的。处在一个十字路口。陈局长还特意嘱咐过她，不要让别人挤进来。黄爱香不借，可是陈局长的话她不能告诉李什么。听说陈局长已经给抓起来了，这件事情她就更不好让别人知道了。这就把李什么给得罪苦了。李什么感觉这个姓黄的女人太没良心了，是啊，我平常那么照顾你，借你摊位，而且还付给你租金呢，你竟然不借给我?李什么已经进城十几年了，已经上了城市户口，还买了房子。李什么已经认为自己是一个城里人了，就有了城里人的脾气了。他觉得让一个刚刚进城不久的乡下女人给拒绝了，自己很没面子，这就是等于让乡下人给欺侮了。于是，他就跟黄爱香结上了仇。平常见了黄爱香也带搭不理的，即使说话，也是贬损带挖苦。今天黄爱香到他的菜摊上来买菜，真实目的是想借机跟李什么说说话，缓和一下矛盾。谁知道李什么说了一大套难听的呢。

正在吵着，五大三粗的赵小仓骑着三轮车过来了，赵小仓收废品已经一年多了，前些日子，赵小仓到一家新的建筑工地应聘，干了没半个月，就跟老板吵翻了，两个人打了起来，他把老板打伤了，被拘留了半个月，最近刚刚放出来。他买了一辆三轮车，重操旧业，满街转着收废品，今天下午，赵小仓出来了三个钟点儿，一份生意也没有呢。他正窝着满肚子的火儿

呢，他跳下了车，就满脸凶相地瞪着李什么，喊道："你他妈的想干什么?"说着，赵小仓冲上前去，伸手要揪李什么。

李什么赶紧躲闪开，他没想到能掺和进来一个气势汹汹的赵小仓，他认识赵小仓，知道这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亡命徒，李什么心里有些害怕，脸色就变了："赵小仓，你……要干什么?你可是刚刚放出来，你是不是还想再进去一回?"

赵小仓骂道："老子进去就进去，你以为老子怕进去啊?"

赵姐就嚷嚷开了："赵小仓，你想撒野啊?"

黄爱香急忙上前拉住了赵小仓，朝着赵姐嚷嚷道："谁打架了?"

这时候，赵小仓再也按不住火气了，就朝着赵姐冲过去了："你他妈的嚷什么?找揍啊?"

赵姐身后就闪出来两个男人，粗声大气地吼开了："怎么?想打架啊?"

黄爱香急忙拦住赵小仓："小仓，你快走吧。"

赵小仓生气地说："黄大姐，你别管我，我今天得收拾收拾这群狗东西。"

人群外边就有人喊："警察来了。"

赵姐就吼起来："来人啊，有人打人啦！"

黄爱香一惊，就推开了赵小仓："小仓啊，你快走吧。你想气死我啊?"

赵小仓犹豫了一下，瞪了一眼李什么，又瞪了一眼赵姐，恶狠狠地吼道："你们等着，改天老子再来收拾你们！"他转身骑上三轮车走了。

派出所的大张骑着自行车过来了，她在李什么的菜摊子前边跳下车，看着黄爱香跟李什么跟斗架的公鸡似的，她问了问情况，就皱了皱眉头，说："行了，行了！你们两个都来派出所吧。"

派出所很近，就在菜市场旁边，一箭之地，不到二百米。

3

乔国盛从废品收购站出来的时候，他看了看表，已经快六点了，今天收获了三十多块钱，他的心情很好。他路过黄爱香家楼下的超市，他想了想，就进去了。他想买瓶"江湖醉"。超市里的"江湖醉"六块钱一瓶，虽然比

地摊儿上贵五角钱，可是保险，上次赵小仓就是喝了地摊上的“江湖醉”才吐血的。医生说赵小仓喝的是假酒。他娘的，有钱人肯定不喝“江湖醉”，如果说假茅台，假五粮液，是欺哄有钱人，那么做假“江湖醉”，就是欺哄乔国盛这类打工的人呢。缺德哟！

乔国盛到保定打工已经快两年了，他卖过菜蔬；后来，他在洗浴中心给城里的人搓过澡；再后来，他在建筑工地上给人家当小工(他在建筑工地上认识了陕西人赵小仓)。他辛辛苦苦干了半年多，那个建筑老板却揣着钱跑了。据说，这个老板是欠了赌债。现在乔国盛跟赵小仓一样，走街串巷收废品。

乔国盛本来可以不进城，他在农村搞养殖，养鸡养猪养鱼，干上一年下来，挣得也不少。乔国盛是一个开通的人，他觉得日子过得辛苦，却很自在。他决定来保定，是因为他想实现两个愿望。

乔国盛的第一个愿望，他想让儿子乔读书进城上学。离开老家的时候，他的父亲乔占山说：“国盛啊，咱们家得出一个读书人啊，你高中毕业，没上了大学，是因为那时家里穷。现在日子好了，可咱们这山里的孩子们上学都不行啊，乡里的教员工资都开不出来，他们能好好教书吗?城里的教育好，你进了城，挣不挣钱的，先把读书弄出去读书吧，找一个好学校。家里的事，我还能支撑呢。”

乔占山的目光很坚定，有一种希望的光芒在闪动。乔国盛很庄严地点头答应了。

可是，乔国盛没有想到，乔读书进城上学的事情，真成了问题。城里的学校不是给乡下人开的啊。你交学费?也不行！读书上学要户口。乔国盛总是弄不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农民进城打工不要户口，农民的孩子进城读书就要户口呢?也就是说，农民可以进城卖力气，上学受教育不行?乔国盛想不透彻这件事。

但是乔国盛仍然固执地认为，国家没有规定农村的孩子不能在城市里上学，只要努力，他一定能够让读书在城里上学。读书今年九岁了，他不能再让读书耽搁了。

于是，乔国盛给自己定了一个伟大的目标，今年一定让孩子上学。而且一定要上市里的重点小学。农民工的孩子也是孩子嘛，凭什么不能上?

多交钱?乔国盛可以多交钱嘛。

可是,乔国盛努力了将近两年,读书还是上不了学。多交钱也不行。

市里曾经有两家专门照顾农民工孩子上学的小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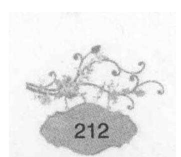
一个是多彩小学,一个是方舟小学。

乔国盛听了黄爱香的话,让读书先到方舟小学念了半年,那天,乔读书和常木兰去上学,半路跑回来,他们惊慌地告诉乔国盛,方舟小学黄摊儿了。乔国盛正在吃油条,他丢下手里的油条就去了方舟小学。明晃晃的阳光下,方舟小学校的大门已经被贴上了封条。许多农民工领着自家孩子堵在学校门口,正跟工商局的人吵架。几个工商局的人告诉他们,办学的几个人都是骗子,打着为农民工服务的旗号,募捐了许多钱,然后就跑了。唉,钻什么空子的人都有啊。那天,乔国盛拉了一天的肚子,他对读书说,是早晨起来吃地摊上的油条吃坏了。卖早点的一定是用的地沟油。

后来,乔国盛又是听了黄爱香的,让读书跟木兰去了多彩小学。可是,多彩小学实在不像学校,一个班竟有八十多个学生,有的班将近一百个学生,天啊,就是放羊也放不过来嘛。上课都没有凳子,好多学生都得站着听课。那些老师也不好好教,还整天要钱,今天是加课费,明天要校服费,后天又是课外书费,简直成了高价学校。似乎农民工的孩子上学,就得多花钱。多花钱就多花钱,乔国盛豁得出去。可是,你们也得好好教啊。读书上了一年学,拼音字母还没学完呢,还得乔国盛天天给孩子补课。他娘的,这叫什么学校?乔国盛一生气,不让读书上了,也不让木兰上了。他从晚报的广告栏里,发现了一个姓梁的老师在家里搞家教。他去问了问,梁老师是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在家里搞家教。人看上去也老实靠谱。乔国盛跟黄爱香一商量,就让木兰和读书每天去梁老师家里上课。是啊,用黄爱香的话说,多花点儿钱,也得让孩子学真东西啊。而且梁老师的家距离黄爱香的家不远。两个孩子每天走二十分钟就到了,也方便。

4

乔国盛从超市里买了两瓶六十度的“江湖醉”,很幸福地走了出来。乔国盛喜欢喝“江湖醉”,这酒有劲儿,喝下去半瓶,脑袋就晕晕乎乎的。是



啊，喝酒不就是为了晕乎吗。他拎着酒，就去了黄爱香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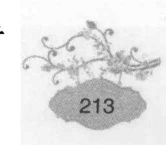
黄爱香和丈夫常占海，都是乔国盛在乡里念高中时的同学。他们都没有考上大学，都回去继续种地了。常占海是常家庄的人，距离乔家庄有十多里地。两个人在班上的时候就是好朋友。黄爱香和常占海结婚的时候，乔国盛还送了二百块钱呢。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呢。逢年过节，两家人像亲戚一样走动呢。常占海比乔国盛早五年进城了。常占海进城前对乔国盛说，他们村子里的干部太霸道了，总是压制他，他不想跟他们生气。他就想一家人进城打工了。反正种地也种不出多少钱来。乔国盛同意常占海这个想法，他请常占海与黄爱香喝了一回酒，算是送行。他真诚祝愿常占海夫妻进城发大财。可是常占海非常倒霉，他进城一年多，两口子被车撞了，那开车的司机喝了酒。常占海当时就死了。黄爱香被送进了医院，三个月出了医院，黄爱香成了拐子，一条腿已经不能正常走路了。撞他们的是市里的一个局长的车，局长姓陈。法院判决，陈局长按照城市规定赔偿常占海家属十五万块钱(黄爱香后来才知道，如果常占海是城市户口，赔偿就是三十万。真是说不通啊，都是人嘛，为什么城市里的人命就比农村人的命值钱呢?什么狗屁规定嘛?)陈局长还不错，乖乖地赔偿了黄爱香十多万块钱。司机被判刑了。黄爱香没有再追究司机。反正丈夫也死了，自己也残了。还能说什么呢?她只想多要些钱。陈局长或许良心上过不去，法院判决完了之后，陈局长把家里闲置的一套两居室，送给了黄爱香，并且通过工商局，给她找了一个繁华的地段，让黄爱香支了一个摊，卖水果，也卖报纸。乔国盛进城之后，开始不想住在黄爱香这里，可是黄爱香说："国盛啊，你在外边租房子也得花钱啊! 你就住在这里吧。你跟占海是同学，跟我也是同学嘛。你还见外什么呢?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也没有人说闲话。你放心，我不会沾上你的。再说，木兰和读书也是一个伴嘛。"

乔国盛就住在了黄爱香这里了。

乔国盛进了门，黄爱香还没有回来，木兰和读书已经到家了。乔国盛就忙着进厨房，忙活。黄爱香是一个利落的人，厨房里收拾得干净。乔国盛经常感慨，刘美叶连黄爱香一半也及不上呢。

乔国盛进城的第二个愿望，就是把刘美叶找回来。

刘美叶是乔国盛的老婆，刘美叶已经进城五六年了，开始两年，还时



常不断地写个信，逢年过节她还回家看看，后来几年，干脆就没了音讯。有人在城里看到过刘美叶，先是传说刘美叶打扮得花枝招展，完全像城里人了。再有传说，刘美叶已经跟了城里的男人，当了现在时兴的“二奶”。乔国盛曾经痛恨刘美叶，他发誓如果找到刘美叶，二话不讲，先痛打她一顿。渐渐地，他却不恨刘美叶了。他只恨自己没出息。乔国盛现在很后悔当初同意刘美叶出来打工。

刘美叶出来打工是一个偶然。那年，同村的刘换枝回村了，穿戴得非常神气招眼，刘换枝是刘美叶的堂姐，刘换枝说，她在外边给人家当服务员，每个月都能挣好几千。

好几千?这个天文数字当时就把刘美叶给打蒙了，乔国盛也听得心惊肉跳。好几千！他们一家人在地里忙活一年，也就是好几千。人家一个月就挣好几千?乔国盛有些不相信，他总觉得刘换枝是在说谎，她凭什么挣好几千?除非养汉。那天夜里，乔国盛在被窝里跟刘美叶说了这种感觉，刘美叶生气了，“你怎么能这样怀疑人家呢?我还没告诉你呢。我跟换枝说好了，明天我就跟她走，也去挣钱。”乔国盛慌了神儿：“你走了，那家……”刘美叶生气地说：“家什么家?我嫁给你算是倒霉了。你看哪个男人不出去打工挣钱啊。就你在家里窝着，行了，你不愿出去，我出去。”

刘美叶果然跟着刘换枝走了。

刘换枝回来过，乔国盛去问过她，刘换枝说，“我也不知道美叶干什么呢。我也很久没见过她了。她现在可好过了，人家会啊。”刘换枝说这话时，目光挺那个的，乔国盛当然看懂了。现在城市时兴小姐，刘美叶一定是去当小姐了。刘美叶虽然年岁大了点儿，可是她长相年轻好看，不显岁数，她当小姐有本钱。

乔国盛想去把刘美叶追回来，他把这事儿给父亲乔占山说了。乔占山想了想说，“现在这年月，男人女人都心野了。你看看电视上演的，不都是这种事儿么。美叶如果想着这个家，她就回来了，她不想回来，你也没办法。唉，就是这么个事儿吧。”

后来，乔国盛就找到保定来了，这一年多来，他一边打工，一边找刘美叶，他几乎跑遍了所有的歌舞厅，可是没有找到刘美叶，他知道，刘美叶不会回来了。他相信，刘美叶一定知道他进城来了，或者说，刘美叶就在城市

的某一个地方，看着他乔国盛傻乎乎地满世界乱找呢。唉，他娘的，这个没良心的刘美叶啊。

乔国盛的第二个愿望就这样渐渐地消失了。

他现在只剩下了一个愿望，让乔读书在城里上学。

5

黄爱香从派出所出来，她昂头挺胸地重新去了菜市场，她给乔国盛买了几样下酒菜。她路过李什么的菜摊子时，李什么也没有再与她斗嘴。看着李什么那种泄气的样子，黄爱香感觉到心理上的满足。是啊，凭什么你姓李的就发横呢?看看有人管你吗!

刚刚在派出所里，黄爱香觉得自己扬眉吐气了，派出所的张所长跟黄爱香挺熟，张所长从部队上转业下来的。长得高大的个子，非常气派。别看张所长是个女性，据说她身手很厉害，或许是女性向着女性。张所长教训李什么："老李啊，你怎么能欺侮一个残疾人呢？而且人家还是一个女人嘛。"

李什么冤枉地嚷道："张所长啊，我怎么欺侮她了……"

张所长不高兴地说："黄大姐身上有残疾，你不知道吗?"

李什么气呼呼地说："她有残疾也不能骂人啊。"

黄爱香生气地说："谁骂你了……"

张所长瞪了李什么一眼："老李，我好话可是跟你讲了，你要是不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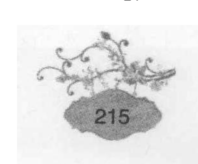
李什么忙赔着笑脸："哎呀，张所长，我怎么能不听呢?可是她黄爱香不讲理嘛?她还让赵小仓过来打架呢！"

黄爱香生气地喊："姓李的，这里有人家小仓什么事儿?你别疯狗似的乱咬！"

李什么朝着张所长说："你都看到了，张所长，她骂我是疯狗呢。她不讲理嘛。"

黄爱香气愤极了："姓李的，谁不讲理了?谁先说难听的了?"

张所长拦住他们："行了，行了，都别吵了。"



两个人都不吵了。

张所长说:“都是打工的,就要互相体谅,老李啊,我还是那句话,你怎么能跟黄大姐吵呢。你得懂得尊重妇女嘛! 好了,就这样吧。老李,你先回去吧。”

李什么嘟嘟囔囔地走了。

张所长对黄爱香说:“黄大姐啊,你以后少惹他们,你单身一个人,带着个孩子呢。出门在外,你做着个小生意,求财莫求气哟。”

黄爱香看出张所长的意思,她让李什么先走,就是怕他们再吵起来。张所长心眼儿好,黄爱香心里挺感动。就告辞出了派出所。

张所长送她出来,接着嘱咐:“黄大姐啊,我刚刚的话,你记下了。”

黄爱香点头:“张所长,我记下了。”

张所长又说:“还有, 赵小仓是刚刚放出来的, 我知道他是一个老实人,就是脾气太倔了。你们是朋友,你得劝着他点,别脾气一上来,就跟人家打架。真要打出了事儿,就得后悔死了。黄大姐,你说呢?”

黄爱香点头:“张所长说得对。我记下了。”

张所长又问:“对了,木兰上学的事儿,怎么样了?”

黄爱香心里十分感激:“谢谢张所长了,正办着呢。”

张所长点点头:“抓点儿紧,孩子上学是个大事儿啊。不过,现在孩子上学也真是个难事儿呢。我那侄子今年考高中,差三分,唉,就是进不去。”

黄爱香关切地说:“哎呀,张所长,你得掏钱啊。为了孩子,你可别舍不得掏钱啊。”

张所长皱眉:“不是不掏钱,就是掏钱也进不去。人太多。”

黄爱香说:“那你得快点儿找人啊, 你不去找人怎么行呢? 你认识人多,总比我有办法的。”

张所长点头:“是啊,是啊,可是找谁呢?我也不认识校长啊。行了,不说这件事儿了,你还是快点儿给孩子找学校吧。上学当紧啊。”

黄爱香点头,感慨地说:“张所长啊,我记住了,村里讲话,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孩子可不是地哟。行了,张所长,你去忙吧。我走了。”她注意到,张所长的头上也有了几根白头发,这人才三十岁,怎么就有白头发了,这城里的人,也不省心呢。

张所长又嘱咐了一句:“都是女人,我知道你的难处。有什么事儿,就找我啊。”

张所长这话讲得一直热到黄爱香心里,她差点儿就落下泪来,急忙走了。她一路上不敢回头,她知道张所长一直在目送着她,她怕承受不住张所长那种可怜她的目光。

黄爱香进了家门,发现乔国盛已经回来了。饭已经做好了,酒菜也摆上桌了,木兰和读书正端着碗吃呢。乔国盛没吃,他抽着烟,正跟吃饭的木兰和读书说什么呢,乔国盛显得挺激动。

黄爱香看看桌上摆着的酒菜,就皱眉说了一句:“唉,国盛啊,你还买什么啊。说好了,我买的嘛。”说着,就把自己买的下酒菜摆上了桌。随口问了一句:“你们说什么呢?这么热闹。”

乔国盛骂:“那个梁老师让木兰读书捎话儿来了,要加学费。一个孩子要加三十块钱呢,他也太黑了。他怎么成了卖菜的了,总涨价啊?”

黄爱香没有听清楚,她警觉地追问:“涨多少?”

木兰说:“梁老师说每人每月涨二百块钱。”

木兰与读书已经在梁老师家上了两个多月的课了,梁老师今天下课的时候,先给木兰和读书留了家庭作业,然后就让木兰和读书回来跟家长捎个话儿。从明天起,课时费涨了。每个人每个月再加二百块钱。梁老师说,如果你们的家长不想加钱了,你们明天就不用来了。梁老师还让木兰与读书捎话说,现在物价涨得挺凶。他如果不涨钱,就吃不上饭了呢。请你们的家长理解,理解万岁吧。

黄爱香听了就皱眉:“这能怎么万岁呢?这也涨太快了吧。”

乔国盛摆摆手:“算了,算了,我同意了,就给他梁老师六十块钱。反正也就是几天的事儿,咱们把他们上学的事儿跑下来,就不去了。算他狠,算他黑,他还能狠几天?黑几天?行了,行了,你赶紧吃饭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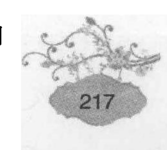
黄爱香点头:“你也吃吧。”她看看木兰和读书:“你们再吃点儿菜吧。”

两个孩子都说吃饱了,都放碗了。两个人去看电视了。

黄爱香就与乔国盛对面坐了。

乔国盛问:“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生意忙?”

黄爱香支应了一句:“有生意。”她没有说跟李什么打架的事儿,她知



道乔国盛是一个不让人的脾气，他如果知道了李什么欺侮她了，他会去找李什么算账的。可是跟那个李什么有什么理好讲呢，乔国盛一定会跟他打起来。黄爱香不想惹事儿。张所长说得对呢，出门在外，求财不求气。

黄爱香打量着桌上的“江湖醉”，摇摇头：“不行，国盛啊，你别喝这个了，太冲。我看电视里说，酒太冲了伤体力。”

乔国盛取笑道：“爱香啊，你真行，现在也像城里人了。我可告诉你，城里人就喜欢喝这个。”

黄爱香扑哧笑了：“你知道个屁，城里人才不喝这个呢。喝这个的，都是城里的贫下中农，有钱的……”

乔国盛摆摆手，打断了黄爱香：“行了，我不听你瞎扯了。喝酒！”

两个人开始吃饭，乔国盛喝酒。黄爱香喝水。

两个人杯子一撞，发出脆脆的声响，乔国盛感觉自己的心情在这响声中舒展了些。他深深地喝了一大口。

黄爱香也喝了一大口，闷声问道：“你还没说呢，你那个表哥办得怎么样了？”

乔国盛摇摇头：“他娘的，一点儿谱儿也没有哇。”

黄爱香奇怪地说：“他不是说他跟教育局长说说吗？”

乔国盛摇头：“或许说了吧，可他还是没给咱们办成事儿啊。”

“为什么？”

“他要钱。”

“多少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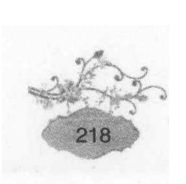
乔国盛恨恨地说：“他娘的，他又不细讲，总要开个价嘛，菜市场卖土豆也得讲个价钱嘛，一会儿讲，教育局长家里要装修，一会儿又讲，教育局长的孩子要出国，什么意思嘛？到底是多少钱吗？”

黄爱香连连摇头：“国盛啊，不可能，两个孩子上个小学，不可能要这么多，教育局长如果这样干，他真成了什么了，我看啊，一定是你这个表哥捣鬼呢。”

乔国盛苦笑：“我不傻不呆，也看出来了，就是他想要钱。”

黄爱香长叹一声：“这年月，亲戚也不亲戚了，都是钱上说话啊。”

乔国盛点头：“说得是啊，我从来就没有拿他当过表哥，不是小时候



了，那时候我爹给他们家扛粮食，他的眼睛都瞪圆了。”

黄爱香泄气了：“读书可是耽搁一年了。木兰是个女孩子，耽搁一年就耽搁一年，读书不能再耽搁了。我就是奇怪了，他钱也花了不少，你给他送东西也送了不少，再说你们还是表亲呢，他怎么就不办事呢？如果他办不了，那前年他满口答应干什么啊？就让咱们在他一棵树上总吊着？”

乔国盛摆摆手：“算了，不提他了，我也想过了，从今往后不找他了。”

黄爱香眼睛一瞪：“那钱呢？都白花了？喂狗了？”

乔国盛怔了一下，也苦笑了：“说得对，就是喂狗了。”

黄爱香开玩笑说：“如果当初撞我的是个校长，孩子们上学的事儿就好解决了。”

乔国盛生气道：“你说的那是歪理，为了上学，也不能把老子的命搭进去啊。”

黄爱香笑道：“你这人不识逗，我说笑话呢。”

乔国盛说：“爱香啊，有句话，我一直想说，又不好说，怕勾起你的伤心事儿来。要不，你找找那个局长如何，他或许还能帮上忙呢。”

黄爱香嘴一咧：“唉，你以为我没有动过脑子啊，这人年前就被弄进去了，说是贪污，判了十几年。如果能找他，我早找了。”

乔国盛怔了怔，遗憾地说：“爱香啊，你看你这命，好容易有这么一个关系，还是占海一条命，加上你的半条命换来的关系，就这么完了。”

黄爱香说：“是啊，我在市里没有关系，就看你的了，你得找人啊。”

乔国盛说：“我认识不少人，可都不是关系啊，有枣没枣打三竿子，我都找过了。其实，我的关系就王光荣那么一个表亲，还不办事儿。”

乔国盛说的是实话，他的确把认识的人都找过了，找了他在保定市所有认识的人。

乔国盛也没有说实话，他在保定市，除了王光荣这个有点儿身份的亲戚，他还有一个关系，这个关系他是通过赵小月认识的，名叫蔡建社。蔡建社是一个商人，还是市里的政协委员呢。乔国盛没有说蔡建社这个人，并不是给黄爱香卖关子，他是担心这个人也办不下来，让黄爱香笑话自己。而且，赵小月能不能说动蔡建社办事，乔国盛心里也没有底。

6

就在乔国盛与黄爱香喝酒的时候，赵小月正在跟蔡建社说乔国盛的孩子上学的事情。赵小月也是找一个空当儿，才对蔡建社说这事的。正赶上蔡建社的妻子张楚梅出去了，如果张楚梅不出去，赵小月是不敢跟蔡建社说话的。张楚梅是蔡建社的第三届妻子了，前两届妻子都跟蔡建社大吵大闹过，说蔡建社有外心，蔡建社就跟她们离了。张楚梅在蔡建社换届前，坚决表示，男人都是外场的，她不在乎蔡建社在外边怎么回事。可是，换届后，张楚梅就把换届前的话作废了。她处处盯着蔡建社，用蔡建社的话讲，张楚梅简直就是个特务。蔡建社这话也跟赵小月说过，赵小月宽慰他说："蔡老板啊，天下女人都这样子的。电视上讲，这是爱情。"

赵小月就在张楚梅下楼之后，她似乎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蔡老板，我有件事儿想求您呢，一直不好开口。"

蔡建社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他听到了，转过头来，笑眯眯地问："小月，什么事儿，你直说嘛，你来我们家老长时间了，就是一家人了。"

赵小月心里笑话，一家人?这个月的工资说好给涨的，可就是不给涨。她脸上笑道："您是名人，认识的人多，您认识不认识第一小学的张校长啊。"

蔡建社笑了："什么事吗?"

赵小月说："我的一个亲戚的孩子要上小学，可是没有户口，能不能给办一下呀。"

蔡建社说："小月啊，我认识张校长，可也就是一般关系，这年月你也知道，干什么都得要这个。"他用手指捻了捻。比划了一个数钱的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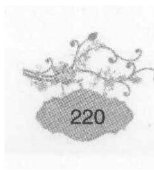
赵小月忙说："是啊，是啊。您说个数，得多少钱啊?"

蔡建社叹了口气："行啊，这件事情我管一管。可是，小月，咱们把话说在前边。如果办不下来，你也别怪我。"

赵小月忙说："谢谢蔡老板了。"

蔡建社说："写字台上有笔，有纸，你把你亲戚孩子的名字写一下。"

赵小月急忙答应了一句，就去写字了。她正写着，就感觉到有人在她脖子后边呼吸，她心里惊了一下，她一下子就知道了是蔡建社。她心里骂，



怪不得张楚梅天天像特务盯着你呢。她没有回头,继续写着。一只手就从她腋下伸了过来,捉住了她的手,她身子颤抖了一下,没敢动。蔡建社捉住了她的手,笑道:“小月啊,你这个字写得对吗?”

赵小月感觉蔡建社的胳膊肘儿蹭着她的胸脯,她有些恼,这算干什么啊?可是她不能发作,就在这个时候,门响了。是张楚梅回来了。赵小月的手立刻被松开了。等她回过头的时候,蔡建社已经坐在了沙发上,嘴里还嘟囔着:“这电视台怎么也没有一个好节目啊。”

7

乔国盛在那个名叫“水上人家”的小区收废品的时候,他感觉自己今天要扑空。他已经站了半天了,也没有人来叫他。平常的时候,都是他刚刚站到这里,就有人喊他,然后,把他带进小区,称完了废品,付了钱,他再推着废品出来。这个小区里住的都是城里的有钱人。小区管理得很严,保安就在门口守着,跟警察似的。除非有人带他进去,否则是不让进去的。乔国盛感觉这里的人很可笑,平常吃吃喝喝,花钱如流水,可是总在秤上跟他争,一角钱两角钱的,至于吗?有钱人,都是抠门儿啊。

乔国盛蹬上三轮车,刚刚准备走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喊他,他回过头来,怔住了,他急忙下车,他的心“怦怦”跳得急了起来,他没有想到能在这个地方遇到刘美叶。他惊讶地喊道:“美叶?刘美叶!”

刘美叶就真实地站在乔国盛面前,刘美叶笑道:“不是我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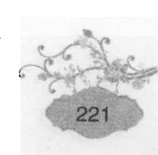
刘美叶打扮得很城市,乔国盛几乎认不出她了。刘美叶说话的口音也改了,已经完全不是家乡话了。乔国盛呆呆地看着这个曾经跟他生活了八年的女人。这个女人比他想象中还年轻了,城市里的风水果然好啊,怎么就能把一个女人养活得水葱儿似的,不显老呢?

刘美叶看着呆呆的乔国盛,声音有些干涩了:“国盛……我知道你一直在找我。”

乔国盛怔了一下,他沮丧地摇摇头:“……以前找过,现在不找了。”

刘美叶上下打量了一下乔国盛,问:“你过得还好吗?”

乔国盛忽然笑了:“我还行吧。美叶啊,你过得怎么样,看你的穿衣打



扮，你过得挺好吧。对了，你在这里住吗?”

刘美叶摇摇头:“没有，我今天是来这里串门儿。”

乔国盛哦了一声，讥讽地说:“是啊，住在这里的都是有钱的。”

刘美叶说:“国盛，我请你吃个饭吧。”

乔国盛皱眉:“这又不是吃饭的点儿，吃什么饭啊?”

刘美叶皱眉说:“你这人，是不是刚刚进城啊?连句城里的话也听不明白了?吃个饭，就是找个地方说事儿嘛。我想与你说说事儿。”

乔国盛淡淡地笑了:“刘美叶啊刘美叶，你真是城里人了，说事儿就说事儿嘛，吃什么饭吗?好，走吧。我可没钱，你得掏钱。”

刘美叶哼了一声:“乔国盛啊，你怎么学得这么小气了?行了，行了! 我请你。走吧。前边有个小饭馆儿。”

乔国盛推着三轮车，刘美叶推着电动车，往前走了几步，果然有一个小饭馆。两个人走进去，果然很清静，小饭馆里摆了五张桌子，只有两张桌子有人，都是年轻人，都在喝啤酒。服务员是个年轻的姑娘，正仰着头看挂在墙上的电视，电视里正在演一个电视剧。服务员似乎看得非常投入。见他们进来，服务员收回了目光，满脸堆笑迎上来:“二位吃什么?”

刘美叶点点头:“我们喝啤酒。”就拣了张桌子坐下了。就看着站在一旁发呆的乔国盛，说:“坐啊，你傻站着干什么?”

乔国盛与刘美叶对面坐了，他皱着眉问刘美叶:“你刚刚说什么?喝啤酒?你学会喝啤酒了?”

刘美叶讥讽地一笑:“国盛啊，你真是老土啊，我进城这么多年了，喝喝啤酒怎么了?你不想喝?”

乔国盛摇头:“我不喝。要喝我就喝白的。”

刘美叶稍稍有些不耐烦地说:“行了，你喝白酒，我喝啤酒。”刘美叶点了三个小菜，自己要了一瓶啤酒，给乔国盛要了半斤散装的“江湖醉”。

服务员很麻利，酒和菜一下子就端上来了。乔国盛自己倒了一杯白酒，鼻子凑到杯前，闻了闻，笑了:“行，这酒还不错。对了，刘美叶啊，有什么话，说吧。”他也很奇怪自己，跟这个已经分别多年的女人坐在一起，他竟然没有一点儿久别的冲动。他感觉面前这个刘美叶，不是那个过去跟自己一起种庄稼的刘美叶，这是一个城里的女人，不属于他乔国盛，就像这

座城市不属于他乔国盛一样。这个穿戴时髦的女人，跟他有一种隔阂，是那种不可逾越的隔阂。

刘美叶有些尴尬，但是她脸上旋即恢复了自信，她说："国盛啊，今天遇到你了，我就说件正事儿吧，不过，我说了，你可不准生气，也不能发脾气啊。"

乔国盛点头："你说吧。我不发脾气。"他心里暗笑，我知道你说什么啊？我发什么脾气啊？

刘美叶埋下头，说了一句："咱们离婚吧。"

乔国盛虽然心里早有准备，可他还是怔了一下，他突然明白了，他今天与刘美叶相遇，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刘美叶事先设计好的，或许刘美叶早就在城里见过他，只是刘美叶躲着他罢了。刘美叶今天与他相遇，就是找他来谈离婚的事儿的。离婚的事儿，乔国盛不止一次想过，他甚至想到，如果见到刘美叶，第一件事就是把婚离了，是啊，这算怎么回子事儿呢？这个女人早已经不是他乔国盛的了，干吗还硬绑在一起呢？乔国盛不是那种想不开小心眼儿的男人。可是，现在，刘美叶提出了这件事情，乔国盛一时倒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痛快地答应刘美叶吗？乔国盛有一种感觉，他感觉他和刘美叶之间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处理完，到底是什么事情？乔国盛一时想不起来。

刘美叶抬起头说："国盛啊，我知道我挺对不起你的。我也不瞒你，我进城半年，就有了男人，你也知道，这城里生活，我一个女人如果没有一个男人，我是混不下去的。哦，国盛，你在听吗？"她木木地抬着头，看看目光呆滞的乔国盛。

乔国盛又笑了，点点头："你说，你说，我在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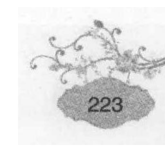
刘美叶突然想起什么："对了，我正想问你呢，读书怎么样了？"

乔国盛怔了一下，嘿嘿地苦笑道："刘美叶啊，还真亏你想得起来，你早忘了读书了吧？天底下真有你这样当娘的哟。"

刘美叶的脸微微红了，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国盛啊，我也是忙得很。我自己的孩子，我怎么能忘呢。他还好吧。"

乔国盛叹了口气："好什么？"就把读书上学的事儿大概说了一遍。

刘美叶皱眉说："也怪你，好好的，你把读书弄到城里来干什么呢？"



乔国盛心里火了，嘴上却平静地说："你这当娘的都进城了，孩子就不能进城吗？"

刘美叶忙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现在农村的孩子在城里上学真是很难的。需要花钱啊。我听人说过，这个费那个费的，就让人交不起。咱们交不起啊！"刘美叶无意中说出了"咱们"这个词，乔国盛听得心里起火，一种仇恨的东西就呼呼地涌上来：咱们？你管过吗？你他娘的刘美叶啊！

刘美叶似乎没有了说读书的兴趣，她说："算了，我今天不是跟你谈读书的，我找人写了一份离婚协议，就不用上乡里的法庭了。你签个字，咱们今天把事儿办了。你看看。"说着，刘美叶从包里掏出了一张纸，递给了乔国盛。

乔国盛没有接，他说："美叶，我知道你现在着急离婚，可有些事儿还得理清楚。"

刘美叶稍稍有些紧张了："什么事儿？乔国盛啊，你可不能狮子大开口啊。"

乔国盛喝了口酒，他压了压心中冒出的那种仇恨的火气，平静地说："我是说读书的事儿怎么办？你也得管吧？说实话，进城这两年我算是开了眼界了，这男女的事儿，捆绑不得。你想离婚，咱们就离，其实咱们也早就不是夫妻了，也就是那张纸儿的事儿。我乔国盛肯定不霸着你。可是孩子上学的事儿，你也得管，这总也是你的孩子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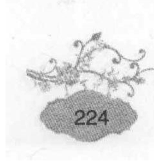
刘美叶果断地摇头说："你让我怎么管？读书一直跟着你的。"

乔国盛心里的火气再也忍不住了，他拍着桌子嚷嚷起来："我告诉你刘美叶，你不管，肯定不行！"

那两张桌子的年轻人都转过头来，奇怪地看乔国盛。女服务员却似司空见惯了，专心致志地看着电视。电视上，一男一女正在吵架。女服务员眼睛里流露着伤感的东西，她已经掉进了电视里的情节。

刘美叶急忙低声说："你嚷嚷什么？你都进城两年了，怎么还跟在村里似的。你说话声儿低点儿，没有人能把你当哑巴卖了。"

乔国盛点点头："行了，行了，我也不跟你嚷了。明白说吧，离婚可以，你掏五万块钱给我。我也不稀罕你这钱，是给读书上学用的。五万块钱拿



来，我就签字。”

刘美叶一听，就嚷起来：“五万？乔国盛，你抢呢？”

乔国盛冷笑了，学着刘美叶刚才的腔调：“你嚷嚷什么？你都进城五六年了，怎么还跟在村里似的，你说话低声儿点，没有人能把你当哑巴卖了。”

刘美叶气愤地说：“不行，我没有五万。”

饭桌上一下子冷场了。

乔国盛轻轻叹了口气，平静地说：“美叶啊，我也不想跟你吵，如果你刚才上来就让我签字，我或许就签了。可是，既然你提到了读书，那我就改主意了。你一定得给我这五万块钱。不行的话，这离婚的事儿，你就往后放放吧。”说罢，乔国盛站起来，抓起桌上的酒瓶子，嘴对嘴，仰脖儿喝干了，他把酒瓶子蹾在桌上，对刘美叶说：“行了，今天是你请我的，你算账吧。”他转身走了。

刘美叶望着乔国盛的背影，一时目瞪口呆。

8

就在乔国盛与刘美叶喝酒的时候，黄爱香又与李什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本来嘛，黄爱香不想再搭理李什么了。可是李什么的嘴欠，今天一早，他的摊子上没有生意，赵姐的摊子上有生意，而且还挺忙，也顾不上跟他闲扯了，李什么大概闲淡得难受，就跑到黄爱香的亭子来找碴儿了。李什么嘻嘻哈哈地说：“黄经理，你可以呀，听说最近跟一个男的混上了？你可小心啊，现在的好男人可是不多了啊。”

黄爱香骂道：“姓李的，你要是闲得没事儿，你就用脑袋撞墙去。滚！”

李什么一点儿也不生气的样子，还嬉皮笑脸地提高了声音：“哎呀，黄经理啊，你这是什么话嘛？你说说清楚，你说怎么叫滚？你给我滚出一个样子来，我老李就接着滚给你看。我倒要先看看你滚起来是个什么样子。”他正说得带劲，就听到赵姐高扯着嗓子喊他：“老李，别浪了，快回来，有人买菜呢。”

事情到这里也就没事儿了，也就是两个人拌嘴。可是李什么往回走了两步，又回头说了一句在黄爱香听来非常黄色下流的话："嘻嘻，我还真没见过，你这娘们儿在男人下边滚起来是个什么样子呢。一定非常浪啊！"

李什么没有想到，他这句话激怒了黄爱香。黄爱香就疯了似的追过来了。

李什么刚刚拿起秤，笑嘻嘻地要给顾客称菜，黄爱香就冲过来，伸手就扳住了李什么的菜摊子，再一用力，就把李什么的菜摊子掀了。买菜的顾客吓了一跳，立刻惊慌地闪到了一边。李什么呆住了，他万万没有想到黄爱香会动手，而且过来就掀了他的菜摊子，他被黄爱香掀了一个措手不及。他的菜摊子登时乱了，黄爱香掀了菜摊子还不算，她还冲上去用脚使劲儿踹上了，她的一腔怒火都发泄到李什么的菜摊子上了。李什么的西红柿黄瓜土豆茄子白菜登时屁滚尿流，都不是好模样了。李什么心痛地哀号起来："哎呀！我的菜啊！"

黄爱香嘿嘿笑着，冷眼看着李什么，她似乎在等着李什么发作。

李什么也就是愣怔了几秒钟，就愤怒地冲了过来，跟黄爱香扭打到了一起，很快，两个人滚到了地上，一些卖菜的就围上来，跟着起哄，赵姐兴奋地脸色涨红，高声喊着："老李啊，拧她啊，脱她的裤子啊……"

还有菜贩子喊："老李，使劲啊！操！你他妈的真是废物啊！"

就有警车开过来了。两个巡警跳下车来，把滚在地上的两个人拉起来，分开了。黄爱香的头发被李什么揪下一绺来，李什么的脸被黄爱香抓破了。巡警驱散了看热闹的，把他们两个带到了派出所。

张所长不在，值班的是个二十多岁的小警察，姓刘。刘警察问了问情况，刘警察说："算了，你们不就是因为几句话嘛。黄大姐啊，你掀了人家的菜摊儿，总得赔人家几个钱嘛。"

黄爱香干脆地说："我不赔！是他先骂我的。"

刘警察耐心地说："黄大姐啊，他骂人肯定不对，可你总是掀了他的菜摊子了嘛。总要赔几个钱的。"

李什么哼一声："几个钱？几个钱是什么钱？我这菜都让她弄烂了，还怎么卖啊。她得包赔我的全部损失。"

刘警察道："算了，老李啊，黄大姐是一个老实人，就你那张嘴，如果你

不招惹人家，她能掀你的菜摊子吗？再说了，你们都是农村来的……”

李什么不愿意听了：“农村来的？就她，什么素质啊？”

刘警察皱眉说：“我说老李啊，你不也是农村来的吗？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李什么笑道：“农村来的怎么了？农村也有素质高的素质低的，她黄爱香就是素质低的。你让她自己说，她是不是素质低的？”

黄爱香冷眼看着李什么，一句话也不说。

刘警察冷笑：“是吗？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老李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你别生气，我看你这人素质就不高哇！行了，我这笔录也做完了，你们都先回去吧。明天再到所里来一趟，我们商量一下处理意见。”

9

黄爱香回到家，她装得很平静，乔国盛还是看出来了，他冷下脸问：“你跟谁打架了？谁欺侮你了？”

黄爱香笑了：“谁欺侮我？谁敢欺侮我？”

乔国盛生气地说：“爱香啊，你别瞒我，告诉我，谁欺侮你了？告诉我……”

黄爱香也生气了：“国盛，你天天瞎想什么呢？你是不是盼着有人欺侮我啊？”

乔国盛疑惑了，他凑近了黄爱香看：“你脸上的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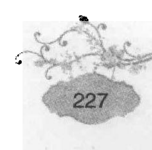
黄爱香推开他，笑道：“行了，行了，别凑这么近，让孩子们看见……”黄爱香照了照镜子，若无其事地笑了笑：“刚刚让车碰了一下，摔了。”

乔国盛继续问：“什么车？车呢？让他跑了。”

黄爱香摆手：“算了，算了，你就别问了。赶紧吃饭吧。”

这个时候，桌上的电话响起来了。黄爱香就笑：“这电话还真有人打。”黄爱香家里这部电话，是乔国盛装的，黄爱香开始不同意，她说，都有小灵通，装这部电话是浪费，还得月月交占机费。乔国盛却说，两个孩子在外边，如果有什么事儿，方便联系。

黄爱香接了电话，脸上露出欢喜的表情，她说：“小月啊，你找国盛，他



在呢。”她把话筒递给乔国盛：“小月，找你。”

乔国盛忙接过话筒。

赵小月先是埋怨乔国盛为什么关机。乔国盛掏出手机一看，才知道没电了，这部手机是他从二手手机市场上买来的，一百多块钱。当时他认为便宜，看来这便宜的东西使不住啊。赵小月告诉乔国盛，她跟蔡建社讲了孩子上学的事儿，蔡建社已经给那个张校长说了。蔡建社说，让家长自己再找找张校长。提他蔡建社的名字就行。

乔国盛一听挺兴奋，他说：“如果蔡老板出面了，这事儿或许就有希望。只是……他真的找过那个张校长了吗？”

赵小月的口气有些不高兴了，她说：“你怎么不相信啊？你去找一找张校长啊，蔡老板说找过他了，蔡老板总不能撒谎吧？你去看张校长怎么说嘛。对了，你总得给张校长送点儿礼吧，现在都兴这个。蔡老板也是这个意思。”

乔国盛心里一紧张：“送多少？”

赵小月说：“蔡老板没说数儿，我也不知道，乔大哥，你跟黄大姐商量一下吧。”

乔国盛说：“那我怎么找张校长呢？他家在哪儿住呢？”

赵小月说：“蔡老板说，最好不要上家里去，城里人不喜欢串门儿的。”

乔国盛说：“那怎么办呢？我去学校办公室去找，他也不见我啊。”

赵小月发愁地说：“这我也没有想过，蔡老板说，你只要见到张校长，就说老蔡说的那件事儿，就行了。他们好像挺熟的。乔大哥啊，怎么见张校长，你想个办法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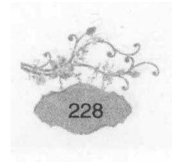
乔国盛放了电话，就把赵小月电话里讲的事儿告诉了黄爱香。

黄爱香担心地说：“蔡老板找过张校长？能行吗？那个张校长可不好讲话呢。”

乔国盛说：“他跟咱们不好说话，跟蔡老板总是好说话吧，只要他把孩子们上学的事儿给办了就行啊。”说着，他就掏出手机充电。

黄爱香摇头说：“国盛啊，你别嫌我啰嗦，我比你早进城几年，这城里的事儿，我可是经过了不少，净是吹牛的多啊。”

乔国盛心里不高兴了，你黄爱香总是这个也不相信，那个也不可靠，



总得撞一下才知道嘛。他嘴上说："爱香啊，那你说怎么办?哎，这充电器怎么不亮呢?"

黄爱香泄气地说："如果不行，就让孩子去多彩小学算了，多少人的孩子都在那里上学呢。国盛啊，真的，第一小学这件事儿，我怕是办不下来的。"

乔国盛一边摆弄着充电器，一边坚决地说："不行，爱香啊，肯定不行，多彩那个校长就是个骗子，什么多彩?骗人。我去看过，那里不是上课，那就是咱们村里的人放羊。行了，咱们商量一下吧，找张校长，得送多少钱合适?"

黄爱香说："你还没有想好怎么见张校长呢?"

乔国盛笑了："我有办法，第一小学我有一个关系。"

黄爱香笑了："嘿嘿，国盛啊，看不出呢，你进城不久，这城里熟人还不少嘛。"

10

蔡建社只是提供了张校长的关系，如何见到张校长，这还是一个问题。乔国盛不认识第一小学的张校长，乔国盛只认识第一小学看门的老李。老李就是乔国盛对黄爱香所说的关系。乔国盛想通过老李见到张校长。

老李的大名叫李建国，他原来是某个工厂的工人，下岗之后，就托人找到这份在小学校看门儿的职业。乔国盛总来第一小学门口收废品，李建国平常拣一些孩子们扔掉的矿泉水瓶子，还拣一些学校里的废纸，卖给乔国盛。来第一小学门口收废品的人不少，可是老李总嫌他们在秤上做手脚，不老实。乔国盛实在，从来没有亏过李建国的秤杆心，老李就跟乔国盛混熟了。所有的废品都卖给乔国盛。老李是个热心肠，乔国盛曾经问过，如何见到张校长，老李说，他可以找机会给乔国盛介绍认识张校长。机会?能有什么机会呢?老李总不能把乔国盛领到张校长的办公室去吧。但是老李坚持说，他有办法让乔国盛认识张校长，至于乔国盛怎么跟张校长谈妥让孩子上学这件事，老李就无能为力了。

昨天，乔国盛给老李打了电话，说已经找到一个熟人，他可以去找张校长，他问老李有什么办法能见到张校长，老李说，现在学校放假呢，明天老师们提前上班了，说是市里要在学校里开什么会。你提前来，就在学校门口拦住张校长的车，就能见到他。乔国盛犹豫了一下，问，这样行吗？也不礼貌啊。再说，校长一生气，还不得把你给开了啊！老李似乎下定了决心："老乔啊，为了孩子，我就拦他一回吧。你明天快中午的时候过来。"

乔国盛到了第一小学的时候，时间刚刚十一点，老李就笑了："你来这么早干什么？你以为这是赶集呢？"

乔国盛笑道："我怕晚了哟。"

老李笑道："你今天还穿戴得挺利落嘛！不像是个蹬着三轮收废品的了。"说着话，老李看看门口，奇怪地问："老乔啊，你的三轮呢？"

乔国盛苦笑道："李大哥，我来找人家校长说事儿，我蹬着一个三轮车，人家怎么看咱们呢？我放下了。"

老李点头："是了，是了，你想得蛮周到的。"

乔国盛发愁地说："李大哥啊，我还没有想好怎么说呢。"

老李说："我哪儿知道呢，唉，你该说什么就说什么吧。尽量让他听清楚意思。咱们就是要让孩子上学。为这事儿求人，咱们也不丢人。"

乔国盛发愁地说："还有一件事，如果张校长答应给办，我总得给人家送点儿礼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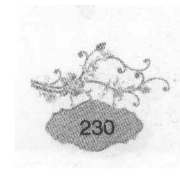
老李点头，答道："是啊，就这样子的，没办法。你打算送什么？"

乔国盛说："我也不知道人家喜欢什么啊？再说，人家当校长的，能缺什么啊？我想了想，就送钱吧。五千块钱行不？两个孩子呢。老李大哥啊，你说呢？"说着话，他拍拍裤子兜儿。那五千块钱就装在一个信封里掖在里边，还别了一个别针儿。昨天晚上，他和黄爱香商量到半夜，才决定了这个数字。他坐公共汽车来的，他的手一直捂在上边，城里的偷儿多，他警惕了一路。

老李摇头："五千？是不是太多了点儿。就为了孩子上个学？至于吗？"

乔国盛叹气："我还怕不够呢。"

老李说："那就五千吧。送少了，还办不下来。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啊。"



乔国盛苦笑:“张校长就是狼啊。那学校的孩子们都是羊啊!”

老李也笑:“现在这狼总跟羊在一起的嘛。”

两个人都笑了。

两个人说着闲话,时间就到了中午,阳光很刺眼,校园里显得很空旷,乔国盛抬头看了看阳光,他一时有些恍惚,他似乎看到学生们放学时,学校门口那河流一般的孩子们,欢笑着四下散去了,木兰和读书也欢快地在这条河流里。他正在畅想着,突然,老李说了一声:“散会了。”乔国盛醒过来,就看到散了会的老师们骑着自行车或者电动车,出了校门,一些老师还跟老李打着招呼。老李也愉快地打着招呼,他的脸上露出得意的职业表情。还有一些老师开着汽车下班了。乔国盛继续感慨,城里的老师真是比县里乡里的老师有钱啊。竟然有这么多开着汽车上班的啊。

老李突然说:“张校长来了。”

一辆捷达车驶出来,就开到了校门口,老李走上前,亲热地叫了一声:“张校长。”

张校长从车窗里探出头来,也笑道:“老李啊,该吃饭了吧。”说这话时,张校长的车还在缓缓滑动,就要驶出校门了。

老李笑道:“张校长啊,有人找您。”

张校长哦了一声,就停住了车,奇怪地问:“谁找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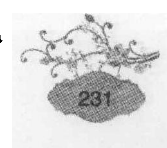
老李立刻闪身在一旁,乔国盛就忙走上前,满脸堆笑道:“张校长,您好。”

张校长诧异了一下:“你……你是谁啊?”

乔国盛的心突然剧烈地跳起来,他感觉自己与张校长的目光不能对接,他更感觉到张校长看他的目光里,全是拒绝,这样一紧张,他几乎忘记了自己要说什么,刚刚在心里想了十几遍的开场白,一句也记不清了。他想不出掖在裤子兜里的那五千块钱怎么掏出来,他结结巴巴地冒出一句:“张校长,您……认识蔡建社吗?我托蔡老板找过您?”

张校长哦了一声,粗粗地打量了一下乔国盛:“蔡建社?是了,是了,他打过电话的,你就是那两个要上学的孩子家长……”

乔国盛忙说:“是啊,是啊,我托蔡老板找过您。”乔国盛已经准备好掏那个装着钱的信封了,他的手已经伸向了裤兜儿,准备解开那个别针儿



了。

张校长突然显得挺不耐烦了，干脆地说："你不用再找了，我就再明白告诉你一次，这件事儿，蔡老板打电话找过我，我把情况都告诉他了，有户口，就上学，没户口，我解决不了。你听清楚了吗?"

张校长话是这样说，他并不在乎乔国盛是否听清楚了，他摇上了车窗，目光收回去的时候，还相当不满意地瞪了老李一眼，捷达车就开出了校门，一溜烟儿似的跑了。把目瞪口呆的乔国盛扔在了校门口。

老李蔫蔫地走过来，摇头苦笑道："老乔啊，你看，我就只能做到这一步。我真没有办法了。要不，你再跑跑看？"

乔国盛醒过神来，忙说："谢谢，谢谢了，老李大哥啊，办成办不成的，我都得记您一辈子恩情啊。"

老李的眼睛就涩了，他沉沉地叹了口气："老乔啊，这年头，你认识我这样的不行啊，你再找找，翻箱倒柜找找，看有没有当官的亲戚朋友。人托人，摸着天嘛。唉，这的事儿，都是这样子的。你再找找朋友亲戚吧。"

乔国盛苦笑了："老李大哥，您真能说笑话，我这样的，是朋友也不是朋友了，是亲戚也不是亲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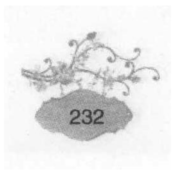
老李怔了一下，点点头，似乎深有体会地长叹一声："老乔啊，你说得是，说得也是啊。"

乔国盛就跟老李告辞，他怏怏不乐地走在街上，他一时不知道自己应该到哪里去。他看看已经中午了，他后悔自己光顾沮丧了，应该邀请老李吃一顿饭嘛。唉，这样显得自己太小气了。他想去前边胡同的拐弯儿地方，去给老李买两屉包子，老李喜欢吃那里的包子。他走进了胡同，已经看到了那卖包子的小店儿了，他的手机突然响起来了。他掏出手机一看，是刘美叶。

11

乔国盛没有想到刘美叶会给他打电话，他拿着电话，听出了是刘美叶的声儿，他嘿嘿地笑了："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

刘美叶在电话里说："我找你还找不着吗?你在哪儿呢?"



乔国盛笑道："我在外国呢，正参观呢，前边就是包子店了，你是不知道啊，外国人也有卖肉包子的饭店啊。"

刘美叶骂道："你外国个屁呀。你下辈子再外国吧。我在展览馆门口呢，我把钱给你拿来了。你快点儿过来取吧。"就放了电话。

乔国盛放了电话，心里怔了一下，心想，这娘们儿真是着急离婚啊。他忙转身往回走，胡同口有一个汽车站，他知道这里的公交车能到展览馆。他走出胡同，就看到了一辆公交车开过来了，乔国盛紧跑了几步，手捂着裤兜儿，就上了汽车。

展览馆门口，刘美叶正吃冰棍儿呢。她看到乔国盛过来，就迎上来，不满道："你怎么才过来啊？"

乔国盛笑："我不是说了嘛，我去外国了，刚刚下飞机。"

刘美叶瞪了乔国盛一眼："你做梦去外国了吧？"

乔国盛点头："是啊，我能做这么个梦也就不错了。"

刘美叶从包里拿出一个纸包来，递给乔国盛："你数数吧，六万块钱。"

乔国盛怔了一下："六万？我说的是五万。刘美叶，我可没有跟你要这么多，这可是你主动给的啊。"

刘美叶叹了口气："我找人问了问，上学的事儿麻烦着呢，我多给你一万，也是让你给读书跑上学的事儿的。余下的，你带着读书过日子吧。"

乔国盛心里热了一下，点了点头："行了，刘美叶啊，你总算还是读书他妈。"

刘美叶看看乔国盛，皱眉道："你把钱搁哪儿啊？就这么拿着？"说着，又从包里拿出一个布兜子，递给乔国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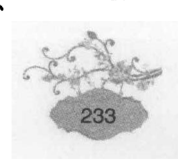
乔国盛笑道："你还挺细心。"他把钱装进包里，朝刘美叶伸出手："拿来吧。"

刘美叶问："什么？"

乔国盛说："离婚协议书啊，我签字。"

刘美叶摇摇头："算了，我不着急，我想过了，先让读书上学吧。上学那天我也去，别让孩子知道咱们离婚了，对孩子不好。"

乔国盛怔了一下，嘿嘿笑道："刘美叶啊，你行啊，真看不出啊，两天不见，你还真是进步了呢。"



刘美叶说："我不跟你贫嘴了，我可告诉你，这钱，你只管读书一个人，木兰的事儿，你可别管了。"

乔国盛突然生气了："你找过黄爱香了？你肯定找过了！我说刘美叶，你也管得太宽了吧？你算哪一路神仙啊？"

刘美叶摇头说："爱香跟我说了，先办读书的事儿吧。爱香说，木兰是个女孩子，上不上学的，也没大关系。将来找个婆家就是了。我也没有上过几天学，不也在城里混呢。"

乔国盛心里恨恨地骂了一句，你刘美叶是怎么混的呢？你不嫌丢人嘛！他哼一声，没有说话。

刘美叶问："你找到关系了吗？你今天不是找校长去了吗？办成了？"

乔国盛摇头："没办成。唉，那校长根本就不搭理我。连话都没有听完就走了。"

刘美叶想了想说："我认识一个记者，都说记者认识人多，找找他，你看怎么样？"

乔国盛一愣："记者，你认识记者？刘美叶啊，你行啊。"

刘美叶说："我也就是认识，也不知道管不管用，我得先跟他联系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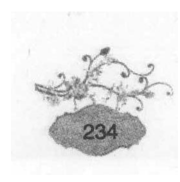
乔国盛急道："你可得快点儿啊。"

刘美叶说："我知道，这两天我跟你联系。"

刘美叶看看表，说："行了，我还有事。你走吧，路上你小心点儿，这些日子抢包儿的特别多。昨天就在这儿，还抓了三个呢。"

12

乔国盛一进门儿，黄爱香正在训斥木兰呢，木兰一劲儿哭。乔国盛忙着劝，木兰就赶紧躲出去了。乔国盛说黄爱香："我说爱香啊，你得对木兰好一点儿，你怎么骂起来就跟后娘似的。"黄爱香愤愤地说："她想买一件衣服，我一问，二百多块钱呢。这小丫头片子才屁大的岁数，就讲穿戴了，不好好管管，将来还了得吗？她以为她是谁啊？林黛玉啊？"乔国盛说："算了，算了！女孩儿嘛，天生就是喜欢穿嘛。"黄爱香说："行了，不说这个了，



你找那个张校长找得怎么样？”乔国盛就把张校长的态度讲了一遍。黄爱香听罢，恶恶地骂了一句粗话：“操他娘的！”乔国盛问黄爱香挪动摊位的事儿，黄爱香摇头：“不行，我好话说尽了，那几个东西还是不肯让我过去。”

这几天，黄爱香的心情不好，她摆摊的那个地段也要修路了，她想暂时挪一条街，可是那条街上也有摆摊的，人家不让她占地儿。乔国盛听了，叹气说，“自古以来，都是穷人欺侮穷人。都说富人不好，富人没空儿欺侮你的。”

黄爱香怔怔地看着乔国盛，她突然想起了李什么，她摇头耷脑一劲儿叹气，“是啊，是啊，是啊！国盛啊，你说得对。都是穷人欺侮穷人。不提了，你也别生气了，你喝点儿酒吧。今天，我也陪着你喝点儿。”说着话，她就去拿柜子上的“江湖醉”。

乔国盛瞪着黄爱香：“你喝酒？”他怀疑自己听错了。

黄爱香苦笑道：“其实我真能喝点儿，占海在的时候，有时候在外边累了，我就陪他喝点儿。我没跟你说过。”说着话，就很熟练地把酒倒了两杯。

乔国盛惊讶了一下，就笑了：“行了，行了！今后有人陪我喝酒了。来，我们碰一个。不过，你要少喝啊，你喝多了，我可害怕。”

两只酒杯叮当一响，撞在了一起。两个人一饮而尽了。

喝了几杯酒，黄爱香的脸色好看些了，她红着眼睛说：“国盛啊，我知道挺难的，你别管木兰的事儿了，你就先把读书的事儿办了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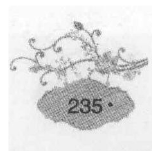
乔国盛眼睛一瞪：“爱香啊，你说的是什么话吗？木兰是我干女儿，我凭什么不办。是不是刘美叶跟你说什么了？你是不是看我乔国盛没出息啊？”

黄爱香笑道：“她倒是没说什么，算了，算了！你说什么呢？谁没出息啊，至少你比我有出息。我都残废了……还给你添麻烦了……”说着，眼睛就湿了。

乔国盛忙说：“你看，你看！你又说这个。不提，不提！咱们喝酒！”

乔国盛又喝了两口酒，乔国盛红着眼睛瞪着黄爱香问：“告诉我实话，刘美叶都跟你说什么了？”

黄爱香苦笑：“她什么也没有说，我开始也挺纳闷儿的，她怎么找来



了?她要你的电话号码,说有事儿。我就给她了。对了,你们也谈过了,怎么样,你就把她接回来过日子吧。”说到这里,黄爱香眼睛湿润地看着乔国盛。

乔国盛摆摆手:“唉! 还过什么日子啊,她早就知道我住在你这里,她找我就是为了离婚的。”说着,乔国盛愤怒地喝了一口酒。

黄爱香说:“国盛啊,你这话就不像一个爷们儿了,刘美叶一提离婚你就同意?你得劝劝她嘛。你们有孩子嘛! 再说了,她是不是真有男人了?你也不知道嘛。你乱猜嘛! ”

乔国盛瞪着眼睛说:“爱香啊,如果我连这么点儿事儿也看不出来,那我就白活这么大了。”

黄爱香泄气地看着乔国盛:“她如果真有男人了?那你怎么办呢?”

乔国盛摇摇头,苦笑道:“我能怎么办?爱香啊,我跟你说实话吧,美叶是个心高的女人,我留不住她。真是硬留下,能过到一起吗?她到城里这几年,心都野喽! ”

黄爱香问:“那你们今天都说什么了?”

乔国盛说:“我就跟她把钱要来了,她算有良心,多给了我一万。我也跟她谈了谈孩子上学的事儿。”

黄爱香问:“她怎么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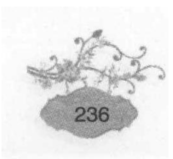
乔国盛说:“我没指望她怎么样,我是想让她也帮帮读书和木兰上学的事儿。”

黄爱香问:“她能有什么办法?”

乔国盛喝了一口酒:“她说的还不错,她想想办法。”他没有讲刘美叶要找记者的事儿。他现在信不过刘美叶,如果刘美叶吹牛呢?黄爱香又该笑话了。即使跟刘美叶离了婚,乔国盛也不愿意让别人笑话她。她毕竟是读书他妈呀!

13

第二天,乔国盛刚刚蹬着三轮车出去,路上就接到了刘美叶的电话,乔国盛急忙停了车,在路边跟刘美叶通话。



刘美叶说："国盛啊，我已经跟那个张记者说好了，他满口答应帮忙。你今天就请他吃顿饭。先给他意思意思，上上态度。我就不去了。"

乔国盛忙说："那可不行，你怎么也得参加一下，我又不认识人家。我说什么？"

刘美叶说："你就说事儿嘛。又不让你说别的。"

乔国盛说："对了，你是不是怕花钱啊？我花钱请他吃饭，你陪着说话不行吗？"

刘美叶说："不是那么回事儿，真不行，我参加不了，我这就得出门儿，我有急事儿。"

乔国盛生气："什么急事儿？什么急事儿也不如读书上学的事儿急啊。"

刘美叶骂起来："你个没良心的乔国盛啊，我这是帮孩子办事儿呢。我真是有急事儿，要不，你就等我回来，再请他。"

乔国盛问："你多会儿回来？"

刘美叶说："怎么也得十天以后了。"

乔国盛断然说："不行，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一天是一天。我等你十几天，我得急死了。"

刘美叶骂："你算个爷们儿吗，你请个客怕什么，我还多给了你一万块钱呢。就是让你托人办事儿的。乔国盛，你就是个窝囊废啊。要不就别找了。"

乔国盛忙说："好了，好了，刘美叶，我自己请人家。你快把那个记者的电话告诉我，我跟他联系吧。"

刘美叶就说了记者的电话。乔国盛忙蹲在地上，用个石子儿先在地上划了，他恐怕记错了，又让刘美叶重复了一遍。然后，他跟刘美叶放了电话，小心翼翼地把地上的号码记在了手机上。这位记者姓张，名叫张扬。

乔国盛放了刘美叶的电话，就给张记者打了电话。出乎乔国盛的意料，张记者非常热情，隔着电话，乔国盛几乎都能看到张记者热情洋溢的表情来，张记者笑着说："我是美叶的老朋友了，这件事她跟我讲了，我一定帮忙，孩子上学嘛，总是大事儿啊。放到谁家也都是大事儿啊！"听到张记者这样说话，乔国盛心里倒是没有谱儿了，因为刘美叶说她跟这位张记

者也就是一面之交，张记者这样热情，或者就是刘美叶说了假话，或者……乔国盛不敢再往深里想了。电话里的张记者很随和，也没有讲什么礼数，还挺客气。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这天底下总有好人啊。乔国盛有些恼恨自己太多疑了。

张记者又用商量的口气说："老乔啊，要不，咱们晚上在一起坐坐，详细谈谈这件事儿，你说说你的具体要求。咱们商量一下，上哪个学校最好。"乔国盛正巴不得呢，是啊，总得见面啊，电话里说不清楚的。他赶紧说："张记者啊，晚上见面最好了……"张记者突然打断了乔国盛的话："哎呀，不行，我刚刚想起来，看我这脑子哟，我晚上还有一个局……没办法，干我们这行的，就是这样整天瞎忙……"乔国盛有点儿沮丧了，他赶忙说："张记者啊，要不咱们改在明天?"张记者迟疑了一下，又果断地说："这样吧，我今天先把那边推了，咱们就晚上吧，还是咱们这边的事儿重要啊。你定个饭店吧。"乔国盛推辞说："张记者啊，我不大在外边吃饭，还是您定吧。"张记者不再谦让了，说："好吧，我一会儿就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地方。"乔国盛就收了电话。乔国盛心里挺感动，这个张记者真不错，刘美叶怎么能认识这么个人呢?看样子，他跟刘美叶交情不浅啊。乔国盛心里有了一种酸溜溜儿的感觉。他正咂摸滋味儿呢，张记者又把电话打过来了："老乔啊，晚上六点，定在仙客来饭店，12号雅间。"乔国盛忙说："我知道仙客来。"张记者又说："老乔啊，这是个中档饭店，挺实惠。大家都是自己人，你就不必太破费了。晚上见。"

乔国盛收了电话，就开始准备晚上这顿饭了。他吃不准要花多少钱，张记者说这是一个中档饭店，听张记者刚才在电话里的口气，也是很为乔国盛着想的。但是，乔国盛是知道仙客来饭店，他从街上路过，那饭店的外边是很排场的，总是停满了小汽车。能开着车去吃饭的人，能吃得次吗！花钱也是少不了的。他心里没底，就又打电话问刘美叶，刘美叶的电话通了，电话里乱糟糟的，好像是在一个公共场所。刘美叶接了电话说，她在车上呢。她告诉乔国盛，仙客来是一个大饭店，她让乔国盛多带上些钱，如果吃个平常饭，也得大几千块钱。乔国盛怔了一下，又问："刘美叶，你说清楚，大几千到底是几千?"刘美叶也嚷开了："大几千就是大几千，你还没有吃饭呢，我怎么能知道呢。你看着办吧。"

乔国盛也生自己的气，没有刘美叶，自己总不会连饭都不会吃了吧。行了，多带点儿钱就是了。再贵，也总不能吃出一万块钱来吧？把读书和木兰也带上，反正也是吃。自己家人多吃一些，也就不算亏了。

乔国盛本来没有带着读书和木兰的想法，这是他临时想出来的，他觉得带着两个孩子，张记者看到之后，或许更能心软些，就帮着把这事儿给办办。第二呢，也能让读书和木兰开开眼界。反正也是吃一回嘛。也不在乎加上读书木兰两个嘛，两个孩子，能吃多少呢？加两双筷子的事儿。他就给黄爱香打电话。

可是，黄爱香坚决不同意木兰去跟着吃饭。黄爱香说："国盛啊，你脑子进水了，屁大的孩子，你让他们去吃高级饭店？吃馋了嘴怎么办？"乔国盛哈哈笑道："看你吓得哟，吃一回饭店就吃馋了嘴？没听说过。"说来说去，黄爱香就是不同意。乔国盛赌气地说："算了，不跟你废话了。我就带着读书去吧。"

下午五点半，乔国盛带着读书进了仙客来饭店。他觉得，请客的人应该先到。这是礼貌。乔国盛真是感觉这世界变了，这么大的饭店，只是在电视里见过，敢情这市里真有啊。这哪像吃饭的地方啊。穿着红旗袍的女服务员把乔家父子领到了订好的单间里，乔国盛一进来，就先看到了那张大圆桌，铺着桌布，有十几把高级的靠背椅。乔国盛心中感慨并且猜测着，经常来这里吃饭的，都会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服务员笑道："您来壶什么茶？"

乔国盛醒过来，忙说："好茶。"

服务员笑了："好茶是什么茶？"

乔国盛也笑了，是啊，好茶是什么茶呢？他说："有龙井吗？"他喝过龙井，知道龙井是好茶。服务员点头出去了。

读书也是第一次进这样高级的饭店吃饭，显得挺兴奋。他坐在雅间里，东张西望。望到了墙上的一幅画，是一个裸体的女人躺在那里，乔国盛没有注意，可是乔读书看到了，他问乔国盛："爹啊，这画是什么意思？这女人怎么不穿衣服呢？"

乔国盛就看到了那幅画，他脸一下红了，急忙解释道："读书啊，这是艺术，你年纪小，看不懂。你没看到，这女人睡觉呢？"

乔读书坏笑："爹啊，睡觉也得穿背心裤衩呀？"

乔国盛瞪眼说："你懂个屁，人家是外国人，当然睡觉不穿衣服了。行了，行了，你别看了，这种画是大人才能看的。"

乔国盛很后悔，他认为订了这个雅间是个错误，读书总这么看，让乔国盛不舒服，他很想找服务员，换一个房间，换一个没有女人光着身子睡觉的房间。可是，他看看表，张记者快到了。

14

乔国盛今天收废品，收得多了些，还遇到了一个老太太跟他争秤，老太太较真儿，一劲儿怀疑乔国盛的秤不准，老太太还从家里拿出来一根弹簧秤，一个计算器，她戴着老花镜，一秤秤地称，又一秤秤地计算，称了好长时间，才把那一堆废品称清楚，计算清楚。乔国盛心里起急，可脸上还得赔着笑，等他把老太太的废品装了车，再到废品站交清了，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一进门，他觉得肚子饿得紧，头上就冒了虚汗，就想先吃口东西，可他没想到，赵小月正等他。乔国盛进门就听到了一耳朵，黄爱香正跟赵小月说摊位的事儿呢，两个人的表情都挺愤怒。见乔国盛回来了，两个人就不再说，乔国盛就赶紧进了厨房，弄了一块榨菜，干咬着吃。黄爱香忙问："你饿了?我赶紧给你弄饭。"乔国盛说："不用，肚子有点儿不舒服，吃口东西压一压。"赵小月就问孩子上学的事儿怎么样了?乔国盛吃完了榨菜，喝了口凉水，就把请张记者的事儿，给赵小月说了一遍。

那天，张记者在饭桌上答应得很痛快，说这件事，他一定认真办，让乔国盛等消息。还当场掏出一张他的名片，送给了乔国盛，说上边有他的电话号码，乔国盛可以随时跟他联系。乔国盛想嘱咐一句，马上就要开学了。如果这次办不了，木兰和读书就还得等一年。年纪就更大了。请张记者抓紧些。后来一想，张记者是什么人啊，人家什么不知道呢?再嘱咐人家，就是笑话了。乔国盛就回来等消息，这都等了三天了，张记者还没有消息呢。乔国盛就有些沉不住气。他想打电话催问一下张记者，是啊，张记者的名片就在乔国盛兜里装着呢，张记者那天也说了，乔国盛可以随时与他联系，可是乔国盛担心如果主动联系，就好像催张记者呢。再把张记者催恼了，就更不好办了。

赵小月听乔国盛讲完了，就细问那个张记者长得什么样子，乔国盛又仔细描述了一番张记者的模样，又掏出张记者给他的名片，递给了赵小月。赵小月仔细看了，直摇头，说："乔大哥啊，这个张记者我也许在蔡老板家见过的，如果真是他，他就是去过蔡老板的家拉赞助的，蔡老板说这个人是个骗子。"

乔国盛的脑袋"嗡"的一声就大了，黄爱香也呆呆地怔住了。乔国盛慌慌地说："怎么会呢?小月啊，那人说话好着呢。"

赵小月皱眉说："我也不知道，反正……蔡老板说这个张记者是骗子。"说着，她看了看表，就慌着说："不行，我得走了，我就请了一会儿的假，回去晚了，怕要挨说了。乔大哥，黄大姐，你们再想想，不行就……你们一会儿去找找蔡老板，先问问这件事儿，如果那个张记者真是假的，就好好再求求蔡老板，他要用力给咱们办，就好说了。"

赵小月走了。

乔国盛看着黄爱香，泄气地说："爱香啊，你看这事儿，这个刘美叶找的是什么人啊?"

黄爱香说："你也别怪美叶，她总是好意，她如果知道了这个记者不行，她也不会介绍给你的。"

乔国盛跟黄爱香商量了一下，觉得还是要去找找蔡建社，问问这个张记者是怎么回事。如果蔡建社说这个人是骗子，那这个张记者就可能是骗子了，毕竟蔡建社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啊，说话肯定有谱儿啊。

蔡建社的家离黄爱香的家不远，乔国盛刚出门儿，黄爱香就追出来嘱咐："国盛啊，你不能空手儿去人家。你买点儿东西带着。"乔国盛就笑："人家是有钱人，咱们买什么人家也看不上。"黄爱香说："你呆嘛，越有钱的人，越爱小呢。"

乔国盛就在路上买了几斤香蕉拎着，去了蔡建社家。

赵小月开了门，蔡建社夫妇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呢。见有人来了，张楚梅就起身到里屋去了，赵小月就把乔国盛的事儿简单地说给了蔡建社，蔡建社的态度也不大热情，看到乔国盛手里的香蕉，态度好像好了点儿，说："坐吧。"赵小月就把乔国盛手里的香蕉接过去了。乔国盛就坐在蔡建社家的客厅里，乔国盛就先把张记者的事儿说了，又把张记者的名片掏出来递



给蔡建社，意思是请蔡老板鉴定一下。蔡建社接过名片看了，鄙视地笑了，把名片还给了乔国盛，挺生气地说："你怎么找他呢?他能办个屁事儿啊。"

乔国盛疑惑地问："他不是记者吗?记者都是有门路的人啊。"

蔡建社摇头说："唉，他算个屁记者啊。他跟你一样，也是从县里来的，在报社给人家拉广告，就是个临时工。他连个记者证都没有。天天就是骗吃骗喝。"

乔国盛真傻了，他真的没有想到，西装革履的张记者，竟然是一个没有记者证的临时工。这算怎么回事儿呢?还敢乱印名片?报社怎么也不管管呢?乔国盛苦笑道："唉，这年头儿，还敢相信谁呢?张记者怎么会是一个临时工呢，我看他跟报社社长似的……"

蔡建社真诚地看着乔国盛说："国盛兄弟啊，这件事，不是我不办，这钱上的事儿，谁也帮不了谁。人家要大钱啊。"

乔国盛心里冷了一下，他张了张嘴："大钱?他们要多少钱?"

蔡建社摇了摇头："我这么跟你说吧，现在这学校，就有人抱着成捆的钱，往里送呢。唉，是啊，都是为了孩子……"蔡建社的口气很无奈，他似乎不是在对乔国盛说，而是一个人在那里感慨万端。

15

中午的太阳光像下热雨，一片一片地猛泼下来，一点儿风也没有，好像全世界的风都死干净了。昨天的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可是雨在哪儿呢?乔国盛心里一劲儿骂天气预报哄人呢。他领着读书站在"惠友饭店"门口的阴影里等着张记者，他不时地看表，差几分钟就十二点了，还是望不到张记者的影子。乔国盛已经汗流浃背了。

乔国盛恨透了这个张记者。真是的，现在怎么连记者也有临时工呢?还骗吃骗喝。那天，张记者来了三个人，除了他，还有一男一女，张记者给乔国盛介绍说，那男的是他的司机，那女的是他的夫人。加上读书，一共五个人，结账的时候才知道，一桌饭一共花了三千多块钱，那一壶龙井茶就要了一百块钱。单间费花了五十块钱。这顿饭吃得乔国盛心里直冒汗，这哪儿是吃饭呢。这是吃他乔国盛的肉呢。可是为了求人办事儿，这钱也得

花啊。桌上还剩下了不少东西，张记者就让乔国盛打包带回去，乔国盛心里就挺感动的，看样子张记者还真是一个过日子的人，知道心疼东西，他谦让了一下："张记者啊，你打回去吧，都是好东西啊。"张记者竟然不再谦让了，就说："那好，我就打回去吧。要不也就扔了。现在的人啊，都是浪费啊。不知道东西来之不易啊。"乔国盛心里就有气了，谁让你张记者打走了?谁说要不也就扔了?我只是跟你客气客气嘛。

是啊，乔国盛现在才回忆起来，那天在仙客来吃饭，那个司机，还有张记者的夫人，那种大嚼大咽的吃相，就不像是有身份的人啊。张记者把打包的东西带走了，也就露出了穷相。乔国盛恨自己，当时怎么就没有看出来呢?

昨天晚上，乔国盛从蔡建社那里回来，就把蔡建社的话都告诉了黄爱香，他还打电话要告诉刘美叶，他要骂刘美叶找的这是什么人，可是，刘美叶一直关机。黄爱香劝解说："国盛啊，你就不要再找刘美叶了，她也是好意嘛。"乔国盛看着黄爱香："她……刘美叶混蛋啊?她怎么也不问问清楚，这个张记者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黄爱香摇头说："国盛啊，要我说啊，咱们也别信蔡建社的一面话，那个张记者那天不是答应了吗，管他是不是骗子，如果他能办成，咱们就是花点儿钱也认了。你现在就打电话，催催他，看他办得怎么样了?"乔国盛皱眉问："他如果再让咱们请他一顿儿呢?"黄爱香瞪眼说："国盛啊，咱们二十四拜都拜了，还怕这最后一哆嗦啊?反正也给了他一千块钱了，如果办不下来，就等于打了水漂儿了。你就催他，看他怎么说。"乔国盛想了想，就点头："你说得也是，反正这一千块钱也要不回来了。"就给张记者打了一个电话，他感觉时间晚了，张记者或许关机了。张记者竟然开着机呢，张记者接了电话，乔国盛就急忙自报家门。张记者似乎挺忙，一时没想起乔国盛是谁，乔国盛又自报家门了一回，张记者忙抱歉说："哎呀，真是对不起，我这手机最近总出毛病，声音不好，一时没有听出是你来，我总想换个新款的也抽不出时间来。老乔啊，是这样，这件事儿正办呢。差不多了。要不……咱们再坐坐，我把那个办事儿的朋友请出来，让他给你们说说……"乔国盛就看着黄爱香，他握住话筒，悄声问："他还要坐坐。怎么办?"黄爱香忙说："答应他，万一他能办成呢。蔡建社说的不一定是真的呢。"乔国盛就放开话筒说："行啊，张记者，明天中午，咱

们再一起坐坐。”张记者问:“老乔啊,你看咱们明天在哪儿吃呢?对了,那天在‘仙客来’吃得也太贵了,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要不,你明天定一下,定一个便宜实惠点儿的饭店?”乔国盛没敢再推辞,急忙说:“张记者啊,你先放电话,我定下饭店就告诉你。”乔国盛放了电话,看着黄爱香。他与张记者通话的时候,声音很大,黄爱香都听清楚了。黄爱香问:“你带他到哪儿去吃呢?”乔国盛说:“我没想好呢?得找一个便宜些的地方啊。”黄爱香说:“就去‘惠友饭店’吧。”乔国盛说:“行,就那儿吧。”乔国盛跟赵小仓跟黄爱香都在“惠友饭店”吃过。那里的饭菜比较便宜。乔国盛就给张记者通了电话,对张记者说了“惠友饭店”,张记者听了,迟疑了一下,就问:“那儿是不是乱了些啊?”乔国盛说:“我明天去订一个单间,明天中午十二点,在饭店门口见面。”张记者说:“行啊,行啊!不见不散。”放了电话,乔国盛生气地说:“爱香啊,我听出来了,他又要带人来,还是想白吃啊。看来蔡建社没有说错啊。八成是个骗子了。”黄爱香说:“你明天看吧,如果是骗子就算了,我是说,万一他能办成呢?”

先是乔读书看到了张记者,他说:“爸,他来了,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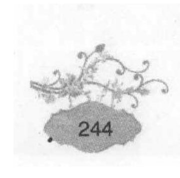
乔国盛也看到了,张记者从公共汽车上下来了,乔国盛很奇怪,昨天晚上张记者在电话里说,他还要带一个能办事儿的朋友一起来吃饭,怎么只是张记者一个人来了呢?

张记者走到饭店门口,他显然没有看到站在阴影里的乔家父子,他掏出手机,大概是想给乔国盛打电话,乔国盛就迎过来了,他笑道:“张记者,你怎么刚来呀?”

张记者一怔,就笑道:“老乔啊,别提了,有点儿急事儿,还没有办完呢,差点儿过不来了,人家非要拉着我吃饭,我惦记着你这边儿呢,就让他们派车送我过来了,这不,他们的车刚刚走,我想留下他们一块儿吃来着,也给你们介绍认识一下,都是好朋友嘛。可是他们有事儿呢,非要走,下回吧。”

乔国盛一怔,他听张记者说是有人派车送他来的,刚才明明看到他是从公共汽车上下来的嘛,人家总不会派一辆公共汽车来送他吃饭吧。乔国盛心里就暗笑了,看起来,这个张记者真是爱吹大牛啊。

张记者见乔国盛发愣呢,就说:“老乔啊,咱们进去啊,外边多热啊。”



乔国盛醒过来,忙说:“走,进去吧。”

三个人就进了饭店,女服务员就笑着迎上来:“几位啊?”

张记者问乔国盛:“咱们订的哪个单间啊?”

乔国盛忙笑道:“真对不起了,张记者,我说晚了,没单间了。咱们就坐在大厅吃吧。你看呢?”

张记者脸上就不好看了,他看了一眼老乔,似乎想了想,就说:“好吧,就大厅吧。乱点儿就乱点儿吧。老乔啊,我说你啊,谈事儿怎么能上大厅呢?你呀,没经验。”

服务员就领着他们到了靠窗子的一张桌子,三个人坐下,乔国盛也没敢客气,再让张记者点菜,他就翻开菜谱,点了两个凉菜四个热菜,又点了四瓶冰镇啤酒。然后就用商量的口气问张记者:“张记者啊,六个菜,四瓶啤酒,够吗?”

张记者怔了一下,忙说:“够! 够了! ”

乔国盛又问:“对了,张记者,你昨天晚上在电话里说,不是还有一个办事儿的朋友来吗?怎么没来呢?”

张记者眉头皱了起来:“哎呀,老乔啊,我那朋友是个有权的人啊,人家能到这种饭店来吗?也太低档次了。也就是我啊,咱们是朋友啊,不多说了,你就是请我到大排档,我也得去啊。你说是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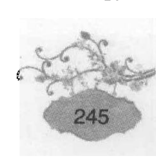
乔国盛笑了,点头道:“那是,那是! ”

张记者说着话,就掏兜,上衣和下衣的兜都掏了一遍,却什么也没有掏出来,他自言自语地说:“哎呀,我那中华烟呢?刚刚还在兜里呢?哪去了?”他就对服务员说:“给我拿盒烟来。”服务员问:“您要什么烟?”张记者刚刚要张嘴,乔国盛急忙拦住说:“先不要了。”就从兜里掏出来半包“红梅”,递给张记者,说:“张记者啊,你先抽着。”张记者怔了一下,看了看乔国盛,把烟接过来,拿出一支,点着了,吸了一口,说:“其实,我是喜欢抽‘红梅’的,‘中华’抽多了,也没有什么滋味儿。”

说着话,菜一盘一盘地就端上来了,乔国盛打开啤酒,倒满了两个杯子,笑道:“张记者啊,咱们喝着。”张记者说:“喝! ”

两个人干了一杯,乔国盛就问:“张记者啊,那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张记者叹了口气说:“唉,老乔啊,别提了,我正想跟你说呢,校长们大



概都躲了，谁也找不到啊。看样子，这一时还办不下来呢，不行啊，咱们就等一等……”

乔国盛的脸色就有些变了，摇头说：“张记者啊，我可等不起啊。”

窗外起风了，树枝开始摇动，渐渐强烈起来的风在街中刮着，匆匆忙忙赶路的样子。天空也阴霾下来，远处有了隐隐约约的雷声。

读书一边吃，一边抬头看着乔国盛，乔国盛瞪了他一眼：“大人说话，你别听，你快吃你的。”说着，就拿起筷子，夹了块肉，放在了读书的碗里。

张记者怔了一下，苦笑了：“老乔啊，不等不行啊，我不是校长啊。不好办的。”说着话，他自己又倒了一杯啤酒，自己饮了。

乔国盛冷笑一声：“张记者，那天吃饭的时候，你可是答应得好好的。你可不能说变就变了啊。”

张记者急了：“我说老乔啊，这件事我可没答应过你什么，我是说过要帮帮忙的，可是什么重点小学啊，我一句都没有说过，你这个情况嘛，我可以报道一下，向上反映一下。你怎么就非要说我能办呢?这是怎么话说的?你看，你看！我还沾上了。”

乔读书突然抬起头，看着张记者，嘴里嚼着肉，含混不清地说了一句：“我爹花了钱了。”

张记者一怔，就瞪了一眼乔读书：“小孩子，别瞎说，什么钱啊?我可没见过。”

乔读书瞪着张记者，咽下了嘴里的肉，清楚地说了一句：“上次吃饭我都看到了，我爹给了你一千块钱，装在一个信封里。”

乔国盛扑哧笑了，说：“读书啊，那钱是张记者借我的，他要还的。”

张记者瞪了乔国盛一眼：“老乔啊，你这是说什么话呢?那天，你明明说，那钱是活动费啊，办事儿嘛，总得请人吃饭啊，抽烟啊。都得花钱啊。”

乔国盛点头：“是啊，是啊！张记者说得不错，可我那钱给你，是要你办成事儿的，如果你办不成，那钱可得还我啊。”

张记者苦笑了：“老乔啊，我真没有见过你这样办事儿的，花了钱还要回去?”

乔国盛也苦笑：“张记者啊，我也真没有见过你这样办事儿的，不办事儿，还花钱?”

乔读书说:“是啊,还钱! ”

张记者尴尬了一下,又嘿嘿笑道:“小孩子,就是乱说啊。这样吧,老乔啊,这件事我尽快反映一下,是啊,改革开放这么些年了,怎么这教育资源还是这么紧张呢。你放心,我这篇稿子写出来,是会有影响的。”

乔国盛摆摆手说:“张记者啊,你说的这些我不懂,你还是没有说那一千块钱的事儿呢?”

“你真要?”

“我真要! 我为什么不要?! ”

张记者冷笑一声:“我要是花了呢?”

“你得给我补上! ”乔国盛放下了手中的筷子,目光坚定而又凶狠地看着张记者。

张记者哼了一声:“我要是不还呢?”

“你能不还吗?嗯?”乔国盛嘿嘿冷笑着。

两个人的目光僵持着。终于,张记者的目光软了下来,他扑哧笑道:“好了,好了! 老乔啊,那钱我还你,不过,我今天没带着。改天我还你。一定还你! ”

“好! 有你这句话就行了。咱们喝酒。”

窗外已经有了雨声,天空中响起了几个炸雷,雨声就密集起来了。

张记者尴尬地站起身,看看表,就说:“老乔啊……”

乔国盛就接上说了:“您还有个会,对吧?您赶紧去吧。别误喽! ”

张记者怔了一下,就笑道:“老乔啊,你怎么知道我还有会啊。是啊,是啊! 我下午还真有个会呢。我得先走了。你们继续吃,别送。”他拎起包儿,匆匆地出门走了。

服务员把最后一道菜端上来了,红烧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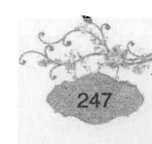
乔读书伸着筷子就去夹鱼,嘴里说:“爹啊,吃吧,鱼上来了。”

乔国盛嘿嘿笑着,伸手打了乔读书一下:“放下! ”

乔读书急忙放下筷子,目光有些惊慌地看着乔国盛。

乔国盛看着乔读书的目光,心里一酸,忙笑道:“我是说,咱们打包回去,回去再吃,都是你的。”

乔读书笑了:“真的。那太好了。木兰姐也能吃上了。”



乔国盛说："你爱香姑姑也爱吃呢。" 乔国盛就喊服务员："算账，打包。"

算罢了账，服务员就打包，正打着包，乔国盛的手机响了起来。

乔国盛接了电话，他听了两句，就变了脸色，眼泪就下来了，他结结巴巴地说："行了，我知道了，我这就回去。"他匆匆地收了电话，拉着乔读书就往外跑。乔读书着急地说："爹啊，那鱼正打包呢?"乔国盛果断地说："不要了！"乔读书却固执地说："就要！那鱼得要！"他挣脱了乔国盛，跑回去拿了打包的鱼，又跑回来，父子两个就匆匆地跑到街上，街上已经是大雨如注了。乔国盛冒着大雨，伸手就拦出租车。

刚刚的电话是木兰打来的，黄爱香出事儿了。

16

黄爱香那天掀了李什么的菜摊子之后。派出所把两个人叫去批评了几次，最后的处理意见：黄爱香赔偿李什么五十块钱；李什么向黄爱香道歉。起初，黄爱香不想赔，李什么也不想道歉。张所长就分别给两个人做工作，先批评黄爱香："黄大姐啊，你掀人家的摊子总不对的啊。如果你想不通，我就先替你把钱垫上，给他。"黄爱香忙说："张所长啊，你这话等于打我脸呢。我赔他，别说五十，五百也赔他。"张所长批评李什么："老李啊，你也有错啊。你不招惹黄大姐，她怎么会掀你的摊子呢?你应该向人家道歉啊。"于是，双方同意，在派出所里，李什么向黄爱香道歉。也就接了黄爱香赔偿的五十块钱。

按说就没事儿了，可是两个人今天中午又打起来了。

今天中午，李什么买了快餐，还买了一瓶"江湖醉"，就边吃边喝。他后来在看守所回忆说，他本来想喝半瓶儿，喝着喝着，就想起点儿不痛快的事儿，一瓶酒就都喝了，就喝高了。路过黄爱香的摊子，他见黄爱香正在吃盒饭，就想跟黄爱香吵一架。据目击者说，当时李什么的嘴又不三不四地乱说开了，又掏出五十块钱扔给了黄爱香，骂道："姓黄的，这五十块钱，老子不要了，等于老子嫖娼了。"说着，就把五十块钱扔到黄爱香的盒饭上了。黄爱香就不吃了，就跟李什么对骂了起来，这时候天气就阴了下来，木

兰跑来给黄爱香送雨伞,李什么见到了木兰,说话更难听了。李什么说黄爱香的女儿根本就没有资格在城里上学。活该没学上。就应该滚回农村去。这就等于扎了黄爱香的肺管子,黄爱香就跟他动了手,黄爱香是个女人,体力也不行,就被李什么打倒在地上了。黄爱香就跟李什么拼上命了,或许是李什么真是喝多了,他拾起了一块砖头,砸了黄爱香的脑袋,黄爱香的头就被砸破了,血就汩汩地流了一地,这时候,雨就下来了,黄爱香就泡在了血水里。她就晕过去了。木兰吓得呜呜地哭,就慌着给乔国盛打电话。这时,派出所的警察就赶过来了,巡警的车也开过来了,张所长告诉警察们:"你们看住凶手,别让他跑了。"她就急忙把黄爱香送到医院去了,木兰也跟着去了。

警察抓走李什么的时候,李什么的酒还没有醒,他还嚷嚷呢:"黄爱香,你装什么傻?"

黄爱香被张所长抱着,坐在警车上,木兰也在警车上坐着,木兰吓得直哭,张所长说:"木兰啊,别哭,马上就到医院了。"

黄爱香突然睁开了眼睛,她看看木兰,说:"木兰啊……你国盛叔叔……每天给你们……跑上学……的事儿呢……他累得慌……你每天替娘……给他打酒……"

张所长鼻子一酸,泪就流下来了:"黄大姐啊,你就别说话了。"

黄爱香听到了张所长的声音,就吃力地看着张所长,张所长感觉到黄爱香的手渐渐地无力了。张所长大吼一声:"黄大姐啊,你要挺住啊!"

说着话,就到了医院,黄爱香被送进了抢救室。

三十分钟后,黄爱香被推出了抢救室,送进了太平间。

乔国盛带着读书赶到医院门口儿,张所长正低头走出来。乔国盛惊慌地问:"张所长,黄爱香怎么样了?"张所长擦了擦眼睛,低声说:"你去看看吧。"就上了警车,警车就开走了。乔国盛疯了似的冲进了医院。

黄爱香安静地躺在停尸间里,乔国盛蹲在地上大哭起来:"爱香啊……你为什么要走呢?你走了……都怪我啊……我不应该……啊……"

木兰在一旁哭着说:"乔叔叔啊……我娘说……以后让我给你打酒喝……我娘说你天天跑上学的事儿……累得慌……"

乔国盛摇着头哭:"木兰啊……你乔叔叔没有本事啊。"

乔读书拎着那袋从饭店里打包回来的鱼，对乔国盛说："爹啊，这鱼……"说着，就打开那塑料袋，挑出了两块鱼肉，放到了黄爱香的嘴里："姑啊，你吃吧……"

管理太平间的医工走过来，劝乔国盛先回去。乔国盛抹了抹眼泪，不再哭，他站起身，拦住了乔读书，给黄爱香擦了擦脸，轻轻地说："爱香啊，你睡吧。我先带孩子们走了，明天他们还要上学呢。"

乔国盛领着木兰和读书出了医院，木兰六神无主地望着乔国盛："乔叔叔，我娘不管我了，我还能上学吗?"

乔国盛摸了摸木兰的头说："放心吧，孩子，你上学的事儿，包在叔叔身上，读书要上学，你也要上学啊……"他说着，眼泪又流了满脸。他脸上尽量做出平静的样子，可是他心里已经是狂风大作。他在心里对着自己硬硬地说着：乔国盛啊，你要是不把这件事干成了，你就不是个男人了。爱香啊，你是省心了，你省心就省心吧，你走就走吧，剩下的事情我来做吧，木兰上学的事儿你放心吧，你告诉占海一声，让他也放心吧，读书要上学，木兰也要上学!

刚刚下过雨，街道上一股久违的凉风悠然自信地刮着，一直刮进了乔国盛的心里。乔国盛顿时感觉到了一种久违的神清气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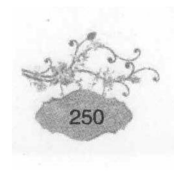
后来乔国盛回忆，他就是在这一刻，突然有了主意。

17

黄爱香火化后的第三天，刘美叶来了，她对着黄爱香的照片放声大哭了一场，哭得乔国盛心里发酸，是啊，刘美叶在村里的时候，经常跟着乔国盛去常占海家串门儿，跟黄爱香熟得跟亲姐妹似的。

等刘美叶哭完了，乔国盛就跟她说了张记者的事儿。刘美叶有些惭愧地说："国盛啊，我也不知道张记者是冒牌的啊。我也是有病乱投医的。还有，上次我对你说过不要管木兰的话，你别往心里去，我当时只想着读书来着。"

乔国盛长叹一声："是啊，占海没了，爱香也没了，木兰就是我亲女儿了。我疼她，得胜过读书啊。"



俩人沉默了一下，刘美叶又说："国盛啊，实在不行，就找一家私立学校算了。重点小学咱们进不去啊。"

乔国盛坚定地说："我不会改主意的，我觉得木兰和读书就应该上一个好学校。我看准了，就是第一小学。"

刘美叶惊讶了一下，她感觉自己听错了："国盛，你说什么呢？"

乔国盛重复了一遍："我说啊，读书和木兰就是要上第一小学。"

刘美叶惊异地看着乔国盛："第一小学？国盛啊，你吹什么牛皮呢？你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啊？"

乔国盛眼睛一瞪："谁吹牛皮了？我吹过牛皮吗？"

刘美叶真生气了，她知道乔国盛又犯了倔劲儿了，她指着乔国盛的鼻子说："乔国盛，你听着，第一小学？你真是做梦呢？你快醒醒吧！你知道不？第一小学是全市的重点小学，都挤破了头，这几年按片划分，一些想择校进去的孩子，海了去了。我听说有钱的人家，放出话来，如果能让孩子上第一小学，愿意出十万块钱。"

乔国盛惊讶了："十万？"

刘美叶哼了一声："对！十万！两个孩子就是二十万！二十万！你说说看，你乔国盛能有什么办法？"

乔国盛也吼起来："他们不是划片吗？咱们读书和木兰没有户口，划他娘的什么片啊？城里的孩子划片，咱们不用划片，咱们找到管事儿的人，就能进去。"

刘美叶苦笑："国盛啊，你就别他娘地吹了，你认识管事的吗？"

乔国盛恼了，他看着刘美叶，讥讽地说："你认识？你能？看你能的？你认识的全是假记者。那个张记者，一顿饭吃了我三千多块！"

18

乔国盛之所以如此坚定，因为他已经想到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或者说他像一个临时来了灵感的导演，突然有了一个创意。乔国盛这个办法最初的创意，取材于黄爱香的经历，他准备按照黄爱香的经历实施。虽然有抄袭之嫌，有雷同之嫌，可他不怕，乔国盛或许认为，他的这一个突然决

定,就是一个大手笔。大手笔不怕雷同啊!

他找来了赵小月赵小仓,认真详细地把他的谋划讲了一通。讲完了,他很得意地看着赵家兄妹:“你们说,怎么样?”

赵小仓赵小月听得目瞪口呆。

赵小月结结巴巴地问:“国盛大哥,你真干啊?”

乔国盛目光凶狠地甩下一句话:“为什么不干,逼急了,老子连杀人的心都有呢。”

赵小月摇头说:“国盛大哥,使不得啊,这使不得啊! 这事情要是穿帮了,你可是要蹲监狱的啊。”

乔国盛眼睛一瞪:“怕什么?蹲监狱?他们才应该蹲监狱。我听刘美叶说了,第一小学太黑了,进一个学生,那个张校长要收十万块。木兰和读书进去,就得二十万。二十万呢!我就是和读书一起砸了骨头去卖,也挣不下二十万啊。”

赵小月倒吸了一口气:“天啊,二十万块?”

乔国盛悲哀地说:“就算是我有二十万块,他们也不让孩子上学啊。”

赵小仓恨得骂起来:“干就干!”

乔国盛说:“小仓啊,你再去找几个工地上的工友来,让他们也来助助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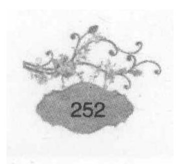
19

乔国盛按照计划,先去找老李,老李刚刚要下班,两个人就站在小学校的门口说话。老李听乔国盛说了要认识张校长的媳妇儿,就吓了一跳,他心虚地四下看看,低声说:“老乔啊,你别胡来啊,你是不是想动歪脑筋呢?”

乔国盛苦笑:“李大哥啊,我能动什么歪脑筋呢?我是想跟张校长的媳妇儿说些好话。”

老李盯着乔国盛,仿佛乔国盛很吓人,他又叮问了一句:“你真的只想找她说说好话?”

乔国盛双手一摊:“李大哥哎,我除了说好话还能会什么呢?”



老李终于点点头，笑道："行，我告诉你，不过，老乔啊，你认识了也白认识，现在的人啊，怎么说呢？唉，不说了。"

老李告诉乔国盛，张校长的媳妇儿名叫孙小羽，是另一个小学校的老师，现在学校还没有开学，老师们提前上班了。说着，他看看表，说："今天你就能见到她，她现在还没下班儿呢，咱们去等她。"就带着乔国盛去了教委住宅小区，两个人就在小区里的花圃前边的石凳坐着等，老李疑惑地说："老乔啊，你跟人家说几句好话，人家就能帮你吗？"

乔国盛叹了口气："李大哥啊，我这不也是没有办法吗？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

老李点了点头，有些伤感地说："老乔啊，你说得是……人心都是肉长的？可是这年头儿啊，有些人的心啊，真就不是肉长的了。"

老李突然不说话了，他对乔国盛小声说："你看到了，那辆白车，就是孙小羽的车。看清楚了吗？"

乔国盛看清楚了，一辆白色轿车开进了小区，缓缓地停在了空地上，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中年女子，手里拎着一个很时髦的坤包，款款地从车里走下来了，锁了车，就上楼了。

老李奇怪地问："哎，老乔，你怎么没有去跟她说话啊？"

乔国盛支支吾吾地说："我……有点儿发憷了，回来再说吧。"

老李嘿嘿地苦笑了："我猜你也不行吧。行了，你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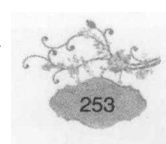
20

乔国盛按照事先构思好的情节，被孙小羽"撞"了。

孙小羽中午下班回家，她开着车刚刚拐进了小道儿，再拐一个弯儿，就开进了她家的小区。斜道里突然跑过一个男人来，就要"撞"到她的车上，孙小羽踩了急刹车，那个男人"咣"的一声，在她的车头撞了一下，就倒在了她的车前。

孙小羽赶紧下车，她恨恨地嚷起来："你跑什么呢？怎么就不长眼呢？你……"

孙小羽不嚷了，她看到了十几个男人跑过来，围住了她，孙小羽蒙了，



她简直想不出这些人是从哪儿跑出来的，或者说，这些似乎从天而降的人，早已经埋伏在这里等候她很久了?这些人都瞪着眼看着她，她的心一时慌了，她不知道这些人会干出什么事儿。正是中午，这条小道上行人不多，很静，这样十几个陌生男人一声不吭地围着她，她能真切地听到他们粗重的呼吸声，她一时感觉到非常恐怖。

乔国盛躺在她的车前，脸上作着痛苦的表情。

赵小仓吼了一声："你还愣着干什么?你撞了人，还不赶紧送人上医院啊。"

孙小羽醒过来，忙说："行了，快，什么也别说了，赶紧上医院吧。"

几个人就要去抬乔国盛，乔国盛摆摆手："我……不去医院……"

孙小羽生气地说："你这个人真是，算我今天倒霉，我送你上医院，钱，我都掏。"

乔国盛还是坚决地摆手："我不去医院，我……只是想跟您谈谈……"

赵小仓走过来，凶巴巴地问孙小羽："说吧，公了?还是私了?"

孙小羽心里一慌："私了……怎么了?"

赵小仓伸出手，态度强硬地说："你先把驾驶证拿来，我看看。"

孙小羽懵懂地看了赵小仓一眼，很听话地从车上拿出了驾驶证，递给了赵小仓。赵小仓却看也不看，就装进了兜里。孙小羽不解地大声问："你要我的驾驶证干什么?你还给我！"

赵小仓愤愤地说："这是证据，我凭什么给你。解决了问题就给你。"

孙小羽生气地说："你们想干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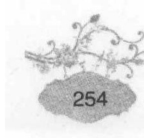
赵小仓恨恨地说："行了，你快把你们当家的喊来吧。"

孙小羽真没有主意，就慌忙给张校长打电话。

二十分钟后，张校长匆匆赶到了现场。

21

第一小学的法律顾问白律师接到了张校长的电话，匆匆赶到了张校长的家。张校长正和孙小羽商量呢。刚刚赵小仓代表乔国盛与张校长谈判，赵小仓要张校长先回去商量一下，是私了还是公了这件事儿，至于乔



国盛住不住医院，下来再说。孙小羽把这件事从头至尾跟白律师讲了一遍，白律师就皱了眉头："孙老师啊，你干吗要把驾驶证给他们呢?这不等于给他们把柄了吗?"孙小羽气愤地说："唉! 我当时也蒙了头，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我迷迷糊糊地把那家伙当成交警了。"

三个人商量了一会儿，最后得出结论，一致认定这十几个民工模样的人，就是想讹诈钱。张校长感慨地说："小羽啊，你答应他们私了，就是错误啊。这件事啊，最后也得打官司。"孙小羽忙说："咱们可不能跟他们打官司，得多耽误事儿啊。我们学校正竞聘上岗呢，别再让人家说我的闲话。我看，掏点儿钱就算了。"张校长苦笑："掏点儿钱?他们如果狮子大开口呢?白律师，你说呢?"白律师有些无奈地说："张校长啊，这件事情，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关键是你们不能让他们给唬住了。现在政府对农民工的问题很重视，孙老师说责任不在她，可是现场已经被破坏了，孙老师的驾驶证还在他们手里。就是闹到媒体上，这对您二位也不好，社会上都同情弱者，一些人就要拿这件事儿说别的事儿了。我的意见，您二位还是再接触他们一下，问问他们的条件。"张校长生气地说："其实，他们就是讹诈嘛! '碰瓷儿'的那个乔国盛，常常去我们学校收废品。"白律师怔了一下："张校长，你认识这个人?"张校长说："唉，我刚才的脑子都乱了，也是刚刚想起来，传达室的老李，那天也不知道想起什么来了，把这个乔国盛介绍给我了，对了，说是为孩子上学的事儿。我没搭理他。为这件事儿，我差点儿把老李开走了。怎么乱介绍人呢?你算干什么的啊?"孙小羽惊慌地说："老张啊，会不会是他们的孩子上不了学，报复你呢，结果就找到我头上来了。肯定是这么回事儿。这不遇上地痞了吗?"白律师忙说："张校长啊，这件事儿，你们还真不能动火。这样，我们先跟他们谈谈，看看他们能提出什么条件来。"张校长想了想，说："那我先给他们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底想怎么办?"

张校长就给赵小仓打电话，赵小仓在电话里说："张校长，我们也不想把事情搞大。咱们还是谈谈吧，你们找个地方，咱们边说边吃。"张校长想了想，说："行，咱们先谈谈。我定个地方，一会儿打电话告诉你们。"张校长放了电话，愤怒地说："这些人，还要吃饭。"

22

谈事儿嘛，就得进饭店。饭店似乎成了当代中国人说事儿的地方。

张校长找了一家很像回事儿的中档饭店，张校长和孙小羽、白律师都去了。本来，张校长不想让孙小羽去，可是孙小羽一定要去。他们进了雅间，刚刚坐下，乔国盛一瘸一拐地就进来了，出乎张校长的意料，乔国盛只带了赵小仓和赵小月，赵小仓还拎着一个包儿，鼓鼓囊囊地不知道装着什么。他们朝张校长点点头，就坐下了。互相介绍了一下，张校长把菜谱递给了乔国盛，热情地说："老乔啊，你们点菜吧。"

乔国盛没有翻菜单，他对张校长说："张校长啊，吃饭不当紧，我就是想跟您说说话。"

张校长怔了一下，笑了："说说话?说什么?我知道，你们大概想要个好价钱，只要你们讲的价钱合理，我认账。两下里都心安了。咱们先得吃饭啊。咱们边吃边说。对了，你撞得怎么样?哪儿还不舒服?"

乔国盛摆摆手："张校长啊，咱们先不谈这个。"

孙小羽说："是啊，先吃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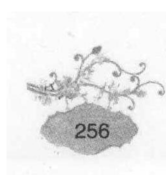
乔国盛说："张校长，孙老师，明说了吧，我们今天来了，是要请您二位吃饭的。"说着，就从包里掏出一沓钱，大概有几千块钱的样子，就重重地放在了桌上。他目光复杂地看着张校长。

张校长一下子怔住了，孙小羽和白律师也都愣住了，他们一时搞不清楚乔国盛是什么意思，张校长有些口吃了："老……乔啊……，这，……是怎么回……事儿?"

乔国盛说："张校长啊，就按您说的，咱们边吃边喝边说。今天的客，我请! 咱们包桌行不行?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已经订了包桌。如果不行，你们就点菜。"

张校长刚刚要说什么，白律师拦住他，笑道："也好，既然老乔要请客，那我们就是朋友了，朋友之间，谁请谁，都一样。都一样! 包桌吧。简单。朋友之间，不说什么了。"

乔国盛笑了："好，你们三位是贵客，如果说交朋友，放在今天中午之前，我们打死也不敢想的，可是你们说是朋友了，那咱们就好好喝一场。"



张校长和白律师都白脸了,好好喝一场?孙小羽慌忙摆手:“老乔啊,不瞒你说,他们两个都不能喝啊,我们家老张还有病呢,既然是朋友了,咱们可不能拼酒啊。”

张校长苦笑道:“老乔,我真是喝不过你们的。”

乔国盛笑道:“你们误会了吧,我们没有跟你们拼酒的意思,既然是朋友,你们能喝多少就喝多少。意思到了就行。”

张校长和白律师都松了口气,张校长笑道:“好啊,那就喝点儿。主要是说事儿嘛。”

乔国盛说:“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已经定了包桌。我们说酒吧,你们说喝什么酒?五粮液行不行?”

张校长苦笑道:“老乔啊,你刚刚说你请客,我们就是随便吃点儿就行了。你刚刚又说包桌,又喝五粮液,太贵了吧?”

乔国盛淡淡一笑:“贵?我们刚刚说是朋友嘛,朋友之间,不能说贵吧?嗯?”他用一种鄙薄的目光环顾着张校长、孙小羽、白律师。

白律师忙笑道:“好,好! 那就喝五粮液。”

乔国盛笑道:“好! 你们喝五粮液。”说着话,就看赵小仓,赵小仓就把包儿拎到了桌上,先掏出来两瓶五粮液,放到了桌上。又掏出来两瓶江湖醉,也放在了桌上。

乔国盛指着江湖醉,笑道:“我们喝这个。”

张校长怔了一下,他知道江湖醉是本地产的一种高度的廉价酒,几块钱一瓶。便笑了:“老乔啊,咱们不能喝两种酒吧?”

赵小仓接过话来笑了:“张校长啊, 我们喝五粮液真是猪八戒吃人参果,糟蹋东西了。我们还是喜欢劲头大的。”

张校长摇头说:“你们是不是嫌贵呀?那好,我请。这两瓶酒,算我请客了。”

乔国盛忙摆手说:“不行,不行! 张校长,说好的,就是我请嘛。”说罢,就对服务员说:“上菜吧。”服务员答应一声就出去了。

乔国盛就对赵小仓说:“小仓啊,倒酒。”

孙小羽忙摆手:“我从来不喝酒。”

赵小仓说:“孙老师,今天是乔大哥请客,您喝不喝,我们也得倒上。您

可以不喝,我们不可以不敬。"

孙小羽皱眉道:"倒上也是摆着。我真的不喝。"

赵小仓笑道:"孙老师啊,您摆着就行了。"说着话,他就把张校长、白律师的酒杯都倒满了五粮液,又给乔国盛赵小月和他自己的杯子里倒满了江湖醉。

说着话,冷盘热炒就端上来了。

张校长皱眉说:"老乔啊,我本来说我请,你一定要请,我不好拂你的意思。既然你请,就不应该弄两样酒吗?我们喝五粮液,你们喝江湖醉。这酒,我们还怎么喝呢?"

乔国盛说:"张校长啊,这五粮液,在超市里卖四百多块钱一瓶儿,我没有喝过,我只见乡里的干部们喝过。我是种地的出身,这四百多块钱,也顶一亩地的收成了。我们也买不起这种酒,我们总不能把一亩地一年的收成买瓶儿酒喝了吧?那不成了败家子儿了嘛!可是今天,我得买,求人办事儿嘛,不能怕花钱,这礼儿,我们懂。您别笑话我,其实我也真舍不得,一亩地啊,我本来想买一瓶儿,可我听人说,张校长的酒量大,就咬牙买了两瓶儿,您敞开喝,不够,咱们再买。我先敬您一杯。"

乔国盛双手端起酒杯,向张校长敬酒。赵小仓和赵小月也把酒杯端了起来。

张校长犹豫了一下,皱了皱眉,也只好把酒杯端了起来。

乔国盛对张校长说:"您随意,我们干了。"就仰脖儿干了一杯。

赵小月、赵小仓也都干了。

乔国盛看看赵小月和赵小仓,三个人又倒满了,三个人双手端起,乔国盛对孙小羽和白律师说:"您二位随意,我们干了。"

三个人又都干了。

张校长吃了口菜,说道:"老乔啊,现在该说事儿了吧。嗳,你们别光喝酒啊,吃口菜!"

乔国盛抹了抹嘴,没有动筷子:"张校长,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吧,今天请您,主要是想说孩子上学的事儿。"

张校长摇了摇头,皱眉说:"老乔啊,如果真是为孩子上学的事儿,你就直说嘛,没有必要请客嘛。我也实话实说吧,像这样的客,如果我想去,

就得天天去，天天有人请。你信不?”

乔国盛点头说：“张校长，我信！您先听我说。”说罢，自己又干了一杯。

张校长笑了：“老乔啊，你别喝多了，你说，你说，说吧。”

乔国盛就把木兰与读书怎么要上学的事儿，先说到他表弟王光荣如何推辞，又说到了怎么被张记者骗走了一千块钱，也说到了黄爱香为孩子上学与李什么发生了口角，被人失手打死，还说到了听刘美叶说张校长进一个学生要十万块钱。说到后来，他干脆说明白了，他如何设计让孙小羽撞他，如何再把张校长请到饭店里来吃饭说事儿。乔国盛从头到尾说下来，直说得他自己泪流满面。赵小仓和赵小月也呜呜地哭了起来。张校长、孙小羽、白律师都听得目瞪口呆。

张校长落泪了：“老乔啊……怎么是这么回事啊?这话怎么说的吗?我从来没有说过要什么十万块钱。您或许听错了，或者是他们坑了您了。这样吧，这件事儿呢，我再想想，的确，上边有规定，没有户口是不能上学的。咱们这城市还落后，教育资源还短缺，不是北京上海那些城市啊……”

乔国盛目光如炬地盯着张校长：“就真的办不了吗?”

张校长的目光有些艰难地看着乔国盛，他幽幽地叹了一口气：“老乔啊，我办，两个孩子，我都办！你刚刚的话，说的我张某人心酸肝颤啊……你说得对，都是咱们中国人的孩子啊。”

乔国盛盯着张校长，他怔怔地说：“张校长，您说的是真的?”

张校长沉沉地说：“老乔啊，我姓张的虽然是个小人物，可也是说话算数，吐唾沫砸坑的人。我说行就行了！这事儿就算办了！”

乔国盛忙说：“我先说谢谢了，可是……张校长，这上学得花多少钱呢?”

张校长苦笑了：“按说，我们讲义务教育讲了多少年，可是学校还是总收钱，唉！学校也有学校的难处啊。不过，我今天告诉你一个准话，这两个孩子，除了书本费，你什么钱也不用掏了。”

乔国盛声音有些发颤了：“张校长啊，您说的这是真的?”

张校长的声音也颤颤的了：“老乔啊，是真的。后天学校开学，你明天带着孩子们到学校办入学手续。老乔啊，真是难为你……了……不说了，咱们喝酒！”张校长举起了酒杯。

乔国盛也举起酒杯，他将信将疑地看着张校长，他高举着的酒杯突然放下了，他趴在餐桌上，猛地放声大哭起来：“……爱香啊，孩子们上学了，张校长答应了……”

赵小仓和赵小月也哭成了泪人儿。

张校长不忍再听，他仰头喝了这一杯酒，就站起身来，悄悄地走了出去。孙小羽和白律师也跟了出来。

白律师轻轻地问了一句：“能办吗?”

张校长大声说：“办! 为什么不办?一分钱也不收! 农民的孩子，也是中国的孩子!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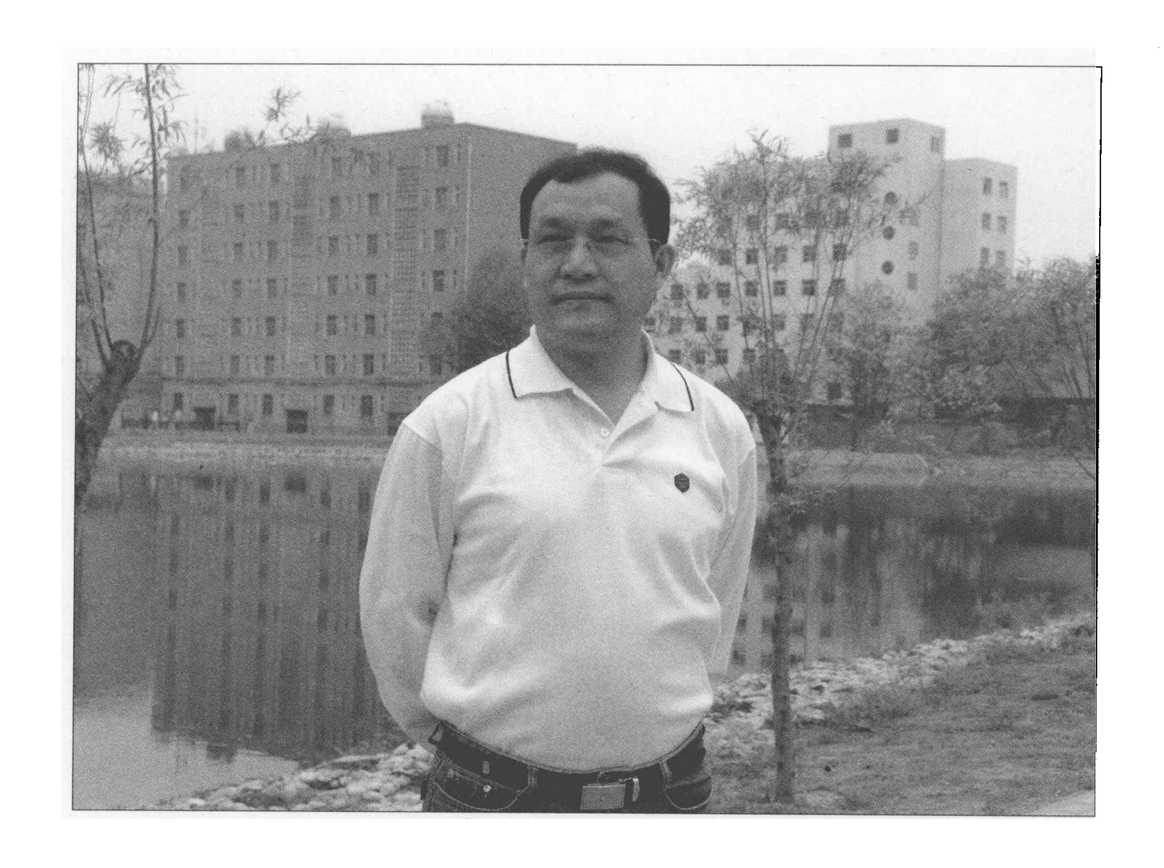
孙小羽赶忙拉了他一把：“轻点儿，你嚷什么呢?”

张校长重重地叹了口气，又说：“小羽啊，你去埋单吧。”

23

木兰和读书到第一小学上学了，学校的操场上，一排排站满了学生。这是开学第一天，学校举行升旗仪式。在国歌的音乐声中，徐徐上升的国旗，木兰和读书双双向着国旗行注目礼。

乔国盛拄着双拐，站在学校门口，看着升旗，他心里一酸，登时泪流满面。他喃喃自语：“爱香啊，我告诉你啊，木兰和读书都上学啦。你听到国歌了吗……”



徐世立小传

徐世立，武汉人。主要作品有小说《儿科医生》《红的雪》《落英缤纷》《美人痣》《梦里沉湖》《微澜》《圣诞快乐》《特型演员》《美声》及长篇纪实、散文作品等。长篇小说《儿科医生》曾获湖北省“屈原文艺奖”，同名电视剧获“飞天奖”。现为武汉市文联文学院作家。



割　礼

□ 徐世立

一

三个男人一台戏。

廖化，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熊村，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孔子正，毕业于西北师范学院。这台戏开演于十年前，此后三人各自演独角戏，直到今天，这戏才有了一个收场。

西邑市联合医院的门卫今天一早将《西邑日报》送进院长办公室时，廖化正对着小镜子用美容剪修整上唇左边一颗黑痣上的毛，完了他和往常一样开始看报。翻到二版，一行醒目标题：南升区教育局局长孔子正落马。廖化身子一下坐直了，细看内容，孔子正涉嫌贪污受贿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立案。

迟早的事！廖化心里一叹。默算了一下，孔子正今年整六十，眼见要退休了，怎就没能挺过来呢！他魂不守舍，将那新闻又看了一遍，然后把报纸翻到中缝，眼睛定在自家医院的“包茎包皮”广告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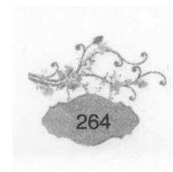
廖化有这样的经验，粗黑字体的四个大字稍一久看，这四个字就动了起来，活物一般在眼前蹦蹦跳跳，像是长了脚的小矮人，且密密麻麻而来。不不，它们根本就是活物，血肉鲜嫩，你看那硬揪揪的坚挺，软塌塌的畏怯，还有伤心的抽搐，全是鲜活的生命体。这情景回想多了，当年的欣喜之感被后来的平静之心取代，如今，这四个字已全然唤不起昔日的回想，今天回想，是因为孔子正引发的。

廖化原是上海一家大医院的医生，后来投奔本市的民营东海联合医院。十多年前，他的辞职低就颇有些惊世骇俗。他一去东海医院，院方就委以整形美容科主任的职位。他接手的第一例手术，就是给一个中年男子割包皮。整形美容术是一项新兴的微创手术科目，从海外乘风而来，东海医院得风气之先，第一个在上海抢滩登陆。等到这类手术在上海遍地开花时，东海联合医院已移师落后的中西部。

起初，在各种媒体上发布割包皮的广告不像如今就"包茎包皮"四个字言简意赅，完整的广告标题是"男性包皮切除术，最新科技，海外风行"。这事儿的确新鲜，中国男人虽非人人自危，但也没少反观自身。看来想去，有男人一笑置之：赚钱赚到鸡鸡上了，小鸡鸡上有黄金？中国男人少说也活了几千年，只见过男人得肺癌肝癌胃癌死的，没听说得阴茎癌死的。谁说碍性事了，啥时候咱不是云卷云舒的。廖化记得有个上海男人和他说俏皮话：阿拉只知道上帝造人时打瞌睡，给人类身上造了扁桃腺和盲肠两样多余的东西，没听说男人的包皮也多余要割了扔了。还说，割阿拉的皮？侬想与虎谋皮是伐？许是调侃或是口音的原因，他还将"市场经济"说成"市场鸡鸡"。

而实际上，确有相当一部分男人从自己身上看出了问题，首先是翻卷不自如，发炎疼痛，再是难看，老大不小的，还是黄口小儿的那种，一副皱眉耷脑没精打采的模样。正是这样一批男人，成了先进医术的首批受益者。他们急忙忙羞答答来到联合医院，割了那赘物，从此自信自美自强不息，并由衷感叹现代医学的高明，哀叹现代中国的蒙昧。

另一景观尤为可喜，来者中不少是女性，她们显得比男人更急切，这是医院没有料到的。女人们细声细气地问，这手术大吗，安全吗，痛吗，费用高吗，不割真会得癌吗，割了影响……那个吗？廖化和他属下的医生护士回答她们，小手术，安全，微痛，费用不高，有得癌的可能性，不影响那个。并众口一词：以色列男婴出生后第8天都要割去包皮的。女人们睁大惊愕的眼睛：真的吗？医生护士们信誓旦旦言之凿凿：当然，不信你们回去看《圣经》！随后出示一沓沓国外实施这种手术的各种数据和资料。女人们这才信了，且深信不疑，然后将自己的男人或男友带来送来劝来逼来吼来押来，完了夫妻双双把家还，情侣对对巢里归，女的关关切切，男的趔趔趄



趄。

直到现在，廖化仍然对时任院长的周正东佩服之至并感其知遇之恩。周正东是学机械的中专生，对医术医疗一窍不通，就敢合了伙投钱开医院，他硬是看准了医院将商业化市场化，公立公办医院一统天下的格局将被打破，多种医疗体制将同台竞争。周正东现在是总部在上海的东海联合医院董事会董事长，联合医院十几年间快速地向全国扩张，在中西部16个大中城市建立了联合医院分院。如今，联合医院已成为中国民营医院的“航母”。

在决定西扩的时候，周正东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廖化。廖化创造性地将包皮切除术的病员群体扩大到未成年人，也就是说，原先认为非病员的孩子也进入了病员之列。而孩子这一“病人源”，又是何其广大的一个群体！廖化甚至创立了一个全新的理论：包皮包茎术以女性为中心。女人一头牵着丈夫，一头牵着孩子。丈夫这头事关健康和性福，孩子那头更是关乎健康、命运和未来。独生子女的中国母亲为了孩子从来都是不惜血本，因此，抓住了女人就抓住了孩子，赢得了女人就赢得了市场和金钱。不过他很谦虚，说这一理论借鉴了以色列人的经验，以色列人之所以是商业天才，其中一个成功的秘诀就是盯紧女人的钱袋。女人掌控家庭消费权，对关涉家庭幸福的相关支出，女人有着天生的决断气魄。事实后来证明了廖化理论的正确，他为联合医院抢占上海医疗市场立下了汗马功劳。

那天，周正东在给了廖化一笔令他心跳的年终奖金后说，廖化，医院决定西征。首先在西邑市成立第一家联合医院分院，你是副院长兼整形美容科主任。除了工资，你本人每年从分院纯利润中拿百分之十，作为总院对你的奖励。又说了一系列具体细节后，周正东几乎不让廖化有思考的余地，说就这样吧，这几天你不用上班了，准备去开发大西北吧！最后还说了一句：廖化呀，你这名字叫得真好。

周正东开发大西北的思路，比后来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前了六年。廖化也是个雄心勃勃的人，投到周正东麾下，正是要为自己寻一方发展的舞台，再伺机扯旗单干占山为王。周正东此时的一番话劈头盖脑，开始他有点儿蒙，等缓过神来，才明白机会来了，他不用自己投资就可以独踞一方当前朝末代的所谓“封疆大吏”了，心里不免狂喜，一时踌躇满志。周正

东后来还说了，分院仍以包茎包皮、隆胸隆鼻、除皱瘦身等系列整形美容术为主打科目，内外妇儿为辅，将总院成功的经验移植到西邑，力争迅速打开局面。廖化后来想过，与其说周正东对他青睐有加，莫如说周正东对“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西部千千万万的男根倍加青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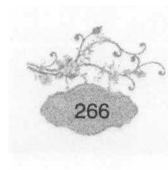
二

一晃，廖化来西邑十年。他实现了不当一辈子医生的人生愿望，但未实现独立为王的理想。人一过中年，有意无意间就将年轻时候的什么理想啊目标啊给修正了。当一名年收入60万的“封疆大吏”有什么不好，如今的医疗市场竞争白热化，处处刺刀见红，各种大小医院诊所门诊部什么什么的专科铺天盖地，医院到了不打广告就不能开门行医的地步。虽说医药医疗市场的暴利时代还未过去，但它的黄金时代已经不再。现在，联合医院名满天下，为顾及声誉，创业之初的一些作为早有收敛；为个人想，在这个“市场割据，医阀混战”的年代，当然是一动不如一静，精谨守成、戒欲为佳了。

十年辛苦可以不提，但有一个人不能不提，此人便是孔子正。这些日子，廖化忐忑不安地关注孔子正的案子，托人打听司法机关对他的审讯内容，等待或是公开庭审或是宣判的日子。刚开始的那些日子，每每一想那3万块钱，他冷不丁有种惊鸿一瞥的心跳，办公室门响的时候，总以为会进来几个大檐帽。时间一长，一直悬着的心渐渐落回原处。他判断，那笔钱不在司法机关的掌握之中，十年了，何况那钱给得十分隐蔽。他听说孔子正主要是为多年收受择校生家长的钱财和教材教辅的回扣以及教育局办公楼施工队工头的钱，还与教育局财务主管合伙贪污40万才出的事。他想，十年前孔子正敢拿那3万，十年后他就敢拿30万300万。这时候，金钱的量只对刑期有意义，而赌性和侥幸是人性的普遍弱点。

终于等到了孔子正的案件公开审理。

廖化那天早早去了法院，在旁听席拣了一处不显眼的角落坐下。穿黄马甲的孔子正押进法庭时，他发现十年不见的孔子正并没怎么见老，两眼



神采依然，只是头发白了。从审判庭侧门走进来时，孔子正拿眼将旁听席扫了一遍，廖化下意识地用报纸遮了一下脸。他遮掩的是唇边那颗黑痣，报纸是为它准备的。

孔子正身架高大，站得笔直，从背影看给人一种昂扬感，加之站着时两脚是叉开的，这一叉又叉出了无畏的味道。头昂着胸挺着脚叉着，倒是像了一名志士。这样的形象，现在的电视报道中并不少见，让人想不明白，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支持他们在法庭上，在电视转播镜头前，在亿万双眼睛的注视下，还能保持大无畏的气概和领导者的体面。若不是双手铐着或是两边站着法警，他们是否还会双手叉到腰上呢？偶尔嘲讽、不屑乃至委屈的表情，是否在抱怨大水冲了龙王庙呢？

廖化竖起耳朵听公诉人的起诉书，人快要像公诉人那样站起来。直到公诉人起诉完毕，廖化才有了屁股落实到椅子的感觉。起诉书中没有那3万块钱。也就是说，检察机关既没有查出，孔子正也没有交代。也就是说，在这一条上，孔子正逃过了，他廖化也躲过了。

十年前，孔子正是一所小学的校长。学校是市里的重点小学，学生众多，每班六七十人；名校校长像明星，千家追捧。校名叫英才小学，在校学生逾2000名。性别一分为二，男女各约1000名。这道简单的算术题，却算得廖化心花怒放。

前面说了，廖化来西邑是志在必得，临行前他向周正东只差面对红旗举手宣誓了。周正东摆酒为他饯行，微醺时刻，他忽然把酒临风，壮怀激烈地背起了岳飞词：“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一词背完，杯中茅台酒荡去大半，他一口饮尽，众声喝彩。他拎起酒瓶再斟时，周正东按住他的手说，廖医生真乃儒将风范！你还是惜着身子西征吧，此去关山重重啊。待廖化抬起头来，人们发现他竟两眼含泪。

廖化是别妻却子只身离开的上海。来西邑不久，他就与孔子正取得了联系。他是在周正东委以重任后的第3天想到孔子正的，那时候他脑子里就开始了开辟新市场的紧张谋划，孔子正这个名字以及一个中年知识分子的形象也正是在这时出现在他脑子里。他记得此人正是来自西邑，好像是一名小学还是中学的老师，千里迢迢来到上海，是他亲自操刀给他割了

包皮。他想，到了西邑，他有一千个理由去找孔子正。医院成立了，市区领导参加开业剪彩了，广告也紧跟着打出了，廖化这才翻出从上海带来的病案记录，按上面的电话接通了孔子正。惊诧不已的孔子正在电话中对他的手术水平倍加赞赏并深表感激之际，他提出请孔子正赏光阳关酒楼，以叙他乡遇故交的情谊。他话还没完，电话那头的孔子正就急吵吵地大声大嚷说廖医生该我做东我请你你是西邑的客人哪有客人请主人的道理说定了明晚7点在阳关酒楼朝雨厅我届时恭候！

见了面，廖化才知道孔子正现在是西邑著名的重点小学的校长。第一次见面，他只问孔子正术后的情况，聊西邑的风土人情。孔子正说，廖医生啊，这门新医术真是妙不可言，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了，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智慧的人，咋就没文明智慧到这上头哩？想一想，中国的男人硬是冤了五千年哪，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知道那皮是可以割掉的！愚昧呀，落后啊。现在，你们医院开到了西邑，西邑的男人有救了，西邑的女人有福了。喝到酒酣耳热时，孔子正对廖化说掏心话，他说廖医生你不知道，成亲那天，那个痛哦……还有个形象问题哩，我最怕进澡堂子了，一看一比，人就雄壮不起来。它还三天两头的害病，我怀疑，我老婆的宫颈糜烂怕也跟这有关。自从你给我做了后，老婆的妇科病也好多了。你行啊，廖医生！

如闻天籁。如此的现身说法，顶得几十万广告费，从孔子正嘴里说出，就更加意义不凡了。廖化打定主意不说出他的计划，下次饭局还要坚持不说。

在上海时廖化就想到过这一策划，只是没来得及实施。这一策划是有一天一个妇女带着自己和妹妹的儿子来割包皮时突然冒出的，犹如灵光一现。如果不是匆忙间受命离沪，他想他很可能已着手在上海实施了。他为自己的这个灵感感到吃惊。当然，他深知此举绝非一蹴而就，他想他会运用他的智慧，并为自己的智慧找到了足够有力的支点——他之所为是一项造福于一半人类乃至连带着的一多半人类的事业，而对一半人类的男性而言，还有比它更重要的事情吗？什么叫终极关怀？此举是也。他毕业于医学名校，集知识、理论和才华于一身，他想他有能力有义务向人类普及这一知识并动员起广大的男性关注自己的健康，投身这一割除行动。此行动亦是除昧行动，于己于人，于国家于民族，利在当代功在千秋。不过，

在当下的中国，民智未启，相对于智慧，他认为勇气更为紧要。勇气说到底是一个“敢”字，“敢”字说到底就是不畏天不怕地不信天堂和地狱。他时时告诫自己，既然人在江湖，须除却书生意气，将勇气置于智慧之前。有了勇气，智慧才有所附丽，这在当今是屡试不爽的客观真理。

三

庭审十分顺利，孔子正有问必答不拖延不推诿不辩解，一连串的“是”、“是实”、“没有异议”，声音洪亮态度老实。律师例行公事地作了一番辩护后，法庭宣布休庭20分钟，然后依法宣判。

法官的话刚落音，廖化没想到孔子正会突然转过身来面对旁听席，以致他有点措手不及没能用上报纸。等到仓皇间以报掩面时，孔子正的目光和他相遇了。旁听席满满当当的人，孔子正的目光怎么就偏偏落在了自己脸上呢?他立刻意识到是脸上的那颗惹眼的痣将自己暴露了，心好跳了几下。法警将孔子正押下去时，孔子正再次回望了他一眼，这时他已将报纸拿开，表情安之若素。

孔子正坐在羁押室的木椅上，眼望窗外香樟树碧绿的枝叶。法警递给他一杯水，喊了几声他才转过脸来，双手接过时手却在抖。在法警看来，这神情既合情理又有点反常，合情理的是20分钟后他就要定罪判刑，花甲之人，再从轻发落刑期也不会短到哪里去，谁知此一判决他将来是否还能够囫囵着身子出来，此时此刻岂能处之泰然；反常的是庭审从头至尾孔子正都是敢作敢当的。

十年了，孔子正没想在这样的场合与廖化再度相见。那个唇边有痣的医生，从他出事被抓的那天起就一直站在他面前。那张有痣的脸犹如噩梦挥之不去。他的所有干脆爽快的回答也跟这张脸有关。倾听或者辩解那些被指认起诉的犯罪情节细节赃款数额他都觉得无意义，这正是他在法庭上表现良好的原因。在整个刑拘审讯期间，他几乎是竹筒倒豆子，连只要记得起的一些烟酒皮鞋西装都交代了，唯独坚挺着没有说出十年前的那3万块钱。公开庭审的前夕，他的心还为此发慌，直到公诉人念完起诉书，他如同获得大赦，浑身筋骨松弛，血气畅通，整个人仿佛正在从地狱升上地

面。他很清楚，即使交代了那3万块钱，对他的刑期影响可谓微乎其微，但他不愿说出。他可以几十万地坦白自己，却不想叫那3万块钱埋汰自己。他想过，哪怕这笔钱最终被查出，哪怕证据确凿不容抵赖，哪怕那个廖医生当庭指证，他也会矢口否认，他宁愿因之付出死刑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宣布暂时休庭的那一瞬间，他突然回头，寻的就是廖化。整个起诉答辩阶段，他一直感觉有双眼睛盯着自己的后脑勺。他预感廖化今天会来，他和自己一样，不会不关心十年前的那笔钱。他知道他和他关心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他相信他今天会和他一样，在宣布休庭听候宣判的那一刻如释重负。孔子正想，是他救了他也救了联合医院。但这不是他的本意，只是他极力自救的客观结果。他承认自己还没那么仗义。他想这真便宜了他，便宜了他们，他们联合医院。他预计廖化会来，虽然内心已有所准备，但看到他真的来了，他表面平静，内里却是波涛汹涌。

孔子正将那水咕噜噜一口气灌进肚里，随之将纸杯在手里捏成一坨，从里面挤出几滴水来，牙齿帮着手用劲。

那天在阳关酒楼朝雨厅，廖化背了一句“劝君更尽一杯酒”后，他正是以与今日饮水毫无二致的气概饮尽了一杯54度的敦煌醇。随着这杯酒落肚，一个决定便如同一支开弓的箭。这是一个很难作出的决定。廖化也说过，这是一个他也很难作出的决定。他们都知道，在中国的西北部，让男人尤其是小学生普遍接受这手术，其艰难如同先人的筚路蓝缕。廖化在作出这一决定前与他渐成知交，还免费为全校师生注射了乙肝疫苗，费资几千元，这一新闻上了西邑的各类报纸。事后廖化对他说，为什么不是别的学校而是英才小学?因为英才小学的校长是孔子正! 那时，电脑在西邑还是稀罕之物，廖化赠送了校办公室一台486。他正为无以为报而不安时，廖化便在阳关酒楼柳色厅对他说出了他的那个计划。初一听时，他断然否定。他乜斜了眼睛笑说，廖医生，割一千多个小鸡鸡的包皮，你敢想啊，哈哈。廖化也笑，说原先不敢想，世界进步到今天，孔校长“妙不可言”到今天，我就敢想了。他说，这恐怕不是医生应有的想象力吧?廖化说，一名好医生，不能只想到一个病人，现代科技应该惠及千万人。他说，你这是魔鬼想象。廖化说，历史上，许多先进的人事起初都曾被中国人视为魔鬼，孔校长是历史系高材生，哪会不知道这些史实。他说，我个人可以达到这种认识高

度，但别人不能。廖化说，如果芸芸众生都能在某个一觉醒来的早晨共同达到一种认识高度，这个世界的启蒙者和先行者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他说，廖医生巧言令色，此乃醉翁之意不在酒。廖化又笑道，项庄舞剑，意在孔公。他说，非也，意在英才小学一千多个小鸡鸡。廖化说，此举如能造福一千多个小鸡鸡，善莫大焉。他说，廖医生何不坦率一些，直说这样做完全是出于经济目的。廖化说，时至今日，中国还没有一家免费医院。他说，非常抱歉廖医生，我没法让你的伟大创意变为现实。我个人十分感激贵医院对英才小学的人道关怀，如果你和你们医院医生的孩子想进英才小学，我可以尽力而为，此事，断不可行。喝酒!

柳色厅那次有点不欢而散。孔子正回到家余怒难消。他想这世界真是无奇不有。他想这简直是对他的侮辱。他原先对廖化的好感，就因为这一“创意”荡然无存。事隔多日，他就快把这事忘了的时候，廖化又在阳关酒楼客舍厅设宴。他在电话里说，对不起，廖医生，你那是鸿门宴。廖化笑了一阵，说，孔校长，您应该知道的，鸿门宴的胜者是赴宴者而不是设宴者。廖化说这次不谈上回的话题，谈另外一件事，请孔校长一定赏光。不容他推辞，廖化说下午6点我派车来接您，随即就把电话挂了。放下电话，他坐在椅子上生气，一气反而气出了一种气魄，他想我孔子正还真不信这邪了，我还不至于熊到不敢吃一顿饭的地步吧?看你廖化能将我孔子正吃出个什么妖魔鬼怪来!

廖化那天说了他的新建议：学校出面而不是由他孔子正出面，组织男生的家长们到学校听一次健康讲座，由他主讲，内容仍是关于男性的包茎包皮。孔子正笑道，看来廖医生是咬定鸡鸡不放松了。廖化说，孔校长，您已经亲身经历了，也看到了了解了，中国男性在这方面的卫生保健知识贫乏到了愚昧的程度，难道孔校长会认为我们这样做纯粹是敛财骗钱吗?难道您不认为这是一种互利?最终获益的是患者! 这就像医院看病收钱天经地义一样，您能说因为医院收了钱就是出于经济目的或是心术不正?孔子正语气软了一些，说，可他们……都还是孩子。廖化说，此病状最初的受害者就是孩子，恰恰因为是孩子，才被家长们普遍忽视了。

孔子正任廖化说得咳唾成珠，定力自在。不过，他又觉廖化的话并非全无道理，联系自身，内心是赞同的，对他的一些分析是服气的，但让他出

面做这种事，他还是觉得荒唐。他对廖化说，譬如这瓶敦煌醇，你到各家各户上门推销，完全是正常的市场营销行为，如果你拿到一个单位，大家集体来听你的推广介绍，那个单位的领导能说此事与我毫无干系？你去学校搞讲座，家长们是怎么来的，当校长的会毫不知情？此路不通啊，廖医生。廖化说，就算召集学生家长集体听讲座，学校又错在哪里？孔子正说，错在要求学生集体做手术。廖化说，如果学校不作要求呢？孔子正沉默了半天，没说话。廖化说，这样，孔校长，讲座上我绝不提集体手术的建议，我用人格向您保证！孔子正这时被动地和廖化碰了杯，说，不仅不提集体手术，个体手术建议也不能提，不然我就是瓜田李下了。话一出口，孔子正发觉失言了，再想改口，已是覆水难收。

四

孔子正押回法庭听候宣判时又去看廖化，廖化不在了。

孔子正面对法庭背对旁听席时，廖化又回到了座位上。

法官宣读了判决书，决定判处孔子正有期徒刑十年。法官申明了犯罪人依法享有的权利，问孔子正是否服从判决，孔子正说服从。法官说对判决不服可以在15日内提起上诉，孔子正声音铿锵地说，我认罪服法，不上诉。

从庭审到当庭判决，一切进行得异乎寻常的顺利，顺利得如同抽烟的人只抽了几口烟屁股，让旁听的人们感觉还没过瘾就一切都结束了。这种旁听一点刺激都没有。这种感觉廖化从很多人的脸上觉察到了。他想要是案情中有那3万块钱，庭审效果就完全不同了。他在法官宣布退庭的前夕迅速离开了法庭，故孔子正再次回望时，那座位仍是空的。

廖化没有直接回医院，而是来到阳关酒楼。他点了朝雨厅，一人独酌。

此时来这个朝雨厅，便有了些悲情意味。他是难过的，内心里好像要为孔子正承担一点什么，而实际上什么也承担不了，牢该他去坐，苦该他去受，十年的晚年岁月该他一日一夜地熬。他对孔子正是感激的，感激凸显在十年时间的两端，十年前，后来被称为"英才行动"的集体手术，无论对西邑联合医院还是他本人，都意义非凡；十年后，孔子正受审判刑却没

将他扯进去——尽管他知道孔子正如此这般的本意并非出于对他廖化的保护。他想孔子正和自己一样，都有一种难言的恐惧。

客舍厅那次，集体卫生保健讲座的事没定下来，一拖就是两个月。廖化多次变换地方邀孔子正喝酒，孔子正再不出来，像条冬眠的蛇。有天晚上，廖化作了孔子正家的不速之客。孔子正的妻子很热情，知道来者就是那位给丈夫操刀的医生后，这位同是"妙手回春"的受益者只是将感激和热情表现在脸上和敬烟上茶的行动上。她坐在一边听他们说话，倾听时从不插话，偶尔朝廖化点点头，显得对他的话题非常感兴趣。

廖化今天带来了一份中英文对照资料。资料以确凿的事实证明，男性的包皮垢菌与女性子宫颈癌的发生有密切关系。而关于这一点，世界上的男人女人几乎毫无意识。资料还显示，据统计，非犹太妇女得宫颈癌的几率比犹太妇女高百分之十五至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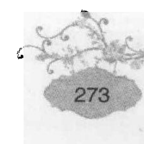
这个统计数据引起了孔妻的惊讶和好奇，她用女中学生般的表情问为什么，为什么犹太妇女比非犹太妇女特殊?

廖化感到今天的登门实在英明。一个坚固的堡垒久攻不下时，直通堡垒的另一通道出现了。他想若能打通这个通道，拿下这个堡垒就指日可待了。割男人的皮，重要是突破女人关。他再次重温了"上海经验"的普遍意义。当前，他的目标是孩子，母亲的意志便具有决定性意义。他想，若要争取广大的母亲，必先争取眼前这位校长夫人。他开始兴奋起来，像运动员刚刚进行了热身，体能如同经过了发酵，有点不可遏止地要释放出来。

廖化说，这一说，就要说到神话了，可是这神话后来被医学证明为神奇。这个神话来源于基督教的《圣经》，在圣经的"创世纪"里，上帝耶和华命令所有以色列男婴出生后的第8天要割去生殖器包皮，作为以色列人与神建立誓约的标记。《圣经》中还有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在儿子撒出生8天后给他割去包皮的记载。这"仪式"几千年来在以色列民族中延续下来，这就是为什么犹太妇女患宫颈癌的几率小于非犹太妇女的原因。

孔妻说，要真是这样，这不像神话，倒是几千年前就被上帝预见的科学了。

廖化正盼着这话。他喝口水润润嗓子，说，不管神话还是科学，人类男性为包茎包皮所受的苦是千真万确的。割皮"仪式"为什么定在男婴出生



后的第8天进行，千百年来一直是个谜，直到近代，这个谜底才被揭开。本世纪五十年代初，科学家在食品中发现了一种物质，被称为维生素K，可防止婴儿出血。维生素K可以促进血凝素在肝脏合成，而且可由人体小肠的细菌合成。由于新生婴儿小肠内的细菌不多，维生素K缺乏，血凝素含量相对较少，故容易引起出血。科学家进一步研究婴儿在发育过程中维生素K的合成情况时，发现婴儿出生第3天，血液中血凝素的浓度只有正常值的百分之三十，第8天则达到百分之一百一十，然后再降回到正常的浓度。因此，在缺医少药的人类远古时期，选择割除包皮的时机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孔家只闻挂钟的滴答声。

这些话，廖化都曾断断续续给孔子正说过，孔子正总是个刀枪不入的钢面人，而此刻他相信，这些话在孔妻身上发生了作用。

第二天上班不久，廖化意外接到孔子正的电话，他说，你来讲你的座吧！廖化捧住电话问时间，孔子正说星期六礼拜天都行，家长休息。廖化问谁通知，孔子正那头停了一下，大声说，你！廖化有点结巴，我我了半天，孔子正说我啥我哟廖医生，我服了你了！不过我们得有个君子协定，讲座上不许为联合医院作割皮广告！廖化赶紧表态：只宣传卫生保健知识，只接受咨询，绝不做广告，绝不拉客！孔子正那头忽然爆出大笑，说，不定哪天你就成个拉皮条的了！

放下电话，廖化眼前老是浮现孔妻那张洗耳聆听的脸。他想你孔子正哪是服我呀。又一笑，心说，谁是拉皮条的，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有件事，让廖化一想就有些痛心，就在“英才行动”实施后不久，孔子正那位温和娴静的妻子就因患子宫颈癌病逝了。天知道孔妻之死与其夫的生殖器疾患是否有关，但此事对廖化后来反思当初实施的“英才行动”时提供了强大的心理支撑。

廖化的讲座分两批在英才小学的小礼堂进行，每批来的家长有三四百人，绝大多数是母亲。这在廖化的预料之中。没料到的是，学校的男女教师也分两批全部旁听了讲座。

廖化一般性地讲解了男性生殖器的生理构造后，又讲述了在孔家夜谈的内容，并介绍了目前此手术在国外实施的普遍性和在国内的落后性，

最后重点讲此疾患的症状及危害。讲座只进行了大约一堂课的时间，一讲完，廖化就被团团包围了。家长们问得最多的是安全和疼痛问题，环切术是人切还是机器切。廖化说是人机结合，十分安全，微痛但局部麻醉，用羊肠线缝合，伤口不用拆线，两周左右线头自然脱落，术后护理和换药都很方便。家长问除了联合医院，省市的大医院也做这手术吗?廖化说在全省和西邑市，能做此手术的，联合医院是独此一家。而联合医院是上海来西邑开办的分院，联合医院做这个手术目前全国领先。问及费用，廖化说，在上海，手术费和术后医药费全包干是500元，考虑到西邑市的实际生活水平，费用减半，250元。

廖化离开英才小学时，天黑了。在一个黑暗的拐角处，一条人影闪过来拍了一下他的肩，吓了他一跳。孔子正说，廖医生，如愿以偿了吧?廖化说，西邑不是上海，风气未开啊。孔子正说，史鉴，开启民智从不曾毕其功于一役。廖化说，我现在是半个商人，商场如战场，一万年太久。孔子正说，总不至于颗粒无收吧。廖化说，如果只收入颗粒，岂不是聊胜于无。孔子正说，一根火柴蒸不熟一个馍。廖化说，有时候，一根火柴可以蒸熟1000个馍。孔子正停了脚步，忽然大笑，说，不可能的，廖医生，那是神话!廖化说，孔校长，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了，这是个创造神话的时代，神话每天都在产生，而创造神话的都是人!

那次讲座之后，联合医院的包皮环切手术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见明显的增长，廖化查阅了手术记录，正如孔子正所说，并非颗粒无收，但来自英才小学的病员也就3例。他对医生们开玩笑说，一个讲座，多收了三五斗。

廖化这天在朝雨厅的沙发上躺到酒楼关门，后来两个服务生把他架下楼送上了出租车。他很少喝醉，刚当医生时几乎滴酒不沾，后来下了医海，酒量与胆量一起看涨。有次醉酒后，他感觉生活就像一个酒缸，人整天都泡在酒缸里。今天他本是可以不醉的，没有对斟对饮，没有劝与被劝，没有灌与被灌，没有求与被求，没有场面的功利脸面的压力，但他却掉在酒缸里爬不出来。这源于一个困难的决定：是否去监狱看孔子正。不去恐有后患，去了怕惹来后患。在决定与否间，酒便充当了一身事二夫的角色，一

杯一杯地落肚。酒啊，你这个没有贞洁的荡妇！他突然没头没脑地对开车的司机咆哮。

十年前，一位西邑日报的记者的月收入只有600元。这个收入水平给廖化的"创意"再添了一分信心。给孔子正提成，是廖化的处女作。他基本上是带着"童身"来的西邑。他想要在西邑立足生根，必须坚决地"献身"，多少医生多少医大毕业生早就迫不及待地"献身"了。他后来为自己是否"献身"犹豫不决感到好笑，笑自己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虚伪。他算了一下，按每人手术包干250元，英才小学若能达到1000人，收入总额是25万元，若按百分之十，孔子正便可拿2.5万元。在当时的西邑市，这应是一个比较惊人的数目了。这个惊人的数目，孔子正敢拿吗？

廖化那天在朝雨厅借着酒劲对孔子正说出这一想法后，孔子正眼盯眼地看了廖化一阵，拎起酒瓶将两人的杯中斟满了，先自一饮而尽，随后望着举在空中的空酒杯慢吞吞地说，廖医生，你说，这百分之十，和我承担的风险相称吗？廖化端起的酒杯，一时送不到嘴边。孔子正这时身子一仰，清晰地传过一句话来：廖医生，应该是百分之二十。

廖化头皮一麻，脑子一嗡，酒劲顿消。

孔子正这时冷笑了一声，说，谁不知道如今的医药医疗是暴利行业？又苦笑了一下，告诉你廖医生，我父亲临终住院花了我半辈子的积蓄。我乡下的弟弟一个阑尾炎手术，县医院收了他1500块钱，是他们全家三年的年收入。我小妹妹难产，妹夫不肯送县医院，因为他拿不出听说需要的2000块钱，结果我妹妹大出血死在乡卫生院……廖医生，我活了大半辈子，现在才明白，你们医院，是个吃人喝血的地方哩。

廖化忽然牙痛，嘴上还在解说手术的成本医院的费用以及微薄的利润，孔子正头一仰一杯酒又下了肚，再看，变了一张凶狠的脸，且紫胀出汗星子，眼眶好像也是湿的，大声地嚷道：你跟我算啥账哩，卖衣服还有个批发价哩！

酒喝到快半夜时廖化才答应的孔子正。他心里直叫唤：好你个为人师表的孔子正！

朝雨厅之后三天，廖化给孔子正送去了预付金。5天后，孔子正作出了英才小学全体男生做割皮手术的决定。

廖化这天回到家就吐了。吐清醒后，他决定了，去探监。

五

现在该说第三个男人熊村了。

熊村是英才小学语文老师秦虹的丈夫。学校那天通知老师们和学生家长一起听讲座后，秦虹回家让熊村第二天也参加。熊村听说是关于小鸡鸡的，不肯来，说你既是老师又是家长一身兼二任，你参加不得了。秦虹说，这是关于你们男人的，光我听有啥用?熊村说，嗨，稀罕哩，医院的割皮讲座开到学校了!秦虹我对你说，这个讲座来者不善哩。秦虹说，管它善不善，听听没害处，还怕他把你割了咋的?熊村嘿嘿笑道，割我的大头吧！不过，得提防他们割我的儿子。秦虹说，你到底去是不去?熊村说，明天我实在没空，要跟几家医院结账。秦虹说，是你结账重要还是儿子重要?亏你还是学医的，5年大学白读了，这样麻木不仁！熊村见秦虹动了气，只好说，行行，我去我去，我还真想开开眼界，听听他们咋讲这个讲座哩。

听完讲座，秦虹向熊村问感觉，熊村说，那个脸上长痣的医生在下套哩。秦虹说，套啥?熊村说，层层套，医院套学校，学校套老师，老师套家长，家长最后套孩子。秦虹说，人家让你的孩子去割了吗?熊村说，如果最后没人让我的孩子去割，就是我错了。秦虹说，你以为世上的人都像你们，以拿钱套人为职业?这次是熊村生气了，看秦虹挑衅而又不屑的表情，他更来气，说秦虹你咋恁不讲理哩，吞扁担横肠子地说横话！他指的理是指他所从事的职业给这个家庭挣回的钱，这钱使这个家庭越来越小康，这明明是硬道理，秦虹一边享受它一边还朝它吐口水，这气人不气人?可他又不好把这话挑明说，不然他的有理会变得没理；得承认，秦虹一名小学老师的工薪，虽然与他拿回家的钱无可比拟，但她的钱确实比他的来得干净。于是，熊村的硬道理难免有时候会成为软肋，一旦夫妻间发生龃龉，不争论。不争论并不等于不生气，不等于没看法。

秦虹那天见熊村气紫了脸，心一软，就不再说什么。但她不认为自己没理，熊村对事关儿子的健康与未来与幸福的事不上心才是没道理。

回家一吃完晚饭，秦虹就将上三年级的儿子熊震拉进卫生间洗澡。儿

子不肯，说昨天刚洗过，今天咋又洗哩。秦虹不由分说，三两下剥光了他的衣服。熊村心知肚明，便从虚掩的门缝朝里看。秦虹先是弯腰弓背站着洗，打皂搓洗的动作十足的粗枝大叶。很快，她就蹲在地上了，脸正对了儿子的小鸡鸡，显出沉思的模样。她慢慢地伸出手去，将那小东西用食指和中指轻轻地夹起来。她近视，卫生间雾气大，眼镜失效，她只得将脸凑近去。熊村直想笑，心想结婚十多年了，她还从没这样看过他哩。秦虹小心翼翼地将小东西前后推了推拉了拉，这下儿子就忍不住咯咯笑了，说，妈，你看啥哩?秦虹严肃地说，看它干净不干净，不干净，会生病。儿子身子像蛇扭，直往后退，连声羞羞羞，忽然一抬头，妈妈，爸爸在偷看！说着两手捂裆，弯腰撅腚，做了一个非常经典的玛丽莲·梦露动作。秦虹回头说，熊村，要看进来看，你真得看看哩。熊村就进来了，说看啥哩?秦虹说，还能看啥哩?熊村只好弯下腰来，儿子却不让看了，一下缩到墙角，两只手全面戒严，大叫不看不看，快穿衣服，我要穿衣服！秦虹这时柔声笑语地说，震震乖，叫爸爸看看嘛，爸爸也是男的，怕啥哩。儿子愁眉苦脸地说，你们看啥哩，你们今天都看啥哩！秦虹说，震震你还小，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它很重要很重要，它千万千万不能生病。儿子说，它没病嘛，好好的哩。秦虹说，有病没病，爸爸一看就知道了，爸爸是医科大学的大学生。儿子还是不肯，说我不嘛我不嘛。秦虹说，震震你别怕，爸爸又不吃了它割了它，只看看嘛。看了没事，将来你长大了，它就跟你一样，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熊村其实是一百个不情愿，无奈之下只好说，震震，爸爸只看一下，就跟老师检查作业一样，说着蹲下身来。儿子叫喊也没用了，无辜无助的样子。他的两只手被熊村挪开了。熊村装模作样地看了看，欲起身来，秦虹按住他，说，你看仔细哩，它皮紧哩。熊村不好在儿子面前说什么，身子刚一动，又被秦虹按住了：你没看见，只漏勺那点小孔孔。熊村起身脸对脸朝秦虹一瞪眼睛，说，我看仔细了！说完出了卫生间。

秦虹给儿子穿好衣服，让他在房里做作业，转身来厅里对看电视的熊村说，熊村，震震是包茎哩。熊村摇头道，我看你是中了那个医生的邪了。秦虹说，啥邪不邪的，这是科学。中国人几千年既不懂又不重视这门科学！熊村说，秦虹，我以一个医科大学生、一个父亲的名义，郑重地告诉你：震震没事。秦虹说，你学的是药剂，泌尿外科、整形，你也懂?熊村说，我承认

我不专业，但我是个男人，起码我懂男人吧？秦虹说，那不见得，我是女人，很多女人的病我还一无所知哩。熊村想说什么，想起“不争论”理论，就闭了嘴。但争论不争论这次不以熊村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秦虹紧追不舍：熊村，震震到底是不是包茎？熊村耐住性子说，我再说一次，不是。秦虹说，是不是，你说了不算。熊村说，是不是，你说了也不算。秦虹说，那我们哪天领他去看医生。熊村说，那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医生百分之二百说，是！是，那咋办……秦虹嗫嚅。熊村警觉起来，你是不是想叫咱震震挨一刀啊？秦虹说，挨不挨，总得先看看，看了放心。熊村忍耐不住了，秦虹你还是个老师哩，一个医贩子的广告讲座，就弄得你杯弓蛇影，你咋恁地轻信？秦虹这时红了脸，抬抬眼镜说，正因为是老师，才更应该接受新事物，相信新科学。你们男人就是粗心。我们只有一个孩子！熊村说，所以谁都利用这种心理。秦虹说，你固执！熊村说，和你比，我小巫见大巫！秦虹说，你没有做父亲的责任心！熊村说，我们没有向那医院割皮献血的义务！

熊村关了电视出门去散心。秦虹进房对儿子说，震震，星期天妈妈带你去看病。熊震在用于矫正弱视的眼镜片后面露出两只惊恐的眼睛，说，妈，我又没生病，看啥病哩？秦虹没好气地说，看小鸡鸡！熊震怯得人缩小了一圈，挤出一点点声来，小、小鸡、鸡……咋啦？秦虹说，不咋啦，小孩子都要检查，就跟老师检查家庭作业一样。熊震的声音细如游丝，妈妈，我怕……

震震觉得自己好好的却要去看病，又是关于小鸡鸡，怕是自然的，怕里还有说不出的委屈。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震震对自己的小鸡鸡没有主权。这一点，熊村和廖化两个学医的男人都意识到了，区别在于割自己儿子的皮，熊村的认识正可谓“切肤之痛”。

熊村那段日子没少和秦虹争吵。这次他一反“不争论”原则，态度非常强硬。秦虹说，你听听那歌里是咋唱的，世上只有妈妈好！熊村说，那我就当坏爸爸，当到底，震震不准看医生！

秦虹得不到丈夫的支持，儿子又不肯配合，她的态度便有点降温，加上兼了班主任，杂事多，这事就渐渐放下了，一拖就是一个多月，她也不再提起。

六

廖化对于多收了三五斗只是表面的悲观，心知有一个慢热过程。讲座形同播种，而种子出土成苗是需要时间的，这中间必须有一个加温催长的环节。让孔子正拿提成就是这个环节，没这个环节，种子就会烂在泥里。

事实上，种子正在悄悄地孕育，生出根须，扎进泥土。它们仿佛只待一个大日头或是撒上一层灰肥，便会争先恐后破土而出。那些听过讲座的母亲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自己儿子的小鸡鸡倾注如此这般的感情；与秦虹卫生间给儿子洗澡相同类似的情景，出现在成百上千个家庭，她们专注的表情，谨慎的观察，惊警的审视，蔚为大观。一个被她们司空见惯的小东西，忽然间变得陌生起来。她们极有分寸地、近距离地、忐忑地接近它们，有意无意地触摸翻看它们，心中的疑问疑虑和忧虑犹如丰收的葡萄园，一串又一串。母爱之精微之博大，于斯而著。同为妻子的母亲们，继而将她们细腻的女性之爱倾注于丈夫之身，这时候，她们不再有面对儿子的小东西时有的羞涩，而更像一个外科医生，职业而冷静，温婉而从容。她们一遍一遍地询问，询问的对象既是丈夫的又是儿子的更是男人的。她们从丈夫的童年问起，一直问到现在和将来。其中一些母亲或妻子还真看出问出了问题，让她们的儿子或丈夫成了廖化那多收的三五斗。

有天下班回家，秦虹对熊村说，学校通知了，全体男生集体做包茎包皮手术。熊村一听脑子就炸了，两只眼睛像冒火的烟囱。秦虹闪开眼，说你大惊小怪个啥呀。熊村说，我当然要惊要怪了！秦虹说，又不是上战场。熊村腮帮子鼓出肉梗梗，说，这比上战场还可怕。秦虹说，怕啥?熊村说，怕人把我儿子拖到集体屠宰场。秦虹笑道，我说熊村啊，你别杞人忧天了好不好，我们学校好几个学生已经做了，我专门问过他们的家长，没一个说做得不好。熊村说，谁想做谁做，咱家震震，不做！秦虹今天不急不躁。她想她必须努力达成夫妻共识。她是班主任，后面肯定还有更多更难的工作等着她，连自家的工作都做不通，如何能做通五(2)班的三十多个家庭?她拍拍沙发说，熊村你坐下，我慢慢跟你说。熊村不坐，颈项强直。秦虹见状更觉可笑，说，熊村，你曾经教导过我，下个世纪是预防医学的世纪，你咋忘了哩?熊村说，风马牛不相及。秦虹说，孩子的生殖方面疾病就不该预防?

熊村说，问题的实质不在该不该预防，在孩子入套了。秦虹说，你这是职业病，是思维定势。秦虹的话虽然含蓄，熊村响鼓不用重敲，快速反应道，只有职业人才深谙其道。秦虹啊，你对社会的了解还很不够很不够啊！秦虹说，够不够永远是相对的，比如你懂医，但是对这个手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你未必有足够的了解。这也是你的局限性。人都有局限性。熊村这时一屁股坐到沙发上，说，秦虹啊，震震确实是一切正常、万分正常，像早上出太阳夜晚出月亮一样正常，像人直着走动物爬行一样正常，你们别没事找事好不好？男孩发育到一定阶段，它自然而然该卷就卷该露就露了。你说我正常吗？我割了吗？你发现我哪点不正常吗？它发炎生癌了吗？它危害了我和你吗？它影响我们夫妻生活了吗？你觉得我还不够阳刚不够男人不够顶天立地吗？

秦虹一时没话。她没法正面回答熊村的一连串掷地有声的反问，但心里藏着一个想法。在熊村之前，她曾有过一个男友。经历过两个男人，心细的女人偶尔比较一下是难免的。她不知前男友是否有过手术，而熊村的不够体积却显而易见。这不带情感成分的一闪念丝毫不影响她对熊村的感情，但有一点她是有体会的，在没开始之前，两个男人经由她的视觉给予她的兴奋程度还是存在着差异的。由此，她认定那个姓廖的医生关于手术利于发育的说法不无道理。她想在这件事情上，女人比男人更有发言权。想到这里，她就发言了。她说，熊村，咱把垢菌不垢菌发炎不发炎还有癌不癌的都撇到一边，至少，这样做有利于震震的茁壮成长。我俩大小都算是读书人，咋就不能意识先进一点超前一点哩？中国人往前进一步咋恁难哩？熊村说，中国几千年没人做这手术，如今人口12亿！要那玩意儿先进、超前作啥哩？尸求用！秦虹忍不住扑哧一笑，说就是尸求用，要不，以色列人为啥恁优秀。人家千百年前就开始做了，千百年后外国都在做，说明了啥？说明它正确。熊村黔驴技穷，说，外国是外国，中国是中国，这件事你也崇洋媚外？秦虹说，这是科学，科学不分种族，不分中国外国，咋叫崇洋媚外哩？熊村说，我也不是说一律不做，我是说有问题就做，没有就不做，这才是科学的态度。秦虹说，做了有益无害。熊村说，秦虹啊，这真的没有必要！秦虹说，学校已经定了，于公于私，都得做。熊村说，你们学校混账！秦虹忍不住愤然回道，你才混账！熊村说，那个医生混账！秦虹说，愚昧才混

账！熊村跳将起来作狮吼，这世道混账，混账到要宰割我的儿子！

听到爸爸妈妈吵架了，关在房间打游戏机的熊震开门出来，不安地朝两个人看。熊村过去将儿子拉到秦虹面前，对他说，震震，妈妈要带你去医院割小鸡鸡，你去吗?熊震调头就往房间跑，挨了一刀似的尖叫：我不去不去不去！我不割小鸡鸡！秦虹这下勃然大怒，熊村，你咋恁无赖！你吓着孩子了!说着去儿子的房间，门却从里面锁上了。秦虹拍门说，震震，你开门，别怕，爸爸是胡说八道吓唬你的，不是割小鸡鸡，是割一丁点皮，不疼……震震你开门，听妈妈说……儿子在里面哭叫，我不开不开，不开门不开刀也不割一丁丁点皮！秦虹说了劝了解释了安慰了半天，无果，转过身来，热泪两行，一声不吭，怒视熊村。有顷，她抓起沙发靠垫，双手高举炸药包似的，朝熊村脸上奋力砸去。

七

熊村与孔子正几乎没有任何接触，但他关注了孔子正十年，也等待了十年。他关注孔子正的一切动静，等待一个十年悬疑的破解。十年后，他和廖化一起坐在了法庭的旁听席。他们照了面，廖化早已忘了他，他却想，就是烧成灰，我也认得你这张脸。而廖化出现在旁听席，更加强化了他的内心认定。他一直注意庭审时廖化的表情，宣判后廖化提前轻松离席的样子，让熊村心中的疑案成了铁案。他来旁听，是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廖化来，是希望他的判断落空。廖化的目的达到了，他心中的铁案却只是一个自我感觉的铁案。

法庭没有给熊村证明他想证明的东西，熊村便想自己来证明。他和廖化一样，都想到了去看孔子正。

熊村现在的职业身份是西邑市药品监督局监察科科长。此前，他是一名药品推销员。大学毕业后，他去一家医药公司当了“医药代表”。这个词很新鲜。他以为这是一个为公司也为自己撑门面挣面子的工作，进入后才知道就是跑市场。多年来，中国流行“文化搭台，经贸唱戏”，文化颇有些闺秀落入风尘的凄苦相，但文化毕竟是一件漂亮的衣裳，可以不让经济赤身裸体且优美堂皇。譬如“医药代表”一词，无论是听来还是从字面看去，它

都让人感到很文化很庄重很优美，美得就像先进代表妇女代表艺术代表人大代表。熊村的代表当得很出色，三四年时间，他就搞定了二十多家大小医院，每天的工作就是跟医院药剂科长、医生、科主任、院长副院长书记副书记打交道，交道的内容就是谈药品进入的折扣回扣。回扣的通常做法是主攻药剂科长，药剂科同意药品进药房后，再攻科室和医生，然后药房根据医生标明的个人编码统计其处方量，药房和医生与厂家一月一结账，按达成的比例各得其所。这是一个既公开又隐秘的操作流程，一个既紧密又松散的联合体，一个不见文字的契约，又是一项磨炼人心的社会工程。熊村开始并不适应这项工作，有时候心也磨得出血，时间一长，心就不知不觉生出一层茧子。他胜任愉快，很快娶妻生子，家庭也因之提前进入中产。

熊村离开那家医药企业已经三四年了，那时他已经做了"医药代表"们的主管。辞职时公司老总很惊诧，他只说这行干腻了，想换个环境。公司竭力挽留，他坚辞。半年后，他参加了市里的统一考试，当了一名拿固定工资的公务员。曾经与鼠同眠，故而更懂老鼠。曾经毒过，所以更毒。他成了药监局里的"毒鼠强"，几年间为政府和企业挽回损失两千多万元。他决定辞职秦虹是同意的。他知道秦虹是被吓的，有一年，3家医院的药剂科长相继倒掉，公安人员从一个药剂科长家里光现金就抄出了150万。秦虹却不知道，他的离职与此无关，而与英才小学的那次集体手术有关。自那以后，他就隐约萌生了退意。从医药企业到政府职能部门，从医药代表到药监局的科长，他自称是"从良"。他有天对秦虹说，我这些年的经历可以写一部小说了，题目就叫《从良记》。他看过一部当代小说，小说里说，教育越来越成为一项血腥的投资，他就想，医药医疗行业又何尝不血腥。他的最大"客户"是一家省级医院，医院的医生除了拿医药厂商的回扣，医院另有奖励，开出的检查项目和住院单分别按费用的百分之二十和百分之五提成。几年间，他是眼看着医生们一个个又分房子又买车，医院的高楼大厦也一栋接一栋，一栋比一栋气派豪华。

熊村最终下决心不当"代表"，也与这家医院有关。有一天，他在医院碰到一位小学同学，小学同学的儿子患了白血病，在这家医院治病两年。同学夫妻俩人一月不到两千元的工资，两年里，同学卖了房子，仍负债几

万。那天他去看望同学的儿子，发现其每天服用的维持剂量的药品“血乐欣”，正是出自自家公司，且是经自己的手进入医院。不用问他也知道，这药到患者手中，药价已翻了几番。看着同是骨瘦如柴的同学父子，他差点没掉下泪来。回家后的那晚他像生了病，人木木的，恹恹的。秦虹究问，他说了白天的事。又说，我赚了同学的血泪钱。秦虹听了无语。后来他出去了，快半夜才回来。秦虹看他在写辞职报告，大吃一惊。他说，我回家了一趟。我爸调侃我，说咋快认不出你是我儿子了?他说他正在重读一本书，他说一百年了，现在的中国文化人还不如晚清的文人。熊村的父亲在师范大学教历史，是晚清史的专家，但在很多人眼里一直是个刻板的学究形象。爸说，崩溃了，没指望了。秦虹说啥意思嘛，你那个爸也太有文化了，总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说完就离开了。第二天递了辞职报告后，他找到同学租住的一间小屋，送了同学一万元。那一刻先是同学哭了，后来他也跟着掉了泪，两个男人各哭各的意思。

十年来，熊村不仅一直关注孔子正，同时一直关注震震的小鸡鸡。如今震震已考上大学，他很少再有关注的机会，秦虹更是无缘得见，便总向他打听:喂，震震他，正常吗?他总是这句话:一切正常。茁壮吗?秦虹有时这样悄悄地笑问。他也笑答:茁壮，而且成长。每逢这时，秦虹的眼角嘴角总有抑制不住的喜气往外冒，在熊村的感觉中，那喜气里还有一种幸亏当初的得意，同时暗含了对他当初拼命阻挠与她吵闹的责备。有时他反问秦虹，难道当初不做它就不茁壮不成长吗?秦虹拧眉一哼:难说哩，谁知道后果咋的!孔校长他老婆咋死的?男人不替自己想，也该替女人想。不替震震想，也该替震震将来的媳妇想。他说，震震是不是白挨一刀也难说哩。秦虹便横他一眼，再骂他一声“犟驴”。

这头犟驴最终没能犟过秦虹。十年前，秦虹是全校第一个支持男生集体做割皮手术决定的班主任。她第一个率先表态让自己的儿子去联合医院，第一个在决定宣布后的当天就在班上宣布了学校的决定。学校还将全校班主任对学校决定的执行情况列为年度考核的目标之一。那时，秦虹即将提升年级语文教研组组长，且被列入校领导的后备人才，她的积极表现可谓忠爱两全。但她难过家庭关。她和熊村哭闹了一个星期，连“离婚”这个词都在婚后十多年第一次脱口而出。晚上哭闹过了，第二天一早，秦虹

换上一脸明媚的春光，走出家门来到学校，还要利用空余时间做很多家长的工作。谁知道呢，白天的秦虹和晚上的秦虹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秦虹有天晚上又和熊村吵闹时，熊村说，秦虹啊，你咋像个疯子！

熊村坚持说这是一笔交易，坚持说挨刀是小，蒙哄是大，是羞耻，是明明白白的入套。秦虹一句话就把他灭了，她说，你成天干的就是交易，所以在你眼里的一切都是交易！

打此以后，一场持久的家庭纷争以熊村的失败结束。

失败后的熊村陪着秦虹一起将震震送到了联合医院。

学校安排男生分期分批做手术，每期每批的男生都在二三十个。那天，熊村看见二三十名男生被家长们领着牵着排成串儿走向医院时，男生们个个哭丧着脸，有的脸上悬着泪珠，有的试图临阵脱逃，拼命挣扎，有的还没挨刀就发出比挨刀还痛地叫。那一刻，熊村在心里不断念叨"史无前例"这个他从小就烂熟于心的词。后来又想，在这个天翻地覆的年代，史无前例的事浩如烟海，自己不也在干着史无前例的事嘛。眼下，男人的皮要割下来，女人的膜要补上去，不也是史无前例嘛。

那时，联合医院使用的还是一般的环切仪器，不像现在，已经用上了CHRIIID型包皮包茎整形治疗机、微米电子刀、气囊扩张器等先进设备，所以孩子们还是无可避免地流了血挨了痛，也算是这批割皮的先行者为人类新兴的医疗事业做出了自己无愧于光荣的贡献，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尽了一个准公民的义务。那天，联合医院忙得像打仗，医生护士一律将手术简称"电鸡"。熊村只听见他们隔一会儿一叫：第一例电鸡，第二例电鸡，下一个电鸡消毒，电鸡包扎完毕……熊村看见，那张有痣的脸在整个手术过程中指挥若定，两眼发光。

术后的男生们在家休息了3天。3天的时间不足以让他们像往常一样行走，上学的第一天，他们基本是被家长背着搀着自行车驮着送到学校。熊村那天将震震背到校门口就不进去了，让他自己上3楼的教室。这时，他看见许多术后的男生一个个脸上含悲忍痛的表情，他们全都爹着两腿缓慢而沉重地行走，一副昂首挺胸即将临盆的孕妇模样，不少人龇牙咧嘴齿缝咝咝。一群好似"带镣长街行"的小男子汉，被更大一群女生围观，她们全都发出咯咯的笑声。有个男生恼羞成怒，对女生们开骂，却什么也没骂

出来，干瞪着凶狠的眼睛。有个叫钟马的男生硬撑着显出若无其事和无所畏惧来，六年级一个疯女孩冲他大喊："种马"，你背诗啊，背"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种马"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女生堆里已经笑疯了。

英才小学当年全校的男生是1023名，最后做了手术的有602名，百分之五十多一点。其余不足百分之五十的男生，学校未予强迫。学校当初的"决定"中也只是号召和动员，并没有必做的强制性规定。熊村后来对秦虹说那些未做的男生们幸免了，秦虹说，幸免不幸免，长大了成人了结婚了才知道。

602名学生的医药包干费总额是15万余元，按百分之二十的比例，孔子正所得3万元。这笔钱廖化给得很爽，一天也不拖。给钱那天，他和孔子正在阳关酒楼朝雨厅都喝高了。

"英才行动"之后，廖化趁热打铁扩大战果，在其后近一年的时间里，又一一拿下5所小学，后遭学生家长抵制和投诉，媒体相继对此提出质疑，西邑市卫生局紧急叫停，这一极具创意的集体割皮行动才从此偃旗息鼓。但此时的西邑联合分院已羽翼渐丰，像只饱食的鹰，在西域辽阔苍茫的天空惬意地翱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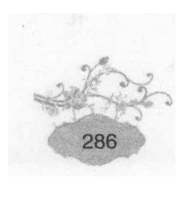
八

廖化比熊村先行了一步。

孔子正服刑的监狱所在地几十年来都叫青谷劳改农场，直到1995年才和全国的劳改农场一样，全部改称监狱。

距西邑市约三百里的青谷监狱管理局辖下共有15个监狱，孔子正在第3监狱。廖化去的那天，犯人都下地干活了，孔子正没去，靠着监舍的墙坐在矮凳上笼着袖子晒太阳。他闭着眼睛，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从容而慵懒。廖化叫了一声，他的眼皮像一把撑不开的伞，用了很大的劲才渐渐张开。他没有显出吃惊的样子，身体动了一下，将廖化从上到下来回看了几遍，脸皮横竖扯了几下，半天才悠悠地说，哦，是廖院长……

管教干部这时拿来一个高凳让廖化坐。廖化坐了，又觉不妥，他让孔子正坐高凳，自己坐矮凳。孔子正不推让，坐到高凳上，这样，矮凳上的廖



化就成了仰看。这瞬间的感觉让孔子正很受用，抚慰了他苍凉的心。他想这时候的廖化当然应该如此。他想他若是说出那3万块钱，不知还会引出另外几所学校的多少万。他想他这时完全可以以恩人自居、以仗义自傲，所以，接廖化递过来的烟时就像接下属送上的一份文件，廖化弯腰给他点烟时，他舒坦得像个爷爷。

廖化一直将莫可名状的笑挂在脸上。他不知第一句话该说什么，他的非凡的口才这时完全派不上用场。他想第一句话无论说什么都不合适。他倒是希望孔子正能开口破了这窘境，将他解脱。孔子正却似乎存了心要让他难堪，一直不说话。

一根烟抽完，孔子正将烟屁股在凳腿上摁灭，然后两指将它碾成碎末，突然说，寥院长，你今天咋不穿西装？

廖化愣着，坐得中规中矩。

孔子正斜觑了眼，说，我记得你从来都是西装笔挺的。是不是担心你的西装领带会和我这身背了白杠的囚服不谐调啊？

廖化说，孔局长……

孔子正说，我不是局长。

廖化说，孔校长……

孔子正说，我也不是校长。我现在是阶下囚。

孔子正眼射寒光，看得廖化心里发毛。他说，孔校长，我来……是真心诚意的……

孔子正说，是真心诚意的感激，还是真心诚意的道歉？

廖化喏喏道，也许……都有吧……

孔子正哼了一声，说，有这个必要吗？这种时候的感激和道歉都是毒药，只会加速我的腐朽和死亡。

廖化不知所措。

孔子正说，廖院长，倒是我应该感激你哩，没有十年前你给我上的那堂生动的社会人生课，我孔子正很可能至今还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书呆子！

廖化扭头望远，目光空洞。

孔子正说，当然，我还得感激你在我坐牢之后来看我，还拎来这大包

小包的，难得你有颗慈悲心哩。其实用不着了，我这张嘴比我的心还死，如果还有啥秘密，我会让它和我一起进坟墓的。

廖化感觉自己像只猫爪中的鼠。他想你孔子正该恨该怨该挖苦的是你自己，你不拿这个3万，还会拿另外那个3万。你这个书呆子变成贪官囚犯也是迟早的事，当初要钱时是何等的狮子大开口。想到这里，他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尘土，说，孔校长，我知道，现在我说什么都多余，我只希望您能健康地提前出狱。如果那时候您和我都还在西邑，若有什么困难，您尽管找我。

孔子正转过脸去，眼睛像一把锋利的镰刀，钩住远处一垅越冬的小麦。其实他更想将这把镰刀钩在面前这人的脖子上，然后用力一拉。他没说错，这时候说什么都是多余。至于刚才那些话，都他妈狗屁不值！把当年的集体割皮和如今声名显赫的西邑联合医院连起来一想，更是心如刀割。他回头一声冷笑：廖院长，你修成正果了！

廖化摇头装傻：我……不明白……

孔子正说，十年前在阳关酒楼，你说你这辈子的理想就是丢下手术刀，十年后果然就丢掉了，岂不是修成正果？

廖化手捏来揉去，说，那时候，我少不更事……十年了，不还是窝在那块巴掌大的地方嘛。

孔子正说，有天在《西邑日报》上看到你的光辉形象，我回家对我老伴的遗像说，老伴我告诉你啊，当年的那个廖医生如今是成功人士了，他放下手术刀，立地成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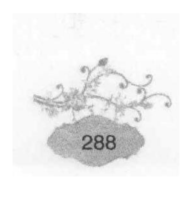
廖化有点悔来青谷。孔子正此刻的目光才真正是一把屠刀。他不想待下去了，他想他做了他应该做的，再没什么可说的了，更不想与孔子正争论。他从衣兜里摸出一个信封袋，双手递给孔子正。

孔子正只瞟了一眼，就把目光移开了。十年了，他太熟悉信封这种东西了。过了很久他才扭过头来，斜眼看信封，下巴轻轻一挑：啥东西？

廖化暗笑。十年前在阳关酒楼，他将一个病案袋递给孔子正时，他也是这样一字不差地问了一句。

廖化说，信封。

孔子正不停地磨牙帮子，左看右看，看了又看，又将廖化囫囵看了一



遍，小声说，多少？

廖化说，3万。

孔子正眼睛倏然大张，又大又亮，亮得太阳都从里面反射出光芒。他的牙帮子慢慢地磨，然后由磨变成了咬。迟疑有顷，他四下飞快地扫了一眼，以花甲之年难得的敏捷，一把抓过信封，塞进了内衣。

孔子正是学历史出身，比较善于观今鉴古地思考问题。史鉴，武将不怕死，文官不贪财，方是清明政治；但在中国，这种理想的境界几千年来都是社会乌托邦。他想他之入青谷，没脱文官贪财的历史窠臼。不过，他认为眼下并非只有官才贪，有些人没贪不是他不想，而是没有贪的资格或机会，一旦有了，人人无师自通，他不过是运气背点罢了。最致命的是他"上面"没人。所以，他并不认为自己多么有罪，不认为自己应该承担全部责任，责任更大的肯定不是他孔子正。来青谷后，他几乎每天都要想到廖化，想那3万块钱。那钱是他的源头。他对廖化既恨又不恨，一切都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预料廖化会来青谷，他想他既然去了法院，就必然会来青谷。这期间他准备了很多话，比如问他为什么要去听庭审和听了之后的感受，问他在"英才行动"之后又支出了多少收入了多少，还想和他讨论一下关于人性善恶体制利弊以及信仰有无对人的影响的哲学问题。当然，他还想看看他廖化有没有自觉性。没想这些都没来得及说，他廖化就扔下钱拂袖而去了。

不过，还不错。

熊村来青谷，令孔子正诧异。

孔子正并不认识熊村，熊村自我介绍后，他难免有点受宠若惊地哦了一声，说知道知道，秦虹老师的爱人，药品公司的医药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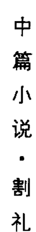
熊村说，我早就不当代表了。

孔子正这时正在那垅青绿的麦田里扯草；他从地里出来，和熊村并肩坐在田埂上，说，现在何处高就？

熊村说，市药监局。

孔子正又哦了一声，啥部门？

熊村说，监察科。



孔子正脑子飞快地转动，很快镇定下来。不过他揣摩，来看他的不是秦虹而是秦虹的爱人，这里面必有文章，这年月，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谁会拎了礼品来探监？

寒暄了一阵，孔子正开门见山说，无事不登三宝殿，熊先生请讲，此来何为啊？

熊村也不绕弯子，说，我想请问孔校长，不，孔局长……

孔子正伸出巴掌一挡：叫我孔子正，老孔！

熊村说，孔校长，我想请问您一件事。这件事情，不管您说出来不说出来，对您都无关紧要了，但我需要。我的需要其实只是一种心理需要。我向您保证，我的请问绝无任何企图，我只是想证实一下。

孔子正拍拍沾满泥土的手，说，你想证实啥哩？

熊村说，十年前，英才小学的男生在联合医院做了一次集体割包皮手术，我想问问您，当时您和联合医院之间，是否……有某种约定？

田野一下变得寂静了。

孔子正憔悴发黄的脸渐渐涨满了酒后常有的红潮。他收紧眉头，做出很生气的样子。他看熊村，熊村看他，两对眼睛胶着着。他想熊村本来想说另外一个词，后来改成了“约定”。他现在来问这做什么？十年了他都不问，现在他入狱了却来问，他会没有任何企图？

孔子正一笑，说，你啥意思？

熊村诚恳地说，真的没啥意思。就一个意思，有，还是没有？

孔子正挑衅地说，有又咋样？

熊村说，有，就证明了十年前我的预感是对的，十年的疑问就此画上句号了。

孔子正说，要是没有哩？

熊村说，没有，就证明我是个猜忌多疑的小人，以利我今后的人生反省。

孔子正又一笑，说，我明白了。是啊，人人都要反省。不过，我和你的反省不同，我是在监狱内反省，你是在监狱外反省。祝你好运哩，你怎么会是小人哩，你是堂堂的医药代表、监察科长哩！

熊村来之前就想过，就算真有那回事，孔子正既然不肯屈服于法律，

就更难指望他对他说出真情，但他还是来了。

熊村说，孔校长，几年前，我熊某人并不比现在的您干净到哪里去，但我是自动辞职的。我可以不辞职，还可能升到更高一层的位置。

孔子正说，那你为啥辞职？

熊村沉默着。

孔子正说，这正是你比我高明之处，得收手时且收手！我承认，我比你贪，行了吧？我这样回答，你该满意了吧？

熊村说，孔校长，我今天来不是和您讨论我们之间谁比谁贪的问题的，我只不过是想知道，当年，是否是一笔交易。

孔子正这时看熊村的眼光很凶。他终于说出了这个词。他想，你姓熊的一家三口住着240平方米的复式楼，比我孔子正孔局长的房子都大，都说装修豪华，家庭设施超现代化，你有什么资格来质问我，还在这里装模作样地充圣人。他想，你不过是金盆洗手快些罢了，跟婊子从良有什么差别，否则不定哪天和我一样！他想你姓熊的捞饱了，然后摇身一变由鼠变猫，竟然跑到监狱来想盘我这只死老鼠，没门！

孔子正气急败坏地站起身来拍打衣服，呛人的尘土在熊村的头顶飞扬。他说，熊先生，你心理需要，我孔子正难道就不需要？我告诉你，当年没有交易，只有科学和正确，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当年的孔校长还是个堪称垂范的校长，请你不要以“代表”之心度校长之腹！说完调头朝远处的监舍摇摇晃晃地走去，将熊村连同他带来的水果食品，还有准备自我反省的一肚子的掏心话，一起撂在了田埂上。

熊村追上去，铁门哐当一声，把他关在了外面。

九

熊村是背着秦虹去的青谷，他怕说了秦虹会阻拦。去前他也往好处想过，孔子正如今也许死猪不怕开水烫，或者良心发现，从而印证他的认定并非虚妄。他当然不相信孔子正的“堪称垂范”，那句“我孔子正难道就不需要”天机泄露。

这天回到家已是深夜，秦虹急得直叫嚷，说熊村你死到哪里去了，一

整天找不见人，手机也不开！熊村说我去青谷监狱了。秦虹说，你去青谷监狱？做啥？熊村说，去看孔子正。秦虹结结巴巴地问，你你……你去看他？做啥哩？熊村说，我想证实，十年前的集体手术到底是不是一笔交易。秦虹叫道，熊村你神经病啊你，你咋恁不厚道哩，你这不是落井下石吗？熊村说，秦虹你看我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吗？秦虹咬牙静了一会儿，甩头问，你证实了吗？熊村说，没有。已经坐到沙发上的秦虹又站起来，熊村啊熊村，我说你这人，一个大男人，哪恁鸡肠鼠肚一根筋心眼子比针尖还小哩。十年前的事了，你还纠缠不休！咋样，纯属子虚乌有吧！你不要现在是啥监察科长，就把人人都看成老鼠。人家现在是老鼠，你不能说他十年前就是老鼠。熊村啊，我担心你这个监察科长弄不好会变成冤案科长哩！

等秦虹静下来，熊村说，现在作结论为时尚早。秦虹说，你还想咋的？熊村脱掉外衣朝卫生间走，说，不咋的，洗澡，睡觉。

第二天，熊村来到西邑联合医院院长办公室。

廖化这时是从修剪那痣的镜子里看见熊村的。他转过身来。

熊村微笑着问道，你是廖院长吧？

廖化说，我是。说着朝老板台前面靠墙的沙发一抬手，说请坐。没等熊村坐下，他自己在皮椅上先坐了。他一只食指抚摸嘴角，仔细打量熊村，努力回忆面前这张似曾相识的面孔。请问，你有什么事吗？他说。

熊村说，廖院长，你应该认识我。

廖化说，很抱歉，我认识的人太多了。

熊村说，十年前，我听过你在英才小学的讲座，后来还当面向你请教过割除包皮的有关问题。后来在医院做手术时，你还让我往外拿那些孩子们用过的血棉球血纱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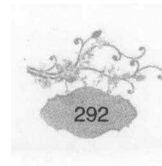
廖化噢噢地点头，这么说，你是学生家长了？

熊村说，是的。我今天来，是想请问一下，你能告诉我，你那天为什么去旁听孔子正案件的公开审理呢？

廖化笑容顿消，目光如刃。有顷，他说，你什么意思？你到底是什么人？

熊村说，我和你一样，都上过医科大学。还有一个相同处，后来我们都弃医从商了，你当了医院老板，我当了医药代表。

廖化说，我没有弃医从商，我到现在一直在干自己的本行，有时候也



做做手术。医药代表?请问,哪家医药公司?

熊村说,我早几年就不干了,现在在市药监局。说完,他双手恭敬地递上名片。

廖化嘴说那就弃得干净彻底了,接过名片看了,故作惊讶说,哟,监察科长!我们联合医院也在你的监察范围之内吧?

熊村说,见笑了。廖院长,我今天来,只为一件事,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去听孔子正的庭审?

廖化笑着反问:请问熊先生熊科长,我有回答这个问题的义务吗?

熊村说,没有。但是,十年了,我一直想证实我的判断。

廖化说,什么判断?

熊村说,我判断你去旁听,是出于担心,担心孔子正贪污受贿案涉及到你。

廖化唇边的那颗黑痣显著地跳动了一下,身体往后靠去,两手摊在扶手上,洒脱地笑道,熊先生,你应该知道诽谤的后果。

熊村说,如果是,我愿意承担后果。

廖化咬咬嘴唇,慢慢站起身来收拾桌面,说,对不起熊先生,失陪了。

熊村说,没有结果,我会再来。来了,我仍然要结果。

廖化说,你想要什么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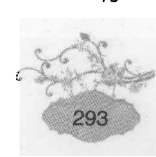
熊村说,我想知道,十年前英才小学那次集体手术,是不是你和孔子正之间的一笔交易。

廖化再开口时,声音有些破碎:熊先生……你究竟想……干什么?

熊村说,廖院长,除了想知道结果,我真的什么都不想干,我以我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同行的名义,向你保证!

廖化提高了声音:那我就告诉你结果,那不是交易!那是联合医院在落后的西北地区开展的一次普及科学消除愚昧的义举!你应该知道的,我们只收了比上海低一倍的费用。也许你还应该知道,那次手术的成功率是百分之百,至今我们还对当年做过手术的孩子做过回访,阴茎发育得像棒槌!十年间,没有一个孩子因手术问题来医院复诊或者投诉……

何其相似啊,熊村直想笑出声来,他们是不是有攻守同盟啊?他打断他:廖院长,这些我都不怀疑。我儿子当年也做了,如今的发育也证明了你



们手术的成功。我现在关心的是，在那次手术背后，是否存在私下的经济往来。

廖化轻轻一笑，那你就关心好了，你有关心的权利。

熊村说，我需要你证实，有，还是没有。

廖化忍不住了：可笑！我说没有，你说有，我们是不是在这里无聊地浪费时间？对不起，我还有事。说完，他去身后的书柜找东西。

熊村坐着不动，说，我去青谷找了孔子正。

廖化背对的身体电动门般硬挺挺地转了过来。

熊村说，廖院长还是坐下来，我们谈谈。

廖化拧紧眉头，谈什么？孔子正说什么了？

熊村说，和你一样。

廖化说，那你还来问我？

熊村说，孔子正不承认我能理解，你不承认，我也能理解。但我对这件事有寻根问底的热情。

廖化说，熊先生，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无中生有地弄出一个你想象中的结果来？

熊村说，不是无中生有，是有中却无。600个孩子一起割皮，给人留下太多的疑问，没有交易是不可能做成的。

廖化说，熊科长，诬陷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熊村说，我说过，如果是，我承担责任。我还说过，我只是怀疑，想请你证实。我并没有公开行动，只限于我们私人之间的交谈，我想这构不成诬陷。

廖化叫道，我已经证明了，你这是痴人说梦！

熊村说，廖院长也知道了，我干过医药代表，也曾经是公关高手。虽然商业贿赂不在药监局的职权范围，但这不妨碍我去另外几所学校彻底了解十年前所有的集体手术。

沉寂了很久，廖化终于又坐回皮椅上。他的声气忽然低弱了很多：熊先生，我真的不明白……

熊村说，直觉告诉我，孔案已经结案，廖院长是不愿意证实发生在十年前的那笔交易的。

廖化说，你相信直觉还是事实，还是证据?

熊村说，我相信一个学医五年的人，应该有不低于常人的起码的诚实，相信有过十年寒窗的读书人，有勇气承担一种责任。

廖化说，我实在不能理解，十年了，你为什么还要来证实什么交易不交易！这又有什么意义?

熊村说，六百多个孩子的血，能说没有意义?

廖化表情十分的无辜：听说过以色列男婴出生8天后要行“割礼”吗?

熊村说，上帝没有和中国的孩子签约，所以，你对英才小学六百多个孩子以及其他许多孩子的行为，是违约的。

廖化说，你的幽默一点都不好笑。

熊村说，我们和孩子一起行割礼，同样一点都不好笑。

廖化说，我们?谁是我们?

熊村说，你，我，还有孔子正。

廖化说，不，我没有。不过，孔子正倒是割了。

熊村说，那你为什么不割?

廖化饿了一下，说，那你割了吗?

熊村说，我们都割了。这台手术很漂亮，大家都割得干干净净。

廖化的表情难得愚钝了一回，揪着痣上的毛盯着熊村的脸琢磨熊村的话。

熊村说，廖院长，我其实不想证明这一切是真的，不然，医生和教师这两个人类最崇高的职业，会被它弄得灰头土脸。

天暗下来了，有人在喊“廖老板下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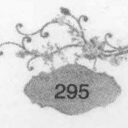
廖化站起身来说，熊先生，让你失望了。我很敬佩你，当过医药代表，如今又成了监察科长，看上去仍然像个正儿八经的知识分子。有空常来坐，我们到底是学医的同行啊。

熊村起身，廖化送他到门口，两个人握了手。

熊村说，不管将来的调查结果如何，我会向你汇报的。说完朝楼梯口走，皮鞋在走廊走出鼙鼓般的钝响。

响声一下一下敲在廖化心上。

熊村正要下楼，廖化喊了一声，熊先生，请等等。



熊村站住了。

廖化两手插在裤袋里，低头缓慢地走过来，抹了一下嘴，说，熊先生，我能不能请你吃晚饭？

廖化开车载着熊村直奔阳关酒楼。一路无语。

到了，廖化对迎宾小姐说，要朝雨厅。

一进朝雨厅，廖化就对熊村说，十年前，就是在这里，我答应了孔子正的提成要求。那笔钱是3万元，最后也是在这里付清的。

这天晚上，廖化和熊村都喝醉了。快半夜了，酒楼老板让自己的司机开廖化的车先送熊村，然后再将廖化送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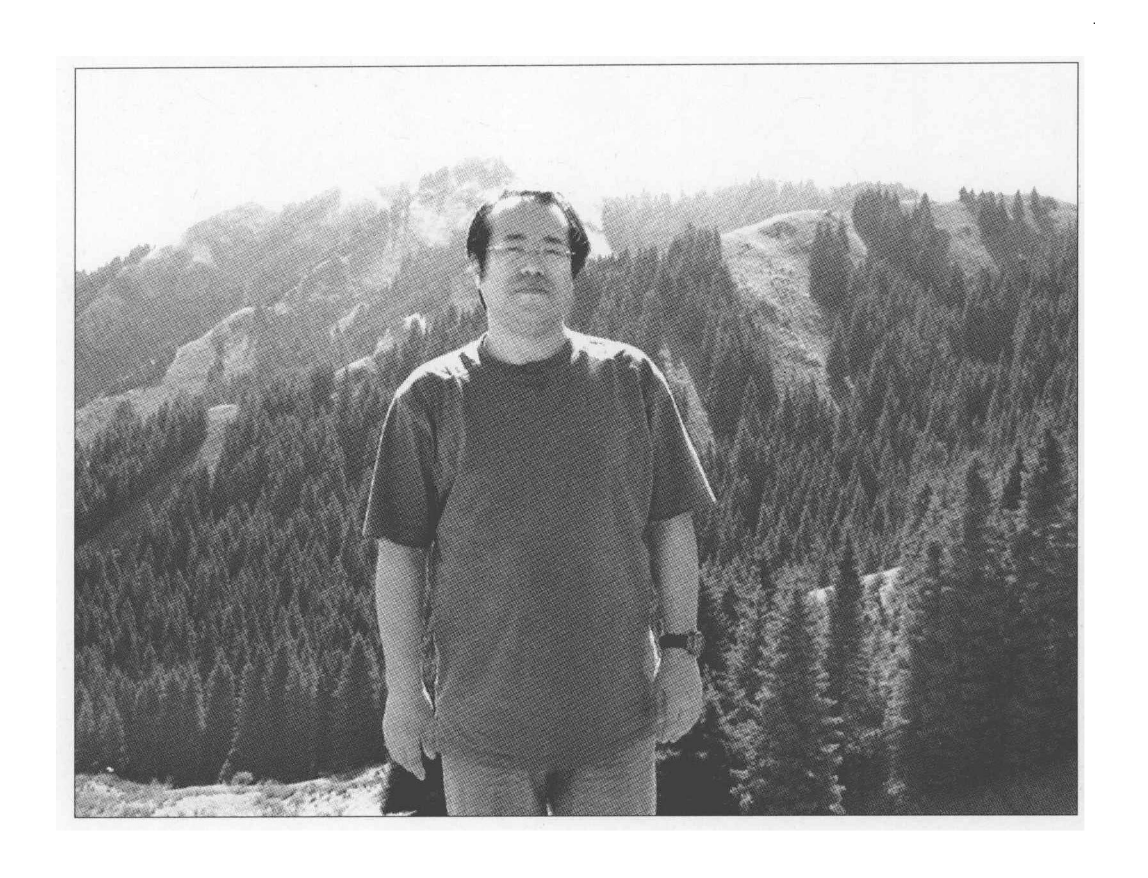
熊村一回到家就栽在沙发上，想呕吐又吐不出来，难受得直打滚，两只手在胸口乱抓一气。秦虹一边抱怨一边给他脱鞋整衣盖毯子。熊村酒气熏天地说，秦、秦虹……我现在正、正式向你……我熊、熊……绝对不会制造冤、冤案……那、那个廖……请我在阳、阳关酒楼喝、喝、喝了……他承认给了孔、孔……3、3万……我终、终、终于……证明了……崩、崩溃了……妈、妈妈的……喝的啥、啥酒……血酒……咋、咋有血、血腥、腥气……

秦虹往鼻梁上不停地推眼镜，说，熊村，你看你醉成啥样了，你胡说八道些啥呀！

熊村直摆手，我没、没、没……我感觉我、我正飘、飘、飘飘……

秦虹狠着声气说，飘飘欲仙！ 熊村头一歪，烂醉如泥。

第二天秦虹下班回家，清醒后的熊村向她作了清醒地讲述。秦虹晚上有饭局，边对镜整妆边说，新生事物，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只当是交了学费，没啥大惊小怪。再咋说，孩子们都是那次手术的受益者。熊村说，再咋说，十年前我的判断被证实了吧？秦虹转过脸反问，你觉得这种证实有意义么？熊村喉结上下翻滚了好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来：意义？噢，对不起，我忘了，你现在是校长了，秦校长，秦老板！ 静了一会儿，他突然仰天一笑，道，哈哈，割了，都割了……然后仍是一副醉态，几个醉步，晃出门去。



董立勃小传

董立勃，山东荣成人，生长在新疆兵团农场，毕业于新疆师大政治系，鲁迅文学院高级研讨班学员，现在新疆作家协会任职。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1年开始发表小说。曾出版过中短篇小说集《黑土红土》、《地老天荒》；长篇小说《白豆》、《烈日》、《清白》、《乱草》。多部小说发表后被《小说月报》和《小说选刊》等报刊选载。



冻　土

□ 董立勃

我有一个姨姨，一九五一年从山东来到下野地，她给我讲过许多她们的故事。如今我的这个姨姨还生活在下野地，不过，她已经退休了，每个月有几百块钱的退休金。每次见了我，都喊着我的小名，问我怎么还没有把她们的事写成书。其实我已经写了好几本关于她们的书，但不知为什么，总不好意思拿给她看。生怕她看了会不满意，被她一顿臭骂。其实在下野地，除了山东女兵，还有一群湖南女兵，有八千多。近几年，有好多书写了她们。鲁女和湘女比，人要更多些，因文化程度没有湘女高，基本上都到了最底层，干着最重的体力活，吃的苦受的累也要更大更多一些。不过，我写鲁女，更主要一个原因，还是因为我姨姨，我母亲，她们是胶东人。一口胶东话，怎么也改不了。来新疆五十多年了，一开口，还是大葱味。她们给了我任务，让我写她们，不完成，对不起她们。再说了，她们的故事，了解得多，写起来也能写得好一些。所以，接下来，要讲的还是一个山东女兵的故事。

1

她叫什么，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天，她和一群山东女兵，一块儿来到了这个地方。和许多女兵一样，她还差三个月才到二十岁。不过，为了讲述的方便，我们还是叫这个女兵叶子吧。

叶子走进了下野地，站在了一片沙土地上，站到了一群穿着黄军装的

男人面前。军装很破旧,已经没有了帽徽领章,但有明显刚取下的痕迹。叶子也穿着和男人一样的黄军装,但军装是新的,新的还没有用水洗过。

一样的军装,一样的身份。光滑的脸蛋子,细细的腰肢,在大戈壁滩上,不会得到不一样的照顾。刚走进这片由地窝子组成的营地,叶子就和一块儿来的女人编进了生产班组,马上就发了一把很沉的砍土镘。

杜干部指着一片荒野说开荒。

没有拖拉机只有三头牛。十架铁犁七架得用人拉。没有动员,男人们一起拥过去,围住铁犁争抢纤绳,抢到手的有些得意,被挤到一边的很有些垂头丧气。

犁子后面是女人,乱乱地站了一片,等着泥土翻起后,拣起杂草、灌木的根须,再用齿耙把泥土耙平,让一块荒滩变成田块的样子。

杜干部扫了一眼,看见了叶子。叶子正对身边一个女伴说着什么。

和牛一样壮实的男人脱掉上身衣服,裸出脊背胸脯,古铜色肌肉块交错重叠,如脚下的土地,阳光强烈,照在上面,像涂了一层油。

女人的眼一下子花了。先是愣愣地看,看了一会儿,感到了什么,有些不好意思,低下了头,或转过了脸,故意不再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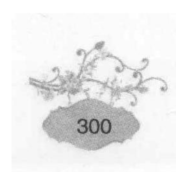
叶子和别人不一样,别人看,叶子也看,别人不看了,叶子还看。不但看,脸上还有表情,表情里透着一种喜欢。

杜干部吆喝了一声开犁。

"嚓"的一声,金属的犁尖刺进了处女地,随着男人们身体深处力量的涌动,坚硬板结的土层破裂了,一块块黑色的鲜泥,带着一种疼痛的快感,把自己的肥沃展示给阳光。乳白色的湿气挟着清冽的芬芳立即飘荡开来。

嗅到了来自土层深处的气味,许多鸟儿飞来了。在一片崭新的泥土上,在一群男人和女人之间,它们跳着舞,唱着歌。仿佛在为这个地方新日子的开始,举行庆祝仪式。

在下野地城镇的广场上,有一尊铜铸的雕塑,雕塑的名字就叫:军垦第一犁。几个半裸的男人,拉着一架木犁,在荒原上耕作,成了某个岁月的象征。在新疆的许多地方,都立有这样的雕塑。据说,各个地



方的开荒者，都说自己拉的那个犁，是军垦第一犁。我也和别人争过，我是下野地的人，我一直认为，军垦第一犁肯定是在下野地。并且拉动这一犁时，还有许多山东女兵在旁边，其中就有一个叫叶子的女兵。

男人拉犁耕地，女人们跟在后面，把翻起的草根树根清理出去。

叶子弯下腰，从泥土里抽出一条红柳的根。根又柔又韧，随着叶子身子的直起，那红柳根便自行弯成半个圆弧，继而洒脱地离了叶子的手，在空中划出一条好看的曲线，落到远处的野草丛里，发出啪的一声闷响，叶子的胳膊伸向天空一直等着它落地，这动作使叶子胸脯前的衣服绷得好紧。

炊事班的人送来了水，杜干部吹了哨子，让大家休息一会儿。

大家都围向水桶。

大汗淋漓的男人走过来，散发着汗味。气喘吁吁的女人也走过来，热得满脸通红。全站到了水桶跟前，一个男人刚要拿起水瓢舀水，被伙伴捅了一下，朝四周一看，看到一群女人，全是很渴的样子，马上明白了，不好意思地放下水瓢。并把位子让开了，让给了女人。女人们不傻，男人这么做，是什么意思，马上明白了。也站在那里不动，不去拿水瓢。

别人不去拿，叶子去拿。一拿起水瓢，好多人看她，目光里有话，全在说她。她听到了，却不理会，一样弯下身子，舀起了一瓢水。只是舀起水来，没有往自己嘴里倒。端着水瓢，走向了男人，把一瓢水给了流汗最多的一个男人。

男人瞪着眼望着叶子，叶子越走越近，男人竟往后退。叶子停住，很有些奇怪地问他，是不是不渴。男人站下了，叶子说，喝吧，喝了，拉犁才有劲。

一个男人喝完了，再舀一瓢，给另一个男人喝。喝完了，还说，好喝，好喝。等着喝水的男人，围了过来，把叶子围到了中间。

四周是光脊背，像墙一样。不透风，还散发着热。叶子只穿了衬衣，可还在流汗，比干活时流的汗还多。容易湿的地方，全湿了。

收工时，统计员对杜干部说，放了火箭，一天开了三十亩。杜干部说，

一天就开了这么多地，过去没有过。

2

休息天，别人躺在地窝子里睡觉，叶子不睡，往外跑。叶子年轻，像一只鸟，不知道累，只想到处飞。

隐隐约约听到远处有轰鸣起伏，因熟悉海，便一下子认为那是海浪翻动的声音。脸不由朝西北方向转动，想寻到一片没有边沿的蓝色，眸子使了劲，都酸疼了仍不能看见一心要看见的。

边飞边看，飞出了营地，飞过了一片戈壁，再飞过一片胡杨林，叶子看到了海。真的是海，和海一模一样。望不到边，还有浪。但再仔细看，海是海，却不是蓝的，浪是浪，却不动。

明明是海，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叶子不甘心，想弄明白。看到一棵树，想爬到山上去看。一些东西，想要看明白，就要站在高处看。

树是一棵胡杨树。树杈不多，不好往上爬。两只手抓住了树干，一只脚抬起来，去踩一个树杈。踩住了树杈，就能上去了。

树杈离地面高，叶子的腿，往上跷了几次，也没有跷上去。正想着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爬到树上去，听到身后有说话声。

吓了一跳，手一松。叶子摔到了地上。地上是沙土，很软，摔一下没有事。赶紧回头看，看到了一个男人。一看到这个男人，叶子笑了起来。

这个男人是杜干部。

杜干部来了，叶子没有再往树上爬，不是不好意思爬了，是用不着爬了。杜干部说，上到树上去看，一样什么也看不到，这也是海，只是这是沙海，沙子的海。叶子明白了，叶子说，怪不得那么像海。

知道了沙漠也是海，叶子和杜干部沿着沙漠边缘边走边说话。沙漠边上有一条季节河，这会儿河里没有水，全长着野草和野树。

杜干部说，这里有野狗有狼，一个人不要随便到这里来。

一听这个话，叶子脚步慢了一点，也离杜干部近了些。

像是要证明杜干部的话不是瞎说，从前边的野草丛里传来响动声。

听到响动声，杜干部和叶子站了下来。响动声越来越大。转身跑，还来

得及，可这会儿不能跑，这会儿跑了，会让叶子笑话。不管怎么说，杜干部也是个打过仗的人，并且在杜干部的腰间，还别着一把手枪。

叶子怕了，离杜干部又近了些。杜干部说，别怕。说着，从腰间掏出了一把手枪。看到手枪，叶子没有那么怕了。不过，她还是站到了杜干部的身后。

密密的野草晃动着，露出了一条缝。叶子眼睛好，透过那条缝，看到了一个狼头。叶子马上大声叫了起来，指着那条缝，嚷着狼来了。边嚷，边靠到了杜干部的后背上。叶子的胸脯很鼓，这一靠，就先把整个胸脯靠上去了。

好像从背后打了一枪，杜干部身子动了一下。不过，只是动了一下，没有干别的什么。不是不想干点别的，是来不及。别说干什么了，连想都来不及了。因为，几乎就在同时，杜干部也看到了那只狼的脑袋。

虽然杜干部举起了枪，但杜干部知道一只野狼有多厉害，这么近，举枪已经没有用。杜干部只能闭起眼，等着狼扑上来，和狼来一次死拼。

眼睛闭了起来，狼却没有扑上来。正觉得奇怪，听到了说话声。狼不会说话，只有人会说话。杜干部睁开眼，看到了一只狼的同时，还看到了一个人，准确说，还有一匹马。只是狼是一只死狼，搭挂在马的脖子上，怪不得叶子和杜干部会先看到狼，后看到马和人。人是个活人，骑在马的脊背上。

骑在马上的人喊了一声杜干部。

3

骑在马上的人是个男人。

一道刀砍的疤从额头的右角斜着横到下巴颏儿的左面，将一只眼和鼻梁拉扯得变了形状，疤痕虽然已愈合，但绽开的肌肉再无法回到原来的位置上，明显地鼓凸在刀口两边并且呈现出紫红的颜色，横在黝黑脸膛间显得格外刺目。

他左脚先离开马蹬，右脚朝后上方划了个不太规则的弧线，随着身体在转动，落到了地上。当右脚也落到地上时，两只脚的后跟一下子并在了一起，发出沉闷一响的同时，朝着杜干部行了个军礼。

把老步枪挂在鞍子的鞍桥端上，伸出一只手扯住狼的一条后腿，把狼从马背上拽了下来。尔后从腰间抽出一条皮绳，熟练地绾了一个活套扣，绕上狼的脖子，往胡杨树的一条胳膊粗的树杈上一拴，那只狼便在离地面两尺高的空中悠悠荡荡了。

狼胸脯上的致命伤口不是子弹造成的，而是刀子扎出来的。他的皮靴里插着一把刀子。他把刀子拔了出来，在油亮的皮衣上蹭了两下，伸向了挂在胡杨树上的死狼，去剥狼身上的皮。

叶子不想看了，叶子说她要走了。杜干部说他没有别的事了，可以跟叶子一块儿走。听杜干部说和她一块儿走，叶子很高兴，站在那里，等杜干部走过来，和杜干部一块儿离开。

走在路上，叶子问那个男人是谁?杜干部说，他姓丑。一听这个姓。叶子笑了起来，杜干部问叶子笑什么。叶子说，他真该姓这个姓。杜干部说，为什么。叶子说，他长得丑啊，不但丑，还很凶，很吓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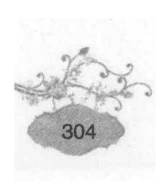
杜干部告诉叶子说他原来的样子也是很英武的，他有一个绰号叫一刀狠，他打仗总不肯离一把大刀，杀人从来只砍一刀，一刀就能要敌人的命。只要碰上他的刀，没有一个能活下来。一个刀法有名的日本鬼子想用刀结果了他，可没有达到目的，只在他脸上留下了一道疤，而那个日本鬼子被他一刀杀死。每次战役下来，他都要立一次功，说真的，问他立过多少次功了，连他自己都说记不清了。

听杜干部这样说了，叶子心里想，下次要是见了他，一定要对他说，你很了不起。

4

这天夜里，跑了一天的叶子，一上到床上，马上就睡着了。倒是那个杜干部，平常头一挨着枕头，就打起了呼噜。今天却不知怎么回事，翻来覆去睡不着。睡不着，就会乱想。想着想着，想到了白天的事，想到了那个山东姑娘。想到最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早上集合，给各排各班布置生产任务。布置完了，杜干部提到了叶子的名字。杜干部给叶子一个人布置了任务。杜干部让叶子去炊事班



干活。

一听说让叶子去炊事班干活，大家全转过脸看叶子，表情全是羡慕。在炊事班干活，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太阳晒不着，有什么好吃的，可以先吃，不但可以先吃，还可以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不知有多少人做梦都想去炊事班。

杜干部说完了，刚要宣布解散。叶子举起了手，说她要说话。杜干部让叶子说了。都以为叶子是太激动了，想表达一下心情。没想到叶子的话一出口，大家全愣住了。因为，叶子说，我不去炊事班。

看大家一脸不明白，叶子提高了嗓门儿，说了不去的理由。叶子说，我不去做饭，叶子说在老家农村天天做饭，早就做得烦烦的了，够够的了，还说我身体好，有力气，在地里干庄稼活最合适。

叶子说不去炊事班，杜干部脸色有些不好看。杜干部给别人派任务，还没有人说过不字。不过，虽然觉得有点没面子，可心里并不生叶子的气，倒觉得这个女子果然有些不一样。

没有去炊事班，就得去地里干活。走在路上，一个名叫王五的男兵凑近叶子，说叶子真是太傻了，有福不会享。叶子说，你才傻呢。

中午的太阳像个烈焰熊熊的火盆，放在人的头顶上面烤。中午饭不回营地去吃，炊事班的人把饭菜送到地里来，大家坐在地头把中午饭吃完。看太阳实在太毒辣，杜干部没有马上让大家干活。杜干部让大家休息两个小时，等到太阳不再像火盆一样再去干活。

两个小时可以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大家全往树底的荫凉里钻，到了树荫下，不管地上是土还是草，就躺倒放松了身子。想着多生些力气，好对付下午紧张的体力劳动。

叶子比别人走得远了些，因为近处可以乘凉的地方都被一个个劳累的身子占光了。叶子走进一片红柳丛中，意外地发现了四五簇红柳围出的一个空间，枝梢投下的凉荫恰恰能把整个人遮住。只是东边开了口子，像一个门窗一样，可以看见不远处的土坡顶。

很像一间房子，叶子就把它当成了一间房子，就做起了一些只有在房子里才会做的事。

到了房子里，实在没有什么理由还让被汗水打湿的衬衣继续黏糊糊

地贴在皮肉上。叶子没有多想马上解开了衬衣纽扣，随着刷啦一阵声响，湿透的白衬衣就离开了叶子的身体，到了叶子的手中。叶子像拧一条湿了水的毛巾一样，扯着两头用力翻绞了几下，一串连在一起的汗滴便落下来，触到晒焦的土地发出嗞嗞的响声，同时升起一团白蒸汽。拧去了汗滴，叶子又把衬衣抖开，晾晒到了一个弯曲的红柳枝上。

人是离不开衣服的，但有的时候，身上没有衣服会觉得更舒服。除去了布遮衣捂，清风直接吹到皮肤上，荫凉像水一样，从头顶流淌下来，好像一下子换了一个天，夏天换成了秋天。

一只蝴蝶飞过来，叶子伸手想去捉。蝴蝶没有躲开，反而朝她身上飞。飞到了她的胸脯上，直接落了上去。叶子低头一看，这只蝴蝶真会找地方，不偏不斜，刚好落到了她的奶子上，站在了那花蕾一样的乳头上。叶子伸出的手，收了回来。不知为什么，这会儿，她有些喜欢让这只蝴蝶停在那个地方。平常没有注意往那里看，这会儿一看，好像和过去有些不一样了，这些日子干活干下来，别的地方有什么变化不知道，两只奶子却长大了不少。又圆又鼓，真的像花开了一样。

想到了花，想到了花开的样子，叶子就闭起了眼睛，把自己当成一朵花，做了开放的样子。两只手臂高高举过头顶，十根手指自然相交。腋窝处的柔毛细草一样隐约露出了一部分，脖子随着手臂的伸展向上昂挺，柔韧的腰肢绷成了一个弧度微妙的弓，让原本就很圆满挺立的乳房得到了充分地显示……

就在这个时候，东面土坡那一边的草滩上，五个男人正朝坡顶走过来。他们的肩头上全扛着一把砍土镘，他们这个时候走过来，没有别的事。只是因为他们提前完成了一条引水渠的挖筑任务，赶去向杜干部汇报成果。杜干部在坡这边的一块地里，要见到杜干部，一定要翻过一个土坡。土坡不高也不陡，很容易走。五个人没有并排走，有两个在前边走，三个在后边走。两个先走到了坡顶。到了坡顶，两个人一块儿站下了。站得很突然，看得出来，原来没想站下来，是一下子看到了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有些厉害，让他们一下子走不动路了。后边三个人，看到前边两个站着不走了，以为是在等他们赶上来。其中一个说，你们先走吧，用不着等我们。可那两个人，好像没有听他的话，压根儿没有理

会，还是直直地站在那里。三个人赶了上来，走到他们跟前，看他们还不走，觉得有些怪，刚要问他们怎么不走了，却像被什么打了一下，张开的嘴发不出了声音，和前边两个人一样，朝着一个方向，变成了石头一样的柱子。

这时的叶子还在闭着眼睛像花儿开放一样伸着懒腰，觉得很放松了以后，叶子决定把花儿收回来，并准备藏到衣服里去。想好了以后，叶子把举起的胳膊放了下来，并同时睁开了眼睛。

眼睛刚睁开，射出去的目光，就好像碰到了什么东西，碰得挺厉害，让她的头有些晕。赶紧定了一下神，去看到底碰到了什么东西。一看，看到坡顶上立着五个黑色的石柱子。觉得怪，刚才还朝那个地方望过，除了几簇芨芨草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怎么会一下子冒出五个石柱子。不过，很快，叶子就知道那五个石柱子是什么东西了。因为，真正的石柱子不会动，再大的风也吹不动。可现在一点儿风都没有，它们却动了起来。

知道了是什么东西，叶子并没有慌乱。只是让手中的动作快了些，把晒在红柳枝上的衬衣扯过来，穿到了身上。又把纽扣一个个系上，才走出了红柳丛。走出红柳丛后，叶子又停下来，把被树枝划乱的头发用手指梳理整齐了。

直到叶子走得看不见影子了。五个男人才好像醒过来，互相看了看，谁都不说话。五人往坡下去，走得很慢，好像刚发生的一件事，用掉了他们许多气力。快走到杜干部跟前时，其中一个年纪大一点儿的男人停了下来，对另外四个人说：就当什么都没有看见，对谁也不要说。其他四个人一块儿点了点头。

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些男人凑到一起喝酒。喝了许多酒后，其中一个男人说，告诉你们吧，今天我可是开了眼了，遇到了一件美事，可比喝什么酒都过瘾都来劲啊。别的男人不相信他的话，说他是胡说八道，说在这戈壁滩上，不可能有什么事比喝酒还过瘾还来劲。这个男人说，看来我不说出来，你们是真的不信啊，不过，我告诉你们了，你们可不能再告诉别人啊。喝酒的男人一听，全说，你说，我们保证不会对别人说，我们要说，我们就是王八蛋。

5

又一天的中午，太阳仍然像火盆。

营地中央沙土地上，五个男人跪在地上，全是一个样子，低着头，只穿了一条短裤。许多人在看，嫌太阳晒，站在屋檐下的阴影里。边看，边低声说着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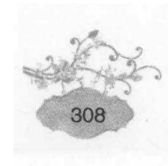
叶子走出屋子，也看到了。

看到了，看不明白。这么热天，跪在地上，让太阳晒，他们不是疯了，就是傻了。就算是疯了傻了，也不会这么干，一定还有别的原因。赶紧问旁边的人。旁边的人一看是叶子，笑了一下，不说话，表情怪怪的。问了几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叶子急了，又问一个人，说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那个人是女的，平常和叶子关系不错，叶子叫她吴大姐。看叶子这个样子，好像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就对叶子说，你就别问了，他们就是因为你，才被队长罚跪的。叶子一听，更不明白他们是谁了，我又不认识他们，他们怎么会因为我受罚。吴大姐说，他们偷看你了。

这一说，叶子有点儿明白了，才记起了昨天中午的事。当时就没当回事，睡了一夜，早忘得没影了。没想到五个男人，会为这个事，弄到太阳下面罚跪。一时不知面对这个情况怎么去做，就站在那里发起了呆。吴大姐说，这么晒下去，会晒坏的。叶子说，你快去让他们站起来。吴大姐说，我说了不算，得你去说。叶子真的走了过去，走到五个男人跟前，对他们说，这事不怪你们，你们站起来回屋子里去吧。一个男人抬起头，他说，我们错了，叶子，我们不该看。叶子说，不怪你们，你们不是故意的。另一个男人说，队长不让我们起来，我们不能起来。叶子说，我去对队长说。

队长就是杜干部。杜干部正在队部里为五个手下犯的错生气。开始有人来对他说，说谁喝酒时，看了叶子的光身子。杜干部不相信，男人喝多了，喜欢吹牛。几个人都来说这个事，让他不能不当个事，就把说到的相关的五个人，挨个喊到了队部。一问，真的是这么回事。杜干部生气了，拍了桌子，让他们到太阳底下跪三个小时。

叶子进到了队部里，对杜干部说，他们不是故意的，把他们放了吧。杜干部说，我问了，他们是故意的。叶子说，是我没注意，让他们看到了。杜干



部说，就算你不注意，让他们看到了，他们也不能站在那里一直看，一直看，就是故意的。叶子说，看就看了，反正也看不坏，也用不着罚他们啊。杜干部说，这个事，你不用管，我们有纪律，他们该受这样的罚。叶子说，别的事，我可以不管，这个事我得管。杜干部说，我这是为你出气，为你好。叶子说，我压根儿就没有生气，用不着替我出气。杜干部说，好了，就算你没有生气，我也得维护集体的风气，不能让他们坏了风气。好了，这个事，你就不要再管了，回去吧，以后可要多注意点了。杜干部很和气，指了一下门，让叶子走。叶子说，你把他们放了，我就走。杜干部说，他们才跪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后，我就会放他们的。叶子说，不行，你马上就放了他们。杜干部不和气了，说这个地方是他说了算，叶子只是他的一个兵，不能给他下命令。

叶子一看，光说没有用，杜干部不听她的。叶子不说话了，伸手去解衣服上的扣子，看到叶子解扣子，杜干部问她要干什么。叶子说，既然看了我的身子的人要受罚，那我也让你看看，我看你看了，你怎么罚自己。杜干部说，你不要胡来。叶子说，放了他们，我就不胡来了。杜干部说，不，国有国法，家有家法。叶子一下子撕开了衣襟，露出了饱圆的奶子。杜干部像被电了一下似的，整个人晃了一下，把头转到了一边。叶子说，如果你再不放他们，我就这样走出门去，让所有的人都看我，我就不信，你能让所有的人都跪到太阳底下。说着，叶子真的敞着怀，朝门口走去。

叶子的手抓着门把手了，只要一拉，门就会打开。这时，门外的操场上，有一大群人，只要门一打开，都能一块儿看见叶子，看见敞开了怀的叶子。和叶子打了几次交道，杜干部已经知道这个女子，想得出来，就能说得出来，说得出来，就能做得出来。就在门马上要打开时，杜干部挥了一下手，说，好吧，我放了他们。叶子一听，高兴得回过身，说谢谢杜干部。说完了谢谢，发现衣服还敞着，有点儿不好意思了，赶紧去系衣服扣子。

以为把五个男人放了，这个事就完了。没想到，好多人不想让这个事就这么完了。男人里一些人，听了五个男人的事，心里有些不平，别人看了，自己没看上，不公平，吃亏了。就想找机会，也能像五个男人一样看一下。机会不好找，一起开会，一起干活，全在一起。好容易看到叶子一个人出门了，马上有一群人跟了出去。跟也是瞎跟，叶子不把脱衣服当多大的

事,可也不会随便脱,更不会随便让人看。看不上,就说叶子的坏话,说叶子是坏女人,天天夜里脱光了,躺在床上,等着男人来搞。

别人说,五个男人不说。叶子被人说,说得那么难听,是他们造成的。他们有责任,想帮叶子的忙。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办法。说叶子名声坏了,嫁人不好嫁了。他们中的一个,得出来把叶子娶上。五个人一块儿商量了一下,就让其中一个年纪大的,去找叶子,把叶子娶上。这个大年纪的男人开始还不愿意,说娶了叶子,别人会笑话他。他这么一说,别人骂他,说他不识抬举,说是看他年纪大了,是照顾他,才让他去的。他其实想去的,那天看过叶子后,天天都想看。能娶上叶子,就能天天看了。他真就去了。不过,去了没多大一会儿,就回来了。说叶子听了他的话,先是笑了,笑了老半天才不笑了。不笑了以后,叶子说谢谢你们这么为她操心,谢完了,又说本来她是可以嫁给他的,但现在不行了。问为什么不行了。叶子说,她已经看上一个男人了。问这个男人是谁,叶子不说。叶子说,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叶子不说,五个男人乱猜,猜了半天也没有猜出来是谁。

6

叶子看上的那个男人是杜干部。叶子喜欢有本事的男人,那么多男人,只有杜干部当上了队长,所有的人都要听他的安排,这可不是一般的本事。那天叶子为了让杜干部把五个男人放掉,当着杜干部的面把衣服脱了,看起来是为了五个男人,其实也是因为心里边喜欢杜干部。一个女人真的喜欢上了一个人,就不会在乎让这个男人看到她的身体。

杜干部虽然是个干部,在这个地方有很大的权力,但他一样做不到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在沙漠边的胡杨林里和叶子接近后,叶子在他心里边就有了一个不同的位置。在地里干活时,他会不由自主地朝叶子干活的地方看,也会利用检查生产的机会,走到叶子身边打量叶子。打量叶子时,目光会很不听话,总是在叶子胸脯上多停留一会儿。这时的目光,恨不得变成一把刀子,把叶子胸前的布剪开,让藏在里边的两只小兔子跳出来,看看它们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没有想到他这个当队长的还没有来得及看到，手下的五个不要脸的家伙先看到了。刚听到这个消息杜干部一点儿也不相信。知道了是真的后差一点儿没把他气死。如果这五个男人看到的是别的女人的光身子，他完全可以不管这个事。但他们看到的是叶子，杜干部就不能不给他们一点儿厉害了。

只想给他们一点儿厉害，没想到叶子会为了他们找到他，还会把衣服扣子主动解开了，让他看到了一直想看也没看到的两只小兔子。如果只是让他看看也就罢了，没想到两只小兔子一下子跳到了他的心里。连着这些天，两只小兔子在他心里边蹦来跳去，让他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杜干部刚到三十岁，还没有娶老婆。女人对他来说，还是个谜。是谜就得破，别的谜好破，这个谜不好破。说不好破，也不对。真想破，很容易。他是队长，只要他想破，难不住他。杜干部不想再受折磨了，他打算把这个谜破掉。看到叶子在地里干活时，别的人离她有些远，就走到了她的跟前。看到杜干部走过来，弯着腰锄草的叶子站直了，问杜干部有什么事。杜干部说没什么事，随便看看。叶子看到杜干部的肩膀上落一片草叶，就伸手帮着把草叶拿掉了。这个动作让杜干部心里一热。问叶子晚上吃过饭有没有事?叶子说只要队上不开会就没有事。杜干部说不开会。叶子说不开会我就没有事。杜干部说那就到队部来一下。说这个话时，杜干部的表情有些不自然，叶子看到了，没有多问什么，马上说，好，我吃过饭就过去。杜干部走了，看着杜干部的背影，叶子笑了。

吃过了晚饭，叶子没有马上去找杜干部。她打了一盆热水，洗了个澡。洗完了澡，换了一件干净的衬衣，里边没有穿汗衫。头发也洗了，洗过了，没有扎起来，散散地披在肩上。快出门时，想起了什么，又回身在脸上搽了些雪花膏。

走出门时，天还没完全黑透，走出了不多远，遇到了王五。王五问叶子干什么去。叶子说去队部。王五抽了抽鼻子说，真香。叶子说，女人就是香，谁像你们男人，啥时候都是臭的。王五说，别说男人臭，没有男人，你们再香，也是白香。叶子不理王五了，王五说话没正经。再说了，叶子也没心思和他多说。她可不想让杜干部等她太久了。

叶子进了门，一看叶子的样子，杜干部就知道，他想破的谜，马上就可

以破了。杜干部是干部，做什么事，都不会太着急，干部有经验，太急了，会把好事做坏。先让叶子坐，桌子另一边，有一个凳子，来人找杜干部，都坐在上面给他谈事。叶子看看那凳子，叶子不坐，叶子没有事要和杜干部谈，再说了，叶子这会儿一点儿也不想坐。叶子走到了凳子跟前，没有坐下，绕过凳子走了过去，走到了杜干部身边，说，你头上有汗，是不是热了，来，我给你擦擦汗。说完，拿出手绢，给杜干部擦汗。

杜干部说，我不热。叶子说，不热，还出汗。擦汗时，身子挨着杜干部，散发出的气味，罩住了杜干部。衬衣很薄，又离得近，两只白兔子，在眼前晃。晃得杜干部受不了了，就伸出手，一把抓住了它们。动作猛了一些，叶子不由得哼了一声。只是哼了一声，没有一点儿抵挡，完全顺着杜干部的手。

女人是个谜，能不能破这个谜，男人得有本事。光有本事还不行，还得女人愿意。只要女人愿意了，这个谜，想怎么破，就可以怎么破。叶子这个时候，属于这种情况，说她成了一摊泥，一点儿也不过分。杜干部想把她捏成什么样子，就可以捏成什么样子。杜干部的手，放了白兔子，兔子很听话，不用抓住不放了。这会儿，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事，要手去干。手很懂事，要干什么，早就知道。杜干部还没反应过来，手就朝叶子的肚皮滑去，在肚皮只停了一会儿，继续朝前滑。碰到了叶子腰带，腰带不紧，完全是个摆设。只要手一扯，就能扯开。可手一下子想起了什么，不动了。叶子觉得怪，叶子说，没事，我愿意。

杜干部没和女人干过什么事。可对男女的事不是一点儿不知道，当干部这么多年，处理过不少这样的事。那些人被抓住后，交代时说起来，好像没有这么容易的。女人多半都说，开始怎么样都不行，是男人缠得不行了，逼得没有办法了，才让男人解开了腰带。叶子怎么会这么容易，他可是连什么话都没有说啊，是不是只要是个男人，只要对她这样，她都会连问都不问，就让人家把腰带解开了。要么就是她有什么事要求我，等我把什么都做过了后，她再说出来，我那个时候不答应她，她一翻脸，随便到什么地方告我一状，我就什么都完了。别说是再当队长了，怕是连个兵都当不了了，弄不好还会被送进劳改队。真是太可怕了。不行，不能这么干，千万不能这么干。杜干部这么一想，手就被吓住了，吓得不敢再动了。看到杜干部

不动了，叶子急了，抓住杜干部的手往裤腰下面塞。杜干部说，叶子，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有什么事，还是先说事吧。叶子说，这会儿，还说什么事啊，快一点儿，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

看来真是有什么事啊，杜干部心里一惊，心想幸亏我先想到了，不然的话，等到生米做熟了，后悔就来不及了。杜干部一下子把手抽了回来，同时，很坚决地把叶子推开了。叶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呆呆地看着杜干部，不知道杜干部怎么突然换了一个人一样。

杜干部不再像个男人，完全变成了一个干部。杜干部说，你还是个姑娘，怎么这么随便，怎么这么不要脸。像是被狠狠地扇了一下，叶子的脸刷的一下红了。杜干部说，我们这支队伍，有高度革命纪律性，不能胡来的。叶子说，我没有胡来，是你让我来的。杜干部说，我让你来，是让你说事的，你刚才说，你有事要说，现在你说吧。叶子说，我不想说了，杜干部说，不想说不行，有什么事，一定要对组织说，不说，就是对党不信任。叶子说，这个事和党没关系。杜干部说，那和什么有关系。叶子说，和你有关系。杜干部说，和我有关系，你就更得说了。叶子说，我说了，你可不要生气啊。杜干部说，我不生气，你说吧。叶子说，我想对你说，我喜欢你，愿意嫁给你。杜干部一听，愣了一下，马上说，这样的话，我怎么会生气，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叶子说，不过，现在，我已经不那么想了。杜干部说，为什么?叶子说，我是个不要脸的女人，是个随便的女人，我配不上你。说完，叶子拉开房门，跑了出去。

杜干部站在那里，像被雷击了一样。

7

杜干部后悔了。有些后悔来不及，有些后悔，可以来得及。不管怎么说，叶子是他的兵。就算他误会了叶子，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只要把叶子喊来，给她解释一下，事情就会解决的。在下野地，只要他想做的，再难的事，他也能做到。原来没搞清叶子是怎么想的，现在明白了，就知道怎么办了。杜干部开始盘算起了和叶子结婚的事。说真的，和叶子结婚，也不是最理想的。不管怎么说，叶子的身子，让别的男人看到过，女人只要让男人

看过，就没有那么干净了，名声也会受到影响。找上叶子，多少会让别人笑。当然，也有别的女人，也可以找。可是，别的女人，他怎么看，都看不到眼里，别说往心里去了。听说，现在打叶子主意的人不少，不管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叶子，都不能再拖下去了。再拖下去，不知叶子还会闹出什么事来。

收工路上，叶子在前边走，杜干部看到了，追上叶子，对叶子说，晚上到队部去。叶子说，我不去。杜干部说，有事给你说。叶子说，有事现在就说。杜干部说，在这说不方便，还是去队部说。叶子说，我有事，去不了。杜干部说，明天休息，你明天来也行。叶子说，明天要洗衣服。杜干部说，洗完了衣服来也行。叶子说，干活累了，洗了衣服，我要睡觉。杜干部说，睡好了再来也行。叶子说，要是能抽出空，我就去。杜干部说，不管能不能抽出空，你都要来一趟，我一天都在队部等你。

第二天休息，叶子没有去洗衣服，也没有在屋子里睡觉，叶子一大早就走出房子，只是叶子走出房子，没有朝队部走。她朝着相反的方向走。一夜没睡好，叶子在想一个事，想明天要不要去队部。那天从队部出来，叶子就流泪了。叶子没有马上回地窝子。地窝子里还睡着别的伙伴，叶子不想让伙伴看到她的泪水。坐在屋子外面的一截树根上，叶子大哭了一场，哭过了，叶子就不那么难受了。也怪，那天以后，再看到杜干部，叶子觉得这个男人，实在是个平常的男人，甚至比平常的一个男人还不如。叶子觉得随便一个男人，叶子只要对他那样，他都会把叶子当个宝，而不会把叶子当坏女人看。人就是这样，你怎么看别人，别人也会怎么看你。叶子再看到杜干部，心再不会跳得一下子快了起来，也不会像掉了魂一样。

不想去队部，也没心思去洗衣服，躺到床上睡觉，睡不着反而更难受。叶子在海边长大，在村子里，有了什么烦心事，叶子就去大海边看海，一看到大海，叶子的胸怀一下子就大了，就会对什么都不在乎了。这个地方没有大海，可这个地方有沙漠。沙漠和大海差不多，看到过一次沙漠。想到了那片沙漠，叶子什么也不想干了，只想去沙漠里打个滚，痛快地喊几声。

往沙漠那边走，又遇到了王五。王五问叶子去干什么。叶子说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用不着对你讲。王五说，我是为你好，这个地方我们才来开发，还有些乱。叶子说，你不用吓唬我，我不怕的。王五说，反正我也没有

事，要不陪你转转。叶子说，不用麻烦你了，我想一个人走走。王五想跟着叶子，可看叶子的样子，好像真不愿意有人跟着。怕硬跟上去，反而会让叶子讨厌。就站下了，没有跟着叶子往前走。看到王五站下了，叶子又站了下来，说王五你可真听话。王五说，别人的话不听，你的话，我听。叶子说，你说，我是不是很坏?王五说，你不坏，你要是坏，我就不理你了。叶子说，可很多人都觉得我坏。王五说，你挺好的。叶子说，你会娶我吗。王五说，做梦都想娶。叶子说，好吧，让我想想，等我想好了，我就告诉你。王五说，你要想多久?叶子说，明天我就告诉你。王五说，你不会逗我玩吧?叶子说，我没开玩笑，真的。说完，叶子又往前走了，王五站在那里，一直看着叶子走。他掐了一下自己的肉，有点儿疼。他没听错，叶子真的说了让他娶她的话。

走出了一段，叶子才明白自己说了一句什么话。在刚才没有遇到王五以前，叶子脑子没出现过王五，和王五说了几句话后，才有了这么个念头。既然自己喜欢的男人已经没有了，那么剩下的男人，也就没有差别了。趁早嫁个人也就把一生的大事解决了，用不着再为这个事烦心了。自己不烦心了，别人也不烦心了。如果到沙漠里转了一趟回来，还没有新想法，她明天就告诉王五，让王五娶她做老婆。虽然她看到王五，就像看到一棵树一棵草一样。

8

来过一次，知道有一条路朝什么方向走，走到快中午时，叶子快走到了。说快走到了，是看到了大沙漠边上的胡杨林。胡杨林像是海的堤岸，把大沙漠围了起来，挡住了沙浪四处乱跑。要想爬到大沙漠的顶上去，得先穿过那片很大的胡杨林。

胡杨林是一片古老的树林，有多老，下野地的人没有能说得清。反正只要一进去，就像是进到了另一个世界。树叶交错纠结，树叶层层地相偎叠压，硬把大大的天空和光焰万丈的太阳隔开，重新铺开一片绿色的天空，而地上由于年年都有无数枯叶飘落，堆积出了厚厚一层，像地毯一样，踩在上面软绵绵的，又带有一些弹性。不过，这时的叶子没有想到毯子，叶子想到的是海边的沙滩。

穿过胡杨林，叶子看到了大沙漠，一看到大沙漠，叶子像看到久别的亲人一样，扑向了它。她张开双臂抱住了一个沙丘，然后从沙丘顶上滚到了沙谷下边。再从谷底爬到沙丘上，再滚了下去。沙子真的像水一样，像水一样流淌着，还像水一样干净。叶子真的把它当海了，干脆就把衣服脱了，脱了个精光，在沙子里滚了起来。沙海比大海好，海水没有这么暖，没有这么浮力大，躺在上面，一动不动，也不会沉下去。叶子想到了可能会被什么人看见，可叶子已经不在乎了，反正已经让别人看过了，反正已经是坏女人。再让别人多看一次，也不会改变什么了。再说了，王五答应了要娶她，明天起她就是王五的老婆了。做了人家的老婆，就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对了，明天一大早就去告诉王五，说她愿意让他娶她了。这么一想，叶子一下子轻松了。好像被解放了，她一下子站了起来，身上一片布也没有，就那样完全敞开了自己，奔跑着，跳跃着，喊叫着，好像庆祝着什么。只是到底要庆祝什么，连她自己也没有完全搞明白。

跑累了，跳累了，躺到了沙丘上，用沙子把自己埋起来，像埋一个死人一样。只是埋死人得全部埋掉，她只把自己埋了一半，让一张脸露在沙子外面，像是睡在暖和棉被里一样。不大一会儿，她就真的睡着了。

再醒过来，看到太阳快落山了，叶子才想起该回家了。

赶紧站起来往回走。

再走进胡杨林里，叶子发现找不到走过的路了。

没有路，软绵绵的腐烂植被上，连足迹都没有法子留下，再看树，一棵和另一棵几乎完全一样，找不出一点儿差别。没有办法了，只能凭感觉往前走了。走上一段，觉得不对了，停下来，四处看看，闭上眼睛想一想，凭感觉再选一个方向往前走。

越走天越黑，黑得已经看不清十米以外的东西了，还没有走出胡杨林。叶子知道肯定走错路了。来的时候，穿过这片胡杨林时，根本没有用这么长时间。叶子又换了个方向再走。这一次没有走多远就站住掉转了头，并且不再是走，而是飞快地跑起来了。

不是又发现方向错了。是从前面树丛里闪出一条灰色的大狼，挡住了叶子的去路，大约它也是第一次见到人这种动物，不知道有多么厉害，所以只是站着看了一会儿，没有马上扑上来。不过，叶子一跑，一逃，它明白

了，这个人害怕它，害怕它说明这个人打不过它。这么一想，狼来了劲，同时闻到了这个人身上散发出的肉味。已经好几天没吃上东西了。狼决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把这个人变成自己的一顿大餐。

没有和狼打过交道，可狼是个什么东西，叶子知道，小时候听过的许多可怕的故事，多半和狼有关。到了下野地后，一块儿来的一个姐妹，肚子吃坏了，半夜跑到房子后面上厕所，让到处寻食的一只饿狼给咬死了。找到她时，已经被吃得只剩一堆骨头了。开大会，干部上课，好多次专门讲怎么对付狼。说别看狼厉害，也有弱点。狼是铜头铁屁股豆腐腰，狼的腰不禁打，一棍子就能打趴下。还说狼怕火，只要点一堆火，狼就不敢往跟前靠了。

那些干部教给的对付狼的办法，这会儿，跑动中的叶子全想到了。想到了，却一点儿用都没有。这是野树林子，要找一根棍子并不难。可是狼就在后面紧追，没法停下来找木棍。点一堆火更不可能了，别说不能停下来了，就算能停下来，她也没有火柴啊。没有木棍，也不能点火，看来只能被狼活活地追上，再让狼活活地咬死。叶子知道人早晚会死，可没有一个人愿意早一点儿死，更没有人愿意让狼咬死。

人再跑，也跑不过狼。叶子知道，再这么跑下去，跑不了多远，自己就会累得趴下来了。不行，不能这么跑下去，得想个办法。想什么办法呢，边跑边往两边看。天是黑的，什么都看不到。只能看到树。对了，叶子想起来了，狼和狗一样，狼不会爬树。只要能上到树上，狼就没有办法了。要说爬树，可难不住叶子。小时候，门前有一棵枣树。枣子熟了，叶子就爬到上面摘枣子。一年不知上多少次树，上树如同走平路。

能听到后面狼的喘气声了，再不上树，怕是来不及了。叶子不再想那么多了，看到了一棵粗大的胡杨，猛地一蹿，上到了树上。

抱住了树，刚爬了两下，爬不动了。低头一看，看到狼咬住了她的裤腿。叶子急了，想不出别的办法了。只能大声地喊叫起来。知道喊什么都没有用，可到了这会儿，除了大声地喊救命外，她又能做什么呢。树林里，很静。一点儿声音，就会被放大。叶子的叫声，一下子像一阵大风，刮过了林子，每一片树叶都被吹得晃动起来了。

叶子的叫声，虽然很大，可并没有吓住那只饥饿的狼。咬住叶子裤腿

使劲往下扯，叶子不甘心被狼扯下来，就使劲往上爬。树枝已经把衣衫划破了，也不管了。不过，叶子的劲好像没有狼的劲大，一阵撕扯后，叶子抵不住了，身体开始往下滑，叶子想了，完了，看来今天得让这只狼吃掉了。

就在叶子被狼从树上扯下来时，传来了一声枪响，紧接着又听到狼的一声惨叫，再接下来，从树上摔下来的叶子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9

叶子醒了。

仰躺着的身子没有动，只是上下粘在一起的睫毛分开了。先看到一片黑蓝，过了一会儿，才看到一片密密的星子。又过了一会儿，看见脸上方的夜色里有红红的光团闪动，同时有一股暖意从左边涌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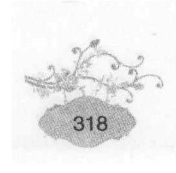
把脸偏了一下，看见两米处有堆正燃烧的火。火挺大，呼呼往上蹿。看到火，叶子的头不再那么重了，一些被摔碎的场面，渐渐地回到了脑子里，拼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场景。透过这个场景，叶子看到了自己是怎么差一点被狼吃掉，又怎么听到了一声枪响，自己怎么从树上摔了下来。尽管具体的细节，叶子还没有弄清楚，但她知道，她所以没有被狼吃掉，是有人把她救了。

想到这，叶子躺不住了。既然是有人救了她，那么她就得赶紧知道这个人是谁，是怎么把她救了的。

坐起来，遮盖在身上的衣服滑落，是一件大号的缝有许多补丁的颜色几乎发白的黄军装。再看胸前的衬衣斜着划出了一道口子，露出白白的肉。赶紧把滑落的衣服拉起来，把露出的胸遮住。

不用说，这衣服的主人，就是救了她的人。抬起头四下巡视，没有太费事，透过火光，看到了一个男人。他盘着双腿罗汉一样坐在火堆旁。正一手执一根木棍在火上烤什么。再仔细看，看到这个男人脸上一道刀疤。马上记起来这个男人是谁。那天和杜干部一块儿遇到过他，他有个奇怪的姓。他姓丑。大家都喊他老丑。

尽管脸上一道刀疤，正像他的姓一样，看起来很丑。但这个时候，叶子却觉得他是天底下最亲的人，最好的人。叶子坐起来，想对这个姓丑的男



人说点什么。可是想了半天，不知说什么好，不是不想说，是她看见了别的东西。如果说，这个时候，这个男人很重要。那么这个时候她看见的另外的一个东西更吸引她。这个东西，现在正被插在一个木棍上，并正被一双大手熟练地翻转着。这个东西是一只野兔子，一只烤得焦黄马上就要熟透的野兔子。要知道，叶子已经一天没有吃什么东西了。叶子的目光已经从男人脸上转移到了这只野兔子身上，同时肚子里发出一阵声响，催促她赶紧采取行动，把那只野兔子拿到手。

不知是不是听到了叶子肚子发出的声响，反正老丑看到叶子坐起来后，并没有问叶子什么话，就把烤熟的野兔隔着火堆递给了她。看到野兔子递了过来，叶子有点迫不及待地伸出双手迎了上去，像夺一样把兔子肉抢了过来。并且马上发出了很大声响的啃咬声。老丑说不用着急，慢慢吃，不够吃这还有一只。说着举起了另一只刚烤好的野兔子。

叶子听到了老丑的话，没有理老丑，顾不上理。她的肚子左右了她，逼着她赶紧把这只野兔子吞下去。人饿了，和狼饿了一样，除了吃，别的什么都顾不上了。

很快一只野兔子下了肚。叶子再饿，到底是个女人，胃口就那么大。一只野兔子，让她一点儿也不饿了。老丑问叶子吃饱了没有，叶子说饱了。老丑又递过来一个行军壶，让叶子喝点水。叶子接过水壶，一点儿也不客气地喝了几大口。喝好了，把水壶还给老丑。

叶子说，我认识你。老丑说，你怎么会认识我?叶子说，你不记得了，上次和杜队长一块儿，你打了一只狼。老丑说，是有这么回事，当时他身边好像有个女人，是你吗?叶子说，不是我是谁?老丑说，不好意思，当时没有注意看，就没有把你记下来。叶子说，你太不像话了，别人记得你，你却把别人忘了。老丑说，你记住我，是我长得太丑。叶子说，不过，我当时看你很丑，现在看你，觉得你一点儿也不丑了。老丑说，别因为我救了你，就说好听话。不过，你这样说，我还是很高兴的。我想，我再也不会忘掉你了。叶子说，没有你，就没有我的命了，你当然不能把我忘掉啊。老丑说，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杜干部怎么没有和你一块儿来。叶子说，不要说他，说谁也不要说他。

不让说杜队长，老丑不知要说什么了，就不再说话了。叶子也一时不

知说什么，正好看见旁边躺着的那只死狼。叶子问老丑，你是不是还要把这只狼的狼皮剥下来。老丑说，当然，狼皮是个好东西，可不能随便扔掉啊。叶子说，上次你剥的那只狼的狼皮呢。老丑说，就在你的身子底下啊。叶子低头一看，一片黄色的毛，手一摸，软软的。怪不得坐在上面，一点儿也不觉得凉，不觉得硌。原来是坐在了一张厚厚的狼皮上了。看来这个男人，不但很勇猛，还很细心。不由得抬起头去看他。

这一看，才发现坐在火堆边的老丑竟是光着上身的。火光照在上面，让坐在对面的叶子看得很清楚。说真的，在这以前，叶子还从没有这么近地看过一个男人的身体。和女人不一样，荒野上的男人，不管干什么的，经常是光着脊背的。太阳又厉害，经常晒，硬是能把身上的肌肉，晒成铁晒成铜。像铁像铜一样结实，却不像铁和铜那么冰那么凉，随着粗重的呼吸和有力的心跳，胸脯就会像大海的波浪一样起伏。怪不得女人喜欢往男人的怀里钻，原来那里像大海一样宽阔。

正看着，一阵风吹过来，有些凉意。往身上一看，明白了老丑为什么会光着上身了。原来他把自己的衣服给叶子穿了。救了自己的命，已经是天大的恩情了，还让人家光着身子让凉风吹，实在有点不太像话。不行，得马上把衣服还给人家。想到这，马上站了起来，脱掉了穿在身上的宽大的军衣，隔着火堆递给老丑。

看到叶子站了起来，不知道叶子干什么，老丑也站了起来。站起来后，看到叶子把衣服递过来，却并没有伸手去接。看到老丑不接，叶子想着老丑还是想让她继续穿。就说，我穿着衣服的，不会太冷，你还是穿上吧。听到叶子的话，老丑像没有听见一样，只是看着叶子一动不动。看老丑不伸手，叶子绕过火堆，打算自己帮老丑把衣服披上。走到了老丑跟前，发现老丑看自己的眼神有些不对，眼睛里好像也烧了一堆火。是什么东西点起了老丑眼睛里的火。顺着老丑的眼神一看自己，叶子明白了。原来把老丑的衣服脱下后，自己衣衫的破烂，就挡不住了。别的地方挡不住就算了，偏偏挡不住的地方，是胸脯上的两个奶子。

按说，这个时候发现这个情况，叶子该下意识地用手中的衣服去遮一下。但不知为什么，连叶子也不知为什么，叶子不但没有遮，反而把胸更往上挺了一下，好像怕老丑看不清楚似的。

老丑看清楚了,只是看清楚的老丑,呼吸一下子变得急促了,胸膛两边的肌肉块,也跟着剧烈地跳动起来,像是一种不可左右的力量正控制着老丑,逼着老丑做一件事。叶子不敢看了,闭上了眼睛。不过,闭上眼睛也没有用。老丑的变化,仍然冲击叶子,一阵灼热,先是触到了叶子的奶子,接着,漫过腹部,抵达了整个身体。叶子突然觉得身子发软,没有了力气,手中的衣服也一下子掉到了地上,整个人也随后朝一边倒去。

就在叶子马上要倒在地上时,老丑伸出胳膊,抱住了叶子。叶子像落入了大海一样,落到了老丑的怀里。

星星没有了,黑暗没有了,胡杨林的涛声没有了,旁边的那堆篝火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10

破晓的时辰起雾了,多少年以来没有过的大雾,如潮涌浪卷,却又没有一点声息,像是故意要把什么藏起来似的。

大雾深处传来马蹄声。

好一阵子,一团雾破了,一匹马驮着一男一女从雾里走出来。不用说,这一男一女,男的是老丑,女的是叶子。两个人不但骑在一匹马上,还坐在同一个马鞍上。马鞍很窄,坐了两个人有点挤。叶子只能紧紧贴着老丑,同时抱着老丑的腰。

叶子的脸贴在老丑的背上,闭着眼睛像睡着了一样。马晃动着,很有节奏,叶子想起了老家大树下的那个秋千。叶子很喜欢荡秋千,随着秋千飞起来时,叶子总是闭着眼。一闭眼,叶子就好像到了天上。这会儿,叶子觉得就像是在天上一样。四周雾不是雾,全是云。她和老丑,还有马,就是走在云中的。叶子多想让马儿不要停下来,就这么一直走下去,走下去。

老丑好像和叶子想得不太一样,他偏偏在这个时候勒住了马。勒住马后,他的头略偏了一下,好像听到了从大雾深处传来的动静,他取下挂在鞍桥上的老步枪,举起来,朝弥漫在头顶上的大雾射出了一颗子弹。雾动了一下,宁静破碎了。听到枪声,叶子不得不睁开了眼睛,问老丑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要打枪。老丑说,你马上就知道了。

老丑说叶子马上就知道了，果然叶子马上就知道了。子弹的回声还没有完全消失，叶子就听到了从前面传来了杂乱的马蹄声，紧接着叶子就看到了一个马队从大雾中冲了过来。

骑在头一匹马上的是杜干部。杜干部后面，是王五和一群男人，他们全骑在马上。

离老丑和叶子还有十几米远时，杜干部勒住马，其余的人都在杜干部后面勒住马。杜干部和杜干部身后的人都是全副武装，并且每个人的脸色灰白，显得很疲累。不能不累，骑着马在荒野上跑了一夜，若不是听到远处传来的枪声，顺着枪声找过来，他们不知还要找多久。

老丑从马上跳了下来，用一只手牵着马缰绳向杜干部走了几步，尔后啪的一声脚跟并拢，抬起右手朝杜干部敬了一个军礼。

杜干部看看他赤裸着的身躯，又看看仍骑在马上双手抓着鞍子的叶子，还有披在她身上的男式的大号军衣，脸上灰白色渐渐变成了乌黑的铁青。杜干部的嘴唇动了动，似乎要说什么，可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突然，杜干部把马鞭子高高举起，鞭子像蛇一样在空中舞了一下，便落到了坐骑的屁股上，马儿疼得发出长长的嘶鸣，纵身跃向荒野深处，尔后一个急转弯驰向营地那边。像骤然刮起的一阵旋风，跟着杜干部的一群人，又随着杜干部消失在了大雾中。

这时东方的地平线出现了淡淡的一抹红。

下野地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只有王五没有走，他和叶子有一个约定，叶子说了，今天就告诉他，是让他娶她还是不让。他不能走，他得听叶子给他说一句话。

叶子看到了王五没走，知道王五在等什么。叶子从马上下来了，下来后，她对老丑说，不用送我了，你回去吧。老丑说，什么时候再能看到你。叶子说，我是你的人了，你想什么时候看到我，就能什么时候看到我。老丑说，有规定，我不能随便离开马群。叶子说，那我就去看你，只要有空，我就去看你。老丑说，我不在你身边，你可能会受些苦。叶子说，只要想到你，再大的苦，我也不怕，也不会觉得苦。

王五在一边，听到了叶子给老丑说的话。那些话，虽然是给老丑说的。但王五知道，也是给他说的。王五走过来，给老丑打了个招呼。两个人一块

儿打过仗，很熟悉。王五说，昨天晚上找不到叶子，把大家急坏了，杜干部让所有的人都去找，你怎么能把叶子留了一夜，不让她回营地。叶子一听赶紧说，这个事，不怨老丑。是我不好，是我迷了路，差一点儿让狼吃了我，多亏老丑救了我。老丑说，王五，你给杜队长说一声，别让他批评叶子，还有，王五，我不在营地，希望你能多照顾一点叶子。王五说，这还用你说，叶子的事，就是我的事。

老丑骑上马走了。叶子一直看着老丑走，走得很远了，叶子还在看。王五说，看什么看，还不赶紧回去，去给杜队长做个检讨。叶子说，我检讨什么，我没有做错什么。王五说，还没有做错什么，你看你那个样子，坐在老丑马上，还抱着老丑的腰。叶子说，对了，王五，有句话，我想告诉你。王五说，你不用说了。叶子说，为什么?王五说，你已经说过了。叶子说，我还没有说，你怎么就知道了。王五说，你给老丑说的话，我全听到了。叶子说，你这个家伙，还挺聪明，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你还要多关照我。王五说，你真的和老丑有事了?叶子说，你不是都看出来了吗?王五叹了一口气，说老丑这个家伙长得那么丑，也会有这样的福气。看来，我和你没有缘啊。叶子说，别这么说，你一定会找一个比我好的，到时候，我给你介绍一个好姑娘。

11

想到杜干部为了找自己，一夜没睡，心里有点儿不好受，觉得挺对不住杜干部，想当面给杜干部说声对不起。在路上遇到杜干部，刚想对杜干部说，杜干部不让她说，说他现在忙得很，让她晚上吃过饭来找他。

吃过晚饭叶子去了队部。队部里没有别人，只有杜队长。刚要对杜队长说对不起，杜队长却先对叶子说了声对不起。叶子觉得奇怪，说真的，叶子来队部，做好了挨一顿臭骂的准备。没想到杜队长不但样子和气，还对她说对不起。杜队长看出叶子没有听明白，杜队长说那天叶子跑到了大沙漠里，其实不能怨叶子，是他不好，让叶子伤了心，叶子想不开了，叶子才跑掉的。杜干部接着又说，这几天他一直在想这个事，想来想去觉得是他的错。说他是个党员干部，最大的优点就是能认识错误，并改正错误。叶子

一听赶紧说，杜队长没有错误，用不着改。杜干部说，不，我知道我犯了什么错误，我一定要改，并且马上就改。

叶子不知道杜干部说的错误到底是什么，更不知道他要怎么马上改，也不想知道，就说杜队长不生我气就好了，要是没有别的事，我就先走了。没想到杜干部拦住叶子，不让叶子走。说没有叶子，他的错误没法改。说着杜干部就伸出了胳膊去抱叶子，叶子一下闪开了。杜干部没有生气，说我知道你一直喜欢我，想嫁给我，这几天我也想明白了，觉得你还是不错的，所以决定娶你，你放心吧，等忙过了麦收，我们就举办婚礼。说着，又伸出了胳膊去抱叶子，没想到听了杜干部这个话，叶子还是闪开了。

轮到杜干部奇怪了，上次来直往自己怀里扑，自己不干她还生气，这次怎么一下子换了一个人似的。我都答应和她结婚了，她还有什么不愿意的呢。杜干部问叶子，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她不喜欢他，看不上他吗?

叶子说，我喜欢你，也能看上你，但不是现在。杜干部说，那是什么时候?叶子说，是几天以前。如果几天前的那个晚上，你能这样对我，这样对我说，现在我已经是你老婆了。杜干部说，现在也不晚，还来得及。叶子说，不，现在晚了，来不及了。杜干部说，为什么?叶子说，因为，我心里已经有了别的男人了。杜干部说，这才过了几天，不可能!叶子说，许多事，和时间长短没关系。杜干部说，你告诉我，他是谁?叶子说，我不说，你也会想得到吧。杜干部说，你说的这个男人，怎么也不会是老丑吧。叶子说，怎么不会，我现在心里边，除了老丑，再没有别的男人。

杜干部脸白了，看着叶子，一句话也不说。

12

和叶子一个村子来的一个女兵，长得有点儿胖，大家都喊她阿花。看到她时，叶子想到了王五。问阿花觉得王五怎么样，阿花说我不了解他，说不上怎么样。叶子说，给你介绍一下，你们认识认识。阿花说，那怎么行。叶子看阿花没说不行，就去给王五说，王五一听，说，不行，个子太矮，还胖。叶子说，你也不看看你长得样子，反正人家阿花没说不愿意，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不过，我可再不会给你介绍了。王五说，那就处处看。叶子说，

这还差不多,告诉你吧,女人胖一点好,古代皇帝找老婆,从不要太瘦的。

没想到只处了三天,阿花就来找叶子,说王五非要结婚。叶子说,你愿意不愿意吗?阿花说,这个王五,有点坏。叶子问怎么坏了。阿花脸一红不说。叶子说,男人不坏,不是男人,只要他能坏得让你高兴就行了。遇到王五,王五说谢谢了叶子。叶子问为啥。王五说,你说得对,女人还是胖一点儿好。接着,告诉叶子,下个星期天他们就结婚,让叶子一定要来参加婚礼。

几天后,王五和阿花真的结婚了。

自农闲以来,几乎每两三天就有一对男女结婚成亲,男人们和新郎一块儿择一向阳坡地挖一间地窝子,女人们则和新娘子一块扎两朵纸的红花,把两副铺盖卷往一起一凑,新房就算大致布置完毕。婚礼仪式也极简单,一般由干部主持,先让新郎新娘向毛主席像鞠躬。接着让他们说恋爱经过,说完了,大家随便闹一下,婚礼就算完了。

没有酒席可吃,只有纸烟和水果糖。男的给烟抽,女的给糖吃。孩子不管,烟和糖都要。喜糖和喜烟,不是给的,是撒的。一个人端个大盘子,里边装着糖和烟,一说婚礼开始,就把它们朝空中撒去。一群孩子马上叫着,冲上去抢。我抽的第一根烟,就是在这样的婚礼上抢到的。不过,不是王五的婚礼,因为这个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我要过几年才能出生。

参加了王五的婚礼后,叶子见到老丑,给老丑说起了这个事。老丑说,我们也结婚吧。听老丑这么一说,叶子马上笑了,说,是啊,我们都这么好了,为什么还不结婚呢。

说结就结,只要两个人愿意,这实在是件很容易的事。叶子说,我把东西搬过来,和你天天住在一起。老丑说,那可不行。叶子说,为什么不行。老丑说,这个事得先让领导批准。叶子说,怎么批?老丑说,咱们一块儿写个报告,找杜队长签个字。只要他一同意,咱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俩人不再说别的了,马上写起了报告。

报告写好了,两个人一块儿去找杜干部。杜干部扫了一眼,放到了桌

子上,说等我们研究研究再说。叶子说,研究什么啊,你签个字不就行了吗。杜干部说,我们是讲民主的,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老丑说,行啊,希望领导能早点批下来。杜干部说,怎么,这么着急啊。叶子一听这话不对味,马上接过去说,是着急啊,我们想早点抱儿子呢。

第二天,叶子去找杜干部,问批了没有。杜干部说过几天开支委会。过了几天,叶子又去问。杜干部说,我们研究过了,不是不同意你们结婚。而是等一段日子。叶子说,为什么要等。杜干部说,今年的粮食产量不高,主要是水不够,所以,我们决定利用冬闲,修一条水渠,党支部决定,这期间,所有的结婚报告、探亲报告、病假事假报告都不批。叶子说,我们结婚不影响修水渠。杜干部说,叶子,这个决定不是对着你来的,这是组织的决定,你要无条件服从。叶子说,你这是和我过不去。杜干部说,你不要乱说,你不要忘了,你已经写了入党申请书。

去找老丑,把结果给老丑说了。老丑听了以后,什么话都没有说。只是紧紧地搂住了叶子。叶子说,我们已经结婚了,我就是你的新娘。说着,叶子铺开了那张狼皮,说,这就是我们新婚的床。说着,躺到了上面,伸出手拉老丑一块儿躺下。

老丑把放马的地方换了一下,换到了离营地近了一些的地方,这样一来,叶子要去找老丑,就不用走那么远的路了。

叶子只要有空,就要往老丑那里跑,跑到老丑那里,给老丑做饭吃。老丑有一支老步枪,过去很少用。自从那一天以后,老丑就不让枪离手了。每天都要在野地里打一只飞禽走兽,为的是叶子来了以后,可以让叶子有肉吃。

每次吃了肉后,明明肚子已经吃饱,可还是表现得像没有吃饱一样。相互抱在一起,又啃又咬的,那样子,分明是像仇人一样,要把对方咬碎了咽进肚子才解气。但结果是谁都没有被咬坏,只是到了最后,两个人都没有了力气,躺在狼皮褥子上像死了一样。

过好一阵子,两个人才会醒过来。醒过来,老丑说,时间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叶子却说,我不回,我就住在这里。老丑说,咱们是部队,是有纪律的,上次不回,惹了那么大的事,再不回可不行。叶子说,我不管了,我就待在这里,哪儿也不去了。老丑说,没事,一个冬天并不长,很快就会过去

的。我们就再等等吧。

叶子很犟，可听老丑的话，老丑这么说了，叶子就不再说什么了。乖乖地坐在了马背上，抱着老丑的后腰，让老丑把她送到了营地。

13

挖大渠，是个大行动，是个大战役。像打仗一样，开战以前，要开动员会，开誓师会。一般的大会，在大屋子里开。这个大会，在外面开。在队部前边的操场上开。全部人都参加了，连老丑也被叫来了。天阴得厉害，吹来的风，冷飕飕的。可会场四周插了旗子，红红的旗子，像火一样呼呼地飘着，烤得大家浑身发热。站在操场上，先听杜干部做动员。当时，正在抗美援朝。杜干部说，把大渠挖好了，等于是打了美国鬼子，支援了朝鲜人民。他说，大渠挖好了，有了水，咱们这儿就会变成花园，变成粮仓。一听杜干部这么说，大家更激动了。马上有人上去表决心。叶子也想上去说几句，可轮不到她。上去的是些排长班长，是共产党员，她才刚写了申请书，还不够资格。不过，没上台表决心，自己暗暗在心里表了决心。不管怎么说，这次挖大渠，要好好表现，争取能入党。

会还没有开完，下起了雪。雪落到大家身上，脸上。好像要告诉大家，冬天到了。雪花很轻，很软。轻得听不到一点声音，软得不能碰，一碰就没有了，就化成了水。看雪花飞来飞去，让人真的不能想到，接下来的日子，会变得像铁一样，铁一样冷，铁一样硬。

开完会，叶子不由走到了老丑身边，刚要和老丑说点儿什么。有人过来喊老丑，说队长喊他有事。老丑说你先回屋子吧，我过一会儿去看你。叶子就先回到住的地窝子里，没等多长时间，老丑就来了。叶子问队长找他有什么事。老丑说他的工作有了变动。叶子问有什么变动，老丑说，新挖的大渠，需要木头修闸门，让他带几个人去天山里伐木头。叶子说，是不是离这里很远。老丑说，是很远。叶子说，是不是看不到你了。老丑说，队长说，过了冬天就回来了。叶子说，能不能给队长说说，换一个人去。老丑说，这可不好，这是命令，只能服从，不能讨价还价。叶子说，其实别的没有啥，我只是想能经常见到你。老丑说，没事，等到冬天过去，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

起了。

上山以前，老丑来看叶子，给叶子带来一张狼皮褥子。说这里的冬天很冷，有狼皮褥子垫着，会好一些。叶子不要，说山上会更冷，老丑的腰受过伤，更用得着狼皮褥子。老丑说，没事，我还有一张。听老丑这么说，记起老丑确实还有一张狼皮，叶子才把老丑给的狼皮褥子铺到了床上。有了这张狼皮褥子，这个冬天不管有多冷，叶子觉得她都不会被冻着了。

14

开始一段日子，刚入冬，还没有大冻，土层还没有变硬。大家又是刚上阵，浑身都是劲，挖掘进度很快。工地上，号子声吆喝声歌声以及铁器的碰撞声，交响乐一样，响彻在天地间。

可是，很快寒流来了，西伯利亚的冷空气穿过乌拉尔山口，扑向了下野地。栖落在胡杨树上的乌鸦云雀及野鸽子，没有来得及从梦中醒过来就冻僵了，掉在了地上，连那些在四处游荡觅食的狼和狐狸也被寒流袭击，跑着跑着血液就冷却了凝固了。冷空气经过的地方，土地迅速改变了本来的样子，松软潮湿的土层，一个晚上就变得像石头一样。

这个变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大渠的挖掘速度慢了下来。

没法不慢下来，有同样的力气，花同样的时间，得到不再是同样的回报。举起砍土镘往下挖，第一下，把地面碰出个白印，第二下加一些劲，只刨出几粒土渣，却把虎口震得发麻。第三下用了猛劲，结果把粗硬的沙枣木柄折断了，也没有挖开一寸土。

再难挖也得挖，天底下没有什么困难，是我们不能战胜的。再次开大会，杜干部对大伙儿说，三座大山都被我们推倒了，一条水渠算个什么，咱们就是用牙啃也得把这条渠道啃出来。

好大一个天，有一半是女人的。女人和男人一样，男人怎么干活，女人也得怎么干。

文书用不规则的木棍钉成的三角形拐尺，一拐一拐地量出每个人要挖的地段。地段按人头分下去，不管你是男是女是强是弱，必须要在规定的期限里把地段里的土石挖掉。宽六米深三点五米长为十米的坚如铁石

一样的冻土，只能用双手用砍土镘用十字镐把它一点点击碎，再移到两边筑成堤岸。

这么难干，叶子还是干下来了。交给的任务，叶子完成了。只是完成了的叶子，衣服全让汗水湿透了。冬天的衣服，不是夏天的衣服。冬天的衣服很厚，湿透了以后，不等干了，就让寒风吹硬了，硬得像铁甲一样。

回到地窝子，马上要做的事，就是把身上的铁甲脱下来，放到火炉子上去烤。烤干了，第二天才好穿，只能继续去干活。叶子要烤，别的女人也一样要烤。一个铁皮炉子四周，围了七八个女人。全是女人，不管那么多，烤衣服，顺便也烤烤身子。好多天没洗澡了，看上去没有那么白了，也没有那么嫩了。不是不想洗，是顾不上洗，干完活回来，实在太累了，往床上一倒，再不想动。一群女人，全是二十岁左右，散发出的气味，不再是香味，而是一股酸臭味。

觉得腰带处，有一点痒，手伸进去，在痒的地方捏了一下，捉住了个小东西。拿到眼前一看，是一只虱子。放到膝盖上，用两个拇指的指甲盖一挤，只听啪的一声，出现了一个血印，虱子死了。再往四周看，好几个女伴都在捉虱子。

捉虱子时，吴大姐走过来，拍了一下叶子的肩，对叶子说，这几天，表现不错，这么下去，你的入党申请，一定会被批准的。吴大姐是支部委员，能不能入党，她说了算。吴大姐的话让叶子眼睛一亮，说，我一定好好干。

为了保证挖掘的进度，激励大家，杜干部想了一个办法，用来奖励和惩罚。和金钱没关系，那个年头，金钱没有地位。大家干的事，都是为了理想和为了国家，如果说，和个人有关系，那也只是名，不是利。所以大家看重荣誉，为了荣誉，个人的什么东西都能牺牲。

芨芨草芦苇草搭成的饭棚里，挂起一大块黑板，全队人的名字都写在上面。名字后面有一个数字，是每个人每天挖掘土方的数字。数字有大有小，大的是挖得多的，挖得多的排在前面，排在最前边的三个人，名字后面画了一面小红旗。数字小的，排在后面，排在最后三个，是挖得最少的。最后三个名字后面，画了一面小黑旗。吃饭时全围过来看。一个女兵，看到自己的名字后面，画了面小黑旗，当场把饭碗扔到地上，大哭起来。

这个方法果然好，怕自己的名字后面画上小黑旗，大家全都拼命干。

这么一来，你追我赶，挖掘的进度一下子快了起来。杜干部看到地图不断延伸的红箭头，为自己想出的这个办法叫好。得意地让文书写成经验报告给上级。

看到这个黑板报，叶子并没有太当回事。在一群女兵中，干什么活她都比许多女兵强，所以她一点儿也不用担心，她有这个把握，她的名字后面绝不会出现小黑旗的。她正年轻，胳膊和腿结实有力。只要不怕苦，不怕累，就不会落后。落后不属于叶子，叶子要当先进，要在挖大渠中接受考验。争取能入党，这叫火线入党，过去说火线是打仗，现在说火线，是开荒，是搞生产，准确说，就是挖大渠。

可是，没过几天，叶子的把握没有了。那天早上，和往常一样，拿起牙刷刷牙，刚刷了几下，觉得恶心，就呕了起来。呕了几下，没有呕出什么。叶子就没当回事，扛着镢头去了工地。同样还是一样的冻土，叶子挖了没有几下，胳膊就好像没有了力气，挖不动了。只好坐下来休息了一会儿。休息了一会儿再挖，还是那个样。全身没有力气，一点儿也不想干活，只想找个地方躺下休息。怎么回事，是不是自己得了什么病了。中午吃饭时，炊事班送来的水煮白菜，叶子一点儿也不想吃。王五老婆阿花坐旁边，问她怎么不吃。叶子说，一点儿也不想吃。不但不想吃，还想把肚子里的东西吐出来，走到一边去吐，什么也没吐出来，肚子里没有东西，当然吐不出什么了。

阿花问叶子咋了，是不是病了。叶子说，我也不知道。阿花说，你是不是怀上了。我嫂子刚怀上孩子，我见过，就是这个样子。叶子瞪了她一眼。阿花说，你看我，瞎胡说，你还没有结婚，怎么会怀孩子呢。

就是这一天，叶子的名字后面，被画了一面小黑旗。看着小黑旗，叶子没有大哭，只是傻了一样，呆呆看着那面小黑旗。吴大姐走过来，对叶子说，没事，落后一次不算啥，明天追上来就行了。

这天夜里，躺在床上，叶子睡不着。叶子想了想，有点儿怕了。不是光怕小黑旗，叶子怕的是另外一个东西。阿花随便一句话，一下子提醒了叶子。叶子是没有结婚，可没有结婚不等于不能怀孕。村子里，一个姑娘，和一个走四方的货郎好了，货郎走了，再没有来，姑娘的肚子却大了起来。姑娘没有办法，跳到河里淹死了。叶子和老丑好了，好得和结了婚一样，结婚

的人做的事，他们全都做了。叶子再一想，身子好像两个月都没有来红了。原来想着是不是干活太累了没有来，现在看来真正的原因，怕是另外一个了。

也就是说，叶子怀孕了。

想到这，叶子不由得把手放在肚子上摸了起来，好像能摸得出来似的。摸了一下，没有摸出来，可这没有并不能说明什么，开始几个月看不出来，要六个月以后，肚子才能鼓起来。也就是说，这几个月中叶子不说，不会有人知道她肚子里藏着什么。可是别人看不到，她自己却能感觉得到，她的身体会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她无法再干很重的活了。这一点谁都知道，杜干部他们都知道，开动员大会时，杜干部说，挖大渠是大仗，不管什么事都不能请假，只有一种情况除外，那就是结了婚的女人怀了孕了，经过卫生队化验证明，可以安排另外轻松一点儿的活干。

叶子记起了杜干部的话，可叶子没有想去找杜干部。不是不想去找，不想干轻松的活。叶子知道，自己不属于杜干部说的那种女人，自己和老丑还没有结婚。没有结婚和男人睡觉，这叫通奸。这个地方，通奸是个严重的错误。虽然不会因为这个错误，把你送进劳改队，把你枪毙。但至少是不会再让你入党，是党员的一定会被开除。还要开大会，批斗你，让你当着许多人的面，讲你犯错误的经过和根源。一块儿来的一个女兵，就是因为犯了这个错误，一下子换了一个人似的，那么爱说爱笑的一个人，变得像个哑巴一样。

其实和老丑做那个事时，不是没想到这些。只是一到那个时候，太激动了，顾不了那么多了。再又觉得可能不会那么巧，正好就怀上了。主要还想着马上就可以领结婚证了，不过是早几天晚几天的事，用不着管那么多。怎么也没有想到，为了修大渠，杜干部不准在这个冬天结婚。要是没有这个规定，叶子这会儿，就可以大声地告诉别人，我怀孕了。别人听到了，不但不会说她，还会向她道喜。杜干部他们还会主动找到她，让她去干轻松的活。

可现在该怎么办啊？先不说别人会不会知道她怀了孩子，问题是拖着这样一个身子，叶子就没法做到自己的名字后面不被画上小黑旗了。想到

从此以后，自己的名字后面总是挂着一面小黑旗，叶子觉得这实在是件太可怕的事了。

怎么样来解决这件可怕的事，叶子想不出一点办法。

想不出办法以前，有一点叶子知道，那就是不能让自己的名字和小黑旗连在一起。要做到这一点，只一个办法，就是拼命地干活。好在怀孕的反应，开始几天厉害，过了这几天，就会好一些。叶子好像没有事了，连着几天，叶子的名字后面没有了小黑旗。没有了小黑旗，并没有让叶子高兴起来。叶子知道这两天，她是用了多少力气，才做到了这一点。她还知道要是这么干下去，她坚持不了几天。到时候，怕是不但不能把名字后面的小黑旗拿掉，倒把自己肚子里的孩子拿掉了。

干完活，去食堂吃饭，看到几个炊事员们，穿着白色工作服在那里忙。叶子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心里一下子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如果能到炊事班来干活，不就可以把什么问题都解决掉了吗。这么一想，叶子马上转过身，跑向了队部。

15

见到了杜干部。自和老丑好了后，和杜干部没说过什么话。见到叶子，杜干部样子很冷。叶子说，上次你是不是让我去过炊事班？杜干部说，是的，你没有去。叶子说，我想现在去，行不行？杜干部说，不行。叶子说，为什么？杜干部说，挖大渠需要劳力。叶子说，求你了，让我去吧。杜干部说，说说理由。叶子说，没有理由，只是想去。杜干部说，是不是太累了，受不了了。叶子说，就算是吧。杜干部说，大家都很累，凭什么让你去炊事班。叶子说，算我求你不行吗？杜干部说，我要是让你去了炊事班，别人会怎么说我？叶子说，没有人敢说你。杜干部说，那我也不能让别人白白骂我。叶子说，我要怎么样，你才可以让我去。杜干部说，离开老丑，嫁给我，就让你去。叶子说，这不可能。杜干部一听笑了起来，说，给你开个玩笑，我知道你就会这么说。其实，就算你答应我，我也不会答应你的。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尽快把大渠挖好，除了这个事，别的事我都不会当个事。叶子说，那么多人挖渠，也不缺我一个。杜干部说，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我

知道，你是很能干的，是个好劳力，吴大姐给我说，说她要当你的入党介绍人，我完全同意，你放心，过去的一些事，我不会在意的，更不会和你过不去。好好干，大渠挖好后，等到春天，花开了，你和老丑就结婚，我给你们主持婚礼。杜干部这么说了，叶子还说什么呢，再说，就是她有毛病了。快走出门时，杜干部说，再有什么事，来找我，能帮你，我是会帮你的。

叶子走了，看着叶子的身影，杜干部有些心疼。不管怎么说，心里边，还是喜欢这个女人的。同时，也有点儿高兴，如果那天，叶子答应了他，真的嫁给了他。叶子的情况，一定是另外一个样子。他给了她机会，她没有抓住，这就不能怨她了。女人啊，有时候就是那么傻，现在让她受些罪也对，让她接受些教训，以后少干点儿傻事。不能说干部不通人情，当干部的，有时就得心狠一点儿，心狠才能干成事。杜干部绝不会因为心疼叶子，让叶子不去挖大渠的。再说了，杜干部真的是有点儿想让叶子倒霉，倒霉得越厉害越好。知道这么想不太好，可是杜干部忍不住要这么想。

杜干部的话，叶子听到了，可叶子没有再理。别的事，杜干部会不会帮，叶子不知道。但叶子知道，眼前这个事，杜干部是不会帮她了。现在还有谁会帮她呢?想来想去，除了老丑，想不出别人了。没有办法，只能去找老丑了。

老丑在天山上伐木头，要见到老丑很难。不过，虽然难，也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伐下的木头，每过几天都要用马车运回来一趟。把伐下的木头卸下来后，还会马上赶到山上去。坐到这个马车上，一天后就可以见到老丑。

马车往山上去时，会拉一些吃的和用的给伐木的人。叶子跟谁都没有说，连赶马车的老张都不知道。叶子悄悄地钻进了一堆东西里，等马车走了一半的路了，叶子才从一堆东西里钻出来，把老张吓了一跳。再把叶子送回来也不可能，只能把叶子带到山上去，带到老丑的身边。

看到叶子从车上跳下来，老丑大张着嘴，半天没有说出话。倒是叶子见了老丑，一下子激动得不行，不管旁边还站着别的男人，就扑到了老丑身上，抱住在老丑脸上亲了好几下。

伐木的全是男人，十几个男人住在一个窝棚里。叶子来了没有别的地方住，大家想了个办法，砍了些树枝来，把窝棚的一个角隔了出来，让叶子

和老丑住了进去。树枝间全是缝隙，什么动静都隔不住。说话得把声音压得低低的。老丑顾不上说话，平常想，只能是干想，这会儿，人就在跟前，老丑管不住自己了。看老丑往身上压，叶子说，不行。老丑说，咋不行?叶子说，我有了。老丑说，有什么了?叶子指指肚子，说有孩子了。老丑不往叶子身上压了，瞪着眼问叶子，是不是真的?叶子说，不是真的，这么冷天，我又没疯，怎么会往山上跑。老丑说，别人知道不知道。叶子说，还没有人知道。老丑说，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别人要是知道，我们就完了。叶子说，可肚子大了，就瞒不住人了。老丑说，什么时候可以看出来?叶子说，要几个月吧。老丑说，等到那个时候，我们就结婚了，一结婚，我们就没事了。叶子说，我怕等不到那个时候。老丑说，没多长时间了，已经一月份，到四月份，冬天过去了。叶子说，活太重了，我怕坚持不下来。老丑说，换个活干。叶子说，我去给杜干部说了，他不给换。没有办法，我就找你来了。老丑说，没有别的办法，你只能坚持。叶子说，我不想走了，就在山上和你一块儿伐木。老丑说，这可不行，领导没让你来，你不能来。对了，你来我这里，请假了没有。叶子说，你真傻，请这个假，谁会批。老丑说，你怎么能这样干，怎么不请假跑来了。叶子说，只想见到你，顾不了那么多了。老丑说，再想见我，也不能无组织无纪律啊。叶子说，那怎么办?老丑说，赶紧回去，找领导承认错误。叶子说，我真不想回去了，我这样，干活干不过别人，落后了，就要在名字后面画上小黑旗，太丢人了。老丑说，那也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怀了孩子，更不能跑到我这里来不回去。叶子说，我有个办法，你看行不。一听叶子说有办法，老丑让叶子赶紧说，叶子说，咱们干脆跑到别的地方去。老丑说，什么地方?叶子说，跑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咱们自己开一块地，盖一间房子，再生一群孩子，咱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谁也管不了咱们，你说多好啊。不等叶子说完，老丑不让叶子说了，说叶子净在那里瞎胡说，遇到再难的事，也不能逃跑。逃跑是什么行为?逃跑就是叛徒，叛徒是最可恨的，抓住后马上就会被枪毙。一听说会被枪毙，叶子好像被吓住了，不再说跑的话了。过了一会儿，叶子又说，不行，我就告诉他们，我怀孕了，我就不信，我怀了孩子，还会让我挖大渠。老丑说，不能说，听我的话，怀孩子的事，绝不能说出去，说出去，我们的名声就完了，会落下把柄，让组织和别人看不起，一辈子都完了，你还想入党，连门都没有。叶子说，好吧，我听你

的，坚持。老丑紧紧抱住叶子，说叶子，你真是个好女人。

老丑让叶子第二天就走，叶子说再多住一天，老丑说不行，说叶子不在了，杜干部他们不知会多着急，晚回去一天，错误就会大一点。马车本来要等两天再下山的。为了早点送叶子下山，老丑让人把刚伐下的木头装到车上去，再让叶子坐到木头上。看着马车往山下走，老丑挥着手大声喊，叶子，坚持住，春天马上就要到了。

刚回到营地，回到地窝子里，吴大姐就来了。吴大姐吊着个脸，问叶子干什么去了。叶子说去看老丑了。吴大姐说，叶子，你真是太没出息了，想男人也不能想成这个样子，活都不干了，往男人那里跑。叶子说，吴大姐，我错了，我再也不会这样了。吴大姐说，知道错了就好，不过，得用实际行动改，干活得好好干了，可不能让自己的名字后面挂上黑旗啊。叶子说，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干。

16

想好好干，说好好干，真要好好干，并不那么容易。连着干了几天后，叶子干不动了，名字后面出现了小黑旗。以前也出现过，只是以前有了黑旗，第二天猛干一天，就把小黑旗摘掉了。这次不同以前了，小黑旗连着几天都挂在叶子的名字后面，好像把叶子喜欢得不行，怎么也不愿意离开了。

有一个规定，如果连着十天一直插着小黑旗，就要作为落后分子，由所在班组开大会进行批评帮助。实际上这个会就是批斗会。已经是第九天了，也就是明天叶子不把小黑旗摘掉，她就得被批斗了。

一个女伴走到叶子身边，对叶子悄悄地说，去找个人帮帮你。叶子说，大家都这么累，谁肯来帮我。女伴说，男人有力气，男人肯帮你，你就可以不挂黑旗了。叶子说，我凭啥让人家帮我干活。女伴说，你长得这么好，你只要肯，男人一定愿意。叶子说，我肯什么，男人就愿意了。女伴说，你真不知道啊。女伴就给叶子讲了一个事，说不是她的事，是另一个女人的事。说那个女人也是遇到了这种情况，怕再挂黑旗挨批斗，就找了个强壮男人，说只要帮她挖大渠，她可以和他睡觉。男人说先睡觉，女人说行。睡过了，

男人抽出了时间,帮她挖渠。这一帮,小黑旗就拿掉了。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叶子说,哪怕是被批斗,我也不可能干这个事。女伴走了,吴大姐来了,问叶子是怎么回事,这么下去,可不行。还说,只要一挨批斗,入党就没有可能了。叶子看着吴大姐,一脸的苦。吴大姐说,叶子,你脸色不好,是不是病了。叶子说,我没有病,就是有点累。吴大姐说,不行,去卫生队看看,我带你去。叶子说,我真没有病,用不着去。吴大姐说,你说,你没有病,怎么会完不成任务,你是不是真的没有好好干活,偷懒耍滑了。叶子说,吴大姐,你放心吧,明天,我一定会把黑旗拿掉。

叶子不会和男人睡觉,但叶子想到了让男人帮忙。让谁帮忙呢?叶子想到了王五。

找到了王五,给王五一说。王五说,不是我不给你帮忙。一是我是个有老婆的人了,阿花干活不行,每天我都要帮她,她才能完成任务。不然的话,挂黑旗的不是你,而是她了。还有,阿花知道我过去喜欢过你,我要去给你帮忙,她不知会怎么想。明明什么事都没有,也会被别人说得不像话。我的名声坏了不说,你的名声也会坏了。

王五不肯帮忙,还有谁呢。离开王五,往回走。走在路上,叶子想到了杜干部。正好走到队部跟前,叶子不由得走到了队部门口。就在要抬手推门时,叶子停住了。叶子想,杜干部会帮她的忙吗。正想着要不要进去,门开了,正好另外一个人办完事出来,看到了叶子,知道叶子找队长有事,就对叶子说,队长在里边。

叶子进去了。杜干部说,是叶子啊,有什么事吗?叶子说,我上次没请假跑到山上去了。杜干部说,我知道,可以理解,看来,你是真的很喜欢老丑,老丑这个家伙真是有福啊。叶子说,明天我再插小黑旗,就要开我的批斗会了,能不能不开。杜干部说,这怕是不行,我定下来的,不能说了不算。叶子说,我不是真的想落后。杜干部说,我知道,你一直很要强,可为什么这些日子,你干活干不好。叶子不吭声。杜干部说,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有什么事,说出来,能帮的,我一定会帮。叶子咬着嘴唇。有一句话,已经跑到了嘴边,如果不是咬着嘴唇,把话挡在舌头下,它差一点就跑出来了。那句话是,我怀孕了,真的干不了那么重的活了。看叶子不说话了,杜干部说,

没什么事，早点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干活。叶子抬起头，一张嘴，一句话跑了出来。没想说，说了出来，连叶子自己都吓倒了。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想收也收不回来了。杜干部说，你说什么?叶子说，我怀孕了。杜干部一听，笑了起来。说最近几天，至少有十个女人跑到我这里来，说怀孕了，要求换个轻松的活。叶子说，我真的怀孕了。杜干部说，你刚上山了一趟，才几天，就知道怀孕了，也太快了吧。好了，叶子同志，我知道挖大渠，是个很累的活，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劳动，为了革命，我们死都不怕，还怕累吗，再坚持一下，我们的大渠就会挖成的。叶子说，我是真的怀孕了。杜干部看了一眼叶子的腹部，没有看到一点儿鼓起，说，这个事，你说了不算，要拿卫生队的证明。不过，我想你是不会做检查的。要知道，你还没有结婚，如果你真的怀了孩子，是要受处分的，我劝你以后再不要说自己怀孕了。叶子没有想到，被逼得没有办法了，才脱口说出的秘密，杜干部却一点儿也不相信。不但不相信，倒认为叶子是怕苦怕累，以怀孕为借口，不去挖大渠。

事情发展到了这个份上，叶子是真的再没有办法了。

去了队部，再从队部走出来，和没有进去一样，困难仍然摆在那里，等着叶子去解决。天已经完全黑透了，天上一个星星都没有，看起来比平常都要黑。不但天比平常黑，还比平常冷，冷得叶子不由得裹紧了棉衣。

叶子躺在床上，屋子里别的姐妹全睡着了，叶子还睁着眼睛。不是不想睡，是无法睡，一想到明天会发生的事情，叶子就一点儿睡意都没有了。不行，绝不能站到台子上，让大家批斗。得想个办法，让名字后的小黑旗摘掉。想啊，想啊，叶子突然坐了起来，她有些激动了。没法不激动，因为她想到了一个办法，想到了一个可以摘掉黑旗的办法。

外面响起了呜呜的风声，吹得窗子乱响，一直说，有寒流要来，只是谁都没有想到会在这天夜里来到下野地。而头一个知道寒流到来的人，就是叶子。因为在别的人都呼呼大睡时，只有叶子一个人拉开了门走了出去，走进了雪片乱飞的寒流中。

17

吼叫了一夜的寒流，吼累了，在天亮的时候歇了下来。

大家起了床，去工地干活，去推门，推不开。再一看，让雪堵住了门。只好打开窗子，让一个人跳出窗子，去把门口的雪挖开。

挖开了雪，走出了门。走出了门，又退了回来，知道会冷，没想着会这么冷。回到屋子里，换上了毡筒和皮大衣。穿上这些东西，走起来会不方便，但至少可以不会被冻僵。冻僵了，就什么活都干不了了。

往工地走，下了一夜雪，把路埋住了，看不到路，不好走，只能慢慢走。平常走半个小时就到了，这个早上走了一个多小时。没有人说话，只有喘气声，还有踩雪声。几百个人，一块儿喘气，一块儿踩雪，声音就有点像雷。

到了水渠上。水渠已经挖了一大半，已经有了渠的样子。渠堤已经高出了地面，顺着渠堤往前走，去找分给自己的地段。渠堤还很窄，不能并着肩走，只能排成一溜走。

走着走着，走在前边的王五不走了，站下来往渠沟下面看。后边的人觉得怪，让他快走，他把路让开一些，却不往前走。后边的人，有了路，继续走，可等走到了王五跟前，也一样停下不走了。并且一样把目光投向了渠底。不大一会儿，这一段挖了一半的水渠，就让几百个人围了起来。

显然是有什么东西，先让王五看见了，接着别的人看见了。而不管是什么，只要看见了这个东西，他就没法不停下来，没法不把目光投向它。这是个什么东西呢？杜干部从后面赶上来，看到一群人都不去干活，全围在了一起。心里不由得恼火起来，大叫着，你们在干什么，为什么不去干活？好像没有人听到他的叫声，大家还是那样站着一动不动。杜干部挤开了人群，往中间走动。他要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不能让大家这么站下去，他得让大家赶紧去挖大渠。杜干部等到挤进人群，站到了王五身边，他也一下子变得和所有人一样了。

因为，杜干部也看到了那个东西，而那个东西，不是一般的东西，而是一个人。而这个人也不是个一般的人，而是个年轻的女人。而这个年轻的女人，不是别的女人，而是那个叫叶子的女人。

叶子趴在一块比她身体大两倍的冻土上，叶子拥抱似的双臂张开，十根手指分别从两边抠进冻土，旁边立着一把十字镐，看得出，这块冻土，叶子是用它挖下来的。挖下来以后，叶子打算把它搬到渠堤上去。仔细察看

地上的痕迹，可以发现，它已经被叶子移动了一公分。就在打算继续挪动时，发生了意外情况。一定是用劲太大，肚子在受到冻土块挤压时，女人身体里，那个用来孕育生命的东西，被挤破了挤碎了，鲜血顿时涌了出来，顺着裤腿流了遍地，同时，巨大的疼痛让叶子一下子昏了过去。

昏过去的叶子原本还是有机会醒过来的，可是寒流太厉害了，它几乎一下子就刺进了叶子的皮肉里骨缝间，把叶子身体里所有的热气和水分一下子变成了冰块，让叶子想改变一下趴在冻土的姿势都来不及。寒流好像在干完了这件事后，才知道自己犯下了多大的罪行，它似乎想把这件事掩盖起来，不让上苍看见。就让许多飘飞的雪花落到了叶子身上，用雪片织起了一块很大的白布，把叶子一点点遮盖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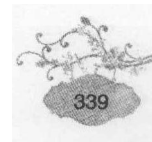
只是，这块很大的白布，能把叶子的身体遮盖住，却不能把从叶子身体里流出的血遮盖住。血渗出了盖在叶子身上的雪，像一朵开放的花，一朵很大的红花，一朵红得好像火一样的大红花，只是这是一种什么花，却没有人能叫得出名字。

叶子就这样死了。

这一天的黑板报上，叶子的名字后面，没有被画上一面小黑旗，并且再也不会被画上小黑旗了。当然，叶子的批斗会也不会再开了。不过，这一天，下野地还是开了一个很大的会，这个会和叶子有关，是叶子的追悼会。追悼会上说了不少叶子的好话，不过，在党支部开会时，提到了叶子入党的事。有人说，叶子是牺牲在工地上的，该算烈士，可以追认为党员。可也有人说，叶子虽然牺牲在工地上，但她还没有结婚就怀了孕，是一种很不要脸的行为，这样的人不能当党员。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于是追认叶子为党员的事，也就不再有人提起了。

18

埋了叶子后的第三天，老丑从山上下来了。那天开追悼会，有人问过杜干部，要不要通知一下老丑。杜干部说，他在山上，路太远，算了，不用通知了。叶子不是老丑的老婆，不是直系亲属，不通知不算错。第二天，马车



上山拉木头，老张给老丑说，叶子死了。一听这个消息，老丑坐到地上，半天没有起来。起来后，什么话都没有说，骑上马就下山了。

那天下午，太阳快落山时，大家看到了下山的老丑，他骑在马上，脸上的疤，好像暴涨了起来，像条紫色的长虫。他的身上，还挎着一支老步枪。那个样子，活像一个逼急了的土匪。这个土匪先是去了埋叶子的土坡。跪在叶子的墓前，一直跪到太阳完全没有了。

从叶子墓前站起来的老丑，没有骑着马回到山上去，他骑着马去了队部。杜干部这时就在队部里，在这以前，有人来向杜干部报告过，说老丑下山了，还说老丑身上背着枪。杜干部听了后，只是淡淡地一笑，没有说什么。

老丑骑马穿过营地时，马蹄踏在封冻的大地，像槌子敲打着鼓面。大家听见了后，全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并且不由得跟在了老丑的后面，朝队部走去，直到看见老丑推开门，走了进去，大家才停下脚步。

很静，真的很静，营地上好像还没有这么静过。不该这么静的，这个时候，该有什么声音响起来才对。可是一直等到月亮出来了，还是什么声音都没有出现。别的干部等不及了，担心队部里是不是发生了别的事情。几个排长商量了一下，就一齐走过去推开了队部的门。推开门，看到屋里的情况，几个排长全愣住了。他们想到了各种可能，但就是没有想到出现这样的场面。

杜干部和老丑正在那里喝酒。桌子上摆了两大瓶子酒，不过，其中一个已经变成了空瓶子。他们还在继续喝，他们喝酒的样子，就像多年没有见面的好兄弟一样。

春天到了，大渠真的挖好了。过节一样，下野地举行了庆祝活动。水渠上有一些木闸门，这些闸门要有人看管。好多人都想干这个活，去找杜干部，杜干部都没有让他们干。杜干部找到了老丑，对老丑说，你去看闸门吧。

老丑就去看闸门了。老丑每天骑着马，在渠堤上来回地走。他身上还挎着那支步枪，遇到野羊野兔野鸡什么的，他还会举起枪，打几个来吃。大家都觉得，这个活很适合老丑干。

老丑一直没有再找老婆，不是他不想找，也找过。可是，他真的长得太丑了，女人看见他了，都会远远地躲开。

从记事起，门前就有一条大渠。一年四季，渠里都有水，不过，冬天的水，就变成了冰。要用水了，去渠道里挖下一块冰，运回家里，放进炉子上的铁锅里烧一会儿，就会变成水。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活着，要活得好一些，都离不开水。渴了，喝渠里的水，馋了，去水渠里捞鱼，身上脏了，跳到水渠里去洗，冬天没有地方玩，就去水渠里，扫开上面的雪，在上面滑冰。直到长大，成了青年，上了大学，才离开了这条水渠。几年前，回去了一次，发现这条水渠没有了。原来家家安了自来水，早不用水渠里的水了，地里庄稼也用上了喷灌和滴灌，也不用水渠浇水了。就算是还有一些水渠，也是用挖掘机挖出来后，铺上坚硬的水泥板。渠水流得很急，渠岸也很陡，让人没法亲近。这让我没法不怀念那条老水渠。



矫健小传

矫健，1954年生于上海，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烟台市作家协会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多部，并著有中篇小说集、短篇小说集、影视剧本多种，多次获得国家、省部级文学奖项。主要获奖作品有《老霜的苦闷》、《老人仓》等。



小 虾 找 地

□ 矫健

一

小虾到主管办公室领受新任务。他不打算多说一句话。耳朵眼没被驴毛堵塞,你就一个字也甭问。公司里有不成文的规矩:员工不可多提问题。小虾绝不是惹事的人。

他溜着墙根嗖嗖疾走,自认为像一只老鼠。公司强调打领带,一条紫色领带终日扣住他的脖子,又使他感觉自己像一只瘦狗。但是,他没能准确地把握自己的形象,同事们送他的绰号小虾,倒是更为贴切。他瘦小羸弱,苍白得几乎透明。两只眼睛略微鼓凸,总是一副受惊的模样。当部门主管传唤他时,领带似乎会自动收束,勒得他喘不过气来。临近中午,电话铃响,一只无形的手拽拽绳索,小虾弓弓腰,一弹而起,悄然无声地迅疾地来到主管办公室。

主管的脸像一团棉花,温柔而无实质性内容。小虾从不指望在这张脸上看到任何征兆。主管发出指示,无论多么不可思议,小虾也得一挺胸脯,精神抖擞地喊道:Yes,Sir!这是规矩。迟疑,犹豫,问这问那,往往使你失去再一次踏入公司大门的资格。小虾懂得怎么做!一股真气凝聚在丹田,随时准备发力。

可是,主管的指示太奇怪了,好像用太极功夫软绵绵地戳来一指,点中他的死穴。小虾顿时瞠目。即便派他打劫银行,也不会如此吃惊。他无法理解自己的使命。主管似乎格外体谅小虾,破例将指示重复一遍。他

说——

公司丢了一块土地。你马上出发去惶向，查明真相，把它找回来!

小虾脑子发蒙。你可以丢钱包，丢孩子，甚至可以丢脑袋，但绝不可能丢土地! 地，就在我们脚下，怎么会丢呢?往哪儿丢?小虾感到常识的根基在动摇。

他往四下看看，仿佛要抓住某种可靠的东西，以定心神。但主管办公室里空空荡荡，连一根钉子也看不见。白的墙，白的灯，白的窗帘，像精神病医院的单人房间。每次站在这里，小虾都觉得自己赤身裸体地接受检查，灵魂也无处藏匿。

白色，逼人发疯的颜色!

主管进一步细化指示。他从文件夹拿出几张纸，说丢失的土地叫A-84号，这是它的原始发票、建设许可证、红线图……他把这些证件交到小虾手中。小虾觉得，主管好像把一个人的身份证、户口簿交给了他。证件都在，人失踪了，小虾走遍天涯海角，也要将A-84号逮捕归案……喔，这种拟人化的联想真叫小虾受不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他不能问，可又不能不问。如果问的不恰当，诸如地是怎么丢的?谁把地丢了?我该怎样去寻找这块土地?主管肯定面无表情地回答：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公司正是通过一连串的不知道，确立起不提问原则。小虾有数。公司庞大无比，深藏无数秘密。这些秘密又牵涉到巨额利润。回答员工任何问题都蕴藏着风险——谁敢保证秘密不会被一点一点地泄露呢?这可以理解。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不提问员工们就无法执行任务，这也是公司现行体制的弊病。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就体现出一个员工的智慧、潜质，甚至会关系到他的前程。

主管在摆弄一把剪刀。他剪碎一些纸片，又对着日光灯检查锋刃。在白炽的光芒照耀下，剪刀银光闪闪，透出一股寒意。主管的手指白而肥腻，像几条大蚕在蠕动。他捏捏剪刀，剪刀在空中咔咔作响，似乎在将一团看不见的乱丝剪断……

这些动作，总算让小虾抓到一些东西，思维得以集中。他想到，他的几位前任走出主管办公室就完蛋，仿佛中枢神经被剪断了。可以肯定，他们在主管面前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主管就如同医生，用这把剪刀为他们做

了一点小小的手术。从此,公司里再也见不到这几个人的踪影。

小虾后脊梁阵阵发凉。他需要一个答案:怎么样才算完成任务?总得有一个标志吧。不问清楚这一点,他就是跑遍世界,也不可能达到目的。

小虾终于开腔了。他向主管说了一套公司流行的豪言壮语,以表示完成任务的决心。他采取迂回战术,故意用夸张的口吻讲述最终解决方案,而这方案显然是荒唐的。他企图诱使主管纠正自己的错误,从而获得某种启示。

我找到A-84号,就把它带回来。虽然有些困难,我也要想法克服。我可以托运,或者干脆把它拴在我的裤腰带上,直接带到主管面前!

夏佩儿,你挺幽默。棉花脸直呼他的大名,又跷起一根食指,微微一摇:不过,公司不喜欢员工们开玩笑,请你保持严肃!

小虾挨了当头棒喝,狼狈而慌张,尾巴也夹不住了。对不起,我糊涂了,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做……希望主管明确指示。

嗯?你认为我交代任务不够明确?

不不! 小虾努力表达心中的困惑:一块土地不翼而飞,我该怎样理解这道难题?

难题?你企图理解难题?主管意味深长地瞥了小虾一眼,嘴角浮现嘲讽的笑意。假如我们能够理解这个世界的难题,哪怕只理解那么一丁点儿,还要上帝干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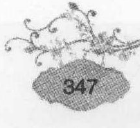
小虾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领带越勒越紧,脖颈儿似乎被勒成一根面条。

主管啪的扔下剪刀,斩钉截铁地说:不,公司不需要员工理解什么!你只须行动,只须执行任务。公司关注着你每一个举动,随时会给你最新指示。当然,如果你懈怠,拖拖拉拉找不到那块地——

主管停顿一下,小虾的心脏随即停止跳动。出于求生的本能,他抢着喊道:我就不回来,永远不回来!公司交代的任务,我要以自己的生命去完成!

主管沉默,任何话语都是多余的。小虾该走了。他立正,鞠躬,刷地转身走出办公室。

在以后的日子里,小虾一直很后悔:为什么多话?为什么多想?要知



道，你只是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啊！

二

小虾老是口渴。

有时候他想：我一生能饮尽一条河流——至少是一条小河。这样想象使他颇感自豪。小虾终日东奔西跑(业务性质决定)，所以很难有机会坐下来静静地品一杯香茗。不过不要紧，他可以喝矿泉水。出发前，他买一瓶最大号的矿泉水，一只手托着，就像托一枚迫击炮弹。另一只手则提着一个小黑箱，最小号的那种。小虾本人也属于最小号的：瓜子小脸，白净，女气。五官紧凑而标致。有洁癖。小手小脚小头小脑——整个儿一个精致小人，仿佛白瓷烧成。小人提小箱，却托着炮弹似的一大瓶矿泉水，在人群中匆匆行走，真有点滑稽。坐上车，小虾就开始喝水，小口小口地、不停地喝，十分享受。喝完水，目的地也就到了。水，在他体内变成一条小河，正如他想象的那样，缓缓地静静地流淌……

牧云说：你口渴，属于一种神经官能症，反应出你内心的极度焦虑。欧阳牧云是心理医生，也是小虾最初的、唯一的恋人。牧云嫁给了别人，正如生活中许多事情一样，小虾总是扮演失败者的角色。

焦虑什么？我挺好，没什么可抱怨的。我一点儿也不焦虑。小虾喃喃地辩解道。

欧阳牧云是一位优雅聪慧、风韵迷人的女子，长期使小虾处于一种离奇的生活状态。只要不到外地出差，每逢周末，小虾都要到牧云装修一新的家中坐坐，或帮她干点小活，或听她那位刚提副处的丈夫高谈阔论。作为前情人，小虾唯唯诺诺，似乎要在这个幸福家庭里借得一点儿温暖。牧云以高度的热情接待他，指挥他干这干那，好像他从来就是家庭中的一员。开饭时不许小虾告辞，并连连往他碗中夹菜。转身回首之际，她常常投来含情脉脉的一瞥，使小虾心醉神迷……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过去，小虾再也遇不上可意的人。已经年满三十了，他仍是孑然一身。牧云也许是可怜他，也许是需要他，无论如何，她使小虾陷入情感迷阵不能自拔。而小虾对此毫无觉察，甚至认为生活本该如

此。星期天早晨,他必换一套整洁的衣衫,提一些鱼肉蔬菜,准时来到牧云的厨房。夜晚,他顶着满天星斗回到单身宿舍,默默体验着甜蜜的痛苦。这滋味多美好?谁能理解小虾的精神享受呢?

今年春天,牧云生了一个大胖儿子,小虾自告奋勇当这孩子的教父。喝满月酒时,他像孩子真正的父亲,幸福的泪水溢出眼眶。他生平第一次喝醉了,醉得不省人事。张处,小虾习惯于这样称呼牧云的丈夫,彻底地被这矮小而执著的男子感动了,破例批准他在客厅沙发上睡一夜。他指着小虾猫儿一般蜷曲着的身躯,对妻子说:这是怎样的一个人、怎样的一个人啊! 我真服了! 他们认为小虾永远不会离开这个家庭。

所以,当小虾在一个不是周末的夜晚,出现于牧云家的客厅,结结巴巴地述说即将开始的远行,着实使这对夫妻吃了一惊! 惶向,他们不止一次听人说起过,那是正在崛起的一座城市。大开发大建设大混乱,全中国的冒险家、投机者蜂拥而至,人们都说,那是一座魔城。现在,小虾本人也要去那群魔乱舞之地,去那遥远的炎热的诡异难测的南方,岂非过于冒险?

久久的沉默。张处首先表态:也好。你性格中缺一些东西,历练一番会有意外收获。

牧云则向小虾伸出两手,问:为什么非要你去?公司不能派别人去吗?

小虾不说话,只摇摇头。他不愿意在牧云面前谈论公司,这话题太敏感,太沉重,像梦魇一样压在他心头。他的表情告诉牧云:公司的决定无人能够更改。

牧云单独送小虾出门,送了很长一段路。俩人默默行走,却有浓浓的惆怅在心间弥漫。银月如钩,洒下一片清辉,渲染出凄凉的美。这个夜晚很特别,不时有流星在夜空划过,一颗、两颗……小虾的心中留下一片绚丽。

牧云站住脚,嘴唇微微颤抖,半天才说:你这一走,恐怕再也不会回来了。

小虾纳闷:怎么会呢?我办完事就回来,那地方我一天也不愿多待!

我有一种直觉,很灵。我想,你的生活也许应该改变一下了。

改变?为什么改变?不不,我就愿意像现在这样生活。

你应该结婚。和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可以缓解你的病症。要知道,你

一直患有心理疾病，我观察你多年了。这种病在医学上尚未定论，暂时被称作……

小虾打断她的话：现代人谁没有心理疾病？你就没有吗？我也观察了你许多年，你有一肚子话无法诉说……有时，你也很苦闷，对吗？

牧云惊讶地望着小虾，发现他小小的、鼓凸的眼睛里，竟闪烁着睿智的光芒。他仿佛变成另外一个人，不，干脆就变成了刚刚划过天空的流星！医生的外壳被粉碎了，她一下子又变成普通女人。泪水夺眶而出，在她秀美的脸颊上小河似的蜿蜒流淌……

欧阳牧云当年与小虾分手时，可没掉一滴眼泪。她很潇洒，甚至没有寻找这样那样的借口。她只是反复说：我要走了，再见。小虾肝肠寸断，伤心傻了。他按字面意思去理解"再见"——牧云既然说再见，那就可以再去见她。于是，小虾一如既往地看望牧云，直到她结婚，成家。牧云也不烦他。连张处，她那位骄傲的丈夫，都容忍了小虾。同情失败者，包括失败的情敌，可以充分表现强者的绅士风度。小虾如此渺小，如此猥琐，简直是赖在别人家里。然而，他的坚韧不拔，他的真诚，却十分感人。

今天，即将分手之际，牧云忽然哭了。小虾深感意外。在他看来，这只是一次平常的出差，毫无生离死别的感觉。牧云一哭，似乎意味着某种珍贵的东西将要失去。

有一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你要走了，今天我就说出来——

小虾竖起耳朵，等待着。

我，我……

牧云竟泣不成声。这个谜一样的女人，心中藏着多少东西？小虾从未见过她如此伤心，自己也很难受。他捧起她的脸颊，在她额头上轻轻地、圣洁地一吻。牧云深受震动，一双泪眼直勾勾地注视着小虾。

她终于没能说出那句话，一转身，消失在黑暗中……

小虾仰望夜空，深深地吸一口气。我喜欢这样的生活，真的。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漫步走向单身宿舍。我喜欢荒诞的事物，这往往是世界的本相。我喜欢灰色调子，灰色人物，比如我自己。这也许是天生的，也许是公司造成的后果。我们伟大的公司笼罩在云雾中，这片云雾也使我的视线模糊起来。我的鼻子里总是积攒着一些灰尘，可能是云雾作怪。这样很好。在

一般人看来，我的处境比较糟糕：主管看不上我，同事们也经常欺侮我。我木讷，孤独，且软弱。不过，我得指出：人们只注意现实处境，往往忽略了哲学处境。是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处境，只是他们没意识到罢了。从这个层面考察，我的处境还蛮不错。我以自己的方式对待世界，体验着常人体验不到的东西。所以，我内心保持着平衡，甚至有一点点儿优越感。

他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踉跄几步。路人投来诧异的目光，以为遇见一个醉汉。小虾却不在意，仍然咕咕哝哝，踽踽独行。我喜欢追踪，寻觅。追踪不可企及的目标，寻觅不可获得的东西(比如爱情)。一块土地竟然不翼而飞，多好的题目？寓意深刻！你能飞，我就能把你找回来，我不怕挑战。真的，牧云可以为我作证。我要出门，我要远行，我要迎接挑战！

就这样，小虾走进破旧的宿舍楼，走进散发着馊味的小房间，走进他那灰色的梦境。他的自言自语，也直接化为一串串时断时续的梦呓。

三

小虾到达惶向，饮水量急剧上升。这鬼地方太热，他老是处于晕眩状态。太阳轰轰烈烈地照耀万物，眼前白花花一片，什么东西也看不真切。哟，太阳！那是太阳吗？分明是一颗原子弹。坐中巴前往惶向的途中，小虾把右臂搁在车窗外，只打了一小会儿盹，肤色就变得血红。晚上，胳膊开始爆皮，蟒蛇似的吓人。小虾惊叹：再晒一阵，整条胳膊恐怕都炙熟了！

惶向是一座魔城！他感到恐惧，又有些好奇，一刻不停地喝水。一块丢失的土地，引他来到一座魔城，未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小虾模模糊糊地产生一种宿命感。

速战速决，此地不可久留！小虾在心中对自己喊道。

公司在惶向设有办事处。小虾没去办事处报到，径直去找那块地。他知道，A-84号位于许坑小区。惶向这地方很怪，说是一座城市，新建小区却仍然沿用原来的地名：浅塘、许坑、草屋、石灰窑……透出浓郁的乡土气息。有几座高楼，当地人为便于记忆，就称呼它们为：浅塘大厦、许坑大厦、草屋大厦、石灰窑大厦。听上去有点不伦不类。不管怎样，有个地名就行。小虾决定先去许坑小区看看。

惶向的交通工具也颇有特色。城区粗具规模，公共汽车、出租车、三轮车一概没有，单靠摩托车载人。驾驶摩托的多为当地农民，人称摩托佬。其风格剽悍，车速极快，嗖一下从眼前飞过，好似警匪片中的暴走族。小虾站在街口，欲打听去许坑的路，立即有七八辆摩托从各处窜来，将他团团围住。小虾一惊，以为出了什么事情。等他搞明白了，就指定一辆黑色摩托车，其他的摩托佬悻悻离去。

使用这等交通工具，对小虾来说真是严峻考验。摩托车发动，风驰电掣，腾云驾雾，小虾的心脏立即冲上嗓子眼。他的两只脚没有踩到踏板，往里怕卷入车轮，只好用力外扒，呈八字状，痛苦而狼狈。小虾大叫：啊——他的手一松，半瓶矿泉水掉在街上，砰一声水花四溅，真像扔下一颗炸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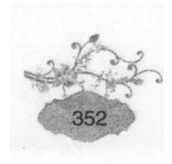
好不容易到了许坑，小虾回过神来，看看小黑箱尚在手中，心里才算安定。沿街前行，奇异光景映入眼帘：这地方城乡混合，街西是一排排新建的楼房，街东仍是古朴的村落。一头老牛慢悠悠穿过街道，去小区花坛寻花拈草。运载建筑材料的卡车排出刺鼻的尾气，与农家屋顶袅袅升起的炊烟混合，在灼热的空间弥漫。前方有一棵老榕树，树冠巍峨，绿叶婆娑，投下好一片阴凉。小虾疾行几步，躲入树荫喘息。气根倒悬，如老人须，小虾好奇，拽一根下来仔细研究。树下散坐着些婆娘、孩子，一齐望着他笑，又热烈发表议论。乡音难懂，小虾只听得其声丁丁冬冬，如泉水在耳畔流过……

榕树南侧有一家小店，小虾口渴难忍，赶去买矿泉水喝。小店门面宽不过五尺，与其说店，不如称其为售货亭。但是，店门前赫然立着一块黑板，上面有彩色粉笔书写的大字：本店出售大量地皮，欢迎选购！小虾哑然失笑，暗想，不知道店主还做不做矿泉水生意？他把头探进小店橱窗，看见成箱的矿泉水与肤色黧黑、头型颇似萝卜的店主。

我买矿泉水，要大瓶的。小虾对店主说。

店主默默无语，递上一个大本子。小虾翻开看看，张张尽是红线图，标志着惶向五花八门的地块。他把大本递还店主，说，我不要这个，我要矿泉水。

店主晃了晃萝卜头，斜他一眼：总要看一看吧，看过了再说。你不看



图，我就不卖矿泉水。

咦，真的碰上怪人了！小虾无奈，只得装模作样地翻弄大本。对于红线图，他已十分在行，为了完成使命，他曾反复研究过A-84号红线图。小虾发现，大本子上的红线图都是复印件，假的。也就是说，店主并没有一块真正的土地。小虾脸上露出不屑的神情。

我也有一块地皮，你想看看吗？

店主深陷的眼睛射出狼一样的光亮，舌尖不住地舔着厚厚的上唇。小虾打开小黑箱，取出红线图、建设许可证、原始发票——一色正品，货真价实。刹那间，小虾竟产生几分自豪：这才是一块真正的土地！

店主笑了，第一次笑，献媚地笑。土地毕竟是土地，力量深厚。他说：我叫阿钟，老板用得着我，只管说话。

小虾不失时机地、很有气魄地伸出手：拿水来！

阿钟立即从货架取下一瓶矿泉水，将盖子拧开。可他并没把水瓶递到小虾手里，而是试探着问：老板是要委托我卖这块地吧？我只收百分之三的佣金……

不，我没打算卖地。我只是拿红线图给你看看。

店主的脸马上冷了下来，说话又像先前那般不客气：那么，这瓶水我不卖了，我也只是让你看看！

小虾傻眼了：可是，可是你把瓶盖都拧开了……

拧开了怎么样？拧开盖子我自己喝。

萝卜头店主果然举起瓶子，往嘴里倒水。他似乎故意气气小虾，有滋有味地喝着，水在喉咙里弄出很大的咕咚咕咚的声响，一边还斜眼瞅着小虾。

天下竟有这样的店主！今天晦气，什么怪事都让小虾碰上了。他舔舔干裂的嘴唇，强忍口渴，决心与萝卜头店主论论理。这家伙老把卖水与卖地往一块儿扯，行为乖张，逻辑荒唐，简直是对消费者的极大侮辱！

我倒要问问你：既然开了店，你摆着烟酒糖茶都不卖，只顾做地皮生意，世上哪有这种道理？

阿钟扔掉空瓶，抹抹嘴旁的水珠，侃侃而谈：这你就不懂了。在惶向，人人都炒地皮，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去看看，写字楼里成千上万家公

司，打着各种各样旗号，其实都在做同一桩生意：炒地皮。老百姓把机关干部叫做三皮干部，哪三皮？上班吹牛皮，下班炒地皮，晚上吃鸡皮。喏，当官的也在炒地皮！老百姓呢，三百六十行，行行炒地皮。像我这等买卖地皮的小店，惶向城里到处都是。做成一笔地皮生意，至少赚五千块钱，谁还有心思卖矿泉水？摩托佬拉客，转来转去，就把客人拉去看地皮。今天你算运气，没让摩托佬拉到荒郊野外，把你丢在那里。做鸡的小姐们也炒地皮。你和她干那事，干着干着，她就会从乳罩里拿出一张红线图给你看。你烦了，就说：完事再谈，完事再谈！你不幸得了淋病，去找老军医打针。老军医一只手翻弄着你那宝贝东西做检查，另一只手就拉开抽屉，拿出一把红线图递到你眼前。他会说：你中毒中得很深哟！别急，我慢慢看你这个，你慢慢看我那个……哈哈！

店主摇晃着萝卜头，笑得很开心。小虾也笑了，仿佛在听一段传奇，渐渐竟着了迷。他暗自承认阿钟还有点儿水平，几句话就把一座魔城的轮廓勾画出来。

阿钟继续发挥，越说越精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惶向的土地全是活的，它们都成了精！它们飘起来了，飘呀飘呀，全都飘上天空。就像你们北方的大雪，满天飞舞……知道了这个秘密，你才有资格做一个惶向人！

阿钟的手在空中画圆圈，一个圈套一个圈。最后，他的食指一点，定定地指住小虾的鼻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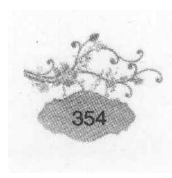
小虾心中顿悟：原来如此，难怪公司土地会失踪！

小虾服了。他甚至喜欢起阿钟的发型：头颅四周的毛发剃得干干净净，仅在百会穴附近留一撮毛，看上去挺酷。小虾暗想：假如我要做一个惶向人，首先就剃这样一个萝卜头。当然，我宁愿让人家把脑袋打扁喽，也不会待在这个鬼地方！

四

小虾在许坑小区寻找丢失的土地。

这可不是简单事情。小区很大，新建的楼房成群连片，小虾绕来绕去，仿佛走入一座迷宫。这里的房子千篇一律：外墙贴白瓷砖，铝合金窗，墨绿



色防盗门。没有门牌，没有标记，小虾分辨不出楼与楼之间有任何区别。

惶向的楼房形状古怪。地基狭窄，底层仅80平方米；往上放粗放大，竟盖到六层楼高。这里流行一个建筑术语，叫做“飘”，即以建阳台的方式，往空中扩展建筑面积。前后飘，左右飘，四周飘一圈儿，这楼就上粗下细，像蘑菇，又像碉堡。这样，房子面积就大大扩展。按红线图规定，楼与楼之间应有两米间距。你也飘，我也飘，两米间距自然消失，楼和楼几乎连到一块儿了。相邻的两家若是关系亲密，打开窗户，探出上身，便可以握手言欢。小虾感叹：真乃建筑奇观。

小虾手持红线图，企图核对每座楼房的位置。他想按图索骥，总能找到A-84号地块。可是，面对一模一样的小白楼，他无从下手。哪座是A-1？哪座是A-2？神仙来了也搞不清楚。小虾甚至无法确定自己的位置。他从一座小白楼出发，绕了许多圈子，总是回到原地。他向另一个方向前进，走了半天，又来到先前那座小白楼前。他回到原地了吗？这也不能肯定。没有坐标，没有方位，小虾丧失了判断空间关系的能力。他觉得自己渐渐消失，溶解在白色楼群里，被这些蘑菇形状的白妖精所吞噬……

小虾感到恐惧。北方有鬼打墙的传说：漆黑的夜，一个人在坟地里走，转来转去总是撞到坟头。你越急，走得越快，越是走不出那片坟地……小虾现在就处于这种境地。虽然是大白天，虽然面前是一座座新盖的楼房，他却不可避免地沉沦于一个噩梦。

人呢？为什么没有人？整个小区空空荡荡，幢幢楼房不见一个人影。无人居住的新楼比坟地更可怕！小虾想喊：有人吗——但舌头紧紧贴着上腭，干渴使他无法张口。真要渴死了！小虾在心中骂娘：绝了，那个萝卜头店主真他妈的绝。他的嗓子开始冒烟，五脏六腑即将燃烧起来。身体内的那条小河肯定已经干枯，他快完蛋了！烈日更加肆虐，团团大火直接泼在他身上，烧得他真想在地下打滚。小区没有绿荫，新铺的水泥地热浪蒸腾，比沙漠还烤人。小虾的视线模糊不清，幢幢白楼扭曲变形，雪糕一样融化了，黏黏糊糊地朝他压来……

如果不是后面跟来一个人，小虾很可能精神崩溃。店主阿钟来了，像一条狼悄悄地尾随着他。在这种地方，要谋杀一个人很容易。小虾的小黑箱里藏着一块地，这可能成为歹徒行凶的诱因。尽管脑子里有种种闪念，

小虾还是松了一口气。就目前处境而言,有人就好,即使来了敌人也没多么可怕。

店主摇晃着萝卜头,渐渐走近。小虾整整领带,挺起单薄的胸脯。

我能找到那块地,A-84号。小虾神情坚毅地说。

阿钟嘲笑道:这是B区,楼都盖起来了,你怎么能找到A区的地?

小虾明白了自己的失误,不禁脸红。没有人……有人我就可以问问。

阿钟指着自己的鼻子,笑道:我不是人吗?许坑的地皮我都炒过,哪一块我都清清楚楚。我们谈生意,谈得成,我就帮你找地。

我不能卖地,地是公司的。小虾喃喃地道。

没关系,你只要把红线图复印一份给我,卖不卖你到时候再说。怎么样?

小虾知道,店主要把A-84号的红线图复印件加入那个大本,以扩张小店的买卖。事已至此,他只好妥协。小虾点点头: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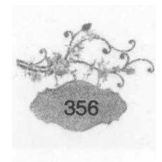
阿钟马上掏出一瓶矿泉水,递到小虾眼前。真像变戏法一样,小虾快幸福晕了! 他连谢谢也顾不得说,一口气把一大瓶矿泉水喝个精光。阿钟看着他的可怜相,满意地说:这瓶水我请客,你就不要付钱了。从今以后,你是我的客户,生意做得成,我们赚大钱。

真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阿钟带领小虾很快找到了那块地。A区在B区南边,他们穿过几条小巷就到了。与B区不同,这里整个儿是大工地,到处堆放着沙石、砖块,民工们在脚手架爬上爬下,蚂蚁一般忙碌地建设尚未完工的小楼。杂乱,喧闹,却有一股热火朝天的气氛。小虾变得兴奋起来。

店主阿钟拿着红线图,跳入一座小楼向工头打听情况。这里的人都和他熟,他可真是如鱼得水,呜呜呀呀地讲着当地话,老远就向别人打招呼。工头朝工地后方指指点点,阿钟不住点头。分手时,他拍拍工头肩膀,开了一句玩笑。那工头朝他屁股踢了一脚,他却灵巧闪过,一边笑一边跑了。

小虾松了一口气。他知道只要有阿钟在,什么事情都能搞定。阿钟朝他挥挥红线图,喊道:开路开路! 他马不停蹄,一溜烟往北跑去。小虾紧紧跟上。地,就在前方,小虾已经离胜利不远了!

这是一块三角形地皮。红线图上标明,它位于小区北端,仿佛为整个



小区戴上一顶三角帽。这是地形使然，再往北有两条道路，构成人字形，夹出这么一块三角地来。其他的地块儿全是长方形，整齐划一，排列有序。面积也一样，都是80平方米。与它们相比，三角地似乎是另类，孤零零地被扔在那里。小虾重任在肩，夜夜揣摩图纸，这些特征早已烂熟在胸。当他来到三角地边，一眼就把它认了出来。

喂，这就是你的地！阿钟跳到地中央，冲小虾喊道。

他却有些迟疑：是吗……

肯定是啦！喏，你看前面正在盖的那排楼，80、81、82、83……排到这里正好是84号。我都问清楚了！

最好能量一下，面积对了才敢肯定。你能不能问他们借一卷皮尺？小虾显得过分谨慎。

哎呀，借什么皮尺，我用脚给你量量就行了。干我们这一行，脚步最准！阿钟有些不耐烦，嘴里咕噜着，脚踩着三角地边大步迈进。203平方米，你看好，不会错的……

小虾不敢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丢失的土地。公司交代的任务就这样轻易地完成了吗？他铆足了心劲儿，准备像唐僧取经那样受尽千辛万苦，却不料来得全不费工夫，教他吃了一闪。店主阿钟对他哇哇啦啦喊着一串数字，以证明面积完全正确。他却没有回应，梦游一般摇摇晃晃地走进三角地。

小虾弯下腰，用手指在地上挖，挖出一抔泥土，放在鼻尖嗅。他仿佛闻到什么味道，将泥土往空中一扬，哈哈大笑。他欣喜若狂，摘去紫色领带扔得老远，又脱去皮鞋、袜子，赤脚在地里走。他两只脚拼命跺地，仿佛要试试这块土地是否牢固。最后，小虾一屁股坐在地上，不肯起来……

我早就说过，土地不会丢。地就在我们脚下，永远在我们脚下！

五

惶向的夜幕迟迟不肯降临。太阳虽然沉没在西边的大海里，但余威尚存，熊熊烈焰将满天晚霞烧得通红。晚上七点与早晨七点似乎没有区别，路上照样熙熙攘攘，行人摩肩接踵，来去匆匆。店铺为招徕顾客，一律将音

箱拖到街旁，音量调到最大，让港台歌星没命地唱。满城嘈杂，处处热闹。南方城市人气就是旺，这大概与太阳不无关系。

小虾寻到公司办事处，安顿住下。虽然他归心似箭，拔腿就走毕竟不太合适。再说，他要等待公司进一步指示。小虾很想听听棉花脸主管现在说些什么。地没有丢，它静静地待在原处。小虾到达惶向的当天，就找到了A-84号。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某些真理是不可动摇的。小虾倒不想(也不敢)与主管怄气，但在完成任务的同时，又能证明自己观点正确，总是一件惬意的事情。小虾虽然是个小人物，对一些形而上的问题却十分执著。这很可笑，他自己也知道。

办事处位于石灰窑小区，也住在那种上粗下细、似蘑菇似碉堡的小白楼里。小虾刚进小楼，就遇到一场尴尬。楼梯极狭窄，光线昏暗，碰见人都要侧身而过。每层楼只有一套房屋，空间珍贵可想而知。办事处在二三层，其他楼层都住着外人。小虾爬上二楼，就看见一对男女挽着胳膊从楼梯下来。楼梯塞得满满，小虾让也没法让，只得一步一步退到拐弯处。男的是个胖子，趾高气扬，看也不看小虾一眼。女的年轻许多，似乎有些过意不去，与小虾贴身而过时，朝他莞尔一笑。

小虾惊呆了，楼梯小窗射进微弱的光线，使他看清那女人的脸：她的长相竟酷似欧阳牧云。如果不是过于丰满，穿得过于暴露，她简直就是牧云本人!

真像啊……天下太大了，什么人都有。小虾自言自语道。

办事处的情况很令小虾失望，一进门就感觉到冷冰冰的气氛。没有人欢迎他，没有人问候他，甚至不知道有谁管事。小虾提着小黑箱，站在客厅里，有点儿不知所措。同事们刚刚用毕晚餐，匆匆从他身旁走过。有的出门去，有的回到自己房间，居然无人与他打招呼。态度最好的一位，也不过向他点点头。那人戴着啤酒瓶底般厚的眼镜，瞎瞎蒙蒙，小虾怀疑他是看错了人。公司冷漠的气氛在这里达到顶点。

厨房里走出一个姑娘，丑陋无比，朝着小虾笑。小虾心头一阵温暖，急忙问：办事处主任在哪里？我刚来，要向主任报到，麻烦你找找他。

办事处主任？没有哇，我们这里没有专职主任……这样说吧，公司派到办事处来的人都是主任，高主任、王主任、李主任。您贵姓？

我姓夏，夏佩儿。不过你可以叫我小虾。

那么，你就是夏主任。

小虾不胜惶恐，他的姓第一次与主任之类的官衔连在一起。他问：那么你呢，你也是主任喽？

姑娘笑得更厉害，下意识地用手捂住鼻孔。她丑，就丑在鼻子上，一对鼻孔朝天长，像猪，像猴。丑归丑，人倒热情大方。她说：整个办事处就我不是主任，我是公司请来煲饭的，你们北方人叫炊事员，叫保姆也行。我是本地人，姓周，你叫我阿琴好了。楼上有一间朝西的小房间，没人住，你可以搬进去。要吃饭，你来找我……

等一下，我还有个问题。小虾敲敲脑袋，办事处的情况实在出乎他的意料。我们，这些所谓的主任们究竟接受谁的领导呢？到了惶向，公司就消失了吗？

当然不会。每个主任直接接受公司领导，公司会来电话，给他们具体指示。对了，我还负责接电话，负责叫人。哪一天，我半夜里把你叫醒，你可别有意见哟。

丑姑娘阿琴的话马上得到验证，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忽然响起来。阿琴往前一跳，敏捷地拿起话筒。啊，你找小虾吗？夏主任——

小虾赶忙接电话。可不得了，这一声夏主任若被公司的人听见了，肯定会笑掉大牙。是棉花脸主管找他。真神，他好像料到此刻小虾已来到办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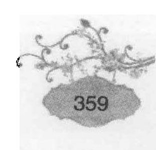
我找到那块地了，主管，A-84号还在原地。小虾有些激动。

知道了，我知道你去过许坑小区。话筒里传来主管软绵绵的声音，这声音总是令小虾紧张。但是，你并没有找到那块地，你只是触及到土地的表象。你离它还很遥远，很遥远……

主管的话仿佛是一段隐喻，一段启示录。小虾深感敬畏，甚至有些毛骨悚然。

我……我该怎么办？我如何行动？

明天早晨，你去土地规划局盖章，你将到一系列行政部门盖章，直至拿到正规的土地使用证。最后，你把A-84号过户到公司名下。主管有条不紊地做出指示。



小虾明白了，他在惶向还要走很远的路。

棉花脸又说：你把传真机打开，我让办公室传给你一份重要文件。那是A-84号原始主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办过户时就要用它。你已经进入实质性找地阶段，进展较快，我在这里祝你成功。

这是含蓄的表扬，是一种信任。主管难得开金口，小虾受宠若惊。

传真机在哪儿？如何操作？小虾一窍不通。幸亏阿琴插手，熟门熟路地把传真机打开。小虾连忙道谢。过了一会儿，身份证复印件传来，小虾拿来一看，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名叫穆阿花。小虾对着老太太摇头：原来都是你惹的麻烦。

他提着小黑箱上楼，找到那个朝西的房间。天黑了，他打开灯，日光灯放出刺眼的白光。这里处处保留着公司的风格。房间很小，却放着两张单人床，还有一张桌子，几个板凳，塞得满满当当。看来，业务繁忙时，公司会派不少人来。惶向，这座新兴城市，肯定引起公司很大的投资兴趣。

窗外，相邻的楼紧贴过来，小虾有一种压迫感。那座楼尚未住人，铝合金窗被小偷偷光了，所以，窗户像一张没牙大口，黑糊糊，空荡荡。小虾感到恐惧。没有窗帘，屋里又热，不得不开着窗。小虾只有直面这黑洞洞的大口。他干脆把日光灯关掉，眼不见为净。

小虾锁上门，倒在床上。奔波一天，实在是太累了。可他无法入睡，心底阵阵不安。主管的话是什么意思？表象，只触及表象。难道他亲手挖出的泥土，赤着脚踏过的土壤，都不是土地的本质？那么，究竟什么是土地的本质？土地的存在究竟以什么方式证实？

小虾越来越困惑。

六

没有，没有你这块地。规划局曾科长肯定地说，许坑A区最后的地块是A-83号，根本不存在A-84号！

小虾坐在办公桌对面，接受这个天方夜谭式的答案。曾科长年龄与小虾相仿，浑身透出精干的气质，专业，权威，一句话就否定了小虾的幻想。这个结局太意外了，小虾半张着嘴，弓着腰，真像一只上了岸的虾。即便是

虾也要蹦跳几下，小虾又把手中的红线图摊在曾科长面前。

可是，你瞧，这儿明明有A-84号，是一块三角形地皮，面积为203.16平方米。

曾科长还算耐心，打开文件柜，取出一卷图纸。这可是官方的、正规的红线图，蓝色晒图纸标出整个许坑小区的每一地块。他用手指点着图纸道：喏，这是A区，你自己来找找。哪里有A-84号？这里的地块统一规划，是批给当地农民的宅基地，面积全是80平方米，长方形，你看明白了吗？好了，你现在把那块三角地指出来，让我看看。

小虾傻了。哪里有什么三角地？他手指颤抖地指着自己的红线图，说：怎么，怎么我的红线图上有……

曾科长忍不住嘲笑他：你的红线图可靠？还是我的红线图可靠？你自己倒说说看。

曾科长迅速地卷起红线图，放回文件柜。小虾无颜待下去，其他办事的人也催他快走。他茫然地走出办公室。

走廊里挤满了人，嗡嗡嘤嘤，一片嘈杂。那么多人来办手续，可见惶向土地生意的红火。小虾知道，要办理正规的建筑许可证，红线图须经规划局确认。建筑用地不存在问题，符合规划，才得以盖章通过。这一环最关键。现在，他手中的红线图合法性遭到质疑，要完成公司的任务可就无从谈起了。怎么办呢？空气混浊，小虾透不过气来。他脸色惨白，阵阵晕眩，急忙在长椅找个空位坐下。急火攻心，小虾觉得自己快要垮了。

旁边坐着一位姑娘，炫耀地翻弄着一张红线图。她忽然对小虾说：这块地好靓，你要不要？小虾惊愕地望着她。姑娘忧郁地说：我老公跑了，跑到香港去了。撇下我一个女人家，还盖房子干吗？算了，我不办过户了，这块地皮就卖给你吧！小虾站起来就走，一边回头对漂亮小姐说：对不起，我看见红线图就想吐……

他遁入走廊尽头的厕所，趴在马桶边干呕。一个老头替他捶背，小虾回头说谢谢。老头道：不用谢，我这里有一块地皮，每平方只赚你一百块钱。你把红线图拿去，不用走出这座大楼，转手炒掉，保证你再赚一百块钱！小虾不呕了，飞快逃出厕所。

看来，萝卜头阿钟说得没错，惶向人炒地皮都炒疯了！把地皮当作股

票乱炒，还能不出事？小虾认定，他那块地，肯定在某个环节上出了问题。他已经走出规划局大楼，在石台阶立定，对自己说：不能走，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他喝掉一瓶矿泉水，把空瓶扔进垃圾箱；又紧紧领带，挺挺胸脯，英勇地返回大楼。

擒贼先擒王，小虾决心去找规划局局长。他抻长脖颈儿，挨着门看牌子，一层一层地找，终于在三层楼的尽头看见了局长室的铜牌。别看小虾人长得小，魄力还挺大。他凝神静气，右手握拳，礼貌地叩叩门。

一位女同志开门，小虾说要找局长。女同志就笑：门牌上写着局长室，并不等于局长就坐在这里。规划局局长可不是一般人能见的，他太重要，工作太忙，所以不得不常常使用空城计。小虾说：用空城计也不要紧，只要有这座城，我就坐等。女同志和蔼地说：那就随你便了。门又被轻轻地关上。

小虾原地站着，一动不动等了半个多小时。等人他有耐心，在牧云家他已经练好了功夫。不过，他担心站在这里时间长了，惹人讨厌。那女同志像个老大姐，对人和气，小虾不好意思找她麻烦。

小虾在走廊里来回踱步，办事员出来进去老碰见他。时间久了，他们注视他的目光都变得怪异起来。这样也不行，若是惹他们产生了怀疑，叫来两个保安，恐怕会像拎小鸡一样把自己拎出这座大楼……

小虾在洗手间发现一个拖把，眼睛一亮，有办法了！他把拖把洗净，拧干，到走廊拖地板。他拖得很慢，很仔细，没有哪个清洁工会比他更认真。他在局长室门前逗留的时间最长，把那一截走廊擦得特别干净。地板砖明晃晃的，镜子一样映出他苍白的小脸。局长室那位大姐出来解手，惊讶地哟了一声，高跟鞋几乎不敢踩地。小虾看着她小心翼翼地走向女厕所，暗想：她至少是局长秘书，弄好了可能还是办公室主任。那就让她向局长汇报去吧！他弯下腰，更加努力地工作。

小虾擦呀擦呀，直到下班时间。办公室都有空调，走廊里温度也不算高，但小虾干得过于卖力，汗水滴滴答答地淌下来。汗水跌到光洁的地板砖上，摔成几粒晶莹的珠子，很奇特，很美。到后来，小虾就在擦自己的汗珠。下班的办事员们很感动，猜测他是刚分到局里来的新同志，正在学雷锋哩。小虾有些得意，暗道：我迟早会感动上帝。

上帝终于被感动了。局长室的门打开，那位女同志请他进去。她请小虾喝茶，小虾连忙摆手：我喝凉水就行了。他拿过纸杯，自己在饮水机上放水，一杯接一杯，不停地喝。女同志一边笑一边摇头。

问清楚小虾的要求，女同志拿起电话，要曾科长马上上来。不一会儿，曾科长推门进屋，道：秦局长找我，有什么事？小虾惊叹：哇，闹了半天她就是局长！要不是碰上我小虾，一般人就让她蒙混过去了。

秦局长与曾科长再一次研究小虾的红线图。他们用客家话交谈，小虾一句也听不懂，但可以猜出他们正认真地分析着各种情况。小虾的心提到嗓子眼，这可是最后的判决！

秦局长回过头来，温和而严肃地说：当初往上报规划时，基层的同志可能出了错误。许坑属于惶向老镇，你可以到镇政府去查一下。

曾科长则讲出了最坏的可能性：惶向的土地交易不太规范，很乱。有不少骗子浑水摸鱼，你买的这块地可能是假的，红线图也是伪造的。

小虾浑身冰凉。他结结巴巴、近乎绝望地问道：那么，A-84号这块地究竟有没有呢？

秦局长回答与曾科长一样：没有，没有你这块地。A-84号根本不存在。

七

惶向流传着一段传奇：几年前，一个老瞎子来到此地，衣衫褴褛，蓬头如草，却又白须飘飘，仙气逼人。他赤着脚在惶向老镇的石板路上蹦跶，嘴里念叨：嗖，嗖嗖！地火好旺，好旺……仿佛他踩的不是青石板，而是烧红的铁板。他从镇北走到镇南，引得一群孩童闹哄哄跟在后面。有人就问：阿公，你的脚板好烫吗？老瞎子掰起脚让人看，脚板上竟然真有一排火泡。大家知道来了高人，好茶好饭款待他，请他算卦。老瞎子捻着长须，颔首微笑：不必再算，如此旺的地火，土是压不住了。日后，这地方只怕要飞上天！

当时的镇长躬身求教：惶向以农业为本，一向贫穷。水田飞走了，叫农民如何种稻？瞎子拿水烟袋敲了一下镇长的后脑勺，道：木脑壳，香港也种稻吗？

惶向与香港隔海相望，常常有农民结伙偷渡，去过不必种水稻的生活。镇长大惊:此地前程远大,莫非要赶上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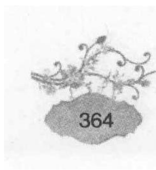
日落霞飞,暮色苍茫,老瞎子离开惶向,径直朝镇南走去。镇长此时已经顿悟,命令手下人:快快跟上!那老瞎子兀自在田野里蹦跳,口中“嗖嗖”不已。跟踪他的人发现:从惶向到海边的一片旷野,瞎子的跳跃达到非凡的高度。显然,这一带地火最旺。手下人向镇长描述:嚯,他哪里是个瞎子?活脱脱一只老蚂蚱!镇长则审慎地把老瞎子跳过的地方画成一张图。

后来,国家把惶向划为开发区,其版图与镇长绘制的地图完全吻合。不久，一个国际财团决定对惶向进行大手笔投资：要建立一座金龙汽车城,生产大批高级轿车直接出口。汽车城选址,就在老瞎子跳得最高的地方。惶向自然条件原本优越,鸥歌湾是难得的深水港。开山放炮,修建码头,世界各地的万吨巨轮就可以开到惶向的大门口。惶向升格为市,地位日益显要。人们如梦初醒,发现了一块未开垦的风水宝地,纷纷前来抢滩。地价飞涨,炒地皮又成了最热门的行当。土地就像股票一样,一日三涨。老瞎子说得对:土是压不住了!惶向人眼红脸绿,怀揣自家土地证满街乱窜,几近疯狂。古老的小镇膨胀、膨胀,仿佛一个橙色巨型气球,冉冉上升……

一切都被老瞎子言中。如今,惶向人都津津乐道地传扬这个故事,以此预兆自己的未来。他们说,看看那个镇长吧,神仙用水烟袋轻轻一敲,他立马开窍了。从此他大刀阔斧搞改革,勇当对外开放急先锋。从此他也官运亨通,一路平步青云,从镇长当到市长。瞧,每晚在电视上亮相的曾市长,身着西装,手端洋酒,不时还讲两句英语……你能想到,他就是当年那个木脑壳镇长吗?如果不是高人点化,他可能至今还在某个偏远乡镇,带领农民种水稻呢!

那么,老瞎子的预言最深一层含义,迟早也必定实现。人们不把话说透,但肚子里都藏着一个秘密。想到这层含义,他们就怦然心动。互相交流一个眼神,也显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纸包不住火,心里有事总要漏出口风,连市长大人曾阿水也不例外。在某次全市干部大会上,曾市长激情上来，就喊出这样的口号: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新世纪曙光在惶向!

他差点儿泄露天机。惶向人是如此解读老瞎子的预言:惶向,必是未



来的香港。根据他们的历史性经验(此经验来自许多乡亲的成功偷渡),香港即天堂。同义转换,惶向必是未来的天堂!什么深圳、浦东,靠边站去吧……

阿琴总是喜欢在餐桌上讲这段传奇。说到这里,她两只眼睛放出异样的光彩,激情澎湃!显然,她是老瞎子的忠实信徒。阿琴是整个餐桌最活跃的人,办事处的主任们埋头吃饭,只有她说东道西,唱独角戏。一张圆桌挤得满满,她常常站着吃饭。这并不妨碍她的谈兴,端着碗,舞着筷,用蹩脚的普通话讲着精彩故事。人们表面冷漠,实际上听得津津有味。吃完饭,有事的走了,没事的坐着喝茶,继续听她讲。眼睛深度近视的老刘是最热心的听众,总要挨到最后才走。小虾也留下来,当然,他是另有企图。

阿琴接着说:神仙阿公讲,这地方只怕要飞上天了。什么意思?就是讲今天的地价飞涨,一口气涨上天!你们看,两年前,一般的宅基地只卖四百元一平方米,托托关系,三百元也能买到。农民把自己的宅基地都卖出去了,你们外地人买去就炒。地皮好像着了魔法,日长夜大,五百,一千,一千五……就这么连续翻番!我要是有一块地皮就好了。可惜,我是个女的,没份分宅基地……

小虾见缝插针,把话题引向自己感兴趣的方面:阿琴,你真是见多识广,什么事情都知道。你能不能给我讲讲,我的前任从谁手里买来的那块地?人家有没有骗他?

阿琴看看老刘,不说话。老刘也知趣,见话题涉及公司业务,咳嗽两声,端着茶杯就走了。阿琴故意大声说:我不好说。我一个煲饭的,怎么可以乱说公司的事情。

小虾恳求道:阿琴姐,就算你帮帮我的忙。你又不是公司的人,说错几句也不怕……

阿琴捂着朝天鼻子笑:你的嘴巴好甜,还叫我阿琴姐,我们两个谁大?……好吧,我就给你说说。陈主任,就是陈兵,从一个警察那里买了这块地。不晓得出了什么事情,他又要把地退掉。一趟一趟退,就是退不掉。本来嘛,你买了东西怎么可以随便退?更别说那是一块地皮!后来,公司就把他调回去了。他临走,就坐在我这里流泪,断断续续讲了这么几句,也没有把事情讲清楚。

一个警察?小虾沉吟道。你知道他是谁吗?

当然知道,他叫许震霆,就是许坑本地人。阿许可是惶向有头有面的人,在公安局做治安科长,专门抓小偷、妓女、骗子。你刚才问他会不会骗人,我告诉你,肯定不会! 阿许是惶向的英雄!

小虾见阿琴开无轨电车似的又把话题扯远了,赶紧起身告辞。

小虾没有放弃找地的企图,他也不能放弃。如果棉花脸主管来电话,他能怎么说?他说规划局红线图上根本不存在A-84号这块地?说他到现在还没弄清楚公司的地到底是怎么丢失的?说他一筹莫展,束手无策,要求拍拍屁股回家?这是不可能的。说了这些话,你就永远甭想跨进公司的大门。小虾对主管拍过胸脯,找不到这块地,他就不回来。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他必须兑现自己的诺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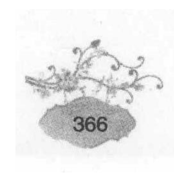
小虾心里还憋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他就不信,那块三角地明明摆在那里,怎么就会没有了呢?曾科长说,红线图可能是假的。可是原始发票、建设许可证,还有那个穆阿花的身份证都是假的?况且,听了阿琴的介绍,小虾不相信许震霆会伪造红线图诈骗别人。不对,这块土地绝不会无缘无故从人间蒸发! 不论遭受多少挫折,他一定要查出事情的真相。小虾拿定主意,公司要是来电话,就说一切顺利,暂且把规划局的结论隐瞒下来。他独自明察暗访,继续追踪A-84号的下落。

小虾回宿舍拿穆阿花老太太的身份证复印件。他不知道那个警察与穆阿花是什么关系,决定去找找他。A-84号怎么会到许震霆的手中,又由他转卖出来? 规划局不承认这张红线图的合法性,而红线图又出自他的手,无论如何他是有责任的。小虾估计会得罪那位许科长,心里有点害怕。但事到如今,只有从许震霆身上寻找谜底了。

不知什么缘故,小虾的钥匙就是打不开防盗门。他吭哧吭哧用力,屁股翘得老高,把楼道挡得严严实实。半天,他直起腰来擦汗,忽然听见身后有人扑哧一笑。回头一看,楼上酷似牧云的女邻居正等他让道。小虾涨红了脸,说声对不起,连忙收起臀部,紧贴墙壁站着。

女邻居很大方,说:怎么,打不开门了?把钥匙给我,我来试试。

小虾像个听话的孩子,乖乖地把钥匙给她。女邻居很有经验,拧了几下,就说:这门在里面锁上了,你敲敲门。她把钥匙还给小虾,自己上楼去。



小虾呆呆地望着她。她蓦地转回身，对小虾说：你怎么老盯着我看？

小虾口吃地说：你，你，太像我一个朋友了……

是吗？我叫霏霏，细雨霏霏的霏。你可以把我当作朋友，有空上来玩。她潇洒地一甩长发，拐了一个弯，只闻脚步声，不见其身影了。

小虾敲门。敲了许久，门终于从里面打开。办事处最年轻的成员李蒙，领着两条大汉走出来，狠狠瞪他一眼，飞快下楼。他们似乎在进行秘密约会，被小虾冲撞着了，恼悻悻的样子。小虾有些莫名其妙。

小虾打开小黑箱，把A-84号全套文件装入上衣口袋，匆匆出门。

八

惶向有一条漂亮的大道，高楼林立，装潢豪华，体现出大城市的气派。两边人行道种着棕榈、香樟，街心花坛美人蕉妖艳疯狂，渲染出亚热带的迷人风光。这里可看不见连结成堆的蘑菇状小楼，看不见城乡交融的土气。它像一件西装，套在惶向的肩膀上。大道的名字也漂亮：希望大道。的确，小虾来到这条大道，才感到一点儿惶向的希望。

惶向市公安局与规划局紧挨着，院子很大，停着很多警车。公安人员或穿制服或穿便服，大步流星，来去匆匆，到处洋溢着紧张严肃的气氛。小虾被这威严之气震慑，畏畏缩缩地跨进公安局大楼。

许震霆正坐在办公桌后看审讯笔录，蓦地抬起头来：你是谁？找许震霆干吗？

小虾受惊似的退了一步，用蚊子般的声音说：我找他……找地。

许科长反应敏捷，听到找地两个字，马上站起来。哦，他扫了小虾一眼，冷冷地点头。对于这个敏感的话题，他表现得很谨慎，一个字也不多说。他把案卷锁好，走到小虾面前，头一偏，简短地说：走吧，我们出去谈。

他们来到希望大道。华灯初上，景色繁华。许震霆黑着脸，迈着大步疾走，小虾一溜小跑才能跟上他。默默地走一阵，到了老街。街边上出现大排档，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乱。小虾拽拽他，慷慨地说：你还没吃饭呢，我请客！

许震霆说：公安干警不吃请，你我各吃各的。

他们找了个摊位坐下，要了牛腩面、炒河粉，各自埋头吃起来。小虾说：真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公司派我来找地，好多情况我都不清楚，只好找你请教……

你们公司是王八蛋！许震霆忽然粗鲁地说。前一段日子，那个陈兵天天来找我。现在换了人，又派你来找我。你们公司到底想干什么？我真烦透了！

小虾忙说：我不知道，我刚来……所以才想问问你，那块地究竟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这块地我本来不想卖给陈兵，可是他通过中介老来找我。算了，我很便宜就卖给他，每平方米只卖八百块钱。可是过了一天他又来找我，非要把地退还给我。这怎么可以呢？做生意还有没有规矩？幸亏我是公职人员，碰上烂仔，打他个半死也没话说……

许科长，是这样的，A-84号地块有一些问题，规划局不承认这张红线图，说是假的……

假的?! 许震霆几乎跳起来，看来他也非常吃惊。不可能！我许震霆堂堂一个治安科长，会干诈骗犯的勾当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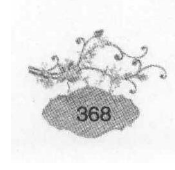
小虾把去规划局的经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最后道：你看，地是从你手里卖出来的，怎么说你也有责任吧？

许震霆要了一瓶啤酒，一边喝，一边发怔，显然，他也被这意外情况弄蒙了。小虾猜测，陈兵可能碍于面子，没有把实情告诉他，或者，陈兵自己也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只因规划局不给盖章，就急忙把地退还给许震霆。现在，问题摊在许科长面前，这位警察英雄也犯难了。

许震霆苦涩地摇头，叹了一口气，又呵呵冷笑，说：好，那很好。既然你认为我有责任，就去告我，去法院起诉。我等着法官发传票。

小虾忙说：别别，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想找地，搞清楚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你，就一点儿也不知道吗？

许科长凶气消失了，两只手苦恼地抓着头皮：我不是炒地皮的，我是一个警察。我哪里有心思打听这些事情。告诉你吧，惶向市大开发，治安很乱，全国有三千多个被通缉的要犯都逃到这里来了。三千！你说吓不吓人？我们睡觉也瞪着两只眼睛，手枪从来不离身。我管治安这一摊，还是个模



范警察，哪敢分一点点心？所以，我把你拉到这里来谈，就怕在办公室谈这种事情，把脸面丢光了……

小虾深表同情：我相信你。可是，你为什么要卖这块地皮？为什么会卷到这桩麻烦事里？

许震霆说：那是我姑妈的地。她儿子把她接到香港去了，托我把地卖掉。老人家从小对我好，我能不帮忙吗？哪晓得还有这七七八八的事情……你真要打官司，还得把老太太从香港揪回来。我只是为她代理，卖地的钱全交给了她，我一分钱没拿。从法律角度说，我还不是真正的被告……

小虾急忙摆手：别介，这种事我明白，告也没用。我只想问问你，A-84号这块地究竟有没有？

许震霆眼睛一瞪，又来了虎气：怎么没有？当然有！我是许坑人，什么事情都清清楚楚。前几年规划农民宅基地，卖得很便宜，家家都有份。分地的时候，我还帮姑妈去看过。当时，红线图就挂在村委会办公室。那块三角地不规范，面积大，价格便宜，还是我做主让姑妈买下的……我看，问题还是出在规划局。

小虾心头豁亮，说：有你这番话，我心里有底了。从今后我再也不来打搅你！

许震霆一挥手，豪爽地说：那好，今天我请客！

九

小虾怀疑办事处的房子闹鬼。

子夜刚过，小虾受到一种奇异的刺激，蓦然惊醒。周围特别黑，醒与非醒很难区别。迷迷糊糊中，似乎有某种动物在他脸上嗅来嗅去。他看不见它，却感觉到它的气息。那动物几乎要压到他的身上。小虾想喊，想跳起来，却丝毫动弹不得，也发不出一点声音。他着了魔法，被魇住了。那动物并无伤害他的意思，倒有一种缠绵劲儿，似乎贪恋他什么东西。他直觉到那动物是雌性，仿佛是一个女人……这样持续一段时间，那怪物反反复复嗅够了，飘然离去。

小虾终于透过一口气,忽地坐起。刚才的情景就在眼前,似幻似真。他怀疑自己做梦,掐掐手背却很疼。铝窗开着,相邻的空楼很容易跳进人来,莫非是贼?这时,他敏感的耳朵听见客厅里有窸窸窣窣的声响。接着,外面的防盗门轻轻一碰,表明那怪物是从房门出去的。小虾极度恐惧,无力下床。浓浓的倦意又攫住他,他就这么坐着,进入梦乡……

这种神秘事件大约有过一两次。到了白天,又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小虾有些迷惑,又从心底不愿承认,就以为自己做了噩梦。夜里,老刘常常坐在客厅,独自躲在黑影里吸烟。小虾想,也许是老刘弄出的动静。

办事处总有一种诡秘、奇异的气氛,弄得小虾心神不安。老刘、李蒙,还有办事处其他人,各有各的业务,但互相保密,小虾从不知道他们在这里干什么。每个人鬼鬼祟祟地忙自己的事情,从不交流,从不谈心。谁都怕自己被别人抓住把柄,汇报到公司,遭受严厉处罚。所以,人人显得乖张而古怪。

公司本身就是最大的神秘。小虾不知道公司的业务范围有多广,究竟从事哪个行业。它似乎什么生意都做,在黑暗中攫取着巨大的利润。公司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所有的人都被它紧紧控制着。它是庞然大物,一架神秘的机器。别说小虾,任何人都无法认清它的庐山真面目。

三楼住着小虾、李蒙、老刘,各居一间屋子。他们彼此很少说话。小虾忍不住猜测:他们都在干什么呢?也在买卖土地吗?当然,他永远不会提出这些问题。他和老刘的关系亲近一些,李蒙却对他怀有敌意。这小伙子身材挺拔,肌肉健硕,与小虾恰成鲜明对照。他显然瞧不起小虾,总是斜眼看他。小虾明白,那天敲门,不知冲撞了他们什么事情,得罪了李蒙。本来关系就疏冷,再加上一点儿敌意,同住一套房子就更不好过了。

小虾的老毛病又犯了。他老是想洗手,一时不洗就难受。他总觉得手上沾满了污垢,手心手背痒得要命。夜里,他待在小屋没事,每隔十来分钟上一次厕所,打着肥皂一遍又一遍地洗手。这是洁癖,小虾自小就有这毛病。他怪妈妈起名起坏了:夏佩儿,女里女气的,所以招致怪癖。

欧阳牧云说,小虾有心理疾病,洁癖可能就是一种表现。他长大后很少犯病,但精神过度紧张或心情郁闷,就忍不住想洗手。这几天,他就处于这种状况。看来情况确实不妙。

与许震霆一番谈话，小虾似乎得到明确结论：A-84号肯定存在。然而回来一想，他的信心又动摇了。许震霆提供的情况即便是真实的，规划局不接受又有何用？毕竟要规划局盖章才能解决问题。小虾进一步想道：许震霆代姑妈卖地，没有直接法律责任，那么，谁该为这个事件负责呢？谈话的结果，是失去了一位直接责任者！能不能找到A-84号，与许震霆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现在，小虾连这块地的真正卖主也找不到了。它离目标非但没有接近，反而越来越远了！

随着事态发展，小虾似乎身陷一片黑沼泽，越是挣扎，陷得越深。黏糊糊的泥泞困住他，从脚到胸，从胸到颈，一步一步将他淹没……小虾害怕了，第一次从心底感到害怕。黑暗从四面八方向他压来，他努力抵御，却无能为力。漫漫长夜，小虾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洗手的欲望就不可遏制地翻腾起来。

水，晶莹凉爽，哗哗地冲洗着他的肌肤。丝丝凉意沁入心扉，小虾感到说不出的爽快。洗手与喝水有某种共同的功效，小虾体内那条小河又欢乐地奔腾起来。他暂且忘记烦恼，与水化为一体，自由地流淌……

砰砰砰，卫生间的门被人擂得山响，小虾开门，李蒙正横眉竖眼地瞪着他：喂，你打算在卫生间里过年啊？我一泡尿憋了仨小时，人都要给活活憋死了！李蒙一边说，一边冲进卫生间，门也不关，掏出那家伙哗哗放龙。小虾说一声对不起，轻轻地为他带上门。

老刘坐在客厅里吸烟，目睹刚才那幕情景，对他笑笑。虽然没有言语，小虾也感到一丝安慰。

天很热，小虾到后半夜才睡着。他开始做梦。那东西又来了。它的鼻子慢慢凑上前，在小虾脸颊上嗅来嗅去……

小虾想：我不醒，我就留在梦里，看它究竟想干什么？梦境就变幻了，小虾感觉自己在飞，飞入一片茂密的树林。他躺在林间空地，一个女巫走来，口中念念有词，施展神秘的法术。女巫脱去他的衣裤，将他抱起，托在空中。月光照亮他的裸体，他浑身透明，反射出银色的光亮——小虾第一次以旁观者的视角观看自身，不由痴迷、陶醉。

防盗门咔哒一响，小虾蓦地惊醒。它走了！小虾套上汗衫，穿上拖鞋追了出去。他觉得自己的头脑非常清醒。

楼梯间亮着灯，空无一人。小虾往下走了几步，发现二楼饭厅仍亮着灯。他举手欲敲门，又怕是阿琴粗心忘了关灯，把大家吵醒反而不好。正在犹豫之际，一楼响起脚步声，小虾探头一望，只见楼上那个酷似牧云的女人，穿着睡衣，正缓缓地上楼。

女邻居霏霏看见小虾，有些意外，问：你怎么还没睡？失眠吗？

小虾不好意思地说：天热，睡不着……

我总是失眠。到楼外走走，呼吸一点新鲜空气，才能好一些。既然睡不着，你跟我来，咱们聊聊。

小虾鬼使神差地跟着那女人走。走到四楼，却又不肯进门：算了吧，这么晚上你家，不方便。我也没穿衣服……

霏霏已经打开房门，拉他一把，说：没关系，家里只有我一个，老公到香港去了……

小虾坐在布置豪华的客厅里，心别别跳。他似乎仍处于梦境之中。霏霏从厨房取出一瓶饮料，倒在小虾面前的杯子里。她老说生活寂寞，老公在香港开公司，难得回来一趟。人生有什么意思呢？女邻居长吁短叹。她催促小虾喝饮料，小虾顺从地喝了。

霏霏像女巫一样施展法术。她按一下隐藏在沙发扶手旁的机关，屋里的灯忽然灭了。间隔几秒，她又让各种灯具亮起来，黑暗的房间顿时色彩缤纷。这样忽开忽关，灯光明灭变幻，女邻居就变成欧阳牧云。她向小虾走来。她把手上的结婚戒指取下，又戴上；戴上又取下……一不小心，结婚戒指掉在地下，滴溜溜转了一个大圈，滚到沙发后面去了。

欧阳牧云眼神暧昧地瞅着他：你帮我捡回来。

小虾趴在沙发跟前，伸长手臂，只差一点儿够不着那戒指。戒指在黑暗中闪亮。他努力张开五指，却仍然够不着。欧阳牧云弯下腰，两只丰满的乳房在他头顶蹭来蹭去。小虾的脑袋爆炸了！他想起在黑暗中嗅来嗅去的东西，那原来不是动物的鼻子，而是女人的乳房。小虾激动、紧张，呼吸急迫。那饮料里肯定有问题，小虾体内忽然大火熊熊，烧得他不能自已……

就这样，小虾落在霏霏的怀里。女邻居把小虾抱在沙发上，褪去他的衣裤，丰腴的身躯像大水母一样，紧紧地裹住小虾。她发出一声心满意足的长吟。

十

店主阿钟找到小虾，摇晃着萝卜头说：那块地我帮你卖了，人家出价每平方米一千五百元。在许坑A区，这可是天价哟！

小虾在人行道上走，头也不回地说：我跟你说过，这块地我不卖。

阿钟骑着一辆红色摩托车，轰轰油门，赶到小虾前面，转头喊道：喂，我已经收了人家五千元定金，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小虾提着小黑箱，两只小脚蹽得飞快：我可没让你收取别人定金。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块地我无权卖，它属于我们公司的……

阿钟控制着摩托车速度，与小虾并肩而行：你回去跟公司老板讲讲嘛，价钱好，能赚钱，为什么不卖呢？炒掉这块地，我再帮你买一块更好的……你们老板就不想赚钱？

小虾着急办事，阿钟又纠缠不休，他有些烦恼。当初把红线图复印件留在小店，就应料到少不了这样的麻烦。干脆，把事情真相告诉他，让他死了这条心。小虾索性站住脚，对萝卜头店主说：我喝过你一瓶矿泉水，咱俩也算朋友。是朋友我就不能骗你。我向你交个实底：这块地失踪了！

失踪？阿钟细长的眼睛睁得老大，十分惊奇。

小虾就把找地的经过从头说了一遍。说完，他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感。阿钟皱着眉头思索，似乎在解一道解不开的难题。小虾很欣赏他的表情。

你瞧，我这就要去镇政府查红线图，真的没工夫陪你了。小虾与阿钟握手告别，急匆匆赶路。

阿钟的摩托车又追了上来，他朝小虾喊：我知道了，这件事就交给我办！

小虾愣了：你怎么办？

阿钟调转摩托车头，说：跳楼降价，尽快出手！在惶向，管它真的假的，只要是地皮都能炒掉！他加大油门，轰然而去。

小虾摇头苦笑，这萝卜头真荒唐，却什么事情也难不倒他。如果小虾也能像阿钟那样行事，一拳头砸碎所有的规矩，那他就是天底下顶有福气

的人了。可惜,他只是玻璃缸里一条金鱼,永远游不出这个貌似透明的世界!

惶向市分为三个部分:北部老城,中部新区,南部金龙汽车城。小虾一直在新区活动,今天,他要去惶向镇政府办事,首次踏入老城的地盘。这是一座古镇,地方志上出现惶向地名,至少追溯到千年以前。可是在小虾眼里,老城街道狭窄,房子破旧,人多杂乱,仿佛一下子倒退二十年。他不喜欢这地方,甭管它有多少美丽的历史传说。

小虾找到镇政府。这倒是一个漂亮的院落，两座别墅样式的小楼耸立,有鹤立鸡群之势。院内停满高级轿车,净是世界名牌(惶向也是传统的走私据点),你到中南海恐怕也见不到如此排场。与周围环境相对照,难怪当地农民抱怨镇政府不知把卖地的钱花到哪里去了……

小虾真正体验到衙门难进的滋味。没有人搭理他,他想说什么,刚开了头就被人粗暴打断,叫他上一边等着。等了半天,他们又打发他去另一个部门。小虾变成一只皮球,在各部门之间被人踢来踢去。他从楼上跑到楼下,从东楼跑到西楼,就是找不到能管他事的领导。

这个最基层的政府部门有一种排外气氛。大大小小的官员一律说客家话,相互间亲密、热情,外人却泼不入水,插不进针。小虾讲北方话,他们的眼神就流露出明显的歧视。小虾感觉自己像一个犹太人,卑躬屈膝,受尽屈辱。虽然他只是一个小人物,一向卑微,此时也有些忍无可忍了。

秦局长说:错误可能出在基层。果真如此可就糟了,这些芝麻绿豆官哪个肯认错?当小虾终于找到镇国土所所长,把问题全部摊开时,他就明白自己已经走入绝境。

国土所长姓吴,是个胖子,脑满肠肥,肥得流油。生活中真有这种脸谱化的人物,叫人一看就怀疑他是个贪污犯。吴所长哼哼呀呀说话,小虾兔子一样竖起耳朵,还是很难听清他在说些什么。其实,吴所长是个好脾气的胖子,可能是整个镇政府最有耐心的官员。他艰难地说着国语,一遍又一遍解释小虾的问题,小虾差不多要感激他了。然而,他语焉不详,词意含混,有些话你似乎听懂了,却没有抓住任何意义。小虾仿佛在猜谜语,又好像在做一场晦涩的文字游戏。他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交谈,越谈越糊涂,越谈越不得要领……

最后，小虾决心紧抓主题，死死不放。

你是说没有这块地?

不能说没有。你的发票盖着国土所的图章，可以证明这块地确实由本镇售出。虽然我没有经手此事，也不太了解具体情况，这个图章我还是认的。

那么，你承认有A-84号这块地?

我可没这么说，你千万不要误会嘛。市规划局说没有，那就没有。他们的红线图最最权威。一块地皮究竟存在不存在，最终由那张红线图决定。你我说了都不算!

我真的糊涂了。发票证明我有这块地，市规划局的红线图又否认这块地的存在。既有，又没有，这不是互相矛盾吗?

世界本来就充满矛盾，所以需要辩证法嘛。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小虾快要发疯了! 他发出一声尖叫，急促而锐利，锥子似的几乎刺穿人的耳膜。吴所长吓了一跳，小虾自己也吓了一跳。两人惊恐地对峙着。

你可不要乱来，我们再想想办法嘛……

吴所长捏住小虾的手，他的肥厚、柔软的手掌微微地颤抖。他显然害怕了。坐在这个位置上，每天要和各种人打交道，吴所长必须提防不测。他捏着小虾的掌心，轻轻地揉，揉了又揉，似乎要把两难矛盾揉开、化解。

小虾完全没料到自己会发出这样的尖叫。从跨进镇政府的院子，他就一直憋着，实在是憋急了，憋炸了! 他下意识地一叫，却收到预想不到的效果——吴所长态度大变。他轻轻揉他掌心，揉进了信心，揉进了勇气。小虾真想再叫一声!

吴所长说：A-84号这块地确实存在问题。问题出在哪里?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他也不清楚。现在，人们都在炒地皮，把地皮都炒乱了，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吴所长只是一个凡人，又不是神仙，岂能通晓一切?不过，吴所长还是为小虾指出一条路：他劝小虾到村里去查一查，因为最初的规划是村委会做出的。他们有一张原始红线图，最为可靠。村报乡、乡报市，红线图就是这样一级一级报上去的。如果有错误，肯定出在基层。错误永远在下边，这是规律。你现在就像杨子荣寻找秘密联络图一样，一定要找到原始红线图。有了这张图，一切问题都清楚了。如果小虾查出错误根源，

拿到可靠证据,他吴所长还是愿意帮忙的……

不过你不要叫,不要像刚才那样叫。我知道你不是恐怖分子,你长得这样瘦小,掀不起什么风浪。可是我有心脏病,你的叫声太尖、太响了……千万别叫!

也许是真的控制不住自己,也许是恶作剧,小虾临走时又发出一声尖叫。那声音犹如金刚石猛地划过玻璃,吴所长的脸色顿时惨白……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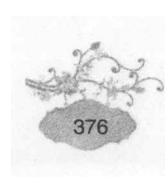
小虾的尖叫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发出的。这是一个标志,显示小虾正在发生某种根本性的转变。无须过多分析,这转变是楼上那位女邻居给他带来的。床上疯狂淫欲,几乎掏尽小虾的五脏六腑,又几乎塑造出一个新人。这个过程小虾自己意识不到,他只是隐约想起欧阳牧云的话:你的生活应该改变,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也许会使你发生变化……

欧阳牧云已经离他遥远了,霏霏却是眼前活生生的现实。她的白皙丰满的身体不时地在小虾眼前翻动,犹如白色的浪涛一次次将小虾卷入吞噬。这女人的肉欲如此强烈,每次做爱小虾都有一种被她生吞活剥的感觉。她在床上想出各种游戏,荒唐神秘而又令人兴奋不已。小虾进入一种全新的生活,兴奋刺激又带着一点恐惧。他猝不及防,被霏霏推入一条爱河,从此随波逐流,痴迷不悟。这是爱河吗?他自己也不能确定。肉欲压倒一切,爱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小虾处于极度亢奋状态。

霏霏像一只猫咪,更像一只老虎。她对自己的猎获物心满意足,常常眯缝着眼睛,仔细地研究小虾每一寸肌肤。真白,洁白无瑕。她美美地说。她喜欢全身赤裸,叼一支细长的香烟,在小虾面前走来走去。霏霏逐渐走向中年,精力特别旺盛,欲火如炽。捕到小虾这样一个情人,她内心的空虚得到满足,就像溺水者抓到一棵稻草。她真的很爱小虾,常常把他搂在怀里,久久不肯放松。小虾几乎被她巨大的乳房窒息。我的小宝贝,我的小宝贝,她叫喊着几乎流下眼泪。她好像搂着自己的孩子,为他哺乳。

你好像一直在找我,对吗?

找你?小虾有些迷惑。



是的，你一直在寻找，找了很久很久了……我有这样一种直觉！霏霏把小虾的脸搬到自己的眼前。

小虾望着她的眼睛。这双眼睛如弯弯的月牙，可爱，迷人。她一笑，眼睛就更加特别。正是这双眼睛，使她与欧阳牧云如此相像，几乎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小虾心中一动，明白自己正把霏霏当作欧阳牧云爱着。他点点头说：是的，我已经寻找很久很久了……他俯身吻那双弯弯的眼睛。

霏霏推开他：我知道，我只是替代品，你爱的不是我，而是另一个女人。

是啊，不，我也不知道。

什么是爱情，你恐怕一直都没弄明白。你的女朋友只是一个幻影，她只存在你的想象中。如果你和她真的结婚了，或者上床发生性关系，你就会发现她和我、和别的女人没有什么两样。你在寻找什么？其实你就在寻找一具女人的躯体，乳房、大腿，还有屁股……

小虾心灵受到震动：是啊，我在寻找什么？

你那位女朋友叫什么名字？噢，欧阳牧云，你对我说过一次。你想象一下，此刻你与欧阳牧云躺在一起，像我们一样做爱会是什么滋味？一样，一切都一样……

小虾冲动起来，抚摸着霏霏的躯体，腾身而起，猛地刺入霏霏的身体。他大汗淋漓，坚持不懈地干着。他脑子里模模糊糊地想到，我究竟在寻找什么呢……

霏霏很快达到性高潮。她一边号叫，一边搂着小虾在宽大的席梦思床上打滚。最后，她喘息着说：别看你小，你可真厉害！如果你早下手，也这样干欧阳牧云，她早就是你的老婆了……

小虾忽然感到一阵沮丧。

霏霏是某个名牌大学的大学生，对文学艺术很有造诣。在小虾眼里，她简直才华横溢。她有一些奇特的观点、新颖的思路，常常使小虾目瞪口呆。她叼着细长的摩尔烟，在地板上走来走去，高耸的乳房，丰腴的屁股不停扭动，逗得小虾眼花缭乱。她又评析小虾找地：你呀，总是抓不到问题的本质。你为什么要一条道走到底，非要去找那块地呢？还是那个问题：你到底在寻找什么？公司要求你办好正规的土地证，你应该在这方面做文章，

你需要规划局盖一个印，而不是证实那块三角地存在不存在。那就好办了,我给你出一个主意:你去刻个假印,盖在你的红线图后面,再到国土局去申领土地证,规划局这一关不就过去了吗?惶向这么乱,谁去仔细辨别图章的真假。我认识一个老头,专刻假印,巧夺天工。你要国务院哪个部门的图章,他也能马上刻出来……只要花二百块钱,这问题就解决了。瞧,多么简单。

小虾目瞪口呆:怎么可以……这样做?

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一张窗户纸蒙着,你一指头把窗户纸捅破,其实就那么简单。你还傻头傻脑地去找地,找啊找啊,究竟在找什么?就像你寻找欧阳牧云,在我身上不一样找到了吗?

小虾内心受到猛烈的撼动。霏霏锐利的言词正像小刀一样一点一点削去他的意志,他想抗拒,又无力抗拒。他感到了真正的危险。

与霏霏的幽会也很危险。小虾总是害怕她老公半夜从香港回来。她老公名叫吴雄飞,是香港人,开了一间外贸公司,很有钱。这栋小楼就是吴雄飞买下的。自己住一层,其他房间出租。霏霏很大胆,甚至把小虾介绍给老公认识。吴老板很傲慢,咿咿呀呀讲着香港话,也不管小虾懂不懂。小虾为霏霏感到惋惜:这样一位才女,竟嫁给了粗俗的家伙,真是鲜花插在牛粪里。

霏霏经常与小虾幽会。小虾怕办事处的人知道,不敢从楼梯走。他想了个出进的办法:从自己房间的窗户跳到对面空楼的窗户里,上楼,再从楼上阳台爬入霏霏家的阳台。没有间距的楼房帮了小虾的忙。这样,深更半夜,神不知鬼不觉,他就与霏霏躺在一起了。小虾很高兴,说:你老公回来,一按门铃,我就可以从阳台溜走了!霏霏却有些担心:你从阳台爬进爬出,恐怕有危险。小虾拍拍瘦骨嶙峋的胸脯:不要紧,我人小,可机灵着呢!

办事处无人知道小虾的行径。他很少与别人见面,只有吃饭时大家坐在一起。阿琴又在讲她的故事。

阿琴讲的都是惶向当地掌故,有些事情是她的亲身经历,很有意思。她喜欢讲偷渡香港的故事,十几岁,她就加入逃港的人流,先后三次都没成功,为此还遭到过拘留。惶向与香港隔海相望,过去很穷,所以逃港是当地农民最好的生活选择。阿琴那个村子有三分之二的人偷渡香港,并成功

地留在那里成为永久居民。当年逃港的规模可想而知。

天不亮就有人叫,家家户户都出来人,排着队往山里走。我也跟着队伍跑。好多人呀,哪个村子的都有,进了青龙山,队伍就越来越长。有小贩蹲在山口卖茶,一碗茶卖到两块钱!还有卖饼干的,一包要卖十块钱……过了边界,大家都趴在树林里等天黑。前面有一片水,游过去就是香港。晚上,蝙蝠在头上飞,男人们就开始游水。看看对面没警察,女人小孩都往水里跳,就像你们北方人下饺子一样。水性不好,淹死的也有。我就不会水,在水里走几步害怕,又回到岸边。我一边哭一边喊我哥,我哥心狠,头也不回游了过去。现在,人家发达了,跟着一个大老板当马仔……

老刘听得入迷,咧着方阔大嘴,双眼眯成一条线,小虾则感叹:太危险了,被边防部队抓住怎么办?

阿琴说:我就被抓住过,抓住进看守所,也没啥,又不是杀人放火。那时,看守所里塞满了偷渡的人,婆娘孩子最多,我们又哭又喊,吵得领导脑子疼。没过几天,我就给放回去了。又没过几天,我又跟逃港的队伍出发了……没办法呀,乡下太穷了。现在惶向开放了,有钱赚,像我这样的人就不会逃港了。

老刘用衣角擦擦厚眼镜片,又戴好,教授似的发表评论:香港居民有一半以上是偷渡过去的,粤东贫穷的农民为香港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呀!

阿琴话锋一转,对小虾说:你好像和楼上吴老板一家认识?

小虾连忙否认:也不算很熟,只是在楼梯上经常碰面,打个招呼而已。

我告诉你,吴雄飞可是游水去香港的!他是本地人,就是石灰窑村的,他逃港资格还没有我老呢,三年前才逃到香港,投靠他叔叔。现在人家发达了,香港有一个大老婆,又在老家包了一个二奶……

包二奶?小虾吃惊地瞪起眼睛。

当然,你看那楼上女人漂漂亮亮、斯斯文文的,其实是做妓出身的,被吴老板敲下来了。一个月一万块就搞定了,现在的女人为了钱什么事情都肯做。

小虾脸色煞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阿琴瞟了他一眼,神情怪怪地说:怎么?你和她有什么关系吗?

小虾忙说:没有没有。

阿琴一向对小虾很好,煲汤常常给小虾留起一碗,像大姐姐一样照顾着他。此时,她的语气有些严厉,一字一句地说:楼上那狐狸精会把人的魂勾去,你可要小心哟!

十二

请你帮帮我,我要找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一张图。

图?

一张原始红线图。

不知道,不知道……

小虾一遍一遍重复这段对话。它好像是遥远年代一出样板戏的台词,小虾本人则像那个鬼头鬼脑的小炉匠。他向坐在老榕树下的一群阿公阿婆提出问题,却无人能解答。其中一个老者,吸着长长的旱烟袋,对小虾说:你要找柯西金,许坑村的事情都在他肚子里装着。你听清楚了吗?柯西金。

柯西金?小虾十分惊讶,这个前苏联的领导名字隐约出现在小虾的脑海里。他搞不清许坑怎么会出现一个俄国佬。

老人告诉他:柯西金原名叫许康发,是许坑村老党支部书记。这人非常有水平,做报告一做一上午,稿子也不用拿。人们就给他起个外号叫柯西金,当时,那位苏联总理也给人很能讲话的印象。

小虾急忙问:柯西金,柯老,现在住在哪里呢?

老人说:他的老屋在村东头,去望蛟山的路就从他家门前经过。可是柯西金现在不住在那里,他交游广,面子大,蹲在什么地方享福我也不晓得。

小虾告别了老人,直奔村东。前方出现青翠的山峦,这是惶向唯一的山地,临海崛起,风景雄奇。据说登上峰顶可望见大海蛟龙,故称作望蛟山。在上山的路口,小虾很容易找到一座小瓦老屋,房子歪斜,即将倒塌的

模样。他想找人问问，这是不是柯西金的故居，路上却无人影。

小虾转到老屋后边，看见一片开阔地，搭着帐篷，许多人忙忙碌碌，在挖掘一个大坑。小虾上前询问，得知他们是省里派来的考古队，正在挖掘一处古代遗址。小虾问及那座老屋，他们都叫起来：小许小许，有人找你！

土坑里爬上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一架袖珍录音机，模样斯斯文文。小虾与他握手，说明来意。年轻人说：柯西金是我的伯父，你跟我来吧。

他们来到老屋。那位年轻人名叫许征，有一种极特殊的气质，眼睛细而长，微微眯缝着，过一会儿，又渐渐睁圆，放出柔和而具有渗透力的光亮。小虾突然从他的眸子里看见了太阳，温暖的阳光一下子射入他的心扉，使他产生信任、折服的感觉。这是一位奇异的人！小虾呆呆地望着他，忘记了说话。

许征对小虾的出现也颇感兴趣，仔细地打量着他。老屋光线晦暗，散发着经年尘埃的味道。两个年轻人默默对视着，久久没有说话。他们好像一对神交已久的朋友，忽然见面了，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你在找什么？许征轻声地问。

一块地。小虾回答。他接着反问：你在找什么？

我在找人。许征说，找一支失踪的民族。

小虾心头一动，问道：那是什么人？怎么会失踪了呢？

惶向这地方曾生活着鸥人，他们是我们的祖先。据说，鸥人是一只巨大海鸥的后裔，来自太平洋深处某一个岛屿。他们善于航海，善于寻找财宝，以海鸥为图腾，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民族。

你怎么能找到他们？

凭我的信仰。我慢慢地找，不停地找，通过一片砖一片瓦，甚至通过我的梦，我的感觉，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他们的足迹。

小虾陷入深思：信仰……

许征问：你呢，你为什么来此找地？

小虾摇头：我不知道，也许是一种宿命。

许征意味深长地说：在惶向找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家都说惶向是一座魔城。

小虾点头：这一点我已经深有感触了。你能告诉我惶向的秘密吗？我

觉得，你一定知道许多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许征柔和地笑了，他眼睛里又闪现出太阳的光芒：是的，惶向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你去过老镇吗？你一个人顺着镇子的老街走，走着走着，你就会发现惶向的秘密。

那是什么？

这个镇子的建筑隐藏着古人的智慧。它的街道遵循着奇妙的0.618黄金分割率，呈螺旋形环环展开。外人在镇子上走，不知不觉就会迷失方向。这可比八卦阵更为高明，并且古老得多。我认为这是鸥人留下的遗迹。正因为这个特点，我们的老镇才被称为惶向。

小虾听得痴迷，叹道：早知道，我就去老街转一转了……

你要夜晚去。你不但会迷路，还会陷入一个大梦，无边无际，纯黑色的梦境。这梦会唤醒你对远古时代的记忆……好了，不必多说，你很快将去惶向老镇。你会在那街道转来转去，寻找一个人。那时你就会体验到一切。

你怎么会知道？

你不是要找我的伯父吗？他现在就住在惶向老镇。

你能不能告诉我确切地址？

不，我也不清楚。柯西金，我那位伯父，是一个古怪的老人，他现在完全隐居起来了。

小虾告辞。不知怎么，他非常喜欢许征。他走到街上，又转回来搂抱许征，他脸颊贴着对方的脸颊，在他耳旁低声说：帮我，你要帮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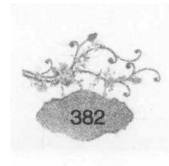
许征同情地望着他，没有表态。

十三

办事处出事了！

那天夜里，小虾准备上楼与霏霏约会。刚跳上窗台，忽然听见防盗门被擂得轰轰山响。停了一会儿，有人把门打开，人声嘈杂，吆喝声不断，仿佛有人在打架。小虾急忙躺回床上，犹豫着是否开门出去看看。这时，他的门也被人猛烈敲打，同时伴有野蛮而粗鲁的喊声：开门开门！

小虾慌忙跳下床，扭开门锁。几个警察冲进来，迅速地搜查他的房间



……

小虾被带到二楼餐厅，看到办事处全体成员都聚集在那儿。他惊恐而又懵懂，浑身瑟瑟颤抖。站在旁边的阿琴拽拽他衣角，小声说：李蒙出事了。警察问什么，你都说不知道。阿琴很有主心骨，小虾守她站着，心里渐渐安定下来。

过了一会儿，许震霆陪同公安局一位领导来到餐厅。小虾与他目光接触，他冷然一笑。小虾吓得心别别跳。

公安局领导问：李蒙涉嫌汽车走私大案，你们知不知道？大家皆摇头不知。领导把目光停留在小虾身上：你，过来回答问题。公司派你来办什么业务？有没有指示你参与汽车买卖？

小虾战战兢兢地回答：公司派我来找地，一块土地不见了……

许震霆在一旁插话：他说的是实话，我知道情况。

小虾非常感激许震霆，没想到他在关键时刻肯为自己做证。小虾回到队列。过一会儿，李蒙戴着手铐从楼上下来，他以好汉的口气从容说道：走私汽车是我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

众警察将他押走。许震霆叫大家明天去公安局做笔录。

这一场惊吓闹得办事处惶惶不安。小虾不敢再爬楼去会霏霏，独自坐在黑暗中发呆。真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情！小虾记得那天门在里面反锁，小虾敲了半天门李蒙才与两条大汉匆匆出来。现在想来，他们正在密谋走私汽车，被小虾无意冲撞着了。

小虾心底有一层疑惑：这真是李蒙的个人行为吗？难道不是公司的生意？凭李蒙一个毛头小伙子，怎能搞起走私大案？

公司总是蒙着神秘的面纱。小虾想起棉花脸主管，也怪，他竟没来过一次电话，没询问一次小虾的情况。莫非他对小虾一举一动真的了如指掌？他知道小虾正在苦苦追寻那块失踪的土地？谁把他的情况向主管汇报的？难道他身上暗藏着跟踪器之类的东西？

小虾穿过客厅。忽然，他发现客厅一角有一点火星，仔细看是老刘的烟头。小虾走近前去，发现老刘歪倒在沙发上，跟死了一般。小虾急忙打开电灯，伏在他耳边喊：老刘老刘，你怎么了？

老刘脸色惨白，嘴唇乌紫，断断续续地说：快，把我床头，那个药瓶拿

来……

小虾飞奔到老刘的房间，很快找到小小的药瓶，一看，是心脏病急救药。小虾回到沙发旁，在老刘跟前跪下，掰开老刘的嘴，按药瓶上的服用方法取出两片药，填入他口中。老刘缓缓苏醒，小虾又倒了一杯水给他喝。过一会儿，老刘渐渐恢复，脸上又有了血色。

你救了我一条命，要是等到天亮，我死定了，老刘感叹地说。

小虾扶老刘回他的房间，在床上躺下。小虾刚要走，老刘叫他在床边坐下。老刘握着他的手，说：你是一个好人，心太善良。有些话我要对你说，我们的公司呀，你要小心。今晚这个事你怎么看？

小虾把自己对公司的猜疑告诉老刘：我觉得公司派李蒙来就是执行特殊任务。

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特殊任务。李蒙走私，你知道我的任务是什么？告诉你，我来惶向做资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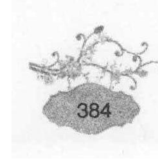
做资金？小虾十分不解。

惶向地价飞涨，就是大量的资金所推动。资金是一种稀缺商品，谁能借到钱谁就发财。做资金就是在银行和公司之间牵线，牟取暴利。惶向这样一个地方，光湖南省就有十几家银行常驻这里。这是金融领域非常复杂的生意，说白了，也是贴着犯罪的边缘走。假如明天我被捕了，也要说是我个人行为。这是公司的规矩。你还年轻，对于公司交代的任务，别死心塌地地去做，要留一点儿心眼。

小虾感激老刘的点拨，回到房间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天早饭开得很晚。阿琴去公安局探望李蒙。并找熟人打通关节。她把带回来的早点往桌上放，一边说：我是本地人，公安局里净是老乡，李蒙出了事，也只有我这个煲饭的出头了……大家狼吞虎咽地吃饭，阿琴照常演说。她说，惶向刚破获一个走私大案，牵扯到不少当官的。李蒙没事，被别人瞎咬咬出来的。过一段日子，活动活动，就能把他保出来……

阿琴今天说话的内容很有分量。她嘱咐大家不要出去乱说。并且，这段时间每个人办业务都要小心一些。只要李蒙出来，危机就算过去了。阿琴倒像一个女主任，指挥料理一切。那些所谓的主任们，埋头吃饭，默默地听着阿琴的训导。



阿琴把目光停留在小虾身上，语气变得严厉：我发现，办事处个别主任夜出不归，这样很不好。在这个特殊时期，每个人的行为都要谨慎、检点。我一个煲饭的，在这里瞎说说，要是被公司知道了，谁惹的麻烦自己就要吃苦果！

小虾浑身发烧，恨不得把脸藏在盛豆浆的大碗里。他心想：糟，阿琴怎么会发现我的行踪？

办事处的人都走了。阿琴追到门口，将几只特意留下的叉烧包塞到小虾手里。她的眼睛很亮，望着小虾笑。小虾惭愧地垂下脑袋……

十四

天淅淅沥沥下着小雨，惶向老镇涂抹上一层灰色的调子。雨水沿着小瓦屋檐滴流下来，在人行道沿下汇成涓涓细流。小虾穿着雨衣，缓缓行走，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老街上的一切。

他来寻找柯西金。这事情有点荒诞，在这样一个雨天，在一个陌生的古镇，他逢人就打听柯西金住在哪里，显得神经兮兮。街两边开着士多，这是香港人叫法，其实是夫妻老婆店。小虾去店里打听，遇到有学问的就嘲讽他：柯西金？你还想找勃列日涅夫吧？你找错地方了，应该到克里姆林宫去找。

很多人分明知道柯西金，他毕竟是许坑村有名的老支书。这一点小虾能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出来。他们对陌生人怀有敌意，或者说，一种很深的戒备，小孩也是如此。一座老屋大门敞开，两个衣服肮脏的小孩正在玩耍，小虾掏出早已预备好的糖果，一人一粒分给他们吃。他问：小朋友，你们知道柯西金爷爷住在哪里吗？小孩嚼着糖，挤眉弄眼朝他鬼笑，然后一哄而散。

街上都是老屋，也有几栋新盖的小楼。小楼都安着防盗门，看来是有钱人家，戒备森严。有一扇防盗门后面站着位老太太，双手抓住不锈钢栏杆像囚犯，又像关在笼子里的老猴。老猴瞎了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闪亮如炬，目光烁烁地凝视着街道。小虾走入她的视线范围，那目光便如机关枪洞穿小虾的身体。小虾情不自禁站住，走到她的面前。

开门！老猴声音低沉嘶哑地命令道。

小虾怯怯地说：我想找柯西金，他住在这座楼里吗？

老猴不耐烦地道：开门！他不在这楼，你给我开门，我领你去找。

小虾为难地说：你在里面，自己不能开门吗？

那老太太说：我儿子把门锁住了，不知道搞了什么鬼，我开不开。

老太太暴躁起来，瘦骨嶙峋的手抓住栏杆，摇得防盗门轰轰直响。小虾吓了一跳，急忙逃之夭夭。

天黑了，路灯发出昏暗的灯光。小虾沿着老街走，渐渐地迷失了方向。他记起许征的话，仔细观察惶向街道。那街道始终弯弯的，不知不觉中你老在拐弯。许征说过，整个镇子的布局像一只螺蛳壳，由核心向外一圈一圈扩展。圆的扩展也是按照0.618黄金比率，真是奇妙无比!但是，在小虾眼里，惶向老街破旧、阴冷，到处弥漫着鬼气。这里的人相貌也有些古怪，鼻子尖尖，像鸟嘴，似乎证实了关于鸥人的传说……

小虾转来转去，没有多少寻古访幽的心情，他急于寻找柯西金。真怪，小虾本来是要寻找一块地，现在转而要寻找一个人。某种绝望情绪，在他心间一点一点地弥漫开来。初来惶向时，他信心十足，坚决不相信一块土地会不翼而飞。现在，他开始服了，在惶向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小虾找了很多人，找了很多线索，却离A-84号这块土地越来越远了。他仿佛是一片叶子，在水里漂着，被一股潮流带着越漂越远。

小虾怀疑一切，他开始怀疑自身的存在。夏佩儿，绰号小虾，这个人究竟存在不存在?在找地的过程中，他渐渐地迷失了自己。他与霏霏的事情就像是另一个人做出的事情。过去的信条全都摇摇欲坠，他还能抓住什么?他还能信任什么?他曾强调一个人的哲学处境，并有些自鸣得意。现在，他恰恰陷入哲学的危机。他不知道该怎样理解周围世界，该怎样理解身边发生的事件。他不断问自己：是我疯了?还是世界疯了?

夜深了。小虾不想回去，也无心寻找柯西金，就在惶向老镇螺蛳壳一般弯弯的街道上行走。无所谓方向，无所谓目标，就那么漫步走吧。他想，你要认真寻找，追根寻底，最终可能什么也找不到。就像一张桌子，它真的存在吗?不，从本质上说，它只是一堆木头。可是木头就存在吗?不过是各种分子构成的。分子是什么?分子是一些原子的组合。原子又是电子、夸克

构成的……你可以无限分割下去，最后，你却不知道这世界究竟是什么？

小虾越想越苦恼，这些问题像一团团绳索勒着他的灵魂，要把他的灵魂绞杀。他想呼救，却发不出声音。

惶向老街弯来弯去总也没有穷尽。对于小虾来说，这并无关系。他只想走，走……但是，脚步越来越沉重，他终于走不动了。此时他已来到惶向老镇的中心，那是一个小小的土广场，广场中央长着一棵老榕树。这棵老榕树古老庞大，七八个人手拉手也抱不过来。树影婆娑遮蔽了整个广场，气根飘飘散发着灵气。广场上有一些石台石凳，小虾找一石凳坐下。他几乎立刻进入梦乡，脑子里闪过最后一个念头：来了，许征讲的那个大梦……

黑色，无边无际的黑色。人类最原始的记忆在小虾大脑深处泛起，他好像在无边无际的原野中奔跑，总也跑不出黑色的包围。恐惧混杂在黑暗中，挤压他的灵魂。他挣扎，他呼喊，呼喊一个个神的名字。前方出现一堆篝火，光明在黑幕中撕开一条裂缝。小虾拼命奔向火光，却总也达不到目标。他筋疲力尽地倒下，匍匐在地，一寸一寸地朝前爬。火光仿佛在后退，他尽了一切努力，也无法缩短与它的距离。

他永远无法摆脱黑暗，但他的眼睛里却永远燃烧着那堆篝火！

十五

惶向的地价一直在上涨。小虾找地的过程中，炒地热潮达到最高峰。希望大道两侧土地炒到天价，据说已经超过北京、上海，令人瞠目。但是它还在上涨，惶向人都相信它最终会赶上香港的皇后大道！激动的人们互相传递着最新土地行情，比赛胆量似的争相喊出最高价。鸡鸣狗盗之辈，引壶卖浆之流无不怀揣红线图复印件，逮着机会就向人推销他们自己从未见过的土地。这一切，真像有神仙吹了一口气，惶向的土地飘摇上升，变成精灵，雪片似的漫天飞舞——正如萝卜头阿钟对小虾所说。

阿钟一趟一趟来找小虾。许多人要买A-84号，手续存在问题，那没关系，打点折就行了。阿钟开始报价一千元，后来一百一百地往上涨，竟涨到三千六百元。就像一个有缺陷的姑娘，瘸一点瞎一点照样嫁得出去。

小虾千方百计躲避萝卜头，萝卜头则骑着红色摩托到处找小虾。找到了，阿钟就朝小虾发急：人家催着我要买这块地，我小店的玻璃窗都被挤碎了！小虾也发急：我说过不能卖，这是公司的地，打死我也不能卖！小虾瞅个空子，噌一下逃个无影无踪……

真的不能卖？我看不一定。霏霏凝视着小虾的眼睛，意味深长地说。

不经公司同意，我怎么能把它卖掉呢？我没这个权利。小虾不解地对霏霏说。

这位女邻居已经脱光衣服，照例吸着细长的摩尔烟，裸露着丰满美丽的躯体，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小虾则正襟危坐，穿着短袖衬衣，打着永远不解的紫色领带。霏霏弯下腰，眯起眼睛仔细打量小虾的领带。她翻弄领结，似乎研究那里面藏着什么秘密。

多可怜啊，这么热的天你还打领带。霏霏一边说一边动手，解散领结，将它从小虾的脖颈儿抽去。它老拴着你，让你像牲口一样生活。你还要它干吗？你怎么能忍受它？霏霏挥舞领带，在小虾面前转着圆圈。丢了它，你把它扔到窗外，喊一声去你妈的！

小虾被激起一股豪情，他拿过领带，走到窗前，骂了一声：去他娘的！一扬手，把领带扔了出去。

霏霏笑了，搂住小虾给他一个长吻。瞧，你做到了。你什么事都能做到。为什么不能把地卖掉呢？红线图、原始发票、建设许可证，还有那个穆阿花老太太的身份证复印件……所有的文件都在你手里，这块地就是你的！想想吧，你把这些文件交给阿钟，再在合同上随便签个名，如果需要盖什么图章，我也能想法帮你解决。买地的人一手交钱，你一手交货，买卖不就完成了吗？

那，那公司怎么办？我先斩后奏，棉花脸主管不知道会怎样惩罚我。

棉花脸主管再也见不到你了。一个女人将伴随你走到天涯海角，开始全新的、自由的、充满爱情的生活！

逃跑？

准确地说是私奔。霏霏站起来，又在房间里走。我坦白地告诉你，吴雄飞不是我的老公，他有家有室，在香港过好日子。他从未打算娶我，只把我当金丝鸟养在这个笼子里。当然，我也不是什么鸟，这两年我攒了一笔可

观的私房钱。我已经为未来的生活打好基础，只等一个人，来和我共享幸福生活。这个人终于出现了，他就是——你！

小虾仍处在惊恐之中：那就是说，你要我拿着卖地的钱，跟你一块逃跑，哦，私奔？

不是我要你如何，而是你自己的选择！你拿不拿钱不要紧，反正我要拿着钱，拿着我的身体，伴你度过一生。你可能不知道，我是多么多么的爱你……

霏霏抱着小虾，在宽大的席梦思床躺下。她疯狂而热烈的爱伴随着性欲，将惊魂未定的小虾卷入痴迷的漩涡。

天将亮，小虾穿越阳台，在空楼里摸索着前进。没有以往的迟疑，只有惶恐、紧张。他下楼，摸到窗前，轻轻一跃，跳进自己房间。这时，日光灯忽然亮了，雪白的灯光像探照灯一样照住小虾！

小虾惊呆了，好像一个窃贼刚跳进窗户就被人家拿获。他看见自己那张小床上坐着一个人，目光雪亮地盯住他。

阿琴……你，你怎么在这里？小虾的牙齿在打架，几乎说不出话来。

阿琴冷笑：你以为我真的只管煲饭，别的什么都不管？我在这里等了你整整一夜！

你，你是怎么进我房间的？

这不是你的房间，是公司办事处的房间。我有钥匙，每个房间的钥匙我都有。公司主管半夜常常来电话，我有责任开门进屋，把你们叫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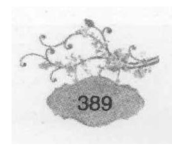
小虾的眼睛又鼓了起来：以前，你来过我的房间……是吗？

阿琴不置可否，拽着小虾的胳膊让他在身边坐下。她的难看的朝天鼻子在小虾脸颊上嗅嗅，说：有女人气味。你不该这样做，她会毁了你……

小虾一跳，离开阿琴躲入房间角落：原来是你，半夜进我屋，对我做下流动作的，原来是你！

阿琴的面容变得狰狞起来，不错，是我！你以为办事处没有主任啊？现在我可以告诉你，真正的主任就是我！我们来谈公事吧，你的主管让我监视你，发现你图谋不轨就及时报告。你自己说吧，跳窗偷情，算不算下流行为？

小虾只感到惊恐，身子瑟瑟发抖说不出话来。



显然,你睡到别人床上去了!这就危险了,公司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现在,请你把A-84号的所有文件交给我。阿琴伸出手,一步一步向小虾逼近。

不,不!小虾极力反抗。

我以办事处主任的名义命令你!如果你不服从,我马上向公司汇报,你将受到更严厉的处罚!阿琴弯下腰,丑陋的脸庞贴近小虾,她眼睛里凶光毕露,黑幽幽地,像森林中某一种野兽。

小虾拿出绝望的勇气:我只听命于我的主管,别人说什么,都不能让我放弃我的使命!

那么好吧,你穿好衣服,提着小黑箱,带走一切属于你的东西,跟我下楼。这个房间你再也不能进来了。

小虾按阿琴的命令,拿着东西下楼。天色已经大亮,老刘坐在餐厅,正等着开饭。他瞪大深度近视眼,怔怔地望着小虾。

阿琴迅速拨通电话,只低声地说一句:他来了。就把话筒递给小虾。

小虾听见棉花脸主管阴阳怪气的声音:你解决难题了吗?

小虾急急地说:我马上就要找到那块地了,我离A-84号只有一步之遥……

主管毫不容情地说:立刻把你的工作移交给办事处主任,我指的是A-84号的所有文件!至于你,可以回来,也可以不回来,这已经与公司没有关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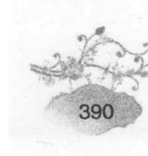
小虾叫道: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

阿琴把一样东西扔在办公桌上。小虾一看,正是他扔掉的紫色领带!话筒里传来主管嘲讽的声音:你自由了,不是吗?

小虾手一松,话筒掉在桌子上……

十六

小虾坐在A-84号那块三角地中央,像庙里的一座泥胎,一动不动。他已经在这里坐了一整天,不觉得饿,甚至不觉得渴。离开办事处,他漫无目标地在街上走,不知不觉就来到这里。他想:找到这冤家了,我再也走不动



了。就一屁股坐在泥地上，把小黑箱扔出老远。晚霞如他刚来时那样美丽绚烂，满天空飘飘游游。三角地长满青草，草汁被太阳蒸腾出来弥漫在空中，令人陶醉，令人心伤。

小虾领口大敞，满面汗迹污垢，有点像野人。除去紫色领带，他的呼吸前所未有的畅快。但是，又有一种失重感，身心飘荡，不知所归。真没想到阿琴是如此人物，给他凌厉一击，改变了他生命的方向。公司是回不去了，他丢了饭碗。今后怎么办？小虾心中茫然，脑海里一片空白。

一阵摩托车轰鸣，阿钟找到这里。他停车，熄火，摇晃着萝卜头吵吵嚷嚷地向小虾奔来。

喂，我给你找到一个大买家，每平方米三千八，这价钱买块好地都不成问题，你别再犹豫了！

小虾茫然地望着他：这块地，A-84号，到底有没有？

你屁股底下坐的什么？不就是A-84号吗？

小虾摇头：不，红线图上没有，我还没有找到它。

阿钟摇着萝卜头冷笑：像你这样找，永远也找不到。他转了个圈，又耐心地说：什么是土地？对于我们来说，那就是红线图、原始发票、土地建筑许可证，有这三大件，我就可以炒，我就可以卖，我就真正拥有了这块土地。没有这些证件，土地又有什么意义？望蛟山上的地可倒多了，谁要？喜马拉雅山上的地更多，你爬也爬不上去。没有人要，没法炒，那还算地吗？不算，肯定不算！

小虾抱着脑袋：我被搞糊涂了，真正的土地不是地，红线图上画的方框框倒是地！这世上的人是不是全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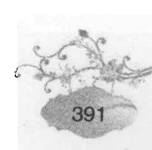
阿钟指着小虾的鼻子说：是你疯了！你为什么那么较真呢？

小虾执拗地说：只要找到柯西金，就能把问题搞清楚。

就算你找到柯西金，他不肯告诉你真相怎么办？他可以把问题推给下一个人，就像你前边经历的一样，让你再去找某某某，你找到某某某，他又往下推……你在惶向找地，不就是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吗？只有把这块地卖掉，你才能走出怪圈！

小虾摇头：晚了，公司已经炒我鱿鱼了。

阿钟吃了一惊：你干吗不早说，害我白费半天口舌……



小虾离开三角地。夜晚，他在一家商场门口遇见霏霏。霏霏衣着华丽，光彩照人，在人群里显得鹤立鸡群。小虾看见她，仿佛遭到雷击，木头人一样呆住了。霏霏朝他姗姗走来，脸上露出迷人的微笑。

怎么见不到你?忘记我们的约定了?霏霏责备道。

我没有忘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不是计划好了吗?卖掉那块地，你我远走高飞! 你已经把事情办得差不多了吧?

小虾垂头丧气：我被公司炒掉了，办事处主任阿琴收去了所有文件。所以，我没来找你……

霏霏睁圆眼睛，定定地望着小虾。那神情、那模样太像欧阳牧云了，小虾不禁回想起临分手那个夜晚，牧云凝视他的表情。他等待着，霏霏的态度可能决定他的未来。

霏霏慢慢地说：高，真的很高! 你比吴雄飞高明得多。我真没有看出来，你是一位高手……

小虾莫名其妙：你在说什么?我哪里高了……

霏霏冷笑：骗吴雄飞的钱难，骗你更难! 你看起来挺纯洁，甚至有点傻气，到头来却被你骗了，白白把我玩了……

小虾吃惊地弓起腰，眼睛都鼓凸出来：你说什么?我骗你?玩你?

霏霏恼怒地说：当然了! 你别装蒜，你已经把地卖了，自己独吞了那笔钱! 这两天，你们办事处那个保姆到处讲你的丑闻，每一层楼的邻居都知道了。你，带着那块土地所有的文件失踪了。她说：你私下卖掉公司的地，卷走地款，带着一位小姐逃之夭夭……

小虾气急震惊，浑身颤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霏霏逼近一步：分钱，你若不拿出一半钱给我，我立刻报警!

小虾一步一步后退，忽然一转身，挤入人缝中。他听见身后一片喧闹，似乎有人在喊抓贼。他从商场的边门蹿出，飞快地、像一只受惊的兔子逃跑。

小虾停不下来，一直向南跑。他跑出新城区，穿过金龙汽车城宽广辽阔的土地。当年老瞎子就在这片土地上蹦跳，像一只老蚂蚱跳得又高又远。小虾耳旁风声呼呼，他也跳了起来，一蹦一蹦地跳向海边。



阿袁小传

阿袁，女，江西南昌大学中文系教师。2001年开始创作。著有《长门赋》、《虞美人》、《锦绣》、《俞丽的江山》等小说。并被《小说月报》、《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杂志转载。《长门赋》被评为2002年中国最佳短篇小说，并获《上海文学》优秀作品奖、中国文学最佳排行榜第六名。



郑袖的梨园

□ 阿袁

郑袖第一次勾引沈俞是在课堂上。

严格地说，也算不得什么勾引。不过斜了身子过去手把手地帮沈俞纠正了一个错字。沈俞把“雎”写成了“睢”字。当时她正给沈杲讲《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种古典爱情诗歌郑袖一向偏爱，加之边上还有个沈俞，郑袖更是讲得眉飞色舞风生水起。几千年前的《诗经》，在郑袖这儿，都有蹁跹的意思了，都有潋滟的意思了。但十三岁的沈杲依然不明白。沈杲说，明明是写雎鸠，怎么又去写淑女，这个诗人是不是跑题了？郑袖说，这就是比兴了，看见鸟的双宿双栖，想到自己的形单影只，很自然的联想，怎么会跑题呢？沈杲说，如果看见两头猪呢？看见两只狗呢？是不是题目就应该叫作《关猪》或者《关狗》？

这是乱弹琴。郑袖不理他。郑袖反正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只要沈俞听得如痴如醉，郑袖的课就没白讲。沈俞是沈杲的父亲。当初朋友要她收沈杲做私塾学生时，她一口回绝了的，就因为沈俞说要旁听。郑袖的课向来随兴，常常有跑野马的时候，有时撒开了蹄子，跑到了水草丰茂鸟语花香的地方，就迷失了，找不到回去的路。本来是讲《诗经》的，结果，却讲了半天楚辞，本来是讲李白的，结果又讲了半天杜甫。总是因为某个细节的迷惑，她拐了弯，然后不依不饶地往前走，直至误了方向。郑袖的这种风格让学校的督导很伤脑筋，甚至忧心忡忡。担心郑袖会误人子弟。德高望重的督导们都是严谨惯了的，实在不习惯郑袖的这种“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教学方式——这是系主任陈季子的评语，虽有批评的意思，总体还

是厚道的。更刻薄的是另一句没有具体出处的评语，说郑袖的课过于散漫了，散漫得几近乎水性杨花。

这就十分恶毒了。但说这话的人也点到了郑袖的命门。郑袖也承认，自己上课确实没有方向感。她本来就是个有些迷糊的人，东西南北偶尔都分不清的，别人这么说，如果没有言外之意，单就表面来理解，倒也没有冤枉她。所以，郑袖从来不喜欢学生之外的人听自己的课，督导也罢，同事也罢，沈俞也罢。督导和同事来听课，她没办法。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但沈俞呢？他凭什么？

但郑袖还是收了沈杲这个学生。一半是因为朋友的再三游说，一半是因为沈俞开出的课时费诱惑了郑袖。陶渊明能不为五斗米折腰，可郑袖不能。郑袖是个又要菊花又要五斗米的女人。既沉溺于菊的清香，又沉溺于锦衣玉食。这也不怪郑袖的，读过书的女人多是这样。都喜欢过把酒东篱的生活。

·

对沈俞生出勾引的心思是后来的事情。有大半年，他们之间其实都是规规矩矩的师生关系。不仅规规矩矩，甚至还相敬如宾。沈杲一开始是十分叛逆的少年，最喜欢在课间和郑袖唱对台戏。郑袖上课天马行空，而沈杲听课更是天马行空。常常一个跟斗就翻到十万八千里外去。把郑袖都弄得云里雾里的。好在还有沈俞。最初郑袖以为沈俞是来做监工的。做家长的不都这样吗？一旦请了老师，就把老师当长工来防。怕老师偷奸耍滑，怕老师短斤少两。白花花的银子花出去，不能打了水漂。但后来郑袖才知道沈俞其实是来管束沈杲的。沈杲是匹野马，而沈俞是马绳。野马跑到天边，马绳也把它拽回来，野马跑到地角，马绳也把它拽回来。这让郑袖心生感动。如今的男人，有几个能这样陪孩子读书呢？一个装修公司的老总，正值三十几岁的华年，世界应怎样地流光溢彩？而他却每个周末都在郑袖的古文里消磨。有责任心的男人于郑袖来说，总是威严的。郑袖因此一改以前的自由作风，变得庄重起来。

但朋友却笑得极其诡异。朋友是沈俞的大学同学，对沈俞知根知底。郑袖好奇。忍不住问起了沈俞的隐私。朋友开始还欲言又止。毕竟是读书人。知道流言是墨，泼出去了，就会在自己的道德底布上留下痕迹。可女人

的人生怎么能没有流言呢？没有流言的人生就如七月的天空没有星星，就如四月的桃树上没有花朵，就如十月的芦苇间没有艳丽的蝴蝶。天地将如何地为之黯然失色？所以，半推半就之间，犹抱琵琶之间，还是把沈俞的过去说个一干二净。

刹那间，郑袖对沈俞的敬重不翼而飞。没想到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竟然是个陈世美。只不过陈世美是为了富贵，而他是为了美色。为了美色他不顾泪眼婆娑的前妻，为了美色他不顾一个十岁少年的情绪。沈杲的叛逆是因为这个，沈俞的旁听也是为了这个。责任其实不是责任，而是内疚，而是赎罪。可每个周末的两个小时能弥补一个十岁少年成长中的伤痛吗？每个周末的两个小时能弥补一个年华老去的三十多岁女人的凄惶心情吗？

那个女人郑袖后来见过，挽着沈俞的胳膊笑吟吟地站在郑袖的门口。她开车送沈俞父子来，顺便上楼与郑老师打个招呼。果然是个妖娆的美人。且神情安静。且言语温柔。得了天下的女人都这样。或者说，这样的女人都会得天下。她们都是老子的门徒。上善若水。至柔者得天下。她们是以温柔为鱼肠剑的。阴到至处，便是阳。所以，安静是傲慢，温柔亦是傲慢。这一点，男人不懂，男人以为这样的女人弱不禁风。却不晓得，这是能在黑暗中单骑夜走的女人。而呐喊中的女人，才惊恐，才寂寞。因为惊恐，所以要虚张声势，因为寂寞，所以要用自己的声音来陪伴自己。失魂落魄的声音比不得男人，甚至比不得李白和苏东坡月光下的影子。但绝望女人的夜晚哪里有男人和月亮呢？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声音了。

女人总是更懂女人。九尾狐的尾巴掩在长裙里，男人看不见，但郑袖却看得清清楚楚。郑袖这方面练的是童子功。十二岁那年，就知道温柔的女人信不过，妩媚的笑容背后，是阴险的算计，和不动声色的掠夺。鸠占鹊巢之后的恩爱，是横生的荆棘，落在郑袖的眼里，隔了二十年，还能让郑袖隐隐作痛。

郑袖又一次摇身一变。郑袖总这样，能冷若冰霜，也能艳若桃李。能蛰伏茧中，也能破蛹成斑斓之蝶。勾引男人对三十二岁的郑袖来说，容易，不比讲一首乐府诗难，也不比讲一篇庄子的《逍遥游》难。沈俞是个寡言的男

人，这不怕，反对了郑袖的路数。郑袖向来迷恋不声不响却心照不宣的男女过招。一上来就挑白了的关系，味同嚼蜡，所以，郑袖厌恶言语机智的男人。一切都要在暗中，樱桃的红，栀子的白，只合在月光下看。若在艳阳下，便风韵全无。暗夜中女人衣裙的窸窣声，男人欲迎还拒且退且行的软弱挣扎，如蝴蝶在风中的舞蹈，又惊惶又旖旎。也知道这如巫如蛊一样邪恶，但越邪恶越诱惑，越邪恶越快乐。

正是那种略带痛楚的隐秘快乐让郑袖身不由己。郑袖的手再次变成了花朵，开放在沈俞的面前。每次都这样。郑袖对哪个男人动了心思，最先出动的，总是那双美轮美奂的手。这和其他女人不同——女人一般都是用眉目传情的，或者用风流袅娜的细腰，或者用春风荡漾的胸。郑袖却不。同样都是勾引，但郑袖以为，那些方式下作了，而手更含蓄更具有形而上的意味——郑袖在骨子里，依然认为自己是端庄的女人。再说，郑袖的美，也是美在那双手上，首先是白，白得几乎有些雪青了，又修长，十指如葱，在指间，微微地还有美人靥。这多少有些奇怪的，郑袖本是一个瘦子，偏偏长了一双丰腴富贵的手。这是矛盾。然而郑袖还有意加剧了这矛盾。她从来是素面朝天的，可以说，铅华不施。却偏爱在手上下工夫。她几乎每星期都要做一次手部护理的，用蜂蜜、珍珠粉、维他命E和玫瑰精油做成护手膏，敷在手上，然后用蜡油封手，再裹上一层保鲜膜。要说，郑袖是一个懒散的女人，但在对待手的态度上，她真是一反常态的。秋冬季节天气干燥，晚上她会细心地用绵羊油涂手，再戴上厚厚的棉手套过夜。早晨醒来后，她的手真是娇嫩呀！仿佛初开的玉兰花瓣一样。她手的姿态总是参差的——也不是参差成京剧里的那种兰花指，那种样子太造作了，像戏子了，她不喜欢。她的手是更生动的，更自然的，尤其是她上课的时候，她的手真如流风回雪。学生们无不为之倾倒。尽管在学生面前，她总是尽量韬光隐晦的。但也有得意忘形的时候。一忘形，她的手就风情万种起来。

她有一个奁盒。里面全是戒指和手镯，有钻石的，白金的，也有玉的，藏银的。这方面，她真是有一掷千金的气魄的。有时一个戒指，简直要让她倾家荡产了。她也不管不顾，完全是那种败家子的作风。有一次在威尼斯，她在一家小店里看中了一个戒指，指甲花状的，材料也不知是什么，看上去像银的，却不是，总之绝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价格却昂贵到不可

理喻。要三百多欧元。她反复和那个意大利女人讨价还价。但那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就是分毫不让——也不知是看出了她必买的决心，还是那东西真值那个价。不管郑袖说什么，她一直只是说，This is art，this is art(这是艺术，这是艺术)。可不是艺术吗？在意大利，甚至路边的一块石头也是艺术。同行的老师都劝她别买。花三百多欧元买那破玩意儿，疯了。然而郑袖就是疯了。在准备上船离开威尼斯之前，她的心突然有种莫名的疼痛，她固执地认为是那戒指捉弄的，咬咬牙，还是转身冲进店去把它买下来了。没办法，那个戒指在她手上戴过之后，仿佛有了生命，有了一种邪恶的力量，她简直为之神魂颠倒了。

记忆里也有这么一只银戒指的。是陈乔玲那破货的。陈乔玲最初只是郑袖的语文老师。每次郑袖写了作文，她都会笑眯眯地，带了郑袖去找校长。校长是郑袖的父亲。在学校的最西边有间单独的办公室。陈乔玲说，郑校长，袖儿真是得了你的真传呢，文章写得那么好。你看这一段，这一句。陈乔玲的手像一只白蝴蝶，在郑校长面前飞舞。舞得一边的郑袖都眼花缭乱起来。那时她真是着迷呀，着迷于陈乔玲手上那样漂亮的指甲花状的戒指，着迷于陈乔玲白净的手指，也着迷于陈老师在父亲面前对自己的夸奖。但郑校长却是严肃的——说起来，郑校长平日就是个严肃的人，但平日的严肃是十分，而对了陈乔玲老师，那严肃倒成了十二分了。这让郑袖有些懊恼。觉得父亲真是没有礼貌。父亲为什么不对陈老师热情一些呢？为什么要那样板着脸呢？对女儿板着脸自然是可以的，他也一向这样。可对外人，对女儿的老师，他不应该笑一笑吗？不应该说一些客套话吗？

十二岁的郑袖对风月之事，到底还是不懂的。

但沈俞显然懂。当郑袖花朵一般的手在他面前绽放了几个星期之后，她看见沈俞越来越不安了。不安是内心。面上却是更加纹丝不动的。这无妨。三十二岁的郑袖如今洞若观火明察秋毫。男人和男人原也是不一样的。有些男人，一被女人撩拨，就有些花枝乱颤的，变得轻浮，变得饶舌。而有些男人，却正相反。本来还是个温和的人，言语态度间，不热情，亦不冷淡；不殷勤，亦不傲慢。但被女人撩拨之后，反而更严肃了，更矜持了，简直

变成了一棵卷心菜，愈卷愈紧，最后把自己裹个严严实实。这种过犹不及的反应往往会骗了那些年轻的女孩子，却骗不了郑袖——怕的是不变。只要变了，往左或者往右，其实都是一样的。女人只需耐心等，最后他总要缴械投降的。且这种男人的投降还不是一般的投降，是绝对丢盔弃甲落花流水的投降——弦绷得愈紧，愈容易断；花闭合久了，一旦开放，就更加灿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刚刚还是寒冬三月，转眼间，就春暖花香了。

郑袖有这方面的经验。要说严肃，谁能比她读研究生时的导师苏渔樵严肃呢？那真是一个冰冻三尺的男人。即使是对了系里最漂亮的美眉，他也能摆出一张西伯利亚的冷脸来。美眉们选他的课，考了58分就是58分，考了59分就是59分，绝对没有网开一面的时候，这种铁面无私的作风，让美眉们大受打击——她们哪受过这种委屈？她们在系里的男老师那儿向来都是所向披靡的，莫说考了58分59分，即便是考了四十几分，只消向男老师玩点暧昧，笑得妩媚一点，声音莺声燕语一点，老师们都会心肠一软放她们一马的。读过书的男人，尤其是上了一点年纪的读过书的男人，谁没有怜香惜玉的情怀？谁没有想入非非的习惯？尽管私下里，没有哪个美眉真会为了成绩好一点和男老师闹什么校园绯闻——用不着如此小题大做，如今的校园美眉们，都冰雪聪明，个个精刮得一如《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杀鸡用牛刀那样吃亏不上算的事情绝不会做。但意念也不妨给老师，毕竟总是人在低处，求人家，也不好一毛不拔——但拔得太干净，莫说她们不肯，即便肯，老师们也未必敢要，别看那些人面上蠢蠢欲动，真要事到临头，其实都是些有色心没色胆的主儿。但意念那东西，就不一样，来无影去无踪，缥缈得很，不触犯法律也不触犯道德，即使有目光炯炯的师母在一边，也抓不着她们的任何把柄。只能干生气，由了那些狐狸精一样的女弟子们和她们的导师在意念里风花雪月颠鸾倒凤。

偏偏苏渔樵铁石心肠不解风情。美眉们背后都咬牙切齿骂他变态，躲他就如躲鬼一样。郑袖一开始也这样的。她本质上是个懒散之人，之所以十几年要寒窗苦读，完全是被逼无奈。既然现如今美人们在老师面前略微卖弄风情就可以轻松过关，她又何必要日日青灯黄卷耽误锦绣年华。二十

几岁美人的时间，正是一寸光阴一寸金。更何况她其时正和余越恋爱，时间更如丫头衣袋里的钱，怎么省，都是不够。俩人没课时总窝在余越租的小小房子里缱绻。余越是杂志社的编辑，清闲得很。除了一个月看几篇稿子之外，其余的时间，大多用来看女友如花似玉的身子。年轻男女的爱情，不都是从身体的迷恋开始的吗？虽然郑袖并不知道这算不算地老天荒的爱情，但她确实迷恋于余越对她的迷恋。一个男人对女人的好，真是没边的。身材高大的余越系个花围裙在他小小的出租屋里，择菜，做饭，替郑袖洗裤衩洗胸罩，一点也不觉羞辱，反而哼着小调幸福得如一朵花儿一样。这让一直袖手旁观的郑袖又好笑又感动。

如果不是后来认识了苏渔樵的夫人朱红果，郑袖应该就顺理成章地和余越结婚了。俩人都去看了房子，周末逛街的时候，郑袖甚至去看了家居店，看好了一把摇椅和几个靠垫，她准备把它们放在阳台上。那房子虽然不大，却有一个不小的阳台，郑袖想在那儿种几盆花花草草。然后躺在花花草草边上的摇椅上，享受寻常巷陌中市井男女的美好生活。可有一天，郑袖为了毕业论文开题的事，不得已去了苏渔樵家。见到了朱红果，事情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她没想到一向刻板冷血的苏渔樵有一个那样温馨的家，也没想到苏渔樵有一个那样妩媚的老婆。中文系教授家的那些师母们，她们几乎都是见识过了的。用舍友三儿的话说，就是老师当年是有眼无珠。用四儿的话说，就是他们通通都瞎了狗眼。所以她们在老师面前向来有些有恃无恐的。因了师母们的不上台面，她们有理由看不起老师了，也有理由看不起师母了。

谁想到那群鱼眼睛里面还暗藏了这么一粒珍珠呢？谁想到苏渔樵那头老牛，在家里啃的原来是四月的芳草呢？难怪他对系里的女生们能视若无睹。郑袖大惊失色。一回到宿舍，就开始喋喋不休地对舍友们形容朱红果的国色天香。弱水三千，我只一瓢而饮。原来苏渔樵是这个意思！郑袖感叹道。但三儿撇了嘴，说，什么一瓢而饮？那朱红果，本来就是第二瓢了。

三儿说，别看苏渔樵如今土木形骸，想当年也是朱红果眼里的锦绣山河。她是用尽了手段，才把他从第一瓢那儿夺过来的。也是，她一个小护士，如果不是苏渔樵生场大病，她如何有机会嫁了师大的名教授呢？

又一个江山易主的故事。郑袖恍然大悟。难怪朱红果身上有一种似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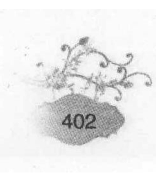
相识的东西。那说话的声气，那微笑的方式，甚至她往后掠头发的手势，都像极了一个人当年的样子。那样子是郑袖的伤痛。不能碰的。所以，郑袖这么多年飘荡在外面，从不往回看一眼的。二十多岁快三十岁的女人，已经很爱伤感地追忆似水年华了。但郑袖从不谈她的过去。她像喝了孟婆汤一样。只是往前赶。急匆匆地，状如飞鸟，飞在别人的前面。别人二十岁做的事，她十八岁就做了。别人三十岁做的事，她二十出头就做了。别人读书时她恋爱，别人恋爱时她同居。她以为这样就可以甩掉过去。没想到，过去原来一直如影随形。猛一抬头，前面端然坐着的，不就是从前吗？

一时间郑袖被吓得魂飞魄散。经过了这么多年，她差点以为她好了的，她和其他女孩子一样说说笑笑，和其他女孩子一样吃喝玩乐，也爱胭脂朱粉，也爱无事生非。她扑腾起来的样子，比谁都欢的。没想到，这些全然没用，原来她还是泥坯。即使外面穿红着绿，打扮得真人一样的，里面她依然是个泥人儿。泥捏的，水和的，风干的。瞅着还硬实，可真一碰上什么东西，就稀里哗啦地，碎了一地，再也拼不成原来的样子。

郑袖伤心欲绝。有些东西看来是绕不过去了，只能白刃相见，郑袖想。俘获苏渔樵的过程有些坎坷，但郑袖为之如痴如醉。苏渔樵披坚执锐的样子让她觉得好笑，好像一只顶着壳爬行的老蟑螂。余越的宿舍是有蟑螂的，郑袖一开始怕得要命，也恶心的要命。但买了粘粘板之后，她对蟑螂的态度却为之一变。她简直有些盼着见蟑螂了。每次看到蟑螂被粘住之后，她都兴奋莫名。宿舍里的蟑螂灭绝之后，她又把粘粘板放到了走廊上，她有些耽迷于她和蟑螂之间的这种游戏了。

有一段时间苏渔樵和朱红果在郑袖面前变得更恩爱了。郑袖冷笑。她知道苏渔樵快扛不住了，要举白旗了。胜利是必然的。一方面因为郑袖破釜沉舟的决绝；另一方面也因为朱红果美人已老——尽管和苏渔樵相比，朱红果依然是青枝绿叶，但和郑袖比起来，她却是昨日黄花。女人和女人的战争，其实是时间的战争。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朱红果即使使出浑身解数，如今也敌不过郑袖手指的嫣然一笑。

苏渔樵的变节十分戏剧。前一分钟他还在声色俱厉地批评郑袖——说郑袖的开题报告写得过于潦草，说郑袖的态度不是做学问的态度。这是当然，郑袖的心思本来也不在那个上面。所以无话可说，只能低头拨弄着



自己的手指。郑袖的手指那天是涂了蔻丹的，浅紫色，中间还有一两片粉色的小花瓣。蔻丹本来是三儿的，但那东西涂在三儿手上，也没见得有什么特别。但郑袖一涂上，却让三儿啧啧惊叹。说，难怪余越对你如此痴情。袖儿你这双手，真是倾国倾城哪！果然就倾倒了苏渔樵。苏渔樵前一分钟骂声还未绝呢，后一分钟却突然抓住了郑袖的手。郑袖吓了一跳。尽管是成心而去。但事情真劈面而来，她依然有些惊慌失措。本能的，她想抽出手来。但苏渔樵捉她的手，犹如捉泥鳅。她根本动弹不了。再说，她也不真想动弹。所以，挣扎就变成了纠缠。俩人一言不发，用十指在书桌下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书桌上面是郑袖的开题报告。苏渔樵的眼睛盯着那儿。脸上的表情依然是导师的表情。严肃，还皱着眉头。这让郑袖觉得好笑。想苏渔樵，真是色胆包天，也龌龊。朱红果还在隔壁呢，他竟然可以就这样攥着女弟子的手。书房的门还是半开着的，如果朱红果直闯进来，桌下的春光，就会乍泄的。

但朱红果不会闯进来。对于郑袖，她是放心的。她不放心的是那个长着一双吊梢眼的女生。长着吊梢眼的是三儿。三儿花容月貌，且笑声狐媚，让所有师母为之色变。但郑袖却不是这样。素面朝天的郑袖，在师母们的眼里，如系里资料室里的那些平装书一样朴素。这是郑袖的本事，也是郑袖的世故。三儿的美，如廊上的风铃，人一走过，就会叮当作响，而郑袖的美，却如一把折扇，能收放自如。打开时，无边风月；合上时，云遮月掩。看上去年轻的郑袖其实在十二岁那年就老了的。

苏渔樵却不老。五十多岁的苏渔樵一如少年，陷在郑袖的风月之中不能自拔。朱红果眼皮底下的纠缠，于他是杯水车薪。年轻女弟子桌下的手，再也不能安抚他澎湃的激情。他要另找一个地方，和郑袖演绎一场既热烈又秘密的师生恋情。但郑袖却不肯。郑袖如何会肯呢？本来就是她和朱红果的恩怨，和苏渔樵不相关的，离了朱红果，这戏还有什么意思呢？难不成她真想和苏渔樵有什么白发红颜的爱情？当然不是。

所以只能约在苏渔樵的家里。苏渔樵的家也就是朱红果的家。郑袖就是要在朱红果的地盘上舞枪弄棒。郑袖就是要把朱红果的江山打得落花流水。鸠占鹊巢的甜蜜，是隐藏在郑袖肉里的刺。郑袖想方设法，要让它不得安生。

于是就有了朱红果的书房捉奸。她那天本来上白班，一上午都应该不回来的。偏偏接了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要她回家看看。她满腹狐疑地回家来看看，一看就看到了书房沙发上的那对男女。郑袖的上衣半开着，而苏渔樵则单腿跪在女弟子的面前。那一刻她真情愿是瞎了眼的。

然而没瞎。所有的风景都历历在目。她只能披挂上阵。恍惚间她记起从前。苏渔樵搂着她，闯进来的是苏渔樵的前妻。高大愤怒的前妻上来就给了她一耳光，她桃花一样的脸于是更加红艳艳的。苏渔樵当着前妻的面，轻轻地抚摸她被打的地方，心疼万分。她偎在苏渔樵的怀里，哭得梨花带雨。但那哪是哭呢？分明是唱给另一个女人听的战歌。也不过几年的时间，竟然李代桃僵了！竟然就李代桃僵了！

本能的，她要上前厮打郑袖的脸。然而她的手，在半空中到底停住了。她看见了郑袖的笑脸，半明半暗的书房里，郑袖披头散发，那唇边的一丝笑容，苍白，且吊诡。

但更吊诡的事还在后面。本来朱红果要偃旗息鼓的——她是过来人，又是学医的，男男女女那档子事，她看得轻。只要苏渔樵能痛改前非，她姑且就忍气吞声了。只是便宜了郑袖那小婊子，真要闹出来，她是要身败名裂的。然而郑袖似乎不怕身败名裂。反是一种不依不饶的姿态。事情颠倒了过来，该闹的不闹，不该闹的却在那儿闹得铿铿锵锵锣鼓喧天。苏渔樵一开始倒是有些畏惧的，但年轻女弟子那豁出去的真情，感动了他。说到底，苏教授虽然骨子里是个风流之人，然而不苟且，身上也还是有几分书生意气的。于是他果断倒戈，旗帜鲜明地站到了郑袖这一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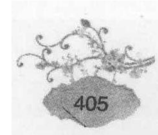
朱红果被逼得没了退路。满城风雨，她再也不能装聋作哑。总以为以自己三十多岁的如花年纪，守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男人总是安稳。没想到，还有二十多岁的女人觊觎她手中的安稳。男人的爱情没有永远，锦衣玉食的生活也没有永远。胜者王，败者寇，即使不甘，也只能掩面而退了。

但败下来的不仅是朱红果，还有九月返青的苏渔樵。要破碎的已经破碎，郑袖再也没有心力建设什么——本来也不打算建设的，要的就是破碎。破碎朱红果和苏渔樵，也破碎自己。珠圆玉润的样子硌得她生疼，她早已习惯于粉身碎骨。

凄然转身，她折了回去，即使余越，也拽不住仓皇前行的郑袖。

有两次课沈俞没有来。开车送沈杲来的是那个妖娆美人。美人姓叶，叫叶青。叶青摸着沈杲的头，站在门口轻声细语地对郑袖说，郑老师，杲杲让您费心了。郑袖冷笑，真是厚脸皮，杲杲是你叫的吗？从前陈乔玲也这样，当了郑袖母亲的面，也是袖儿袖儿地叫。有一次，郑袖答应了——也不怪郑袖的，陈乔玲是她的语文老师，做后娘之前在学校也是叫她袖儿的。然而母亲听不得，一个耳光啪地打在郑袖的脸上。说，你亲娘还没死呢?还轮不上别人叫你袖儿。

母亲是个卖豆芽的，长年的体力劳动使她力气很大。那一巴掌下来，几乎是铁砂掌了。郑袖的脸立时如一朵鸡冠花。母亲不看她的脸，扭身而去。父亲也不看，父亲沉着脸，兀自抽他的烟。只有陈乔玲，在边上唏嘘不已。她煮了鸡蛋，要给郑袖热敷。郑袖本来想一把夺了鸡蛋，丢到鸡食盆里去的。但她不敢，父亲在边上，她如果这样做，说不定父亲的巴掌会让她的脸再开一朵鸡冠花。姐姐郑裳这样过的。郑裳有一次生病——她胃又痛了，郑裳的胃向来不太好的。她太爱吃辣，总是拿干辣椒当零嘴吃。陈乔玲给她熬了稀粥，陈乔玲说，胃痛只能用粥养的。可郑裳抬手就把粥碗打翻在地上。父亲飞起一脚，踢在郑裳的腿上。郑裳的腿，乌青了半个月。郑裳从此不怎么回家了。郑裳其实之前就总躲在外面的。自从父母的婚姻里有了陈乔玲，家里就再也没有太平过的。母亲为捍卫自己的婚姻，做过近两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有时半夜里，郑袖也会被母亲的尖叫声惊醒。母亲说，你有本事就真掐死我，掐死我。郑裳用被子捂住头，继续睡。但郑袖做不到，郑袖会赤了脚，哭着去叫隔壁的三婶来劝架。郑袖担心，父亲真会掐死母亲的。陈乔玲那时已离了婚，父亲完全没了退路。只能从母亲这儿杀开一条血路。家里的气氛时而是寒冬腊月，时而是火焰山。郑裳在这样的家里待不住。郑裳那年十七岁，竟然开始恋爱了。对方是镇上的木匠，二十七了，大郑裳整整十岁。而且身材矮小。这样的男人，无论如何是配不起郑校长家的千金的。但郑裳铁了心要嫁。母亲特地赶过来劝她，说，龙配龙，凤配凤，九月配金菊。你要嫁人，总也要挑个相当的。哪能挑个三寸灯台一样的男人。郑裳挑了眉，说，你嫁的人倒是相当，可结果不是守不住吗？三



寸灯台怎么样？三寸灯台安稳！偷不着人，踢不着人。郑裳伶牙俐齿，把母亲气得半死。父亲的反对却轻描淡写。陈乔玲轻声轻气地对父亲说，年轻人相爱了，自然要结婚的。这可是新社会，难道婚姻还没有自由吗？于是郑裳自由了，父亲由着她，嫁给了和她自己个子差不多的木匠。

家里只剩下郑袖了。有大半年的时间，郑袖几乎不开腔。不理父亲，也不理陈乔玲。其实陈乔玲开始对她倒好的，尤其当了父亲的面，她的态度更十分婉约。她自己没有孩子——想必是不能生，因为她在前夫那儿，就没有生育的。这使她的身段十分窈窕。周末的时候，她总端坐在缝纫机前，缝东缝西。缝纫机是郑袖母亲的陪嫁，母亲过去偶尔也会用它来补补破衣裳的。但母亲从来没有用它给郑袖两姊妹做过新衣衫。母亲不会。而陈乔玲的手却巧得很。那如白蝴蝶一样的手总在裁衣板上翻飞。有时给郑袖做连衣裙，有时给父亲做新衬衣。边上的父亲一如既往的严肃。但郑袖知道，父亲的严肃现在是假的。父亲看陈乔玲的手时，他眼里有柔软的东西。而他从前看母亲，眼神从来都是生硬的。——其实，父亲几乎不看母亲的。母亲也没时间闲坐在那儿让他看。母亲总是埋头做自己的事。家里有一溜大木桶，里面蓄满了绿豆芽黄豆芽。母亲一天要到镇东面的水井挑三次水，给豆芽冲凉。即使这样，到了七八月时，豆芽也总是烂，家里因此总弥漫着一种腐败豆芽的气味。饭桌上也不离豆芽菜的，母亲每天总有卖不完的豆芽。黄豆芽瓣炒腌菜，绿豆芽炒小虾米。轮着吃。豆芽菜总是摆放在郑袖和母亲的面前。父亲的筷子是从来不伸向豆芽菜的。母亲会为他做青椒炒蛋。家里养了几只芦花母鸡。那些母鸡们努力下的蛋，基本上是父亲一人吃了的。郑裳也不吃豆芽，她情愿就着干辣椒下饭，也不去碰豆芽菜。郑裳说，豆芽是豆子浸肿身子后长出来的毛，有一种腐烂的尸体味儿。这让郑袖恶心。但郑袖还是逃不了豆芽菜。她即使自己不去搛，母亲也会帮她搛到碗里。这是母亲的风格。母亲永远有些欺软怕硬的。

母亲怕父亲。郑袖看得出来。在风流倜傥的校长面前，母亲有些自卑。母亲其实长得不丑。丹凤眼，柳叶眉，那样子，就如戏台上的穆桂英。但父亲似乎不喜欢穆桂英那样的女人，父亲喜欢的是《西厢记》里崔莺莺那样娇滴滴的小姐，不仅能眉目传情，而且能诗书往来。看上去严肃的父亲，骨子里依然是向往才子佳人和风花雪月的。而母亲没有文化——莫说要和

父亲写那种“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的诗句，即使贴在院门口的通俗对联，她也是看不懂的。所以无论如何，她当不了崔莺莺。但陈乔玲却能。陈乔玲弱不禁风，陈乔玲雪肤花颜。改朝换代之后的郑家院子，种了美人蕉，种了指甲花。傍晚的时候，陈乔玲有时会拿本书坐在美人蕉下，这样的风景，父亲是百看不厌的。尽管父亲在郑袖面前假装出目不斜视的样子。但郑袖知道他们在眉来眼去。陈乔玲是个戏子，两只长袖在郑家舞得风生水起。屋子里再没有豆芽的气息。满屋子如今都是陈乔玲的花露水味儿。家里呈现出从来没有的清洁和明媚。蚊帐是雪白的，玫瑰红的被褥也是簇新的。没有生育过的女人本来就更爱干净。而陈乔玲，为了表现出她和郑校长前妻的差别，在这方面做得更为彻底。

郑校长果然就耽溺于这种生活了。

即使郑袖，那时也有些半推半就地享受着陈乔玲带来的全新生活。饭桌上至少不再有豆芽菜了。陈乔玲喜欢把饭桌上弄得红红绿绿。西红柿炒鸡蛋，红椒丝爆炒冬瓜皮，胭脂菇炖鸡汤。陈乔玲的手艺，完全迥异于郑袖母亲那朴素粗糙的风格，而具有一种美学上的效果。这效果不仅迷倒了郑校长，也几乎迷倒了沉默不言的郑袖。之后郑袖想起来，依然佩服陈乔玲的手段。原来女人蛊惑男人，不仅要靠如花的容颜。还要在许多方面下工夫。母亲真的不是陈乔玲的对手。不仅母亲，镇上的其他女人也一样。镇中学的女老师来来往往，也有长得姿色不错的。但再也没有哪个女人打动过郑校长。郑校长对陈乔玲的爱，海枯石烂，地老天荒。

这让郑袖失望。郑袖本来希望别的女人来打败陈乔玲的。母亲没有这个本事。她自己也没有。——从前父亲倒是最疼她的。她长相随父亲。清秀，白净，玉兰花儿一样的。她安静爱读书的性情也随了父亲。而郑裳完全不一样，郑裳是朵栀子花，形容健硕，花香浓郁，有强烈的乡野风格。这是母亲的气质。所以，父亲是偏爱郑袖的。尽管他是个不爱用言语表达偏爱的人。但这偏爱人人都知道。都知道郑校长更喜欢二女儿。包括陈乔玲。所以陈乔玲一开始也是巴结郑袖的。她对郑袖的殷勤样子，即使郑袖的母亲，也没有的。——郑袖那时年轻，看不破这是陈乔玲对她不怀好意的笼络。总半推半就地受着这份好。少年的心性，原也是自私的。她明知道母

亲恨陈乔玲。知道母亲希望自己和她站在一起，来对付那个狐狸精。母亲指不上郑裳——郑裳虽然偶尔会骂几句陈乔玲，然而她天生心肠硬，不管父亲，也不顾母亲，一天到晚只想挣脱这个水深火热的家。母亲只能靠郑袖。然而郑袖更靠不上，郑袖倒是心肠软的，可这软，不光对母亲，对了父亲和陈乔玲，也一样的。

只是郑袖没想到，陈乔玲对她的好，竟然也是戏子的好。在舞台上咿咿哦哦地热闹了一阵之后，她们原来也还是后母和继女的关系。这让郑袖非常愤怒，狡兔死，猎狗烹；飞鹰尽，良弓藏。君臣关系是这样，女人之间的关系也这样。父亲后来眼里只有陈乔玲了，所以陈乔玲对郑袖的态度，便有些敷衍。虽然她对郑袖说话的语气，也还是温柔的。但温柔是绵里藏针的温柔。这针刺得她满身暗伤。然而父亲看不见。父亲看见的是风情万种的陈乔玲。是十分贤惠的陈乔玲。郑袖生病了，陈乔玲依然会端茶送水，只是那话音儿，不好听。陈乔玲说，我们家袖儿，真是金枝玉叶的身子，要是生在富贵人家，原是要有使唤丫头的，你看人家宝哥哥，有晴雯有袭人，林妹妹，也有紫娟有雪雁。只可惜了袖儿，生在我们这样的市井人家。这话的挖苦意思，十几岁的郑袖都听得分明。而郑校长，却把它当缠绵的昆曲听了。变了心的男人是头驴，耳朵眼儿里塞得都是驴毛，三婶说。从前郑袖听了这样的话，还有些不高兴的。父亲再不好，也还是自己的父亲，她听不得别人把他骂成一头驴。然而父亲果然是一头驴了。郑袖的成绩因此一落千丈。——这也是郑袖最后的一招。既然沉默没有用，既然生病没有用，那变成一个差生怎么样？这对郑袖来说，相当于日本人的剖腹自杀了。也是死谏的意思。然而父亲还是没有从他的爱情里转过身来。而陈乔玲似乎看破了郑袖的花招。因此陈乔玲笑得意味深长。陈乔玲说，老郑，你看看这本书。书是《射雕英雄传》，是郑袖的枕下书。郑袖的那些日子，是有意沉湎于金庸和梁羽生的浩渺江湖了。然而陈乔玲的解释不怀好意，陈乔玲说，老郑，我们袖儿如今是黄蓉了，知道想靖哥哥了。

听陈乔玲的意思，郑袖是因为动了春心，才没心思学习的。郑袖气得七窍生烟。恨不得自己真是黄蓉，会打狗棒法，把那舌生莲花的白骨精打回原形。然而她怎么能是黄蓉呢？而朝三暮四的父亲更不可能是黄药师。即使郑袖有本事把陈乔玲变成一堆白骨，在父亲看来，也是千娇百媚。十

五岁的郑袖黔驴技穷，只能仓皇败阵。

郑袖在课间给沈杲讲了《芦花记》。这是明代的传奇。讲一个继母，表面对继子也是疼爱，暗地里却给继子的棉袄里絮芦花，天寒地冻的日子，儿子瑟瑟发抖，而不明就里的父亲，竟然鞭打儿子。要不是棉袄里飞舞出漫天的芦花，女人的阴险，或许就永远绕过了男人。故事到这儿戛然而止。郑袖掐去了那虚情假意的结尾。沈杲看上去有些迷惑——之前郑老师还在给他讲曹操的《短歌行》，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沈杲没想到，《三国演义》里那个杀人不眨眼的英雄曹操，竟然也有这样的深情。这让十三岁的沈杲，几乎有些惆怅了。这堂课沈杲也表现出少有的认真。然而老师的话锋却陡然一转，又讲起了什么芦花飞舞，这让沈杲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郑袖也有些讪讪的。她本来以为沈杲会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悲伤。然而沈杲没有。沈杲甚至不明白老师在说什么，他的情绪依然还在曹操那儿。沈杲说，曹操那样的一代枭雄，感情怎么和贾宝玉一样？“但为君故”里面的“君”，到底是什么人哪？竟然让我们叱咤风云的魏武帝念念不忘。

郑袖哑然。她芦花的故事算是白讲了。男孩和女孩到底不一样。当年三婶给她讲这个故事，才讲到一半，她就明白了三婶的弦外之音。但那时的郑袖认为三婶是多管闲事，是杞人忧天。陈乔玲还在那儿对她摇头摆尾呢，她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个后娘能在她的棉袄里絮芦花。所以，她冷了脸，不理三婶。

而沈杲却压根没听懂。她只能怏怏地折回到曹操这儿来。不然又如何呢？她没有理由总纠缠那个明代传奇的，万一沈俞或者叶青过问起来，她怎么解释？分明在挑拨离间别人的关系。恼怒之下，肯定是要炒她鱿鱼的。而她现在不想做一只被炒的鱿鱼。五斗米的俸禄倒在其次，最关键的，是叶青的良田千顷。来日方长。只要她长剑在手，不信叶青那偷来的产业，能千秋万代。

暑假的时候，郑袖要装修。是沈俞提出来的。之前郑袖在沈俞面前暗示过。说她的卫生间不好用，没有装整体浴室，淋浴起来，不方便。还有书

房里的书橱太小,搁不下几本书。她想靠墙打一溜书橱,那样就能由着自己的性子买书,过瘾。沈俞笑笑。大学里的女人到底有点不一样。别的女人总是嫌衣柜不够用,而郑袖,郁闷的却是她的书橱。也是,她家的书扔得到处都是。沈俞看了,也觉得乱。沈俞也是个爱读书的人。一下子就理解了郑袖的郁闷。沈俞于是就想给郑袖装修了。这事沈俞瞒了叶青——要说起来,他给郑袖装修,理由也是充分的,人家是儿子的老师,作为家长,他自然要拍拍马屁。时下的风气不都这样吗?再说,人家也是要给钱的,好歹是生意,管他是西瓜,还是芝麻。但他就是有些心虚,张不了口。

正好叶青出远门。叶青是外省人。她父亲打电话来说,母亲买菜时突然摔了一跤,骨折了。那意思,是要叶青回去,照顾他们一阵。叶青在沈俞面前的态度有些犹豫,叶青说,不是有弟弟弟媳吗?平日两个老人也是鞍前马后地服侍他们,怎么一出了事,就要我回去?但沈俞怂恿她去。沈俞说,你和弟弟弟媳较什么劲?老人想你去,你就去呗。沈杲我把他送到夏令营去。你只管在那儿待着。

叶青把这个当成了沈俞对她的体恤。一直以来,他们的关系就是这样,表面看来是沈俞左右她,其实呢,却是她在左右沈俞。这是叶青的本事,叶青总能让男人替她说出她想说的话,而男人还以为这是他自己的意思呢。但这一次叶青是自作多情了。沈俞的怂恿其实是调虎离山。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另一个女人。所以,叶青前脚走。沈俞后脚就到了郑袖这儿。他是公司的老总,本来是不必要事必躬亲的。但他现在就想事必躬亲。他十分严肃地和郑袖讨论房子的装修细节。房子才六十几平方米,可做的文章其实有限。但沈俞要在这有限的空间里为郑袖创造出一个锦绣世界来。郑袖自己倒是有些马虎的——不是对结果马虎,而是对装修的过程,在所有的麻烦面前,郑袖只想做鸵鸟。她希望在她把脑袋藏在沙子里的工夫,麻烦能自己骑着扫帚,从耳边呼啸而过。几年前装修时她就这样,她由了那些木工泥工电工们在她屋子里折腾。结果,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只是鸡也罢,鸭也罢,都不是她要的。沈俞说,房子的气质要和主人的气质相吻合。就好比用碗碟盛菜,菜粗,碗儿碟儿也要粗,菜细,碗儿碟儿也要细。所谓玉盘珍馐,就是这意思。你弄盘白菜萝卜,却用越窑的青瓷盏儿去装,就矫情了。既糟践了盏儿,也糟践了萝卜。

郑袖忍不住笑出声来。她没想到，一向沉默寡言的沈俞原来也是这么能说的，只是不知道她在沈俞的眼里，到底是珍馐，还是萝卜？她本想问问沈俞，可话到唇边，她又打住了。这样的问话，有点像调情，于她与沈俞，有些轻佻了。她不能让沈俞把她看成是一个轻佻的女人。把手变成开放的花朵，那多少是有些写意的，是不着一字，自得风流。但言语，就着痕迹了。郑袖不屑。

况且沈俞在她面前，一直是庄重的。尽管她知道他内心，一定已经春心荡漾了。但既然还没道破，那就还要做出没有关系的样子来。这是最有意思的事情，郑袖喜欢。沈俞的图纸十分详细，哪里安灯具，安什么样子的灯具，哪里放座具，放什么样子的座具，他都画得清清楚楚，可再清楚，郑袖也看不懂。郑袖本来就是个看不懂图纸的人，中学的地理成绩因此差得一塌糊涂。再说，她现在也没心思看什么图纸，她的心思全在她自己的手上，她的手在图纸上游走，好像很认真的样子，但其实那是马二先生游西湖，虽然也在西湖边上转了一圈，但西湖到底长什么样儿，他完全是不知道的。她之所以总要把手指搁在图纸上，那是把沈俞的图纸当舞台了，图纸上那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只是背景，真正的主角是她那溜光水滑的十个手指。十个手指就如十个小旦，每一个小旦都闭月羞花，每一个小旦都风情万种。她用沈俞的眼看那舞台，看得如痴如醉，看得神魂颠倒。

沈俞也颠倒了。叶青不在，他把郑袖这儿当梨园了。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郑袖就由他当一回醉生梦死的李后主，看她的小旦们在台上演一折又一折的好戏。唱完《贵妃醉酒》，又唱《游园惊梦》，唱完《晴雯撕扇》，又唱《霸王别姬》。直唱得荡气回肠，直唱得天昏地暗，俩人依然意犹未尽——也尽不了，隔了一层纸儿的男女，离戏的高潮还远着呢。

郑袖不急。三寸金莲慢慢往前走。沈俞依然不苟言笑，但不苟言笑的同时，却在为郑袖忙前忙后，推敲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大到木料的颜色和质地，小到玄关的挂饰，沈俞都持一种异常谨慎的态度。这态度让郑袖十分受用。郑袖知道沈俞真把她当珍馐了，想要给她切磋出一个玉盘来。这让郑袖又有些不安。——她从前在苏渔樵那儿，是带着荆轲刺秦的决绝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但如今，她似乎成了刘禅，有几分乐不思蜀了。

然而想到叶青那个妖娆的女人,郑袖还是不由得心花怒放。

郑袖现在住在外面。借住在一位朋友家,朋友去了法国,房子空在那里,正好解决了郑袖眼前的困难。但朋友家离师大有些远,坐公车,要七站地。每次郑袖要来这边,都是沈俞接送的。这其实有些过分了,但郑袖不客气,安然受着沈俞的这种过分的好。俩人是你知我知,偏又做出你不知我不知,这就更有镜花水月的意味了。知道一个男人在对你好而不说出来,知道一个男人的心思全在你身上而装作不知道,这感觉,于女人,真是好。尤其这男人还是妖娆叶青的男人,这感觉便加倍好。郑袖有时觉得自己都快美成了一只江南四月的蝴蝶,只想在沈俞面前蹁跹。有两次,沈俞晚上送她回来时,郑袖都差点儿请他进屋了。——如果是个一般意义上的男人,倒好办了,说不定郑袖就请他进去了,长夜漫漫,她的睡眠又不好,有个男人陪着坐会儿,喝杯茶,聊聊天,总比孤身一人待着好。但郑袖成心要和沈俞甩水袖,反不请了。——也请不得,他们俩人的关系虽然看上去还是道貌岸然的君子关系,但郑袖明白,其实那君子关系是几近摇摇欲坠的,稍一个趔趄,就颓然倒塌了。到时别说沈俞端不住,即使郑袖自己,也难说。单身的女人,表面看上去刀枪不入,其实,是极其脆弱的。所以,郑袖万分小心。她在沈俞那儿,要的不是一夜两夜的安抚和苟且,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短命爱情。他们的关系要瞒着叶青开始,但绝不能瞒着叶青结束的。——怎么能瞒着叶青呢?事情的起因是叶青,事情的结果也是叶青,叶青才是台上真正的主角儿。婉转蛾眉马前死,《长恨歌》那一折压台戏,郑袖是要留给叶青的。

所以郑袖不能请沈俞进去。至少目前还不能。百转千回之后的情意,在男人那儿,才能化成那马嵬坡的丈二白绫。

之后就没有了这样绝好的机会。因为房子装修好了,而叶青和沈杲也各自从娘家和夏令营回来了。俩人的关系只好又折回到从前。沈俞看上去有些怅然,郑袖也一样——郑袖的怅然有几分是做给沈俞看的,是安抚他,也是鼓励他。男人对女人的好,是需要安抚的。否则容易心灰意懒。而郑袖,却想沈俞再接再厉的。

只是一时没有了再接再厉的合适借口。沈杲的父亲和沈杲的老师现在只能围着沈杲做文章。但沈杲现在其实不那么桀傲和乖戾了——这当然是叶青的功劳,叶青的媚功看来对男人是老少通吃的。沈杲现在在郑袖面前说到叶青时会叫叶青为叶阿姨了,之前他是说那个人或者那个女人的。郑袖说,沈杲,你这双鞋不错呀,是阿迪达斯的吧?沈杲说,是叶阿姨买的。神情之间,竟有几分得意了。这让郑袖有些生气。叶阿姨买的?叶阿姨拿什么买呢?叶阿姨自己锦衣玉食的生活都是别人给的。这样的意气话,郑袖自然不能说。十几岁的少年,到底嫩,看不破这是后娘在用借花献佛的手段笼络他。

郑袖也笼络沈杲。这是以毒攻毒。郑袖的笼络当然不是给沈杲买阿迪达斯,或者周杰伦的《双截棍》和《菊花台》,而是给沈杲讲李白和苏东坡辛弃疾了,上次讲了曹操之后,郑袖知道沈杲喜欢听什么样的诗词了。都是要有英雄气质的,要铿锵激越,要豪迈奔放。郑袖只好放弃那些缠绵的爱情诗了,李煜不能讲,那种亡国之君的诗歌,沈杲一听,就萎靡了。而李商隐和李清照更不能讲——有一次她试探着讲了李商隐的那首著名的《无题诗》,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诗中男女那种隐约暧昧的感情,隔了千年,仍让她十分迷恋。她实在忍不住又跑了野马。她看见沈俞隐藏在镜片下面的双眼灼灼发光。沈俞起兴了。他一定由李商隐想到了自己,李商隐和美丽的宫女在宴席上隔了众宾客,所以,再情难自已,也只能暗递秋波;而他和郑袖,更曲折,既隔了课堂,又隔了沈杲,连秋波亦暗递不成。

何况郑袖也不想送什么秋波。诗歌是一回事,秋波又是另一回事。这一点,郑袖分得清清楚楚。所以跑野马的郑袖又拐了回来,开始讲杜牧的《题乌江亭》。讲西楚霸王,讲四面楚歌。萎靡的沈杲立刻又抖擞了起来。

因为李白和苏东坡他们的关系,沈杲现在开始无限热爱郑袖的课。因为热爱郑袖的课,也跟着热爱郑袖了。这便让沈俞的存在显得有些多余,他本来是来督促沈杲的,可现在人家沈杲在课堂上一点儿也不撒野了,他这根缰绳也就失去了意义。但他依然想来——他现在也只有这个机会能够冠冕堂皇地来见郑袖了。然而沈杲却嫌他。多数时候沈俞是不理儿子

的，但偶尔为了顾忌沈杲的情绪，沈俞也会克制住自己的欲望，不旁听了。沈杲这个时候就很活泼。天马行空，乱说一气。沈杲说，郑袖，总有一天我要和李白一样，仗剑去国，辞家远游的——背了沈俞，沈杲总是这样直呼郑袖的。这是少年表达友谊的独特方式。他以为他和郑袖之间已经建立起了一种非同一般的关系。他们志同道合、意气相投。郑袖也由了他这么想。郑袖说，辞家干什么？你后妈不是对你挺好吗？这是郑袖的恶毒了。郑袖其实知道后妈两个字是沈杲的伤痛，但她依然故意去戳它。叶青不是要粉饰太平吗？不是要沈杲"直把杭州当汴州"吗？郑袖偏不让她得逞！她就是要让沈杲知道，杭州再繁华似锦，再纸醉金迷，也还是杭州，不是汴州。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郑袖甚至会帮助沈杲温习和缅怀汴州。当然一开始那个汴州总是郑袖的汴州。汴州也是郑袖的伤痛。一碰，原也肝肠寸断的。然而，郑袖后来还是会反复想起多年前的那个深夜。那个夜里她和郑裳早已睡了。母亲轻轻地把她摇醒。灯光昏暗，她依稀看见母亲青白的脸和凌乱的头发，如女鬼一样。郑袖有些怕。然而母亲一言不发。拽起她的手往外走。九月的夜，天已经很凉，穿着单薄的郑袖，一走到外面，风一吹，忍不住打寒战。母亲似乎也冷，她的手冰凉冰凉，死人一般的，身子在风中也瑟瑟发抖。郑袖听见她的牙齿咯咯作响。天很黑。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镇上的灯几乎都灭了，只有镇西袁雪雪家的豆腐坊里有暗黄的灯光，如一只疲倦的萤火虫，把夜衬得愈发黑了。沉默的母亲踉跄着往前走。郑袖不敢开口。她知道母亲是带她去学校找父亲。父亲深夜还没有回家。这么晚了他待在办公室干什么呢？改作业吗？父亲是语文老师，总有许多作文要修改的。然而父亲的办公室里没有灯光。母亲的脚步更踉跄了，也更缓慢了，仿佛脚下有只手拽住了她的脚一样。郑袖更怕了。她想起奶奶的故事。从前她夜里想出去玩，奶奶总是讲鬼故事吓她。奶奶说，那些想投胎的鬼，总是在深夜从地下伸出手来，拽人的脚。那故事郑袖大白天当然不信的。然而一到夜里想起来，就汗毛顿竖的。

学校本来就有些偏，在镇的最北面。学校的围墙后面，是坟地。镇上新死的剃头匠，就埋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白天上课的时候，郑袖从窗户里能看见坟上的花圈。母亲或许也怕了。所以在校门口停住了脚，母亲轻声说，袖儿，你去，你去敲他的门。

然而郑袖不肯去。怕鬼，也怕父亲。父亲那些日子脾气非常暴躁。鸡从他面前走过，他会踢一脚，猫从他面前走过，他也会踢一脚，即使对了安安静静的板凳，他有时也会发神经，突然飞起一脚，把板凳踢得老远。她和郑裳如今都和家里的鸡猫一样，绕着他走。哪还敢半夜里去敲他办公室的门？他的脚会饶过她？

郑袖不动身。母亲只好犹豫着自己上前了。郑袖看不见母亲的脸，但母亲的声音在风中有些哆嗦，有些低声下气。母亲说，袖儿，等下你父亲出来，你就假装你的肚子疼，好不好？郑袖的胃打小就有毛病，天气乍寒乍暖，就容易痉挛。郑袖不做声。母亲慢慢地走到父亲的门前。然而郑袖并没有听到敲门声。黑暗中，母亲就那样安静地站在父亲的办公室门前，足有一节数学课那么久。郑袖愈发怕了起来，母亲难道被魇住了吗？她上前去拉母亲，母亲果然被惊醒了一般，突然转身，北风一样地往家奔跑。

母亲那夜的凄凉心情，郑袖是多年之后才懂得的。那个夜晚的母亲，应该是去捉奸的。半夜不回家的丈夫躲在办公室里做什么，母亲心里明镜一样。但母亲不敢自己去。母亲向来是怕父亲的。母亲也不能叫三婶她们——母亲爱面子，爱自己的面子，也爱父亲的面子，虽然父亲对她无情无义了，她还是不想让父亲成为一个名声扫地的人。只好叫郑袖了。虽然是小孩，可多一个人，总能壮壮胆。那个时候的母亲，真是无依无靠胆小如鼠的。哪怕一根麦秆，也想拽在手里当棍棒用。何况丈夫一向疼袖儿，不看僧面看佛面。有了袖儿在场，总归要好些吧？总归要好些吧？

然而母亲还是没有勇气去敲父亲的门。

暗夜中站在父亲门外的母亲，应该是怎样绝望的心情呢？郑袖后来想。她为什么不敢敲父亲的门呢？总不是怕陈乔玲？虽然母亲那段日子骨瘦如柴，但陈乔玲在体力上依然不是母亲的对手。那母亲是怕父亲了？怕父亲什么呢？怕父亲帮了陈乔玲打她？还是怕父亲破罐子破摔？尽管关于父亲和陈乔玲的流言，如蛾子一样，绕着镇子飞舞。或许母亲还是不想把他们的关系挑到明处。——母亲即使在那样的绝望中，也还是希望他们的婚姻能够起死回生。

懂了母亲之后的郑袖，每次想起那个夜晚，都会泪落如雨。

和沈俞上床是两个月后的事情。在郑袖搬进新家后的第一个周末。沈俞过来吃晚饭。是郑袖邀请的。郑袖说,这个周末你过来吃晚饭吧。沈俞嗯了一声,就挂了电话。郑袖那天从下午就开始准备了,学校门口的菜市场有点小,卖的也是最普通的瓜果蔬菜。所以郑袖打车去了很远的墩子塘,那里有市里最大的菜市场,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有。果然,郑袖买到了胭脂菇、马兰蕨和菊花菜。沈俞十分惊讶,他怎么也没想到如此一双美丽的手能侍弄出如此一桌丰盈的菜,尤其是那道胭脂羹,简直让沈俞惊艳了。

沈俞再也把持不住。胭脂羹还没喝到一半,就绕过方案去把郑袖抱住了。俩人本来在榻榻米上盘腿相向而坐,这一抱,竟是半躺的姿势。郑袖的腰是半仄着的,她往后仰,想挣开沈俞的抱,然而这一挣,沈俞的身子更加倾斜了下来,这让郑袖有些不胜负荷了。她个子小,腰细,实在不能以这样的姿势支撑住身材高大的沈俞。身子一软,就倒在了榻榻米上。

事后沈俞无语。反复摩挲着郑袖指间的那只花朵状的戒指。郑袖突然伤心起来。沈俞的这个动作让她想起余越了。余越也这样,每次做爱之后,总爱把她的手指一个一个摸过来,像从前镇上的瞎子摸胡琴的弦一样,把每一个手指都仔细摸了一个遍之后,再停在戒指上,反复摩挲。几乎每次都这样。她向三儿描述这个的时候,三儿嘻嘻地笑,三儿说,每个男人的嗜好不同吧。我男朋友最喜欢摸的,是我的胸。开始是胸,中间是胸,结尾是胸。如《诗经》的句式一样,一唱三叹,回旋往复。

三儿的胸,郑袖她们宿舍的女生都看过,绽放的白莲花一样,丰硕,饱满。莫说男人爱不释手,即使女人看了,也有些垂涎的。郑袖不能和她比。郑袖的胸还是似开未开的状态,郑袖那时都二十六了,可她的胸还是十六岁的状态。三儿说,这要怪余越。女人其实是男人种的植物。男人在女人的哪个部位最殷勤,哪儿长势就最好。这道理最朴素,和农民种庄稼的道理是一样的。然而三儿的这种理论郑袖不信,郑袖认为女人的身体是女人意志的结果。女人最珍爱哪儿,哪儿就丰茂妖娆。——也不全然是因为平日照顾周全的关系,而是感应。这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女人的意志一旦凝集到了一个部位,那个部位就会散发出一种耀眼的光芒,而这光芒,让人身不由己。所以,三儿的理论完全是颠倒因果了。

她和余越缠绵时说起过这事。——虽然不信，也还是觉得三儿的话有意思。余越听了,促狭地笑。之后手就放肆地向郑袖的胸伸来。余越说，那我就做一个勤劳的农民吧,一辈子侍弄你这庄稼,看看它能不能茁壮成长。然而哪里能种一辈子呢?她遇见了朱红果,就注定了她要往岔路上走。她做不了余越的庄稼了,再没有希望长成那茁壮的样子。她变成了女巫胯下的扫帚,虽然有邪恶的力量,却从此丧失了郁郁葱葱葳蕤芬芳的生命。

枯萎是瞬间的事。刚刚还是绽放的姿态,突然间,花瓣就委于一地。颜色依然是鲜艳的,但鲜艳的死亡更让人伤心和怜惜。沈俞俯身,再一次用身体覆盖住郑袖。忧伤隔得远,远到千山万水,远到沈俞的语言根本够不着——又如何够得着呢?忧伤本来与他无关。这是余越的事。她后来还偷偷地去看过余越的家。余越的家就在杂志社附近。二楼,南面有个小阳台。郑袖戴个大草帽和墨镜，躲在对面的小书店里，觑了那个阳台整整一下午。阳台外面的铁架子上种了两盆花草,其中一盆是芦荟,另一盆似乎是月季,开了几朵粉色的花。这花草不是郑袖的风格,郑袖从来不喜欢月季之类的没有花味儿的花,郑袖喜欢栀子茉莉和八月的桂花,那些花如陈年的酒和诗歌,能暗香袭人。郑袖在花草方面的偏好余越是知道的,然而他家的阳台种的还是月季,一朝君子一朝臣,别人的天下,自然由了别人性子。晾衣架上晒了几件衣物,有镶了蕾丝的大红胸罩和内裤,看那尺寸,余越后来的庄稼真是粗枝大叶的。这是余越打理的功劳,还是那庄稼本来就粗枝大叶?想起从前的调笑,郑袖的眼圈忍不住红了。这本来是她的生活,现在却成了另一个女人的。一个完全和她郑袖南辕北辙的女人,却在生活着她的生活。那她呢?她又在生活着谁的生活?

她自己也迷惑。或许是叶青的生活。沈俞现在隔三差五地来。不是沈杲上课的时候——沈杲现在单独来上课了。这是郑袖坚持的。既然和这个男人有了肌肤之亲,再在沈杲面前做出那清白无关的样子,郑袖觉得很无耻。虽然她和沈俞现在的关系,也是不道德的,也是无耻的。但无耻和无耻之间,还有差别;郑袖的勾引也一样,同样都是勾引,可勾引和勾引之间,也有差别,虽然看上去是形式上的差别,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差别,但郑袖认为,形式不一样,本质就不一样。

这是郑袖最有意思的地方。这有意思的形式就把沈俞绕了进去。这个

女人真是特别。亦正,亦邪,亦远,亦近,亦端庄,亦妩媚。她上课的时候,真是风生水起,美丽的词语,像一只只蝴蝶一样,从她唇间飞出来,飞出来。而一下课,她又像一棵树一样安静,她安静下来的手指,如暮春零落的花瓣一样忧伤。她整个人,真是矛盾。苍白的容颜,总是素净的,素净到她皮肤下面的蓝色血管,他都能隐约看见,而她的手,却十分华丽。那宝蓝色或者朱红色的蔻丹,那各式各样的戒指,有一种妖冶气。那华丽和朴素,那端庄和妖冶,简直触目惊心。使她特别不真实。仿佛是从纸上走下来的女人。他是搞美术出身的,从前画过无数个如郑袖这样气质的女人。也痴迷这样气质的女人。这样的女人生活里其实没有的。生活中的女人,都没有这样的反差和对比,这样的复杂和暧昧。她们都是更单纯的,各自旗帜鲜明地站在自己的阵营里。朴素的,就朴素成白菜萝卜那样,艳丽的,就艳丽成四月的牡丹一样。不管哪一种女人,反正都会从头到脚的,毫不含糊地,表现一种审美。而郑袖,却有些混乱。身是一个女人,手又是另一个女人;这一刻是这个女人,另一刻又是另一个女人。迷魂阵一样,让沈俞出不来。

出不来的沈俞又一次想到了离婚。不是郑袖说了什么。而是他自己想离。别的男人能三妻四妾,能海纳百川。他不能。这是他的习惯,也是他的操守。虽然他现在是个生意人,然而本质上,也还是从前那个画画的年轻人,迷恋艺术,也迷恋爱情。所以,人家的世界再天大地大,他也没办法学习。他的世界从来很小,小得如一把伞,伞下只能站一对男女,多一个,都挤了。从前因为叶青,他多了前妻;现在因为郑袖,他又多了叶青。

但他还没来得及和叶青摊牌,叶青就出事了。叶青的红色甲壳虫和一辆帕萨特在西郊的一条道上相撞了。当场气绝。也奇怪,对方的车子里也是一个年轻的女人,车子几乎撞烂了,人却毫发未损。交警说,这路段是从来不出事的。路直,又宽,那样空荡荡的地方,就两辆车,随便一避,也逃过了。怎么能撞上呢?也没下雨,路也不滑,怎么能撞上呢?

那个上午沈俞在郑袖那儿。郑袖那天没课。沈俞在电话里问,你在干什么呢?郑袖说,没干什么,躺在榻榻米上看闲书呢。沈俞在办公室就有些坐不住。眼前总晃动着绛色睡袍的郑袖的样子,她凌乱的黑发,以及黑发下米色的棉麻垫子,以及榻榻米边上褐色圆坛和满满一坛子的芦苇。沈俞

的身子突然就热了起来，欲念如热锅里的芝麻一样，噼噼啪啪地开了花。他匆忙放下手里的设计图，风一样地赶到了郑袖家里。

俩人立即纠缠成激流中摇摆的水草那样。楼道里有走动的声音，隔壁家的女人在阳台上洗衣服的声音——那女人总是在上午洗衣服，只要不下雨，她家阳台外的晾衣竿上就会晾满了五颜六色的衣物，旗帜一样，在风中飘舞。而郑袖却是个喜欢在上午做爱的女人。从前和余越就这样，晚上余越想做爱，她总是拒绝。而一到上午，她就主动了。她的这个习惯曾经让余越觉得奇怪。女人不是在暗夜里开放的花朵吗？可郑袖不是。一到黑暗中，尤其是半夜，她就成了枯枝败叶。她喜欢在上午做。上午她精力充沛，颜色鲜艳，肌肤如绸缎一样光滑；而且外面还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收破烂的老头把他的铝锅敲得叮当响，送报纸和牛奶的女人踏在楼梯上鞋子的橐橐声。她喜欢听那些声音。也喜欢看屋子里那些半明半暗的光线——虽然有窗帘，但上午的光线依然能够穿透进来，尤其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那屋子里简直会明晃晃的。她就喜欢在这明晃晃的光影里做爱。

沈俞也喜欢。不是喜欢上午做爱，而是喜欢郑袖这样黑白颠倒的风格。这个女人，这个事事有反差的女人，他是离不开了。那只能离开叶青了。沈俞一边做，一边暗暗就下了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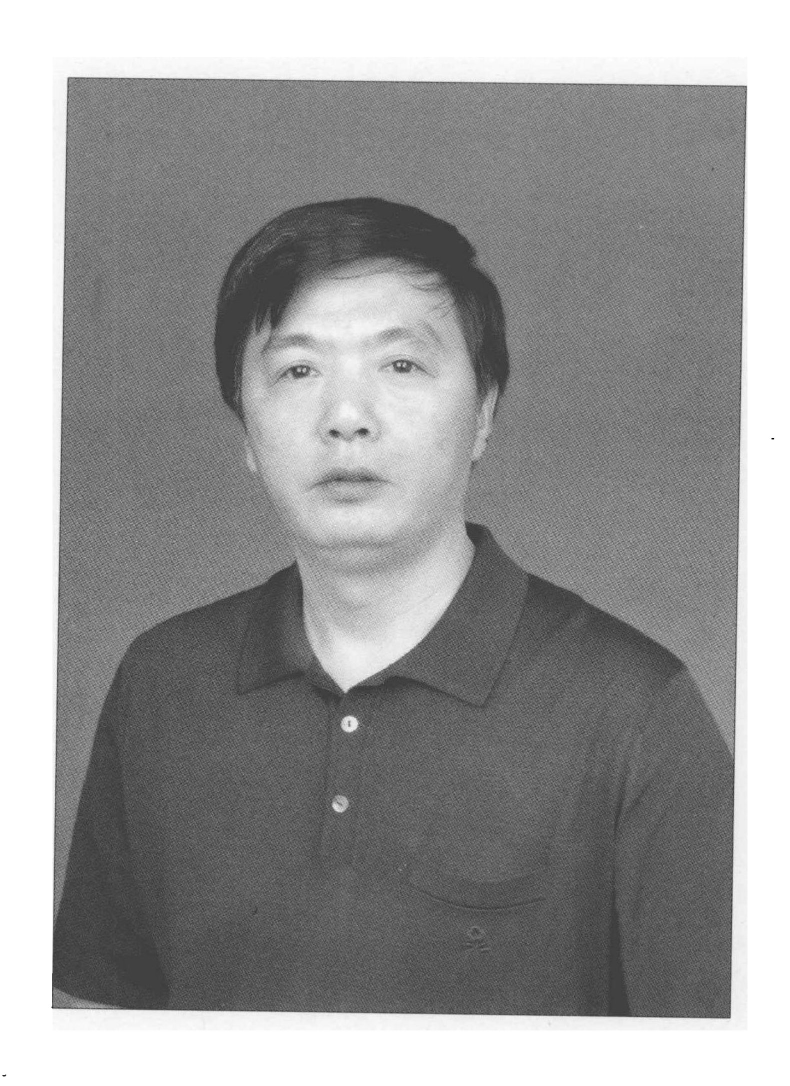
然而，还没等他离开叶青，叶青倒先离开他了。

郑袖被惊得魂飞魄散。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能这样呢？所谓曲终人散，可曲还未终呢！她还在用珠圆玉润的嗓子，唱她的三千宠爱于一身呢，还没有唱到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怎么能说不唱就不唱了？她是主角，还要接过玄宗亲手赐的丈二白绫，还要唱婉转蛾眉马前死。哪能戛然而止呢？

任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这灯火阑珊的戏台上。



张子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律师。有小说集《打死我也不信爱情》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4年卷，有多部小说被改编成影视剧。



张子雨小传

张子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律师。有小说集《打死我也不信爱情》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4年卷，有多部小说被改编成影视剧。



贵妃醉酒

□ 张子雨

一

昨夜大醉。

能让杨帆大醉的人不多。他有个习惯，喝醉了开始是呼呼大睡，到了凌晨就怎么也睡不着了。妻子王慧丽背对着他，发出均匀的呼吸声。

他从枕头下拿出手机看时间，却有一条未读信息："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玉兔东升。"时间是凌晨一点整。是周冰轮，让他大醉的美女。

她醒何处，是市委副书记余锋的别墅还是她自己的香闺？

玉兔东升。是的，一晚上有三只玉兔。天上一个，地上两只。

昨天下午刚到办公室，他的"老铁"——组织部副部长黎传杰就给他打电话。

"晚上其他饭局别安排了，我们聚聚。"黎传杰说话一向简捷。

"我们法院哪能像别的单位，天天有饭局。"杨帆笑道。黎传杰只要一找他，准有事。他俩是中学同学，黎传杰走的是招干的路子，杨帆读大学回来后，黎传杰已经是组织部青干科的副科长了。一来二去，两人成为老铁。

人是需要彼此照应的，再大的人物都需要。

杨帆有时想，进入社会后大学生并不比其他人有优势。比如他和黎传杰，现在是同一起跑线上的。甚至在干部使用上，组织部副部长要比法院常务副院长重要得多。

内线电话响了。"大院长，晚上有没有饭局？"是破产法庭的魏莉，他当

常务副院长后提名她当了副庭长，职别已报组织部了。

“有什么事吗？”他不想在内线电话里多说什么，谁知隔线有没有耳呀。他就听过一次串线的电话，尽管电话里说的是工作，但觉得自己像个贼。

“请你吃饭呀，你敢吗？”魏莉在那边笑，“敢情当常务了就是不一样，权力大了，胆子小了。”

“我这里有事，有时间我给你打吧。”杨帆怕她说出其他什么来，忙把电话挂了。沉默了几分钟后，他用外线电话拨通了她的手机。

魏莉在那头笑了。“果不其然呀，胆小如兔。打电话也是狡兔三窟了……”

“你在什么地方这样说话？办公室没人？”

“我在厕所里，放心了吧。你听声音……”魏莉笑得松软，杨帆身体膨胀，忙说：“那你方便吧……”说过了才觉得非常不妥。

有人敲门。杨帆忙提高声音说：“好的，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吧。”那边也知道一定不方便了，也就把电话挂了。

办公室主任送一份文件给他，是市政府关于水泥厂破产改制的批复文件。文件要求企业严格按照法律程序依法改制，破产资产依法处置，妥善安置职工。文件是抄送法院的。杨帆签阅时心里一笑：中国的事情就这么怪，依法破产的企业要政府下文件强调。那是不是意味着政府没下文的企业破产都不是依法操作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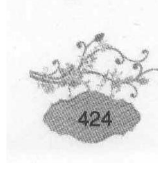
水泥厂当初建的时候没有远景设想，所以现在的水泥厂几乎占据了三分之一的闹市区，粉尘、噪音、交通堵塞让周边居民深受其害，多次投诉。而水泥厂却在水泥一片涨价声中出现了巨额亏损，像巨大的黑洞。没有人敢走近洞口去看究竟。

一个百病缠身的巨人又轰然倒下了。这是市里一家大的国有企业。

“徐院长看了吗？他什么意见？”杨帆随口道。文件上已经有了徐院长“已阅”的签字，但他习惯这样说。

“看了。他说知道了，直接交给您就可以了，由您安排。”办公室主任站在侧对面，既不正视也能让杨帆看到自己的表情。

杨帆当然知道徐院长一般不会亲自处理这样的事情，但必须要说到，



就像开庭的程序。这样有两个好处：第一显示出他尊重徐院长；第二表明班子是团结的。虽然杨帆有些瞧不上老徐的工作方式，但老徐对他杨帆是很不错的。再说，不管老徐是个什么样的人，游戏规则还是要遵守的。你的权力是谁的？是老徐的。老徐对自己很信任，但并不表示你就可以是老徐。

市直机关传一个笑话：市环保局的副职与正职一直是面和心不和，当面好好好，背后捣捣捣。一个副局长在办公室对科长说局长算个鸡巴。正巧局长推门进来，问我是鸡巴你是啥。副局长倒也反应快：我是鸡巴毛，紧紧围绕在您的周围。

你把正职当龙，你就是云；你把正职当虎，你就是风；你把正职当鸡巴，你只能是鸡巴毛。所以杨帆把自己位置摆得很正：副职就是副职。副职与正职唱对台戏是政治上的不成熟。

“交破产法庭吧。”杨帆递文件的同时把桌上一些零散的香烟也递给办公室主任。他不吸烟，可来客往往强行地往他桌上放烟，都是高档烟。他一看心里就烦。全不把他办公室明示的“谢绝敬烟”当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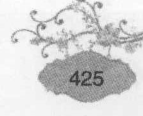
办公室主任也不抽烟，接过来忙说谢谢。

“装空烟盒里，办公室来人招待用，反正人家也不会注意烟和包装是不是一样。你办公室主任要学会居家过日子。”杨帆哈哈一笑。

“那是。杨院长为院里真是以小见大。”主任也笑了，而且是发自内心的笑。他是杨帆当常务副院长以后提起来，曾经和他一个庭里工作过。那时杨帆是庭长，他是书记员。但他会开车，杨帆要是回家或是办其他事不让庭里司机开，让他开。

院长老徐是外乡人，平时喜欢读书，法律的、文学的、社会的，杨帆觉得那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书，对治理一个法院判一个案子用处不大，尽管自己也是法律科班出身。他有时觉得老徐可笑：一个院长不务实务虚，研究什么法官职业化问题。这是你需要考虑的吗？觉得老徐心态像自己才开始工作的那两年，充满激情却不切合实际。不过老徐不贪。不贪，就不把权太当回事。很多事就放手让杨帆去干，只要不出格就行。越是这样，杨帆觉得自己越应该低调，至少看上去要低调。说话办事先把徐院长放前头，有了好主意、好办法首先是徐院长想出来的。其实当家的还是自己。

风乐市法院原来没有常务副院长，徐院长来了后才半年，就力荐杨帆



做了党组副书记。这让他很意外，也很感激。党组副书记就是实际上的“二把手”。杨帆事前不知道，也从未向徐院长提出过，更别说请客花钱找关系。因为在几个副院长里，杨帆资历是最浅的，想都不敢想。

杨帆头一年兢兢业业，处事得体，博得全院上下一片赞声，徐院长也很满意，对院里的行政事务就更超脱了，安心做他的调研和法律体制研究，就连审批支出这样的大事也交给杨帆。其他单位都是“一把手”签批费用，在法院是副院长。徐院长说有难题或磨不开面子的就推到我这。这让杨帆更加小心翼翼，力求公平。

现在杨帆轻松了许多，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兄弟单位关系渐渐理顺，自己的威信也渐渐树立，他在法院不能说“得心”，但基本上“应手”。

但他总感觉，或者是老徐让他有这样的感觉：老徐也不是超脱得啥事不问，他有自己的渠道了解院里的大事小事。自己背后永远有一双眼在盯着，让自己心存顾虑。这也是领导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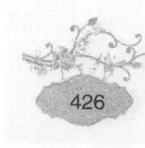
在对待和徐院长的关系上，杨帆还是谨小慎微的，这是他的原则。再说外在形式并不能确定实际内容。他想，自己是聪明的。

有很多副职就明白不了这个道理。你副职要权了就别要名，副职永远不要显示出比正职有能力，副职出名了悲剧也就不远了。

下了班杨帆和黎传杰都没带车，让出租送到郊区的“绿水雅客”。这家酒店开在城东水库的一个防浪岛上，只有一条大埂连着外界。这个水库号称千年古塘，占地有一万多亩，据说是一个孙姓状元所修。因为水面大，所以修库时建了十几个防浪岛。其他防浪岛现在成了自然生态园，岛上有白鹭、斑鸠什么的，这些岛要划船才能到。“绿水雅客”开业后，老板又在附近的一个岛上种植了蔬菜，养了鸡鸭，说是纯天然无公害产品。

出租车只能到水库边，一条大埂需要步行。现在是傍晚，晚风从水面吹过来清凉宜人。有几条小船在水面撒网捕鱼，从他们慢慢悠悠的状态来看，他们本意不是捕鱼，而是让渔网、船儿成为一道风景。隐藏在草丛里低矮的路灯也开始亮起来，一条彩带曲曲弯弯。

走在路上，杨帆问晚上是哪些人。黎传杰只说你基本上都认识，小范围。杨帆也不好再追问。但他也放心。像他和黎传杰这样的档次，也不会



有杂七杂八的人。

说实话，杨帆真不喜欢参加一些应酬和会议，但没办法。法官也无法不生活在世俗里。上大学时，教授说法官是孤独的，要耐得住寂寞，没有朋友，这样才能体现公正，似乎法官应该是公正的殉道者，而且举了大量的英美法系国家的例子。现在想来，教授只能在课堂上，你让他来做基层法官试试，保证可以改变他的讲义。

年轻的时候杨帆觉得法律是信仰，现在仍然觉得是信仰，但不那么神圣了。如果看淡了法律就等于看淡了自己这么多年来的努力。他做过书记员、助审员、审判员、副庭长、庭长到副院长。好几次被评过"十佳办案能手"、"优秀法官"。自己现在这个位置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毫无捷径。所以他现在可以心安地享受一些权力带来的快感，当然这种快感是有度的。

绕店是参天树木和竹林，通往各个包厢里的路都是鹅卵石铺成。据说走在这样的路上可以按摩脚心，活血开胃。杨帆心想，看来老板是个非常注重细节的人。俩人进了这里最大的一个厅"太平洋厅"。这个房间最大的特点是一面墙全部是玻璃，可以看见外面的风景。

房间里已经有人，是张力生和王正林，见到他俩上来握手。

张力生说："杨弟，前天晚上你不肯赏光，孙书记还说等你呢，我说不等了，他在基层法庭调研呢。"杨帆想想，说："那天晚上真有事，改天我请你和孙书记。"

知道他是在和自己表功，也是显摆。又和王正林点点头。几个人坐下来打"拖拉机"。杨帆和黎传杰打对门。

张力生是市力胜拍卖公司的总经理，它名义上是挂靠省里一家大拍卖公司，其实就是他自己的。省里那家拍卖公司因为有省政府的背景，在竞争业务上自然气粗些。杨帆不喜欢张力生，却不能不给他面子。张力生父亲是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直接管着法院的工作和人事任命。王正林则是一家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是杨帆的校友，但比他低好几届。他知道王正林是力胜拍卖公司的法律顾问，和张力生私交自然不错。王正林对杨帆也很不错，从来不找他说案子的事，却时常和他小聚，春天送新茶，秋天送购物卡。和他关系好却不对外张扬，这让杨帆觉得不错。要知道律师和法官走近了，对外来说总不是个好事，容易引起误解。

杨帆和黎传杰打牌次数多，配合起来自然默契，张力生大呼手气差。杨帆把牌捂住问："还有谁？"张力生说："已经打过电话，一会儿就到，你自然是认识的。"杨帆说："没其他人我们就干吧。"张力生说："不急。"

杨帆心里有些不舒服，他不喜欢把自己放在"等人"的位置。作为一个普通干部，也许"等人"是一个常礼，但作为代表审判权的法官，怎么能"等"当事人呢？后来杨帆想也许是职业习惯形成的潜意识。黎传杰笑而不露地说："稍后便知。"杨帆想敢情就瞒着我一个，但他现在对于表情的控制就像对法律程序的掌握。

张力生抬腕看了下表："也该来了。"这边话音没落，门被推开，服务生弯腰做了请进的手势，一女子悄无声息地飘进来。杨帆正对着门，第一眼就看见了她。女子穿一套青紫色套装，里面露出红色尖领，一头秀发随便用一方花手绢扎成马尾，手里拿着一把车钥匙，钥匙上挂一只毛茸茸的小兔子工艺品，臂上挎一只黑色的包，手工缝制的明线，整齐而流畅。

杨帆心里一动：这女子似曾相识。

"我没来晚吧？"女子笑盈盈地问张力生，但眼却看着杨帆。显然是等待介绍。

"没有，不差毫分。"张力生站起来。"我来介绍，这是风乐市人民法院的常务副院长杨帆，这位是万宅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周冰轮。其他的我不用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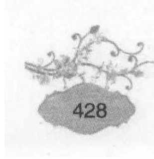
周冰轮伸出手握住杨帆的手。她不像其他女性握手，只是把几个手指给对方，让人觉得刻意的矜持。她是把整个掌心都放在杨帆的手里。杨帆突然羞涩起来，这个女子让他紧张。事后杨帆想想很奇怪，这么多年他都没有过这样的紧张，即使在上级面前。

杨帆一直觉得，经历过多少次的岁月风雨，把生活和情感都磨砺得快成沙漠了。像一间房子，框架还在，内部却剥落陈旧，灰尘遍布。

"你好。"很简捷的一句问候。

"你好。"他忽然想起来一个传言，据说这个女子和市委某领导人关系非同一般。这个非同一般应该是指那方面的关系。杨帆突然觉得心里堵得慌，有些后悔不该来这样的场合。

周冰轮放下包，和其他几个人点头致意，手微微指一下桌示意上菜，



自己坐在了埋单席上。黎传杰被安排在了左首座位，杨帆被安排在右首，头座。

“问客杀鸡。杨院长、黎部长，你们喝什么酒？”

杨帆正准备说不喝酒，黎传杰已抢先回话了：“客随主便吧。”其他俩人也说随便。

“那好，我们喝白的。我先自报家门，我能喝半斤。”周冰轮说完微笑着看杨帆。

哦，这女人不一般。不像别的女人忸怩作态，明明能喝半斤却滴酒不沾。她能这样，自己是个男人难道喝红酒不成？“我随周总，也报半斤吧。”杨帆说。

周冰轮拍手一笑：“杨院长，痛快，我和这样的性格投缘。你们，别磨蹭了，如实报来。”

黎传杰报了三两。张力生呼道：“周总，你可是从来没有这样实在过啊，平时是蜻蜓点水，今天龙归大海了？好，我也不装孬。”也报了半斤。王正林也笑着报了半斤。

“那好，服务员，给我们先上三斤‘水井坊’。喝不掉就寄存在这儿，下次来喝。”

转眼间，菜和酒都上来了。菜是用瓦盆装的，有笨鸡、鱼、狗肉烧粉丝、白菜烧豆腐、清汤炖母鸡，原汁原味。周冰轮端起杯子站起来：“今天是喝闲酒的，我来风乐市时间不长，就认识了这么多好朋友，特别是今天又认识杨院长这个新朋友。也许杨院长认为我讲的都是应酬场上的话，你听这样的话一定很多，也不往心里去，但酒能见真性。”说罢，一仰脖酒喝下去一半。

杨帆吃了一惊，忙说：“周总，你是开车来的，酒后怎么动车？”

周冰轮笑着说：“搞法律的人就是不一样，处处能体现出来。报告院长，我已经安排办公室主任把车开回去了，结束后来接我。今天就是和朋友喝酒的。”

杨帆让她这一说，身上的豪情也被点燃：“好，既然周总这样真诚，我如果不喝就假模假式了，我也一样。”也下去一半。

其他人也陪着喝了一些。黎传杰也喝了一半，说：“周总，杨帆副院长

也是性情中人，你这样一喝大家非醉不可。”

周冰轮手擎酒杯，透过玻璃笑着对杨帆说：“朋友在一起，喝酒不醉有意思吗？”

酒杯放大了她的眼睛，如一泓深潭。

几轮过后，大家话明显多起来，气氛也热烈得多。但大家都知道今天的主角，只要是杨帆和周冰轮一说话，都静下来。

“刚才好像听杨院长喊我小妹，我很高兴。那我就喊你杨哥了，你可别拒绝，你一拒绝我就无地自容了。”周冰轮笑容灿烂。

杨帆心里一惊：自己什么时候喊她小妹了？怎么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官场上的人是不能这样随便喊一个女子为小妹的，传出去就是绯闻。但她既然这样说了，如果拒绝，可就真得罪人了。于是就说：“你当然应该喊我哥了，你比我小十二岁呢。”

杨帆看到一个问号在周冰轮脸上放大。“杨哥，你知道我的年龄？女人年龄可是秘密呀。”

“如果我没猜错，你是属兔的。而我是六三年的兔子。”

“太奇怪了，你怎么知道我属兔？”

“你车钥匙上的小兔子一定是你的属相。对不对？”

“哎呀，真是搞法律的人，不一样，太不一样了。细节决定成败，难怪杨哥那么成功。”

黎传杰说：“以后也别喊羊哥猪哥了，就喊兔子哥。你喊她兔妹。”一桌人笑起来。

周冰轮说：“黎部长，你笑话我兄妹俩？”黎传杰忙说：“不是不是，我嫉妒。唉，我怎么不属兔！”杨帆也笑起来。

周冰轮端起酒杯：“杨哥，今天认识你我真的非常高兴，希望你也一样。我敬你一杯。一饮而尽。”她喝完了，向杨帆一照杯底。杨帆也只好把杯底朝上。桌上一片喝彩。

杨帆手捂着杯子说：“周总，今天喝酒前我们有言在先，都自报家底的，酒不能再添了。我可以不喝了吗？”

周冰轮没立刻回答他，眼转向窗外。窗外正一轮明月升起，湖水玉光片片。她笑着对杨帆说：“杨哥，拿一点儿来你愿喝就喝，不愿喝绝不勉

强。”她这样一说，杨帆倒不好说什么。周冰轮把外套脱下，服务员忙上前接下挂进衣柜。没有外套遮掩，身材凹凸毕现。

“杨哥，此情此景我想献歌一曲，给你们喝酒助兴，你们可别笑话我。”周冰轮略显羞涩，反更动人。

张力生早已鼓起掌来，说：“早就传周总歌唱得好，就是一直没有耳福。周总唱什么歌我来让他们点。”

周冰轮从包里掏出一个光盘，递给服务员，指了指封面上一行字。

京胡声响起，云板轻敲。周冰轮移步到开阔地方，兰花指一跷一下腰，转身亮相，水袖一抖，眉眼立刻生动起来，美目流盼。先得一个满堂彩。

四平调撕开了一个古老的故事，一个雍容华贵的女子，寂寞深宫里，且将爱情和荣华富贵抛至一边，醉后看月。

海岛冰轮初转腾，
见玉兔啊，
玉兔又东升。
那冰轮离海岛，
乾坤分外明，
皓月当空，
恰便似嫦娥离月宫……

嗓音极似杨春霞，脆生生又似糖醋水萝卜。特别是那句“见玉兔啊……”的拖音，婉转含蓄，似羞不羞，欲说还休。杨帆听呆了，没想到这个商界女子有如此的情趣，把一曲《贵妃醉酒》演绎得声情并茂，合情合景。有冰轮，有玉兔，有月，有湖水，有美酒，还有湖面上吹来的夜风。恍惚中，周冰轮飘至面前，合着云板虚敬杨帆。杨帆忙自倒了一杯，一饮而尽。

后来他也不知道喝了几杯，直到最后一个音符飘去，他也跟着飘了。

二

杨帆纳闷了好几天，他纳闷的是周冰轮为什么把《贵妃醉酒》唱得那

么酣畅淋漓，一板三眼，就打黎传杰电话婉转问起她。

黎传杰说他对周冰轮了解也不多。只知道余锋副书记来风乐市后她也过来了，成立了现在的万宅房地产开发公司。外界都传她和余副书记关系如何如何，却没有一个人有依据，都是胡说，你别信也别传。余锋副书记是个官声很好的人。但你小子要小心，我看你那晚耳朵竖了眼睛直了手也抖了腿也软了，她水深似海，轻易别趟啊。

杨帆说你说什么呢，天底下好女人多得是，我总不能见一个爱一个吧。而且你知人家是不是名花有主，君子不夺人所好。她那天找我到底什么事？你们他妈像串通好了似的，只瞒我一个。

黎传杰说，她找你办什么事了？人家只是听说你的大名，知道我俩关系铁，让我引见一下。你有才有位，自然也有些傲气，怕你不高兴，都没请余副书记参加。要是请余副书记召见你，你能说个“不”字？真要是有事求你们，她有余副书记这层关系，直接找徐院长不更简单？

杨帆拿电话的手一抖，一时倒不知道说什么好。黎传杰在那边说：“傻了吧？”杨帆支支吾吾说：“好像她和张力生关系挺好的，张力生这个人……”黎传杰打断他：“你能不知道张力生是哪样人？江湖油子一个。这样的人别得罪他，成不了你事但坏你事有余。或许，他们之间有业务关系，与你无关。”

难怪黎传杰要充当介绍人，原来他知道周冰轮与余副书记关系不一般。余副书记是分管组织人事的，黎传杰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资源。

门“砰”地被推开，杨帆有些恼怒。是魏莉。就皱了下眉头。

“烦我啊？烦也不行，我是来向你汇报工作的。”魏莉大咧咧坐到他对面，把手里的卷子朝他面前一扔。

杨帆皱着眉头快速翻了翻材料，是水泥厂申请破产的有关资料，需要他签字立案。

“这案子最好你别办，水深。”杨帆用笔点着材料。

“我怎么不能办？庭里分给我办的。水深怕什么，有你这个潜水员……”魏莉盯着他笑。

“费用交了吗？”杨帆把笔在手指间转动，显得有些不耐烦。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她常常喊他“潜水员”，那是他们的性暗语。

魏莉说："代厂长要申请缓交呢，说市里有规定，国有企业破产可以缓交诉讼费。反正我们是没看到这个规定。"她伸手翻看杨帆面前的一些文件，杨帆把她的手打过去。魏莉却一把攥住他的手。杨帆挣了两下没挣脱，有些变脸："这是办公室，看见像什么样子？不注意场合。又不是在宾馆里。"魏莉才一笑把他手放开："你是两面人。在宾馆里在我家的时候是'人不怕'，眼都绿的，嘴到处拱……"

杨帆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忙签上自己名字，说："诉讼费至少要交一半，五万。厂长不愿交，我来和市里说。"

魏莉说，"你放心，他现在正求我们呢，让他全交完也可以啊，只是没那个必要。而且这个人也会来事得很，不是属算盘珠子的，拨一下动一下。说不定，他正一屁股屎等我们擦呢。他想和你见面聊聊。"

"我不得闲，就是得闲我和他见面算哪档子事。"杨帆忙摆手，他知道这些国有企业的厂长有不少都够逮的，没必要沾这个晦气。而且他特别反感这个代厂长，胸无点墨却骄傲狂妄，对经营一窍不通却手如抓钩，欠工人工资却花几百万去修什么"大山奶奶"庙。他真想不通为什么组织上能派这样的人去水泥厂。

其实组织上决定他去做厂长时，水泥厂破产就已经开始。

"吆，你和那会唱戏的喝酒就有时间了？有美女在就烂醉如泥。别以为我不知道呢，其实早知道了。就看你可否自首。"

"吃顿饭要自首，你真是……听谁说的？"

"鱼有鱼路虾有虾路。你以为你们的事我就不会知道？那女人你可要小心，是天鹅是刺猬是'贵妃'，你够不着，够着了也扎手……"

"好了好了，你乱说什么？不就吃一顿饭嘛，你关心的也太多了吧？"杨帆脸色变了。

魏莉知道他真恼了，也就打住。又说力胜拍卖公司张经理和我联系了，问如果资产拍卖是否可优先考虑给力胜公司。到时候你要考虑啊。给谁卖不是卖呀，更何况……

杨帆忙打断她，怕她说出一些不堪的话来："他也太急了吧？破产程序至少要半年，现在别谈这些事，你也别介入。拍卖公司个个都是鱼鹰子，争起食来不要命。这是个'大鱼'，佣金就可以拿几百万，你离远些好。你是法

官不是掮客……”

魏莉忙打住:“知道,这不是和你说嘛。如果能给他一些关照,顺手人情的事又有什么不可?明天晚上,我家里没人,你来?”

“再说吧……那好吧,我到时和你联系。”杨帆看魏莉脸色正在变忙转语气。

“不许喝那么多酒去,别到时不管用。你欠我好多次呢。”魏莉站起来,眼光飘动。杨帆没站起来,挥挥手让她走。

杨帆当民庭庭长时魏莉是审判员,杨帆给她分工主要是办理离婚案子。女人心细,善于做调解工作。那时魏莉结婚时间不长,羞涩渐退成熟正长,在这个阶段的女人总是充满了诱惑,如半红的杏子。他们俩关系的突破源于魏莉汇报的一个案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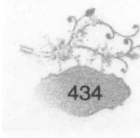
案子很简单,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要离婚,起诉到法院,正是魏莉办的。俩人倒不是感情不和,也不是男人花心。男人各方面都好,却性冷淡,几个月不过性生活也没有冲动,甚至女人主动他也不动。女人正年轻,总不能饥渴一辈子,就坚决要求离婚。魏莉汇报得有些支吾,杨帆却明白了,不忍心她总是脸红着汇报,就问可有调解的可能,或者和好或者调解离,反正不好以这个理由判决离呀。

魏莉脸更红了,说:“责任在男方,我怎么好做男方工作,总不能……杨庭长,你让其他人办这个案子吧。”

民庭办的都是一些家庭琐事、邻里纠纷、父子关系这样既简单又棘手的案子,自己的事都招呼不过来,谁愿意接别人“烂尾楼”工程。杨帆只好说自己来办,魏莉听他这样一说,也就主动表示自己配合。

杨帆找到男人,没想到却是个高大威猛,胡楂铁青的汉子。杨帆想不通这样的男人怎么会性冷淡。男人不离,说女人胡闹,他正找她娘家做工作呢。再说,结婚内容也不光是性生活呀。杨帆被他说笑了,就劝他说你不离,那法律也可以硬判的。结婚也不能没有性生活呀。男人说你判吧,我不上诉。杨帆一下警觉起来,说现在的司法鉴定手段先进得很,你有没有总能鉴定出来。男人慌张了一下,没躲过杨帆的眼睛。

“说吧,说实话,或许我们倒认为你说的有理呢。夫妻缘分尽了,不是



完全可以通过法律解决的。"杨帆说。

"我外面有人了,我很爱她,她也爱我。向她保证过,不和妻子再过性生活的……"男人说。

"那你为什么还不离呢?"

"我不想担个主动离婚的罪名,她家原来对我不薄……"

"她知道吗?"

"不知道。"

"呵,你可以啊!想离婚还变着法子,你这招够阴的。你就不怕戏演砸了,法院不判你们离婚?"

"唉,那我也没办法呀。庭长,你结婚了吗?……你应该理解男人呀,你说我也不容易,要多大的毅力。再说,没有感情了,就是绑一辈子又能怎样?人家都喜欢拿胸口焐一块石头来说事,说就是一块石头也焐热了,但婚姻不是焐石头,不是感恩,更不是物理现象。"

杨帆的妻子在政府办行政科,就是负责安排接待、房屋维修什么的,和杨帆经介绍认识时间不长就结婚了,那时杨帆还只是个小助审员,没房子就住妻子家。岳父岳母对他也不错,就是小舅子脸不是脸屁股不是屁股的,老以为他是来抢家产的。搞得他许多年都没抬起头,直到当上副院长后,小舅子还把当初容留他住家里当资本要人情。关系最坏的时候杨帆也动过离婚的念头,但仅仅只是动动而已。妻子不是个细腻的人,哪里理解他的心思,总想赖在家里享受父母亲情。法院分房子第二天,杨帆就第一个搬家了。当时自来水没接通,杨帆宁愿去别的地方拎,那时他自行车后面放一只大塑料桶,下班带满满一大桶水。

杨帆就把真实情况对魏莉说了。"判他们离吧,免得两个人都憋坏了。"

魏莉说:"这个男人倒是挺有定力的。是不是男人都能这样啊?"说过似乎觉得不妥,怎么能和庭长一个男人讨论这问题,脸不由得红了,下意识地吐了下舌头。魏莉的舌头红红的,如小老鼠窥视洞外,灵巧跳跃。杨帆想这样的舌头如果在自己嘴里搅动,滋味一定是甜的。魏莉看杨帆发呆,总是盯着自己嘴巴就有些慌张,站起身要走。杨帆才醒悟过来站起来送,魏莉经过废纸篓时被绊了一下,身体就向杨帆这边斜过来,上半身正好倒

杨帆怀里。杨帆一低头就吻住了她的嘴。一番努力后撬开洞口,那只老鼠就撒了欢地在他嘴里跳跃……

曾经有段时间杨帆觉得自己真的爱上魏莉了，每天见不到她似乎生活就没有了乐趣。那段时间里他不安排她出差,甚至不希望有休息日或者假日。魏莉也被他感动过,说自己准备和丈夫分居,说也许丈夫知道了他们之间的事。杨帆说你疑心吧,我们俩的事只有我们俩知道。他有证据吗?魏莉有些茫然地摇了摇头。

这让杨帆一下子清醒过来。自己难道真的要在法院掀起一朵“浪花”吗?浪荡女人遇到花心男人——浪花。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可能到来的副院长位置,为一个女人失去,值得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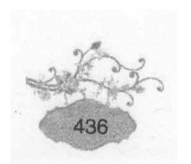
观点转变后,杨帆和魏莉那方面事就少多了。魏莉也感觉出来,却不知什么原因让他那样。问他,他只说应酬多,没空。他也不敢就和魏莉立马断了,女人容易走极端的。先冷下来,冷到她觉得没意思的时候自然就会主动了断。

他当了副院长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提名魏莉去破产法庭当副庭长。破产法庭案子少,清闲。而且,离“利益”也远些。但对一个审判员来说,毕竟副庭长这个职务不是谁都可以当。公正地说魏莉的业务能力还是很不错的,熟悉法律,能基本把握案件的症结所在。杨帆提名她当副庭长,很快就得到了徐院长的认可。

徐院长来风乐市人民法院后,在第一次的全院干警大会上说:法官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诱惑。这些东西在其他人,社会舆论可以宽容,或影响的只是个人生活,但对于法官则不然。法官必须时刻注意言行举止,因为你代表了法律,你的行为可以影响法律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这对法官似乎不公，可对法律和相信法律的人又是公正的。前一种是“小公正”,后一种则是“大公正”。

杨帆觉得徐院长说得很实在很有道理,也很大。可对于个案,比如针对某个人,这个“小公正”就会影响一生。

魏莉的任命书下来后,杨帆心理上轻松多了。



原来的经济庭改成民庭了，案子也不再有经济案子和民事案子之分

了。省高院把基层法庭管辖的案子标的定在三百万以下，不知划分的科学依据是什么。

杨帆虽然不分管民庭，但分管民庭的副院长被抽下去搞计划生育中心工作去了，所以民庭实际上他也要管。当洪涛把卷宗材料报给他时，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周冰轮。

"你把卷宗放这，我待会儿看。"杨帆让他把卷宗放在桌上。洪涛刚把门带上他就打开了卷宗。

原告是万宅房地产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冰轮。被告是一个农民工，叫钱贵。钱贵从临湖小区工地的脚手架上摔下来，导致椎间盘骨折，已花去好几万治疗费。家里三个孩子，老婆常年哮喘病。钱贵找到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得到了赵亚岚律师的法律援助，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庭裁决万宅公司支付医疗费、伤残补助费、误工费等三十七万元，万宅公司不服起诉至法院，要求撤销仲裁。

这个案子杨帆没有听周冰轮说过，是她认为无须和他说还是没有说破？这不会是那天她请客又唱歌的原因吧？

他用手机拨了一个烂记在心的号码。刚振铃一声，那边就接通了电话。

"杨哥你好。我在办公室，正一个人看书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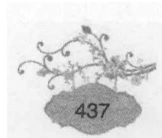
"呵，才响一声……我以为你大经理忙呢。"杨帆轻松一句。这女子真是晶莹剔透，怕杨帆有什么话说主动打消他的顾虑。

"我的电话认识你，是你的就优先抢线。"周冰轮轻声一笑。"杨哥，怎么今天才想起来给我打电话啊，总以为你们法院天天都忙着杀人呢。"周冰轮把"杀人"两字特别重音拉长了说，没有显出恶狠狠反倒有些俏皮。

"把我想象那么凶啊？今天找你可不是'杀……人'，是为你们企业保驾护航啊。你公司起诉劳动仲裁案子怎么没告诉我啊？"

"杨哥，这小事怎么好意思麻烦你。是公司法律顾问操作的，我也觉得劳动局仲裁的有些过分了。不过也就是我赔钱多少的问题，赔钱的事我不找杨哥。再说，你让我赔多少就赔多少，我能不听你杨哥的啊！你怎么知道的？"

"你不告诉我，我就不知道了？民庭我也可以管啊。"



电话那边笑起来。“是的是的,杨哥是常务,协助统揽全局。你既然问了,可别怕我讹上你。”

这女子说话就是不一般。他想象着那边的周冰轮唇红齿白，眉眼弯弯。

“你没和我说,那我可就不管啦。”杨帆故作认真地说。

“你别管吧。我要是求你管了这事,你就会轻看了那晚我的《贵妃醉酒》……”周冰轮忽然声音幽幽。

杨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彼此能听见对方的呼吸声。良久,他似乎听到梦呓般话语:“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你……” 接着是轻轻地扣下话机的声音。

这个女子啊!她为什么有梦呓般的话语?为什么主动挂了他一个常务副院长的电话?

话筒里发出刺耳的尖叫声他才放下电话。他让洪涛来办公室,他觉得自己应该帮她做些什么。

“合议庭什么意见？”他问。

“二对一。两票同意维持劳动仲裁结果,一票认为赔偿额可以调整。”

“你认为这个案子如何?”杨帆指指对面的椅子让洪涛坐下来。洪涛是他的校友,不过比他迟十几年。

“我觉得劳动仲裁基本是可以成立的，从帮扶弱势群体来说更有意义。”

“什么叫基本成立啊?你办案子就靠‘基本’原则!”杨帆把卷宗重重往桌上一放。他轻易不批评人,洪涛则例外。他和自己的妹妹杨阳是校友,而且俩人正在谈恋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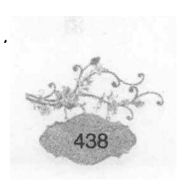
见洪涛不作声,杨帆问:“开庭情况怎样？原告什么态度？”

“钱贵的代理人赵亚岚是个很敬业的律师,准备的材料、证据比较充分,论理也有依据。”

“赵亚岚？就是那个会跳街舞的女律师？”

“你认识她？”

“全市那么多律师,我认得过来……我在广场散步遇到过她在教人跳舞,听人说是什么赵律师。律师跳街舞像什么样子！”



"她性格活泼开朗,为人很正直,业务也非常好。跳舞是她的爱好,也是健身。"

"看来她是说服你了,你没有自己主见了?原告律师是谁?"

"王正林律师。"

"他算是风乐市的大律师了吧,他的观点说服不了你?"

"律师大小不在于他办的案子大小,是胸中有没有正义。有正义的律师办再小的案子也是大律师,反之,办再大的案子都是小律师。"

"呵,看来你对赵亚岚律师印象不错啊。她就是你心目中的大律师?"杨帆有些讥讽地说,"我觉得劳动仲裁存在很多问题,其中主要是计算赔偿金的标准问题。一是伤残等级鉴定不是法医作出的,效力问题值得考虑;二是钱贵是农业户口,却按照非农业户口计算的。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差别很大,你们没注意到吗?"

"注意到了,但钱贵出来打工已经十多年了,家里承包地被征用了,他已不具备农业户口的特征。"洪涛给他翻卷宗,找相关证据。

杨帆把卷宗拿一边不让他再翻了。"那也是农业户口啊。原告要求对伤残等级重新鉴定了吗?"

"没有。"

"为什么不提醒他们?"

"这合适吗?当事人对自己诉权是有自由处分权的,而且他们聘请的有专业律师……"

"我难道不知道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权利?提醒当事人充分注意诉权,就是审判人员的职责。按照我说的去做,重新鉴定、开庭。如果需要,我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杨帆语气加重了一些。

杨帆指指卷宗让洪涛拿走。

洪涛走到门口杨帆又喊住他:"杨阳在准备考研,你要多帮她。"

洪涛没有说话走了。杨帆知道他心里有想法,而且是对审判委员会定案子有想法,在不同的场合发过谬论的。这些谬论他曾经也发过,无非是"审案子的不定案,定案子的不审案"。杨帆那时也挨过院长批评。院长说一个组织的存在一定有它合理性,你发几句牢骚就取消这个制度?审判委员会是什么,是程序的标志,是集体意见的标志。如果没有审判委员会,第

一，你敢定案子？真给你权你用不好；第二，出了问题谁负责？你负得了责？你考虑自己的饭碗吧。所以法官是高危职业。你还年轻，当你有一天也成为审判委员会委员的时候，你再回头审视它的合理性吧。感谢审判委员会还来不及呢。

一席话说得杨帆冷汗直冒。

现在杨帆知道如何合理地运用审判委员会的功能了。集体意志和个人意志其实差别不大，就看你如何运用和理解了。集体意志的最大好处就是没有错误可以追究。

三

宝马车无声地滑行着，手绣的坐垫透露出强烈的女性气息。周冰轮两眼看着前方，轻松地转着方向盘，时不时通过后视镜看看坐在后排的杨帆。杨帆在看窗外的风景。

这是个傍晚，晚风吹动着大坝上的垂柳。晚霞在湖面上织出不同颜色的锦缎，让杨帆心情纷乱。

是他打电话给周冰轮的，电话接通后却不知说什么好，一下子紧张起来。他很多年没有这样的情况了，他突然对自己不自信起来。

"杨哥，你今天有空吗？我正想见你一面，带你去个有趣的地方。"周冰轮说。

杨帆长出一口气。"好啊，在什么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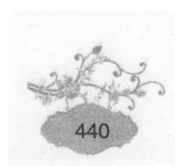
"一会儿我车到望湖停车场，你去那就可以找到我。"

"好的。我十分钟就到。"

放下电话，杨帆也没有要车而是打的去了望湖停车场，他觉得自己突然变得像个特务，鬼鬼祟祟，与自己身份不符。有好几次都想放弃，就说自己临时有会去不了。但他似乎又更不忍心让她失望。

周冰轮的车已停在一角。杨帆走近，周冰轮示意他坐副驾驶位置上，杨帆假装没看见而是坐了后排她的身后。周冰轮也没说话，车拐上大坝。

杨帆这几天心情有些烦，他烦魏莉。



星期六晚上他借口开会去了魏莉家。他本来不想来，但他怕魏莉把电话打到家里找他。她曾经这样做过，他在家里接电话时的紧张让妻子疑惑了好一阵子。再说，他对魏莉仍然还是有欲望的，尽管他觉得这个欲望很低级。

魏莉没有住进法院宿舍区，而是在望湖小区买的别墅，这让杨帆每次来的时候不那么紧张。魏莉是在调到破产法庭后买了这套别墅，别墅开发商是原化肥厂厂长。化肥厂是魏莉办的第一个破产案件，工厂破产了厂长却成了大款。当初化肥厂破产时工人拦住国道要求惩处腐败，市里紧急调动各方人员做安抚工作，杨帆也带了一帮人住进化肥厂。他知道魏莉在这起案子里面有一些摆不到桌面上的事，他却不能说。

好不容易把化肥厂的事捂下去，杨帆自此对魏莉留了心。他不能让她肆无忌惮，如果不能了断关系也要日渐疏远。实际上这么多年来，他和魏莉真正在一起的机会确实少了。不仅仅是新奇感的消失问题，主要是杨帆正在走上升的路线，他必须要防范一切对自己不利的局面和情况。不能因绯闻断了自己前程，那太不值了。

在对钱的态度上他一向是敬而远之的，有钱当然好，可真要因为钱进了看守所，你就会觉得钱就是手铐。他看到过太多的贪官是如何痛心疾首的。那是真正的痛心疾首，不是装出来给法官看的。

魏莉已经洗好穿着睡衣在等他，身上散发着"飘柔"的香味。这个香味让杨帆冲动，他毫不犹豫地撕下了她的睡衣，像剥花生。在她逐渐紧促的声音引导下，他准备冲向巅峰。无意中他看见魏莉的眼睛在微弱的灯光下注视着他的表情，显然她那声音是假装的。他一下软了下来。

"你怎么了，是不是太累了？"魏莉用手帮他，却不见起色。

"也许。"杨帆从她身上起来。

"你歇一会儿，再来一次。"魏莉放弃努力伸手抱他。

"不要了。你穿衣服吧。"杨帆赶紧下床把自己衣服穿好，坐在沙发上。魏莉有些疑惑也没再问，起身去卫生间淅淅沥沥一会儿，穿上家常衣服坐到他身边。

"你怎么啦？让我到嘴不到心的……我看你自从认识那女人后，对我就不一样了。"魏莉有些悻悻。杨帆忙止住她的话，他真不想在这样的场合

去说周冰轮。

“水泥厂破产程序走到哪了？”

“公告发布了，开始申报债权了。银行态度一点儿也不积极，知道这样的申报也不可能分到钱的。银行申报的债权里说明有抵押，但没有提供担保合同。据说担保合同在水泥厂账上，要求我们帮他们调取。”魏莉给他倒杯茶。

“对破产案件有影响吗？”杨帆忙问。这事魏莉没有汇报过。

“当然。抵押的是土地使用权，如果成立，破产清算组就不能处置土地使用权。破产资产就少得可怜了。”魏莉说。她知道土地是杨帆担心的事。

“你们准备怎么办？”

“清算组认为没有提供抵押合同，抵押当然不能认定。我们对银行的请求没有支持。”

“银行什么态度？”

“他们能有什么态度？当然不服，要追究当初办贷人的责任呢。对于法院来说，没有证据谁说话都没用。他们内部追究责任与我们无关。你说是不是？”魏莉盯着杨帆的脸，似乎他脸上有剧情。

“那当然。不过清算组要拿出确切的意见。有法律顾问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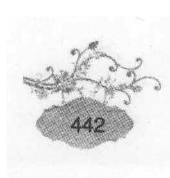
“有，是王正林。”

“不是你推荐的吧？”杨帆当然知道这里的内容。法官给当事人推荐律师，也是法官生财的方法之一。最高法院明令禁止的，但不少人暗中在做。杨帆尽管与王正林律师关系也不错，却从来没有向谁指名推荐过。当然，有些事是不需要明讲的，比如有些场合有他在，有王正林在，就是广义上的“推荐”。

“不是，是清算组自己聘请的，律师费从破产费用里列支。”魏莉轻描淡写地说，“资产评估也准备搞，好几家会计师事务所都来挂号，你说给谁？”

“让清算组定，愿意给谁就给谁。只要有资质，都具有法律效力。”杨帆说。

“清算组定不就是我定嘛，我定不就是你定嘛。会计师事务所也都不是傻子，给谁都一样，没有行市有比市。”



“我不管，你们自己看着办。”杨帆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多讨论，他想走。多留一分钟就多一分担心。

“这事你不管，有件事你可要管啊。水泥厂资产交给力胜拍卖公司拍卖吧，他们收的佣金不高，而且与法院合作一直很不错的。”魏莉又往他身边侧身挤挤，高耸的乳房贴着他的前胸。

“这么大的事我一个人怎么就定下来呢？市里领导都在关注呢。拍卖市场秩序一直乱得很，我们都别趟这个浑水，等等再说。你为什么对力胜公司那么关心？我记得他从你手里已经拿好几个标的了吧？”

“张力生是我表哥。我一直没告诉你。”魏莉从沙发边拎起一个黑方便袋。“这里是十万元钱，表哥说给你儿子将来留学用。”

杨帆从沙发上跳起来：“你怎么胡来！这钱能随便拿的？我不要，而且我建议你也不能要，交给哪个拍卖公司由院里集体定。毕竟标的太大了，都在看着呢。”

魏莉嘴一撇：“我也没说我要，他只是托我送给你。就是我要了又能怎的？他是我表哥，也是家事。我反正说了，这案子我主办的，我有建议权。”

“要钱是有原则的，有些能要有些是挨都不能挨的。我是替你考虑，你最好还是把钱退给他，如果他真有实力，参与竞争就是了。”杨帆指着钱袋子说。

“要是不能确保给他，还找你干什么？”魏莉恼了，“我跟了你那么多年了，你给过我什么好处？能给我婚姻吗？能给我钱财吗？我问你，这两样你都不能给，凭什么霸占我身子那么多年！钱心小色心大。收一次与收两次有什么区别？当一次婊子比当十次婊子的人纯洁些呀？！再说，反正这资产是要拍卖的，交给谁卖不一样？我又没说要他的钱你就说那么多废话，显得你多么谨慎多么清廉。好，我不要钱我也不要位置，你和我结婚。如果在钱和婚姻里选择一个，我选择婚姻。现在你选择吧。”

杨帆看她这样激动，忙过来捂住她的嘴：“我不也是担心你嘛，水泥厂这么大一个厂破产了，几千名工人失业，对这个厂长的举报不断，我们是在火山口上办这个案子的，你难道不知道？处理这个厂子里的事一定要谨慎再谨慎。”

魏莉见他这样说，语气也缓和下来：“我知道的，办这么多年案子，程

序上实体上保证不让出问题就行了。”

“水泥厂账目上问题可大？”杨帆搂着她坐下来。

“哪个厂账目能没有问题？只是还没大到构成犯罪的程度。再说，不还有你吗……”魏莉笑着又靠过来。

“你自己要把握住。有些钱有些事都是扎手的，你应该知道。”杨帆不想再纠缠下去，他要走。

“帆，我还给你一次，我想要你……我会让你坚强如铁的……”魏莉呢喃着，嘴唇顺着杨帆的胸往下滑。杨帆忙站起来，他觉得有些冷。

这招儿今天不管用了。

刚到家，杨帆手机响了，是人大主任张胜国的。“您好，张主任。我是杨帆，有什么指示？”

“杨帆啊，你们院里要求增加两个审委会委员的报告在我手里，最近老忙没顾上研究。这两个人怎么样？你是什么看法？我对你还是充分信任的。”张主任声音不急不缓。杨帆能想象出他一边打电话一边摩挲肚子的样子。

显然，张胜国是在卖这份人情。“张主任，既然是组织上报去的，我们认为这两位同志是值得信任的，也是可以胜任的。”杨帆含糊了一句，推起了“太极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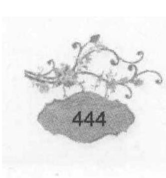
“嗯，我也是这样认为。我们尽快抽时间研究。临县法院的院长到年底就要退了，想不想出去啊？市委对法院干部还是可以向上面推荐的。如果有这个想法，我来和市委领导说。我年底也要退了，上面要求市委书记要兼人大主任的。还有半年时间，我还是可以起点作用的。呵呵。”

“张主任，您在风乐市德高望重，很多干部都是您提起来的，包括我呀。您起得作用大啦，对风乐市是有贡献的。”

“唉，贡献再大有什么用啊。我们把一辈子都给了组织，自己儿子都荒了。开家小公司，惨淡经营，一回家就唉声叹气。我说了几次，让力生别做了，回水利局上班，一个月千把块钱，也就可以了。可他就是不听。听说你们关系很不错，有机会你帮我劝劝他。”

“张主任，您放心。您的事不就是我们的事吗？”

“那就好。我一直说杨帆是信得过的，当初我是认准的。”



挂了电话杨帆想，从魏莉家出来才十几分钟，张胜国的电话就打过来，看来他知道自己的态度了？

看来他小看了魏莉，她绝不是只会在床上疯狂的女人了。

“杨哥，你今天有心事？”周冰轮转过头来问。不知什么时候车已停了。

“没有，只是最近工作有些累……”杨帆笑了一下，“去哪里吃饭啊？我可是已经饿了。”外面天已经暗下来。

“你还知道饿啊？哈，我带你去一个好去处，尝尝我的手艺。”周冰轮嫣然一笑。

车向大坝深处驶去。杨帆纳闷：这能去哪里呢？又不好问。后悔不该坐在后排，说话也不方便。干脆闭目养神吧。

大约十几分钟，到了郊区一农家。车灯里有两个老人迎了上来。

“舅，舅妈，冰冰来了。杀只小公鸡，到菜园薅些韭菜炒鸡蛋。有豆腐吗？”周冰轮笑嘻嘻地介绍杨帆，“这是我哥，从外地来看我。不喜欢油腻的又喜欢清静，我就带您这了。”

杨帆点头：“二老好。小妹只说带我吃稀奇，没想到这个时候还要麻烦你们。”两个老人忙不迭地说：“敢情好，敢情好。天天都盼冰冰来呢。只是俺们这里没其他菜，只有自家的鸡和菜园子里的菜……”

周冰轮上来拦住：“哎呀，舅舅，舅妈，要是吃大鱼大肉要来您这吗？您快点儿杀鸡，我自己来烧。把围裙解给我。”

舅逮只小公鸡在手上，一刀下去，鸡在地上扑腾。舅妈去灶间起火，周冰轮已脱下外套扎起了围裙，伸出两只手让杨帆为她卷袖子。杨帆手触到她微凉润滑的肌肤。

“等着吧，我好多年不做菜了，但基本功在那。”周冰轮笑着凑到他耳朵边说。吹气直达鼻息，让杨帆心跳不已。

“那我做什么？总不能就这样坐着等饭，也太不像话了。”杨帆也笑起来。

“你择一下韭菜，还有小青菜。然后自己打点儿井水洗洗等用。看我可像农妇？”

“单看围裙像……”话没说完，周冰轮已跑进厨房。舅三下五除二把鸡

毛揎净了，拿刀开膛剖肚。

厨房里热火朝天，已嗅出炒豆腐香。舅把鸡送厨房，过来和杨帆就着院子里灯光择韭菜。

“您是周总舅？我记得周总好像不是本地人呀。”

“我和冰冰妈一个姓，她就认我做舅。我哪里有这么有出息的外甥女呀。”舅摇头叹息。

“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她是个好女子。市里搞扶贫，俺们是扶助户。她资助了我两个女儿读书，本来只要资助一个的。现在一个在读大学，一个在读高中。现在有钱人多，像她这样好心眼儿的人不多了……”

杨帆没想到是这样。看周冰轮与他们相处如家人，一定是来往时间很长了。

这是个奇女子。她是个谜，是个杨帆想知道而又怕知道答案的谜。他把盆端到井沿，清凉的井水在手指间流动。老家门口也有一眼井，井水很旺，冬暖夏凉。渴了就喝井水，脏了就打桶井水劈头盖脸浇下来。上大学后很长时间还不习惯自来水，一股怪味。

他洗好菜端进厨房。厨房里已香气扑鼻，他深吸一口气。肚子开始唱歌了。

周冰轮看到他来，伸手从锅里拈起一块鸡肉。“你尝尝口味轻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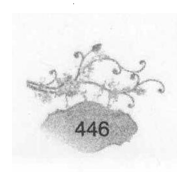
手举在那，杨帆却愣住了。小时候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钻厨房。妈妈也常常这样从锅里拈一块豆干子或者鸡蛋给他解馋，很少有肉。周冰轮有些奇怪，就把菜往他嘴里塞。手指却被杨帆吮住。周冰轮吭了两声，杨帆才恍然。

“香，香得很。”杨帆忙点头掩饰。周冰轮脸在锅上的水汽中，通红。

一盆子鸡，一碟子韭菜炒鸡蛋，一碟子青菜烧豆腐，一碗蒿子汤，摆在小方桌上。周冰轮舅、舅妈都吃过了，忙着给他们做面条去了。舅又从木柜子里找出一瓶酒。“冰冰啊，这还是你年三十送我的酒，一直没舍得喝呢。”

周冰轮拿起酒看着杨帆。杨帆忙说：“请十分钟后和我说话，我先把饿和馋的问题解决了。”埋头大吃。周冰轮果然不说话，不停地给他搛菜。

“哎，你怎么不吃？”杨帆停下来，“是不是我的吃相太让你意外了？”



"是很意外。能看到你这样吃相的女人是幸福的。"

杨帆有些口吃了:"这……确实……是意外,真的? 很好吃……"

周冰轮陪着他吃。"这鸡没搁味精,没搁乱七八糟的作料,本色。我喜欢本色的东西,包括人。"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厨艺啊? 确实口味不一般。"

"这只能叫'做饭',哪里谈得上'厨艺'。我也是穷苦出身,打小家里就这样做的。只不过现在人都丢弃了这些最本色的东西,反倒认为这是稀奇……"周冰轮笑着说。

"有道理……现在我们可以喝酒了。"杨帆把酒拿过来打开,一人面前一个杯子。

周冰轮捂住杯子:"我不能喝酒呀,我要开车。"

"你上次不是喝了吗?"

"那次我是打的回去的。这荒郊野外想打的哪里打得到。你一个人喝吧,我看着你喝就行。"

杨帆只给自己斟满,说:"不许流口水呀。你刚才说你也是穷苦出身?"

"是啊,只是现在你的任务是喝酒。有机会我会告诉你的。"周冰轮把酒瓶拿在自己手里给他斟。

"准备痛说革命家史吗? 我很想听,很想了解你……"杨帆几杯酒下肚,觉得喝猛了,头有些晕,心里却格外清楚,或许是一个人喝酒的缘故。话不能多,话不能多。他知道自己喝酒后容易多话。

"不行,我们俩不公平。就我一个人喝……"他把酒瓶拿过来,要给周冰轮倒酒。周冰轮按住他的手,不知什么时候俩人十指相扣了。

"我可以喊你冰冰吗?"杨帆笑着低声说。

"当然可以。你比我大,你是我哥。"周冰轮认真地说。

"我不要做你哥……为什么是你哥……"杨帆显然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了,"你上次为什么找我喝酒?如果你有事直接对我说,你为什么不说……难道我不想帮你不能帮你吗?你这样让我纳闷……我杨帆能看透很多人,可我看不透你……你不怕我喜欢上你……"

"杨哥,我不喜欢你在喝酒的情况下说这些话……我们走吧,我扶你上车。"周冰轮松开他的手,站起来。

"我不坐你的车……那么干净，没有烟灰，没有泥巴，没有酒味……你瞧我脚上泥……为什么那么干净？"

"因为我很少让男人坐我的车……"周冰轮说。

"余副……书记坐……过吗？"杨帆有些摇晃着站起来。他觉得说也就说了，总比闷在心里好。

"坐过。"

"我就知道他一定坐过……"杨帆嘿嘿笑两声。

周冰轮松开扶他的手，怕冷似的抱着胳膊。

杨帆推开她。"你走吧，我走回去。"杨帆迈开大步往前走。走几步又折回头进了厨房。"舅，舅妈，麻烦你们了。"两个老人追出来："还有面条没吃呢，你舅妈才做好的。"

杨帆说："好，我还吃碗面条，有好几十里路呢。"说完抱着海碗呼啦呼啦吃起来。周冰轮站在灯影里，看不出表情。

一会儿杨帆就把两大碗面条吃完了，也不和周冰轮招呼，自己顺着大坝走。

周冰轮拉他，被甩开；再拉，再甩。周冰轮和舅、舅妈打声招呼，发动起车来，起步走了。车灯一会儿消失在夜色里。

杨帆顺着大坝走，一门心思地走，出了一身汗。转过一个弯，夜风变大起来，清凉如水。东边的月亮升起来，离地只有二尺高。杨帆酒醒了不少，觉得自己今天失态了，脸上有些火辣辣的。人到中年了，法院的常务副院长，怎么还像小年轻那样可笑！越想越后悔今天不该给她打这个电话，不该来这个地方吃饭，更不该问她和余副书记的事。余副书记是分管组织人事的副书记，市委常委，如果他知道了会对自己是个什么态度呢？男人你可以要他钱，要他权，甚至要他命，但你不能要他的女人。

自己犯了大忌。

又恨魏莉，这个女人贪心不足，庸俗粗鄙，肆无忌惮。

大坝上空无一人，有一些秋虫在唱。走着，走着，杨帆觉得脚疼了。平时哪走过这么多路呢，看来以后要加强锻炼。天边一轮新月，笑盈盈地望着他。"见玉兔啊，玉兔又东升……"似乎有人在唱。

周冰轮，好你个女子。你还真走啊？其实你再拉一次我就会坐你的车，

和你一道回去了。你为什么不多劝一次呢？你身上有什么魔力吗，让洞若观火的杨副院长蠢如少年。对不起，也许我伤了你，但我不是故意的。我为什么那样做，晶莹剔透的你读不懂吗？你在暗自嘲笑我吗？我不过是喝多了点儿酒，说多了点儿话。你就不能喊一次"理解万岁"吗？

路中间停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杨帆刚走过去，突然后面亮了，是周冰轮车灯。杨帆转身走到副驾驶门旁，拉开车门坐进去，努力地憋着不说话。

"余锋是我哥。或许你是风乐市第三个知情人——余锋、我和你。"周冰轮静静地说，两条细光从眼中流出。杨帆大吃一惊。

"对不起……"杨帆不知所措，心里又百感交集。

他把手放在周冰轮手上，感觉出她的颤抖，两人都没有说话。

不知什么时候，车灯熄了，周遭又暗了下来。

四

审判委员会一般是一个星期开一次，每个星期四是在家的审判委员会委员听案子的时间。审委会成员一般是院长、副院长和各庭资深庭长组成，为单数。要么七人，要么九人。风乐市法院是七人，徐院长来了后向市人大报告了几次，要求增加两人，可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批下来。

徐院长并不是每次审委会都参加，除非是一些有疑难的、争议大的或者有影响的案子。但也有杨帆征询他意见，请他参加的。杨帆征询他意见的案子一定是有原因的，比如是审委会意见分歧较大，比如是杨帆拿不准的，比如是杨帆想借助院长权力的，或者是杨帆觉得应该由院长知道的。

但也不是所有案子都需要通过审判委员会。刑事案件无论大小都要通过审委会；民事案子如果合议庭意见一致，则只需分管院长签批；涉及政府和政府部门的行政案子也一律上会；还有就是分管院长或者院长提请审委会讨论的。这些规则现在被杨帆运用得如自己的手指头。

钱贵案子杨帆指定洪涛要向审委会汇报。这次审委会时间上是杨帆特意安排的，徐院长出差在外，参加会的只有五个审委会委员。这很正常，因为审委会委员一般大小都是领导，是领导就有两件免不了的事：一是会

议，一是中心工作。洪涛把案情简要地汇报了，提出主要分歧点在赔偿数额上。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相差太大，如果按照农业人口计算，赔偿额只有七万多元。合议庭是两票赞同仲裁结果，一票反对。

"你是案件主办人，你自己什么意见？"杨帆盯着他看。

"我……觉得钱贵尽管是农业人口，但他在城里生活这么多年了，家里承包地也失去了，是否可以考虑按非农业人口来计算，而且他家里非常困难。但如果按照规定，也确实应该按农业人口计算的。所以，看审委会怎么决定……"洪涛在杨帆注视下有些语无伦次了。

"法律只讲规定不讲同情。什么叫'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审判人员无视一些明确的法律规定，这样的势头不好。而且不能把责任都推到审委会来。如果审委会天天都听这样的案子，没其他事可做了？我个人认为，是什么人口就决定了什么样的赔偿数额，也许不合理，但合法。你们看呢？"杨帆环视了一下其他审委会委员。

其他委员早没有了兴趣，就说按规定办。洪涛很意外：这不是你杨副院长要提交审委会研究的吗？杨帆不理他的目光，说："听下一个。"

判决书结果出来了，改判为七万元赔偿金。比仲裁书少了二十多万，这让赵亚岚很意外。她没敢把结果先告诉钱贵，拿着判决书来找洪涛。

"洪法官，你们这样判的依据在什么地方？这样的巨额反差你们让当事人如何接受？劳动仲裁庭也是依据法律、政策规定，你也是按照法律规定，难道同一个地方执行的法律有不同吗？"

赵亚岚气势逼人，语言犀利，让洪涛不由得向后退。

"赵律师，对于判决结果如果认为不合适，可以提起上诉……"

"洪法官，我当然知道当事人有权提起上诉，但是你们有没有想到，上诉费对于当事人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他们现在生活都非常困难，钱贵基本上瘫痪在床，你让他们怎么有时间和能力去走这漫长的诉讼过程？这份判决书送达对方当事人了吗？"

"没有，只先给你一份。我们也考虑到当事人的心理承受能力问题……"

赵亚岚眼光柔和了一些："你认为现在有回旋的余地吗？"

“这……怎么说呢，是审判委员会定的，除非审委会重新复议一次。”

“那我去找杨院长……”

洪涛忙拉住她：“哎，别急，你准备如何说？另外，审委会审议案件的情况按照规定是不许向外透露的……”

“我知道，你放心吧，我会注意表达方式的。”

其实这个案子洪涛心里没底，所以先拿了一份判决书给赵亚岚看，他不想出什么意外。院里曾经判过一个案子，女方死活不同意离婚，但双方已分居近五年了，所以按照规定判离。哪知女方领判决书的时候当场喝了农药。法院忙把她送到医院抢救。人倒是救过来了，但法院为她治病花了十几万，后来又赔了十几万。案件承办人被发配到基层法庭，现在都没调上来。

从内心来说，他希望钱贵能得到多一些的赔偿。二三十万，对一个房地产公司来说几乎算不上钱，但对于一个靠卖苦力养家的人来说，是天文数字了。

赵亚岚此时已在敲杨帆办公室的门。杨帆正在和执行局长谈一件案子的执行情况，无非是加大力度、强化执行艺术、争取各方配合等等。局长有些无精打采地听。杨帆知道执行局长腻了，要求过很多次调其他业务庭。但院里没有合适的执行局长人选。确实，对于法院来说，执行局长是个最头疼的中层干部。也有想干的，要提拔，可现在提拔人难得很，位置少人多。

执行局长看有人找杨帆，正好借口溜走。

“杨院长您好。我是律师赵亚岚，向您汇报一件事，打搅了。”

杨帆眉头皱了一下。这女子说话不客气，难道我就一定要听你汇报？像跳街舞一样张扬。

“对不起，律师和法院是不同的系统，你可能不需要向我汇报什么吧？”为减轻敌意，杨帆微笑了一下。

“杨院长，我是律师也是当事人的代理人。人民法院副院长倾听当事人呼声和想法，既是责任也是美德。”赵亚岚不等他让座就在沙发上坐下。

杨帆让她这一说，只好彻底撤除防线，给她倒一杯白开水放在沙发扶手上。



"杨院长,生命有城市和农村区别吗?"

"你直接说事吧,我不和你猜谜语,也不负责回答你的提问。"杨帆笑着说。这是他这么多年来接待当事人的一种技巧。你万万不能顺着来访者话说,那样容易被动。

"好。钱贵案子劳动仲裁赔偿是三十多万,而法院判决只有七万元,这里反差如此巨大,原因就是钱贵是农业人口。但他已经在城市里生活了十多年,他就生活在我们中间,为这个城市出力,而且他早已经没有了土地。他现在已丧失了劳动能力,我们不能让他失去生存能力吧?我想请求杨院长,是否可以复议一次,给这个可怜的城市里的农村人一个生存的机会?一个是实力雄厚的房地产公司,一个是贫困的失去劳动能力的劳动者,法律更应该倾向谁?"赵亚岚有些激动。

"判决书你已经领到了?你是律师应该知道,如果对一审判决不服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做法。是提起上诉而不是来找院长。"杨帆把椅子往前拉近了一些。这样显得人和想法也会近了一些。

"杨院长,您知道仲裁、诉讼已经把当事人搞得精疲力竭。如果上诉,上诉费就要一万多元,他们实在打不起官司了。如果能在一审法院可以解决,可以纠正,为什么一定要通过上诉的程序解决呢?而且这份判决书目前还没有送达各方当事人,纠正它还来得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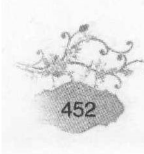
"既是没有送达,那这份判决书是怎么到你手里的?你又是怎么知道判决结果的?"杨帆脸色有些变了。

赵亚岚一下愣住了,意识到不应该把判决书的事说出来。洪涛这样做显然是为自己的当事人考虑的。

"杨院长,有没有这样的判决结果吧?"赵亚岚声音低了下来,她声音一低眼圈忍不住地红了。她想起教授在给他们上课的时候说过"少律师,老法官"。律师年轻,有激情敢于突破禁忌,敢于直言;而老法官有理智,有经验,老成持重,对立法本意的理解更透彻。看来"少律师"是斗不过"老法官"的。

"赵律师,你要如实地告诉我情况,或许我可以帮你。"

"是洪涛告诉了我判决结果,我第一个拿到的判决书。但我想这也并不违反你们的法官纪律,毕竟判决书是公开的。我的目的只是想尽可能地



挽回这个结果，为当事人着想。”赵亚岚索性说开。

“你是法律援助律师？听说你业务很不错的。为什么不去做自由执业者啊？”

“我觉得法律援助更适合我，这个社会上有很多打不起官司的穷人，他们更需要帮助。但也不排除我以后会挣脱这些羁绊。”赵亚岚双目炯炯有神。

“精神可嘉。好，这件事就这样了，你回去吧。”杨帆开始撵人。他不想就这个问题纠缠过多。

“那你们同意复议了？”赵亚岚充满期待。

“审判委员会的结论不是某个人可以改变的，我只是可以考虑不处分我们的办案人员。听着赵律师，你有一腔热情，这我也有过，但我们必须依法办事，谁也没有法外特权。你更多的能力应该发挥在法庭上，而不是在院长办公室或者法官办公室。”杨帆站起来。

望着赵亚岚的背影，杨帆有些着恼。“洪涛，你来一趟！”

放下电话，他平息了一些怒气，告诫自己不能因为这一小小的案子失态。

“万宅房地产公司的案子判决书送达没有？”杨帆还是没忍住，劈头就问。

“还没有。”

“既然判决书已经出来，为什么不尽快送达？我告诉你，好心如果不通过一定的程序表达，有时会成为恶意，会结出恶果。你去吧。”

应该说这样一个案子对杨帆来说算不上什么，比这更大的又如何？杨帆上大学的时候把法院审判看得很神圣，工作以后也觉得神圣，但每天这样“神圣”就是普通了，当事人、证据、法律关系、程序……就像车子的方向盘、刹车、挡位、水箱。驾驶员会把车子的某一零件看得神圣吗？无非就是熟练程度问题。但对于乘车人来说，行驶中的零件当然是“神圣”的。

所以他现在需要做的只是对外维护这样的“神圣”。

他没有把结果提前告诉周冰轮，现在这不是她操心的事。她操心的事远比这大得多，也是杨帆需要操心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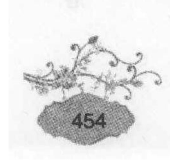
那天晚上，车灯熄了以后，他感觉出了她的颤抖。他温柔地抚摸着她的手，他知道她会慢慢平静下来。

“余锋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三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母亲后来又改嫁了。我七岁时候的一个雨夜，我被继父赶出了家门，我走啊走啊，我走了三十多里路到了哥家。哥搂着我哭了很久，他发誓不会再让我受委屈，他要保护我。后来我就跟着哥嫂生活。哥因为我，也没少和嫂子生气。我大学毕业后，他不让我去做演员或者演戏，他知道这个行当里有太多的‘潜规则’。他那时在省里一个厅里做副处长，帮我开了一家小公司。但他这个副处长能力确实有限，所以公司经营状况很不好，勉强支撑着。当然，也有很多人想帮我，很多有钱的男人有权的男人，含蓄的直接的，粗鲁的心细的。但我太知道他们的目的了，他们只是想把我‘帮’到他们的床上。哥不许我和他们来往，不许我接受他们帮助。为了让我的公司能够支撑下去，哥偷偷把自己的私房钱交给我。我知道，哥为了帮我也接受过一些来路不正的钱。我很害怕，我不再要哥一分钱。哥非常生气，非常严厉地教训我。我知道他是为我好，我哭了，哭得很伤心。哥有一天非常兴奋地告诉我，他要去风乐市任副书记，将来可能做市长。他要我也来，我答应了。但我们有个约定：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是兄妹；不许他用手里的权给我办事，我要自己奋斗出来。我来风乐市一是我在感情上依赖我哥，他也不放心我不在他身边；二是我相信在一个新的地方，我会有新的发现，新的起点。我把在省城的公司解散了，就来到这里。临湖小区是我开发的第一个项目，张力生帮了我。他似乎听到风言风语，关于我和余锋的关系的。我时时觉得他像个猎人而我像个猎物。一个女人在现在的社会上想干一番事业，太难了。”周冰轮一声轻叹，悠长回旋。

“难道他有什么非分想法？”

“你放心，他要的是钱。他的目的是想吞并我的公司，他要入股开发。他要拿下水泥厂的土地拍卖权继而拿下开发权，这对他是个机会，但对我同样也是机会。我们在斗争中寻求平衡……如果我把握住这个机会，我的公司就可以壮大，我就有了自己的事业，我也可以让我哥放心，安安心心做他的好官。”周冰轮平静异常。

“那我就不会让他拿到拍卖权！”杨帆坚定地说。



“那我想拿下开发权的可能性就没有了。”周冰轮声音非常消沉。

“不管哪家拍卖公司，你参加竞买不就成了？”杨帆有些不解。

“这里很复杂。我原来也不知道，如果不和拍卖公司合作，肯定有很多人‘围标’，就是抬价，你必须拿钱出来给那些‘围标’分红。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张力生答应可以确保竞买顺利，但要股份。”

“不能同意他！”杨帆声音提高了许多。

“我暂时没答复他。杨哥，我也不是一个轻易可以捕获的猎物，也许我可以躲过他的子弹或者撕开他的网……”

“你告诉我，要我怎么做，我来帮你。”杨帆握紧她的手。

“杨哥，你别问了。我不想让你搅进来。你和他、他们绝对不是一类人。那天我一见你我就觉得我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你，或许我来风乐市就是想认识你。真的，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所以我很冒昧地唱了《贵妃醉酒》，我想让你记住我。或许他们，包括你，都认为我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女子。那是因为你们离我远。如果离我很近，你会发现我清澈见底。我的思想、我的情感像水流中的鱼儿、水草，清晰可见。但走近我的路很难找，充满了绝壁断崖，羊肠小道，荆棘密布……”

“冰冰，我想走近你。”

“你已经走近了，‘蓬门今始为君开’。你是我第一个这样倾诉的男人……”

“我会尽我的力量帮助你，冰冰。相信我，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不要你帮忙，或者，我不想让你违反原则给我帮忙。而且你杨哥，尽管是常务，但毕竟上面还有徐院长，不能因为我影响你们之间的工作关系。”周冰轮说得有气无力。

“不，徐院长那不要你操心。他信任我，我知道该怎样做不让自己为难也不让徐院长为难。相信我，冰冰。”杨帆用劲捏了捏她的手。她回应了一下。

“我相信你，杨哥。可我更想把你留做在这纷乱的、人欲横流的社会里，最后的一块净土。而且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的，除了我的身体……如果你要，我愿意给你。”

杨帆能感觉到她剧烈的颤抖。他扭亮了车内灯，眼睛直视着她：“冰

冰，我什么都不要。我杨帆不是那样的人，我也不会让你从内心里小看我。你吸引了我，甚至我觉得自己爱上你了。但你是冰轮，是月亮，让我觉得纯净而遥远，温柔而临近。你让我觉得自己的肮脏……"

"杨哥……"一只手捂住了他的嘴。

"魏莉，水泥厂案子现在什么情况？你很长时间没告诉我了。"杨帆给魏莉倒了一杯水，把门轻轻掩上。房内温度适宜，四周安静，正是说事的时候。

"呵，今天太阳从西边出呀。我来你办公室，从来没给我倒过水。有什么事你说吧，你是常务副院长，案件的事我不是告诉，是汇报。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经开过了，清算组目前已对净资产进行登记编号，会计师事务所已完成了评估。从账上看水泥厂亏损一亿三千万元，债权清偿为零。净资产处分后除了安置工人和破产费用，估计缺口还有一两千万。"魏莉一口气把有关数字报出来。

她今天穿一套紫色的连衣裙，双乳挺拔，顺白皙的颈而下，杨帆知道那曾经是非常美妙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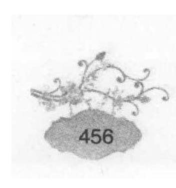
"缺口那么大？看来要向政府报告，不然市财政是不会轻易补缺的。水泥厂账目问题，如果需要纪委介入，我会向纪委汇报的。这是高压线，别轻易碰啊。"他收回目光，觉得自己有犯罪感。

一个女人在那个时候居然眼神炯炯，让他有些害怕。她当初并非如此，对肉体的投入远高于他。他想。

"问题有，清算组也有监察部门人参加，职责各有分工。企业破产也是厂长销毁犯罪证据的手段之一，这不要我们法院说，市委、市政府难道不知道？你知道这里是什么背景。我建议法院别找事。再说，如果检察机关有线索，会计账目在那，随时都可以查的。"魏莉不停地翻着手里的卷宗。他注意到她手指甲里隐约有一些污垢。

"好吧，这意见可以听你的，但那个厂长你要和他保持距离。我说的意思你明白？"杨帆把目光抬向高处，正好与她眼光相对。

"当然明白，我又不是傻子。那个厂长吃屁都吐核儿，我会注意方式的。你这也是真正在关心我呢。"魏莉眼光流动起来。



“你上次说的那个资产拍卖问题，我想了一下，你说的也有道理。我原则上同意由张力生的力胜拍卖公司承接，但这还是要上审委会定或者徐院长应该同意的。需要时间和机会。”杨帆微笑着说。

“你同意了？”魏莉警惕起来，“张力生找你了？”

“没有。”杨帆继续笑着。

“那是谁说服你的？”魏莉不饶。

“没有人。我从你那出来后冷静下来想一想，你说的有道理。”他笑得有些木了。

“哼，不是吧？我们都不是三岁小孩，你别骗我。是那个‘贵妃’说服你的吧？”魏莉根本没把他的笑脸放在眼里。

“不是……”杨帆收住笑压低了声音。又示意魏莉声音小点儿。

“哄鬼呢！你同意我还不同意了。别把我当傻子，我知道她为什么帮张力生。她比我漂亮比我有钱比我年轻，就能玩儿我于股掌之上？告诉你，张力生的钱我没有要，那条高压线我知道，不需要你提醒。她现在对于我来说算什么，连一个当事人都不算！而我，是主宰这个案子的法官，我有这个能力来和那个女人争一争。”魏莉站起来，脸色通红。

“你胡说什么？别忘了你只是案件承办人。你的意见要得到院里同意。”杨帆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说话。

“可以啊，杨帆。你当初睡我的时候院里同意了吗？在这个事情上你也别想一手遮天。你不图钱你图女人，那我算什么？一块破抹布，臭袜子，破罐子。那咱们就破罐子破摔。”魏莉站起身要走。

杨帆没想到魏莉在这个事情上这么激烈，出乎他的意料，忙拉住她：“你乱嚷嚷什么？我这不是在为你考虑吗？你既然不同意，我们再商量不行吗？”

“当然行，杨院长，常务副院长。好像我也有权利直接向徐院长汇报吧？那时你这个‘常务’就是‘虚无’了！”魏莉傲视着他，像一只鹰。

五

钱贵死了。从法院六楼上跳下来死了，怀里装着风乐市人民法院的判

决书和劳动仲裁书。据最初见到尸体的人说,钱贵头都被摔扁了,五官被挤成怪笑的样子。

警察很快封锁了现场,殡仪馆装尸车也到了,只是一时走不了。法医在做现场勘察。黄线以外围了不少人在看,其中还有两个背着电脑包的。但那时根本没有人在意。

徐院长和杨帆被紧急召唤到市委政法委。市委副书记、常委、政法委书记余锋坐在会议桌前一言不发。徐院长把手机关了,杨帆把手机打到震动上。他看到徐院长脸如寒冰,心里有些发憷。在车里,徐院长并没有多说什么,值此关键时候,首先是如何处理事情,其次才是处理人,徐院长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民庭是杨帆分管的,钱贵尽管是自杀,由头却是民庭的判决书。杨帆一路惴惴。

一会儿,公安局长、检察长和司法局长来到会议室。余锋看了一下表。

"法院把情况介绍一下。"余锋面无表情地说。

徐院长示意杨帆汇报。杨帆就把案件情况简要地介绍了一下。余锋问:"你们认为这个案子法院审理中存在问题吗?"

"没有问题,判决完全是有法律依据的。而且双方聘请的都是执业律师,对于各自的诉讼权利应该知晓。"杨帆小心地回答。

"案件承办人与万宅公司之间有没有特殊关系?万宅公司在这个案件中有没有违法行为?"余锋依然平静地问。其他几个人低着头在笔记本上写。

"案件承办人是洪涛,年轻,经历简单。没有证据证明他与万宅公司有特殊关系,也没有证据证明万宅公司在本案中有行贿、伪证等违法行为。而且,判决书才送达不久,仍然在上诉期限内。"杨帆说。尽管室内有空调,但他后背已被汗透。他没敢说判决书提前送达给钱贵代理人的事。

"既然双方都有律师介入,钱贵为什么不能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解决呢?代理人是谁?"余锋问。

"原告方聘请的是王正林律师,被告钱贵是由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的赵亚岚律师提供的法律援助。赵律师年轻,从业时间短,经验不一定足,但不至于鼓励或者暗示当事人用这样的方法解决问题。"杨帆看看司法局长。司法局长却没在意他说自己管的律师,从常理讲律师和当事人目标是

一致的，所以司法局长不担心问题出在律师身上。

“那就好。我们首先要在法律上站住脚，然后才能谈到事情处理问题。公安介绍一下勘验情况。”余锋示意局长。

公安局长把笔记本往前翻了两页：“死者钱贵，男，四十八岁。从现场勘察情况来看，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死者系生前坠楼身亡。死者口袋里没有身份证件等，只有两份法律文书，一份是法院判决，一份是劳动仲裁委员会的仲裁书。根据法律文书上名字和承办法官辨认，确认死者是钱贵。目前尸体已被运往殡仪馆，等待家属是否提出进一步解剖要求。但死者是怎么上到法院六楼的，尚不得而知。法院监控设备因损坏未开启，无法调阅视频资料。”局长口齿清晰。

“没有媒体找到你们吧？”余锋着重地问了一下。

“目前暂时没有。我已告诉治安大队，没有局领导批准不得接受任何媒体采访。”

“对于后事处理，你们有什么意见？”余锋把头转向检察长。

“如果排除法官徇私枉法行为，这应该是当事人不能正确处理法院判决而造成的意外事件。我们也将积极介入调查，给出调查结论。法院是否要成立一个事故处理小组？”检察长说。

“应该成立，而且立刻要成立。要尽快安抚死者家属，分清事故责任。先撇开法律实体和程序不说，就钱贵这样的人也值得同情。法院不是冷冰冰的机器，法律也不是冷冰冰的条文。”余锋说。

“余副书记说的是！出这样的事让我很意外，也很痛心，目前当务之急是怎样把事件妥善处理。刚才我和杨帆副院长已经商议过了，事故处理小组由杨帆副院长任组长，纪检组长任副组长，成员由五人组成，主要职责是查明事故中本院干警是否有责任，处理善后事宜，安抚死者家属。而且我建议检察院也派员参加，如果我们的干警在此案中有徇私行为，我们绝不护短。检察机关也可以提前介入。”徐院长很快接过来说。

“嗯，我同意检察院派员介入。另外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劳动仲裁和法院判决差距那么大呢？”余锋问杨帆。

“因为我们各自依据的规定不一样。劳动仲裁依据的是《劳动法》，而我们法院审理主要依据《人身损害赔偿办法》，这是一；其次，劳动仲裁中

无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之分,但法院审判的时候则要区分。没办法,不太合情理但合法。当事人也是因为不服才起诉到法院的,程序上应该是这样。"杨帆边介绍边看了看徐院长。他不能说劳动仲裁有问题,那样容易造成新的矛盾,甚至让事情恶化。

"那行,具体案件我们不应过问,法院有独立审判权。张局长,你找赵律师谈一次话,要她配合一下做家属工作。当事人应该相信自己律师的。"余锋对司法局长说。杨帆觉得这个余副书记确实心细,有水平。余锋一定在不动声色地化解这起事件,因为案子涉及到万宅公司,涉及到周冰轮。

他安心了不少。

从政法委会议室出来,徐院长问他:"这个案子上审委会了吗?"

"上了,您出差了,是我和其他几个委员听的,洪涛汇报的,合议庭对此案意见也不一致,我们采纳的省高院的计算办法,与劳动仲裁是有出入,但也在合法范围。"杨帆尽量让语气平稳。

"万宅房地产公司是一家什么公司?"徐院长站下来问。

杨帆一愣。"我也不太了解,是一家私营公司吧。董事长、总经理叫周冰轮,目前开发的有临湖小区。"

"和院里有没有特殊关系?"徐院长又移步往前,没有看杨帆。他说和院里有没有特殊关系一是指和承办人,另一个是指一些企业每年都会给法院一点儿办案经费,属友好单位之类的。法院没办法,有时办案经费都解决不了。老徐当院长后就不许收了,做法是对的却让他这个内当家的常常犯难。

"应该没有。要不要让洪涛向您汇报一下?"杨帆忙岔开话题。徐院长的话应该还有第三层含义:自己和万宅公司有没有特殊关系。他这样一问首先把自己排除了,排除了徐院长就是杨副院长。

"不要。处理这个事件有两个原则:第一要快;第二要掌握尺度,毕竟人是死在我们法院。不能用言语或其他方式激化矛盾。死者家属的经济补偿问题你当家,只要不高得离谱就行。事故小组会议你主持开就行。拿出方案,明确分工。如果涉及到我们法官有猫儿腻,你要及时告诉我。如果必要,也要及时报告给余锋副书记。"显然徐院长不想在这个事情上多讲下去。两人已走到车跟前。杨帆走向前拉开车门让徐院长坐进去。

“你另外找车走吧，我要去市委孙书记办公室汇报个事。”徐院长丢下他，挥手让车走了。杨帆站在空地上，半天没缓过神来。显然徐院长不高兴了。他不高兴是有理由的，自己施那点儿手段他似乎有所察觉，不然怎么会突然问和院里有没有特殊关系的话？

手机上来条短信：“杨哥，对不起。我已安排人去钱贵家里安抚，尽可能使事态化小。你别担心。冰冰”

杨帆回了一个：“也不能委屈自己，钱贵家属那边工作我会安排的。此事与你无关，你也保重。”

杨帆打的回到办公室。办公楼前面的人已经散去，但地上那摊血迹让人冲洗后残留暗红。他让洪涛到办公室，又让善后处理小组人员集合到会议室。

“你去找赵亚岚，让她配合做一下死者家属的工作。至于这起事件的责任以后再说。”杨帆脸色很难看。

“赵亚岚本身对我们这个判决就有意见，我不一定能说动她……”洪涛有些为难。

“说不动她？我问你，为什么判决书没送达就给她一份？这事以后我再找你算账。赵亚岚不是在帮院里，是在帮你。去吧。”杨帆有些恼怒。他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情。判决结果尽管是他授意洪涛汇报的，但毕竟是审委会讨论的结果，自己不会承担什么责任。但洪涛的行为导致赵亚岚来找自己复议，实际上就把责任明朗化了。

洪涛有没有找赵亚岚不得而知。但没想到事情要比想象的好处理多了，钱贵家属接受了法院补偿的二十万元，尸体很快就火化了。杨帆知道，周冰轮公司一定在私下里也支付了不少钱，否则不会那么容易解决问题。他知道，这是周冰轮在为自己解忧，其实这事应该与她公司无关。人是自己死的，案子是法院判的。

钱贵的一死，获得的利益要远比劳动仲裁结果多。

杨帆长出一口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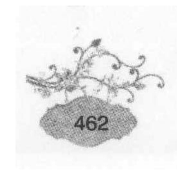
但杨帆这口气才出到一半，麻烦就来了。南方一家报纸披露了这个案子，说是讨论“同命不同价”，实际上在指责风乐市法院违法办案，无视弱势群体的利益。有些专家甚至在报纸上撰文论证风乐市法院对伤残等级

鉴定中出现的程序违法问题，以及劳动仲裁和法院判决适用的法律问题，甚至探讨到中国的行政权力与司法权力之间的冲突问题。一时间网络、报纸纷纷转载，网上沸沸扬扬，骂法官黑法院黑，贪赃枉法。有的人把电话打到法院，打到徐院长和杨帆办公室，张口就骂。

赵亚岚律师在钱贵死的第二天就以死者亲属名义向中级法院提出了上诉，中级法院将案卷已调去。接着，省高院也有批示下来，要求严查案件审理中法官是否有违法违纪问题。中级法院派了一个工作小组，恰恰组长是和徐院长一个庭里出来的，而且和徐院长不怎么对劲。在听了洪涛介绍后，工作组找到赵亚岚、王正林问话，最后又找到杨帆。问徐院长是否亲自听取了这个案子。杨帆一时不好回答。如果徐听了，责任在徐；如果徐没听，工作组可以说徐玩忽职守。杨帆说开审委会的时候，徐院长在参加市委一个会议，就让自己主持的。徐院长回来后由于自己忙，一时没顾上汇报。问题不在审委会，是案件承办人汇报的问题。合议庭意见不统一，审委会不可能看每个案子的证据材料。根据《错案追究制》规定，案件的主审法官应对案件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负责，更何况现在并不能说这个案子就是错案。工作组长讲人都死了，案子还正确吗？还怎么体现法院为和谐社会服务呢？

杨帆知道当然不能和他抬杠，就不说话。组长在杨帆这没有问到徐院长问题，也不好过分。但总要有人为此事承担责任。要给洪涛处分以平息舆论。杨帆想这也是丢卒保车的办法，就说处分由我们来拿意见。组长说那要看你们怎么处分了。杨帆就打电话汇报给徐院长，问“记过”是不是可以。徐院长说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洪涛在这个案子里有没有错误，这是问题所在。杨帆稳定一下情绪说：错误肯定有，工作不仔细，我也有错。我请求处分。徐院长那头叹口气说那就按工作组意见办吧，对自己人要从严，对当事人要从宽。又问杨帆，为什么判决书没送达双方当事人，而只送达了一方？杨帆忙说还没来得及，考虑到当事人……这里话没说完，那边已经是忙音，要么是徐院长把电话挂了，要么是手机没电了。杨帆心里堵了一口气。

杨帆就对工作组说院里建议对洪涛给予“记过”处分。组长一笑：你认为这样能向公众交代吗？我们建议“降级”。杨帆说他现在级别是最低的



了，往哪里降？组长一愣，改口说那就五年之内不能升级。你们去和洪涛谈，不然我们回去无法交代。杨帆觉得组长有些不讲理，可自己不也有不讲理的地方嘛。心虚说话口气就软了许多。

从内心讲，杨帆怎么忍心处分洪涛？而且这个事确实不怪洪涛。但没有人受处理，这事就无法了断，徐和自己就解脱不出来。总不能让自己受处理吧？

这里又想着怎么和洪涛说。自己毕竟干预过这件事，尽管摊开讲也并不违规，但毕竟心虚。又想反正还有杨阳那层关系，想必他也会理解自己的苦衷。等风头过去再说，只要自己还当这个常务副院长，洪涛以后有的是机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自己就是洪涛的"青山"。

找洪涛谈话。纪检组长一声不吭，杨帆只好把组织上的决定告诉他，说组织上也很为难。个人作出一些牺牲也是为组织。如果有什么意见可以书面呈送院党组，而且这种"降级"不会写入你本人档案。他想象出洪涛或者暴跳如雷，或者撕开脸面揭出内幕，或者痛哭流涕，却不料洪涛呵呵一笑，说你们也别为难了，也别降什么级了，我辞职。把书面辞职报告递给杨帆。

杨帆脸色变了，说："你犯什么神经！你笑傲江湖人家就佩服你吗？这事允许你一时冲动吗？有什么意见过了风头再说。"

洪涛把报告双手呈交给杨帆："我是认真的。与其我在这里做一个'法律傀儡'，不如我真正地做一回'法律战士'。我在法院也憋屈几年了，法院是海，暗流涌动。我要的是天空，蓝天白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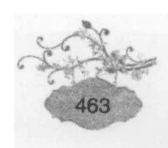
杨帆吼道："幼稚！你对法院的理解简直幼稚。你'蓝天白云'的环境靠谁支撑保护？是法院，是法律的执行机关。"

趁着纪检组长出去倒水的工夫，杨帆忙问："你征求杨阳意见了吗？"

洪涛嘴角一翘："我们昨晚已经分手了，我不会让你和你的家人为难。我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杨帆正想说什么，纪检组长已经进来了，只好住口。"你提出辞职可以，但院里不一定就批，而且给你三天时间，你随时可以抽回报告。"

"别麻烦组织了，你们不批我也把自己批过了。工作我已经移交，我今天下班就离开法院，我会参加十月份的司法考试。我相信我不仅会考取律



师，而且将来是个合格的‘战士’。以后我们还有打交道的机会。”洪涛说完就和纪检组长握手。杨帆不和他握，说：“我还有事和你说……”洪涛头也不回地走了。

把情况汇报给徐院长，徐院长居然不咸不淡地说辞就辞吧，或许他的天空确实不在法院。他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要给他一个选择的权利。你按照组织程序批准，报有关部门就可以了。前段时间，省高院还有法官辞职做律师的呢。我要不是老了通过不了司法考试，我也不干这院长了。你让他来我办公室一趟，我和他谈谈。

杨帆想今天这些人都怎么了。年轻人真不得了，辞职这么大的事说干就干了，连徐院长也说这样的话。自己难道真老了？四十多岁，应该正是干事业的时候啊。

回到家，妹妹杨阳眼睛通红坐在沙发上。王慧丽陪着她坐着，看来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妻子本来就话不多，是在政府办养成的习惯。

“洪涛已经提出辞职了，你知道了吧？他这个人脾气怎么这样，一点儿委屈都不能受，那以后怎么得了。”杨帆边换拖鞋边说。这样显得并不把这事看得多重，他不想加重杨阳的压力。

“哥，他辞职是早晚的事。我难过不是他辞职，是他喜欢上了那个女律师赵亚岚。可能以后和她开夫妻律师事务所呢！”杨阳忍不住又哭起来。

“哦？有这样的事？难怪难怪。”杨帆真大出意外。“难怪他提前把判决书送给赵亚岚，这事都因他而起。我原来怎么没注意到呢？阳阳，你说你呀，考研快考成书呆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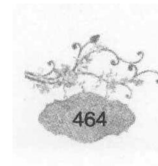
王慧丽说：“你别讲阳阳了，谁能天天看着他不成？就是我俩是夫妻，我也不能天天看着你呀。”

杨帆警惕起来。“你说这话什么意思？难道我在外面有什么越轨的事？”

杨阳忙说：“好了好了，别为我的事你俩吵起来。我来就是想问，你们院里同意他辞职吗？”

“他去意已决，留也无用。”杨帆把徐院长的态度简要地说了。

“既然这样，我也没什么可留恋的。我安心地考研吧，反正我是要离开风乐市这鬼地方的。”杨阳夺门而走。



杨帆看留不住，只好叹口气说："也好。将来的路上你会遇到更好的风景。"

王慧丽脸上像刷了胶，杨帆起几个话题她都不咸不淡的。躺在床上想起很久没尽义务了，就伸手往她身上摸索。王慧丽碰了碰他，说："你自己都没有兴趣就别勉强。"把他的手推开，翻身向里了。

杨帆才感觉到确实自己一点儿动静都没有。他坠入了巨大的黑暗之中。

六

网上的轰动和洪涛辞职带来的震动很快平息下去。尽管后来二审、发回重审又经历了一些波折，后来仍然是维持了一审。但离开了公众视线，再大的事也会波澜不惊，一切都在杨帆掌握之中。

信息时代，媒体就是公众视线的"狗"，永远都在追逐下一块骨头。

黎传杰告诉他，周冰轮暗地里赔了不少钱。不然局面不会是目前的样子。杨帆脱口而出："你是怎么知道的？看来你们关系很密切啊。"

黎传杰呵呵一笑："你不会吃醋吃到我头上来了吧？她赔钱还不是因为你。你张开嘴我能看到你扁桃腺。"

一句话说到杨帆心病，忙打哈哈过去。

黎传杰说："法门似海啊！你是做一条鲨鱼还是做渔夫？"

钱贵的事对他当然有影响，但影响不大。毕竟，钱贵是对法院判决不满采取的极端行为，这种极端行为说到底也是主观认识问题，而且所谓责任人也"引咎辞职"。"咎"是谁的咎，洪涛不说杨帆自然也不会说。徐院长也向省高院和中院做了书面检讨。杨帆有些愧疚，毕竟他并不知道真正的因由。

徐院长平时极少到杨帆办公室来，当他推门进来的时候让杨帆很意外。

"市委孙书记前两天遇到我，问了水泥厂破产案子进展情况。说现在陆续有一些老工人在上访，说到一些事情，问我们法院有什么想法。我就考虑，是不是市委对这个案子有什么看法，或者我们这个案子在程序上存

在问题，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钱贵的事才平息不久，我不希望因为这个案子又让我们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徐院长坐在杨帆位置上，杨帆坐在沙发上。

“案子是魏莉在办。不过，破产案子就是麻烦些，光走法定程序就要很长时间。要不要把她喊来你亲自听一下？”杨帆拿起电话。

“不要，我对她的工作能力还是信任的。行政庭副庭长老王退了，想补充一个年轻干练的副庭长。我把院里中层干部排了个队，觉得还只有魏莉比较合适。你看呢？”徐院长眯着眼看他，让杨帆看不出他真实的表情。

杨帆没想到徐院长会有这样的安排，一时不知什么原因。现在不是调整干部的时候，中层微调一般也在年底。杨帆知道，徐院长一句“你看呢”，看似征求他的意见，其实只是告诉他这事就这样定了。他不能不表态：“我认为她也可以，人比较老练，办事有经验，素质还是可以的。行政庭和行政机关打交道多，需要她这样女同志……不过，破产庭的工作目前还正处在紧张阶段，魏莉能力很强……”他沉吟了一下。

“移交就是。谁也不能一种案子办到老，再说破产庭是你分管的，你多操心一点儿就是，不要出现任何问题，这也是对我们自己干警的保护。我信任你，也相信你有处理这个案子的业务能力和政治能力。如果你没有其他意见，就这样定，明天你和政工科长找她谈。”徐院长站起来就走。

“其他院长是不是要通个气？”杨帆跟在后面问。

“我分别给他们打电话就行，毕竟只是内部调整，不存在职级变化问题。这事你落实吧，按组织程序走。”

徐院长走后，杨帆没有坐回自己桌前仍然埋在沙发里沉思。老徐为什么不年不节的就调整魏莉？自己因为资产拍卖问题才和魏莉闹得不愉快，魏莉会不会以为我在这里做手脚？自己最近没有做什么让老徐不快的事啊。

他一点点检讨自己。

难道是因为钱贵的事已经引起老徐对万宅公司和自己的注意？或者对于水泥厂的资产处理他听到什么风声？或者有人找到他？尽管在此之前，他也听到一些风言风语，无非是水泥厂的厂长如何花钱摆平账目上的一些事，但他知道，至少不牵连自己。魏莉在这方面比自己还强，不会轻易

留下把柄。他决定先给魏莉通个气。

“莉，还在生我的气吗？”他自己都觉得这话有些肉麻了。

“呵，怎么想起来用这语气和我说话了？是不是在‘贵妃’那又碰壁了？”魏莉显然很意外。

“你在哪？我有件事想和你说。”

“电话里不能说吗？”魏莉不在办公室，似乎听到有麻将声。

“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你什么时候有时间？你定。”

“晚上怎样？去我那吧，反正我现在是一个人。”魏莉知道他是认真的，也认真起来。

“她们不知道是我的电话吧？”杨帆忙问。

“我走到卫生间接的。”魏莉有些不耐烦。

这次魏莉没像上次穿着睡衣迎他。茶几上有泡好的茶，还有梨、苹果、花生。杨帆给了她一个拥抱，魏莉也迎合他了，有些迟钝。杨帆拉她在沙发上坐下。

“你最近找徐院长了？”杨帆有些迫不及待。

“没有啊。我干什么要找他？不年不节的。就是逢年过节我也没找过他呀，据说院里没人知道他家住哪。”魏莉有些意外地望着他，不像是掩饰的。

“哦，那奇怪了。他想把你调整到行政庭去当副庭长，今天找我谈话了，要我找你谈。我以为是你主动找徐院长要求的。”

“他？是你吧。你开始报复我了？你干脆把我调到基层庭去算了，省得碍你眼。”魏莉一下子站起来指着杨帆。

杨帆急忙把她拉坐下来。“你也太急躁了吧？如果是我，我能提前来和你商议？我们俩吵归吵，可什么时候真正恼过，我什么时候对不起你过？你自己想想。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来和你商议呀。”

魏莉听他说得有理，平静下来。

“他为什么好好地调整我去行政庭呢？你没问他？”魏莉有些急了。行政庭是什么庭呀，接触的都是民告官案件，民难缠官又惹不起。

“他是院里老一，我能问他为什么？他说是征求我意见还能真听我意见啊？所以我这个常务你能不知道，外面风光，其实两头受气。”

“是不是因为我手里水泥厂破产案子,有人找到他了?”魏莉抓住杨帆的手。

“不知道。他从来也没认真过问过呀。他只是说孙书记问到过,说有老工人上访的事。其他的也没说。他也不可能知道我们俩生气的事……所以我说,家和万事兴。你总是不听我的……”

“‘家和’?你和谁‘家和’呀,是王慧丽还是和那个美女富婆、‘贵妃’?我们这么多年感情不如她一首歌,戏子出身你还真以为她纯情呢。”魏莉一提这事就恼。

杨帆看她激动起来,忙止住,怕跑题。“你让把资产交给张力生拍卖我也不是没同意,只是这事情太大,有风险,想把责任分担一下,你就急得像蚂蚁。后来我同意了,你倒和我赌气起来。你要知道,这事并不是我们俩就能决定的。只有我们俩联手才能和其他人抗衡,如果我们俩都闹起来了,岂不是渔翁得利?你自己想想。”

“徐院长是不是有什么意图?”魏莉也认真思考起来。

“不清楚。我只是觉得这里事情没那么简单。我估计与钱贵事有关,或许他现在在防着我,或者在逐步化解我的作用。其实我无论什么时候在任何场合都是维护他的。”

俩人设想了几种可能,都觉得徐院长这一招让人摸不着头脑,但一定有他的用意。杨帆吞吞吐吐地说:“莫不是徐想借你的手打压我?如果这样就很危险。”

“原来我还倒真有这个想法呢!”魏莉不真不假地说,“索性撕开脸,吃亏的还是你。我反正现在是单身一人,这样的日子我也觉得没意思了。”

“怎么,你老公呢?”杨帆急切地问。

“分居了,正在协议离婚呢。他也找好主了,正等着做他新郎呢。好嘛,一比一,平局。可我呢?一无所有。”魏莉说着伤感起来。

杨帆抚摸着她的背。魏莉眼角已有细细的鱼尾纹了。他想起她曾是半红杏子时坐在他对面,鲜红的舌头如灵巧的老鼠。魏莉吻住了他,杨帆感觉到她脸上的潮湿。他觉得自己又能了,俩人滚在沙发上。魏莉痛快地喊着,喊着。

杨帆理着魏莉凌乱的头发。“莉,你打算怎么办?去吧。行政庭至少清

闲得多，而且行政庭长有两年也到内退的杠子了。”

“我其实为什么呀？你真以为我为了钱？还不是为我们的将来。可你现在，身体在我这，心思不知在谁那呢……算了。懒得说你。水泥厂案子移给谁呢？你说我自己带着可行？”魏莉看来有了走的心理准备。

“给小李怎样？她能力差些，更听话些。破产案子带到行政庭显然不合适，也太明显了。你让张力生有时间和我联系一下，我和他说件事。”杨帆坐起来，头又伏进魏莉的双乳间。

“你今天怎么了……哎呀……张力生要给我二十万……”

“不……”杨帆觉得自己爆炸了。

魏莉疲惫地睡去，杨帆忽然觉得眼角有水。窗外月光洒进来，如水。

“见玉兔啊，玉兔东升……”

“杨哥，协会组织去香港考察，估计要十天。觉得这段时间心已被掏空了，我想，出去走走或许有用。如果你也能来，多好……冰冰”

“你去吧，开心一点儿。”杨帆很快回过去。他现在编辑短信熟练得很。

“有空给我发个短信，我的手机可以漫游的。可我的心却漫游不了。冰冰”

“我会的。别忘了给我带礼物。”杨帆把她的来电设置了特殊的铃声，是一个小女孩天真、脆脆的笑。有次被周冰轮知道了，低头长叹一声。杨帆心被揪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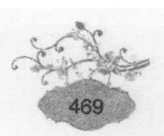
“一定的。杨哥要什么礼物呢？冰冰”

“你开心的笑脸。”

一条彩信过来了。彩信正在下载，一条下载线在不停地变长，变长，杨帆恨不得把它拽到头。终于下载完毕，打开，是一张微笑的兔子脸。

魏莉顺利地调整到行政庭任副庭长。杨帆把情况汇报给徐院长的时候，徐院长就一句话：“知道了。”没有任何异样的表情，让杨帆迷惑。他是大智若愚还是大奸似忠？或许这确实是他一时心血来潮的小调整，自己心虚罢了。

水泥厂破产案件交给了小李，一个助理审判员，家里有哺乳的孩子，



心思全不在工作上，动不动就打电话向杨帆汇报。杨帆告诉她，应该直接向庭长汇报。他当然给庭长规定了原则，杨帆知道原则的好处，就像孙悟空画的圈。自己不也是在徐院长画的圈里跳嘛。

张力生是在一个下午约了杨帆，时间地点都是杨帆定的。

秋风卷起一阵尘土，漫天飞舞。杨帆顶着风赴约，突然心底涌出一阵悲壮感。

地点约在一个叫"大观园"的茶楼，红墙绿瓦，徽式装修。不是生意高峰期，茶楼几乎没有客人。张力生已在三楼的一个包厢等候，茶几朱红，落地窗宽敞明亮，街道上的梧桐已开始落叶，枝干虬劲。

"这是上好的普洱茶，地道味足。"张力生满面笑容迎上来。俩人坐在藤条沙发上，看上去悠闲舒适。这是一个阳光充足的下午，房间里只有茶香。

"张总，我们开门见山。魏莉对我说的事我可以帮你，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杨帆端起茶，盯着沉浮的茶叶。

"我喜欢杨老弟性格。别说一件，十件都可以。"张力生满面笑容。

"别忙着高兴啊，你还没听我说的什么事呢。你只做资产和土地的拍卖，保证万宅公司竞买成功，别介入其他的。比如这宗土地的房地产开发……"杨帆抬起头，直视张力生的眼睛。

"哦，老弟莫非是有兴趣？你是怎么知道的？"张力生显然没有思想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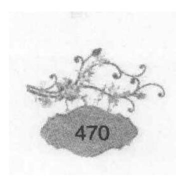
"我没有兴趣，你也别问我怎么知道的。你可答应？"杨帆不放松。

"如果答应如何？不答应如何？既然老弟如此开诚布公，我也想听听条件呀。"张力生玩弄着手上的茶杯，不去看杨帆。

"你如果答应，我基本上可以保证你拿到资产拍卖权，不要你一分钱谢礼，而且我们以后将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果不答应，我爱莫能助。你们各想各的路，各过各的桥。"

"依老弟意思，没有你我拿不到这个标的？"张力生笑着问。

"也许你可以拿到，但很费事费力，至少我这道门槛也很难过的。而且即使拿到了，谁帮你清场？你知道水泥厂现在还有一些留守工人，还有一些需要动迁的职工。法院执行是我分管的，你应该知道。我拖你一天，你就



要承担一天的损失。如果是半年呢？一年呢？你不会让市委书记做这些事吧？”

“呵呵，老弟，你可真掐到我气门上了啊。可，我已经给魏莉二十万了啊……”张力生拍着手。

“那是你表兄妹之间的事，与我无关。魏莉确实给你帮了很大的忙，你不会过河拆桥吧？你张总是干大事的。风物长宜放眼量。”杨帆举起茶杯示意。

“但你要知道，如果我介入这片地的房地产开发将会是多大的收益？二百多亩地，以后风乐市不会再有这么好的位置了。”

“张总，世界上赚钱的事很多，你不可能每样都做吧？”

时间在寂静中一分一秒过去。杨帆品着茶，望着楼下来来往往的行人。冰冰或许现在也在街上享受香港的阳光和海风。“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他下意识地在心里默唱这首歌。

“你不怕我越过你直接去找徐院长？”张力生突然说。

杨帆端起茶喝了一口。“那当然可以，你随时都可以去找他。不过你那么聪明的人不会不知道徐院长的为人和处事原则。如果那样的话，你可能真的就失去这次机会了。张总。”

场面又静下来。杨帆拿起手机看时间。

“好，我答应你。如果老弟以后在这片地上发财了，别忘了请我喝杯喜酒。”张力生下定了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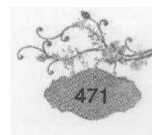
“张总，我不会介入任何开发事宜，这你以后应该可以看到。日久见人心。”杨帆平静地说。

“看来周总了不得呀，连老弟这样的铁腕人物也被说动了。老弟，要人也许更好！”张力生哈哈笑两声。

“哈哈，那还不如要钱。你张总是明白人，很多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那你图什么呢？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老弟的砝码一定比钱和人要大得多，权？或许周背后有什么人对老兄有用呢。”张力生一笑。

“张总，男人做事并不都是功利主义。这你可能不明白，我也不要求你一定明白，只是觉得自己这样做，心情舒畅就好。”杨帆“呵呵”两声。他笑



得有些高深莫测，又有些居高临下。张力生明显可以听出。

“老弟既然这样讲，境界不是我等俗人可揣摩呀。好，成交。以后麻烦你老弟的事还很多。干杯！”张力生端起茶杯，一饮而尽。

“谢谢张总。杨帆也是情义之人，更何况你家老爷子一直对我关爱有加。”

两只手握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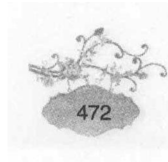
破产资产分配方案通过债权人会议了，杨帆知道那不过是个程序。因为按照法律规定，破产资产优先用于破产企业的职工安置、养老保险，把这些去除，几乎不可能再有余钱。通过测算，缺口并不大，也不过就几百万的问题，并不是像魏莉说的那样，需要动用几千万政府财政资金弥补。杨帆对上汇报时没有汇报缺口问题，政府日子也不好过，最喜欢谈的是钱，最怕谈的也是钱。他知道，在这么大资产里平衡几百万并不是多大的难事，比如工龄测算，比如养老金测算，还比如破产费用、会计师事务所费用、律师费用等等。还有一个是可以机动的：水泥厂债权清收。往常的破产案件中，清收债权力度并不大。一是法院不想找麻烦；二是债务人知道债主破产了，想尽法子赖账呢，哪有主动还债的。但只要法院措施有力，一些简单的债权还是完全可以清收上来的。破产程序是特别程序，只要法院裁定了，就立即生效，当事人不履行就可直接进入强制程序。

魏莉指导清算组测算的时候是按照最高测算标准向债权人通报的，实际执行的时候是按照最低计算标准的。这样可以让债权人不再对分配方案有什么想法。破产主要就是破银行的钱。这是大家彼此都心知肚明的事。银行也巴不得核销呆账、坏账、死账，资产优良了，年底奖金一下就上去了。

杨帆每天上午和下午都要给周冰轮发个短信，这是周冰轮要求的。随便说什么，周冰轮都会非常开心地回复他。如果忘了，周冰轮就会发一张兔子生气的脸。杨帆觉得自己似乎回到了年轻时代。

办公室主任过来通知他：政府常务副市长下班前要开个协调会，讨论水泥厂资产处置中的土地问题。徐院长请您参加。办公室可需要准备什么材料？

常务副市长比杨帆还年轻几岁，是省里下来任职的。杨帆知道这个会



议级别不高，也就没要准备什么材料。再说材料也都在他头脑里装着呢。如果是市长、市委书记或者常委召开的会议，那又另当别论。

杨帆走进政府常务会议室，土地局长忙迎上来握手。从副市长面前的茶杯看，他们已经谈了一段时间。会议室里还有国资局局长。

“杨院长，今天请你来，主要是水泥厂破产资产中涉及土地问题，召集有关部门达成共识，形成个会议纪要。土地局长，你先谈谈。”副市长开门见山。

“那我先说。根据国土资源部的规定，国有企业资产处置中的土地应该由政府的国土部门挂牌出让，其他任何部门无权处置。就是处置了，国土部门也不予办证。所以，我们认为水泥厂的土地处置应该交土地部门按照程序操作。”局长说话有些吭哧，但主题意思杨帆当然明白。这块土地如果由国土部门处置，部门效益相当可观，常务副市长同时也分管国土部门。开这个会的目的昭然若揭，是部门争取的结果。归根结底还是部门利益问题。

副市长问国资局什么意见，国资局说没有意见，水泥厂破产也是国资部门批准的。然后就征询杨帆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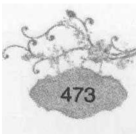
杨帆说：“我没有和徐院长通气，先说一下个人看法。我个人认为，国土部门的说法是成立的。”

国土局长面露喜色。

“但是，有些问题我们正准备向市委、人大汇报。”杨帆停顿了一下。他把“市委、人大”两个词放在重音节上，意思是说法院不存在向市政府汇报问题。“如果把土地单独从资产中拿出，势必让现有附属资产贬值，地面资产顶多只能卖几百万。而且有没有哪家公司愿意拿，很难讲。现有资产不能继续生产水泥，就等于废品。我们是想让‘资产’搭‘土地’的车。经过清算组测算，水泥厂工人安置、养老和破产费用资金需要八千多万，如果政府能把这些都承担下来，我们法院求之不得。我们也正愁呢，我让他们破产法庭正在起草报告，估计这两天就可以报到市委、人大，寻求解决办法。缺口资金仍然需要政府财力支援。”

会议室一下安静下来。土地局长脸都憋红了。

“土地局招、拍、挂有规定，但法院处置破产资产也有规定，对于破产



企业来说,土地当然属资产的一部分。无论是法院还是国土部门处置,无非就是出让金的返还问题。如果政府不返还出让金,谁也解决不了水泥厂的职工安置问题。如果国土部门愿意拿过去,我建议你们和清算组联系,论证一下可行性。”杨帆看着副市长说。

副市长看着国土局长:“你们如果拿过去处置,有难处吗?”

“难,难处当然有。需要法院支持的。比如土地清场,工人安置方案……资产……资产的动迁……”土地局长说话不那么硬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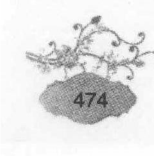
“副市长,如果国土部门处置土地,再让法院介入就不太合适了吧?我们也没有义务给国土部门清场,那是强制执行手段。我们执行依据是什么?如果执行不了真要逮人的,我们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如果是法院处置,我们依据是《破产法》,有法可依。如果国土部门要的话,就整体交给你们,工人安置由你们负责,我们落个清静。法院这么多年干的擦屁股事也太多了。”杨帆脸色难看起来。他知道,这个时候必须要这样。只要是为政府解决难题的事,特别是钱的事,不会得罪常务副市长的。

“那,那我们也不能违反规定呀……土地证我们不能发……”土地局长有些急了。

“呵呵,你看,你不能光拿资产不要人啊,局长,天底下有这么便宜的事吗?有,也给我们法院介绍介绍。法院依法公开处置的资产,你凭什么不给办证?协助法院执行是每个公民包括国家机关的义务,反正我们都不是为私。就是官司打到市委、市政府,也不能讲法院执行不对吧?上次我们法院拍卖的房产土地部门也在拖着没给办,我们还没有认真研究处罚问题呢。”杨帆有些恼了。

副市长说:“大家都不要讲赌气的话,今天找你们来也主要是看问题怎么解决。土地部门有土地部门的依据,法院有法院的依据。都是为了把问题解决。今天如果能达成共识当然更好,如果达不成,再商议。”副市长这样一说,其他人当然不好再说其他的。但杨帆知道,这个“再商议”就是不商议。

等人走完了,杨帆走到副市长旁边。“副市长,我现在头疼得很,目前安置工人缺口有几百万怎么办,市财政要想办法给我们解决啊。您可不能把纰漏都交给法院啊,法院连诉讼费都不敢收,怕社会上有说法。”杨帆诚



恳地诉苦。

“市财政怎么能有这个预算呢？你想都别想。挖潜吧。”副市长说。

“可不可以动用一点儿土地基金给我们解决点问题？他们肉厚得很呢。不然工人一上访，社会又稳定不了。”杨帆笑着说。

“呵，打狗没打到连套子都没有了，你还想国土局的钱？趁早别提这个事。国土局也别想打水泥厂土地这个主意了。你要钱找市长找书记去，我手上的钱是奶妈抱孩子——人家的。”副市长一边和杨帆打着哈哈，一边收拾桌上的东西。

杨帆在背后偷偷一笑。

徐院长问他：“听说你把土地局长得罪了？”

杨帆忙笑道：“没敢跟您汇报。上面怪罪下来，我来承担责任呢。他们也太不像话了，打起法院的主意。我一肚子气没处撒，我们所有执行的房产，土地在他们那里过户都要刁难。您说他把土地拿走了，我们破产法庭指望什么终结破产程序？他不是找骂嘛。”

徐院长说：“你做的对。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坚持法律程序的，不能因为部门利益违反法律规定。如果压力大了，你告诉我，我会争取市委和人大的支持。清算组组长是经贸委赵主任吧？他对我们破产资产处置有什么想法，和你通气了没有？”

“没有。他有什么想法？无非是资产选哪家拍卖公司问题。”杨帆说。

“这事由他们自己定，我们没有参与的必要。涉及利益上的事我们离远一点儿好，法院不是盈利单位。不过可以建议他们采取招投标方式，公平合理。”徐院长说。

“嗯。他们定是可以的，但法院要审查同意啊。徐院长您也知道，破产资产直接影响到法院破产案件的终结问题。如果资产处置不当，一千万的卖六百万，工人安置不掉，破产案件怎么结案？纰漏还是在法院手上。您没来之前，供销社的一个破产案子由于把关不严，资产处置后缺口有三百多万，政府不可能补贴。现在案子状况是：终结不掉又回不了头。供销社说了好多次，我们也没办法。工人一上访，就说找法院。这案子可能审委会还要专门研究。”

“你这样一说，那倒是要警惕。你心中有合适的没有？”徐院长问。

“暂时没有。我要他们有资质的公司都来投标，看谁条件优惠。就是谁收的钱少罢了。风乐市有家叫力胜公司的，法院执行局资产一般都是通过他们拍卖。总经理我不熟，但听说是人大张主任的公子。也倒是个规规矩矩的生意人。张主任曾经给我打过电话，侧面说过这事，我没让他找您，问题都推到您这就没有退路了。万一他没中标您就说我没有汇报。”杨帆看着徐院长脸色说。他知道，最终确定是谁必须要徐院长点头，至少他不反对。

“哦？难怪呢。”杨帆顿了一下，不知道徐院长说“难怪”是什么意思，等下文。徐院长接着说：“不管他是谁的公子，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报名，按照程序公平竞争。你要告诉办案人，包括清算组成员，市场经济别不谈‘市场’光谈‘经济’！另外要注意，对这事法院不宜干预过多。这也是对法院干部的保护。”

“知道了。”杨帆心里有底了。

周冰轮从香港回来了。黎传杰给她接风，杨帆作陪。周冰轮给黎传杰带了套意大利高级西服，给杨帆带了个剃须刀。杨帆稍微有些诧异就被黎传杰看见了，看见了他没说，只是暗地里一笑。黎传杰晚上有会没敢喝酒，杨帆和周冰轮也就没喝。三个人喝了一瓶橙汁。黎传杰吃完饭就走，周冰轮要开车送。黎传杰不让，拉着杨帆打的。杨帆被黎传杰拉走了，也就没和周冰轮说上几句话。想黎传杰把他拉走是对的，故意把他留给周冰轮岂不太明显。

周冰轮从香港回来，似乎比原来更光彩照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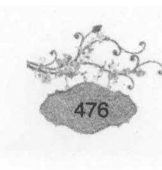
杨帆想起那晚她微凉的十指。

黎传杰到办公室后给杨帆打了电话：“是不是有些失望呀？礼物太轻了。”

“我失望什么？莫名其妙。”杨帆说。

“你没读懂这个女子呀！还多情种子呢，我都嫉妒死你了。”黎传杰笑着说。

“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懂。”杨帆心中暗动。但他又想听黎传杰能说出



什么让他嫉妒死的理由。

“真不懂假不懂？看送我一套意大利高级西服你很意外是吧，女人送男人剃须刀是什么意思？你小子好好享受艳福吧。”

“你小子想害我？别胡说。”杨帆有些纳闷。

“你知我知。不明白算了，自己琢磨去。”挂了。

杨帆拿着剃须刀翻过来转过去看，不就是一把剃须刀吗？有黎传杰说的那么玄嘛。他下意识地用剃须刀在脸上比划着。哦，剃须刀在使用的时候，不就是在“吻”自己吗？

心里一热，脸也烧起来。这个天高气爽的秋天。

七

小李有些慌张地推开杨帆办公室门。杨帆正在回一条短信，嘴角还挂着笑意。

“杨院长，我刚刚从卷宗副卷里发现一份材料，您看一下，可能有些麻烦。”小李有些着急。

杨帆拿过来。原来是一份抵押贷款合同。水泥厂早在几年前就把土地抵押给了贷款银行，担保贷款五千万元。而且是“不可撤销的担保合同”。杨帆头脑一蒙：这事魏莉早为什么没说？

按照法律规定，如果土地被抵押而且抵押有效，该资产不得列为破产资产，享有“别除权”。如果抵押权人同意清算组处置，银行有优先受偿权。如果这样，整个破产程序就无法进行，计划肯定崩盘。

“银行在破产申报的时候申请‘别除权’了吗？”杨帆拿着抵押表问。

“没有。不知道为什么。”小李说。

“那这份表是怎么到卷宗里的？”

“估计是水泥厂账上的。这是份单独的抵押担保合同，与借款合同是分开的。魏庭长把它收在副卷里，可能是因为对方没有申报。前几年贷款都比较乱……”

“这事清算组知道吗？”杨帆有些紧张。

“估计不知道。因为清算组在清算资产的时候没有把土地使用权别

除。”

“这样，这份材料连同卷宗都放我这，我再审核一下。但我必须告诫你，这事对谁也不能说，否则我要追究你的责任。它关系到案子能不能继续进行的问题。听明白没有？”

“听明白了。”小李有些惊恐。她从法律院校毕业才四年，稚气未脱。

为什么银行没有申报呢？只有一种可能：银行没有找到抵押合同。经济过热的时候银行大批向外放贷，资料保管不善，很多都是糊涂账。杨帆就曾经审理过一个案子，银行拿贷款合同起诉，被告答辩的时候把还款凭证提交了，银行白损失一笔诉讼费。现在的问题是，这份抵押合同有没有被复制，其他人手中有没有？如果没有，事情就到此为止。

“魏莉，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杨帆觉得这么大的事魏莉没有汇报，不应该是简单的疏忽。

行政庭和院长室都在一个楼层，所以魏莉很快就过来了。杨帆轻轻把门掩上，留个缝。

“什么事啊？这么严肃。”魏莉到行政庭以后清闲的时间多了，也开始注意保养皮肤了，比在破产庭的时候显得气色好得多。女人只要一陷入钱或权的欲望里，很容易变老变丑。

“破产案子现在小李在办，她年轻，你要多指导指导她。破产资产上没什么问题吧？有没有遗漏的或者应该别除的？别到时候我们程序走完了要回头，费劲不说，显得法院办事马虎。”杨帆试探着问。

“没有，我记忆中没有。进入破产程序后，所有的资产都已经登记造册，清算组都贴了编号。债权人对资产没有提出异议，也没听说有别除权情况。”魏莉想了想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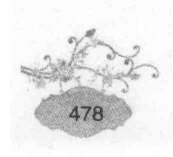
“哪家债权最多？”

“可能是银行吧，估计有八千多万。他们是水泥厂的开户行。”

“这些银行也真是，贷款难道也没有担保？”杨帆漫不经心地问。

“我记得好像没有证据。那时水泥厂是AAA级信用单位，再加上市里对他们要求贷款倾斜，只要贷出去就算效益，哪里要什么担保。现在不行了。你为什么问这个？”魏莉有些奇怪。

“我是怕小李操作上有失误，到时候不还是你、我的问题嘛。破产法庭



是我分管的，你调到行政庭后，案子也是我安排的。小心为好，市里已经过问过几次了。”

“谢谢你关心我啊。”魏莉笑着说。一道秋阳照在魏莉的侧面，强烈得让杨帆看不出她的表情。杨帆觉得她笑得有些怪，可不知问题在哪里。

“赵亚岚辞去法律援助律师，和洪涛合伙成立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你可知道？洪涛和杨阳分手了吧？分手也好。”魏莉问。

“洪涛不还没有通过司法考试吗，他怎么能执行律师业务呢？”

“他现在是赵亚岚的‘贤内助’，通过司法考试不是早晚的事？赵亚岚在做银行的法律顾问，找过我问水泥厂的事呢，我什么也没说。我都调行政庭了，破产法庭的事我还操哪门子心啊。”魏莉脸向窗户侧了一点儿，杨帆可以明显地看到她一撇嘴。

“她问什么了？”杨帆坐直身体，问。

“也没有问什么具体事。无非是什么贷款的经过和手续。我说你们银行贷款给人家难道没有手续？她说经办人回忆好像有笔贷款当时办了抵押，可找不到抵押合同。问水泥厂账上可有。我说水泥厂账几十本，我是电脑啊？没给她好脸看。”

“她怎么想起来问这事？”

“她说据银行贷款凭证上注明‘此笔贷款有抵押’，可找不到抵押合同。”魏莉看着他说。

杨帆微笑地看着她：“你最近变漂亮了。是不是在名流做的美容？”

“是吗？你怎么知道的？”魏莉抚摸着脸说。尽管知道杨帆说的不一定是真心，但仍然很开心。

“你对我有误解。我不要求你完全理解，但至少理解一部分。”杨帆平视着她的眼睛，显得十分真诚。

“唉，不说了，说这些伤感。我现在心态也摆正了许多，有很多事是勉强不了的。我留住你人留不住你心，又有什么用呢？”魏莉居然有了忧郁。女人忧郁起来总是让男人不忍。

“其实吧，我和她并没有什么，真没有什么，我是说那方面……如果你以后需要我，我还会去看你……我的意思你明白吗？”杨帆不知道该如何准确表达意思。

“我明白。我和他已经协议离婚了，如果有合适的，我会认真考虑我的第二次婚姻。女人没有爱情，要再多钱有什么用呢？”魏莉眼圈都红了。

杨帆忙岔开话题。“这两天如果有时间，一定去看你。我们一醉方休。赵亚岚很有意思啊，‘谁主张谁举证’这个原则她能不懂吗？怎么会找证据找到你那。”

“我倒是很羡慕她呢，充实，有激情，有信念。你说我们现在还有信念吗？”

“唉，也许这就是中年危机。我何尝没有？也是想寻求新的精神突破，至少是寄托吧。比如我现在这个常务副院长……张力生那里有些话我还不好太明显说，你让他准备一下材料报到我们这里，程序总是要走的。”杨帆像是驾驶员，打了两次方向盘来扭转话题。

“是啊，中年危机。你现在不缺钱不缺权也不缺女人，你缺的是感情，是吗？杨帆，或许我们都错了，感情对我们中年人来说是奢侈品。别人受贿的是钱，你受贿的是情感，形式上不一样，本质上是一样的。”

魏莉走了。门被短促的“咔哒”声锁严。

他关上门拉上窗帘，把自己深深地埋在沙发里。房间里陷入黑暗，他觉得自己也被黑暗包围。

情感也可以受贿吗？杨帆在黑暗里轻笑一声。

那声轻笑似一道流星划破夜空。如果可以，我宁愿“受贿”情感，至少那是干净的。

魏莉看来不记得那份抵押合同了，那么这份抵押合同也许就是唯一。如果抵押合同没有了，那赵亚岚往哪里找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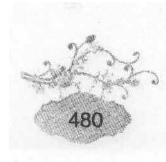
一个可怕的念头在心头一闪。不行！他被自己的念头吓坏了，就像厨师给自己做的饭菜里下毒。这突破了他心中的底线。

暂时放一放再说。他把卷宗锁进柜子底层。

轻轻敲门声，王正林来了，西装革履。

“王大律师稀客呀，请坐。”杨帆对王正林印象还是不错的，就让自己脸上挂满了笑。

“朋友送我两张卡，是‘报喜鸟’，西服。我一个人穿两套一样的做什



么，给你一套。你要是用不着，给嫂子，那有女式西服，质地很不错的。”他拿出一张卡轻轻推到杨帆手边。

杨帆看看卡，没动它。“呵呵，这不算受贿吧？”

王正林装着思考了一会儿，说：“不算。受贿和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挂钩的，我又没找你谋取非法利益。”两人都笑了。

“谢谢，你真心细。最近忙什么案子，老没见你。”

“咳，律师还不是穷忙。中国的律师是万金油律师，什么案子都要接。上次我们大学法律系的陈教授来了，是一个案子的辩护人。他问起你，我没告诉他。教授现在不教书了，办案子了。我还纳闷，他接这样案子做什么。”王正林说话轻声慢语，不像有的律师说话像吵架，生怕别人没有注意他的发言。

“不告诉他是对的。他来做辩护人就不是我老师了，是当事人。我不给他面子他不高兴，给他面子我违反原则。我一直讲，律师应该把本事用到法庭上。洪涛那个律师所怎么样？”

“才成立时间不长，风风火火的，看上去很红火。我也正要说这事呢。按照最高院和司法部的规定，他两年之内是不能在风乐市人民法院执业的。这对他是个很大的限制，不过现在对外都是赵亚岚在做。”王正林的律师所和赵亚岚、洪涛律师所一个路东，一个路西。律师所目前竞争激烈，法律服务市场有些混乱。

“赵亚岚原来不是公职律师吗？说辞职就辞职了，现在的年轻人。”杨帆觉得自己真读不懂年轻人，尽管自己也不老。

“赵亚岚是为了洪涛这样做的。他们是按照夫妻店的模式做的……”说一半，王正林忙住嘴了。他想起洪涛曾经和杨帆妹妹交朋友。

“银行的法律顾问原来不是你们所在做吗，怎么现在变成赵亚岚了？”杨帆突然想起来这件事。

“呵呵，年轻、漂亮、热情，也是资本之一啊。再说，银行这些单位是见便宜就上的……”王正林说得有含义，但杨帆知道他心里还是恼着的。自己的顾问单位被别人挖走了，即使是“鸡肋”，说出去也不好听。

“想起来了。你是水泥厂破产清算组的法律顾问，对破产资产这块情况应该掌握得清楚。几家银行申报债权有没有担保抵押？或者担保抵押是

不是有效？下一步要考虑资产处置问题了。”杨帆似乎刚想起这个话题。

“截止到目前没有。他们在申报书上提了，但没有提供证据，说还在找。从清算组这个角度来说，没有证据当然不能认可。不知以后会不会拿出来相关证据。”

“以后有，我们也不会采纳了。水泥厂的长期负债账目有关资料你审查没有？”杨帆显得很随意地漫谈。

“大致看了，我也向清算组提出了法律意见。但这些债权意义不大，清偿比例为零。”

看来王正林也不知道那份抵押合同，但为什么魏莉单单把它入在副卷里呢？魏莉也许真不记得了，也许她知道她不说，毕竟对张力生顺利拿到拍卖资产有利。

下一步就要如何名正言顺地确定力胜拍卖公司为资产拍卖机构了。清算组组长赵也不是轻易可以疏忽的人，要找机会和他沟通一下。

王正林看杨帆在沉思，就告辞。杨帆有些心不在焉地往外送。

锁上门，他把卷宗都拿出来，抽出那张抵押合同，窝成一团，又展开铺平，折叠好放在抽屉深处。然后让小李把两本卷宗拿走。

第二天上午他又让小李把卷宗全部送来，说要查一份文件是不是夹到卷宗里了。小李来了，他让她把门关上。小李没迟疑就关了门。

简单地翻了一下卷宗后，杨帆说自己可能记错了，让她把卷宗拿走。小李刚准备走，杨帆说：“那份抵押合同呢?你把它找出来，我再看一下。好像数字和贷款合同上数字不对，不知道你注意了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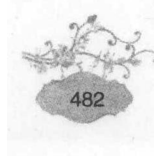
小李翻了两遍没找到合同，汗就下来了，脸色通红。“怎么不见了？我记得在副卷里呀。”

“没事。是不是你放办公室抽屉了？”杨帆小声问。

“不会，这两本都在卷宗袋子里装着的，我回办公室没打开过。都放在卷宗柜子里的。”小李急得眼泪要下来了。

“那会不会掉我抽屉里了，我来找找。”杨帆弯下腰在抽屉里费力地找起来，一摞摞文件、书、杂物都被清理出来，杨帆累得汗下来了，脸也花了。小李忙拧毛巾给他擦汗。

杨帆直起腰来，看小李满脸内疚的样子，他笑笑。“合同没有了，看来



责任在你我身上啊。我承担主要责任吧。”

“不是，是我的责任。毕竟是我拿回去后发现没有的……”小李忙说。

“别和我争呀，这又不是什么好事。别担心，这份合同魏莉入在副卷里，看来也是没什么用的。这事就我俩知道就行了，对谁也别说，包括你老公和徐院长。你知道徐院长的工作方式，不处理人才怪呢。院里人嘴乱，有什么事我担着吧。”杨帆宽慰她，轻轻拍拍她的手。

“我不说，我不敢说。杨院长，谢谢您，谢谢您。我将来一定注意……”

“你去吧。副卷别让合议庭以外其他人看了，包括代理律师什么的，这也是规定。”

“我知道。”小李弯腰致谢。

杨帆突然憎恶自己起来。用这样的手段对付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女孩儿未免有些卑鄙。

不过这也没什么呀，既没让她承担责任，也没侵占破产资产，也没算损害银行利益。他们没有申报，能怪谁呢?所有的证据需要法院审查，即使将来银行提供了抵押合同，是不是有效也一样需要法院认定。法院就是法律。

他轻轻吹了声口哨。

手机显示黎传杰名字却没有声音，才想起来和小李谈事时把手机调到“静音”了。

“杨帆，明天星期六，我们去钓鱼。青年坝，我安排。”

“哪些人？”想想不对，赶紧又说：“好的。几点？”

“六点。你准时在法院门口等，车接你。”

“为什么在法院门口，我家你不知道？”杨帆不解。

“别废话，叫你在那等就在那等，你常务副院长不得了？”黎传杰没好腔。只有关系铁的人才能有这样的口气。

“好好好。我服你了，谁让你是组织部的呢。我看你可能欺负我一辈子。”杨帆笑着说。

“你是逃不过我手心了。从公讲我是组织部的，从私讲我比你大，是你哥。”电话撂了。

一个星期这么快就过去了。杨帆觉得自己现在充实得很。

凌晨三点多钟杨帆就醒了，想让自己再睡一会儿，却怎么也静不下心。辗转几下，王慧丽醒了去卫生间。杨帆偷眼看她略显臃肿的身材，蹒跚着回到床上，带着丝丝异味。自己最近确实有些不正常了，陷进去出不来，这不是我杨帆的性格呀。今天索性把手机关掉，安安静静看鱼儿吃钩。

周冰轮会给自己打电话吗？如果没有应答她会伤心吗？那就不关，但她打过来自己不接，就说没听见。她一定还会发个兔子脸，愤怒的兔子，眼睛通红。

他无声地笑了。

五点半，他从家出来，对睡意蒙胧的王慧丽说黎部长约钓鱼。街道上只有几个早起锻炼身体的老人，拎着鸟笼子晃晃悠悠享受清晨的宁静。他跑步到法院门口，周冰轮的车已停在那。昨天黎传杰没说有她，但他似乎隐约觉得应该有她。他抬手看表，五点五十分。自己来早了，沉不住气。周冰轮一定也看见他了，闪了两下车灯。看来她和黎传杰早就到了。

走到车边往里看，却只有周冰轮一人。周冰轮把副驾驶门推开，杨帆有些赌气地坐进去，也不说话。周冰轮偷偷看他一笑。

“黎部长和他表弟坐另一辆车先去了，说帮你布置‘战场’，准备‘武器’。”周冰轮说。车开始向前滑行。

“杨哥，生气了？一定怪为什么昨天不告诉你。本来想对你说的，可黎部长说他没告诉你有我，我也就没说。人家不是也想给你一个惊喜嘛。呀，你把我车后座的矿泉水瓶拴个绳子好不好？”

“干什么？”杨帆转身向后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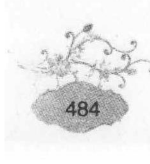
“我准备挂你嘴上啊。哈哈，都可以挂油瓶不能挂矿泉水？”周冰轮笑得很开心。杨帆也被逗笑了。原来她想给自己一个惊喜，自己还小心眼儿，认为她和黎传杰更近一些呢。

“杨哥……”周冰轮喊一声，又不说话了。

“你想说什么？真是，我最怕人说半截儿话。”杨帆故作生气。

“嘿嘿。你今天刮胡子了吧？”周冰轮偷看他下巴，但偷看的神情又让杨帆看见。

杨帆用手摸了摸下巴，想起黎传杰说女人送男人剃须刀的说法，脸有些发烧。



"冰冰,你说黎传杰为什么约你又约我……"杨帆本来想说,是不是他知道我们俩关系。可一想,周冰轮和自己什么关系呀?

"也许他有他的用意,但我想不会是恶意。而且你们关系那么铁。你不会是小心眼儿吧?"周冰轮眼望着前方,嘴角挂着笑。

"不是,我怎么会小心眼儿……"杨帆忙说。但说得有些底气不足。

"我倒是希望杨哥小心眼儿呢。"周冰轮飞快地斜视他一下,小女孩儿似的顽皮。

"呵,你这样一说我不小心眼儿还不行了。"杨帆给自己圆场,他不敢在一个比自己小十二岁的女子面前脸红。"找个地方吃早饭吧?等着吃鱼估计会饿昏的。"

"到地方会有早饭吃的。"周冰轮笑着说。杨帆看见车后座上有个保温桶。

青年坝离城区只有二十多里,很快就到了。车行在水库大坝上,东方也泛出一抹红色。杨帆远远地望见黎传杰和另一个小伙子在撒鱼饵,整理鱼竿。大坝北方有一些白杨树,坡势平缓。

黎传杰过来说他俩已吃过,鱼饵、竿、线都准备好,想什么时候开始都可以。杨帆说:"有没有准备皮裤子或者抽水机?"

周冰轮不解:"要这些干什么?"

黎传杰说:"他钓不到准备下去摸,摸不到就把水库抽干逮。"众人都笑起来。

周冰轮说:"杨哥这么不自信?这里所有的鱼我都发短信通知了,说法院有个副院长今天来钓鱼。它们都准备争着吃你钩呢。"杨帆笑着吃周冰轮带来的汤包,热的。

黎传杰和表弟去水库南边钓去了,转个弯儿看不见了。

其实杨帆哪里是钓鱼的人。拿着鱼竿没几分钟,就分神去看周冰轮的鱼漂。周冰轮喊你鱼竿跑了。他才忙去拽,哪里还有鱼。杨帆哈哈笑起来,周冰轮忙做一个噤声的手势,指指水面。原来她怕惊了鱼。

正在这时,周冰轮那上鱼了。鱼竿快弯成对角了,鱼不小。周冰轮两只纤手拽不过鱼就喊杨帆过来帮忙。杨帆忙跑过来帮她拽竿,手捂在她手上,周冰轮娇喘吁吁,面色粉红,被环绕在杨帆巨大的怀抱中。

鱼跑了，杨帆的怀抱仍然没松。他闻到周冰轮强烈的女性气息，那气息让他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什么时候，周冰轮咳嗽几声，杨帆才恍然，忙松手。周冰轮一个趔趄，差点儿闪到水里。杨帆又慌忙抱她，手指触到她身上最柔软的部分。

两人都坐下来歇歇，都没说话。

突然，周冰轮笑起来。她笑得直喘大气。

“你笑什么？”杨帆问。

“看你累成这样，还不知道钓了一条什么大鱼呢。”周冰轮连笑带话往外喷。

杨帆也一笑，想你不就是一条美人鱼嘛，一条大的美人鱼。

杨帆这后来也上了几条鱼，周冰轮从车子上拿下弹簧秤，称一下重量记一下时间，把鱼又放了。杨帆忙喊：“哎哎，你怎么把鱼放了？”

“可怜的鱼，就是因为贪吃把命都送了，人类怎么能和它较真呀。”周冰轮认真地说。

这个女子，怎么成天有这些奇思妙想的。杨帆在心里感叹。她这样一说，自己倒不好意思了。一个中年男人，一个常务副院长，难道和鱼较真？这样的话如果其他人说出来，他认为是矫情，可周冰轮说出来，显得那么善意、真诚。

这女子真可爱。他觉得自己对她越来越爱了，这让他惶恐。他这样的地位不可能允许他离婚、再婚或者养情人、包二奶，那等于断绝自己的前程。唯一的方法就是以自己的方式爱她，帮她，远远地关注着她，让她快乐地生活着。他被自己这样的想法感动了。

他想起魏莉说的“别人受贿的是钱，你受贿的是情感”。这女人说话刻薄、刁钻，没有情趣。她会给鱼放生？人比人，气死人。

他选择了一个周末请经贸委的赵主任到办公室坐坐。在自己办公室，对方心理上是要弱些，毕竟是在法律的审判机关。赵主任比他年轻，火力旺而且向上攀升的呼声很高，向副市长的位置发起过几轮冲锋，每次都在关键的时候被打退，但他在一线突击队的位置已经占上了。副市长的位置都是一样的，但年龄和背景决定了副市长的前景，也决定了他们的底气。

"五十后"的副市长更在乎别人对自己的尊重,而对权力则淡得多。

赵主任推门进来一屁股坐到杨帆对面的椅子上,公文包往桌上一放,差点儿把杨帆的杯子碰倒。杨帆笑了。

"赵主任果然年轻,活力四射。"他笑得有些不咸不淡。

"老哥吩咐我敢不来!"赵主任拿起桌上的烟看看牌子,点着。他和杨帆级别一样,如果按常理,杨帆是副职他是正职,自然要比杨帆高。但杨帆手里有审判权,有法律,所以赵主任还是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的。

"请你赵主任来一是通报一个情况,二是斗一杯。"杨帆不喊他老弟喊赵主任,就是为了显示出区别。

"斗一杯"就是喝一杯。"斗"字在当地被普遍使用,比如"斗饭"、"斗酒"、"斗牌"、"斗烟"。一个外地人来当地,对"斗"字很奇怪,问你们这里都喜欢用"斗","斗"是什么意思?当地人给他解释,"斗"是动词,一般你在做什么就可以说在"斗"什么。清早,当地人打电话给外地人,好一会儿才接。问在干什么,外地人说自己在"斗"大便。当地人笑翻。

"先说第一件事。赵主任,你是破产清算组组长,法院破产庭你知道是我分管的。我在听汇报的时候,怎么听到水泥厂账上有笔五十万元费用被转到经贸委账上了。我估计你们是临时周转。最近债权人委托了律师和会计师对破产资产支出开始关注,要求查账。我们正拦着呢,你们尽快给还回来,免得捅出去不好。我和徐院长也汇报了,徐院长的意思也是先和你们沟通一下。"杨帆开始进入正题。

"那笔款……经贸委向市里汇报过,用于弥补经费不足了,哪里能还回来?再说水泥厂本身就是经贸委系统企业,算是去年的管理费。"赵主任坐直了。这个问题显然超出了他的预计。

"你们动用这笔款向市里有没有汇报我们不管,但是破产法庭不知道。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破产程序,这些大笔开支是要经过破产法庭审核的。而且今年进入破产程序哪里还有去年的管理费?你们也没按照债权申报呀。这样吧,你们抓紧偷偷地还回来算了,也不存在追究责任问题。"杨帆开始翻《破产法》书,翻到有规定的地方指给赵主任看。

"规定是这样规定,但钱都花掉了,哪,哪里还能退回来。杨院长,这都是兄弟部门,你总不能真跟我们拉脸!"赵主任准备要无赖了。

“哈哈，赵主任，我法院不会要这钱的，又不能给法院用。问题是人家现在提出来了，我们拦一天拦两天，总不能违反规定不许他们查吧。这些债权人对水泥厂很有怨气，如果这事被他们抓住了，闹到市里或者媒体，我法院又没有责任。你破产清算组去解释吧。你能没有听到社会上对水泥厂的评价？你总不能让一个破产企业搞得风生水起吧，不值得。真要闹出来我们很简单，裁定要求返还。至于返还不返还，是你们经贸委的事了。”杨帆向椅子后一仰。主动权在自己手里，他可以轻松掌握谈话的语境。

“但我确实向市里分管市长汇报过呀。”赵主任声音低了许多。

“事情出来了，你说哪个市长说是他同意的？哪个市长能说他的话比法律大？头往后一缩，你就在风口上。你年轻，呼声高压力大竞争力大，都在看着你呢。”杨帆拍着他的手背，非常为他操心。

对待年轻气盛的官员，要踢到他疼处，他们关注的是将来的前途。你只要说这事关系到他的将来，他十有八九会非常在意。赵主任也不例外。

赵主任叹口气。他知道，这件事看来是要解决了。解决的办法并不一定要返还钱，但这个杨副院长肯定是要有交易的。这事会不会闹出来完全取决于法院，至于债权人只是冠冕堂皇的理由。脸都不能撕开，撕开彼此都血淋淋。

现在的问题是：他赵主任的脸是否值得和其他人一起撕得血淋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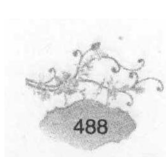
晚上赵主任做东，几个官场上的盟友在一起喝酒聊天，很热闹很开心。至少场面上是这样。杨帆把赵主任拉到里间的小包厢，说老弟现在正处上升阶段，我有钱帮钱场没钱帮人场。这件事我来运作，不一定成功，但一定尽力。赵主任当然很激动，俩人相互拍着肩膀。“不一定成功”就是没问题了，这话的潜在意思彼此都能明白。

临了，杨帆说破产资产马上要进入拍卖程序了，你看哪家拍卖公司可以信得过？

赵主任当然明白含义，就说我对拍卖公司真不熟悉，你们法院看着指定一家就行，清算组这边不存在问题。杨帆说我也不太熟悉，这样，明天我让承办人提个候选名单再做决定。

那晚他和赵主任连放了三个“雷子”才吃菜。

没醉前他偷空给冰冰发了个短信：“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周冰



轮回一个："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杨帆一笑：这个可人的女子。

八

徐院长让杨帆到他办公室。

"水泥厂现在动静不小，你应该知道吧？很多老工人去市里上访，一是要求追究原厂长的责任，一是要求依法安置失业工人。孙书记和余副书记几次电话过问。我怎么听说资产评估只有七千万元，能解决问题吗？我认为你要亲自关注这个问题。不要等出了事才去堵，那是对法律对我们的干部不负责任。"徐院长没容他坐下就说。

杨帆知道，一定有来自上面的压力。作为正职更多考虑的是政治，比如工人队伍稳定，失业工人安置，法院有没有纰漏。

他平静地坐下来。"徐院长，您说的问题我们已经考虑到了。我曾经和您汇报过，不知您有没有印象？追究原厂长责任哪是我们的事，是检察机关的事。截至现在，我们也没有接到要求我们配合的函。检察院如果需要，随时可以把账目移交给他们。至于您讲资产评估七千万的问题，这是会计师事务所评的，当时考虑了变现因素所有可能有些保留，这应该由他们对评估的真实性负责。法院无法代替评估。如果要重新评估，又要十几万的费用支出。而且有时评估低一些反而好操作些，因为评估与变现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评估越低可能吸引的人越多，竞争人多了，价格就能涨上去。"

杨帆深吸一口气。"至于您说工人安置问题，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他停下来看着徐院长。

徐院长也没说话，眼睛看着面前的文件，等他说话。杨帆只好接着说："安置下岗工人资金上确实有缺口，估计在一千多万。我想是不是可以通过两个途径解决。"这次杨帆不再卖关子了，徐院长不会轻易跟着他的话题走。"一是清收债权，难度尽管大一些，但希望还是有的；二是市财政帮扶一些。"

"市长说过很多次了，今年财政情况很紧张，年初预算已经透支，哪有这笔资金可用。市政府担心的是：如果安置不了，这些职工将会是不安定因素。想省钱又要稳定住，这就是他们的想法。清收债权前景怎样？"徐院

长放下手里的文件,问他。

“难度大,成本高。比如河南、山东、河北都有债权,多的有五十万,少的有几万。历史老账,当事人抵触情绪大,时间上拖不起。”

“那就把案子搁置一段时间。”徐院长平视着杨帆。

“那当然好。这是块烫手的山芋,凭什么叫法院捧。”杨帆忙接话。他知道,越舍不得放,越会让徐院长有想法。也许他看出什么端倪了?不会呀,自己步步稳妥,游刃有余。

徐院长没有说话。杨帆知道自己仍然要想出解决的办法。

“不过,我有个顾虑,徐院长考虑一下:市人大会议要开,法院工作要接受人大代表评议,如果这些工人闹到会议上去,总是麻烦。那些代表哪里知道这些麻烦事,他们只要结果的。要不我让破产法庭中止案件审理?”

徐院长沉吟一会儿,拿着笔点着办公桌。也许他在犹豫。“不忙中止。你说的也有道理。你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既解决了职工安置又让案子在法院审理期间没有法律上的风险?”

“工人能安置就可以平稳过渡。乐观一点儿估计,资产拍卖时肯定有溢价,不可能说七千万元就只卖七千万的。只要把信息披露及时,再找一家好的拍卖公司运作就行。如果怕有闪失,我们实行保底价拍卖。低于七千五百万元不成交。”杨帆考虑了一会儿说,“不过,这有个问题,就是清算组要同意。您知道,很多事都有个利益驱动问题。”

徐院长站起来,说:“你多操心些,我最近在思考主办法官的案件负责制和提高合议庭当庭宣判率的问题。现在的审理模式需要改革,都负责都不负责。钱贵的案子引发了这个思考。你要是有什么好的建议也告诉我。”

杨帆知道临近结束了,说:“要不要我把卷宗材料拿来您审阅一下?”他知道答案是什么。果然徐院长摇手,说你把关就行。

徐院长拍拍他的肩膀,笑着把他送出门。门在身后关上,杨帆脚步异常轻松。是啊,让院长去思考大问题吧,小问题我来做。

这段时间他手机很少开,找他的人太多,有些根本就是想投机取巧的“混子”,让他很烦,天天要想着怎样扯谎、圆谎打发他们。手机一关,既可以减少麻烦也不得罪人。你没找到我,我怎么能给你帮忙呢?杨帆想手机给人际沟通带来了方便,也设置了障碍。现在还有几个亲自来找或者亲笔

写信呢？手机不通就是找不到人。

水泥厂破产资产成功地由力胜拍卖公司组织拍卖，以八千五百万元价格被万宅房地产开发公司买走，成交价比保底价高出一千万元。这样，安置工人和破产费用缺口就被堵住。杨帆在会场上给徐院长打电话汇报了。

当然，保底价是由法院和清算组决定，其他人不知道。拍卖会现场有惊无险，举牌人多，都是在"浅水区"趟。从七千万开始就只有三家了。到八千五百万时只有万宅房地产公司一家，落槌定音。

杨帆在拍卖会现场看到了周冰轮，她坐在最后排，公司的副经理在前排举牌竞价。杨帆注意到她今天穿一身黑西服，脸上写满阳光。他觉得那阳光写在自己心里。他们目光相遇的时候，杨帆接到了她的信息。那信息从眼睛进入大脑然后传遍全身。

拍卖会第二天，法院采取了大规模清场。常务副院长杨帆亲自带队，执行局、法警队全体出动，带上了电视台记者、推土机、救护车。水泥厂一些被职工乱占的宿舍、厂房、场地都被清扫一空，不留一人。大门换上新锁后移交给了万宅房地产开发公司。

当晚的电视台就播出了新闻，盛赞法院严格执法，为投资商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保护了国有资产增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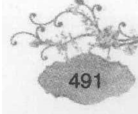
杨帆这段时间只顾忙水泥厂的事，也没和周冰轮联系，再说这个时候联系有邀功之嫌。余锋副书记有几次在会议上与他相遇，点头微笑似乎有深意。杨帆想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

张力生邀黎传杰和杨帆吃饭。杨帆去了却没看见周冰轮，失落之情写在脸上。张力生说周冰轮总经理去香港了，可能是为拆借资金去的。杨帆一怔：怎么她没和自己说呢？

那晚酒喝得有些冷落。黎传杰知道，也就草草收场。张力生临走时递一张卡给杨帆，说里面有二十万。杨帆被烫着似的把他的手打开，卡落在地上。

"难道我说话可以不算话吗？"杨帆有些恼怒。张力生只好弯腰捡起来，作罢。

杨帆想是的，周冰轮哪里能有这么多资金拿下水泥厂土地，但她敢



拿,这个女子有胆识有魄力。可她去香港为什么不给自己发个短信呢?

今夜无月。杨帆心里忽然有了忧伤,心痛。

水泥厂土地上要新建一个高档住宅小区,命名为“清风明月苑”。举行奠基仪式的时候市委主要领导都参加了,据说开发商准备投资两个多亿。这是市里最大的一笔招商引资项目。杨帆想周冰轮哪里有这么多资金?

让杨帆意外的是:出席奠基仪式的开发商代表并不是周冰轮,是一个矮小、瘦弱的香港老头,头发屈指可数,黑西服穿在身上像是风筝。据说是一个董事长,在香港并不算什么,但到内地来到处都做财神。董事长和市委书记合影照登在时报的头条,瘦老头是香港万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

他打周冰轮电话,关机。换个时间打仍然是。他打电话给黎传杰,黎传杰说你们甜蜜恩爱,把老朋友都忘了吧?重色轻友。杨帆吃惊地问,你什么意思。黎传杰说你和周冰轮这么久都没和我联系呀,不是过你们两人世界呀?杨帆声音抖了,说你胡扯什么!才知道周冰轮不仅没和自己联系,和黎传杰也没联系。

他打电话给规划局一个熟人,装着闲聊说起水泥厂批准的规划问题。规划局熟人说这个老板是真正老板,姓周的女人是他派来攻关的,现在回香港去了。你知道他这一笔投入要赚多少钱吗?说是投入两个亿,狗屁。我给你算笔账,买地是八千五百万,评估后立马就是一亿两千万。从银行按百分之七十办抵押贷款八千四百万。奠基后就开始收取房屋预售款,实际上真正投入不到三百万元,但获取利润将高达九千万。这是大手笔呀!据说香港老头一次喝醉了说赚钱赚得都不好意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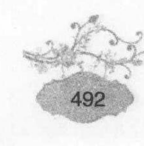
杨帆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放下电话的。他想起那晚一个女子婉转抑扬、字正腔圆地唱:“见玉兔啊,玉兔又东升……”

她在市里开发的有住宅呀,难道只是钓鱼在撒鱼饵?

她纤纤细手把鱼放回水库:“可怜的鱼,就是因为贪吃把命都送了,人类怎么能和它较真呀。”自己是她的一条鱼?是,是一条可怜的鱼。但这次钓鱼者较真了。

这怎么可能? 攻关“小姐”这个词怎么也用不到她身上啊。

这样说来她一定也不是余锋副书记的妹子, 可她怎么会献爱心认一个“舅”呢? 在舅家,她系上围裙给他做了地道的土鸡,给他做了地道的韭



菜炒鸡蛋还有蒿子汤。

现在想来，余锋副书记所谓对万宅公司的“关注”不过是自己的疑心罢了。

“本色，我最喜欢本色的东西，包括人。”她说。呵呵，最喜欢本色的人却不是本色人。自己居然心甘情愿地为她冲开一条血路。那黎传杰、张力生是怎么回事？他们是鱼是鱼饵还是钓鱼人？

想到这里他身上冒冷汗。

冷静几天后，他想有些问题需要查访清楚。或许，规划局那人说的只是传言。凡是涉及女强人、美女的传言总是像夏天的蚊子，捕杀不完。

可没等他想好查访的方法，徐院长就传达了省高院的通知，省高院办了一个基层院长培训班，时间一个月，高院点名要杨帆参加。徐院长说这次是个机会，培训后应该有安排。尽管是好事，可杨帆高兴不起来。

在省高院学习期间，院办公室主任给他带来一个包裹，说是寄到院里的。四四方方的，像是书。地址是深圳的。杨帆有些奇怪，但也只是一闪而过。

办公室主任见到他很意外，说这才几天杨院长怎么这么憔悴呀，是不是伙食差？杨帆说胃受凉了。打岔过去。杨帆问院里情况，自然也要问到徐院长。主任说徐院长这两天有些烦，让市里和水泥厂工人们闹的。他把水泥厂破产案子卷宗调过去了。听说工人告得厉害，说把土地贱卖了。孙书记责令院里写个情况汇报呢。杨帆怔了一下说那他辛苦了。

自己反正是按照程序做的，即使徐院长认为不妥，也都是在法律幅度内。想到这里他的心稍微定了下来。

晚上杨帆把包裹拆开。是一个光盘，用纸盒包着。杨帆把光盘拿起来，下面有一封信。

“杨哥，我离开内地了回到香港。谢谢您给我的帮助，您是我接触到的男人中最好的一个。或许您会记恨我，我努力了，想给您我的一切，您拒绝了。这样也好，很多东西得到了，其实是失去了。没有什么比皎洁的回忆更好。我会在香港为您祝福。这张光碟是我自己刻制的，里面是我唱给您听的《贵妃醉酒》，留做纪念吧。周冰轮”

杨帆木然地把光盘放进笔记本电脑。那段熟悉的唱腔响起来了，周冰

轮深情款款亮相。杨帆如触电般，他把电脑电源关了。

新月如钩，钩住旧事重重。

三天后，杨帆接到一个电话，是固定号码，不熟。看是家乡的，接了。却是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说我这是用公用电话呢，徐院长指令破产案子进入复议，这两天在找有关人问话。杨院长可知道？杨帆一惊，说不知道。正准备多问一些，那边电话已经挂了。如果此时打他手机就不合适了，他显然是顾虑得很。老徐想干什么呢？

又不好直接问徐院长，失眠厉害得很。

徐院长来省院开审判工作会议，结束后没走，留下来看杨帆。徐院长没带司机，打的到他学习的地方，在培训中心旁的茶馆里，俩人见了面。杨帆有些惶恐，这不符合老徐的性格和一贯的行事方式。

"杨帆，今天我们开诚布公。你对我实话实说，你和周冰轮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有，告诉我，现在还来得及。"徐院长坐下就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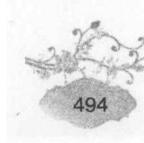
"没有。我保证。"杨帆声音不大却很平静。

"现在外界对法院处理的这起破产案件反响很大，认为拍卖会被操纵了。有家大企业甚至公开宣称愿意用一亿两千万收购破产资产，这让孙书记很恼火。案件材料我看了，说实话程序是没有多大的问题，但资产评估和拍卖公告发布上存在一些问题。当然这与法院关系不大，应该是拍卖公司和清算组的问题。我现在担心的是：我们的人在这里有没有问题。你是聪明人，应该知道程序正确不能导致结果就正确。"徐院长把茶杯往杨帆面前推推。杨帆才意识到自己应该喝茶。

"徐院长，您是不是怀疑我或者听到了什么议论？"杨帆问。

"今天省院纪检书记和我谈了一些情况，省检察院准备对这事调查，征求我意见。所以我想和你交换一下想法。如果真有问题或者你知道谁有，主动比被动好。有疮，就一定要割。"徐院长没正面回答杨帆的话。"你是法律科班出身，能力很棒。而且你不贪权不贪钱，你走到今天这一步很不容易，我不希望你在这个案子上出现什么问题。我还正式向中院领导建议，把你交流出去任正职。你应该知道我的用意。"

杨帆站起来。"徐院长，谢谢您对我的关心。如果查出来我在这个案子中收了一分钱，我不要您免我的职，我主动自首。您可以答复省检察院，他



们可以立案调查。”

徐院长说:“那就好。我不希望自己看错人。事情查明了也是对我们干部的保护。前天开会的时候我对全院干警说:永远不要动摇了对法律的信念,即使法律有不完善的地方也不能。因为如果你动摇了,你人早晚就会出现问题。”

看着徐院长背影,杨帆内心突然有了愧疚。他是个好“班长”,甚至是个好兄长,自己利用了他的信任。而周冰轮利用了自己的什么呢?

仰天长叹一声。月亮今晚正圆。

检察院从破产企业账上发现银行贷款凭证上注明有“抵押”字样却无合同的事,对银行的业务员进行了立案。业务员说他记忆中那晚喝醉了,担保合同就放在水泥厂账上。但水泥厂账上却没有。找到水泥厂主管会计,主管会计说破产时担保合同还有,后来全部移交破产法庭了。检察院回头又找到魏莉,魏莉顶不住就说了,是有,只是没拿出来,放在副卷里。后来自己把这事也就忘了,移交给了其他人。

律师赵亚岚也证明曾找魏莉要过那份“抵押担保合同”,但魏莉没有提供。检察院又问到钱贵案子的事。赵亚岚说钱贵案子目前在法律界有争议,法院即使那样判也不是明显违法,只是自由裁量权使用是否合理问题。

找到小李,小李吓哭了,就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而且搞不清楚是杨院长弄丢的还是自己弄丢的。省检察院的人微笑着点头:这就是了。

连夜秘密搜查了杨帆和小李的办公室,在杨帆抽屉里找到了那份担保合同。但没有证据能证明杨帆在这个破产案件中有受贿行为,周冰轮已回到香港,检察院无法传唤她。

半个月后,香港老头带回来一张周冰轮自书并经香港大律师公证的证词,确认没有给杨帆一分钱。通过查找杨帆个人和家庭财务状况,也没发现有金额较大的变化。

杨帆中途被召回要求说明情况,在冷静下来以后他说自己确实认识周冰轮,有过交往但不深。没有接受过她任何馈赠,也没有男女关系。至于那份担保合同,自己确实有责任,审查卷宗材料是分管副院长的权利和责任,当时自己看到了,但第二天不见了。弄丢了后自己和小李都找了,没想

到遗落在抽屉里，任凭处分。至于拍卖中的问题与法院无关，法院只是同意了清算组委托的拍卖公司。即使国有资产有流失，责任不在法院。

他的话真实可信，没有漏洞。或者说确实没抓住漏洞。杨帆知道，在中国贪污一分钱都可以被追究，但行为懈怠造成资产流失，即使一个亿法律又能如何？他心里痛悔却不能说，他自己只是一条鱼被人钓了上来。他不能承认，但结果是残酷的。

徐院长说：程序正确永远不可能必然导致结果正确。如果要杨帆补充的话，他一定还会说决定一切的，终究还是人的问题。

杨帆被暂时停职。停职后他喜欢去茶楼喝茶，茶楼里有一帮中老年人唱京戏。

一天，他听到那段熟悉的唱腔：“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啊，玉兔又东升……”他揪心般的痛，痛得他大汗淋漓。旁边人问他没事吧，他摇摇头说没事，出了汗就好了。

水泥厂破产案子在徐院长指令下进入再审程序，魏莉也被停职审查，拍卖被宣告无效，万宅商贸公司可以继续参与竞买，先前交纳的竞买金可以重新计入竞买金或返还。不过那都与杨帆无关了。

半个月后，在徐院长主持审理下，过去的程序错误得到了纠正。银行的抵押因为没有办理合法的登记手续，被认定为无效。这既符合法律规定，实际上也减轻了杨帆的行为后果。水泥厂资产重新进行了拍卖，以一亿三千万元成交。水泥厂职工向法院向市委送锦旗，市委和中院都很满意。毕竟挽回了国有资产的流失和不好的社会影响。

徐院长却坚决要求辞去院长职务，回到中院当了一名调研员。临告别那天，全院干警自发地为徐院长送行。杨帆没有去，他偷偷地躲在法院对面的巷子里看送别的场景，内心翻江倒海。

不久，徐院长的论文发表在法学杂志上，题目叫《论审判制度改革和法官职业化》。中心意思是：只有推行中国特色的法官职业化，才能有效地杜绝和减少司法中的人为错误，树立法律的公信力，建立法律正当的秩序。在后记里他写道，这篇论文中的一部分是自己从错误中得到的教训和经验。

杨帆看到后，用杂志捂着脸。他流泪了。是啊，也许这是他唯一可以报答徐院长的地方：用错误为徐院长提供了素材，警戒后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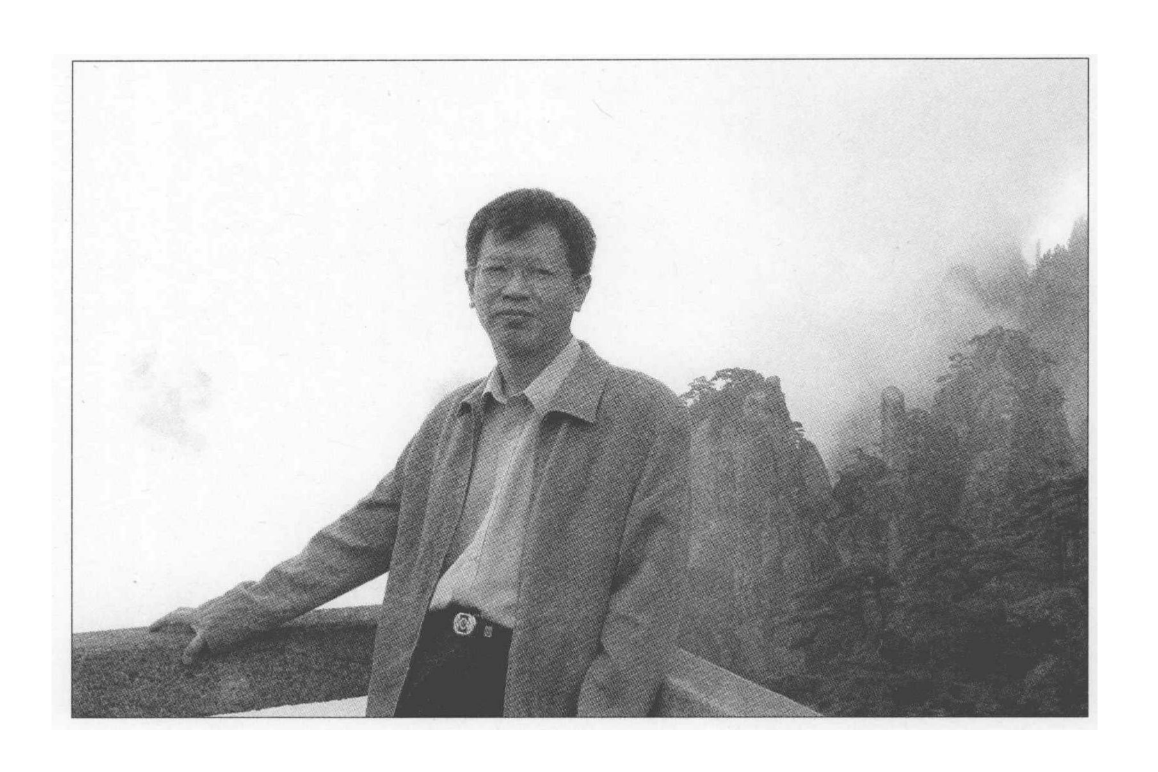
新来的院长是杨帆同学，比他还低两届。据说是徐院长亲自向中院推荐的，能力很强。新院长来后进行了大幅度地改革，杨帆知道很多是徐院长的思路。

停职半年后，杨帆被调离了法院，去了档案局当副局长。组织上没有给他结论，也无法给他结论。可杨帆自己给自己结论了：自己这个“渔夫”上岸了或者是条鱼被钓上来了。海里仍然还会有渔夫和鲨鱼，只是与自己无关了。

空闲时间多了，杨帆成了老年大学的京剧票友，而且会反串《贵妃醉酒》。几次市里晚会他都上了，唱腔一起便获得喝彩一片。

没人知道他为什么独独喜欢唱这出《贵妃醉酒》。唱到后来，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了。

喜欢就是喜欢，没有理由。



杨少衡小传

杨少衡，祖籍河南省林州市，1953年生于福建省漳州市。1969年上山下乡当知青，1977年起，分别在乡镇、县和市机关部门工作。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现工作单位为福建省文联。1979年开始发表小说。出版有长篇小说《相约金色年华》、《金瓦砾》、《海峡之痛》，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危险的旅途》，中短篇小说集《彗星岱尔曼》、《西风独步》、《红布狮子》、《秘书长》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鸟 类 生 活

□ 杨少衡

1

蔡波刚下飞机，电话铃响了。

他还在登机桥里。一看手机的来电显示，是叶家福。

“老叶啊，”他接了电话，“有好事?”

叶家福不说好事，他问蔡波在干什么?为什么不开手机?

“开了嘛。”蔡波故作不解，“不开怎么说话?”

“装什么傻！”叶家福说，“追你半个多钟头了。”

“那还少。”蔡波笑，“追得快乐吧?”

叶家福问蔡波去哪里快乐了？蔡波说自己在北京快乐，跟客商谈项目。刚才不开手机是因为发扬公德，听从航空小姐忠告。飞机上使用手机可能危害航空安全。

“不说那个。赶紧想办法回来。”叶家福道。

“到底什么好事?”

叶家福说前埔出事了。群体事件。乱子大了，聚了近千村民。

蔡波愣了片刻，叫道：“怎么是你来说呢?”

叶家福说他刚刚赶到现场。这里已经乱成一团。

“我们区那些人都死了?”蔡波追问，“丁秀明在哪里?”

叶家福说估计他们还没追上蔡波的手机，让他的电话先挤进来了。事出得很急，很大，此刻区委书记丁秀明连人带车被渔网罩在村边动弹不

得。

蔡波说这他妈的! 他马上赶过去。

叶家福即刻生疑:“你到底在哪里?”

蔡波这才跟叶家福说了实话。他确实是去了北京,牺牲双休日忙碌工作。但是目前已经离开,事情办完了,他刚下飞机,是在省城机场。

“昨天飞去,今天飞来。”他说,“像鸟一样。”

“自己一个去谈项目?”叶家福追问。

蔡波说有时候人多不一定成事。

“怎么他们都不知道你去北京?”

蔡波说如今哪里都一样,饭桶成堆。出事时见不着,一开饭都在。

“我算一个,道林区第一把手是丁书记,第一饭桶是蔡区长。”他自嘲。

叶家福这个电话开了头,之后果然就没消停,一个又一个电话追过来了。区委办、区政府办、政法委、公安分局,还有丁秀明。

“蔡区长在哪?”她问。

蔡波说他上高速了,正在往区里赶。

显然丁秀明已经知道蔡波的行踪。事发之后她一定让人找过蔡波,因为蔡波飞于空中,联系不上。此刻她在电话里没有多问,只让蔡波抓紧,到了后赶紧给她挂电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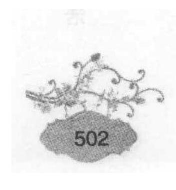
“情况怎么样?”蔡波问。

“很糟。到了再说。”

她把电话挂了。

蔡波往回赶路,一会儿接一下电话,接得心里十分窝火。来的都不是好消息,最不好的却不在消息,在于电话。消息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电话找到他的,这就是说出事时刻他远离现场。这情形说来丧气,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时,身边波澜不惊,什么事都没有。等他静悄悄找架飞机一坐,轰隆一声飞上天去,事情不早不晚,不失时机就闹了出来,人们满世界找他,就让满世界知道他不在现场。古人说“欲盖弥彰”,那是小意思。运气好的话,不需要拿什么去盖,已经满天弥彰了。

蔡波仔细琢磨,决定给赵荣昌挂个电话。此时此刻,赵荣昌一定掌握了全部关键信息,包括前埔的突然生事,还有蔡波的不在现场。赵荣昌是



市长，眼下还是本市事实上的最高首长，蔡波的上级主官。按通常规矩，蔡波离开所任辖区，有必要跟区委书记丁秀明讲清楚，一般还得向市长赵荣昌报告一声，因为彼此关系比较特殊。但是他谁都没讲，只跟区政府办主任说自己要走两天，如此了事。蔡波有意挑选双休日这个特别时段，于周六动身，周日返回，这是因为不属上班时间，节假日里，各级官员开展合法私密活动，自由度相对高一点，比较说得过去。他还着意加了一重保险：赵荣昌于周四到省城参加省里会议，下周一才会回市里。领导不在，下级官员可以放松一点，没有大事急事，不一定非得拿电话远距离骚扰。蔡波考虑得很周到，理由很充分，时机选得很好，可惜白费工夫。没事都好，一旦出了事，任何理由无一管用。

蔡波挂通了赵荣昌的电话。

"市长，我是蔡波。"

赵荣昌很平静，只一个字："嗯。"

"市长开会吗？"

还是那个字："嗯。"

蔡波报告说，他正在高速公路上，往市区赶。前埔出了些事情，市长可能已经听说了。他会尽快处置妥当。

赵荣昌问："怎么搞的？"

蔡波解释，前埔位于城乡结合部，属道林区几个农村乡镇里有数的富庶之地，历史上民风彪悍，村民争强好胜出了名的。但是那地方读书人也多，有不少人出来工作，市里区里，大大小小，前埔籍干部不少，因此前埔乡民道道多，会理论，通常却不乱闹。这次忽然折腾得这么大有些奇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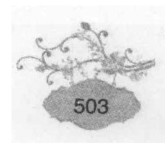
赵荣昌还是那个字："嗯。"

蔡波说他在前埔当过镇长，干过书记，到区里工作后也还挂钩。去年下半年区班子调整，分工也做调整，前埔目前不归他，已经改由书记丁秀明亲自挂钩。公下母上。

"什么？"

蔡波赶紧检讨，说自己说漏嘴了，该自打嘴巴。市长问得对，这种话不该说。

赵荣昌知道蔡波去北京，问他是什么事？蔡波说他去见一个外商，接



洽项目，目前刚刚着手，稍有眉目他会详细报告。他刚下飞机，本来打算在省城逗留一天，找省财政厅要笔钱。还打算跟赵市长联系，上家里看看。但是在机场接到叶家福打来的告急电话，知道事情严重，不能拖延，立马上车往回赶。

赵荣昌说他知道，叶家福在现场。

“市长有什么指示?”蔡波问。

赵荣昌下令：“赶紧处理清楚。”

“我知道。”

“路上注意安全。”

这句话比较温暖。

蔡波赶路，让司机快点。半道上手机“嘀”的一响，有短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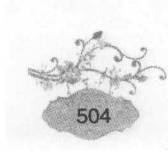
是李国哲。短信就四个字：“感觉如何?”

蔡波给李国哲回了四个字：“果然好鸟。”

短信是从北京来的，这两天蔡波跑到北京，就是与这位李国哲相关。蔡波口口声声说自己去见外商，接洽项目，说的都不错，李国哲确属外商，俩人谈的确为项目，但是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外资项目，不是蔡区长的职务行为，与道林区招商引资绝无关系，只跟蔡波个人有关。所以他单独来去，用的是双休日，搞得那般神秘。

李国哲是蔡波的大学同学，上海人，俩人当年在校时交情不浅，毕业后也一直保持联系。他们在学校修的是经济学，毕业后蔡波回乡从政，李国哲则去了美国，读完博士，入籍成了美国公民。李国哲供职于一家跨国大公司，历十数年努力，已进入公司上层。其公司总部驻于美国，近年大力拓展在中国的业务，李国哲被派到北京，任驻中国的总代表。李国哲到北京后，蔡波曾专程去看望他，邀他前来考察，合作搞项目。李国哲爽快答应，不久就带着他的人隆重光临，参加道林区的一个大型招商活动。那一次双方并没有签下什么项目，但是李国哲跨国大公司总代表的身份很具捧场效果，给蔡区长挣足了面子。蔡波陪同老同学考察走动之际，李国哲忽然问蔡波是否有点感觉，这么能干的一个人，待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成天忙碌这么一些杂乱的事情，不会感到意思不大吗?

蔡波发笑，问李同学不会是想把总代表让给蔡同学吧?



李国哲却不开玩笑，他说不妨考虑一下其他选择。

当时也就是说说而已。几个月后俩人通了次电话，那天恰逢蔡波心情不太好，在电话里跟李国哲发牢骚，说这些日子净碰些破事鸟事。李国哲打听究竟，得知蔡波不幸遇到一些麻烦，本来机遇垂青，仕途看好，已经被省里列为考核人选，有很大可能升任副市长，考核中却出了意外，自己未能如愿，上级也有意见，因此十分憋气。

“眼下公不公母不母，真是很没意思。”蔡波说。

李国哲问：“为什么不考虑其他选择？”

“李同学有选择提供给蔡同学吗？”

居然有。李国哲旗下有一家子公司，是所谓“猎头”公司，从事人力资源服务，主要方向是为在中国发展业务的外资公司，特别是跨国大公司提供人才服务。这家子公司已经运行两年，总部设在北京，业务发展很快。李国哲正拟于近期重组该公司领导层，打算物色一些通晓中国国内情况和人事规则，有丰富阅历和经验的人加入，他觉得蔡波非常合适。

蔡波发笑，说就这么定了，重操旧业。蔡同学别的不说，起码叫阅人无数。

蔡波履历相当丰富，当区长前在乡镇干过，下乡镇之前曾从事过人事工作，是市人事局调配科的小头目。人事局调配科管的就是人头，业务范围包括人才评估、引进、配置、调动等等，与眼下“猎头”有些相通。所以蔡波说李同学是邀他重操旧业。所谓阅人无数不算自吹，地方负责官员总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看人用人确属基础业务。但是所谓“就这么定了”，当然只当笑话来讲。

前些时候，李国哲给蔡波发来一份传真，邀蔡波到京参加该公司筹划的一个高端论坛活动，然后又打来一个电话，敦促蔡波一定抽空来一趟北京，有事商谈。

“你会看到另外的世界。”他说，“比你那个要大得多。”

蔡波问：“大一点又能怎么样？”

“像那句话：天高任鸟飞。”

不由蔡波发笑，问李国哲那张纸上飞的是个什么鸟？李国哲不明白蔡波讲的是什么。蔡波说李国哲从电话线给他传来一只洋鸟，他不认识，左



看右看没看明白，所以顺便打听。李国哲也笑，明白了，即加以解释。他说给蔡波的传真函件上印有他们公司的徽标，那不是一般的鸟，是鹞子，一种猛禽，能抓蛇和田鼠。美国空军配有一种垂直起降战斗机，叫做"鹞式战斗机"，就是以该鸟命名。

"果然不是好鸟。"蔡波打趣。

蔡波安排好了时间，利用双休日悄然前往北京。来去匆匆，花的时间不多，内容却很丰富。在北京见识了高端论坛，满堂精英晃来晃去，白皮黄皮黑皮，听说过没听说过的，什么人都有。李国哲专程让他去看了那家子公司，在海淀区繁华地段一座新大楼里，占了整整一层楼面，装修豪华，设施良好，员工素质很高，公司运作理念很新颖。蔡波当个区长，去过欧洲，到过美国，眼界不算狭窄，那天还是很长见识。

李国哲是来真的，打算聘蔡波加盟这家公司，先为副执行主管，等情况熟悉，业绩明显，时机成熟，会让他接任行政主管。李国哲开出的条件相当优厚，薪金很高，还有一套房子归蔡波使用。李国哲备有一张协议书，有关条款列得清清楚楚。

"往这里一签，就下海了?"蔡波问。

李国哲认为蔡波应当下决心。蔡波干这个有前景，有意思。

"有点像卖身契啊。"蔡波开了句玩笑。

李国哲说这不是玩笑。蔡波还想提什么条件，可以协商。

蔡波说感觉自己捧住一个大馅饼，香气诱人，很有挑战性。这块馅饼肯定不是免费的，吃起来估计挺费劲。他倒不是怕下力气，或者牙口不好，主要是突然转行，改换门庭，这得想清楚。虽然下海经商不是下海投敌，如今常见，一旦蔡区长要变成蔡副总，就像木匠要去补鞋，毕竟也是人生一大转折。

李国哲问蔡波是不是舍不得一顶小官帽?蔡波说当然舍不得。蔡区长管着二十几万人口，一大块地盘，很有成就感的。

"你不觉得有点累了?"李国哲问。

蔡波承认不错，感觉有点累，所以李国哲这块馅饼很有诱惑力。如今在基层当个小官确实不容易。事不能不做，话不能胡讲，眼不能乱看，钱和女人尤其要小心，动不动有人告有人查，写报告写检查写说明练得一手好

书法。好不容易碰到机会，有戏了，一阵风过来，烟消云散，只好郁闷。

“还要被人家女的压在上边。”他自嘲。

李国哲打趣说那叫“女上位”，国外三级性爱片里流行这种姿势，女在上，男在下。蔡区长真有艳福。蔡波说自己确实艳福不浅，各种男女关系都有，当官也得碰上。“女上位”让猴子看了都笑，人家猴子不知道三级片，从来都是公的上，母的下，一窝窝生小猴，哪里像人。眼下他感觉自己不如猴子。

蔡波最终没跟李国哲签协议，只说回去尽快考虑，虚晃一枪，匆匆返回，“卷卖身契而逃”。他在北京跟李国哲说的那些有真有假，彼此心里都有数。李国哲拉蔡波下海，时机选得很准，蔡波却不会这么轻易跳水，对他来说待遇优厚并不就是一切。所以接李国哲短信询问感觉如何，蔡波回复“果然好鸟”，只属一笑。

下飞机后拼命赶路，车到前埔镇时已过中午，蔡波没顾上吃饭，直接赶往出事地点。事发地为前埔大社，村外满地狼藉，是一片拆迁工地，工地边有一个旧粮库，工地指挥部设在这里，此刻它成了应急指挥本部，里边闹哄哄的，正有大批警察、施工人员、区镇干部和上级官员聚集在一起。叶家福就在这里。

他问蔡波：“怎么搞到这个时候？”

蔡波说已经一路超速，过两天罚单来了，请叶副书记帮助核销吧。

叶家福说这里的事赶紧先办。

“丁秀明怎么样了？”

叶家福说没动。还在渔网里，一上午了。

渔网在路前方四百米外，爬到旧粮库楼顶的平台上，远远可以看到。那边有几棵树，树下黑糊糊停着两团东西，是两部轿车，两车都被渔网紧紧罩住，动弹不得。前埔这里有大片水塘，淡水养殖是一大产业，这里不缺渔网。时候一到，此间渔夫扔出几张大网，居然捕住了两条大铁鱼，里边还裹着他们的区委女书记。

丁秀明给蔡波的电话就是在渔网里打的。她在轿车里出不来。渔网既妨碍开车，也妨碍开门，这些村民撒网捕车，除了不让它动，也是有意不让车上人下来。还好如今有人发明了手机这种东西，让丁书记可以在渔网里

紧急调度，号令指挥。初被罩住时她非常恼火，下令区公安分局局长王平东紧急赶赴现场，调动警力解围。王平东一边赶往前埔，一边电话报告市公安局，市局立刻转报市政法委。叶家福正在政法委会议室主持一个碰头会，一听情况把会先停了，立刻上车直奔前埔。他给王平东挂了电话，下令做好一切应急准备，但是不许仓促行事。等他到了后再说。

事后证明，亏得叶家福及时控制局面，如果稍晚一步，让王平东那些警察冲进去抢人，事情可能会闹得不可收拾。那一天村民们是有备而聚，他们除了准备渔网，准备了近千人，还准备了一批危险物品：事情一闹开，公路边哗啦哗啦一下子摆出几十个液化气钢瓶，高高低低排成一片，巍巍然有如竖起一片燃烧弹，景象骇人。

此地位于城郊，村民比较富庶，以往薪火主要靠拾柴打草，后来薪柴不足，农户渐渐改买蜂窝煤烧，近几年又多改烧瓶装液化气，村中设有一家液化气公司的供应点。此刻该供应点的气瓶被村民尽数征用，组成了村头路口的气瓶方阵。

闹事者说，如果警察冲过来强行动手，他们就放气，点火，把事情闹大。闹事者威胁的成分可能大于实际决心，一旦事发，不一定真敢下手。但是万一情绪激化场面失控酿出大事，其严重后果将无可挽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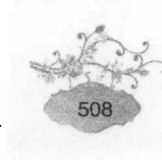
因此叶家福严令不动。他给丁秀明挂电话，让她稳住，不急，现场他来掌握。叶家福是市政法委副书记，书记前些时候因车祸重伤，叶家福奉命管事，主持工作，说话有分量。当时情况下，丁秀明也得听。但是叶家福只能控制现场冲突，村民提出的相关具体问题还得由区里官员解决，丁秀明在渔网里动弹不得，只能打电话发号施令，让区、镇各相关领导想办法进村做工作，尽快平息事态。

叶家福问："蔡区长在哪里？"

他找蔡波。他知道这里的事蔡波比丁秀明有办法。这种时候，与其仓促行事，不如等一个合适的人到达。叶家福让区、镇干部设法与村民沟通，百般劝导，在没有取得进展的情况下，始终引而不发，直到蔡波到达。

"现在看蔡区长的本事。"他对蔡波说。

他们一起爬上旧粮库天台去看渔网，丁秀明一行已经在那里困了一个上午。



“不能再拖下去。”叶家福告诉蔡波，“你得赶紧把她弄出来。”

蔡波点头，说情况都清楚了，他来办。

“去找两副担架，”他吩咐手下干部，“马上抬过来。”

这一天前埔闹事，起因在于正在着手建设的本市绕城高速公路，该路为本市重点建设项目，路线经过前埔，需要拆迁沿线一批民居，赔偿标准未能令村民满意，双方产生矛盾。当天大闹的直接原因是区里组织了一次强制执法行动，要强行拆除路边的几幢违章建筑，执行中出了意外，形成闹事的导火线。当天区里的强制执法师出有名，拆的只是违章建筑，并未强行拆及其他动迁民居，说来在理，事前的筹划也很周密，时机选在清晨，行动带突击性，操作时不惜牛刀杀鸡，把区、镇、村几十个干部压到现场，调有十几名警察维持秩序，动用两部大型挖掘机，还有警车消防车等一批辅助车辆，加上一组记者现场拍摄采访，浩浩荡荡，阵势强大，带压倒性气势，这种行动通常总能奏效。动手之初也还顺利，两部大“钩机”也就是挖掘机一起往前拱，一左一右，三下五除二，眨眼间推倒一座两层机砖房，然后两部机车调转，往一旁另一座三层楼房开，准备继续作业，一旁忽然有人喊叫，说别动，上边有人。

真的有个人出现在房顶上，是个老年男子，个头矮小，手中抓着一支烟，蹲在房顶平台上一动不动。

那天道林区常务副区长廖斌在现场指挥强制执法行动，廖斌用一支手提扩音器喊话，让楼顶上的老年男子下来，不要妨碍执法。老汉装聋作哑，充耳不闻。屡劝无果，围观者呼啦啦聚拢过来，人群中开始有人起哄，拖延下去情况可能生变，廖斌着急，下命令：“冲。”于是警报突然拉响，挖掘机轰隆轰隆直冲上去。

这是要连楼带人一窝端吗？别说一个常务副区长，再大的官也没这个胆，毕竟人命关天，不是一堆砖。廖斌这是按照当年孙子兵法之教导实施恐吓，试图“不战而屈人之兵”，挖掘机只能逼近，不能真干。人多怕死，最后关头通常都是当事者放弃对峙，或举手服输，或瘫在现场。如果碰上特别硬的，不吃这一套，挖掘机会在最后一刻停下不动，这时只好让警察上，以妨碍执法处置，把当事者强行带离现场。

房顶上的老汉不属最硬的那种，他给吓住了。挖掘机逼近时他爬起来

往后退，可能是急了，加上腿脚不便，房顶也不平坦，老汉在上边绊了一跤，爬起来又摔了一下，这一摔很厉害，居然从房顶上滚下来，从三楼顶屋角处摔落于地。

那一瞬间大家都呆了，然后一拥而上。有人救人，有人喊救护车，也有人起哄，场面顿时失控。廖斌一看不妙，下令拆除队后撤，先救人。但是那些车已经走不开了，被聚拥而上的村民团团围住，警察都控制不了。廖斌当机立断，让警察护送人员先撤出来。于是大家丢盔弃甲而逃。一个挖掘机司机动作稍慢，未能及时撤离，下车时挨了一记重击，有人朝他扔砖块，他被一截破砖砸中后脑，当即仆倒于地，血流满面。

十几分钟后丁秀明赶到了现场，随行的有区委办主任。两辆轿车从村口驶入，穿过围观人群，试图前往出事地点，但是半道上突然遭遇渔网，被兜捕于途，进退不得。女书记困在渔网中，直到蔡波很不及时地赶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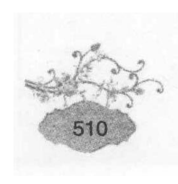
这时情况很严峻。旧粮库这边该来的都来了，市、区、镇干部汇集，还有大批警察和应急车辆装备，但是不能贸然行动，因为对面有近千村民，又是渔网又是液化气瓶，情绪激昂，稍有不慎将伤及无辜，也会危及陷在人群中的丁秀明等人。人群中还陷有一死一伤两个特殊人物，死者就是从屋顶掉下来的老汉，他从三楼坠地，不算太高，不巧屋旁空地什么东西都有，老汉掉到一辆手推车上，脑袋被手推车把手猛砸了一下，顿时红白俱出，不幸当场死亡。村民因此迁怒挖掘机司机。司机奉命推房，做的是威吓动作，并不真干，但是老汉一死，他难逃干系，挨了人家雨点般砖头石块，被打倒于地，事后村民把一死一伤两个人丢在工地上，禁止他人搬开。蔡波到达之前，区医院的救护车已经赶到，但是进不了村，医生获准进入现场查看，证实老汉已经死亡，同时为伤员做了简单处理。此人伤得不轻，但是一时还死不了。一些年轻村民情绪激动，把死伤者作为人质，禁止救护车拉走，要求政府拿出个说法。

蔡波说得先处理这个伤员，再死一个就更麻烦了。

很快，他要的东西到了。几个白大褂抬着担架从救护车那边跑过来，都是急救中心的人。蔡波说这些人不行，换几个。

他找人："江英呢？在哪里？刚才还在这里不是？"

叶家福不满，说干吗呢？这又是接待谁？怎么就记得这个江英？



“老叶不懂，江英是这里人。关键时刻，有的人可用，有的不行。”蔡波说。

江英是区政府办副主任兼接待科长，接待科长的职能范围不是上阵处理突发事件，是接待，包括上阵喝酒。由于该业务主要特点是围绕领导转，通常领导在哪里，她在哪里，这个地方没有酒桌没有卡拉OK，有的是渔网，还有液化气瓶，居然也没少了她。只一眨眼工夫她冒将出来。

“蔡区长，我在这里。”

蔡波又挑了四个人，是指挥本部这边维持秩序的两名年轻女警察和两位女干部。他临时征用区医院急救中心医生的白大褂，指定江英之外的四位女士分别穿上。一时之间找不到合身服装，只能委屈众美女长长短短，换男服上场。此刻前去突破的人不能多，尤其不用警察和大汉，要白大褂，还有女士。

“前埔人好胜，男的上可能挨打，女的比较好用。”

叶家福怀疑，说不见得吧，丁秀明是男的吗?

蔡波说：“领导例外，不论公母。”

蔡波带着江英和四个女将，抬着担架走进人群，即有村民喊叫：“蔡区长来了。江主任来了。”

蔡波也喊，说乡亲们让开。别拦着蔡区长和江主任。这几个都是医生，女的。快让她们过去救人，不要跟女医生过不去。

村民把他们包围起来。有人喊：“蔡区长说说怎么办?”

蔡波说他是区长，他知道怎么办，说话算话。他刚从省城赶到，会留在这里跟大家商量。现在别挡道，赶紧让医生去处理，没准老汉还有救，没死的也别让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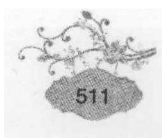
江英在一边喊：“我是江英，大家看看，是我！咱们听蔡区长的。”

村民终于让开了一条道。

两个受难者还躺在废墟的两侧，一死一伤。老汉已经硬了，哪里还有救。伤员哎哟哎哟叫唤，求人救命。蔡波即刻下令抬人，死的伤的一起抬走。请老汉的亲属一起上救护车，到医院去。

“江英带出去。”他下令。

江英叫唤：“区长你怎么办?”



“不要你管。”蔡波喝道，“快走！”

死伤人员被迅速抬走。村民见是江英领头，终于放行。叶家福在场外指挥，十几名区镇干部，还有几个着便衣的警察分散跟随，进现场协助蔡波。村民没再拦阻。

蔡波留在现场，被村民团团围住。村民向他抱怨，述及征地如何，拆迁怎样，七嘴八舌，怨言重重。蔡波说咱们找个地方，坐下来说。

他给自己找了地方，竟是那堆液化气瓶阵。他把立在路边的一个液化气钢瓶放倒，权当凳子，自己坐在上边。招呼村民们也坐。身边一些人脸色当即变了。谁都知道这玩意儿里边有东西，放出来很危险，液化气钢瓶必须竖立，横躺极不安全。蔡波贵为区长，他不知道吗？

蔡波居然还有不知道的。他坐在液化气钢瓶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打开，分发给身边村民。是一包中华烟。蔡波偶尔抽烟，但是无瘾，身上一般不带，这包烟是进村前从其他人手上临时征用应急的。他还征用了一只打火机。嘴上一支烟，手里一个火，众目睽睽之下，啪啦打着。

一时间鸦雀无声。

“不要怕。”蔡波说，“我知道这是什么。”

村民说蔡区长这样不行。蔡波说他清楚什么行什么不行。他和村民一样，不想把自己和村子都炸成碎片。

“所以咱们得讲道理。”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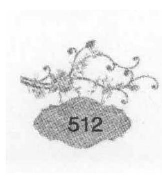
耐心劝说半小时，村民们终于听从。他们搬开了液化气瓶，站在一旁看着区镇干部一拥而上，七手八脚拉掉罩在两部车上的渔网。丁秀明一行得以脱身，局面终得控制。

当晚市长赵荣昌从省里赶回来，连夜视察了前埔工地。此时工地尚未恢复正常，一地狼藉，但是已经显得空旷平静，再没有白天的火爆景观。

赵荣昌到医院里看了伤员，同时探望区委书记丁秀明。丁秀明被困在车里近五个小时，又饿又累，束手无策，气上加急，终致昏倒于车中。解脱后她被送进医院，赵荣昌到时她还在输液，医生报告说，已经没有大碍。

赵荣昌表扬丁秀明，说一个女干部危难时刻敢往里冲，很好。

叶家福也得到他的夸奖。赵荣昌称赞叶家福掌握得好，今天这件事如果闹大，牵动的不是一个乡镇，影响了重点项目建设将贻害全局。



叶家福说:“关键时刻还是蔡波解决问题。”

赵荣昌说:“只有他不能表扬。”

此刻已经不存在路上注意安全问题，赵市长不再温和，当面批评蔡波,不动声色,却言辞犀利。他说近来道林区屡出麻烦,到底怎么回事?一个人遇到一点波折就经不起,该负的责任担不起来,还能怎么指望?

蔡波辩解,说区里有分工,前埔这一块归丁秀明。

“我唯你是问。”赵荣昌斩钉截铁。

蔡波嘿嘿,说这有些难为他了。

“你知道理由。”赵荣昌厉声道,“再这样下去,不要也罢。”

蔡波没再吱声,低头听训。

赵荣昌走后,叶家福又留了会儿。蔡波对叶家福发牢骚,说赵市长最近心情不好,需要发点脾气,不管多冤,只好先认下来。不服不行。

“也怪你。”叶家福说,“跑那么远总该先说一声。”

蔡波自认运气出问题了,白蹄子,一出门就生事。

“前埔搞不好还会有大乱子,小心为要。”叶家福叮嘱。

蔡波冷笑,说他不管。干得好无赏,干坏了包赔,感觉很没意思。

“真不管吗?”

蔡波叹气,说不管行吗?发发牢骚而已。自己人彼此了解,他蔡波毛病虽多,为人尚可,起码知道好歹。

他跟叶家福提起一部电影，说曾经有一位国内名导演或称大腕拍了一部大片,该片上映后被人“恶搞”了,名导演很生气,发表过一句名言,被人们广泛传播。叶家福听说过该名言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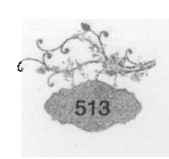
叶家福说他不看电影,不留心那些。

蔡波说这句话很有趣,可充座右铭,叫做:“鸟不能这样无耻。”

叶家福挺诧异,问这是什么话?电影拍的啥?难道是鸟类生活?蔡波不禁取笑,说叶家福真是孤陋寡闻,媒体里网络上沸沸扬扬那么著名的一件事,居然一点都不关心?该电影是古装片,与鸟无关,拍的尽是人,人类生活。

“怎么又说鸟呢?”

蔡波说这是一种借用。纯为比喻。



2

起初叶家福没太留心那具女尸，他看到了相关专报件，里边有几条案情信息，女尸不太起眼，列在倒数第二条，报称山重水库发现浮尸一具，死者为年轻女性，由两名到水库钓鱼的游客意外发现，时女尸被杂草缠绕，浮于水库岸边水中。接游客报案后，当地派出所干警赶赴现场，水库管理部门安排渔工下水打捞，女尸已捞出并经法医检查。目前案件按规定程序办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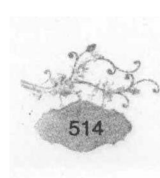
凡本市境内非正常死亡者，按规定都会在被发现后不久报送到叶家福这里。类似女尸有可能涉及一起恶性刑事案件，也可能只是一个痴呆流浪人员的意外溺水，跟报送这里的其他案情信息相比，类似事件不算醒目。

那天是星期六，叶家福决定利用假日回一趟老家。老家在北部深山里，离市区近百公里，叶家福平时难得一归。除了路远，也因为那里已经没有他的直系亲属。叶家福的父母均已亡故，他有两个妹妹都嫁到外村，不在老家，家里的旧房子还在，无人居住的旧屋坏得快，虽曾几度修缮，还是破旧不堪。明知破房子已经毫无用处，叶家福却总没下定决心把它处理掉，因为毕竟是父母的遗存，自己的老窝。前些时候老岳父捎话，说旧屋厅堂漏雨比较厉害，让叶家福有空回去一趟。叶家福知道老人找他恐怕不止因为老屋，一定另外有事。他已经有大半年没回去了，便决定抽空回一趟家。

上午出发前，他让司机先送他到办公室去，因为昨天下午他在外边开会，没进单位，所以今早去看看有无急办的事项和材料，这是习惯。他在办公室浏览了几份新送达的文件，包括那份发现溺水女尸的专报件。值班员向他报告，昨晚以来本市各地未报有大事发生。叶家福点头，特地问了道林区："前埔有什么动静？"值班员报称目前平稳，没有新的情况。几天前闹事的几个主要人物都跑了，目前没有消息。

"叶副一再交代，"值班员说，"我们不敢松懈，一直很注意。"

叶家福说好。



他决定动身。让值班员有事打手机报告。

叶家福的老家是坑垅村，从市区到那边距离不算太远，费时却多，因为路况很差。市区到县城是省道，通行方便，从县城到乡集路面不宽，盘山而上，却已经铺上柏油路面，走起来也还容易。从乡里再往村里走只有山间土路，长十五公里，前山段七公里情况相对好点，过了途中一个村庄，通往坑垅村的后山段八公里山路非常难走，道路陡峭，处处险峻，路面狭窄，只有一个车道，通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牛车，天气好的时候勉强可容机动车行驶，偶有对面来车，需要借助山崖边开凿的避行宽道才能交会。那天叶家福一早出发，中午一点才到，原因是在后山段土路受阻，有一处路面涵洞毁坏，坑坎起落，小车底盘低过不去，叶家福和司机两人靠车中专备小铲挖路边土石填坑，好不容易把车子弄了过去。

进了岳父家，老人对叶家福说："就是商量这条路。"

准确表述，老人应为叶家福的"前岳父"或"原岳父"。不这么说不清楚，有如眼下地方上搞大活动，请一些已经退下来的老领导于主席台就座，主持人介绍时，要称"前市长"或"原市长"，以示与现职官员的区别。老人是叶家福首任妻子的父亲，两家人是邻居、远亲，老人曾长时间担任本村村长，当年慧眼独具看中了叶家福，资助他上中学上大学，对叶家福的家人多方关照。叶家福大学毕业后在乡里当干部，娶了村长的女儿，成了人家的女婿，却不料隔年叶妻死于车祸，老人才不幸成了"前岳父"。目前，老家山村帮助照料叶家老屋，与叶家福最有关系的就是这位老人。老人已上七十，在乡间也算高寿，他干了近四十年村主任，俗称村长，两年前卸任，现任村长是他的亲侄儿，叶家福前妻的堂弟，管叶家福叫姐夫。

岳父告诉叶家福，发现老屋漏雨后，他已经请人上房补瓦"抓漏"，眼下没什么问题。捎话让叶家福回家一趟，是想与叶家福商量修路。今天叶家福回家，亲身走走，清楚路况如何，这条路不修实在不行了。坑垅村是穷地方，修路很难，现有这条土路是他当村长任上，争取上边支持修成的，都二十几年了，已经破败得跟快倒的老屋一样，早得重修。他老了，没力气了，只能指望年轻人。侄儿刚当村长，需要为村里做点大事才能服众，村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修这条路。修路要花大钱，要有上边支持，这就得靠叶家福。坑垅村子弟不会读书，出去做官的人很少，目前叶家福是当得最大

的一个。老辈人回忆说，本村有史以来出过的大官，除了民国初年一个“司令”，再就是叶家福。那“司令”其实就是个土匪，官是自封的，末了还让人家剿灭，根本不能与叶家福相比。所以全村五六百号村民，老老小小都在指望他。

叶家福表态说：“这条路确实该修。”

他答应帮助想办法，却无法一口应允，因为知道其难。事实上，岳父跟他提起这件事已经不止一次，以往他也曾多方努力过，却一直未能成事。他这样的部门官员让乡亲们听起来不小，实际上跟当年本村出过的那个“司令”有点像，头衔大却不掌握资源，加上他轻易不愿求人的性情，办点事格外不容易。他知道村民对他满怀期待，也有人骂他没用，当官不为乡人办事，因此成了他的一个心病。

岳父知道叶家福有难处，以往并不多说，怕叶家福为难。这一次请叶家福回家谈这件事，是确实没有其他办法。明年夏天村里热闹，路一定要在热闹之前修起来，不然交代不了。所以只能找叶家福想办法。

“村里热闹什么?”叶家福问。

岳父说是大善公周年。

叶家福不问了。

当天下午叶家福去看自家老屋，之后到几户比较近的亲戚家走走。岳父让自己的侄儿也就是现任村长陪叶家福，自己另有事情。

“庙里修围墙，我得在那里看着。”他说，“你不方便就不必过去。”

叶家福的岳父当了四十年村长，卸任后给自己找了件事做，居然是当庙公。本村有一座小庙，非佛非道，供奉的是大善公。大善公是此间历史人物，生前多行善举，死后为民间尊崇，成为当地民间信仰，本地村社间存有若干供奉他的庙宇，坑垅村这座是其中之一。叶家福的岳父讲修路时提起明年夏天本村“热闹”，为的是大善公周年，什么意思呢?明年农历六月初十是这位古人逝世纪念日，相传恰值六百五十周年，逢五逢十为大年，六百五十周年不比平常，建有其庙的村社都要隆重祭祀，村人管这叫做“热闹”，有如节庆。为了给这位古人做“周年”，村里修缮庙宇，修补破损的围墙，作为现任庙公，叶家福的岳父要去监督泥水师傅干活，他很负责任。类似的公益活动于叶家福不太方便，因为身份有别，既不好参与，也不好说

三道四。本届庙公为前任村长，兼为叶家福的前岳父，他很体谅。

陪同前姐夫叶家福看老屋、探亲戚的现任村长说，他大伯当庙公就像早先当村长，很认真很负责。老人说自己老了，办不了什么事，就修庙积德吧。

“哪来的钱?”叶家福问。

他说七凑八凑。

叶家福悄悄掏钱，把身上带的全部留下来，嘱咐走后再转交老人。不能说是捐助修庙，只能说帮助村里搞基本建设。他还留了句话，说修路的事他会尽量想办法。晚饭后叶家福匆匆离开，连夜返回。后山段山路白天尚且难行，晚间下山更不好走，叶家福却不敢过夜久留，因为坑垅村这里手机不通，万一市里有事，哪里找他叶家福?他心里总有些事放心不下。

当晚，艰难驶过后山路段，看到手机显示有信号，他给单位值班室挂了电话。按照他的要求，目前政法委二十四小时有人值班，无论节假。值班员向他报告，今天本市发生数起车祸，累计二死五伤。除此之外没有大事。

“前埔镇没有动静?”

“特地问了道林区，目前很平稳。”

叶家福直接给蔡波挂了个电话。电话那边声响很杂。

“蔡区长干什么呢?”他问，“鸟都进窝了，你还在喝?”

这时是晚间九点半，晚饭嫌晚，消夜尚早。

蔡波打了一个饱嗝，是故意打给叶家福听的。他说现在是人进窝了，鸟还在快乐。叶家福是不是准备前来共同举杯，与鸟同乐?

叶家福追问:“与哪些母鸟同乐?”

蔡波说:“你怎么光想着那个?”

蔡波电话里的声响小了。一会儿，他说他走出房间了，跟叶副书记聊聊。叶家福没再兜圈子，直截了当，问前埔真是那么平稳吗?蔡波立马回答，说平稳个屁，不是蔡区长运筹帷幄，及时处置，这会恐怕液化气瓶都抬到市政府门口去了。

“你在酒桌上帷幄?”

蔡波说没那么好，此刻只是以茶代酒。今天他在前埔这里弄了一整天，任务是卸除引信。那一天闹事不是死了个老人吗?哪怕把人家摔成植

物人，只要有气，终归还好，死了人就不一样，属恶性事件，处理不妥，肯定是滋事的导火索，爆炸的引信。先得把这件事处理清楚，拆迁才好继续。这几天他想尽办法安抚死者亲属，明着来暗里做，有关事项一一解决，到现在基本摆平。眼下他在前埔大社村部里，从下午到晚间，与死者直系亲属、亲族长辈直接洽谈。晚上村里用大锅熬一锅鸭粥，大家共进晚餐，一人一大饭盆。

"这叫做吃剩饭，帮女干部擦屁股，蔡区长很荣幸。"他说，"办完这件事，我琢磨是不是也该到医院住院去。"

叶家福问蔡波住院做什么?蔡波说拟做变性手术，从此也当母鸟。

他在影射丁秀明，显然耿耿于怀。叶家福让他不要满腹牢骚，剩饭该吃就吃，事情该干得干，人各有命。他叶家福走一趟老家，过夜都不行，一路颠簸往回赶，为什么?自知不敢贻误。道林区有丁书记、蔡区长，他叶家福隔了好几层，不必这么操心是不是?他还是一遍一遍地问，因为赵市长很关注，蔡区长有交情，彼此都知道利害。

蔡波笑，口气顿时亲切起来。他说感谢老叶，放心，这种牢骚只因咱们俩私密，保证不供市长生气，绝不影响大局。

"哪怕明天走人，今天的事情也还知道要做。"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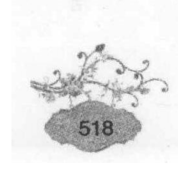
叶家福立刻追问蔡波明天打算走去哪里?蔡波说这可以打算吗?当然是上边怎么安排，咱们怎么走人。哪可能一拍翅膀飞掉，像鸟一样。叶家福说蔡波不会明天就走人了吧?他想找蔡波问些事。蔡波顿时警觉，说叶老兄无事不登三宝殿，难道又有人状告蔡区长男女作风问题?叶家福不禁发笑，说这回不找区长办案取证，纯为私事。

"准备娶老婆了?"

叶家福说还早，那件事不劳蔡区长操心。找蔡波是因为老家谋划修路，虽只是乡间小路一条，与蔡区长从事的绕城高速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让他很有心理负担，因为乡亲们认真期待，他又不太懂行，想虚心咨询，向蔡区长讨教。

"老叶懂得以权谋私了，"蔡波大笑，"多准备点咨询费。蔡区长要价很高。"

俩人约定明天上午九时，在叶家福的办公室见面。



“知道你这个人。”蔡波说，“除了办公室无处可去。”

结束通话前，叶家福特地招呼一句，说村里人杂，注意别多说。蔡波让叶家福放心，蔡区长水平高，很得领导看中，这个时候知道只谈公事，母事不讲。

他显然还不能释怀。叶家福清楚他为什么不痛快。

前埔村民因拆迁闹事，蔡波赶到现场处置，化解了爆炸性局面，却反遭赵荣昌斥责，这是因为事件本不该如此。前埔镇处于城乡结合部，是道林区一个事件多发地带，这地方的麻烦一般人弄不下来，蔡波可以，因为他熟悉情况，曾经在那里当过镇长、书记，升到区里后也一直挂钩前埔，在那里有影响力。去年下半年道林区调整领导分工，蔡波提出前埔是要害部位，举足轻重，建议区委书记丁秀明亲自掌握。丁秀明初任书记，有心表现以建立威信，很轻易就答应接手。她毕竟比较嫩，求胜心切，决策过急，一不留神就让前埔闹得几乎不可收拾。在旁人看来，蔡波把前埔推给丁秀明，村民闹事之际远去北京不在现场，即便不是有意看丁秀明笑话，至少存有个人意气。这么说对蔡波不算太冤枉。

叶家福很清楚蔡波的意气从哪里来：他的资历和能力都在丁秀明之上，也比丁秀明年长。去年道林区原书记调离时，他是区长，原定他接，却让副书记丁秀明后来居上，其中原因是省里考虑培养年轻女干部，也因为当时市级班子恰也面临调整，老书记升任副省长，赵荣昌可能接任，赵荣昌与蔡波、叶家福早年同为省委党校同学，他不避嫌，强调蔡波能干，力主重用，直接提为副市长。这个安排当然强于让蔡波留在区里当一把手。哪想后来省里考核时发生了意外情况，本市班子最终没有调整，赵荣昌和蔡波都原地不动。蔡波未能上去，还屈居丁秀明之下，因此才有那么些牢骚。好在这人尚知轻重，“女上位”、公的母的之类怪话只在私下里说说，该干什么不敢不做，例如吃剩饭，“替女干部擦屁股”，负责收拾丁秀明留下的前埔一摊。

这一摊牵动很大。前埔这里正在修建绕城高速公路，绕城高速是本市当年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它将与分别经过市境北部与南部的两条高速公路线连接，在市区四周形成一个高速路环，可望有效改善交通状况，拉动市区及相邻各县经济发展。这条路由赵荣昌市长亲任总指挥，它从立项

到筹资兴建，都在赵荣昌手上促成，是本届市政府，也是赵荣昌本人的一大标志性建树。绕城高速有近十公里路段位于道林区境内，经过前埔镇的路段约有两公里，从规划线路开始，这两公里地面就麻烦丛生，因为涉及动迁的房屋比较多，还因为前埔镇与周边相比情况格外复杂。这里富庶，处城乡之间，读书人和外出当干部者多，关系网和信息渠道十分发达，人比较胆大。用区镇干部的话说，叫做“前埔的头特别难剃”。

此刻，未来高速线路经过的前埔一带呈现出一种罕见的建筑奇观，大片旧有民居之间，雨后春笋般长出大批新式简易民房，形态各式各样。有些于屋顶上长出阁楼，一层再叠一层，层层向上，有如磨盘上长出宝塔。有的则在楼房外围加盖一圈平房，把原有房屋包起来，看上去就像一张靠背椅放进了大澡盆。还有的屋子更离奇，外边没有空地，干脆就在自家大门里庭院中起屋，圆圆一柱炮楼从天井升起，满满当当，挤得庭院几乎放不下一张凳子。各种简易建筑奇形怪状，有一点非常相像：都是用最便宜的材料，最简单的施工，最单薄的配置，最难看的模样和最快的速度建成，多是薄机砖砌几堵墙，烂木头支一层盖，四周胡乱抹一层灰泥，留下大大的窗洞和门洞，这就大功告成。类似建筑过于草率简易，有如纸糊，一个小孩在墙根撒一泡尿，下一把力气，即使很难一举推倒，却已足够制造出一场地震。

这种房子可以让人住吗?没有哪位好汉敢到这里找死。类似房屋不供主人居住或出租之用，只备拉条皮尺丈量，然后拆除。如此见缝插针一哄而上的奇怪建筑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其立意却非常现实：绕城高速公路要经过这里，动迁民居可获补偿。按照规定，未经批准没有合法手续自行抢建的建筑，包括各种违章搭盖不在获补之列，前埔当地人却有其看法，认为值得一试，不管三七二十一只顾搭盖，起初还是偷偷上，末了就明着来，大家互相攀比，唯恐自己没跟上要吃亏，于是就在非常短的时间里迅速造就了高高低低的一片建筑奇观。这种局面让施工部门和地方领导非常头痛，违规抢建不能允许，涉及面一大，处理起来特别棘手。那段时间区委书记丁秀明派出大批人员挨家挨户做工作，试图加以制止，却收效不大。为了显示决心，她决定组织一次强制执法行动，选一处违章建筑密集的地块下手，强行拆除。事前区里反复宣传告诫，大造舆论，然后才组

织强大力量付诸行动，却不料因为一个老汉的意外摔死，酿成群体性事件，公路施工部署被打乱，工程被迫停顿，影响严重。

所以赵荣昌非常恼火。他不计过程，只看结果，唯蔡波是问。赵荣昌的道理很简单：绕城高速为他高度重视，与之相关的事项不容推扯。蔡波身为区长，又是同学，一向为赵荣昌看重，于公于私，都不能拿这种事来闹意气。蔡波挨了骂，有点牢骚，但是赶紧吃剩饭，接手处置前埔事项，也属应该。如叶家福规劝，道林区前埔镇与市政法委叶副书记之间隔了好几个层次，他还那般牵挂，回一趟老家，过夜都不敢，一路颠簸往回赶，唯恐贻误。蔡区长负有直接责任，更该知道利害。

叶家福于午夜回到市区，当夜平安无事。隔日上午，他提前于八点半到达单位，准备接见蔡区长，打听老家修路事项。不料刚进办公室，没到约定的时间，蔡波的电话来了，语音急促。

“今天去不了了。”蔡波说，“出了点事。”

叶家福立刻想起前埔。

“昨晚一锅鸭粥，饱嗝打得那么快乐，没解决问题?”他问。

蔡波说不是那个。前埔没问题，是家里有些情况，私事。另找个时间谈吧。叶家福那条路不急吧?

叶家福一听不是前埔闹事就放心了。

“怎么搞的?”他问，“声音不对啊。听上去挺紧张。”

蔡波不说究竟，只讲另找时间谈。那时恰有人敲办公室门，叶家福没再多问，让蔡波尽管忙去，星期天办私事无可厚非。他老家的路没那么急，哪怕是给小庙修堵墙也得花些时间，别说有关老人死去都快六百五十年了。

叶家福把电话放了。敲门进屋的是常志文，她在门边向叶家福敬礼。

叶家福还了礼：“怎么跑这里来了?”

常志文表情挺沉重。

“有件事。电话里讲不方便。”她说。

她到叶家福的办公室，讲的是另一个人的事情：“林琳出事了。”

叶家福没反应，不知道她说的林琳是什么人。常志文解释说，林琳是林庆国的侄女，林玮的堂妹。叶家福啊了一声，想起来了。

“她怎么样?”

几天前这个林琳与丈夫施雄杰恶吵一架，翻了脸，一摔门离家出走，数日不归。施雄杰以为林琳跑到林庆国那边去了，负气不管。昨天上午林庆国妻子打电话到施家找林琳，施雄杰一听妻子不在林家，这才着慌，开始四处寻找。当天下午，因寻找无果，施雄杰到公安局报了案。警方核对情况，注意到失踪人员的一些特征与他们发现的一具无主女尸相像，于是安排施雄杰去认尸，确认就是林琳。

“是淹死的，在山重水库发现的。”常志文说。

叶家福立刻拍了一下脑门。他从桌上文件夹里找出那份专报件，山重水库发现女尸的信息果然列在该报件第三条上。居然是这个林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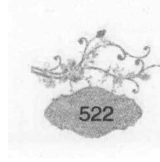
常志文已经了解了相关案情：办案民警在水库边一处草坡上找到死者的小包和一双高跟鞋，包里只有纸巾日霜等女性私人用品，没有证件信函等文书物品。有一只小钱包，留有两千多元钱。现场的高跟鞋放置整齐，周边并无搏斗迹象，钱物无损。办案人员倾向于排除他杀，认为极可能是自杀。

叶家福摇头，说糟糕，林部长怎么会碰上这个。

“他掉了眼泪，话都说不出来。”常志文说，“家里乱成一团。”

林庆国是退休干部，当年曾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对叶家福很关照，叶家福一直对他抱感激之情。叶家福对林家的情况有些了解，知道死去的这位林琳虽是林庆国的侄女，关系却不同于一般叔侄。林庆国生长于市郊农村，早年家贫，为了供他读书，一家人竭尽全力。林庆国后来当了干部，渐渐上升，他的同胞弟弟则一直留在家里种地，未能出头，因为家庭困难，供不起其他孩子上学。林庆国对这个弟弟一直负疚。弟弟婚后生有三个孩子，林庆国把其中一个女孩接到家中抚养，读书培养，这就是林琳。这位侄女从小在林庆国身边长大，如同他的女儿，连名字也是林庆国给改的，与他亲生的女儿林玮取一个偏旁，视同姐妹。这孩子一朝出事，对他的打击可想而知。

常志文告诉叶家福，林家定于明天出殡。叶家福点头说原来是这样。常志文有些惊讶，问叶家福是不是已经听到消息了?叶家福摆手，说他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



他想到的是蔡波。今天上午蔡波为什么不能如约前来，电话里的声音为什么感觉异样，叶家福明白了。蔡波是林庆国的女婿，林玮的丈夫，死者林琳的堂姐夫。家里出了这种事，难怪此刻顾不上其他。

常志文说她上午要到林家，看看能不能帮点什么忙，问叶家福是不是一起走?叶家福让常志文自己去，他这里还有些事情，弄完了，他会另找时间去看望老人。

常志文没再多说，起身告辞，走之前又敬了礼。叶家福也举手还礼。

她即评价："叶副书记的动作不准确。"

叶家福笑笑，说他就是比个样子，不常用，过得去就是了。以后常志文也用不着这么礼貌周到。

"领导没意见?"

"同意。"

她笑了笑，转身往外走。

叶家福知道她其实不太高兴。她一定是希望叶家福跟她一起上林庆国的家，但是叶家福还很犹豫，没打算那么亲切。

常志文人长得端正，礼也敬得端正。她在市交警支队工作，原为空军女军官，转业后当交警。她对叶家福举手敬礼略有些调侃意味，不全是出于下级对上级的尊敬。交警属政法系统，叶家福跟她却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俩人交往属男女关系范畴，处于比较特殊的起步阶段。常志文离异，前夫为市医院的外科医生，俩人生有一个女儿，因丈夫发生外遇，感情破裂而分手，女儿随母。叶家福的婚史比常志文还要丰富，曾两度结婚，两任妻子一是老乡，一为同学，都未能偕老，相继亡故。叶家福的首任妻子即老家村长的女儿，新婚不久死于山区车祸。第二任妻子是他的师院同学，因意外坠楼瘫痪，后病亡。拥有如此传奇性伤亡记录，叶家福很有压力，如刻薄者所评，碰上叶家福，老婆这种耐用消费品也成了易损件。叶家福无子女，年纪不算大，略有前景，于再婚市场依然比较抢手，丧偶后还是不断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却无一能成，主要原因就在于叶家福自己心存障碍。常志文是叶副书记的新任备选女友，这个人没像她的很多前任一样，不待见面就遭叶家福拒绝，因为他俩的相识与林庆国有关：常志文的母亲已经退休，原在市卫生局工作，与林庆国的妻子是同事，俩人挺投缘。常母操心女

儿,托林庆国的妻子帮助介绍合适对象,林妻想起叶家福,就在他们俩之间牵了线。林庆国对叶家福有知遇之恩,林妻热心帮助,叶家福自然得加倍认真对待,不好即行推却,因此他跟常志文见了面,有了一点来往。叶家福很小心,从不在办公室之外地方与常志文单独相处,唯恐引发外界注意,飞短流长,将她作为叶副书记的备选"易损件"津津乐道,供大家共同消遣。

叶家福的损妻故事在市直机关传播甚广,常志文当然清楚。她跟叶家福开玩笑,说自己的名字像男子,很刚强,穿警服,有枪,无所畏惧,最耐磨损。显然她不在乎。这个人比较主动,来见叶家福时收拾得非常清楚,警服穿得特别精神,礼敬得格外端正,不像叶家福随手一举,潦潦草草。显然她有心,不似叶家福还犹豫不定。

她推门出去那一刻,叶家福把她喊住了。

没改变主意,不是要俩人一起走。叶家福记起了一件事,随口向她打听。常志文跟叶家福说过,工作之余,一心照料女儿的生活学习,她基本不到外头交际应酬,也不打牌K歌,主要的个人业余活动就是在家独自看碟。她一定知道些影视事项。

叶家福问常志文是否听说过那句话"鸟不能这样无耻"?据说跟某一部著名古装电影有关。常志文一听就笑,说谁讲的?叶副书记上当了。

她加以解释,叶家福这才明白被蔡波糊弄了。这件事媒体网络上曾沸沸扬扬,一部电影大片被人"恶搞",导演的气话也给"恶搞"成为名句。人家那句话没讲鸟,只讲人,也不是"不能这样无耻",人家原话是说"人不能无耻到这样的地步"。

叶家福不禁自嘲,说原来蔡鸟人讲的不是鸟,是人。

常志文离开。

他们在第二天上午又见了一次面,在殡仪馆。

林家举丧,死者林琳是林庆国的侄女,生前为银行职员,怀疑为自杀,属非正常死亡,具体原因待查。死者因故离家出走,被发现并为家人认领时已死亡数日,如此情况下匆匆举丧,不便过于张扬,前来殡仪馆参与丧事的只是她的家人及若干亲朋好友。叶家福和常志文都去了,常志文与林家有私人交谊,她来帮忙,换上便服,在殡仪馆外给前来吊唁死者的客人

分发纸花。叶家福几乎不认识死者，知道这个人，曾经见过，但是从未有过交谈，他决定出场是因为林庆国。当年的林部长眼下已经退休，不再参与掌握许多人的命运，不再为谋权者那般需要，这种时候关顾的人不会太多，叶家福觉得自己不能不去。

他跟林庆国握手，请老领导节哀。林庆国摇头哽咽，无言。叶家福感到他的手冰凉冰凉。意外遭受如此重击，在身边长大视如己出的侄女突然死亡，他心里无疑痛苦之至。叶家福有过痛失亲人的经历，感同身受。

蔡波在亲属群里，也很悲痛。他说事情太突然，家人难以接受。他不想让自家这件事惊动叶家福，所以电话里不说。没想到叶家福还是听到了消息，于百忙中专程前来。老叶够意思，感谢。

叶家福跟死者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这种场合，握手主要具象征意义，彼此碰一碰，尽到意思。不料有一只手掌与众不同，它把叶家福的手一捏，紧抓不放。

叶家福仔细看，人很面生。

“我是施雄杰。”对方说，“林琳的丈夫。”

叶家福啊了一声：“是你。节哀。”

他轻轻往回抽手掌，对方竟还死抓着不放，不由叶家福又看了他一眼。

施雄杰中等个儿，比叶家福矮一头，大约三十四五年纪，方脸，长相清秀。叶家福不认识这人，只听说过，好像是市劳动局的一个什么科长。

“我有事情要向叶副书记汇报。”他低声说。

叶家福也低声问：“什么事？”

施雄杰说林琳死得不明不白，他要一个说法。

“咱们回头谈吧。”叶家福说。

他往回抽手，对方竟然还不松开。站在一旁的蔡波不动声色一抓，掐紧施雄杰的手腕用力一拽，压低嗓门喝了一句：“你有完没完！”

叶家福得以脱手。走开前他又看了施雄杰一眼，施雄杰也睁着眼睛看他，一张脸涨红，身子在发抖。

这人真是不清楚。此刻治丧，不是要什么说法的合适时候。这种时候不想顺利完丧，节外生枝出来搅局的，再怎么也不该是死者的丈夫，丧事

的主角。死者生前因为与他吵架而出走，然后死亡，论理的话，该是林家人找他，甚至是警察找他要一个说法，哪里能够轮到他出来讨要。叶家福专程前来，好意慰问，这个人不知领情还要揪着不放，简直就是没长脑子。

被蔡波拽开后，他还有话。

“她给你打过电话。”他对叶家福说。

“谁?”叶家福不解。

他坚持，还是那句话：“她给你打过电话。”

3

电话是凌晨三点到的。蔡波突然惊醒，一时迷糊，没听出是谁。

“哪位?小姐?”他问，“干什么呢?”

“怎么能听不出来呢。”对方抱怨，“我是江英！”

蔡波这才完全清醒过来。他说江英怎么啦?骚扰领导不看时间?

江英说事情很急，蔡区长交代过的，不敢耽误。

蔡波已经从床上爬起来了。他用肩膀夹着电话，一边开始穿衣服。

“说吧，别紧张，蔡区长欢迎骚扰。”

江英报告前埔大社有情况。午夜过后村里动静异常。十几分钟前，有四辆大巴车趁夜色从外边驶进村子，停在村中祠堂前的晒场上。有人发现情况，偷偷给江英打了电话。江英心里很不踏实，决定连夜骚扰，立刻报告领导。

蔡波问：“知道打算干什么吗?”

江英说不清楚。报信的只看到一些迹象，不知根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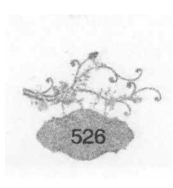
蔡波表扬，说江英不错，多几个这种女干部，蔡区长别睡觉了，但是高枕无忧。

“你给小王打电话，让他马上出车，到我这里。”他交代。

“我一起去吧?”

蔡波让江英继续睡觉，留心电话就行。

放下电话，蔡波跑去关上房间门，开始紧急调度。蔡波的妻子和女儿在主卧休息，他自己睡小卧室，夜深人静，任何声响都是惊动，关房门照样



吵人，此刻却顾不得太多，只能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做半夜鸡叫。

蔡波先找刘长庚，刘是前埔镇书记，前埔有事自当首选。不料刘长庚手机关机，住宅电话占线，估计是睡前把线拔了。蔡波骂，这家伙这么油条。接着继续打，不找刘长庚，找谢建南。谢建南是镇长，排老二，这人比刘长庚大两岁，油条更老，关键时候却还找得到人，电话一挂就通。

“睡得正香是吗？”蔡波问他，“人在哪？”

谢建南嘿嘿，说天还没亮，区长就查岗啊？他表现很好，坚守岗位，在镇上。

蔡波立刻批评：“坚守个屁。又聋又哑。”

谢建南在电话里叫唤，说领导怎么啦？他的耳朵嘴巴都挺好使的。

蔡波让谢建南立刻打电话，设法了解前埔大社此刻的动态，赶紧搞清楚情况，聋了哑了是小事，别弄出大事。谢建南不敢怠慢，遵命行事。几分钟后他回了电话，这时没了嘿嘿，口气急切。

“果真有动静。”他说，“可能要出远门。”

“上哪？”

“好像是到省里。”

“知道多少人？”

“四辆大巴，怕有近两百号人。”

“动身了？”

“快了。”谢建南说，“村中正在敲锣。”

“好了，让他们敲去。”蔡波说，“谢镇长盖好被子，接着睡。”

谢建南叫起来，说蔡区长别敲，他知道大事不好，已经通知镇办挨个打门喊人。当晚在镇政府院里过夜的大大小小有二十几个干部，包括一个组委，两个副镇长，除留一人值班管电话，其他人全部叫上，立刻下村，他亲自带队。

蔡波评价：“虽然有点聋哑，反应看来还行。”

他下令，让谢建南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大社。不要拖泥带水，别怕天昏地暗，别怕路上坑洼，不管有什么阻碍和危险，记住一条：拼命往前，务必及时赶到，有效劝阻。如果没赶上趟，只扑到上访村民的大巴尾气，或者劳而无功，劝不下来，那么不去也罢，不如让谢镇长及大大小小各位镇领导

坚守岗位，继续睡觉。

放下电话之后，蔡波抓着手机，悄悄开门出来。主卧那边，林玮和女儿没有动静，这个钟点正是好睡时刻，远方有锣声敲响，近侧有电话不断，母女俩似乎没给吵醒。蔡波到门边穿了鞋，匆匆出门下楼，他的轿车已经停在楼下。

二十分钟后蔡波赶到他的临时应急处置指挥部。不在前埔镇，不在区政府，却在位于市郊的迎宾山庄。夜色正浓，他的轿车驶进山庄大门，山庄总经理康良才已经站在宾馆综合楼一楼大堂外恭候，那里灯火明亮。

“宋主任他们快到了。”

区委办主任等人应蔡波召唤，离开温暖的被窝，正在赶往此地。另有一批负责官员奉命直接去前埔，帮助镇里应急。

“康总不要紧张。”蔡波对康良才说，“这次是别人有麻烦，你没有。”

康良才说他们一定提供最好的服务。

蔡波说他只希望到此夜游一番，无需其他服务。

十几分钟后谢建南的电话到了，他很兴奋。

“到了！赶上了！”

他在前埔大社。按照蔡波的命令，他带着二十几个镇干部匆匆忙忙，以最快的速度拼命赶去，进村时村民尚未动身，大家欣然相逢于车下。此刻村祠堂外稀稀拉拉聚有二三十位村民，为先行人员，围在晒场边一盏路灯下抽烟，准备上车，更多的村民还在后头，正打着哈欠，套着衣袖，亮着手电筒陆续出门。事情问明白了：他们确实要去上访，目标是省城，准备到省政府，上访诉求有若干条，关键是要求绕城高速动迁，必须按照实际拆迁面积全额补偿，政府所称的违章搭盖也不能不管。村民定的动身时间是三点半，半夜走人，是因为省城路远，需要早点动身，赶在上班高峰前后到达，可望扩大影响。另外也避免白天行动动静太大，镇里听到风声前来阻拦。他们搞得很隐秘，悄悄租了车，约好时间，准时敲锣。但是毕竟村民不同于干部，时间观念相对淡薄，半夜三更这么折腾，训练有素的军队可以胜任，土农民却不容易达标，大家拖拖拉拉，没能按预定时间动身，这才让谢建南他们赶上了趟。

“镇干部正在分头劝说，”谢建南报告说，“现在人是拖住了。”

蔡波说:“拖住管什么?劝他们回家,抓紧时间还能睡个好觉。”

谢建南说看起来够呛,不是哄小孩上床啊。

蔡波告诉谢建南,按他的安排,区委刘副书记带着一队人马正在赶往前埔,估计还得一些时间。毕竟是半夜三更,村民不容易,领导也不容易,所以此刻谢建南只能靠自己。谢建南必须劝阻村民上访,同时也必须注意方法,避免冲突,防止任何意外。老百姓土话说,这块糕要它热乎,同时还得结冻。能办到吗?就看谢建南本事。

“别问我怎么办。”蔡波说,“我要看你怎么办。”

谢建南在电话那边叫:“区长让我死啊!”

蔡波说:“那就该死。”

放下电话,呼啦呼啦,几辆车相衔而入,来到夜幕中的迎宾山庄。区委办、政府办、公安交通信访等职能部门官员匆匆赶到。蔡波让大家做好准备,待命。

“谢建南顶用的话,咱们就没事干了。”他说,“大家一起欣赏夜景,也算这趟夜游有值。”

办公室主任悄悄请示,问是不是给丁书记报告一下?蔡波不吭声,好一会儿。

“不急。情况明朗了再说。”他终于表态,“咱们主张保护妇女儿童睡眠。”

十几分钟后电话再至,刘副书记等人已经赶到前埔,与谢建南等镇干部会合,现场局面得到有效控制。区镇干部劝说开始产生效果,村民们情绪逐渐稳定,情况转好。

蔡波说:“告诉谢建南,蔡区长让他麻利点。又聋又哑加上不麻利,要他干啥?”

其实他很满意。放下电话他说了两个字:“不错。”

不料情况突变。几分钟后谢建南打来电话,气急败坏。他说该死,出事了。

现场没有出事,晒场上的村民正在三三两两陆续回家。他们或者接受干部劝告,或者认为眼下总归走不了,黑天暗地耗在那里,不如回家睡觉。谢建南等人都以为大功告成。这时来了辆轿车,却是市政法委的叶家福副

书记带着两个人闻讯赶到。叶副书记心细，让谢建南再认真查一查，不要只看到亮的，忘了暗的。谢建南立刻警觉，让手下干部深入了解一下情况，这才意外得知当晚村民租用的是五辆大巴，其中四辆停在大社这边，另有一辆去大社东头的小社接人，那是一个自然村，距大社三百米，另有一个村道出口。谢建南傻了眼，急命手下干部跑步过去察看，发现该大巴带了一车村民，已经驶离村子。

蔡波得知了坏消息，却没再批评。

"别慌，有蔡区长呢。"他说，"你先把身边事情收拾清楚，替我谢谢叶副。"

蔡波的第二手准备终于派上了用场。迎宾山庄顿时动弹不止，马达轰隆轰隆，声响惊扰夜空。

出山庄往市区走，三公里外有一处公路收费站，这是个关键部位。前埔位于城南，从城南前往省城有两条路可走，最便捷的是走省道，经过这个收费站，往前行驶十公里再上高速。另外一条路得绕一个大圈。蔡波推测，一旦现场未能及时劝阻，上访村民会走这边这条道路，所以预先赶到迎宾山庄应急。知道一车村民已经上路，他立刻把相关人员派了出去。

他没有估计错。十几分钟后，交通警察配合区信访办干部在收费站口拦下了满载上访村民的大巴车。警察引导司机把车开进山庄，司机不敢不从。一车人被安顿到迎宾山庄餐厅，餐厅提供了馒头和豆浆，均热气腾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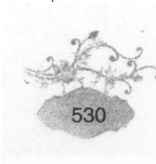
信访办主任说，这一顿早餐是免费招待。蔡区长交代，村民们半夜出门，紧紧张张，别说生火做饭，有的人可能连口热水都没喝上。因此特意提供一点热食，大家尽管吃，吃饱了再谈。

蔡波没有出面，只在几十米外的综合楼上遥控。他给谢建南打了电话。此刻前埔大社晒谷场那边事态已经平息，警察指挥四辆大巴空车驶离村子，村民多已散去，当前已无再次聚拢、出发的可能。蔡波指令留一些人处理后续事项，要谢建南自己立刻赶到迎宾山庄这里。

"蔡区长把你那些村民请下来吃早餐了，现在移交，还给你。"他说，"怎么领回去，谢镇长看着办吧。"

这时已是天亮。丁秀明给蔡波打来电话。

"前埔到底怎么啦?"她问，口气不太好。



蔡波告诉她没事了。半夜三更，他能处理就处理掉。没必要惊动书记休息。

“总得说一声啊，”她语带埋怨，“赵市长打电话问，我一点都不知道。”

“这么快就传到他那里了？”蔡波挺吃惊，“他不在呀。”

赵荣昌是从下边县里挂的电话。他不在市区，陪陈副省长下乡。陈副省长原在本市任书记，到省里工作已大半年，目前市委书记未免，主要工作却在省里，这边由市长赵荣昌全面负责。陈副省长回来视察，赵市长自当陪伴，他们一起下乡，于检查工作之余，深入探讨本市各大事项。当晚两位领导住在下边县里。蔡波没在第一时间把前埔动态向赵荣昌报告，因其在外，又是半夜三更。这都是表面上的理由，更深原因是蔡波希望在惊动他之前，情况已经得到控制。这与纯粹的坏消息让人感觉不同。

“市长交代了，陈副省长明天上午视察后离开，他明天中午回来，让我们明天下午到他办公室去。”丁秀明说。

蔡波感叹说，还好拦住了四辆车，请下了一车人。要是没留神把村民欢送走了，与领导欢聚于省政府大门口，妨碍了大事，恐怕等不到明天，今天咱们就走人吧。

第二天下午，蔡波按通知要求，于上班时分赶到市政府大楼。丁秀明早到了几分钟，已经坐在赵荣昌办公室对门的候见室里。

“市长在里边谈话，”她对蔡波说，“让咱们等一会儿。”

俩人在接待室枯坐了一个多小时。找赵荣昌的人真多，隔一会儿就有人把头伸进门瞧瞧，有市直部门负责官员，也有下边区县来的。看看一时还排不上，有的人先走了，也有的如丁秀明和蔡波一样留下来，在候见室排队坚守。

叶家福也来了。他一看轮不上，调头要走，蔡波把他喊住。

“叶副你急什么？”他问。

叶家福说他自己不急，替蔡区长急。

蔡波起身，拉着叶家福走到走廊尽头说话，谈谈昨晚的情况。蔡波说昨天幸好叶家福赶到，帮助救急补窟窿，否则今天见赵市长只好如丧考妣。但是他不免纳闷，当时叶家福动作怎么会那么快，知道了消息，还赶到了现场？叶家福说蔡波夜半动员，又是车辆又是警察弄出那么大的动静，

他这个政法委副书记要是没听到一点风声，岂不失职？对前埔不敢马虎。

“你呢？怎么镇里没发现情况，区长做梦倒梦出来了？”叶家福追问。

蔡波说他当领导的成功经验不是做梦，是交女朋友。广交女朋友，深交女朋友，关键时刻女朋友很管用。

“注意，我盯着呢。”叶家福警告。

蔡波说他就是要刺激一下叶家福。老婆死那么久了，一个常志文还弄不定，领导干部搞男女关系，不可以这么无能。

叶家福不跟蔡波开这种玩笑，如其所言“替蔡区长急”，他有事要跟蔡波说。

“你那个同门找你没有？”他问蔡波。

蔡波愣了一下，明白了。

“施雄杰？”他问叶家福，“这家伙骚扰你？”

叶家福说，施雄杰给他打了几个电话求见。叶家福询问是公事还是私事？施说是自己家里的事情。叶家福说家里的事找他干什么？如果是两口子之间的矛盾，林琳已经死了，还说什么？如果是对死者死因有疑问，应当直接跟办案民警谈，他们肯定会认真对待。不必七拐八弯，该找谁找谁吧。

“还不罢休。”叶家福问蔡波，“你家这是怎么回事？两口子闹得很厉害吗？”

蔡波说，据他所知差不多过不下去了，在闹离婚。现在人都死了，还离个屁。“说他老婆给我打过电话。”叶家福说，“我跟你家小姨子从没打过交道。”

“打过交道又怎么？关他鸟事。”

蔡波让叶家福别理施雄杰，这家伙心术不正。叶家福询问说，他印象里，这个施雄杰当年与郭启东案有牵连，是不是这样？蔡波点头，说当时差一点给逮起来。早知道应当拥护警察把他铐走，提前了结，也许就没有如今的飞来横祸，不会有人跳水自杀，有人痛哭流涕，有人遭受骚扰。该家伙真不是个好鸟。

叶家福问：“你是个好鸟？”

蔡波反嘲：“你肯定是。”

叶家福说他不是鸟，是人。蔡波即批评，说没有幽默感不可以的。这样

子还怎么找女朋友搞男女关系？

赵荣昌的秘书跑出来喊人，要蔡波去见市长。俩人匆匆握手告辞。

“说话注意点。”叶家福特地交代了一句。

蔡波说他清楚。赵市长最近气不太顺，前埔村民差点闹到省城，别指望他亲切问候。可能要挨一顿训，有思想准备了。

赵荣昌却没有当头训斥。他对两位下属口气平和。

“有件事跟你们商量一下。”他说。

是关于绕城高速建设。这一次陈副省长来，赵荣昌汇报了这个项目的一些问题，领导很重视，全力支持解决，也传达了省委主要领导的意见，提了要求。根据当前情况，赵荣昌考虑有必要加强这个重点项目，加大力度，加快进度，迅速取得成效。道林区前埔地段的拆迁必须尽快解决，他提一个时间跟两位负责官员商量：务必于“七一”之前，也就是今年上半年内完成，可以吗？

丁秀明看看蔡波，蔡波也看看她，他们都没吭声。

“蔡波，你怎么看？”赵荣昌点名。

蔡波说：“请丁书记谈吧。”

“别推。”赵荣昌还是盯住他不放，“要你说。”

蔡波表态：“如果丁书记同意，这一块我来负责处理。”

“有把握吗？”

蔡波说事情是人干的。

赵荣昌问丁秀明意见。丁秀明说听市长的，一切服从市里的大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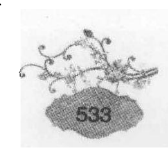
赵荣昌决定：确定上半年完成，道林区务必负起责任。具体怎么做，书记、区长俩人自己去商量，事情要办好，问题不能出。

“不允许这样闹腾不休，今天网车，明天上访，总是没个解决，影响不好还干扰全局。”赵荣昌警告蔡波道，“说清楚了，前埔再出乱子，首先问责你蔡区长。”

蔡波嘿嘿，说如果圆满完成任务，请首先表彰丁书记。

“当然是这样。”赵荣昌不动声色，“有很多理由。”

后来叶家福打电话询问谈的情况，蔡波引用赵荣昌语录，感叹大领导总是有理。叶家福让蔡波不要不服，亲者该严，疏者宜宽，此时此刻，蔡区



长做好是应该的，出错是不允许的。他叶家福也一样，自觉认了。

"看起来不服不行。"蔡波说。

"果然很不服吗?"叶家福问。

"有一点。"蔡波说，"感觉很没意思。"

"你该问问自己想要什么。"叶家福说。

"怎么突然问得这么严肃?"蔡波不解。

原来叶家福有来头，是奉领导之命前来追问。蔡波和丁秀明走后，赵荣昌让秘书打电话要叶家福去汇报工作，汇报中问及昨天村民上访事件的处置过程。赵荣昌对蔡波最近状况不满意，要叶家福提醒蔡波，让蔡波搞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现在我把话带到了。"叶家福说。

蔡波有几秒钟说不出话，然后嘿嘿道："我可能要一只田鼠。"

叶家福很吃惊，说什么田?老鼠?

蔡波解释，要的就是田野里忙碌打洞的那种老鼠，公的可以，母的也行。人通常不吃田鼠，但是蛇吃，好像鹞子之类的鸟也吃。怎么会突然说起鸟和老鼠?就那么回事。他理解，赵市长给他留面子，当着丁秀明的面不批评，也不把他单独留下来训斥，只通过老同学叶家福带话追问，意味很深长。上一次省里考核组来，那件事没办好。这些日子前埔起风波，影响很大。别说赵市长不高兴，他自己都很不满意。人家领导就是水平高，洞察秋毫，着重点拨。他明白了，得搞清楚到底想要什么。

"约个时间，你找他谈谈为好。"叶家福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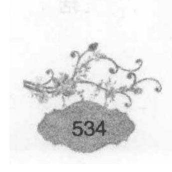
"当然。"蔡波还开玩笑，"报告市长，我要一只田鼠。"

叶家福说别瞎扯。要老鼠不必找市长，找他就行。他老家田野里多得是。

"你老家那条路有进展吗?"蔡波问。

叶家福感叹，说要一条路比要只老鼠难。他已经找了市交通局长，对方答应帮忙，老家那边的报告也已经递上去了。但是交通部门只能补一点，资金缺口很大，时间上也有问题，今年盘子很紧，考虑明年安排，那时候黄花菜都凉了。

"你还赶什么时间?"蔡波问，"娶老婆看好日子了?"



叶家福说当地有个老人叫大善公，过世六百五十周年，明年六月初十隆重纪念。叶副书记跟该老人私下有些交情，不便公然参与民间信仰活动，帮助修条路却是不好推却，所以明知自己能力有限，没有蔡区长的本事，还是应承下来。

蔡波发笑，说如果叶副书记批准，他准备假公济私，偷偷挪用高速公路拆迁专款，为叶副书记排忧解难。

叶家福表态："这个不必。"

叶家福跟蔡波讲了另一件事：施雄杰又给他打电话了。

"你不要理他。"蔡波说。

"我告诉他了，自家私事，先找你们家蔡区长商量吧。"叶家福说。

蔡波说他愿意替叶副书记接待上访。该同志类似蝙蝠，属兽类，不是好鸟。

几天后蔡波于迎宾山庄大宴宾客，请人吃晚饭。客人非常特殊，形形色色，有前埔大社的村两委成员，村民小组组长，村老年协会会长，各大姓宗亲会要角，村庙管理会成员，几位前埔籍企业老板，以及市直部门几位前埔籍重要官员。前埔镇长谢建南等人出场作陪。蔡波开玩笑，说这是前埔大佬酒会。

他解释请客缘由，说赵市长已经发话，拆迁要加快，乱子不许出，其他人不问，重点追究蔡区长。蔡区长需要大家支持，今晚先表示一点心意。

谢建南帮腔，说蔡区长特供好酒，给大家上茅台。

那天蔡波不惜血本，上最好的酒，让大家放开了喝，干杯，努力营造氛围。

这时候服务小姐进来，凑到蔡波身边说："蔡区长外边有人找。"

蔡波问是谁？小姐说不知道，只说有要紧事。蔡波只得放下杯子起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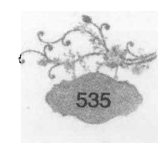
"你们继续，别停。"他说。

包厢外站着位男子，腋下夹着个黑色小包，阴沉着脸，却是施雄杰。蔡波一见他也把脸拉了下来："干什么找到这里？"

施雄杰没吭声，打开小包取出一张纸，把它递给蔡波。

"复印的。"他说，"不是原件。"

蔡波问："什么好东西？"



施雄杰说看看就知道了。

蔡波接过来，看都不看，当场撕成两半，揉成一团扔在地上。

“有事就说，”蔡波道，“不必这么麻烦。”

施雄杰说这是林琳写的。也算遗嘱。

“你们家的稳私，自己捂好。”蔡波说。

施雄杰说里边提到蔡波了。

“分财产吗?”

“她骂你该死。”

“你最该死。”

施雄杰说他不想把事情做绝，要蔡波不要逼他。蔡波说这是谁在逼谁?他们之间本已没有任何关系。

施雄杰拍了拍他带的包：“这里有关系。”

“我知道那都是些啥。”蔡波说，“你找叶家福，打算交给他?”

施雄杰说他给叶家福打过电话，但是还没说透，叶家福以为这只是别人家里的一件私事。如果提起叶家福曾经接到的一个陌生电话，提到一只曾经失窃的旅行袋，叶家福立刻就会见他。

蔡波点头：“没让你当密探真是屈才了。”

施雄杰说他手中这些东西交出去，还是不交出去，看情况吧。他要什么蔡波很清楚，并不是做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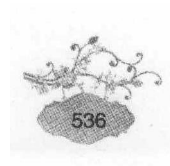
蔡波说，今晚他在里边请客喝酒。他刚在酒桌上讲了一个笑话，涉及到女人和勒索。他不怕勒索，因为早有准备。施雄杰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他做当场演示。

他拿出手机，挂了李国哲的电话。

李国哲在首都机场，正在办理登机手续。两小时后的航班回美国，公司总部的例行会议。蔡波当着施雄杰的面，在电话里跟李国哲探讨“猎头”和副执行主管问题。从北京回来后，他们已经通过数次电话，探讨了其中各相关细节，但是直到此刻，蔡波还没有最后下决心，所谓的“卖身契”尚未出手。

“你还想等多久?”李国哲问，“阿波罗再次登月?”

蔡波说用不着那么久。跟阿波罗飞船没法比，人家飞得远，李国哲的



鹞子虽然也跟星条旗有牵扯，肯定飞不上月亮。

李国哲说机会一向都有时限，错过了就没有了。不要再犹豫，赶紧下决心。想清楚自己要什么，眼下舍不得的东西真的很有意思吗？

"我已经下决心了。"蔡波说，"我要一只田鼠。"

他告诉李国哲，打这个电话是想告诉他自己已经打定主意，但是还需要一点时间处理手头一些事情，这才方便脱身。李国哲说如果这样，可以先把协议签下来。他那边有那边的情况，大公司运作有自己的规则，他们常用一句话，叫做"YES OR NO?"是或者不是？这是需要明确的，不能含糊。

蔡波发笑，说李先生这么看中卖身契？不就一张纸吗？李国哲说字一签就是承诺，承诺了就得守信。这是第一条规则。

蔡波说："咱们这里通行习惯有些不同，说了不太算，签了也常变。但是各自心里还是有个谱的。"

他告诉李国哲最近他这里挺麻烦。家里死了一个人，外边闹哄哄聚了近千人。此刻他在宾馆里请客，包厢里边挤满两桌，聚众说笑干杯不为酒，只为修路铺桥，准备夹生饭重煮，拆人家半个村子。这件事归他管，干得好不算功劳，干不好要追究责任。包厢里边难缠，包厢外边更甚，站着一个人，腋下夹着黑包，手里捏张白纸，目光灼灼，咬牙切齿，拿一个不幸去世的女人实施勒索。老话说三十六计走为上，此时此刻，蔡区长摇身一变，变成只鹞子远走高飞，四处捕食野兔田鼠，公的母的通吃，最是时候。房子该谁谁去拆吧，不必本人费心。谁想死就死吧，想勒索哪里还够得着。

李国哲没听明白："你说什么？"

"咱们另找机会再谈。"

蔡波收起电话，回头看看，施雄杰已经不见了。

4

去年年底，省里组织政法工作检查，从省直和各地抽人参加。叶家福给抽到了，分在山区一组，跑本省西部两市，检查项目之一是监狱状况，该项目属政法工作范围。有一天上午，检查组到了位居深山间的一座省属重

点监狱，受到了例行的欢迎。类似场合领队比较忙，敬礼还礼，握手寒暄，言说指导，承担许多任务，叶家福是普通组员，没太多事，心情比较放松，眼睛可以东张西望。这一放松张望让他意外吃了一惊，惊讶对象是停车场边的一辆轿车。

这车很普通，广州本田，早几年的车型。一眼看去，叶家福觉得这车眼熟，很奇怪似乎还感觉亲切，不由他仔细看了一眼车牌，这才发觉真是很亲切：该车居然跟叶家福是同一个出处，来自他曾经供职的单位，彼此“很自己”。叶家福早年在市司法局工作，当时本局车辆不足，叶家福奉局长之命打一报告，请市政府予以支持购车为盼。局长领着叶家福找了分管法制工作的副市长郭启东，郭副市长大笔一挥，做重要批示，请财政局予以重点考虑。几个月后这辆广本开进了局里的车库。叶家福调政法委工作之前，有幸时常使用该车。

这车怎么会跑几百公里，从本省北部拱到西南，停在此地监狱的停车场，供叶副书记意外亲切?不由叶家福当时好奇。他悄悄走过去拍拍车门，一个驾驶员从车上跳下来，连叫叶书记好。这是个老司机，他认得叶家福。

原来是市司法局林副局长到这里来了。来的不止这个林，还有市外经局、国土局两位重要官员一起驾到，他们的车就停在一边。三位官员当然不是到此地检查工作，他们有些事。什么事呢?驾驶员支支吾吾，说不出来。

叶家福没有多问，转身走开。

半个小时后，有人给他打手机了，是那位林副局长。林知道自己的车以及驾驶员跟叶副书记在监狱停车场邂逅了，这就有必要及时沟通，做点解释，因为司法局属政法系统，叶家福够得着的。林告诉叶家福自己是到省城开会，恰市里其他部门两位领导也有事到省城，他们想到监狱这边走走，他就带着过来了。

“也没什么事，”他打哈哈，“看看老郭。”

叶家福说他一样，也没什么事。省里搞检查，他给抽到了，凑巧。

林副局长很亲切，称他们几人已经离开了，在监狱外边找一家小饭馆吃饭，随便点两个菜，午餐后准备立刻上路往回赶。这么巧碰上了，叶副书记要不要热情会见一下，过来聚一聚?叶家福表示感谢，说身不由己，检查

组组长不发话，组员不敢到处乱跑。回去有空再一起热情吧。

就此了结。叶家福心里有数，知道这些人怎么回事。此刻已近年关，适宜于开展访贫问苦，亲切慰问困难群众活动。林副等三位负责官员大老远跑到监狱，与慰问弱势群体无关。他们是来看老郭的，他们带的慰问品肯定不会是一桶花生油，一点年货加三五百元红包，起码得是几条好烟。老郭就是郭启东，当年这位郭副市长曾指令财政局重点考虑给司法局买车，此刻他批来的这一部车带着相关官员和慰问品跋山涉水而至，跟他隆重相会于监狱。省属监狱归省司法厅管辖，市司法局的林副局长与此间管理部门工作联系较多，方便安排进出监狱，带人"看看老郭"。郭副市长已属旧日，眼下他是阶下囚，因受贿罪判刑十五年，正在这里服刑。

郭启东一案当初曾轰动一时，是那一年本省最大一宗地方官员腐败案，郭启东自己成为当年本省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这位前副市长中等个儿，人很瘦，体重百十斤而已，看上去分量很一般，那时可不得了，位高权重，说起话掷地有声。他的犯案入狱很奇特，源于市区的一起交通事故：某洗脚店老板与朋友在家居小区附近酒楼饮酒，深夜步行回家，于自家楼外道路上被车辆撞翻，当场身亡，肇事车逃逸。事发后因缺乏线索，肇事者没找到，成为悬案。过了大半年，忽有知情者举报，说死者并非意外车祸身亡，是被蓄意谋杀，主谋为市区一黑社会团伙老大。举报信散发很广，直发到公安部去了。当时恰全国出重拳治黑，此案引起重视，在上级领导督促下，地方相关部门根据举报线索侦察，终于破案，居然举报属实。策划杀人者是市区餐饮娱乐业一个老板，叫郭金城，经营有数家酒楼和夜总会，为行内要角，知名企业家，市政协委员，与死者因生意和地盘纠纷，积怨深重，导致授意杀人。郭金城胆子很大，为所欲为，手下有一批马仔，已具黑社会团伙雏形。由于其社会关系盘根错节，保护伞众多，办案中重重阻碍，特别困难。最终案子办结，郭金城被判死刑，市、区两级有十数位官员锒铛入狱，其中最高级别的就是副市长郭启东。郭启东与郭金城是老乡，拐弯抹角沾点亲。郭金城起步后迅速扩张膨胀，得益于郭启东的多方关照。郭启东也让郭金城为自己办了不少私事，同时笑纳了累计总值近百万的钱物，最终把自己纳进了监牢。

叶家福对郭启东案相当了解，该副市长案发时，他已因市长赵荣昌力

推，调市政法委重用，参与督办过该案。案子初起时，他没想到最终会牵扯郭启东那么大的官员。当时赵荣昌曾经把叶家福叫去了解情况，问到了郭启东。时赵荣昌任市长刚满一年，对市情和身边干部还在深入了解中，通常情况下，一个市长不会向下属询问对副市长有何看法，赵荣昌与叶家福是老同学，彼此了解，知道可靠，所以才能深谈。

叶家福告诉赵荣昌，郭启东是上级，自己是下属，有些工作接触，从无个人交往。他本人观察，郭启东很不一般。这位领导土生土长，一级级上来，经历和人脉都特别丰富。他擅长处理人际关系，上边的联系面广，下边也会拉人，关键时刻敢帮人办事，替人说话，手下用了一批干部，有所谓"地方实力派"之称。

赵荣昌评论说，咱们有些官员很会经营自己一块地盘。问题是你经营它干什么?这个最重要。如今做事不能没有团队，团队的主流应当是做事，做正确的事。如果不是这样，大家结个帮伙营私舞弊，为所欲为，最终只会自取毁灭。

后来，蔡波私下里跟叶家福交换信息，提到赵荣昌也找他问过郭启东的情况。蔡波与之谈得很直率，提到郭启东生性好事，爱抓权，喜插手，介入很多事情，外界对他的负面议论不少。但是他上下通畅，基础扎实，根深叶茂，不易触动。

"我劝他别太管这个郭。"蔡波说，"从避免今后麻烦考虑，容忍可能更有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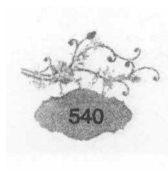
叶家福问:"他什么态度?"

蔡波说，赵荣昌称有些决心确实不容易下，但是该下的时候他不会犹豫。一个人主政一方，不能只想权宜，要从长远考虑，搞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他可以告诉蔡波他想要什么。有一句话叫雁过留声，有一天他离开这里，除了希望是上行，还希望人们会说他干了些事，而且形象清明。

"人家不是小鸟，是大鸟，鲲鹏展翅九万里，高瞻远行。"蔡波开玩笑，"哪像你叶老兄，啄木鸟似的，一天到晚只盯着谁谁有没有男女关系。"

叶家福感叹，说赵市长讲的不错。这是他愿意跟随的缘故。

当时他们都不知道赵荣昌正在下决心。此后相关的涉黑案迅速发展，内情渐渐显露，发现有一批官员从郭金城处得到好处，为之提供保护，涉



嫌职务犯罪。卷入案件的官员名单越拉越长，涉及到工商、税务、文化、卫生、城管、公安诸多部门重要人物。郭启东发觉不妙，动用了他多年编织成就的关系网，耗费大量社会资源和钱财，不惜血本，千方百计阻挠案子深入。案子一度陷入僵局，市里几位主要领导之间产生意见分歧，一些人主张及早刹车，担心搞大了，牵连干部太多，于地方政务很不利。赵荣昌却非常坚决，力主一查到底，不管涉及到谁。赵荣昌是市长，第二把手，下市前长期任职于省委机关，在省领导那里有影响力，说话格外有分量。他的坚决态度推动了破案，郭启东在劫难逃。

郭启东事发一刻颇具戏剧性：他是在市长办公会现场给带走的，会场上只有赵荣昌知道即将发生什么。那天政府办提交给市长们研究的议题很多，上会时赵荣昌临时做了调整，把原安排在后边讨论的几个内容提到前头先议，政府办工作人员给弄个措手不及，汇报、分发材料和列席顺序全都乱了套。当时赵荣昌不说缘故，事后人们才明白那几个议题都属郭启东分管，赵市长是让郭副市长理完那些事，“站好最后一班岗”。叶家福列席了那次会议，因为议题中有一个“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与他的部门相关，本通知他于上午十一点到会，临时又通知提前于九点。会议中间，叶家福看到赵荣昌的秘书走进来递了张纸条，赵荣昌即宣布休会十分钟，让大家出去上洗手间。郭启东应声而起，打算出去，让赵荣昌喊住了。

“郭副慢点。”他说。

郭启东坐下来。赵荣昌把手一摆，秘书跑过来递给他一只塑料袋。赵荣昌把袋子放到郭启东面前：“你拿去吧。”

里边是两条烟，三五牌。郭启东烟瘾很大，习惯抽外烟。但是赵荣昌从不抽烟，他和郭启东之间绝无烟谊，从未有过哪怕是扔支香烟一同吞云吐雾的记录。

“市长这是怎么啦?”那一刻郭启东非常意外。

赵荣昌说，人世间的事情不会无缘无故，有果必有因。人走到关口的时候，停下来抽支烟，扪心自问，有助于做出正确的选择。

郭启东立刻就明白了。

“我要打个电话。”他说。

“你跟他们说吧。”赵荣昌道，“恐怕不必了。”

那时前来带郭启东的办案人员已经站在门外。他们没让郭启东打电话。如赵荣昌所暗示,已经没有必要了。当天上午,同一个时段里,郭启东的妻子、他的弟弟和小舅子也被分别带走,与他一起前往办案地点接受同案调查。

这一起案件涉及郭启东以下十几位官员，其间半数人犯案有地理学因素,跟郭启东和郭金城出自同一个地方,同为老乡。他们都是哪里人呢?不是别地儿,就是道林区前埔镇。前埔这地方真是好风水,藏龙卧虎,历来有能人。近年间这里出了不少老板,搞建筑的、卖液化气的、经营餐饮娱乐并黑社会的,都有,同时大大小小也出了不少官员,分布于本市各行业各部门,其中一些佼佼者已经手握重权,最显耀的就是郭启东。郭启东很重乡情,一向敢于大胆提携同乡,机关里有人讥讽,说他手下有一支“前埔军团”。郭案发作,该军团与其领军人物一起遭遇重创,但是并没有顿时烟消云散。时过数年,叶家福意外地于数百公里之外,在郭启东服刑的监狱停车场上亲切会见了自己的当年用车,这不是个例。叶家福早就听说,郭启东服刑后,有事没事,过年过节,常有亲朋故旧跋山涉水前去探视,悄然来去者中多有前埔籍或与该地关联很多的现职官员。

当年那起涉黑凶案发作,郭启东等多位官员牵连落马之际,也有一些人逃过了劫数。施雄杰为其中之一。案发前一年,施雄杰与几位亲友合伙,在市区一个新建楼盘买了两间店面,手中资金不足,去找了郭金城,拿了人家六万元。施雄杰时为市劳动局辖下就业服务中心的主任科员,职别不高,手中不掌握权力,与郭金城所从事的餐饮娱乐业关系不大,他能结交这位老板并最终入案也有地理学因素:他是重庆人,却又是前埔的女婿,其妻林琳的伯父兼养父林庆国是前埔人。林庆国当过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家里还另有一个前埔女婿蔡波在道林区任要职,这都成了施雄杰的资源,让他得以跟郭金城拉拉扯扯，为自己谋取利益。林庆国是公认的正派干部,来路不对的钱从来不沾,哪想身边出了这么个施雄杰。施雄杰案发时不承认自己拿了钱,后来又辩称自己曾口头说明,只是向郭金城借款。其妻哭哭啼啼,恳求林庆国出面搭救,林庆国已经退休;是蔡波来收拾局面。经多方努力,施雄杰给放过了,那笔钱没有定为贿金,因为未发现他与郭金城间存在权钱交易的职务行为。有刻薄者评论说,如今头上无长,不只

放屁不响，收钱都没名堂。施雄杰还没长得足够大，尚无资格。这种人一旦有权，可以来点权钱交易职务行为，收的钞票才理直气壮，有资格计为贿金，那时五六万哪里打得住?施案终以涉案款项上缴没收，予以行政处分了结。

施雄杰却说:“那件事是他们搞我。”

施雄杰坐在叶家福办公室的沙发上。这一天他没再电话求见，直接上门来了。叶家福正在主持综治办会议，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的会议，施雄杰说他等，有重要事情一定要跟叶副书记面谈。两小时后会议结束，俩人开谈，其间叶家福问及当年的案子，施雄杰一口咬定，是人家搞他。

“有人怕前埔帮势力大，就搞。”他说，“赵市长听信那些人了。”

叶家福说这是胡扯。施雄杰来自重庆，算什么前埔帮?前埔籍的优秀干部很多，林庆国林副部长怎么样?有口皆碑，谁会去搞他?蔡波跟施雄杰不一样吗?都娶林家女儿，当前埔女婿，人家从来不去掺和那个。不论籍贯哪里，都是有好的也有坏的。

施雄杰说没那么简单，前埔为什么闹事?有关系的。

叶家福对这个话题有兴趣。他让施雄杰讲具体点，那地方最近不太平安，聚众抗拆，夜行上访，难道不只想多要几个拆迁补偿?背后还都有些什么因素?

施雄杰却不讲具体。他闪烁其词，天上地下，拉出更大一张网，说当年要是不这么搞人，现在也不会这样。想当书记的为什么没当上?想提拔的为什么没提上去?很多事情都是有关联的。

“你指谁呢?赵市长?还有蔡波?”叶家福问。

施雄杰点点头。

“你还是讲具体点。猜测臆想不行，得有根据。”

施雄杰说这些事大家都知道，都那么说。

叶家福问施雄杰，几次三番打电话求见，今天跑到这里干等几个小时，不会就打算提供一点道听途说，有关前埔的过去与现在的传言?也许施雄杰在他那个圈子里混来混去，不只听说过什么，自己还参与了一些什么?现在想明白了，打算如实报告，协助市里做好工作，帮助稳定局面，促

进重点项目建设?

施雄杰说:"叶副你不要套我,那不是我的事。"

"那么你找我干什么?"

施雄杰说自己家里刚刚办过丧事,他老婆不能白死。

"什么叫白死?她不是自杀?或者有隐情?"

施雄杰说林琳突然死亡有原因。

"据说你们俩闹离婚,那天你们大吵一架,你老婆离家出走,是这样吗?"

施雄杰说他们是在闹离婚。叶副想知道为什么吗?

"我对你们的隐私没兴趣。反映问题除外。"叶家福说。

施雄杰说他要反映问题。他们两口子闹离婚,跟另外的人有关系。

"谁呢?"

"你。"

不由得叶家福立刻笑出声来。没等他再发问,施雄杰又补上一句,说叶家福不能推得一干二净。他妻子确实给叶家福打过电话。

"跟你说多少次了,我在林家见过你妻子,但是从没讲过一句话。"叶家福说。

"你们在电话里讲到了一只旅行袋。"

叶家福当即变色,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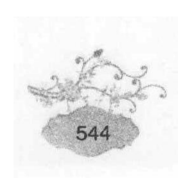
施雄杰冷笑,说现在叶副清楚了,他没有乱讲。他是知道一些内情的。他还知道一些叶家福不清楚的事情,涉及到其他人。如果他认为有必要,他会告诉叶家福。他也可能永远不跟任何人说,这要看情况。他在这里提前挑明:不要想搞他,不要威胁他的人身安全,不要指望杀人灭口,他已经准备了多种防范手段,鱼死网破。要是不怕闹得轰轰烈烈,满天下都知道,那就来吧。

叶家福立刻呵斥:"什么屁话!"

施雄杰说他不是讲叶家福。他知道叶家福跟别个不同,是好人,所以才找来的。

然后施雄杰起身走人,不再多说一句。

叶家福好半天什么都做不了。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仔细回想刚才



与施雄杰交谈的全部过程，忆及林家出殡那天施雄杰的反常举动，以及后来一而再再而三的电话骚扰，感觉非常沉重。

当天下午，叶家福上班后把单位里的事匆匆处理完，叫了车直奔道林区。上路后他才给蔡波打手机，说他一会儿就到区政府，有事找。蔡波问什么事这么急?叶老家的破路不通了?叶家福说那边早就不能开车，得抬着车走了。

“我在前埔，劳驾叶副书记到这里来行吗?”蔡波问。

叶家福说行，到前埔见面。

叶家福赶到前埔镇政府，这才发觉上套了。这里正热闹，开大会呢。蔡波召集全镇大小干部及辖下各村两委和各方面头头脑脑集中学习、动员，百十号人坐了满满一个会场，搞了一整天，当天下午结束。蔡波故意不在电话里讲明，等叶家福到场才拉在一旁说说来龙去脉，然后即请上主席台，热烈鼓掌，请叶副书记做重要讲话。

叶家福没有推辞，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既然来了，当然要说。他说自己这是配合蔡区长，跟大家一起共同努力，维护社会安定稳定，确保重点工程建设。

那些日子里，蔡波受命负责全权处理前埔镇事务。这人情况熟悉，有自己的一套。他组织大批区、镇干部下村，走访调查，过细了解，掌握动态，控制局势，自己坐镇指挥，开大会造声势引导舆论，功夫做足，其实都算铺垫。他的关键措施是果断换马，从人下手，解决问题。他说老农民有句话，叫“牵牛牵鼻子”。蔡区长读过大学，文化程度比较高，有资格改造农谚，叫做:“拿人拿帽子。”

这时前埔镇班子已经调整，镇书记刘长庚被免职，调区人民防空办公室，不安排领导职务，先只任主任科员，处理很重。前埔大社近日屡起风波，需要有人来承担责任，此刻非刘莫属。刘长庚有一件事给抓住了:那一天村民夜半上访，蔡波接消息后急找刘长庚，到处找不着，家里电话插头拔了，手机不开。事后调查，当晚刘长庚与某企业老板在市区一家酒楼“谈项目”，喝酒至下半夜一点，而后大家又去洗脚，直至天亮。参加当晚“谈项目”的还有镇里一位副书记，一位副镇长，刘长庚让大家把手机关了，免得找来找去扫兴。这两位镇级官员因此也受处分，一起就地免职。

谢建南接任镇书记，以示对有效处理群体事件的褒奖。蔡波骂过他又聋又哑，但是该骂要骂，该升就升。那天晚上跟谢建南一起下村的镇领导还有一个组委，两位副镇长，三人全部升职，一位老资格的确定给正科待遇，一位年轻的升副书记，另一位定为常务副镇长。新任镇长人选谁都没料想到，竟是区政府办副主任兼接待科长江英。江英也是前埔籍干部，按照通常规则，不宜在本镇担任主官。

前埔班子调整是蔡波力促完成的。原书记刘长庚与蔡波关系很好，早年俩人共过事，这一次处理他，蔡波没有手软。江英任职有籍贯障碍，蔡波坚持要求破例。他说那晚村民上访得到及时处置亏得江英，别个又聋又哑，江英耳聪目明。这人可靠，在前埔当地有影响力，此时此地最好用。经过蔡波努力，市委组织部同意破例。

叶家福到达前埔时，恰逢镇班子刷新亮相。蔡波在大会上宣布决定，讲了话。他把市长赵荣昌给的时限加了码，说市长要求今年上半年完成前埔拆迁，丁书记和他已经立了军令状。现在他给谢建南、江英另一个时限，必须尽量提前，至少提前一个月完成。具体怎么做他不管，他知道两位有办法。镇干部天天跟老百姓打交道，什么情况不知道?什么招不会用?有责任心就没有问题。从今以后，这里的事情交给谢建南和江英，他准备回家睡觉。大家说好了，时限超过一天，蔡区长在辞职之前会先一步，把大家全部撤光。

会开完了，蔡波拉着叶家福，问有什么事?叶家福好一会不吭声。

“让蔡区长睡几天好觉，大事要紧。”末了叶家福说，“一条破路先不麻烦。”

蔡波发笑，说他还不知道叶老兄?肯定不是修什么破路。

叶家福上车，说以后再谈。蔡波道：“把电话给我。”

“谁?”

“你那个老家伙。你说他几岁了?六百五十?”

蔡波知道叶家福轻易不开口，开口表明实在没有办法了。他说自己这些天忙于收拾前埔，对老同学的老家关心不够，怕老同学有意见，有必要赶紧弥补。叶老家在县里，不在道林区蔡区长的地盘，够不着，很遗憾的。早先如果考核没出问题，蔡区长当上市领导，那就管得到了，帮助修条小

路真不是大事。现在只能另想办法。他认识一个企业家，实力雄厚，搞旅游项目，眼光不错，点子也多，可以试试。给个电话，让他们直接跟叶老家那边的人联系吧。

叶家福留了电话，说谢谢了。

“试试而已，不一定能成。”蔡波说。

回到办公室，叶家福打电话找常志文，问她晚上有空吗？能不能出来一下？常志文喜出望外，可能是因为叶家福第一次主动打电话约她。

“去哪呢？”她问，“还是办公室吗？”

叶家福有些尴尬。与准女朋友在办公室约会，这算什么呀？可是以叶家福的性情，目前只能这样。叶家福告诉常志文，晚上单位还有事，所以请她也到这来。

当晚常志文来了，叶家福给她搬椅子倒茶，客气有加。常志文说叶副总是一本正经，今天这么客气，感觉挺异样。叶家福感叹，说常志文真是聪颖过人。

他跟常志文商量个事，想请她帮忙，找一点林琳的录音资料。因为一些情况，他想听听这个人讲话是什么声调，她已经死亡，只能试着找一点过往记录。林琳不是公众人物，如果留有什么录音录像资料，只可能在私下场合，例如家庭聚会，朋友聚会，同学聚会等等。时下不少家庭有DV机，有的人喜欢玩那个，大小事情都拿DV拍，这就有可能录下她的一些即席讲话原声。请常志文帮助做这件事有些不得已，因为目前这件事只能私下里进行，交公安部门出面不合适，他自己去找也会引人猜疑。常志文与林家熟，经常走动，也许可以设法从林家或相关人那里拿到。这件事必须不让林家人有感觉，施雄杰和蔡波两家都不要惊动，这样会好些。具体为什么要这东西，现在他还不便说，他能跟常志文确定的是，肯定不是那个电影，“鸟不能这样无耻”，不是恶搞，是正经事。

常志文看着叶家福，没吭声。表情不是太明显，心里肯定有些失望，不像下午接电话时那般高兴。

“想来想去，你比较容易。”叶家福说，“说来你也是警察，虽然不是刑警。”

常志文问：“叶副书记这是给警察交办任务吗？”

叶家福说这问题不好回答。如果是纯粹的公事,应当通过正规途径下达任务。但是这也不是他个人的私事,不是让常志文当他的私家侦探。

"不能透露点原因?"

叶家福看出她挺犹豫。常志文与林家走得近,这件事可能让她觉得不好,不明不白。叶家福找她来之前,也曾再三踌躇。

"你感到为难?"叶家福问。

常志文说,她感觉有些偷偷摸摸的。为什么呢?

叶家福当即决定放弃,另想办法。

"实话说,也不是非要什么录音录像不可。"他改了口,"找你来就是商量商量,能办不能办都不要紧,今晚谈过这些不外传就可以了。明白吧?"

常志文不说话了。

两天后,常志文给叶家福打了电话,说有事找。她的口气很平稳,不带感情色彩,叶家福一听,心里有些感觉了。

当晚还在叶家福的办公室见面。常志文背着一个小包,她从包里取出一个碟片盒,递给了叶家福。

"碟里有林琳。"她说。

叶家福接过碟片盒,拿在手里轻轻拍了两下。他看着常志文,什么都没问。常志文也什么都不说,不讲为什么改主意了,也不讲东西是怎么弄到的。俩人互相看着,谁都不说话,一时挺尴尬。

"叶副还有交代吗?"末了常志文开了口。

叶家福摇摇头。

常志文敬礼,转身出去。叶家福起身送她去电梯间。走廊上很安静,一间间办公室都关着门,只有值班室亮着灯光。

在电梯间门外等电梯时,常志文说,她来过这里好多次,今天叶副书记是第一次送她出门坐电梯,挺特别的。有一句话以前总是想问,但是总没说。在这里忍不住问一下:叶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自己是怎么认为的?

电梯到了。叶家福再次破例,跟常志文一起进电梯,把她送到楼下。电梯下行时他们都一声不吭,出电梯时叶家福说了一句话:"我这个人很无趣。"

“因为是领导，还是因为……那些不幸？”常志文问。

叶家福说他一向无趣。与党和国家无关，与两位前妻过世无关，与个性有关。

常志文说，刚才走进叶家福的办公室时，她问自己干了什么呢？这怪怪的算什么事呀？她也想问问叶家福，除了让她做这种事，就没有其他要说的吗？进办公室后一见叶家福，马上改主意，不想问了。

“为什么？”叶家福问。

她说，看到叶家福没想说话，她忽然觉得很没意思。

她骑着自己的摩托车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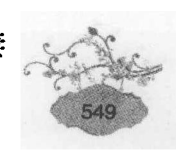
叶家福一声不吭。他知道这个人再也不会来了。

回到办公室后他立刻开电脑，看常志文送来的碟片。这是去年林庆国的母亲做九十大寿时，家族聚会的记录，一门老小三十余人，边吃边唱，热闹之至。林琳在聚会时唱了歌，唱歌前还讲了几句吉利话，健康长寿，长命百岁，等等，连同她的笑声都录在碟片里，保存完好。

叶家福反复听那几句话。感觉似曾相识，又难以确定。叶家福贵为副书记，熟悉政法工作，却不擅长辨别声音，他与声音的这位主人并不熟悉，从未有过当面交谈，一朝需要辨别，真是很没把握。录像画面里的林琳很光彩，长得比她堂姐林玮漂亮，举手投足风韵独具，说话有点嗲，与叶家福记忆里的那个声音感觉不同。

那个声音已经消失半年多了。那一回省考核组来本市考核班子，住在道林区迎宾山庄。入住当天半夜，发现一只装有重要考核资料的旅行袋被窃。蔡波紧急调集力量破案，同时设法稳住考核组，暂时封锁消息，试图找回旅行袋后再行上报，以减少不利影响。时有一个陌生女人给叶家福打了几个电话，说蔡波与其他女人乱搞，要叶家福管一管，这人却不是叶家福很熟悉的蔡妻林玮。陌生女人提到蔡波守在迎宾山庄，那里丢了一只旅行袋，引起叶家福警觉，直接介入干预，终于摊开事件，惊动上级。末了旅行袋极其诡异地被悄悄送回，密封完好。警察至今没有找到生事者，其动机更是未察。这一意外事件当时影响很糟，赵荣昌、蔡波都受到暗创，没能如愿履新。

按照施雄杰的披露，当初给叶家福打电话的陌生女人应当就是其妻



林琳。事过之后这人销声匿迹,再没发过声,同那只失而复得的旅行袋一起成为叶家福心中的谜团。林琳突然自杀身亡,施雄杰冒出来为叶家福解谜,却让叶家福备觉沉重,因为以当时电话情况看,该女不像是旅行袋故事的知情者,却无疑与蔡波关联异常。叶家福赶到前埔,有心问问蔡波,末了先放下,没有开口。此时此刻,权衡轻重,还得以蔡波正在处理的前埔大事为要。

如蔡波所评,施雄杰真不是个好鸟,他锲而不舍,追赶过来。

他给叶家福打了个电话,说自己用挂号方式,给叶家福寄了一份材料,这份材料有助于叶家福了解林琳的死因。除了这个,他手中还有更猛的东西。目前他不想把这些公诸台面,希望只在内部处理,所以他才找叶家福。他清楚叶家福与赵荣昌、蔡波之间的关系。他也不会上蔡波的当。

“他骗你什么?”叶家福问。

施雄杰说,蔡波自称准备下海去北京,不怕施雄杰拿他。他知道蔡波是装的,一心想要的眼看到手了,哪里舍得松开。大家走着瞧吧。

“再说一遍:我有准备的,你们杀人也不能灭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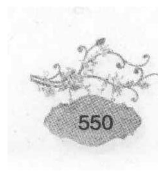
叶家福当即斥责:“什么混账话!”

“不是说你,是他们。”

隔天上午,叶家福看到了那封信。施雄杰再次表现得极富想象力,也极为吝啬。他寄来的竟是其亡妻林琳亲笔所书《年度工作小结》的复印件,列有其当年工作若干优点,若干不足。除此之外还另有一张复印纸,做了特殊处理:原件的上部分和下部分被分别遮起来,只复印了中间的几行手写文字,没头没脑,文法不甚通畅,但是叶家福立刻看出了名堂。

……他大骂,说旅行袋的事他只跟我说过,肯定是我告诉他的。我很生气,说我在电话里还讲他跟江英搞腐化。他骂我猪脑,蠢死了,说从此断绝一切关系。

叶家福当即比对,复印件上的笔迹与属名林琳的《年度工作小结》笔迹非常一致,发现它们的相同点无须专业水准。这段没头没脑的文字显然涉及旅行袋失而复得那件事。它证实林琳搅在该事件里,与蔡波有关。给



叶家福打电话的陌生女人肯定就是林琳，蔡、林两人末了还因此大吵一架,“从此断绝一切关系”。

林琳自杀可能也是这一事件的后续效应。问题是林琳并不是蔡波的妻子,只是他妻子的堂妹,如此行事哪里叫做正常?何谓断绝一切关系?此前究竟是什么关系?堂姐夫与堂小姨子,或者还有其他?

叶家福考虑再三,认定还是得先跟蔡波谈一谈。他给蔡波打了电话,恰蔡波也要找他,一听是叶家福就打哈哈,问是不是叶老家六百五十岁的老头有消息了?

叶家福说人家不止那个年纪,是过世六百五十年。修路的进展他已经知道了,老家那个村长,还有乡里的书记都给他挂了电话。他们不知道蔡区长介绍去的老板是不是说真的。乡里请老板喝的都是好酒,据说老板一个人喝了一瓶半,老板手下的男女个个厉害,喝了还要。再那么搞几次,只怕路没修成,乡亲们都只剩一条短裤了。

蔡波大笑,说如此穷酸?还好这回是人家老板决定请客。

原来叶家福老家那条路已经初显眉目。蔡波介绍去的老板是做旅游的,经一番考察,认为那一带山清水秀,距离适中,有所前景,可以开发休闲游览，为附近几座城市逐渐富裕起来的市民提供假日去处。老板很精明,提出他来投资修路,条件是无偿给他若干沿途地块。因为交通不便,目前那一带地价极低,一旦路通,旅游开发项目跟进,可望价值飚升,如能实现,于当地也大有好处。这位老板是来真的,而且动作很快,拟于明日请县、乡负责官员到市里进一步商谈,明晚请客。老板提出,蔡波、叶家福是双方牵线人,希望能一并到场。

叶家福说这还能不去?正好跟蔡波另有要事。

“又查女朋友吗?”蔡波开玩笑。

叶家福说查的就是这个。

蔡波说他忍痛割爱,把江英从身边调走,派到前埔任职。这一段日子,谢、江两人埋头苦干,局面改观。所以领导干部应该交女朋友,叶家福跟常志文一直没感觉吗?

叶家福有一阵说不出话。末了他说女朋友得什么时候才有感觉?彼此分手,“觉得很没意思”的时候?或者“断绝一切关系”,最后死亡的时候?

蔡波很敏感，立刻追问："你说什么？"

"明晚见吧。"叶家福道。

第二天晚上的酒宴气氛很好。请客的老板叫李辉，很年轻，省城人，有外资背景，口气不小。叶家福老家来了一位常务副县长，还有乡书记和乡长，与李老板谈得很投入。叶家福和蔡波为"重要嘉宾"，于席间指导、推动双方频频举杯。蔡波自嘲，说这么两位重要领导一起拉皮条，这条路可以修上天了。

喝酒时他问叶家福找他还有什么事？叶家福说回头再谈。蔡波明知叶家福的事情怕是不宜下酒，却还调侃，说得悄悄来是吗？像找女朋友？叶家福不动声色，从口袋里掏出"断绝一切关系"那张纸，放在蔡波的面前。蔡波当众阅读，神情自若。

"我说过，这家伙不是好鸟。"他评论。

"这只鸟想要什么？"叶家福问。

蔡波说，鸟类的共同愿望是飞翔，都希望飞得高一些，更高一些。这只鸟也一样，不满足于当鸟主任，千方百计想当鸟局长。鸟类有些鸟想法无可厚非，但是不依靠自己的两个翅膀，企图靠拉屎放屁往天上升，可以吗？这只鸟德行太次，曾有偷窃记录，从不自省，却不知足，居然一门心思还要鸟局长，为达目的，不顾羞耻，死缠烂搅，什么手段都敢用，包括捣鸟粪，勒索。别管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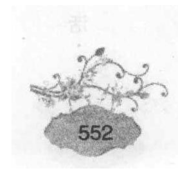
"不管他就没事了？"

蔡波知道叶家福担心禽流感，那是高致病性，扑杀无数还四处蔓延，而且会感染人。人感染了禽流感多半要死，很严重。但是他认为有办法对付。这只鸟也清楚，闹禽流感他自己也得死，什么都得不到，所以指望"内部处理"。不要管他。

叶家福说问题不在这只鸟，在鸟粪。到底怎么回事？

蔡波说有一只鸟可能飞错地方，钻到另一只鸟的窝里，给逮住几根鸟毛了。鸟类的感情生活跟人类一样，有时挺复杂，一言难尽。钻错窝逮住毛后患无穷，得汲取教训。好在几窝鸟说到底同归一个林，一个大鸟窝里的私事，没有招惹别个。

叶家福说有人被招惹了。老家乡下有句俗话叫"鸟屎滴着"，鸟屎滴到



鼻头为倒霉。这滴鸟屎不偏不倚刚巧滴到了某个人的鼻头上。这个人不能不管。

蔡波说这个人他知道,很无趣很没意思。为什么要去管那滴鸟屎?与其去抓别家鸟屎,不如去摸自家配偶,是不是?

叶家福说不是。不知道不清楚是一回事,知道了清楚了就不能不管。这他妈的像什么话?太不像话。

蔡波说确实不像话,该鸟自己也很惭愧。只是已经这样了,还能怎么办?难道比照禽流感模式,不分公母一律扑杀?这种措施只能对付笼里的鸡,对付天上的鸟恐怕不行,打鸟得用猎枪。现在提倡保护野生动物,爱护鸟类,怎么好动用猎枪?再说也不好打。除了“鸟屎滴着”,他也听说过一句土话,叫“鹞子闪枪”。鹞子是一种猛禽,很机灵,据说特别会躲枪子,打它不太容易。

叶家福说听说有只鹞子准备远走高飞捉田鼠去。如果是那样,他认为可以允许,可能是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一种也算合适的解决。

蔡波说恐怕还得看看。鸟类跟人类一样,有时搞不清自己想要什么。明知不可能想要这个又想要那个,不能一边光彩夺目当凤凰,一边做斑鸠花花草草偷别个鸟窝下蛋。可是事到临头还是搞不清楚,这个那个都想。嘴里远走高飞,心里难免舍不得。

叶家福说恐怕不行,准备拍翅膀动身吧,在鸟粪扒开之前。

蔡波说如果还是舍不得,怎么办呢?

叶家福说那就动用猎枪。

蔡波指着一桌酒客笑问叶家福舍得吗?要不要这条路?叶家福好一会不说话。

末了叶家福给蔡波讲了个故事,提到他乡下老家小庙供奉的“大善公”。他说这个人相传已经过世六百五十年,典籍里找不到他名号的出处,查无当年从皇帝到县令各级领导的正式批文,“大善公”应当是乡民自己叫起来并流传至今的。这个人凭什么享受小庙供奉待遇?据说生前为大家做了不少好事,而且死后还做,他有亲身体验。他高中毕业那年,母亲跋山涉水,步行前来市区这边的广元寺求签,问儿子前途。求了签,母亲当场掉泪,因为下下签,认定高考不中。广元寺是本市最有名的寺庙,香火最旺,

这一签类似于死刑判决，没救了。母亲回家后哭哭啼啼，村长也就是他后来的岳父知道了，安慰她说，大庙虽灵，管得太多，难免有看不到的。本村大善公就在门口，人家了解自家情况，问问他吧。于是去小庙再求一签，竟是高中，母亲就此安下心来。他考上大学后才知道这件事，从此对小庙供的那位老人别有感情。烧香求签均为迷信，基本道理却是可以感受的。

"这说的什么意思?"叶家福说，"想要一条路，还想做个好人。"

蔡波即嘲讽，说做人要做好人，从小听幼儿园老师讲过。都这么大的领导干部了，怎么还是好人好事的水平？不能表达得更复杂更深刻一点吗?比如说，做鸟须做好鸟。什么叫好鸟?鸟好主要不在鸟毛，也别管它拉的什么鸟屎，关键是飞得怎么样，能不能领飞，会把鸟群带到哪里，给鸟群食物与温暖，还是饥饿与寒冷。

叶家福说:"这是鸟的道理。人有人的道理。"

蔡波问叶家福人的道理是不是很简单，很无趣和很没意思?扒鸟屎，取猎枪，鸟飞了，路没了，房子也拆不掉了。这样的结果好吗?

叶家福不认同:"少一只鸟，地球就不转了?"

"既然这样就算了。"蔡波道，"鹞子退出。"

"这样就行了?"叶家福问，"鸟可以这样无耻吗?"

他俩边吃边聊，一边夹菜喝汤，一边私下交谈，很知心很和谐。旁边人听了只言片语，颇不明白，问蔡区长、叶副书记讲什么鹞子?鸟类?

蔡波说应该爱护鸟类，鸟类是人类的朋友。

5

赵荣昌问:"你能确定?"

叶家福说可以，他掌握了一些情况。蔡波与林琳关系失常，从当年施雄杰犯案，蔡波帮助解脱后开始的，男女双方感情上都陷得很深。蔡妻林玮有所察觉，与蔡关系冷淡，分居，与堂妹一家也不再来往。为了保全面子，林家对外还显得一切如常。施雄杰本来就与妻子感情不好，后来闹到要离婚，原因之一是施品性低劣，一再利用其妻这个把柄为自己谋取利益。旅行袋那件事闹腾之后，蔡波迁怒女方，终结彼此关系，女方内外交

困,感情投入太多,不能自拔,最终自杀。施企图以其掌握的一些隐情向蔡波索要补偿。蔡波不睬,矛盾激化,施便寻求从外部施压,逼蔡就犯。情况大体就是这个样子。

“你跟蔡波谈得怎么样?”赵荣昌问。

叶家福从公文包里取出几张纸递给赵荣昌。是一份复印件,纸张左上方印有鸮子徽标。这是一份协议,蔡波已经签了字。

“他说感觉羞愧,现在不好意思见赵市长。他保证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尽快完成前埔的拆迁,然后再来向您检查,正式提交辞职报告。”

赵荣昌问叶家福, 这种情况下, 蔡波有可能把前埔这些事妥善办好吗?叶家福认为可以,这个人男女关系不检,但是还有羞耻感。

“他走了以后,这些事就能销声匿迹?”

叶家福承认不行。蔡波突然出局,人们会感觉意外,必定追问为什么,内情很快会为人所知。但是毕竟人已经走了,自谋出路去了。

“人们就不会接着追问吗?”

叶家福默不作声。

赵荣昌告诉叶家福, 蔡波如此身份, 他的事情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要联系全市大局来考虑处置。省里目前又在开始着手研究本市班子,上一次已经出过考核不顺的波折,这个时候不能再出大问题。但是看来问题还是来了。如果这里发现了一个脓包,主动挤出脓头和任其溃烂,哪个办法才是正面影响?

叶家福还是一声不吭。末了他说,还是放蔡波一马吧。这个鸟人可能不只是钻错窝,是干错行了。他聪明能干,他的错跟当年郭启东之流还是有本质区别。念他也曾努力做过一些事情,包括现在,也念同学一场,赶走就是了,不要让他走得太难看。

赵荣昌让叶家福再去找蔡波,把他的话原原本本传达过去,包括挤脓包。赵荣昌说,想走可以走,该怎么处置照样坚决处置。当年郭启东出事时,他跟蔡波讲过,该下决心的时候他不会犹豫。他曾告诉蔡波自己想要什么。做事清明,雁过留声。

叶家福如实传达。蔡波感叹,说赵市长准备大义灭亲了。不知道他是不是要学诸葛亮斩马谡,到时候掉几颗眼泪。

叶家福骂："你活该。"

一个月过去，前埔拆迁地段的民房被蔡波全数拆光。在历经风波之后，此次拆迁过程出人意料地波澜不惊。与当初丁秀明集中浩大力量统一行动不同，蔡波搞的是分头治理。他指令谢建南、江英等人率镇、村干部在前埔日夜忙碌，逐一梳理，一户户搞清情况，一户户确定对策，搬兵搬将搬菩萨，一户户做工作。蔡波说乡镇干部干久了都有办法，手中有数不清的招数，只要他们愿意干，放手交给他们，什么东西弄不下来？果然如其所言。谢建南、江英从蔡波手中争取到一笔钱，推行一个土造奖励办法，在原有补偿基础上加码，以特批新宅基地和额外给特殊补助金的方式，重赏主动拆迁者，并立即兑现。一些村民觉得可以接受，开始自拆房屋，其他村民也都清楚终究得拆，唯恐落后了利益损失，纷纷仿效，于是如当初哗啦啦争先恐后违章搭盖之状，大家争相拆房。末了规划地段大多拆平，只剩十来幢孤房稀稀疏疏立于大片废墟之中。这时蔡波才直接露面，以"区长现场办公"为名，带区里相关部门要员到前埔听取户主和拆建方意见，劝说协调，敲定具体方案，用了一天时间，最后扫平废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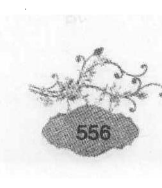
蔡波"现场办公"那天下午，赵荣昌让叶家福陪他前往视察。赵荣昌要求不惊动区、镇干部和群众，事先不打招呼，也不用他的车，尽量不引起注意。叶家福的车是警务牌，在这种场合出现也比较惹眼，他调了自己老单位司法局的车，用的就是让他感觉很亲切的旧日广本。他用这辆车送市长和自己到了前埔大社，停在路边，恰是当初摆出大片液化气罐的地点。他们没有下车，没有惊动任何人，待在车里观看前边废墟景象，在排布着临时帐篷、折叠桌椅、施工车辆之处，戴着黄色安全帽的人员和村民混杂在一起，可以看到一个人员汇聚中心区，蔡波被淹在里头。

赵荣昌问叶家福："拆迁完成之后，这里就不存在问题了吗？"

叶家福说不容乐观。前埔地理人文环境特殊，历来多事。这里边掺有以往因素，包括郭启东、郭金城案留下的阴影。一到时机就可能生事。绕城高速建设中还有大量事务与当地相关，不能掉以轻心。

"丁秀明办不成的，蔡波办得成，只因为蔡波更能干吗？"

叶家福说也不全是。蔡波在这里基础比较好，一个原因是他的岳父林庆国是前埔人，他是前埔人的女婿。这一带农村地方宗族观念很强。



赵荣昌说,蔡波这个人毛病不少,为什么他以往一直很看重?主要原因其实还不在蔡波能干。这一段时间他有意逼迫蔡波,压任务而不给好脸色。前些日子他还特意要叶家福带话,让蔡波知道他已经痛下决心挤脓头,蔡波不仅知道自己没指望,还预知自己将走得非常难看,可能会身败名裂,落魄而走。但这个人却没有因此撒手不干。

"有句古话叫一将难求。"他说。

他们离开了现场。

半个月后省里文件下达,本市班子调整终于尘埃落定。赵荣昌被任命为市委书记,省里一位厅长下派本市任代理市长。相应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事变动。经赵荣昌力荐,蔡波被确定为市长助理,仍兼道林区区长。

有一个人得到了好处,这就是施雄杰。此人不是好鸟,没有如愿以偿当成副局长,但是得到一个劳动局副调研员的职位,上升一级。

鸟粪未曾扒开,暗藏如初,留待将来。





王秀梅小传

王秀梅，女，上世纪70年代出生。2001年开始创作，在《当代》、《小说选刊》、《十月》、《青年文学》、《作家》、《红豆》等发表中短篇小说一百余万字，出版有《大雪》等长篇小说六部，中短篇小说集《春天到了，赵小光！》，曾获第二届齐鲁文学奖，“99”读书人网文大赛金奖等奖项，短篇小说《故事或暗示》入选《2006年中国短篇小说经典》，中国作协会员。



李狗的江湖

□ 王秀梅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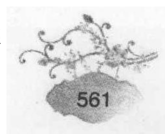
李狗感觉到有些按捺不住了，食指和中指仿佛有了自己的生命，正在竭力挣脱胳膊的掌控，一旦挣脱成功，就会像两支利箭，穿透棉布质地的裤兜，激射而出。

18岁的少年李狗手插裤兜走在步行街上。在别人看来，这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少年，自从暑假来临，像他这样穿着大短裤和拖鞋在街上走来走去的少年就太常见了，他跟他们从外观上看来没任何区别，甚至，他比他们看起来更讨人喜欢一些，这得益于他天生俊美的长相，还有跟年龄不太相符的成熟气质。跟他擦肩而过的人们根本体察不到他内心里的激荡，更窥见不到他藏在裤兜里的不安分的手指。

张小葵当然也不例外，走在她身后的李狗没有传递给她任何不安的讯息，这使这个商业街的下午跟以往那些下午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到处是隆隆而祥和的市声，很多店铺在放流行歌曲，降价叫卖声也一阵一阵跌宕起伏。一家通讯商城门口搭了个临时舞台，临街摆了两个黑色音箱，声嘶力竭的音乐从里面发出来，泄洪一样。

少年李狗很欣赏张小葵的身材，从翘起的屁股和笔直修长的腿来推断，李狗认为走在他前面的女人一定很好看。现在李狗站在张小葵身边，几乎是紧紧地靠着张小葵，后者正翘起下巴，看几个姑娘在铺着脏兮兮红地毯的舞台上跳舞，李狗没费任何力气，就把她的手机和钱包陆续捏了出来。

李狗手抄着裤兜，裤兜里装着安静下来的手，还有张小葵的手机和钱



包，继续无所事事地在商业街上走，太阳晒着他的后脑勺，让注意到他的人们都有程度不一的猜测：这个少年在想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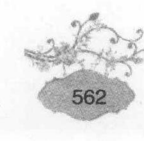
五分钟后，少年李狗折回身，手抄裤兜朝来路上走，倒序经过刚才经过的几间店铺，走到通讯商城门口。他看到被自己锁定然后抛弃了的目标还站在原地，朝舞台上引颈张望。几个姑娘已经下去了，现在是一个留长发的男歌手，貌似沧桑地在唱许巍的歌。李狗也很喜欢许巍的歌，他觉得这男的唱得很差，没唱出许巍那味儿来。李狗重新站在张小葵左边，很近的站着，非常秘密地把张小葵的侧脸看了个够，然后用自己的右胳膊碰了碰张小葵的左胳膊，等张小葵刚一转过脸来，就把钱包和手机往她怀里一扔，转身走出了人群。

李狗走得很从容，他早就想好了，那女的第一时间做的事情肯定是打开钱包看看钱少了没有，而不会跑出来追他，或是联络周围群众一起来追他，等她查看了钱包之后再做这些事情，那肯定已经迟了，以李狗的身手，安然跑出这条市声隆隆的商业街根本不需要怀疑，更何况，她还不一定联络周围的群众来追赶他，她可能会站在原地懵懂一阵子，在确定钱没丢的情况下，不了了之。

事实落在李狗的猜测之中：没有任何追赶的呐喊和脚步声。但是李狗忽然有些忧郁了。这个下午李狗隐约预见到一些什么，那些东西没有形状也没有声音，无所不在，很轻，又很沉重。

黄昏到来的时候，李狗收了一个小弟。他的前任小弟刚刚在一个星期前失手了，差点让人打死，现在进了少教所。李狗觉得挺窝囊的，他自己自从12岁来到这个城市混，一共跟过三个老大，没让任何一届老大丢过份儿。黄昏的时候，李狗从站前大街经过，看见一个反扒的便衣在广场上转悠，这便衣盯上了一个小男孩，看样子时间不短了，就等他下手了。李狗经常看到便衣冲上去死命反剪他同行的胳膊，有时候还咣啷套上一副手铐。截至目前，李狗还没有被便衣盯上过，这得益于他在这方面天生的敏锐：还没等便衣盯上他，他已经盯上了便衣。在茫茫人流里，便衣身上总有那么一些地方跟常人不同，无论这不同是如何的不易觉察，李狗都能用敏锐的嗅觉捕捉住他们。有的时候，他觉得便衣身上是有气味的。

被盯上的男孩显然是个生手，也许一次都没干过呢，李狗觉得他要



是这样就被反剪起来押走，挺亏的。他走到男孩身边，用身子撞他一下，说跟我走吧，你已经被盯上了。男孩惊慌失措地四处看起来，白着一张脏脸，尾随李狗离开车站广场。

这个晚上由于收了小弟而显得很隆重，除了几个像模像样的菜，还有一瓶酒使两个男孩的晚饭充满某种欣欣向荣的意味。李狗强迫小弟也喝了一小杯，在他被呛得发出一阵激烈咳嗽之后，李狗告诉他：我12岁的时候就一次能喝一瓶老白干了，看你这个熊样。

12岁的小弟球球用崇敬的眼神看着李狗，向他表露这样一层意思：我心甘情愿做你的小弟。他们坐着小马扎，就着一张由一块木板四根短木棍钉起来的小桌子吃菜喝酒，还说了很多话。李狗告诉球球，我今天下午在商业街看到一个女的，球球说，漂亮吗？李狗说，漂亮，像我妈似的，我妈年轻时候也这么漂亮。球球说，她现在呢？李狗说，谁知道呢，我7岁时候她就离家出走了，我一直在找她呢。球球说，大哥，你肯定能找到你妈，我就找不到了，我妈喝药死了。

李狗又忧伤起来，他隐约觉得这忧伤的心境跟下午在商业街上遇到的那女的有关，但那会是什么关系呢？他的直觉只向他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就不再有别的内容了。为了这直觉背后不可知的其他内容，李狗决定第二天还到商业街去，连着去五天，要是五天里都没遇见那女的，就算了。

饭后他们躺在床上。床是一张简单却结实的铁管床，出租房里带的，两米长一米半宽，占去了房间的一半面积，属于这个房间里最气派的一件家具。现在李狗跟球球每人一半地躺着，球球一直说他睡不着觉了，他已经有大半年都没在床上睡觉了，多数时间，他睡在城市的地下通道里，没有保卫巡守的家属楼楼洞里，或干脆就在垃圾桶旁边，等第二天早晨的第一拨垃圾，那些垃圾蕴藏丰富，有时能从里面翻到让他撑个贼饱的饭，都是人家吃剩下的早点，馒头或是油条，甚至肉包子。

李狗很宽慰地拍了拍球球的胳膊，说，好好跟着我，不会亏待你的。

2

事实证明，连去五天商业街是一个估计过足的计划，第二天李狗就如

愿以偿地见到了张小葵。

商业街上的喧腾委顿了许多，通讯商城门口的临时舞台也拆掉了，地上散落着很多被遗弃的宣传单，让李狗猛然想起，这应该是一个星期一的上午。李狗的时间概念不是很强，他凭借街上的喧腾程度，来推断某一天是工作日还是休息日。

就在这样一个明显委顿下来的商业街上，李狗竟然如愿以偿地重新见到了昨天那女的，而且更为奇特的是，李狗看到她的时候，她正跟满地宣传单一起站在通讯商城门口，如果让李狗非要猜测一个缘由不可的话，李狗觉得她可能还想来听听昨天那男歌手唱许巍的歌。李狗不敢猜测她站在那里是跟他莫名其妙地预见到什么东西有关，那太离谱了，在李狗有限的生命里他还从没预见过什么事情，然后那事情又真的发生了。可是现在李狗觉得他的生活应该有所变化了，他都18岁了，在去年的时候他还觉得自己是个孩子，但是自从今年收了小弟，他忽然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大人当然就要有大人的事情，李狗不相信他这一辈子除了偷，做老大，收小弟，就没别的什么事情了。

用常规来看李狗再次主动靠近张小葵这件事，无疑李狗是勇敢的，冒险的，因为他将承担被张小葵抓住的后果，这个社会上目前还没有不憎恨小偷的人。18岁的少年李狗可不管这些，他遇到了平生第一次莫名其妙的直觉，他决定循着直觉的轨迹，靠近看起来很美并让他想起母亲的女人。

果然，他没有被直觉出卖，在他一步一步走向那女的的时候，她也微笑着在迎接他，仿佛她也预感到李狗会再来。这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李狗觉得过去这18年他过得太不精彩了，太委屈了。然而，谁又能说他过去这18年过得很委屈是件坏事呢——这个论断完全可以用这样一套逻辑来推理：假如李狗的父亲没有嗜赌博和酒这两样事情为命，那他就不会对他母亲频频施暴，假如没有施暴这些事情，那他母亲就不会赌气离家出走，假如他母亲没有赌气离家出走，那李狗又怎么会跑出来混呢？假如李狗不出来混，那他就遇不见眼前这个让他喜欢的女人了。

是的，少年李狗断定他喜欢上了眼前这个女人，尽管她看起来已经快要30岁了，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李狗母亲离家出走的时候也是这么个年龄，当时也有像他如今这么大的男学生喜欢她。李狗母亲离家出走前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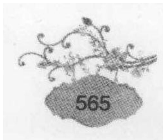
所镇中学当语文老师，她以她的美丽、端庄、才学，招致很多男教师、男学生、镇上相当一批男人的喜欢，同时也招致很多女教师和镇上相当一批女人的嫉妒。在李狗12岁之前他还没有预见到母亲会离家出走，确切地说，在李狗7岁之前，还没有任何外因足以促使他母亲离家出走。

变故是在李狗9岁那年开始的，那一年镇上一家商店门口突然摆起了一台彩票机，这新鲜的玩意儿和着电视报纸的鼓吹，带着无限诱人的可能，让很多人心里扑腾不已，在这些人里，李狗的父亲首当其冲。接下来，一件周而复始的事情侵袭了李狗的家庭：显然他父亲一直没有交上狗屎运，失望和希望、希望和失望总是接踵而来，让他父亲的承受力在频繁的大起大落中变得虚弱无比，同时，他拥有的钱财以不可想象的速度流失精光，他开始借钱赌博，这直接引发了他的嗜酒。在醉了又醒醒了又醉的轮回中，他老婆成了他最唾手可得的发泄口。

起先，李狗母亲还可以在夏天穿长袖衬衫、把头发搭下来遮住某个部位，来掩饰那些伤痕，勉强到学校里当她的语文老师，渐渐的这些措施都变得无效起来，人们经常看到她身上脸上带着形状和程度不一的伤痕，在镇街上走过。那些嫉妒她的女人从这些伤痕中寻求到了一种大快人心的平衡，李狗的母亲是个很聪慧的女人，她很容易地从那些眼神里读到了此类内容，这叫她无法在小镇上待下去了。在李狗12岁那年，她成了一个在外人看来很不本分，而在李狗看来很勇敢的逃跑者。

母亲的逃跑助长了李狗对父亲的厌恶和鄙视，实际上，在那段时期，李狗已经厌恶了跟小镇有关的一切，包括他父亲和他残缺的家庭。他的学习成绩也下滑得很厉害，总是拖班级的后腿，他成了各科老师们公愤的对象。于是在一个天气晴好阳光充沛的上午，李狗也离家出走了。他背着一个旅行包，包里装着换洗衣服，堂而皇之地从镇街上走过。在经过商店门口的时候，他从背包里拿出一把铁锤和一把水果刀，分别用两只手拿着，然后用铁锤去砸彩票机。他不知道是不是彻底把彩票机毁掉了，总之小屏幕已经碎裂了。之后他高高地举着那把磨得锃亮的水果刀，在这把水果刀的光辉和他赴死的光辉照耀下，包括商店老板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对他的破坏行为表示异议，他就这样大摇大摆地离开了小镇。

李狗是委屈的。在混着的日子里，迫于生存的必需，被一种潜意识的



带有自强意味的理智所驱使，李狗从不让自己去接触委屈这种微妙的情感。出于从他母亲那里得到的基因，李狗其实是一个情感细腻心思敏锐的人，但是他强迫自己藏起了很多东西。于是他看起来很无所事事，很无所谓，很无羁。可是天知道呢，这样一个时刻到来了：这个有着他母亲某种味道的女人正含笑用目光迎接着他，李狗内心深处储存的所有委屈刹那间全部沉渣泛起了。

这的确是个星期一的上午，街上少了很多喧腾，昨天制造那些喧腾的人此刻有一大半都隐入了高高矮矮的办公室里，李狗推断这个女的没有工作，或者说，她不需要工作。特殊的偷窃生活让李狗接触了太多富人，他尾随他们出入某些高档消费区，使他练就了这样一种本领：从某一个人的穿着、举止、甚至神情上推断他（她）混迹于哪个社会层次。现在李狗推断这个正带他去吃午饭的女人是个无所事事的，不缺钱的女人，有人给她钱花，她不需要去工作。

在一家档次很高的饭店里，李狗得知这个女的名叫张小葵，你呢？张小葵问他。从混社会开始，李狗就没有这么让人尊重过：跟一个体面人互相交换自己的名字。这让李狗心里的委屈更加升腾起来，搅起了他的很多眼泪花花，在眼眶里来回打转。

张小葵让李狗点菜，想吃什么就点什么。李狗太想吃肉了，他点了一个粉蒸肉，一个油焖大虾，就不好意思再点了，张小葵拿过菜单又点了很多菜。之后那些让李狗欲望大起的菜一道一道地端上来了，张小葵在每个菜盘里很保守地夹那么一两筷子，说是为了控制体重，就开始往李狗嘴前的盘子里夹，然后就坐着看李狗吃，嘴边眼里都漾着笑。

李狗觉得张小葵现在笑着看自己吃饭的样子太美太圣洁了，完全是他母亲的样子，而她洁白的皮肤，漂亮的面孔和身材，又勾起了他对异性的渴慕：现在他忽然明白他渴慕的异性不是跟他年龄相仿的女孩子，而正是张小葵这样有历练的成熟女人。李狗有一个交往两年之久的网友，对方是个跟他年龄相仿的女中学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叫“茶缸子”的女中学生很对李狗着迷，据她自己所说，李狗很幽默，很机智，很善解人意。而李狗到底是不是真是这个样子呢？他觉得他跟茶缸子的聊天不疼不痒，没有什么东西触及他心灵深处最软弱的部位。如果非要找出什么来证明为什

么自己会跟茶缸子网聊两年的话,那么理由很简单:李狗认为应该有个女孩跟自己保持这样一种关系，经常聊天的人哪能没有这样一个相对固定些的网友呢?那是件丢份儿的事情。

好了,李狗埋首在那些菜盘子中间,吃了一顿自从母亲离家出走后最豪华的午饭,末了他很遗憾地看着那些实在装不到胃里去的剩菜,心想,要是能捎点给球球就好了。但是在美丽优雅的张小葵面前,李狗不愿意表现得那么小气,他很决绝地离开了那些剩菜,听从张小葵的安排,去一家美发店理发。杂乱无章的头发纷纷从头上滑落到地板上,李狗在镜子里看到一张英俊的脸,他很满意地朝自己笑了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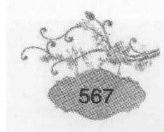
3

这些天里,在李狗跟球球的生活里多了一个张小葵,李狗事无巨细地向球球描述了关于张小葵的一切,包括他对她的热望。我不是单纯地想跟张小葵睡觉,我喜欢她,要是让我趴在地上亲她的脚,我都愿意干,你明白吗?李狗把他无法准确表达的想法强硬地倾诉给球球,然后,时不时的,李狗会甩一下头,或耸一下肩,给自己的倾诉下一个定义:说了你也不懂,你还小。

球球也许真的不懂，他只懂得男女之间睡觉这码事。球球不仅仅懂得、他还亲眼看见过睡觉是怎么一回事。在这点上,球球完全可以在李狗面前表现出一种优越感来。李狗也挺羡慕球球的,他自己就从未见过男女睡觉是怎么一回事。于是球球倾其所有,向李狗描绘了他父亲跟别的女人睡觉的场面,为了取悦李狗,球球的描绘难免刻意润色了许多,让李狗浮想联翩。

夜里躺在床上,李狗就把那些浮想联翩跟张小葵联系起来,他觉得这种事情跟张小葵联系起来是很美好的,不像球球说的那么肮脏。当然了,球球父亲是跟村里的坏女人睡,她们贪图他的钱和权力(他是村里的支部书记),从本质上来说,是跟李狗的浮想联翩完全不同的。

李狗很高兴在遇到关键问题的时候，自己能够这样理性加感性地分析和判断,他知道自己是聪明的,除了他母亲遗传给他的聪明基因之外,



他还接受了他母亲尽可能的早期教育，幼儿园的时候他就会写小学课本里的很多字，这样，在读完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母亲果决地让他直接跳级去了四年级。12岁的时候，他已经混迹于镇中学高一年级那些嗓子变粗的大男生之中了，假如没有他父亲的嗜赌和嗜酒，他相信自己完全不会比那些嗓子变粗的男生成绩差。

在混着的日子里，李狗更加怀念自己的母亲。现在他把这种情感糅进了对张小葵的热望之中，仿佛张小葵是一个会变魔术的巫女，把他母亲糅碎了，糅进她自己的身体里，这样，李狗从张小葵身上既能感受到对张小葵的渴慕，又能感受到对母亲的热爱。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李狗生活得很热情，他尽可能地不再用食指和中指去捏别人的钱包了，这件事情现在多数由球球去干，球球的机灵和警惕让李狗依稀看到了多年前的自己。每到黄昏时分，球球总会战果丰硕地回到出租屋里来，他们像一对亲密无间的小兄弟，搭着膀子到市场上去买菜，回来在简易煤气灶上做饭吃。李狗还带球球去批发市场买了几件看起来很干净的衣服，他不喜欢邋里邋遢地去捏人家的钱包，并且，他不认为捏人家钱包的人都必须邋里邋遢。他还对球球宣布了一条纪律：只准去捏富人的钱包，不准冒犯穷人。在那些富人里面，也最好拣看起来钱的来路不那么正当的富人去捏。球球问，怎么能知道谁的钱来路不正?李狗说，感觉，感觉你懂吗?球球说，感觉我当然懂了，可是，怎么能感觉出谁的钱来路不正?李狗说，你还小，不懂，算了，你就拣那些看着不顺眼的富人偷。

李狗很安分地做着他的老大，其间赴了好几次张小葵的约会，张小葵一般带他去海吃一顿，然后带他去逛街，给自己，也给李狗买衣服。她穿着新衣服，转来转去地让李狗看，李狗等在更衣室门口，脑子里想象着她换衣服时的形态，没穿衣服时的身体。他心甘情愿地做着张小葵的跟班，并且打算长期做下去，只要张小葵愿意。

又一个晚上张小葵忽然带李狗去洗澡，说她最近有些腰疼，想去个热的地方烙一烙。张小葵说的热地方，是一家洗浴城里的高温室，地上铺着竹席，一种据说从韩国运过来的神秘石经过加温，再向高温室里源源不断地辐射着热流。竹席底下也是热的，像农村的火炕。室内热流滚滚，灯光昏暗，很多男男女女横七竖八地躺在竹席上，闭着眼，像睡着了一样。

张小葵靠墙选了一个地方，躺下来闭上了眼，李狗在张小葵的授意下也躺了下来，紧靠在她身边。李狗的心怦怦乱跳，躺下来之前他们各自在男女宾浴室里先洗了个澡，张小葵身上飘散着众多复杂的味道，这些味道包括洗发水、沐浴露等东西的味道，还包括张小葵自己身上的味道，确切地说，是张小葵肉体的味道。张小葵像是睡着了，李狗动也不敢动一下，甚至不敢随便眨眼，生怕自己的目光把张小葵吵醒了。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张小葵醒了，她扭过脸来很仔细地端详着李狗，说，你长得挺好看的，也挺强壮的，有没有女孩子喜欢你?李狗说，有个网友，她说她挺喜欢我的。可是我并不喜欢她，李狗又很明智地加上了这么一句，尽管是实话。接着，李狗的手忽然在昏暗里让张小葵握住了。

他们再次各自到男女宾浴室里冲掉满身的汗水之后，在前厅里会合时，李狗发现张小葵看他的目光已经跟从前不一样了。她打了辆出租车，带着李狗钻进去，在路上悄悄问李狗，你怕吗?李狗说，不怕。

车子开进一个高档住宅区，李狗压抑着内心里无数念头的狂奔乱舞，尽量做出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跟着张小葵进了家门。接下来的事情是极富格调的，张小葵倒了两杯红酒跟李狗一起喝了，还开了音响，在音乐里牵着李狗的手走进卧室，她问李狗做过没有，李狗说，没有，张小葵说，那自己做过没有，李狗说，做过，张小葵说，那就没问题了，我来教你。

张小葵很耐心地教李狗，从接吻开始。她让李狗亲吻了她需要的所有部位，又命令李狗站在床边，亲吻了李狗。前戏充足，面面俱到，使整个过程无懈可击。最后李狗很没有出息地把头缩在枕头里哭了，一耸一耸的，像个孩子。

睡觉的时候，李狗已经平息了不安和激动，他忽然觉得自己变成一个男人了。是的，其实他的声带早已经变粗，胡子也已经刮过了几茬，尽管还不那么硬朗，下身的体毛也很浓密到位了，器官更是跟成年人无异，甚至敢跟那些超过平均尺寸的进行一拼，这一点他是从张小葵那里得知的，张小葵抚弄着他的器官，对它骄人的尺寸很是盛赞。而且，他有的是力气，这当然得益于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在不去捏人家钱包的时候，除了到网吧上网玩游戏，他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锻炼，他玩哑铃和拉力器，甚至跳绳。从刚才张小葵的表现来推断，她对他的持久和硬度深表惊讶。

从这些方面来说，他跟张小葵之间年龄上的差距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那简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第二天早上，李狗在一片阳光中苏醒过来，玻璃落地窗外湛蓝的蓝天白云提醒他，他现在正身处以前从未到达过的高度，昨天晚上在电梯里他看到张小葵摁亮的楼层号是18。他想，这跟他住着的出租屋是多么地不同啊，在他住着的城乡结合部那一带，到处铺满了低矮的平房，房东们尽可能地把空地都盖上厢房，向进城来的各路乡下人出租，使那一带越来越拥挤，他每天早晨睁开眼，透过窗户看到的，永远都是近在咫尺的另一间房子灰白的砖墙。

张小葵做好了早饭，听到李狗醒来的响动，走进卧室俯下身来吻了吻他。她脸上充满昨天晚上性事愉悦的舒展，甚至意犹未尽地伸手拍拍李狗下体，再度盛赞道:厉害极了。

因为刚刚过去的这个夜晚，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今充满不可言传的，微妙的亲密无间，这亲密无间使李狗很没有防备地接受了张小葵的一个请求:帮她去偷一张欠条。张小葵的叙述是清晰简洁的，李狗没费什么力气就弄明白了偷欠条这件事情的背景:张小葵给一个商人写了一张欠条，声称她欠对方一百万人民币(实际上她根本就不欠他的)，在写了欠条的当天，张小葵得到了一笔钱，五十万，从此刻他们一起吃着饭的这个时间(至于之前张小葵还熬了多少年，李狗不愿猜想)向后推，另外一笔五十万将在五年以后到达张小葵的户头，届时，商人将会当着张小葵的面，撕毁张小葵写给他的那张欠条。就是说，假如张小葵再陪商人睡五年，她将顺利得到第二笔钱，那样的话，加上第一笔，张小葵就会从商人那里得到一百万，相反的话，她就得不到第二笔钱，并且，她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偿还商人一百万的代价。

作为一个简单的数字加减题，李狗不难弄明白这个交易的实质:对于张小葵来说，这是一件空手套白狼的事情，如果她恪守了跟商人的交易，她将白白得到一百万，相反，不仅先前得到的那五十万不存在了，她还将背上五十万的债务。现在张小葵厌倦了，熬不下去了，假如她写给商人的那张欠条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了，当然她就不必再熬剩下的这五年时光，同时也不必背上五十万的债务了，靠第一笔得到的那五十万，她还会过上

很不错的生活。

包养张小葵的是个建筑商人，一年里的很多时间他带着自己的建筑队住在工地，但时不时地他就会突然出现，张小葵时常在洗澡之后从卫生间里出来，赫然发现他坐在客厅沙发上，或者半夜醒来，发现他睡在旁边。甚至有时张小葵会在家以外的地方发现建筑商人，总之他尽管很多时间住在工地，却让张小葵觉得无处不在，行踪诡秘。

张小葵用一种期待的眼神很信赖地看着李狗，说，再熬五年我就老了，什么都来不及了。李狗是多么感激这种眼神啊，他说好，我帮你去偷那张欠条。

4

李狗的生活陷入了一种很奇怪的境地，一切都来得那么顺理成章而又匪夷所思，貌似平静的表层之下涌动着看不清的神秘涡流。

在球球那里，李狗俨然成了一个小白脸，过上了吃软饭的生活，对此他很羡慕，又有些难过，当他羡慕李狗的时候，就会恨自己年龄太小了，而难过呢，则是因为他感到李狗正在慢慢离开他的生活，这个他崇敬的老大将会不再在乎他偷来的那些小钱。

窃取欠条计划进入了策划阶段，根据张小葵提供的情况，加上李狗的实地摸底，欠条没有带在建筑商人身上，比如公文包，或者口袋，而放在公司。李狗决定寻找一个时机，深入建筑商人公司内部盗窃欠条。

几天以后李狗进入一家水站工作，规模不算小的水站每天有几十名工人被派往触须一样分布在高楼大厦里的办公间去，李狗在为第九家公司送完水之后，终于被派往建筑商人的公司了。他扛着一桶纯净水，胸前挂着水站的工作号牌，堂而皇之进入建筑商人办公间所在的商业大楼，送完水后他很顺利地找了一个半开着门的杂物间躲了起来。

黄昏的时候，整个大楼都静了下来，所有的人都下班了，李狗用一根事先准备好的铁丝很轻易地捅开了杂物间的锁，一个人置身于空荡荡的大楼里。之后李狗用同样的方法捅开建筑商人办公室的锁。作为一个贼，李狗完全应该算得上这个行当里最出色的，他不仅精通用食指和中指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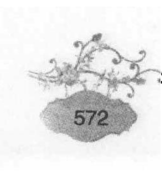
出任何他想捏出的东西，还精通撬锁术，能用最短的时间撬开包括悬挂锁、暗锁、自行车锁、摩托车锁在内的各种锁具。有一次李狗偷了个钱包，从那里面得到一张身份证，他拿着身份证对一辆小轿车下了手，结果也让李狗很意外：他用身份证成功撬开了小轿车的车锁。李狗把那次行动当成了一次纯粹的尝试，他从来都没有打算去偷轿车这样的庞然大物，他只想当一个小偷，不想当一个大盗。当大盗和当小偷各自拥有的危险系数显然是不一样的，李狗还不想冒那样的险，他只想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混，边混边寻找遇见自己母亲的可能性，一旦在某个城市遇见自己的母亲，他就立马洗手不干了。

当夜，李狗的手光顾了建筑商人办公室里所有带锁和不带锁的抽屉和柜子，结果是，他没有找到张小葵迫切需要的那张欠条。最后李狗确信那张欠条锁在保险柜里，那是办公室里唯一没被李狗光顾过、唯一让李狗感到为难的一件东西。

第二天上午，李狗扛着一只空桶，堂而皇之走出了大楼，没有任何人能猜到这个送水工夜里刚刚对公司两把锁做过一些手脚，空无一人的大楼被他占领了一整夜。假如没有欠条这个具体目标的存在，大楼里肯定会有很多锁在办公桌抽屉里的私房钱失窃。

接下来，李狗的生活进入了这样一种状态：每天一早他照常到水站去上班，被派往触须一样分布在城市商业大楼里的办公室送水，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个兢兢业业的送水工，英俊又吃苦耐劳，很讨人喜欢。晚上的时间，除了赴张小葵的约会之外，他所有的时间都在跟一个保险柜较劲。保险柜跟建筑商人办公室里的保险柜同一型号，张小葵买了送到出租屋里来的，李狗把它藏在铁管床底下。现在多数时间球球一个人拥有了整张大床；他时常趴在床上，头探到床底下，看李狗捣鼓保险柜，李狗用各种工具、各种他直觉用得上的物件（比如口香糖）对付保险柜上那只神秘莫测的锁。那个期间李狗交代给球球一个任务，每天必须带回一包口香糖。李狗蜷在床底下不停地嚼口香糖，然后吐出来，弄成各种形状，条状或球状，配合各种工具，对付那只保险柜上的锁。

对于李狗正在干着的事情到底通向另外一件什么事情，球球感到很神秘，显然，李狗研究保险柜是为了打开某个保险柜，那么，他打算偷保险



柜吗?他打算偷一个什么样的保险柜呢?将会从里面偷到多少钱?球球不敢想象这样一个保险柜的身价。这件正在进行的事情太庞大了,常常压得球球喘不过气来。在被这个庞大的神秘事件压得喘不上气来的同时,球球越来越崇拜自己的老大了。

跟张小葵的肉体交欢现在已经让李狗觉得驾轻就熟了，他虔敬地沉湎于张小葵桃子一样透熟的身体，就像沉湎于床底下那只神秘莫测的保险柜。大约在三个月后的某天夜里,李狗睡在了床底下,已经是秋天了,半夜的时候,李狗在湿凉的地气泛浮中冻醒了,他扭头看着被他光顾过无数次的保险柜,忽然觉得脑海里有什么东西咔嗒,发出一声轻微的响动,这响动让李狗激动不已,他拾起那些自制工具,开始第N遍试验。半个小时以后,李狗历时三个月的投入得到了回报,他成功打开了保险柜。

接着,偷取欠条就如探囊取物了,李狗重复了三个月前的步骤,潜入办公大楼里躲藏起来,夜深人静之后他潜入建筑商人的办公室,对他的保险柜进行造访。如果这件事情得以暴露,那么,谁也不会否认它策划和实施上的精密。对于18岁的李狗来说,这是他经历过的最重大的一个事件。

而命里注定,还会有其他重大事件相继出现在李狗的生活里,第一件是,张小葵失踪了。或者说,她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城市。

成功偷取欠条后仅仅过了半个月,张小葵就离开了这个城市。她的离开事先没有任何迹象可寻,甚至在他们最后一次幽会的时候,李狗都没有从幽会过程，及张小葵家里发现任何她要离开的蛛丝马迹。同前几次一样，她对李狗越来越娴熟的技巧发自肺腑地着迷，整夜都攀附在李狗身上,让他带着她在想象所及的所有地方做爱,包括厨房的不锈钢台面和卫生间的马桶盖上。

而李狗自认为历练多年的理性在这些表象上栽了很大的跟头：他天真地希望从此能跟张小葵在一起生活。她不过就是比自己大10岁而已,年龄对于他们来说算什么东西呢。

直到张小葵彻底从这个城市、从李狗视线所及的范围里消失了,李狗才悲切地感到了自己的浅薄。那些天李狗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无论他把自己批评得多么不堪,有一个事实却一直让李狗无法推翻:他还是非常喜欢张小葵,很多时刻那种喜欢和想念在他的自我批

评下反而被无限放大，压倒一切而存在。

这样自我批评了几天之后，李狗决定离开这个城市，到另一个他没有去过的城市里混，边混边寻找离家出走的母亲。在这个城市里李狗已经混了半年了，他多数的时间不是用来偷，而是用来在各个菜市场和超市里转，他已经转遍了大大小小所有的菜市场和超市商场，而他的母亲一直没有被他遇到，他基本排除了她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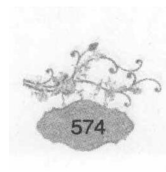
5

李狗下一个要去的城市是茶缸子所在的城市。关于他为什么要去茶缸子所在的城市，李狗自己也说不清楚。按照他跟茶缸子之间的关系来说，一直是茶缸子对他推崇备至，而他对茶缸子没什么特别感觉。

决定是在一瞬间做出的，在一间网吧里李狗刚一上线就被茶缸子缠住了，这个异常喜欢李狗的高一女生不放过任何一次跟李狗套近乎的机会。无疑那个时期李狗是孤独的，彷徨的，真正无所事事的，他内心里的委屈只想找个地方倾诉一下，而球球显然不是理想人选，这小男孩年龄还太小了，搞不懂这些大人的事情。

在茶缸子温言软语的邀请下，李狗决定立即动身去茶缸子的城市。就像他对张小葵的离开毫无觉察一样，球球对李狗的离开也毫无觉察。假如他知道李狗要去别的城市，那么肯定会赴汤蹈火地追随李狗，而这种追随有什么意义呢?他李狗并非打心眼儿里沉迷于当什么人的老大。常常李狗会有午夜惊梦的时刻，在梦里他见到亮晃晃的手铐套在自己手腕上，或者被什么人追赶。被追赶的梦做得最多，每次李狗在梦里都失去了现实中的矫捷，双腿沉重犹如铁柱，呼吸艰难像被人提在岸上濒死的鱼。在艰难的呼吸中李狗会被憋醒，有时在憋醒之前，他会看到自己被抓的片断，双臂被反剪起来，钻心的疼痛梦醒以后都没有完全消散。李狗知道在这个行当里，他算是反应机敏技巧高超的，在现实中他从容不迫，不肯相信自己会被抓，而在梦里，他所有潜意识的惊惧都会迸发出来。

所以，李狗全然无意带着一名小弟在各个城市之间辗转，打拼这虚幻的天下。尤其是球球，刚刚12岁，各种可能性还完全存在。李狗觉得球球应



该回到学校里读书，还来得及。他自己好歹由于天资聪颖，12岁就读了高中，而球球离家出走的时候还只在读小学四年级，再混几年，到李狗现在这样的年龄，以球球小学四年级所认识的那有限几个字，他连从网上泡个网友都很难。

李狗暗中做着离开这个城市的准备。秋天已经过去了，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下在周末，星期六的早晨，李狗看着外面墙头上的雪，很兴致盎然地告诉球球，他打算今天跟球球联手去作个案。他带球球去了21路公交车人流最拥挤的一个站点，两人互相装作不认识的样子上了车。如果没有意外出现，他们会继续装作不认识的样子，收获颇丰地从下一站下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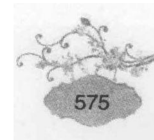
然而意外出现了。对于球球来说，这是个石破天惊的意外，李狗肯定它会像烙铁在心上烙了一下那样，深深地留一道痕迹在球球的心脏上。车将要在下个站点停靠了，球球已经顺了两部手机一个钱包，他用眼神向李狗传达了这个信息，暗示可以离开了，但是球球没从李狗眼神里得到默许的反馈信息，他看到李狗在跟一个男人说话，之后，这个男人鹰隼一样的目光像两道利剑向他脸上插过来。被出卖的球球在那一刻是懵懂的，他应有的机敏根本没派上任何用场，手就被男人牢牢锁住了。车厢里出现一阵短暂的混乱，锁住他手的便衣朝车厢大喝一声：安静！大家都检查一下手机和包有没有丢失，一会儿去派出所认领。

球球的目光穿过混乱的人群，朝李狗张望。他看见李狗面无表情地站在原地，用一种他看不懂的眼神看着他，毫不躲闪。一瞬间球球感到自己心里有什么东西土崩瓦解了，连同胸腔里的脏器，都变得支离破碎，一块一块向下掉，他低头看了看地板，什么都没有，一切只是幻觉。

球球又抬头看了看李狗，他努力尖起还没有变声的嗓子质问李狗，为什么要出卖我？而事实上，没有任何声音从球球喉咙里发出，那声质问只在他的胸腔里振荡，碰撞着他身体的四面八方，发出被围困的回鸣。

公交车在附近派出所停下了，李狗站在雪地里，目送球球瘦小的身影消失在派出所沉重的玻璃门后。现在他又没有小弟了，他对着空气说，球球，你没有丢我的份儿。

中午的时候，李狗回到出租屋里，他向房东缴纳了房租和水电费，把自己的衣物收拾进背包里，走到大街上，坐公交车去了火车站。开往茶缸



子所在城市的火车票是昨天就买好的，他手持车票挤在冗长的队伍里，向着检票口移动。

半个小时之后，火车开往茶缸子所在的城市。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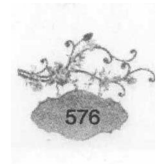
茶缸子在出站口外接李狗，手里高举着一个写有李狗名字的大牌子，让李狗很不高兴。他找了个台阶坐着，直坐到出站口外人流散尽。他一直在注视着茶缸子，发现在这十几分钟时间里她一直没把胳膊放下来，现在人流散得差不多了，她终于狐疑地放下牌子，朝四处张望。接着她看到了李狗，觉得他肯定就是李狗，就一路小跑过来。

茶缸子帮李狗在这个城市里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向李狗提供了一套一室一厅的住处，并且她特别告诉李狗：你可以免费在这里住着，想住到什么时候就住到什么时候。为了打消李狗的顾虑，茶缸子告诉他，这房子是她一个远房姑姑的，因为常年出国，委托茶缸子代为照管。现在，我就委托你代为照管了，茶缸子用一种语重心长的口气，让李狗明白他肩上的担子并不那么轻，因此，根本不必为免费住这套房子而感到不安。

李狗从这件事上已经对茶缸子的善解人意有所了解了，到目前为止，他所担心的可能跟茶缸子不会友好相处的情况并没有出现，李狗就勉为其难地住进了这套远远超出想象的房子。

茶缸子是个外形条件一般的姑娘，李狗洗完澡后坐在沙发上仔细地看了看她，发现她长得也就称得上清秀，眼睛不大，但形状还比较好看，杏核状的，个子不高，但娇小玲珑。总的来说属于比较耐看那种类型的。

为了给李狗接风，茶缸子坚持要请吃饭。李狗对茶缸子的出手大方深感疑虑，觉得她不像普通人家的姑娘，至少绝不是清贫家庭里的孩子。以后几天的接触印证了李狗的推测，茶缸子太有钱了，似乎她随身背着的小包包里装着无穷无尽的钱，有一次终于她把包包里的钱花没了，但是没关系，李狗发现她从钱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来，当时是在超市，茶缸子买了一大堆东西，事后证明那堆东西都是给李狗买的。结账小姐把茶缸子的银行卡放在机器里刷一下，打印出一张账单来，茶缸子刷刷刷在上面签了



字。李狗看了看，发现茶缸子名叫周王夕子，从超市出来后李狗问她是不是日本人，茶缸子白了李狗一眼，说你才是日本人呢，李狗说，那干吗起这么个名字，茶缸子说，我爸姓周，我妈姓王，我是七夕那天生的，可不就叫周王夕子吗，李狗说，谁想出来的，高明，茶缸子说，我妈，李狗问，你妈是干什么的，茶缸子说，电视台的。

后来李狗又知道了茶缸子她爸是开公司的，茶缸子老也花不完的钱就来自于她爸。当天夜里李狗产生了强烈的自卑，他后悔到这个城市里来跟茶缸子见面了。然而茶缸子可不管李狗的自卑，她仿佛跟钱有仇不花不快似的，先是买了很多东西把李狗暂住的房子收拾了一通，弄得很有些小资情调，接着，给李狗买了好几身名贵衣服，然后，隔三差五大袋小袋地往冰箱里存东西。她还提出要给李狗买个手机，联系起来方便，她说。李狗从包里掏出一个手机，说我有，不用你买。茶缸子皱着眉头问，怎么你从来没告诉我你有手机?李狗说，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有手机?有没有手机那是我自己的事情，需要跟什么人联系更是我自己的事情。茶缸子跳起来，说，你! 你怎么这样呢! 李狗说，我就这样了，怎么了!

这是李狗来到茶缸子住的城市一个星期以后的事情，茶缸子很伤心地跑了，踩得楼梯咚咚响。茶缸子跑后李狗给张小葵发了条短信，说我到了M市了。

李狗躺在沙发上，手机放在茶几上，很长时间了，人和手机都纹丝不动。天色渐渐暗下来，这个南方城市冬天的气候温吞吞的，李狗来的时候还穿着棉衣，现在只穿一件单衣就足够了。李狗扭头看着窗外暧昧不清的黄昏，拿起手机拨张小葵，里面还是千篇一律的电脑答复：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张小葵肯定是买了新手机和新号码了，但是她一直保留着这个号码，李狗就总是觉得早晚会有那么一刻他能拨通这个号码。这个电脑应答给了李狗无尽的希望，他想，只要他听到的不是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那他就永远为张小葵保留自己的手机号码，而且，只为她一个人保留。李狗这么做当然不纯粹因为手机是张小葵买的，号码也是她挑选的，而是因为，他把手机当成一个信物来看待。他当然不能告诉茶缸子这些事情。

两天以后茶缸子来了，很不安地告诉李狗说，我只不过是想说，你要是告诉我手机号码，我就不用在车站广场那里举着牌子接你了，没别的意

思。

茶缸子低眉顺眼的，看起来很可怜。李狗息事宁人地说，算了，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吧。茶缸子立刻高兴了，说我请你去蹦迪吧。这一个多星期来李狗除了到菜市场和商场超市转转，没干他的老本行，这种事情急不得，观察清楚了再下手，是李狗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所以，李狗觉得这一个多星期他浑身的筋肉都快闲出毛病了，就跟着茶缸子去蹦迪。茶缸子在迪厅里遇到了几个同学，她告诉他们说，这是李狗，我朋友，混社会的。李狗刹那间就给围住了，他被要求回答混社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三刀六洞，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李狗很含混地应付了过去。

回家的路上茶缸子很神秘地带李狗拐到一条街上，说，你猜这是条什么街。李狗看到很多姑娘衣着暴露地在半敞着的门里坐着，有的倚在门上，睡眼惺忪地拿眼对着大街睃来睃去，他对茶缸子说，这不就是条花街吗。茶缸子说，你以前是不是玩过?李狗用一种不屑于回答的表情回答了茶缸子，茶缸子很显然地有些不太高兴。李狗说，你别以为我住在你那里，就得看你的脸色，茶缸子说，谁给你脸色看了啊。早知道就不带你来了。

李狗也觉得茶缸子不该带他拐到那条花街上去。当天晚上李狗失眠了，他很兴奋又很痛苦地在床上光溜溜地摆了个大字形躺着，视线一路越过肌肉发达的胸和收紧的小腹，看着在一片黑草丛里脱颖而出的小兄弟，回忆跟张小葵在一起时那些神魂颠倒的细节。最后李狗想着张小葵自慰了一番。之后他无力地躺着，胳膊一阵一阵涌上酸麻的感觉，心里的懊丧止不住地往上蹿，让他很后悔这场自慰。

然而接下来的几个晚上李狗还是自慰了，他陷入了一个怪圈当中：充满渴望地进入自慰，结束之后又充满懊悔地发誓不再这么干了，这么干真没什么意思。第二个晚上，他又兴致勃勃地自慰了。李狗甚至很具有学识意味地总结了这样一个道理：从自慰中获得的伤害是心理上的伤害。

总结了这样一个道理之后，李狗决定不这么干了。他一个人去了那天晚上茶缸子带他去的花街，从街这头走到另外一头，眼看着就要走完了，却没打定主意进哪个门。说实在的，李狗面对那些浓妆艳抹的女人时，心里产生了一种局促和压迫感。快走到街尾的时候李狗很宿命地看到了一个背影，这个女人大约是在街上站累了，或是到街上送什么人，正在返身

回屋，李狗就觉得这个女人腰身和臀部长得都有张小葵那么点意味，当然也许只是李狗的一种错觉，总之李狗很慌张地叫了那女人一声：哎！

现在，李狗18岁了，他走在花街上，任何一个妓女都不会否认他算得上一个很标准的男人。在他打不定主意进哪个门时，有几个妓女朝他发出一些挑逗的动作和声音，有一个说，帅哥，免费。李狗当然不会为了免费就去随便干一个女人，他觉得他干的女人即便不能让他很满意，至少也要看着舒服些。最后这一个，李狗就觉得挺舒服的。

在昏暗的看不出肮脏与否的房间里，李狗跟他看上的女人先是并排坐在床沿上，女人不怎么年轻了，被这样一个英俊的年轻男人叫，从心里向外透着高兴，并表露出一种很乐意跟李狗保持长久交往的意向，问李狗叫什么名字，李狗没有回答，这女人就很大度地打算先自我介绍一下，李狗挥了挥胳膊，及时制止了女人的打算，说，不用介绍了，如果你愿意，我给你取个名字好不好？女人愣了一下，之后迅速地调整好状态，说，您是客人，当然这事由您说了算，阿猫阿狗，亲亲宝贝，叫我什么都成。李狗说，那你就叫张小葵吧，葵花的葵。

被叫做张小葵的妓女问李狗说，相好的吧？李狗说，你不要问那么多。

有那么几个时刻，李狗有一种幻觉：自己正跟张小葵在一起。他很卖力地做着，让身子下面的妓女百感交集。事情结束之后妓女打开灯，李狗的懊丧忽然就在灯光亮起的一瞬间回归了，他很理智地从口袋里掏出钱来递给妓女，妓女说，今天姐姐高兴，免费。姐姐还想给你钱呢。

当天夜里李狗按捺不住把这件事情告诉张小葵的欲望，他给张小葵发短信，说，我去找妓女了，我让她把名字改成张小葵了。时间过去了很久，李狗的手机一如从前一样，在床头柜上静默不动，似乎让深夜吞噬了。

以后李狗每次都发短信告诉张小葵他去花街的细节。他相信张小葵会在某个她认为安全的时刻，打开手机浏览这些短信。给张小葵发短信和去花街，这两件事情现在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互为依傍的关系。有时候深夜从花街回来，李狗会盯上某个有钱人，顺便顺一下他的口袋。李狗绝不是个贪婪的人，他顺一下别人的口袋，只是为了保持一段日子不饿肚子的基本标准。茶缸子依旧隔三差五往冰箱里塞食物，李狗觉得他实在不宜在茶缸子这套房子里久居下去，茶缸子对他越来越迷恋了，有一天她甚至

很苦恼地说，她实在不想考什么大学。

在李狗看来，茶缸子是个很欠揍的女孩子，任何一个口袋里有花不完的钱，还成天嚷嚷着不想考大学的女孩子，都很欠揍。李狗很多时候都有一种把茶缸子狂揍一顿的念头。在这种有着明显暴力倾向的念头背后，李狗很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自卑和委屈。那委屈太大了，无边无际地存在着，到处好像都是缺口，又没有一个缺口适合释放那些委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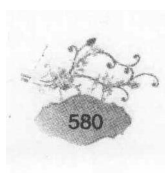
7

有一个下雨天，李狗在一家超市里看到一个极像自己母亲的人，他看到她的时候，她正在收银台那里排着队，等李狗挤到收银台，她已经提着袋子朝外走了。李狗从出口处追出去，一直尾随她到一个名叫新世界花园的住宅小区。此后李狗一连几天都活动在小区附近，观察那个被他感觉很像自己母亲的人。

李狗发现了一个事实：在判断一个女人是否是自己的母亲这个问题上，李狗已经完全没有自信了。实际上，从母亲离家出走，只不过才过去了七年的时间，以往李狗回望这七年，从没觉得它有多么漫长，有时候他简直觉得自己就是那么一跳，就跳过了七年。现在，李狗感到从未有过的失落，就在他从前认为的一跳这么一瞬间，他就完全忘记了自己母亲的容貌和气息。他以为他是记得自己母亲容貌的，那些五官曾经无数次被他温习过，可是现在他发现他温习的那些都是那么的不可靠，关键时刻它们无法向李狗提供任何有力的佐证。

李狗变得心事重重起来。突然横生出来的这个枝节打乱了他尽快离开这个城市的计划，使他不得不继续在茶缸子那套房子里住下去。他现在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尽可能多的时间花在去新世界花园附近转悠上，隔三差五去花街找找被他喊作张小葵的妓女，每天晚上给张小葵发短信。他告诉张小葵他发现了一个有可能是自己母亲的人。

如此跟踪了那个女人几天以后，李狗仍然无法确定她是否是自己的母亲。她看起来某些地方有些像，某些地方又十分不像。有一次李狗刻意从她前面走过去，他觉得他捕捉到了一点什么东西，那女人似乎凝神看了



看他，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或许只有一秒钟。李狗对这个讯息如获至宝，但是不久之后那女人就顾自走自己的路去了。

又有几次，李狗发现那女人凝神看他的时间延长了一些，他几乎就要扑上去，问她是不是认识自己了。但是这个念头一出现，就立刻被他的羞怯击退了。李狗这才发现，他对离他而去七年的母亲怀有多么深的羞怯感。

李狗终于对新世界花园的女人做了一件出格的事情：在一个晚上他把她拦住了，就在新世界花园旁边的小胡同里，当时她正从学生家里辅导回来——很凑巧，她也是一名中学老师，李狗经过跟踪已经了解到了这一点。只是在他了解到的信息里，这个女人姓柳，而李狗的母亲姓杨——不过，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李狗想，他母亲既然是离家出走，重新开始过有别于过去的新生活，那她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隐姓埋名。

在胡同里，李狗睁大眼睛仔细审视柳老师，柳老师则很平静地看着李狗。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年轻男人多次出现在自己的周围，这个情况早已被柳老师掌握了。这种对峙良久的沉闷格局最后让李狗打破了，他没想到自己会有那么悲怆，他本意不想暴露得这么软弱——他很委屈地问了一句，你是不是我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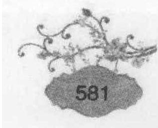
在李狗眼里，面前这个女人的镇定很像是早有准备，因为李狗没有从她脸上看到他认为应该看到的某些情绪，比如惊愕，不解，愠怒，恐惧。没有看到这些很显然加深了李狗的猜疑：说不定她正是自己的母亲，她早就认出他了，对他会这么问她早有预计，所以才会如此镇定。她已经不想认他这个儿子了。

接着，李狗听到柳老师很镇定地否定了他的疑问，她说我不是。

李狗很失望地离开了。

晚上李狗给张小葵发信息，发完信息之后，李狗又拨了一下张小葵的电话，依旧是关机。他又给张小葵发了条短信：明天我打算去她家看看。

第二天晚上李狗很驾轻就熟地撬开柳老师家的门锁，潜入柳老师的家。柳老师家里静悄悄的，李狗拉上所有窗帘，打开灯，对这个静悄悄的家进行造访，他造访了所有的抽屉、书柜、衣柜，甚至鞋柜，一切显然都是陌生的。李狗除了借助这些翻找确认了柳老师的独身女人身份，没有找到任



何可以证明她跟自己有什么关联的线索。

但是李狗是多么的不甘心啊，他在这七年里一共遇见过两个让他想起自己母亲的女人，现在张小葵已经消失了，他能够借以自欺张小葵并没有最终消失的，只是一段反复播放的冷冰冰的电脑语音：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现在李狗遇见了柳老师，他打心眼儿里希望这女人能奇迹般地变身为他的母亲，甚至李狗自欺欺人地沿用了先前的思维：或许她掩藏了一切跟过去密切相关的物品，只是为了让李狗的希望扑空，她早就做好准备了，不认他这个儿子。

在柳老师结束家教返回来之前，李狗静悄悄地离开了柳老师家，离开之前他把一切物品都进行了很妥善的归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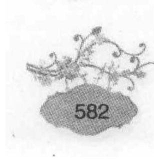
拐进胡同之后李狗重逢了柳老师，柳老师背着包，胳膊底下夹着一卷试卷形状的纸，李狗觉得这一幕太像母亲杨老师了，他母亲杨老师也经常是这个样子，在镇街上锁着眉头走来走去。她总是为那些学习差的学生忧心忡忡。

在胡同里，柳老师用微笑向李狗表示友好，同时表明她对他不是忽略的，她记住了他。李狗没有笑，他低下头，匆匆从柳老师身边走过。

李狗去了花街，这次他没有干妓女，只是让妓女配合他玩个小游戏，他重新给妓女命了名：柳老师。他说，现在，你是柳老师，我问你是不是我妈，你要说是。妓女很配合，只是对李狗越来越好奇了，在做游戏的间隙她问李狗，帅哥，你是不是演员？到这来体验生活？李狗说，谁是演员？我是贼。妓女很开心地笑了，说，当然是贼了，一个小花贼。

8

接下来的几天，李狗每天都要挑柳老师不在家的时候，对她家进行造访。他不再翻找抽屉和柜子了，而是尽可能地在家里各个空间活动，第一次时他只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后来他把活动范围渐渐扩展到其他地方，厨房，卫生间，卧室，阳台。他在冰箱里找到柳老师剩下的饭菜，拿到厨房里热一热，一个人吃完了，又把厨房收拾利落。他还在柳老师的床上躺着睡过觉，在阳台上趴着看过街景。有一次他在阳台上趴着的时候，隔壁阳



台上出现一个中年妇女，这个中年妇女很狐疑地审视着李狗。

那天李狗有些心虚，他觉得中年妇女肯定会在柳老师回家之后跑来告诉柳老师，在柳老师不在家的时候，她家里来了一个陌生人。但是很快李狗就消除了这方面的戒备，因为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接下来他还是能够得以在柳老师的家里到处活动，有一天他干脆用柳老师的卫生间洗了个澡。当然洗澡是李狗事先计划好的，为此他专门买了双拖鞋带到柳老师家里。在离开柳老师家的时候，李狗很冒险地把那双拖鞋湿淋淋地留在了柳老师家的门厅里。

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柳老师却仍然按兵不动。有几次李狗在胡同里遇见柳老师，柳老师每次都朝李狗微笑，李狗觉得柳老师的微笑已经不仅仅是微笑了，她在用微笑来向李狗传达这样一层意思：我什么都知道，我不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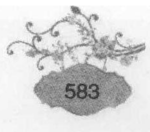
这层李狗猜想中的温暖的意思，很让李狗动情，他甚至觉得，去柳老师家成了一种隐在的责任。这之后，李狗从柳老师家冰箱里逐渐丰富的内容、从沙发上时不时放着的一件新衣服这些东西上来推断，柳老师对他的造访已经了如指掌，并表示欢迎了。李狗就很享受地去吃柳老师准备在冰箱里的食物，穿柳老师放在沙发上的新衣服。李狗觉得柳老师的眼睛很厉害，仅仅从胡同中的几次相遇，她已经很准确地目测出了李狗的穿衣尺码。

一种奇怪局面就这样匪夷所思地形成了。再后来的某一天，李狗赫然在柳老师家的茶几上发现了一把钥匙，他拿起那把钥匙，打开门来到楼道里，关上门，把钥匙插进锁孔里，轻轻一扭，门就在他眼前无声洞开了。

楼道里静悄悄的，李狗被这无声洞开的门吓了一跳，他飞快跳回屋里，关上门，站在屋里大口大口地喘气，边喘边盯着手里的钥匙看。李狗已经很久没有用钥匙打开某扇门了，小的时候，李狗脖子上常年拴着一把钥匙，父亲和母亲都不在家的时候，他就自己开门回家。

李狗做了很长时间的思想斗争，最后还是带着这把钥匙离开了柳老师家。茶缸子这天又带着很多东西来看李狗，李狗指着茶缸子的脖子，说，这绳哪买的?茶缸子说，饰品店，李狗说，带我去吧。

在饰品店里，李狗买了一根红色线绳，他把那把钥匙拴起来，挂在脖



子上。立刻李狗产生了一种时光倒流的错觉。茶缸子对这把钥匙的来历深感好奇,但是她的好奇得不到破解。除了张小葵,李狗才不想对任何人展览他新近得到的幸福的隐秘生活。在他看来,跟柳老师之间的关系,就像跟张小葵之间的关系一样,都是不期而至的隐秘幸福。既然是隐秘的,就是不能向外人说的。茶缸子哪里会懂得我的幸福呢,李狗想。

这样,李狗有一段日子没有顺别人的钱包了。一来,每天李狗都要光顾柳老师的家,有时一整个白天他都待在那里,直到柳老师下班前才离开,形形色色的食物让他的胃每天都处在充实状态;二来,柳老师开始在茶几上放一些零钱,出于对柳老师此举表示一种充分的心领神会,李狗没有拒绝使用这些零钱,他用这些钱买一些必需的日用品,比如毛巾肥皂之类的东西,有一次李狗给柳老师买了一条丝巾,放在沙发上。不久李狗就在跟柳老师的再一次相遇中发现柳老师系上了他买的那条丝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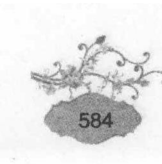
9

在李狗尚未对自己的未来进行重新勾画之前,这种局面如此一直持续下去也未尝不可——转折点发生在一个星期六,李狗藏身在新世界花园附近一直没有看到柳老师外出,反倒半上午的时候,一个李狗从未见过的中老年男人手提水果造访了柳老师。这种状况对于18岁的李狗来说并非难以猜测:柳老师作为独身女人的生活也许即将结束了。

很显然,李狗的隐秘生活遇到了干扰,现在他对柳老师家的造访时常受阻,中老年男人隔三差五就要开着一辆很气派的小轿车,到柳老师家里献上一回殷勤,每逢这种时候,李狗就站在楼下仰望柳老师家的窗户,然后悻悻离开。有一次李狗正在仰望柳老师家窗户的时候,柳老师隔壁的中年妇女正好从楼道里出来,她告诉李狗说:你姨在家呢,上去吧。

李狗感到很温暖,在小区人的眼里,更具体一点说,在柳老师的左邻右舍眼里,他跟柳老师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了一种莫须有的甥姨关系。柳老师举重若轻地给了李狗一个很恰当的名分,巩固了李狗在这个小区、在她家里的自由出入。

然而这又能怎么样呢,柳老师已经打算结束这种独身生活了,不难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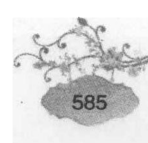
想，不久的将来，事情会出现两种局面：一，中老年男人跟柳老师婚后住在柳老师家里，这样一来，将来在柳老师家里，李狗将不再如此行动自由，他得时时准备接受跟中老年男人在柳老师家的相遇；二呢，柳老师跟中老年男人婚后住在对方家里，这种可能性比较大一些，中老年男人有钱嘛，柳老师这房子太小了。那样的话，李狗将彻底结束这场隐秘生活。

据李狗观察，柳老师对中老年男人持认可态度，而中老年男人显然对柳老师更加有意，他被她温婉的性格、聪慧的天资、丰富的学识所折服。他们已经在准备一场盛大婚礼了，李狗在柳老师家茶几上看到一摞写好了的请柬，还有另外一摞没有写好的，很整齐地摆着，像两座小山，在安静的房子里，透射着一股说不清楚的热烈意味。李狗感到他在这所房子里的隐秘生活已经时日不多，他突然生出一种想法，要在这个房子里留下一些自己的痕迹。

接下来的一天，李狗兴致勃勃地登上柳老师家的窗户，挥舞着一块抹布，逐一消灭窗玻璃上的灰尘。在他擦着卫生间窗玻璃的时候，中老年男人忽然开门走了进来，一进门他就急火火地扎进卫生间，当着李狗的面掏出东西来撒尿。李狗站在窗台上目不转睛地看着中老年男人撒尿，中老年男人倒是没有任何觉得不妥的意思，他边尿边跟李狗打招呼：你是柳老师的外甥吧，她跟我提起过你。要按我的意思呢，我跟柳老师结婚后是要搬走的，我有一套一百五十平米的房子，但是柳老师为了方便照顾你，坚持还住在这套房子里，我呢，就打算尊重柳老师的意见，有什么办法呢，你是她外甥嘛。

李狗很不满意中老年男人貌似豁达实际上含有施舍意味的让步，他站在窗台上，居高临下地看着中老年男人，说，你有前列腺炎吧，尿个尿这么费劲。中老年男人脸色一下就变了，他仰起脸来跟李狗叫板：我看你是柳老师外甥，就不跟你计较了，不过，以后你在我们家里这么不礼貌可是不行的。李狗说，你们家里？你肯定柳老师一定会跟你结婚？中老年男人说，当然会，又很警惕地说，你什么意思？打算做什么？

李狗很轻蔑地跳下窗台，走出卫生间，摔门而去。现在在他的内心里已经完全否定了这个中老年男人，他考虑要不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提醒柳老师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结婚对象。一个有着多年商业经历的富有的男



人，怎么可以这么没有度量呢？

10

李狗几天里一直为这件事情很不开心，也没有再去柳老师家。茶缸子对李狗的郁郁寡欢有所觉察，她小心翼翼地体察着他的情绪，尽量避免招致他不耐烦的训斥。然而茶缸子还是发现了李狗去花街的事情，她觉得她实在不能包容下去了。李狗在家里喝闷酒的时候茶缸子怒气冲冲地跑来质问他，干吗要去那种地方，李狗说，我是个男人，干吗不能去那种地方？一下子就把茶缸子噎在那里。李狗还不罢休，他这些天来积攒了几肚子的火气需要在这个时刻，借助茶缸子发泄出去，他斜着眼很不正经地看着茶缸子说，要不你帮我解决一下？

茶缸子三下五除二地撸掉身上的衣服，说，没什么不可以，接着，在地上搔首弄姿地转了几下，说，我好看还是妓女好看？李狗不说话，茶缸子就跑上来撸掉李狗的衣服，胳膊牢牢圈住李狗的脖子，说，那你就当我是妓女好了！

李狗从没有预计过的事情就这么快、这么俗套地发生了，事后他一脚踢飞了地上的酒瓶子。茶缸子已经不愤怒了，她用让李狗看了恐惧的温柔目光看着李狗说，以后不要去找妓女了，她们会的，我也能为你做。李狗觉得那些温柔目光像一片黑压压的暗器向他身上密实实地罩了过来，让他头晕目眩。

茶缸子对李狗的好以一种偏执的方式进行着：为李狗解决他需要在妓女那里解决掉的生理问题。起先他们之间的状况的确是这样，茶缸子抱着倾心奉献的目的，频繁撸掉自己和李狗的衣服，接着，健康的茶缸子对这件事情有了感觉，蓬勃的欲望产生了，她的身体时常被突如其来的神秘感觉所搅动，这些时刻不以她的意志所左右，时不时的，她会在课堂上遭遇这种神秘感觉。后来，茶缸子开始逃课。

李狗这一方的情况要复杂一些，一方面，健康的李狗一次次遵循身体上的需要，接受了茶缸子的投怀送抱；另一方面，他在事后无比痛斥自己意志对身体的屈从。李狗是矛盾的，他所受到的有限的教育及他一直处于

底层的生活环境，使他内心深处还没有形成明晰的道德观，他说不出什么道理，只是觉得不应该干茶缸子，干了茶缸子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有多麻烦呢?李狗还没有从各个角度认真分析这件事情。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了下去，李狗潜意识里的麻烦终于来了。有一次茶缸子把门窗都锁上，不许李狗外出，在家里做了整整一天，把两个人都搞得精疲力竭。茶缸子的火爆行为并没有引起李狗的联想，接下来，同样的事情就经常发生了。再接下来，茶缸子买了一根跳绳，没事就在家里跳。茶缸子的身材属于娇小玲珑型，根本不需要减肥，但她跳得大汗淋漓，这个行为依然没有引起李狗的联想。茶缸子就交替进行着做爱和跳绳这两件事情，进行得很刻苦，很恶狠狠的，仿佛在跟自己暗中较着什么劲。

对茶缸子反常举动的完全忽略，终于使李狗遭遇了这样一个场景：茶缸子永远睡在了李狗的床上，到处都是血，就像一个什么开关失控，流出那么多红色液体似的。

李狗只看到失控的开关好像是茶缸子的下体，他不明白茶缸子那里怎么会流那么多血——女孩子一月一次的流血李狗虽未亲身经历，但对那件事情的程度他还是有所估计的。那么，还有什么理由会跟那里有关呢?李狗马上想到了做爱，但是他实在不明白会有什么跟做爱有关的事情导致那里如此流血。李狗只是个大男孩，他哪里能想到呢，茶缸子往那里面塞了一些东西企图造成流产。这女孩子为了流产跟自己娇小玲珑的身体较了好长时间的劲，最后被自己从网上查到的土办法送了命。

对这个场景缺乏足够分析能力的李狗被恐惧几乎压垮了，他想到了逃跑。显然，茶缸子的死跟自己是有关的，这一点李狗几乎已经确认了，他只是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会弄成那样。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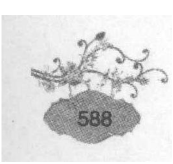
李狗离开的时候是午夜，他很顺利地买到了一张火车票，票面上所有内容都显示了他将要去往的城市是如何的遥远。李狗在候车室里等车的时候，拿出手机来给张小葵发了条短信，告诉她茶缸子死了，肯定跟他有关，他目前正在出逃。依然没有回复。李狗摁了拨通键，意外地发现这回听

到的电脑应答变成了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李狗的心一瞬间变空了，他忽然认定了这样一件事情：张小葵是可恨的！她为什么就不可以一辈子保留那个号码呢，为什么不可以呢！她一声不响地走掉了，这本来就够可恨的了，可他李狗并不恨她，现在，她连手机号码都不保留了，她简直是不想叫他活了！他对她有多好啊，替她去撬保险柜，可她是怎么对他的呢，她跟他睡觉，原来只是为了让他去偷欠条！

这样，李狗的思维异常矛盾着，时而杂乱无章时而井井有条。杂乱无章的时候李狗几乎是暴怒的，他去候车室里的卫生间小便了一次，顺便把张小葵买给他的手机扔进了便坑里。在思维进行到井井有条这个步骤的时候，李狗抓紧时间对自己的处境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李狗很悲观，他觉得他的处境十分不妙，最后几乎确定他被逮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李狗是这样分析的：首先，警察会把调查范围锁定在茶缸子给他提供的那套房子所在的小区，这样，警察就不难从那些居民的描绘中得出李狗的五官相貌，他们有的是会画画的刑事相貌专家；接下来，他们把李狗的画像在媒体上公布，寻找认识李狗的人。这样，可能他们就会得到花街上的妓女、新世界花园柳老师及其未婚夫中老年男人提供的线索，妓女会告诉警察说，这个男的每次干她都要求她假扮别的女人，她还会告诉警察她扮演了谁。至于柳老师呢，李狗真不希望她会向警察提供线索，倒是她那位中老年未婚夫肯定会尽其所能地向警察提供线索，还有柳老师的邻居，那个胖胖的中年妇女。总之，李狗觉得在这个城市里有太多人都可以向警察提供他的线索了。

李狗在极度悲哀中忽然看见了自己的母亲，他母亲胳膊底下夹着讲义或者试卷之类的纸，样子就像胡同里的柳老师一样，温暖地朝他走过来，李狗很奇怪，怎么他找她那么久都没有找到，忽然之间她就像某个事件一样不期而至了，李狗有着满腹的委屈，他望着自己的母亲，像个孩子一样哭泣起来。

事实上，哪里有李狗的母亲呢。李狗哭醒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趴在车厢里的小桌子上，火车正在黑夜的旷野里疾驰。李狗从小桌子上抬起头来，透过迷蒙的泪眼看着无尽的黑，感觉自己正在滑向一张大口的深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丛书名＝
书名＝小说月报原创版２００８精品集
作者＝《小说月报
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　，　２００９．０１
出版日期＝２００９．０１
页数＝５８８
原书定价＝５８．００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６６９３２００
ＳＳ号＝１２４００４９９
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５３０６－５０８８－２
中图法分类号＝Ｉ２４７．７　（文学＆ｇｔ；中国文学＆ｇｔ；小说＆ｇｔ；当代作品（１９４９年～）＆ｇｔ；新体短篇小说）
分类号＝０９０３０９１２０３
主题词＝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参考文献格式＝《小说月报·原创版》编辑部编．小说月报原创版２００８精品集．百花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９．０１．
简介＝《小说月报》创刊于１９８０年，是我国创刊最早、发行量最大（最高月发行量曾达１８０万册，现仍居全国文学期刊发行量之首）、最为海内外各阶层读者喜爱的文学选刊。几乎所有新时期涌现出来的中青年作家的名篇佳作都．．．